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三六册目次

呂晚村先生古文二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五十九年小瀌溪山房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呂晚村先生古文

小濂溪山房藏版

序

宋五子後以儒者之言發揮聖賢經訓俾斯文丕變彝倫不至於終斁者功莫盛於東海晚邨先生而先生之言見於評隲時文中

者其高第弟子陳鏦大始旣爲編輯講義一書而楚部車遇上氏又爲增刪校訂題以呂子評語度今海內有志之士欲由先生之言以窺聖學之閫奧者已

莫不家傳而戶誦之矣惟是先生講學暇日與其知舊門人往還答問與夫各因一事論著之文莫不有妙道精義存乎其閒惜當時未有成書而窮鄉晚出

雖欲購求片言隻字以充布帛菽粟之需終苦於無從物色已也余不敏自少有志先生之學卽以不獲盡讀先生著述爲恨庚寅冬客金陵因與二三同志

講明先生所刊布諸宋儒書遂相約悉心訪求先生遺文以酬夙志以示來學然自始及今十有餘年僅得書叙襍著誌銘凡若干篇而出於吾友江君歙谷之收羅者頗十居四五益先生固不屑以文章名後世而其精神光怪足以配光岳而昭人紀者亦若顯晦有時不輕予人以易覯也余亟欲推所好公諸同

志特繕寫以付剞劂俾凡私淑於先生者姑從事於是編以稍慰其廣己造大之思異時或得見先生全集益以開拓其胷襟而知聖賢經訓之旨有不待他求而得者卽以是爲嚆矢可也旹康熙庚子六月望日古桐鄉後學孫學顏謹書

呂晚村先生古文目錄

卷上

桐城後學孫學顏編次

與張考夫書

向知老兄於錢氏有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之訂故數年願慕之誠不敢唐突以請所請者期滿謝事後必欲重梨杖屨耳凡某之區區固不僅為兄輩計也此理之不明又數百年矣毒鼓妖嶂滑脊程朱之坐以煽惑天下也又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害事至於此極誰為厲階不知所届此凡有血氣所當共任之責況於中讀書識字又頗知理義者耶某竊不揣謂救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例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第二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鑿於其間此數端者自幼抱之惟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故某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也今讀手札所教正學淵源漆燈如炬又自喜老聾蘗響上應黃鍾志趣益堅已荷鞭策不小矣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寔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嚮往旋以失脚俗塵無遂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泯滅而於小學入手工夫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

小平生言距陽明却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前聞之韞斯謂老兄將辭錢氏之席冀可以俯慨夙心故托韞斯相致今承教未可恝然度賢者於去就之義審之必精不敢強也亦惟潔已以待將來而已至謂近思錄小學兒輩展讀刻期可了此莫於古人師友講習之說有礙否上蔡謂程子善言詩念過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如何如何儀禮經傳通解十四冊已收領託所言苕中善本可得借鈔不并望留神餘不一一

遵信朱子是先生一生學業根本而當時輩行中惟楊園足以語此故言之極其詳明剴切

朱子的是頭等聖人非智足以知聖人者終信不及學者須從小學近思錄下手做工夫實見得從上聖賢相傳心法然後知此文無一阿好語而於朱子之書自不敢妄生疑鑿于其間矣

與張考夫書

杭歸得手教深喜道體安和復晤寅旭謂尊駕不日過
齋因爲修整破榻灑掃以待者浹旬矣而竟不見杖屨
之及度今已及刈穫之期或更須遲日敢先致區區來
教謂言行錄之難成其中條欵誠有如台慮之所及者
傳習錄之批不欲與世更起爭端皆足以見先生實學
爲己韜辟近裏之至意其所以示儆者更深切矣獨所
謂非義之簞食不可受人欲仍就蒙館不則寧稿[illegible]
圃似有若將浼焉托詞以拒者則某所彷徨迴惑而未
自知其由也竊聞君子守先待後其所至止君公[illegible]

尊榮子弟孝悌忠信蓋其語默風流皆足以廉頑立懦
固不在乎一卷之書一鈴之說也若言行傳習二者亦
因去歲先生以無所事事爲歉然則又妄揣以爲與其
川別事做不得惟有編書有補之義相當故同商[illegible]
舉此奉商亦惟先生可否初不敢以爲必然也然則先
生辱教何必著書不著書何必辭去哉再四尋繹意者
先生向時以爲有可就之義者謂其足以陶鑄有成不
意年來舉動乖張志氣墮落有悅從而無繹改深知其
不可與有爲大背乎先生之初衷乃始爽然致悔於[illegible]
人失言斯其所謂非義者而加以是亦教誨之苦心乎

果爾某則以爲先生期之過高待之過切非因材之道
也某本薄劣識趣疎庸通身病痛隱微深痼不可指數
但存此愛敬長者之一念未嘗澌滅庶可不棄絕之耳
韓持國之治室修窓陳同甫之粗棃歲禮雖老而不學
議論狂頗而不終擯于程朱或亦有道與人之一例也
抑更有請教者先生所謂三百年間紀載失寔不可信
于後世經變亂剷修盡非事寔愚則以爲此自古史乘
之弊如此不獨今日也開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此亦
恒理人物高下本不論文武況此但錄其一言一行耶
即朱子前集亦首列趙普曹彬潘美等若趙普爲人雖

之義理有爲君子所必誅者而朱子以之冠集此亦因
世次節存或更有義也復辟議禮三案東事若修史論
事則因事而論人闕之載之皆當嚴核于此似可以竢
論即論亦取其近是者而已若必考論平生行修言道
足以當百世之師而後得存則朱子自有伊洛淵源錄
在其道學諸公之入言行亦李幼武之所爲非朱子意
也然即淵源錄論之如呂氏之學禪張天祺宋公揆之
議論多過游定夫之謂前輩不曾看佛書王信伯之學
術不正李先之周恭叔之晚節不終邢和叔之后來狼
狽宜皆闕而不載者而淵源且及之則他可知矣若精

論學術之至則本朝止有文靖一人蓋其言醇正而行
亦有疎畧者將毋本朝無足存者乎至于節義循良文
學此皆史法取人非言行錄之義例也鄙見此書之體
當遵朱子義例不必於朱子之上別求春秋之旨文獻
無徵亦止就目前所知見存一代之崖畧以俟後之學
者而已如旁搜廣覽務求備盡雖史局纂修徵羅宇內
恐不能無遺憾矣然今日有學識之君子不就其所知
見而折衷之將來日更泯沒又何所依傍哉事關學術
人心同志商確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謀大妄希表見者
此至于狗外為人亦各求其志之所在義之所歸耳

晚村先生古文　卷上

得以擠書而厭烹飪之用也惟先生所謂心力可惜者
先無幾當玩心於先代遺迹此則義更有大于斯者矣
則先生即以尊經實學指教後生亦不可謂非其義所
出矣又何必枯槁楊圖之鄉乎鄙私願慕惟先生其終
教之

謹厚之士自守有餘然見道或有未徹臨事必多滯
礙觀先生與考夫書便知因時制宜非印板聖賢所
能

復高彙旃書

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
政至於陸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
歷朝諸君子知正其非然卒不能窮其底裏廓清之
功中賴忠憲先生以正心大節閑之於前今又得先生
溯源雒閩承之於後自來學者再世相傳克昌厥緒未
有若斯之盛者也施虹玉兄來具述德門孝友躬行家
庭授受之樂且諗新安諸友講習紫陽得先生之鼓舞
鼽礪日益光大反經距邪行兆已見實天下後世之福
聖道之興其在茲乎不禁魂夢之飛越也某荒陋滿懷

晚村先生古文　卷上

少失怙恃顛危厭學頹墮無成徒以口耳之末賸拾
於汙俗致驚人宗道屈慮枉詢下先村僻又須以大劉
敎之指歸勉其不力至於誘掖獎借有非謀之所敢望
者再拜受讀喜懼交集伏歎先生嘉惠扶進之心何如
是其遠且至也敬謝敬謝手教謂陸派沸揚朱學湮塞
從陸者易從朱者難足盡末流波蕩之失某竊推其故
亦由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眞而近世
闢提陸說者其權詐又出金溪之上金溪之謬得朱子
之辭闢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讀而思耳若姚江良知
之言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精餘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

夷考其生平恣肆險譎不可究詰比之子靜之八字着（皆背朱子）
脚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而所謂朱子之徒如平仲幼清（子而未得其真者）
辱身枉己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為非此義不
明使
其間諸儒失足不少思其登堂行
禮嚌其冠裳察其賓主儔伍知其未曾開戶時此理已（謂之上偏之偏）
失顯得滿堂不是耳又安問其所講云何也故姚江之
罪烈於金溪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
為法今日闢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
真得紫陽之是論語當與貴章先儒謂必取舍明而後（不從此處立脚雖博盡心力）
存養密今世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illegible]
界限指是知非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illegible]
點術窮陸孤之孤禪並緣德祐以後天地一變宜古[illegible]
未經先儒不會講究到此時中之義則須辨辨方斷[illegible]
手入德耳幸廳婁議自知蠡狂無當於理惟先生不棄
其愚而教正之幸甚幸甚家刻朱子遺書比羅逞覽其
論孟精義儀禮經傳通解正在繕寫以艱[illegible]未能[illegible]
尚遲昇日虹玉兄歸遂取道錢塘矣其篤志好學[illegible]
而端辨自守拗觀又足窺先生取友與人之無不善茲
以敝門人董生便道謹令肅謁率泐附候陰令凝寒初
陽潛復伏惟為道愛護以副遠望不宜某再拜

與施愚山書

瀕行走別寓齋不值即以尊稿致許兄文日早發遂不
能再詣至今惘然倥偬中草草讀先生之詩未能盡窺
堂廡已信其遠則繆帶岑王近則凌轢何李無疑也然
欲窺先生有不欲以是爲了却一生者則又深歎致遠（詩之所其至）
明志其進取者大矣近世作者得到先生境界不知復（千口是）
有幾人而尊意如此此非流俗所知也而且咨嗟歎息
以直諒而責于村野何敢當何敢當然不敢不仰承尊
旨以求正於君子竊謂古今論詩者淺之爲聲調爲格
律深之爲氣骨爲神理盡之矣似此數者論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
所謂予女亞帛羽毛齒革君之餘足以波及天下而[illegible]
以益之無已則六經之義乎孟子曰王迹息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義春秋之義也全唐詩人較
量工拙未必盡讓于美而竟讓之者諸人工於詩子美
得其長也由先生今日推之極於大成敢謂更不須進
步然所為進步者亦不過於聲調格律氣骨神理濶視
落變化而已其著作能方郝陵陽虞道園矣講學能駕
吳幼清許平仲矣先生試取此數子之集平氣以衡之
得無尚有欲然于中者乎然以春秋觀數子曾不如其
無有耳豈數子之著作講學猶有所未工哉亦或失其

義也先生誠退求諸此不爲外物所動洒然特立乎千仞之崖其覩郝虞吳許輩直不屑黙我足汗耳不然則所爲方鶩數子者無論是世情語非世情語是未及是過之總只在彼圈䙡中終無出理此如風轉帆回蕩船物色一齊搜轉百貨到家比之漂泊狂濤時寶則猶是也今乃爲我有耳先生得無意乎某褊心近俗轉喉觸諱非先生其何敢發此狂言耶比歸里門睹闔閭無非詫異向所謂由都會以及郡縣者益駸駸見逼矣目下求討活埋於南陽村舍有句云同流合汙非所能絕人逃世從兹始將以巨石支扉不復與城闉周旋矣先生倘不鄙其迂陋而有取乎論詩之義則他日扁舟問我於岸蘆叢竹間挑燈燒菜藉草談經亦自有一番景致也丹陽道中次韻得一首錄正外所委已修改如法并摹印二百冊附熒公馳上雲泥暌隔臨書依戀

詩與春秋不同而其義無不同也然非學足以知聖人作經之心終不解義之所以同者謂何況欲守其義以善其身乎請以此作題目入思議而毋妄疑其說可也

與施愚山書

去歲得九日手書兼荷綠雪青螺之惠秀色清芬先[illegible]村屋恍如對敬亭見君子也樊公歸時欲數行候謝而歸行相左深以爲憾頃接教言重辱垂注西望天末但有神往耳先生膺斯世斯文之望所居與遊論文講義流傳遠近在陶鑄中者不爲少矣某跧伏荒陲自[illegible]固偶于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于歌謳顧先生亦有取[illegible]采[illegible]僕然也至謂痛抹陽明太過爲矯枉救弊此則某所知[illegible]然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illegible]如洪水猛獸比朱守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嚮于聖賢之路矣且所論者道非論人也論人則可節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著含糊即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使陽明而是則某爲邪說固不得謂之太過陽明而非則某言猶有未盡者而豈得謂之太過哉從孔孟程朱必以明辨是非爲學即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

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即陽明而在亦以為失其接機把柄矣某所以寧犯不韙之名而不敢以鶻突放過也先生不鄙其愚伏望更有以垂誨之幸甚幸甚比欲蒐尋三百年八股文字成知言集一書凡經生社稿無不入選貴郡為聲氣淵源遺文必多望為某一訪購羅致感何如之熒公為寫知言集未得即來計秋深過候先生稿樣望先時料理成帙渠到便于卒業也尊文須讀猶恨其少小題淛筆草率件緘痔瘦作惡不能握筆口授兒子奉候不恭

論道非論人一語破的雖曲愛陽明者亦不必[illegible]調停矣　江毓谷

邪說亂正似是而非儒者衛道不過辨取真是真非令彼不得肆害于人心耳豈真與之爭勝負哉俗儒不識聖賢苦心必欲打滅是非二字務為調停之說此生民之禍所以靡有底止而憂心世道之君子益不能已于辨也

答張菊人書

於時文中見所著瑰奇窅渺知非經生家後於孟舉處得所貽詩清挺傲俗又知非時下偽盛唐詩人今來書示見諸作則洵元和長慶之遺也有作如此其不傾注者情乎顧以踪跡睽異不自唐突乃忽枉詞屈處先我以書又其中推許過當有非某所可承者則又怪執事之致於已者甚高而假於某者何寬也某荒村廢子生長喪亂患難之中顛躓失學今年四十又五矣斷齏敗壚志業不加進本末無足觀挑燈顧影輒自愧歎耳故何孟哉自來購讀宋人書遂羅輯[illegible]

志與孟舉互相收拾目前畧備因念其為物難聚而易散又宋人久為世所厭薄即有好事者亦棟廟燒香已耳再經變故其澌滅盡絕必自宋人書始今幸於吾聚焉不有以備之流傳之則古人心血實澌滅自我矣因與孟舉叔姪購求選刊以發其端以破天下宋腐之說之謬庶幾因此而求宋人之全蓋宋人之學自有教漢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係乎詩也又某喜論四書章句因從時文中辨其是非離合友人輒慫恿批點人遂以某為宗宋尚時文其實皆非本意也近者更欲編次宋以後文字為一書此又進乎詩矣室中所藏多[illegible]

未盡孟浪泛游寔爲斯事至金陵見黃俞邰周雪客二兄藏書欣然借抄得未曾有者幾二十家行吟坐較遂至忘歸憶出門時柳始作綿今又衰黃矣前孟舉云見足下考索詳核而好奇恨其時外走不得親叩又聞許示茶山紫微斜川諸集夢中時樂道之今讀手教更知其詳如江西詩派一書某求之十餘年而未得者也承許秋後盡簡所蓄惠教某何幸得此於執事哉謹以所有書目呈記室外此倘有所遇知勿惜搜致之力也某嗜昔無境外之交性又戇頑不善懷刺埽門尤畏近貴人至此間初無所主旋遇徐州來黃俞邰周雪客諸子不以某爲怪而與近則又自忘其粗疎也而狂與諸子言今日之所以無人以盡無志也志之不立則岐路多也而岐路莫甚於禪禪何始乎始於晉今中國士夫方以晉人爲佳而倣之恐不及又孰知有痛乎自嵇阮出而禮義蕩然神州之所以陸沉也王安石蘇軾繼之而北宋以陷陸九淵繼之而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贄繼之而乾坤反覆此歷歷不爽也吾儕身受其禍謂宜談虎色變矣而猶多淺淫游戲于其中其於治亂之原殆有所未審耳或者豪杰之士不得志於時則借以紓其無聊者有之其竊謂今日不得志未必非天所以成全之也何用無聊而遠逝於異物耶某又嘗謂三代以下學者大都被司馬遷蘇軾二子教壞今人靡所不爲其病中於心術人必不爲二子所惑而後可以言學詩文雖小道其原流亦出於是執事高明老宿其不以某言爲誕誇乎所示時藝得莊子史記之神而文序一首則孫可之筆也只此已足俯睨一切矣詩文作家執事固濟辭之而不得者然某之所望於左右又有進於是横漸廣廣吾道無人其可不疾痛而蹙頭肩此大擔耶寔[illegible]年長於某其聞識多於某顧不揣剌剌云爾亦以同[illegible]旋渦中不得不號責於有功善徊者耳禍亦奉[illegible][illegible]不及謄淸以草稿附呈亦以見求正之急也末繇相見徒切依仰言無倫次恃愛不宣某再拜

士不立志不知所以爲學未有不溺於功利詞章流於陽儒陰釋而終於蕩滅先王之禮教者篇中痛懲嵇阮王蘇諸人之弊皆爲天下後世立防範也楷當時無足語此義者徒費先生一片救拔苦心耳[illegible]

答吳晴巖書

某頓首敬復晴巖吳先生道兄足下兩辱手書勗以大著恨道遠病廢不能親面求益然循省惓惓之意可謂厚且至矣前者正王之教似以某有一知半見之仰同足與其論者今茲惠示旨遠則又似憫其知見之陋而欲以所得廣之者天下芸芸幾人理會斯事其高座說法者勢又不可復受商量如老兄之擔荷大業而垂誨不倦誠世俗之所稀某何幸而得此於老兄也然某之惷頑僻固實有所不可廣亦不敢曲附爲同者不徼不明告而冀垂亮焉某生平無他識自初讀書即篤信朱子之說至於今老而病且將死矣終不敢有毫髮之疑眞所謂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今教之曰爲講義制舉文字則當從朱而辨理道之是非闢千聖之絕學則姑舍是夫講章制藝世間最腐爛不堪之具也而謂朱子之道僅足爲此則亦可爲賤之至惡之至矣此某之所未敢安也夫朱子章句集註正所以辨理道是非闢千聖絕學原未嘗爲講章制藝而設即我朝制經訓從朱子亦謂其道不可易學者當以是爲歸耳豈徒欲其尊令甲取科第已耶況某村野廢人久無場屋之責其有所評論亦初非爲制舉文字當爾也今指某尊朱以攻王爲制舉家貲則其不然又甚矣果僅爲制舉家資云耳則王何必攻王非令甲所禁也且某尊朱固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闢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昔者孔子之道雖大然當戰國時楊墨老莊儀衍輩出天下幾無孔子矣賓賓然守一孔子之言者孟子耳今天下知尊孔子而不敢非此非今天下之明孟子之力也然孟子之言歷千餘年猶少信之者以宋司馬溫公之賢猶疑且詆之他可知矣及南宋朱子出賓賓然守一孟子之言然後孔子之道乃益著於明並與某得以尊信孔子之道者由孟子也而得尊信孟子以及孔子者由朱子也故某之尊信朱子也又親於孔孟今教之曰奚爲賓賓然守一朱子之言則亂孟先施矣奚有於朱子陽明不云乎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非朱子可得私非孔子可得私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言之出於庸人不敢非也而況出孔子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言出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未及孔子者乎今尊書之旨毋亦猶是而且以王學爲內篡告子爲內畔佛老爲外冠不知所云云者爲內篡歟內畔歟外冠歟吾恐老兄之於王學猶未盡其說且有陰墮彼

中而不自覺者矣夫陳獻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孟之賊也今特崇獻章後人之旨而謝斥守仁是猶魏吳皆漢賊也尊魏得漢統而獨斥吳宜非吳人之所服矣况又忝魏以攻後漢乎集中如意爲心所存大學從古本格物格本末皆陳湛後人之所已言是老兄固朱嘗不寘寘然守一先生之言也但其爲一先生者不同耳由朱子而程子而孟子而孔子此一先生也由尊刻所述而湛若水而陳獻章亦一先生也則由陳獻章王守仁而陸九淵而達磨而告子亦一先生也凡此先生者宜何從則千古必有能辨之者矣蓋某之闢王說也正以其叛朱子而老兄之闢王也不必亦叛朱子則某之闢王固不可仰爲同而某寘寘然守朱子之說有一不合即以爲叛道而不敢從則尤非尊敬之所欲瀆矣老兄高明迥出不難駕越朱子而上度必有同得者與爲證合最下亦須與朱子等者而後能契服焉耳某竊俯伏朱子門廡之下又安能知而敢與辨所說之是非哉所敬布左右者第以明己意不敢強爲附和而已耳息之深伏冀垂察某再拜

睹嶷沒溺于王氏之學故以先生守一朱子之說爲非且謂爲講章制藝則當從朱辨道理闢絕學則斷

舍是是分明自寫叛朱供狀而猶不自知其有罪可謂無忌憚之甚矣嗚呼紫言淆亂壞人心術苟非知言君子有以折衷其說不幾又使宇宙爲長夜乎讀者能與閑闢錄同觀庶幾不負作者苦心

答吳雨若書

曩者得聞先生文行之高於施先生久矣心企之甲寅湯生來辱先以手教示以著作開函讀發不可釋適靜定披諷皆衷正道距邪說犯天下之忌疾而不顧文之奇瑋又足以達之無論近世陷溺講師雖前輩諸君子之持正亦少比則辨也先生又以某之荒言時有近於指趨欲引而寘之同聲之應自顧闇鄙何足以承此然不敢不自幸且奮也路長勢阻奉報無郵湯生昨歸又相失不得附書先生乃不棄復賜不倦之誨循省稽留益滋惶悚竊謂聖道在兩間雖千年無人任異端所惑亂而未嘗澌滅也今日疑果澌滅矣忽於澌滅中得先生之言又有一某千里不相約而合先生之言此何由乎卽所謂澌滅不得也是以君子不必爲道憂而爲自愛愛之必辨之辨之必極其至而後已豈過求以爭勝立異以爲高哉不如是不能定是非之歸而實得之於己耳故得彼之所爲非而益信此之是一辨也眞得此之所爲是而後能盡彼之非又一辨也讀先生甲寅所示正王諸文於彼說之非旣洞抉無餘矣某復何以進無已則商吾之是者可乎夫所非爲王則所是爲朱可知也按朱子平生所嚴闢者三焉一金溪一永康一眉州也金溪之爲姚江不必言若永康之功利眉州之權術兼挾文章之奇尤足以痼學士大夫之疾故朱子闢之甚厲果以朱子爲是乎宜於此擇之精語之詳矣今讀後靑衙南諸作於義例似未嚴也且議論往往出入永康眉州間毋亦朱子謂賢如吾伯恭亦尚安於習熟不甚以爲非者乎倘於此有纖毫之疑卽於所是有未的則所非雖甚辨尚須勘驗也自古有道所生之文有因文見道之文如退之永叔因文見道者先儒猶少之以其有所明亦有所蔽不足定是非之歸也故學者多患不能文能文者又患不純乎道又必有韓歐其人生程朱之後實得其道於己一開斯域焉變其文必韓歐有未之及者而惜未之見也先生幾之矣可仍爲未見程朱之韓歐哉狂迂之言似無端而可怪然譬之舶賈泛大海遇颶濤羣以盤針致戒於舵師非其伎嫺於舵師也衆賈之命存焉耳某且托命于先生矣故不揣固陋以求正於左右其或未然藉以發鍼石之施尤某之深幸也家刻朱子遺書一冊奉覽無緣面承教誨惟冀以時爲道加重不宣

是非界限明白則異端俗學之說不攻自破　江飲谷

答柯寓匏曹彝士書

使歸後甫畢塵事而小孫患痘殊劇旬日來未免憂懸忽忽無緒昨晡始有生意得力疾展讀坐此遲爽耿耿何如兩兄文各負奇偉寓匏天才駿逸迥絕塵姿多於醞藉中挺瀟灑不羈之致彝士風骨雄勁所向空闊一瞬千里不可捉搦不謂於文字頹澌時覩此異材又能閉戶相砥礪不屑稍近流俗只此雅懷已足千仞乃冲襟虛挹問不擇人村子環顧其中則皆君之所餘也又何以相益無已竊有所質兩兄之爲此文也其心有爲好爲文固當爾耶抑外間風旨作更爲夬科之利耶將好以爲當爾前懸定而氣堅必有進而無退不至於[illegible]人不止彝士文有云孤行無偶而不懼舉世菲薄而不斷此兄道之言也兄試自舉揣果不負斯語乎若猶未也則夬科之意而爲風氣所驅也風氣有何定一津要倡論於上朝行矣升沈局勾暮復變焉爲文而由此則志惑而氣躁斷流乍撼之不動也數鉅公沮之稍動矣數名宿引之又動矣或得或失誘之挫之則大動而不能自主矣出門抱行卷自以爲遂將數十日抵郊衛間時尚又不爾回惑失措則今日所夸安知非他日所悔乎文由心生心正則文正心亂則文亂此不可不辨也

某之論文亦止如此未嘗期其書之必行世世之從吾言也適與時論相湊謂其功足變風氣爲近日選家之勝此吾之所深恥而痛恨者也但使舉世㗲罵取以覆瓿黏壁錮其流傳信從如蘇氏烏臺案朱門僞學禁莫不拒絕遠避而有人焉獨以爲不可不業此此則某之論文果有功而其不止於文者亦駸駸蓋出矣兩兄於此得毋猶有所疑乎前在金陵有時貴相識者欲某定其房稿會有絕句云自古相知心最難頭皮斷送肯重還故人今有程文海莫便催歸謝疊山此心言也兩兄深知此意至燕市絕不齒及若有問者第云病衰[illegible]頹歷更無足道者則知我愛我之至也

爲文遵風氣即媮利之根源也學者欲正誼明道乎此一關光打不破更有何說　汪歙谷

與文人情定必有透頂之論本領深厚故也

寄柯寓蛻書

久不得書信正切懸念接手教甚慰降辱餘年不欲挂齒親友皆卻之尊患遂頒不獲返納破例登受愧謝愧謝其病甚矣血脈昏亂神志改常每一觸發即忿戾肆突亦自知其不祥然不能自制此不治症也紅塵須洞警震林莽憂惶悸慄病益增劇自念麋鹿之性久與世不相入固知死安於生修不如短所依違沾戀者惟耿耿舊聞孤危無寄思收羅散軼考正其是非編就數書貿之後世子雲庶幾無負此生而已而看此火色造物似不相容前有字寄方白鳴致足下冀知[illegible]倘識老拙了前件耳然天下事每出意料之外或非人力所及[illegible]即命也豈可逃乎來凡云歲前有所聞不知何事鄉出云恐知之不能相恕此猶是相知未深語凡謗必有所由來定非無根者或我實有過而陷於不知或彼言雖浮其實而自處原有未盡即是屬空中樓閣而我之所以致彼憎者亦必有其端正好藉以自察若聞言生惡但咎人誣不責己過此俗情之所同稍知為己者夫不如此文穆不欲知姓名乃大臣含容之量非儒者克治之義也然其尚疑文穆此語亦是黃老之學并不是古大臣恰容真量如其言倘一知姓名即終身不忘其胸中亦隘甚矣天下安得如許不見不聞者以全大臣度量耶此等見識横于膺臆名為黃老實不免于鄉原流俗之歸陰私忮刻潛隱竊發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吾輩講究正要打破此箇病根庶幾有進脚處耳足下天性粹美志趣超然雖處風塵知不為習俗所移第恐于是非真妄界頭或未能一劍兩截討箇决斷分明則未免頭出頭沒久之亦恐把握不住耳率臆妄揣不知賢者以為何如得便幸勿吝往復正好商量也茲因敝親魏方公兒之便匆匆附此見方白幸即示之有信與鄉士珣質以此意[illegible]無所攻錯也手頭不能細字[illegible]緒日不盡悉[illegible]

中間辨文穆含容一段有功學者不小　汪獻谷

於克己工夫不肯絲毫放過可以為法

與柯寓匏書

把別忽已經年某衰病侵尋嘔血不已而塵墻全集去除不能遂于夏間倒頂爲倫自名耐可號曰何求更字不昧行徑如是想足下聞之不直一笑也帶水聯𨶒令祖母之變絕不相聞有失奉慰歉然歉然足下天性粹美氣宇渾厚自是遠器第向來習染渙錮不易解脫未免擔閣耳今乃于讀禮靜處奮然發學道之志可敬可喜所謂近世學者患在直求上達此總是好名務外徒資口耳于身心寔無所得至目前紛紛財又以之欺世盜名取貨賄營進取更不足論也要之真欲爲此學須是立志得定下手便做不但求辨說之長始得從上聖賢道理已說得詳盡又得程朱發揮辨决已明白無疑今人只是不肯依他做故又別出新奇翻案耳所謂至簡至當豈有外于四書五經者只是做時文人看去只作時文用爲詩古文者看去只作詩古文用若學道人看去便句句是精微正當道理更何經書之有哉第程朱之要必以小學近思錄二書爲本從此入手以求四書五經之指歸于聖賢路脉必無差處若欲別求高妙之說則非吾之所知矣要之此事須面談非筆墨所能達也明史提綱從未卒業不詳其書得失向見范滄州桼龍子集及所論曆法奏疏知是讀書博辨之人疑其書必有異故留此欲待稍暇今承索取附使奉還他時有餘力及史事尚冀借看也學蔀通辨取歸復爲他友借去近聞平湖顧若嚴已刻板印行則購求亦甚易耳又荷珍惠深愧無以當此感謝感謝使者遽旋草草未盡依聰言不一

聖賢道理備具四書五經學者若不只作一場話說讀過一生受用儘無窮看先生指點詳明處有志之士亦當知用力之地矣

與吳容大書

敬賀吾兄掇巍第步淸華開吾邑二三百年未有之盛事鄉里之榮何以逾此而弟之所企幸則更異於是夙昔晤對每見殷殷於學術之正人品之貞洞知瘟負有素昨歲接手教示及貴師質疑之著審又出有道君子之門相與研究精微辨析同異其足以崇正闢邪爲聖學之金湯無難焉此則弟之所手額相慶者也王學之惑亂幾二百年其間大人先生亦頗知其謬然大約指摘其弊病者輕而許與其具體者重甚則與朱子兩分其是非知其於邪正之界蓋猶有所未確矣讀貴師所論剖決精詳纎無包羅夾帶自羅整菴陳淸瀾徐養齋以來未有如是之親切著明者此誠斯道之幸生民之幸非小小文字之功也顧弟更有所進者近世王學感亂雖未能廓如然猶多疑而辨之至於陳獻章一宗幻妄充塞如謂意爲心所存愼獨有獨體一貫爲入門工夫而非究竟其背畔程朱爲尤甚然不幸其淵源淑出於前輩正人之口遂足以鼓動流俗不審張先生亦嘗聞其說而辭闢之乎此宇宙生心害政之大患有心者不可不力持而救正之也弟未敢於張先生作未同之言幸兄爲弟致景仰禱祝之意茲因敝門人

都之便附此奏候　遭其兄方白之變孤危窮苦面方白有首尾一宗爲浮薄者所負今將適楚責索恐世路峻巇先望援于名德吾兄能爲之規畫使不至虛往以慰其存殁銘刻不獨　尤弟之所感激勿諼也山菴卒渺無任馳溯

異端持論雖各有宗旨然其借儒家說話改頭換面以惑世誣民却只是一箇套子學者知陳獻章背畔程朱爲尤甚則王學之非可不辨而明矣

與高旦中書

半載不面書問隔絕此數年以來未有之濶疎每一念及未嘗不黯然也附公擇二月書停滯省下越兩月乃得讀然近狀則公擇先謂之矣聞醫行鄞邑當事得值足資薪米甚慰甚慰然此中最能溺埋壞却人才不少急宜振拔灑脫爲善念頭澹漠自然刪落若不甘寂寞離外事清高正是以退爲進趨利如騖此中邅殄甚背懸不可不察也以老兄今日室無堅坐之具身有攬輿之才而胸無足畏之友從此塌脚不難又無底之壽鼓不禁其言之屑屑耳某凡百如故家計亦粗安但幾分內無分毫長進醫未嘗不行而醫理亦無新得此殆待老兄者甚衆不得已來尉弟者皆不足以慰其欲每至技窮未有不思使鼓峰在當別有解治也二月前覺考夫自覺有益特以不孤某思從前過譽最大是自作自掩今且自覺得虚痛自攻治正不知能接續推擴得去否耳近小葺蘭森堂初意不過砌磚止濕換窗蔽風雨而已事機一動勞不自止又須改東西兩廊又須於南牆架數間作書舍未免多事浪費然業已至此只得成之凡心之把捉不定事之預料不來放易收難大約類此孟舉自牧俱如常令兄聞歸稍足濟否聞黃山欲

出游此間自去冬來頗以交遊爲戒恐致垂橐大非算也弟今秋爲次兒娶婦冬營葬季臣先兄父子過此便欲省事閉籬賣水吃菜以卒舊業冀得些小工夫耳秋涼得一出面爲望欲言固不只此

痛下鍼砭愛人以德　江欽谷

鼓峯賣藥以食其友生平志節皎然爲一時遺民之冠先生與之書猶以醫行當事最易溺埋爲憂可見士君子守已立身洵非容易而凡有志于上達者不可不熟此以自警也

答戴楓仲書

某足跡不越江南交遊不及名位荷鉏村畦穿穴故紙頹然乾坤一棄物持此終老而已何意數千里外有道君子有從而物色之者某適滋懼也讀半可集浩演渟涓無從測其涯涘再讀自序始知淵源于東鄉今從二川以入歐曾之室故宜其門戸正大如此近世文字自震川出始能窺子固之藩籬而千子表章震川之力功更不小然竊謂二公之論文亦止論文之法耳後來之說愈精總不離文法最上一關却無道及者不知古人用許工夫成此不尷尬者將安用也耶前紛紛多[illegible]宋子辭闢二途江西頓悟永嘉事功而愚謂更當闢眉山之權術去此三大患必更有實得古人處不知先生于狂言謂何也來教云大丈夫當此時欲以筆墨見長可鄙甚矣此雖執謙之言然語亦有病世衰道微不患亂之不歸于治患只成漢晉唐宋不能復三代正在斯時之君子存此理于筆墨耳孔孟不得志亦須存其言豈以筆墨鄙乎如從以文法也然後謂之筆墨也可則且有不止于鄙者如所謂頓悟也事功也權術也其言之不精則禍中于生民孟子所謂生心害政立言者可不慎與然則先生今日以著述自命正當以宇內第一

肩大擔子自任耳何言之過輕也承惠祗領傳草晉蔵以誌勿諼玉鈎藉返適在村莊遊兵無以爲報徒有慚負拙刻偶評一集呈覽若以筆墨觀此又筆墨之最下矣然或有未盡鄙處亦欲於此下一轉也一笑山河遼澗相見未從臨書神溯

爲學必有實得古人處方能透文字最上一關而三代之治理亦可藉是以存然非能以宇內第一肩大擔子自任者方且求向江西永嘉眉山門下討生活而惟恐其不容也又何怪其用許工夫僅能成一不尷尬物事耶此儒者之學所以貴先立志也

復董雨舟書

船子回得手敎反覆數四不禁歔欷掩袂也然而猶有未盡者則以兄之所見終不脫乎利害之關而未嘗一及乎是非也計十餘年以來解衣推食周其困急孟舉之厚我至矣然古人有言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也弟門戶衰落復遭尾大之變今又自放廢雖不知我者無不爲之隱憂以虞也今日之事弟之切身患乎非弟之切身患乎得時而有力如孟舉宜何以處此也譬之漢時周太尉之入北軍而呼爲劉氏者左袒爲呂氏者右袒此時斷無中立之理也夬然曰吾左袒矣此尙得爲呂氏之眞友乎棄妻逐臣則正弟今日之謂耳天下豈有貧賤之君夫棄逐富貴之臣妾者哉弟自去年以來不揣疎逖屢進蹤跡太密宜稍收斂之說不聽則言之再三自今思之不覺自笑無怪其以我爲妬婦之讒而娼嫉臣之間也以取棄逐不亦宜乎然而今日之事弟則自有以處之矣如兄之諄諄則猶未爲知弟也無論十餘年之情爲近時之不多得思其母夫人識弟於流輩中而命其子與友及彌留時嗚咽流涕而囑弟曰吾止此一子幼失父無敎其言行未嘗一當今吾無可托者以屬之子子其善敎之弟收涙而應之曰敬諾此時孟舉匍伏牀下慟不能起思及此弟卽聽舍姪之所爲異日何以見其母夫人於泉下也弟之呼號震動者冀有謂悟轉敗爲功耳今旣已矣則弟自有善處之法蓋舍姪爲其僕所詐則斷斷不可弟以族主受詐無不可也如此則可以杜兩邊後來之累矣至兄云過此以往縱有道義金蘭接踵而得寧有如此者此則弟所謂以利害而不以是非者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感恩有之知已則未如兄云不過復得一推解周急之友耶非得眞友也否亦不過失一推解周急之人耳非失眞友也是其道也是其義也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非其道也非其義也則伊尹一介不以取諸人弟欲悔其從前苟且嗟來今日進退失據以爲恨事兄乃尙欲以弟爲馮婦耶此世界中豈復有第二箇孟舉弟更將舍之何求然弟固有所不可者在也已矣弟亦無意於斯世矣無一人知已亦不恨矣所行乖戾甘爲舉世所笑之人以畢生於荒村而已矣復何言哉尊駕倘可於今日明日入城一詳定善處之法大妙否則初頭亦不必出也

先生與孟舉交曾受其母夫人臨終之託原非往來悠泛者可比至不得已而爲悔恨苟且嗟來進退失

據之語不過引咎責躬以冀聞言者之醒悟耳觀與
沈書才情頗朗意氣開拓云云則始終欲其同歸于
善可知若便以絕交論視之失其旨矣

寄董方白

久不與賢者相對縈念無時形之夢寐得近札知以館
穀北留較之奔馳此為良矣若得閉戶讀書做些著實
工夫為益更不小只恐此中應酬世故又從而牿之耳
此不必講義理只與論利害則作官之危自不如處館
之安官貧之不可必自不如館貧之久而穩也惟幕館
則必不可為書館猶不失故吾一為幕師與本根斷
絕吾見近來小有才者無不從事於此其名甚噪而所
獲良厚自以為豪杰作用不知其心術人品至汙極下
一總壞盡驕諂並行機械雜出真小人之歸而余謂之
所稱光棍也究之所取亦東掛西漏有虛聲無實際歲
月之間消落如故落得箇終身狼藉耳其家見錢財來
易皆驕奢不務本業則又數世之害故不可為也來札
云長安富人肯為捐納以其輸錢得官於心未安而止
此固是矣然賢者見識於理尚隔一針在今日而言以
文以錢有以異乎無以異也若他人代為捐納則雖全
日亦有所不可使其人即不望報我何義以處之如其
不能不望報也則此官豈可為乎辭受取與立身之根
本足下不安於輸錢而反安於他人之捐納此吾所謂
差卻一針也滾滾馬頭塵中自然無人物在裏亦不足

較量但足下自能高着眼孔貼得脚住則所望於賢者不輕耳僕迂病日甚郎邑單紛紛俱不欲相近看此世界中眞無一足把翫者惟殘書數種未了思後來歲月無幾將屏棄一切汲汲了此此僧之打包者也但恨同志稀少無𢙢商量向日張颯聰頗聰明細心有志向上欲引以爲助而天奪之遽邑中止一吳自牧天資過人近年德業日新以爲賴有此人而七月間又以疾暴亡舊學孤危言之慨然看此氣象火候殊不佳顧影煢煢有口挂壁眞無生人之樂矣不知天意欲何如此數書又安能以一手一足成之也言之可悲可痛今弟文字甚長進志趣亦漸入高明弟若無定疊工夫打成片段耳嘉善柯寓匏到燕曾相會否此兄質性極美有意於正業爲文亦高雅無俗韻華胄中絕少者亦復難得只是門第習氣重世故深擺脫不得亦是無可奈何然素心奇賞此意時時不泯得間卬與商論想互有益也遜文行世非僕本懷年來多費頓此机給遂不能遏已其中議論去取未免招人憎忌且下刻成墨評一部中多直抹批駁恐外間不無謠詠或別生是非故尚游移未出不知當復如何幸爲我察之得早見裁示恃爲行止也冗次率率不備俟後再寄某

頓首

經歷世故愈久處世愈精惟有本者能之

與董方白書

違離半載初返闔扉思尋友朋里黨之樂不謂舟過北門忽覩妖異營搆倉皇駭問其故則曰新造小齊雲閣誰主之則皆平昔交好者僕止之不能諍之下應不得不望救於同志竊謂此事有大不可者七崇尚異端誣民惑世卽無知妄作猶恃紳儒正人起而禁遏之况可倡此厲階耶一也年不順成者三載矣今歲幸無他然十室九空流離未復今無故發此大難之端度所費不下數千金將糾舉盈稛爲民害二也或者舊時原有遺蹟而修復之然且異教宜除不宜興今忽剏建非常此風一熾燎原難息民生何堪三也數年前海濵特建小吾陀致三吳愚氓燒香雲集男女闐塞千艘騈擁艤跡彰聞包藏叵測當事震怒擒其渠魁寘之法禍乃得弭此覆轍不遠今小齊雲之名一播遠近恐其患更有甚焉者矣四也此地係通邑咽喉商賈薪米於是乎漿漕輓官艫於是乎經過河道逼狹平時尚有剝淺阻塞之虞將來香船駢擠又何以堪况吾邑疲弊幸上下皆恕其貧苦以故數經凶荒而得免今舉動若此將恨得殷侈之名來莞算之誅求動不測之覬覦以貽當事之憂五也又聞此地曾有尼菴以損傷地脉爲詞撤之且經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菴之與殿又加太矣豈尼凶而僧吉乎抑菴則傷脉而殿又忽致福也萬一有執此說以論可否者前後互異不知諸公將俾中尊何辭以對上司也六也私期夙有明言昨見孟舉兄云杜公意亦不以爲然然則其爲非法可知矣不知諸公何故執迷必欲悖正道就禁令違父母之訓而徇此邪妄之說邪七也蓋其說實惑於風水不知風水之術卽使有之亦當論地脉水法之去來消納方爲實理今但云去水方位宜興殿閣夫水行地中屋架地上水不畏屋高而逗遛屋不惡水流而拒阻此理之易曉者也

若果有益水口則北寺之巍峩與夾岸僧廬[illegible]吭矣虎嘯之鬱聳又足攔其要矣又安用此叠叠者爲况吾邑去水之口甚多登雲橋以南對縣治直走者十餘里郭南橋以東南寺以東迎恩橋以東北三里橋以東傍縣治横瀉者皆去水也又安得許多地藏殿以鎭之哉此風水之說更可不待智者而破也此事一時之成毁似小而關吾邑後此無窮之利害寔大僕人微言輕與諸公曉曉竟不見省伏望足下以此理直告之杜公杜公爲吾道計爲法守計爲生民風化計必深且切倘得毅然禁止永絕妖妄則陰德之及吾邑者眞與語

水相無涯而足下衛道之功亦非淺尠也冉次草草虔祈千萬

於一小事指陳弊端歷歷明盡此先生文理密察處卽此便見經濟實學。看他逐段中各有許多曲折

汪鈍谷

此篇與與沈起廷書俱極論刱建淫祠之非崇正闢邪可謂不遺餘力

與沈起廷書

前日別後徵寅兄意尚未甚以鄙言爲然故又周方自詳致蘊暗華老亦曾托道此意又會孟舉兄叔侄極言其不可諸兄皆吾輩道義素交故弟與痛切論辨蓋此事關係不小下意諸良友偶誤至此弟歸數日耿耿憂懼三夜不成寐但爲此事今知兄高明必翻然不吝徙義之勇不煩弟嘵嘵矣頃晤華老觀其意中尚戀戀不忍舍有姑縮小其規制之說此護短遂非調停之俗腸非賢者光明磊落之道也漢高祖聽人言宜立六國後卽爲刻印後因子房言不可卽立促銷印千古[illegible]高祖之光明磊落真大豪杰作用當其刻印未嘗無說見其納言之廣當其銷印又弟見其改過從義之敏決天下後世稱歎無已何嘗議其始之誤聽又何嘗笑其後之不終哉故此事兄既知其誤宜卽斷然已之萬勿作調停猶豫之見況聞此地向有尼欲造菴縣間曾有以傷地脉爲詞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菴之與殿以小易大在世法亦有所不可杜公非兄孟舉言及此事豈可違法以循妖妄乎今直以杜公不可之旨下場甚正大甚光明磊落兄斷勿失此機會也抑弟又有慮者凡秃丁之毒謀最深諸佛總甲之愆與正織必

不肯中止度此事非兄與諸友不能必然多方搖惑吾兄或以吾輩作事不可失于自廢或以禍福或以募化之物已收紛紛俗說只須毅然以理義斷止使其說不得而惑彼兄輩策不行必將造作流言以激吾兄或增揑弟不堪之語爲離間之計皆勢所必至惟兄明鑒而勇斷之也南中遠近有道有識之士聞弟述吾兄梗槩皆敬慕不置此舉若遂其有損於吾輩德望不小弟聞朋友之義猶臣之事君君過不諫非人臣也友過不諍非人友也事君之道諫不聽則以去就爭之今弟亦輒敢以去就決之於兄及諸好友倘此事終不可罷則將來集雅之堂必無某之跡矣惟兄高明勇決迥出流俗可與盡言弟此號呼聲淚迸出矣伏望鑒其愚戇而採擇之幸甚幸甚禱切禱切至禾數日度十七八定當歸叩尊齋若經過北門見營搆巍然便不復能束也顒行草草不盡

與沈旭廷書

方自昨過致尊台謂弟與孟舉日遠日疎不可不亟爲脩好釋憾之事其言真以切其情深以厚其計慮亦遠以周此弟之所感激而欲涕者也然反覆籌之有所必不可者不得不詳其說於左右昔弟與孟舉非尋常悠泛之友也其才情穎朗意氣展拓謂可同切劘于正人君子之途冀各有所成就非世俗徵逐酒食往還讌面以爲歡也其母夫人識弟于稠人之中命之納交如與嫡從之屬孟舉亦竭情盡歡表裏無間者十有五年而有劉　余　之變賴兄與諸友繙合至今及孟舉遂不矣弟受其解衣推食吉凶同患之德既深且久寢寐不敢忘今日但有弟負孟舉耳不可謂孟舉負弟也孟舉弟何心哉弟何心哉蓋所以斷斷不合者實弟之狂狗傲狹自足以取之富貴利勢天下之同好也必曰詩書禮義桀驁付諸古今名士多爲之必曰異端邪說之嘗聞驕奢淫欲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必曰收斂保嗇毋蹈親暱昵婦子所以娛心志也必曰親君子遠小人戲弄博塞謌習聲伎豪家之風亦俗世之將物也必曰是非君子之道名教中自有樂地凡吾所欲爲遊吾門昔皆當逢迎順旨雖否亦可此忠于所事也必曰是則

是非則非一冰一炭一蒴一南背馳遼絕乃欲强挽而使之同兄試思之將令弟改轅易轍以就孟舉乎抑能令孟舉棄其所樂而下徇匹夫乎兄亦必知其不可也何若使孟舉自快其人生行樂之見無復有僞道學之可惛敗人意與於其間亦使弟自適其枯槁絕物之性不瞻不聞無復燮惺駭愕鰓鰓嘵嘵日取罪於達人所謂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不亦善乎蓋所爭在志趣不在事迹事迹可以脩釋志趣不可以脩釋也方自云吾兄亦知難于驟洽但求全故交之念切欲弟姑自貶損無深求且作尋常悠泛之往來於義宜無害然弟又有所不可者思當蒔交誼期許之過深今忽改而之淺吾不忍爲此態也又思劉余變後孟舉本無悔過服義之心徒廹於友朋之牽挌强勉相通周旋世故外合中離誠意不孚所以復有今日錢若水所謂無秉節高蹈之臣所以貽人主之輕鄙攜家正之眼穿復位讒昌言之罷斥流俤皆苟且依違之有以自取也豈可更蹈前日之覆轍耶朋友之倫與君臣同皆以義合不合則止如爲行道而事君道不行則潔身而去此雖進易退之義也若當時以道不合而退矣又欲其降而取乘田委吏之職留戀苟容則大不可也文叔在上下放廢光卋各有

志豈能相强今者孟舉原未嘗絕弟弟自不可立於孟舉之庭耳夙昔之惠但有感恩豈敢怨乎吾兄往矣致語孟舉江湖浩浩遊乎兩忘之鄉斯可矣各匿其容貌與盤桓名曰世情質驗點之所爲又何取焉言不盡惘統冀鑒諒不宣

此先生所謂欲學朱子當從去就交接處畫定界限做者也世風日下寒士日戀富交而富者益輕寒士總緣脂韋不斷絕耳須知能感人處都不在戀戀也看他義正詞嚴無一語放倒自家直是可以廉頑立儒 汪欽谷

較與董書意更深切中間許多箴規語都是對症之藥 洲錢先生卒得爲端人正士未必非因此感悟而然也嗚乎人生不幸不聞過顧安得直諒之士與之爲友耶

復黃九煙書

三次得書皆以骨董爲緣其事甚可惜然以此得通數
年未通之消息又甚喜之也執事清操好古世不易得
某比雖杜門無日不思一見得書如得面焉故不惜一
引致耳非好古董也其售否厚薄固非所與聞且孟舉
不爲收藏大老官用晦非孟舉門下豈間容九煙非用
晦緣索人而此一流輒溷乃公令人悶悶嘗謂某不幸
交孟舉自取疑殺天下人凡有冀望於二友者必以某
爲狗監得者引薦失者蒙怨譽責不少卽如執事尚有
用晦能得於孟舉九煙不能得於用晦之言又何怪市

井流俗之云云也敝里之無一人足與語此執事所卽
也某之所以善二友者亦如韓公之於大顛爲其頗聰
明識道理耳豈以其厚於貧能爲某用哉卽四方賓客
所周旋與否皆其本意某未嘗左右於中也某少時不
知學狎游結納無所不至今始恨悔所作不但狹邪浮
薄惡之不爲卽豪傑功名詞章技藝之志皆刊落殆盡
矣故世多見許爲騷人爲俠士爲好客爲多能未嘗非
過情之譽然正皆其所恨悔者非所願慕也其所願慕
者竊程朱之緒言守學究之家當而已讀來書及佳咏
似尚有知某不盡處故輒自布其狀謹和第三首韻曰

云云執事亦一笑而許之乎

中間恨悔數語眞乃自道其實而凡爲學者亦不可
無此悔恨也　汪鈍翁

半非與先生爲道義交乃敢以鄙瑣不堪之事妄相
干瀆其所以自待者輕矣書中借市井一流痛懲其
失而以知有不盡一語結之所謂聽其言也厲如是
如是

與吳玉章書

山中遞歸惟應後期爽訂抵舍不見信息知非吉徵不謂果罹大故思惟至性崩摧何以堪此又聞有傷體之事不禁渙然伏念數年相與且謬有師弟之稱自恨乎時不能指陳正道推明禮義足下聰明果毅必奮然以聖賢之孝道為歸不致毀性悖義不以禮事其親如此（歸咎于己以示責也）此非足下之過而某之罪也夫復何言夫人子於親苟可以致心竭力於踵頂豈有愛焉然古來稱至孝者帝（聖賢之孝可法）王中無如虞舜賢士中無如曾輿矣乃一則父嚚之死而不死一則慎保手足而無敢傷思此二聖共貫於父母病革時豈於身有所惜於心有所未盡於此事有所不能以移後人以突過哉亦以止於孝之道有所不可也禮於居喪毀瘠尚比不慈不孝故哀麻有期哭踊有節若任心行之以不孝為孝亦復何所不至近世不明禮義封股斷臂之事紛紛多有正人君子亦嘗深論其非而流俗溺習猶不可解然猶多出於無知之蚩正賴賢者如玉章者有以救正之耳奈何不務法虞舜曾輿之事親而下效愚夫愚婦之所為豈愚夫愚婦之為反有加於虞曾者耶今玉章此舉震動觀聽流俗無知轉相傳誦惑世誣民為害非細四方有道之士必指某而斥之曰夫夫也固嘗與之遊矣其為邪說然耶某告之不忠耶某亦誠無所辭獨負疚無分毫之益於足下而後然以師道自居真愧悔難安耳成事不說今復何言惟足下他自愛率慰不具

玉章無精義之學而好為苟難故以封股斷臂救親為孝先生引經據禮以序其非且發其惑世誣民為害不小真乃仁人之用心也凡為人子者俱當以此為戒

復留生劉生

兩兄奇才駿志崛起西邨又與家姪丈游熟聞雜閱之
言諸識遠序惠書示以作製閱誠循誦光精四射吳越
善文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天下將治氣自北而南今南
風日竟兩北有兩兄卓然自拔於方嚮其將治之賴乎
元兩兄之力距此陵轢將賢只之人古作者之室固優
爲之然弟之屬望於兩兄者抑又不在此也譬之賈焉
視市集之聞乏者而爭致之獲利十倍然猶庸賈也今
之善其文以取華榮者是也若擇市集之所賤棄者獨
居焉是爲奇貨其售無期而利不可量賈斯良矣今天

下所羣棄而不取者何物乎此奇貨也兩兄亦有意耶
爲如且病矣爲依領所若爾長入山與野僧柴漢爲侶
不足與聞斯道惟兩兄魁之而已家刻二册小兒妄作
二炷附呈記室用博一粲便郵附候不盡所云
引進後學意思眞摯然市集紛紛竟無知奇貨可居
者如庸賈何

答潘用微

某南村之鄙人也至愚極陋未嘗學問幼讀朱子集註
而篤信之因朱子而知信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故
與友人言必舉朱子爲斷友人遂謬以爲好理學者其
實未嘗有聞也朱子所謂使人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
氣察其所爲則兀然一庸人耳其不唾而去之者幾希
吾友道原稱足下清操篤志以道自任則必學務爲己
其於取友輔仁不啻詳且嚴矣過聽人言辱以長書下
問以先賢不可得聞之言質之未嘗有聞之庸人此則
足下之失人失言亦非某之所冒昧敢當也足下書云

篤於信孔孟故深於疑程朱某則不然竊恐於孔孟未
必篤信耳果篤信孔孟則未有更疑程朱者若疑程朱
之不合於孔孟某將謂從孟子便應疑却孔門但言仁
孟子則言仁義孔子言性相近孟子則言性善可疑也
且不止此將謂從孔子便應疑却孔門問仁孔子荅之
彼此與詞無一言之同又何從得所謂一定之論明聖
賢之旨趣爲後學之宗依耶如此則直合疑殺東坡所
云疑漢不曾有楊子雲也足下書又云宋賢之所謂理
卽老莊之所謂道且未說程朱卽老莊二公亦未肯心
服在無怪乎觸處皆疑也嘗聞之矣言不難擇而理未

易明必於古人之書反覆翫味寛心游意使其所說如
出於吾之所爲無復纖芥之疑而後發言立論辨其可
否不則理有未明於人之言有未能盡其意者豈可遽
紬古人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某之所聞於朱子者如
此若兩書中云云某學識卑闇實不能辨也應君從未
識其人書中謂其有論宋賢性卽理之非則知其人亦
未盡人言而輕於立說者或者其所辨論足以超越前
古庶幾與足下鼓吹有運斤投芥之合乎來書已轉托
友人識其人者遞去得其報當奉寄也吾友道原云足
下曾熟張考夫兄某之畏友只考夫而已然其人亦篤
信程朱者足下若謂直接孔孟鄙棄一切則當自有同
志倘欲從程朱以得孔孟則盍不就考夫質証之乎道
原兄行促適患齒痛不能握筆口授兒子奉復高明以
爲何如

通首闢之雖嚴然理有未明一段眞乃一服返魂丹
也不識用徵能虛心領受否　江皷谷

陽儒陰釋之徒未有不疑程朱者因其說不足以服
人故又借信孔孟之說以彈壓之殊不知孔孟程朱
道統相傳不差累黍疑則俱疑信必俱信不容分彼
此也潘用微拾陽明之唾餘欲鼓其說以亂吾道之

眞故先生于此辨之最嚴讀者尤宜服膺

與黃太冲書

貞一歇夏時曾附數行相候旦中來得近況而無字貞一到館未得晤然聞其有字與公擇亦不言太冲有札語也餘自越中來者輒言太冲有與呂用晦書淋漓切直不愧良友而某竟未之見何也若不足與語則不必作書既作書矣是欲其得規而改過也而又不使之見是借題作一篇好文字耳定非吾直友之用心也故某頗疑其說之妄後問旦中則曰誠有之不過責善意耳某於是浩歎謂太冲其果不知某者也茫茫宇宙何處無流輩顧數年以來竭情罄慎只此數人若將終身焉者豈果相藉爲標榜哉誠望切磨之益使得聞其過則日遷於高明之域無難也太冲有責善之言正某之所欲聞奈何書成而不一示之耶嗟乎太冲天下含讀書負氣之人望誰能言使太冲言之而當于太冲爲知言即言而未當于太冲豈有過哉但于言之外別有委曲依隱之私是則太冲未嘗無言而所以言者先失其道矣然於某正不當作如此觀也或者又云此太冲絕交之惡聲耳非眞擇善也子必欲見之是又起爭端矣此亦大不然縱使太冲立言有私意在是太冲自己病痛太冲所言自是某之病痛兩者豈相除算哉卽如或言不可知者心耳其言豈有不是者此某之所引領拳拳也千萬錄示以卒餘敎外明人選本及宋元明文集易象廿本詹氏小辨一本攻媿集三本又韓信同集金華先民傳俱望簡發天涯瞻奉臨書惘然

太冲之書不過絕交之惡聲耳先生正欲於此中求得切磨之益可謂責諸己者厚以周矣

復高君鴻書

舍姪人從武林還得手教審因便至省足徵近況之閒適甚慰甚慰至所諭館事以不能如約而責失信於方公此侶過也世路艱難請書人毫無滋味延師一事日少一日即有一二皆爲高才捷足所取甚難爲許方公向時許尋因屬摯誼及求之不獲無以應命亦力詘於無可如何非有心於欺紿也天下之物凡有之巳者可以持贈如意若事在求人肯爲留心用力巳足感其意之厚矣成敗得失豈可并責之其人耶以此待人人孰肯樂爲之用必至不敢輕許一語而後巳此不特方公

知戒即弟亦聞而却畏矣至云束手待斃此亦不可以責人也學也祿在其中果欲處館但當益精其本領本領既精則人將求我每見貴郡能文諸兄在鄉里巳獲豐厚館穀失亦未至寒餓也苟其無本縱徼倖到手終亦必亡曾何補於待斃哉即行醫之道亦然如尊公當日之行於三吳亦其本領自取非關人之薦揚而行也若謂賴人薦揚則戊戌巳亥之間懸壺洲上者兩年其時同遊之友不惜極口何以寂然不行及庚子至敝邑弟亦未嘗爲尊公標榜也偶遇死症數人投藥立起于是一時翕然歸之然則戊巳兩年之不行以薦揚之虛語也庚子以後之盛行以本領之實效也乃其時同遊之友觖望于尊公者以爲尊公之行由於弟之力而得弟之力又實由于彼之力以此怨報德之薄衆口一辭至今不息眞歎天罔人之語弟且無功彼更何與此弟每嘆惋不平于斯者也今同遊之友亦頗欲行醫其子若姪亦皆以醫求食何不一出其薦友之力以自厚其身與子姪乎豈爲其身與子姪者反不若爲友之切乎由是言之親友之用力固其情誼當然若成敗得失則又由其人之本領與時命焉不可強也弟自週年謝息交遊不復與人世相接亦無可爲轉覓之地至戚至友

貧困者更多皆苦無以應之有如尊門推令先君孝友之意凡學富而德粹者莫如令叔然且不能爲之謀下此則令弟君有窘狀更甚于兄前者令兄君求札來亦欲覓地然則即使有館必須得三四處而後足以及吾兄也固知其所斷斷不能矣承諭明正見顧親戚好我惠然肯來粗茶糲酒足奉談笑固所願也若以薦館行醫之事見屬則弟不能奉命徒費往返益增聲尤寧使兄聞此而見怨于前無致令謝而得罪于後唐突附復惟足下諒之而巳弟頓首

敎人必盡其誠文亦質樸可味

與陳執齋書

𩔰侯至得手教諗近履安勝爲喜十月初存甥見逭今已回好但眼皮發餘尚未乾巳無他慮此德門之蔭亦足慰尊親遠懷也弟某子孫四人出痘而殤第八子賤室終日悲淚殘病不可聞以此心緒殊惡耳𩔰侯明歲非舍姪孫年尚穉而受成昆季不容怠玩兩者相較自當舍語水而就姚江在某親疎之誼亦無分彼此也但某本無知能而𩔰侯强納一拜兩年以來愚少效亦於𩔰侯雖粗發其端而于老生戔戔之緒尚有所未盡即說書之理不能無疑行文之法不能盡合在某所見已如此况其上焉者乎以此爲師不過流俗中一平平者耳名師二字尚未許承當先生欲得名師以訓子姪而急求𩔰侯究竟止取其習熟省便耳然爲𩔰侯計明年必當舍姚而就語師爲令子姪計亦必當令其舍姚而(一切作喂說)就語何則令子姪之不可緩固甚于舍姪孫而𩔰侯之(以後學之身分而其言下不止言外之意說)不可緩更甚于令子姪使𩔰侯之名師有成則令子姪不過從容歲月間其砥礪更有可觀則爲彼正爲此也倘先生以爲吾子姪期速成耳安用此迂遠不切事情者然則如今日之𩔰侯遠近不乏其人亦何用取必于𩔰侯令其自誤誤人哉以此擬爲决計令明年仍就此

地相期猛力講究以副先生屬望至意度先生與人爲善之懷于初指似殊而實合也别諭取所存物歲中度未能多措須俟新春陸續奉納耳裁兄文領入衆指兄已爲刻二首矣匆匆奉報未盡所云

答陸氷修

每寄信相約輙疑辛齋不能來今果然矣十二日鼓棹舟過留一字相致即往吳門弟因數行與兼山持奉洙至郭店即乾斷舟不能前而返今函尚未折也幷以送覽不意忽有此行迫促不能一晤比之常日倍覺黯然彥遠以珠彈雀之語良是良是弟則以為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雀得亦不足飽耳況此非雀也蟯蛕鵶鵲豈可彈耶纔說尋貨去耦耕定知不是耦耕人辛齋豈忘鄙詩乎乃欲得三四百千以老垡乎辛齋此世界豈有三四百千棄置路傍待芒屩布襪者拾取寧[illegible]他人蒙皮戴角擭衣箱袋中物安肯拱揖而貢之不詞道之人若謂吾別有取之之術此豈復成辛齋乎德前年太夫人生日壽序某謂太冲書此意以厲辛齋纂賓遊客之語旋有身訾之而身為之者辛齋尚不知所警耶況太夫人齒高正啜菽飲水盡歡之時豈遠遊歸來無肉喫菜無菜喫淡只有此法耦耕便耦耕更有何商量計較莫鑄錯幾州鐵也天之與我甚榮甚貴正須有在是珠不是珠正在此間辨取耳彈雀之後豈復有珠哉非辛齋某何敢發此狂言識猶望其行之未晚速研斲已久欲待面商落筆故銘尚未刻銘曰石無奇色而

何以刻余曰不然辛齋之物恥齋斲之神斤妙質茹光吐華終古不蝕苟非其人雖有奇石劫燼塵灰無異瓦礫敬哉吾友永寶爾璧研作壺式又有銘則刺觸不堪書也姑記以俟面時勒之知已稀少又復遭離凄愴如何

志士不忘在溝壑居今世不能咬菜根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氷修賢於衆人遠矣而猶不能免於時俗富貴利達之求此先生之所以深惜而欲止其行也

復裁之兄書

襄指來得五月廿八字知小毒爲苦今已平善耶此是厥陰陽明濕熱若尚未愈須用後方治之所示婦去詞言短味長刺深旨厚眞風人之遺蕩子空牀塵鏡在匣三復之餘不禁綆縻之垂垂也吾兄覷弟豈遊戲波瀾人物哉數年以來屏棄一概披胸納腹其跡甚隘雖敬愛如吾兄然此之猶覺有間他可知矣意向冷灰凍壁中尋取一箇半箇背屆頭挑擔漢子同鑽故帋蝕殘字求聖賢向上事自了此生分內而已乃弟之所取者在此而人之所求者在彼凡所爲說道理論文字與如遊方當上入門口訣耳一朝綫畫盧烹圖窮匕見本相露不能復掩三吳間人無不笑弟之至愚而歎此道之無人也追思向時握手捉袂揚眉瞬目凌厲古人訶罵一世指冰霜獄瀆以爲期其聾瞽耶醉狂耶病狐惑耶惝然自失涕泗橫出眞不能自信自解也昔有好色者于逆旅遇靚粧女子挑之兢焉明晝戶尚扃鄰舍詩發之存一顱一髮有巨獸獰目腥脣奕去蓋不知何怪也今弟所存猶不止顱髮則爲幸甚矣此種狡獪伎倆諒不足當明眼者之一笑乃問所至傾動唱宗說法尚欲以此塗一世之耳目以行其攫竊之術韓公詩願

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又可一慨也春間無事時戲作得問燕燕荅二詩別紙錄去聊發遠噱弟已不願向世間疏明本末因吾兄知信之深屢荷遠念故縱言及之耳不足爲他人道也近於襄指札頭見一行云欲作聲者說相寄別論雖不詳可以意會得兄筆一點染使姸媸無遁形便足當辨姦絕交詩一則矣望甚望甚和襄指可字韵詩亦和得一首并呈教有便渦語浼作數扭詩話尤曠劫之願也

與錢湘靈

自丁酉讀行卷來夢寐傾倒于先生至矣癸丑冬刺舟毘陵奉訪不遇歸來怏怏若失及先生坐講舊京而弟又年來病廢不能千里命駕相慕如吾兩人而僅于一面如此眞可怪也然吾輩投契本不在形骸雖千載上下固當几席遇之況生同居近筆札可通造物卽狡獪不能禁吾神思不相接也伏讀教言及見懷之作情深氣盛骨峻神清彷彿與子瞻山谷挑燈夜對嘆息希覯之才視目前紛紛名碩眞不堪奴僕耳然又竊意詩文自歷倒古人不足盡先生地界向上更有在先生纔落

皇鄴同無可言者。今幸自[illegible]

[illegible]

而死竊返魂香而生總在掌握間亦大快事也新刻全稿一冊幸爲消寒破睡之具稗予行遠欲言一時收拾不上且俟再報耳

常與題湘靈和陶詩參看方知其用意立言之妙

答葉靜遠書

久不得覯止遠企爲勞接手教甚慰懸懸某衰病日深支骨待死較丁巳追隨時先生所覩憔悴之容又不可復得矣竪事久已謝絕惟點勘文字則猶不能廢平生所知解惟有此事卽微聞程朱之緒亦從此得之故至今嗜好不衰病中賴此摩挲開卷有會時一欣然覺先聖賢一路目前歷歷而正嘉以後諸公講學紛紜病諸夢囈皆因輕看經義不會用得工夫未免胡亂蹉却路頭耳若謂弟逐蝸蝸生計弟雖不肖不至汙下如此尊教殷殷愛我而賜之鞭策敢不感激思奮然于斯事

尚多未達又未免耿耿也竊謂事理無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領卽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如本領差却則以曾子之慎獨孟子之良知未嘗不源本經傳然適爲近世惑亂之鼓笛路頭一蹉雖日日靜坐時時讀書徒以姑其謬妄耳病在小時上學卽爲村師所誤授以鄙俚之講章則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導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初未有知亦未嘗夢見假水磨之功但曰予既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學之非

鼠入牛角蚰投紙窗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眞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爲而剏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正爲村師之講章時文所誤不屑更於章句傳註文字研窮辨析乃揣撰一副謬妄淺陋之說以爲得之不覺其自墮于邪異耳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蓋人獨耶

異之解則必於章句傳註眞有自信不及處要知此自信不及者乃吾心之粗非古說之失也亦村師講章時文之所蔽非章句傳註之本然也篤信深思精其心以求之則其理自出輕信粗心則必反疑古說于是奮其私智穿鑿破碎思妄駕乎章句傳註之上罪不勝贖矣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今日理學之惑亂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焉始此某之所以皇皇汲汲至死而不敢舍置也道書精義已成尚未較對鏊補儀禮經傳通解正在繕寫發刻但其事浩大不知能畢功否耳童蒙訓一冊呈上

凌渝老今歲仍在敝里涵養加遂其尊翁已服闋矣弄璋之事并無其具奈何曹舍親俱好在後學規訓容嘗敢奉嵜率復不盡

世變道欲爲人心禍祟者不外俗學異學兩種而此兩種病根皆自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生來一經先生道破覺正路之蓁蕪爲之一空學者毋終爲村師所誤可也

答葉靜遠書

自變動以來貴里尤爲雲擾之地未嘗不念及道翁不知潛止何所接敎審已越在近地喜可知也弟自前歲冬即移居村莊比亦患瘧疥至不能行動吾道日衰正人代謝張考翁沈石長張佩璁于去年相繼厭世敝鄉同志一時零落存者何商隱凌渝安而已而兩公皆（聲淚俱）未有後人商隱近復受小人之侮坐訟未已不知天道何故看此火色殊未是陰消陽長之幾如何如何尊札中施孫二姓從未識其人豈非敝郡講學之徒乎若然（吾善惡嚴辨不苟）則邪妄人耳乃與張何雜稱之甚失其倫不可不辨也中秋後候尊駕之來以罄縷縷敝居在南門外黑板橋問呂家東莊即得手不能書口授兒子不一

答葉靜遠書

兩接手書皆發蒙覿鰲之言千里勤渠期責深至顧某何人足以當此又何復幸而能得此也三復不佩敬謝敬謝某頹唐不自力兩年以來㯼懈塵埃有消無長考夫先生雖在舍間而遠離之日多親炙之時少今年又得渝安寅旭佩璁諸君子相聚邑中友朋合并之緣從來希覯然師資在望故我依然即容貌詞氣閒固是一㔩疎人也則其所爲開徑未益者亦徒以名而已矣不敏不勇不虛受又孰有甚于此臣猶仰之而況于君耶今思刻意摒當墨守洛閩之書不欲爲顧頊謬悠之見不敢爲主張調劑之言卑之無高冀有稍進庶幾不爲楷模剴切與千里提撕至意乎然臣精銷亡退就新儒不知終能收拾否也朱子遺書四種先完正在刷印恨信行促迫未及待成候後便寄呈可耳何時快晤以承教言冗次率復不備萬一某再拜

與陳受成書

朔日正作字附俊叔公未行初三日令堂親母至一時悲喜交集殊難爲懷也村莊叙語調養頗安且邇日東渡耳兩省來札知進修之志甚篤恐虛少壯歲月此意極難得但吾儒正業與流俗外道自別外道但欲守其虛靈以事理爲障故必屏絕塵緣以求之流俗則溺於詞章句誦亦必離遠應酬而後得力若古人爲學則不然朱子解格物所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草木鳥獸之宜莫不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凡此者皆學也如泥不今在署中過庭之際其所以服勞承志者如何尊公事務鞅掌即可以考得失感應之故與所以經畫之方或有所行役則亦可以察風俗覽形勝訪古今求人物亦無非學也得暇即讀書閱史以擴充其所未及總在立志專一則凡所閱歷皆於此事相關若志趣游移蹤物能文總於己分無涉足下試從此求之事理既明德業自進即行文亦必沛然條達與向不同他日相對正好商量也莊中近復小葺當淨埽一室以待吾受成耳有便信時寄數字

天下無事外之道故無舍日用應酬爲學之理學者須是立志專一不爲流俗外道所惑方知此身無道語虛設

與何商隱書

遊教幾兩載不免有傢傢之嘆先生歷覽雖困而其道益光正足以見識養之邃人之無道智然與于先生者也若弟淺前刺觸動足成愆事皆由己不由他人其攻附又與先生不同不審先生何以終教之乎春夏營搆山莊數間雖未盡落成而泉生室中峰當牖外澄潭可釣峭壁可登松逕竹林可以避客亦復欣然忘老第苦空谷無音寂歷誰語安得晨夕高賢奉几杖以開蒙瞽哉倘先生不棄荒昧秋間挐艇奉迎試憑眺其間可居可遊惟先生指趣所適得遂追隨之志固不勝大願也

志雖所患當以溫補收功自是正論第其中亦第宜先滋補而後議溫或可以不溫而愈若必至溫則又進一步說也至其婚事竊以爲禮節易而居處難此須先生與諸老發語使長使弟無從籌畫僅可從諸公後少効涓埃之力耳志雖東來卒復不盡

言外可想見商隱人品之高

與徐方虎書

弟障業難消黑風吹過五火沸騰血如泉湧度此病非深浮生無幾遂于枕上削髮為僧從此屏謝一切木葉殘影得苟延數年完一兩本無用之書願望足矣但恐造物小兒見惡未許留連光景耳世間紛紛總不涉病僧睹聞甲裏人謂一笑付之猶多此一笑弟病不能笑亦無暇笑矣吾兄知愛最深聊復及此他無足道疾小愈入山為把茅計或得過從一話也

與徐方虎書

江城度歲景物光陰別見客中興趣雖遊槖不甚稱意然吟咏所得自足豪矣日疾閑人知清齋習靜不日自可弟則為荒村風雀不能鼓翅候將西望快然老畏城市甚于甚荷不自知失保身之術亦足見其迂戾而溺于事理將來欲令家人入城以此身委之而已小兒駑下愧勿能教幸得親門墻正賴鞭箠之力萬勿以成人待之昔友文字刻板已竣專待大序行世弟友大半皆兄友也而弟不生于交游間情事及兩雲變幻之來亦惟兄知之最深幸勿恡一援筆揮酒此意拜賜多矣𪧐江近狀亦各近其志但係附其門者必見攻以乖親舊如演義所云投名狀者真可怪笑也有如別喻其曲折似可意想吾輩亦無如之何止當藏默自全庶幾遠謗之道吾兄以為何如承名泉珍珠之惠至謝至謝新刻金正希稿及先外祖稿各一冊附正構意引眺時不無少助也餘不多及

與徐方虎書

弟病極矣光陰無幾汲汲打包猶恐不及豈復糢糊苦不相捨卧想碧岩蔡守之間自是神仙侶集非病僧所得與也有人行于途賚錫者隨其後唱曰被褥換糖其人急除匿已而明曰破銅子換糖復匿之又唱曰亂頭髮換糖乃皇遽無措回顧其人曰何太相逼生弟之雜項亦正怕換糖者相逼耳兄不哀其窮而加咲美焉毋乃過耶旌德湯生不特為弟寫樣并管刻局中事若此公一出則十餘人者須散遣矣故不能也有呂建侯者寫字亦相同但手慢每日不及五篇故其人自不肯留今特寄送題從若佛況以為可用則留之否則急遣歸弟處鑿補等事皆賴之也小兒刻文一本呈正寧亟批抹教之

復王山史書

某荒村腐子也平生無所師承惟幼讀經書即篤信朱子細註因朱子之註而信程張諸儒因朱子程張而信孔孟故其所見皆迂拘而不可通于世所謂理學講道則槩乎未有聞也其在文字亦止知八股制義于所謂古文詩詞亦槩乎未有聞也而質性又僻戾不可近亦不樂與人遊故友朋絕少如寧人兄同為商中之士其忠節學問文章馳譽遠近心甚企羨而從未得見其他可知矣今秋病侵尋且蘇且死惟願以得寬搞棄身為高士他無所求於世獨聞先生以偽道實學振興關西續先聖之遺緒覺儒林懸鬼趣與韶國權先生與寧人兄諸君子是望耳法書聖讀教我良深家刻數種呈正非報伏枕不能握筆口授兒子緝復便郵行遠不盡所云

真衍宋頭巾習氣正不必以持搊秦字漢語為奇

與朱望子書

屢得甥字去年以書信附蘇州而鄉客已行竟不得致怏然閱甥近文較昔條達知勤業不怠日有進詣可喜可慰第尚未能開拓境界不脫膚淺平實四字大都好通篇逗點無可抹亦無可圈也其病坐無意思故無曲折生發今特寄與程墨一册金正希黃陶菴稿各一册吾兒竿木集一本其中金稿與竿木集尤爲吾甥對證之藥當細玩之家中尚有歸太僕唐荊川稿不以相寄（學文亦不可學等）因此等文字甥宜慢看不能得其精微高妙之故則徒益其膚淺平實而已爲甥計急力闢生徑使愁思刻拙乃有進處否則終無當也吾痔瘵增劇連年咯血冷痰斷痰嗽不止口就枯瘁加以塵壒要適意益不堪遂創髮爲僧結茅球溪之妙山苟延性命急欲完知言集及一二種要緊文字而精神已不支務管收拾不上家中子姪門人之文槩不能批看故甥文亦不及動筆也吾兒劉兄文甚佳北方有此神駿尤不易得愧殺南人矣（發揮人才語亦真切）觀其志趣亦不凡似不甘以時下自了者故以數言從臾之晤間爲道斯意醫理雖精以餬口之心爲醫更必不精其說甚長俟歸時面言可耳便信行遽不及多寫惟善自愛以副遠念

與魏方公書 闕

答或人

承足下前後二書情詞懇切議論許創皆以聖人不可知者相商此非庸夫之所知也雖下針發藥極中其病而弟之愚闇終不知其所當然敬謝教意凡固守未達不敢當之義耳若謂知之而不改是何心哉弟之所不出也古人相易至無可奈何則各尊所聞各行所知是或一道也至云此爲良知不致之故則大不然弟之痛恨陽明正爲其自以爲良知已致不復求義理之歸非其所當是是其所當非顛倒戾妄悍然信心自是陷人于禽獸非類而不知其可悲乃所謂不致知之害而弟所欲痛哭流涕爲天下後世爭之者也朱子有言豈肯以其千金易人敝帚哉足下既自以爲不謬則勉之而已正不必欲其必同也

或人必庸妄一流故示以不屑教誨之意

答許力臣書

其東海腐儒未嘗學問亦未嘗自通于四方有道從以塵埴浮囂鷙大方之耳棄荷在詞殺以著作爲足與論文析義者然雖淺感斯意而期許過分非所敢當也村居杜門無京華往來之便未得以荒言奉報懷抱耿耿輒渝歲時茲更辱不倦之誨循省息奮惶惕無地執事江淮碩宿久爲四方所宗其文洗滌排奡迥自成家無趨時之習并無以古建拓之意其足以信今而傳遠無疑也乙卯坊刻膾炙海內輿酒後呼天而舊袂者若合符劵亦既自信而信諸人矣今于已售已行之後復往疑惑又何自信之不堅也其僻劣無似于選家三字素所愧耻偶因補葺亡友遺選并刻及塾課本子行迹乖謬刺違本懷故于癸丑後立意不復評點雖傾倒如尊文未効表章之力亦以例割愛也至名家專稿向來無一拙評拙序坊肆皆知其不爲此可案驗者如癸丑徐方虎趙聲遠黃伯和諸兄皆其夙昔好友未嘗以此相屬他可知矣憶趙聲遠兄曾爲下問其答之謂近世人品文章俱爲選家壞却目未識貴人輒呼其字市若舊知淡好者乍通刺謁已請叙文契稱某某手授郵寄爲結納梯媒之地士林廉耻掃地盡矣專稿之刻在內則

主考房師在外則平生筆研師友爲宜若選家評選館爲諂娶之事硜硜之意斷以爲不可聲選亦諒其迂拘不相強也蓋文字傳否自有定體本領眞足則久而益彰矣亦因其本領厚薄爲時之久近其精光氣力外人不能掩亦不能爲之持也謂借選家時名足令作者不朽此選家誑惑自大語耳執事試思守溪熙甫應德諸公之文果賴誰選評而傳乎近時如某某稿爲選家所揚詡者不數年已隨烟草銷沉又何選評之有乎閒有行而不敝者其文自不敝選家借其文傳耳楊子之書桓譚輩不能舉而望之後世復有子雲昌黎集待永叔出之敗簏中而韓文之論定則當時之無知者固亦久矣而古人不以爲憾且疑也今執事吳門原本大行于世同時之子雲永叔已不少矣何惑于未必傳而汲汲靳傍佛頭之糞哉且三復金臺集執事于古文振起如此肆其力爲之足與古人爭毫釐寸尺者在是時文直餘事耳顏子不貳過孔子從先進論古人皆附全集以傳無假外求也所教尊稱珍藏篋衍俟異日有續刻當盡發其英華未必無一斑之窺然此屬其論文之得失與執事之文之傳否無涉矣千里命使愧無以塞責併能爲决未必傳之疑亦執事之所快聞也謹繳拜璧敬謝厚意末緣摳𢹂臨書惶恐

極論選家習氣之惡與爲文欲藉選家以傳者之非

可歎可警

與黃俞邰書

不見顏色有年餘矣村莊灌植之暇亦時繙舊書拂几開卷未嘗不憶我俞邰也世間知書人有幾讀書人有幾借書人有幾六陰晝盡微陽不滅正賴此耳非結習癡癖之謂也得手札知近履安勝不減探討較讐之樂甚慰甚慰鹿牀翁意况何似比在何處讀倡和落句情深文至三復黯然愧村子不足以當之耳欲次韻奉酬俶擾中尚未得其緒前所寄拙稿乃舊刻非新作也小題今始印就以一冊送正爲兒戲則劇于此時何異戒嚴講老子乎亦欲見其癡頑耳所借書郵寄恐遺失謹收貯俟他日致呈弟書知爲愛護不煩囑也昨雪客字來云劉雲莊集二本爲程子介所浮沈度子介爲吾兄所厚不應有此憾事况此條弟借兄委不可不力索還之知兄借書之心在彼猶在此也惡瘧經年近復病疥不能執筆口授兒子奉書不盡萬一

與周龍客書

弟本鄉迂以多難失業未嘗有所寔得率意妄言每不爲君子之所棄亦其遇幸耳乃吾兄傾蓋投契又出尋常期待之外昨手教情意殷摯令人感愧不自知其何以得此于吾兄也至欲以過分相處弟何敢弟何敢在吾兄則歐陽子所謂謀道之急不擇人而問而在弟則柳子所謂環顧其中未見有可取者爲衆人師且不可而况吾子者也吾兄天姿奇儁上承家學之源內有昆弟風雅之助外多良朋名士交游之益又加以好學深思欿然不自以爲足之心以此進德修業其勢如渥洼天馬得安驅于千里之康衢雖老驥顧之沮喪况弟之駑駘乎哉小題一冊呈正手瘡作惡不能搦管口授兒子牋候不盡

復周霽峯書

六年契濶無時不思兒輩歸每述明德茨用慰企弟降辱餘年修不如短老兄知我亦不為邪而為慶耶珍貺逵頒不敢辭却然實有所不安謹令小子叩謝所許詩冊在吾兄踐言隨時做策重於球璧誠所樂得而讀然正不必以壽為義也若遍徵他友之作不過虛譽浮名祝讚長生套語有何意味萬勿為也弟嘗謂壽文壽詩起于末世孝誕營競之俗古來文人之所無有也至于屏幛軸冊尤流俗之失吾輩今日正當力矯此弊耳如何如何月川集得為刊行乃世間一大正氣事非小小功德也其餘如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多為流傳皆有功于往古來茲者先生得無意乎弟精氣衰敗思慕輔晉闇急了欲了之書而臟毒日深不知尚有幾時偷息造物肯容成此否耳比臥疾山中不能執筆口授兒子繕表未盡

與門人

屢欲草數字以行人促迫而止然未嘗不念及足下也僕在此只得講集多種為快所遇人物大約世情中汨沒多少好才質最上不過志在誦記詞章而已都會雜沓滅然無人誠足環人張先生所慮同流合汚名身俱辱其言固自不刊但學者自問何如正要此問試驗得過鼻子使繩縛止為庸人說法也濟不得事吾不解袍不哭孩兒寧遭筒點此意無從告訴但歎息知人之難耳不審足下又何以益我也漢國之變令人悲悼其人雖粗然下稍展拓得開不入鬼窟活計惜哉今不可復得矣足下學要張先生亦甚憂然僕知尊公深此未可以口舌爭且學道而先違親意亦無此理學奈何奈何見輩失所依托令我茫然失措又不審足下能為轉請否匆次草草

桐城後學孫學顏編次

西法曆志序

洪武初大將軍徐達等平元都收其尚籍經傳子史凡若干萬卷輦至京師藏書府嘗名儒臣進講以資至治閒有西域書數百冊文殊字異無能解者十五年秋九月癸亥上御奉天門諭史臣李翀吳伯宗曰天道幽微垂象示人人君體行之成治功古帝王仰觀俯察以修人事育萬物文籍以興彝倫攸敘邇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所未備其有關于天人甚大宜譯其書以時披閱庶幾觀象可以省躬修德思患豫防順天意立民命焉遂名欽天監靈臺郎海達兒阿答兀丁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咸至于廷出所藏天文陰陽曆象書命次第譯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本音通華語其口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毋藻繪毋忽越明年二月書成凡曆法經緯表度三卷載在掌故然以翻譯未廣且不詳其論說以故一時詞臣曆師無能參用以入大統者夫載籍所傳天地陰陽變化之故日月星辰之運行寒暑晝夜之代序與人事爲吉凶與物理爲消長義弘衍矣然至理精微究悉

宇宙固未嘗以華夷間也中葉星曆諸臣以舊法未合天行求改正萬曆中遂有修曆譯書分曹治事之議使分曹各治事畢而止大統不能自異于前西法又未可爲我用猶二百年來分科推步之故已烈皇帝知其然命禮臣督改之勅廣集衆長兼收西法凡譯書一百四十卷皆西法也時中外多故未及會通以頒布海宇以繼述高皇帝遺意而京師變陷矣豈遂裔絕學其得行于九夏亦遇合有時不可測歟不然以聖哲之主前後譯撰而卒不得用何成之難也一代鉅典未能備衆美成大法遐方藝術之奇又不克見正于聖作儒臣守理而不知數曆家執成法而不知變化消息之道天經乖舛彝倫攸斁豈非天哉

西法足補曆家未備之說以其理之精微有關于天人故也惜三朝譯撰俱不得其用而一代鉅典竟未爲完璧誠可歎耳　江紱谷

曆法未合天行非精于數與通乎變化消息之道者不能改正其失西學有可采用處固聖哲所不遺也篇中慨歎成書之難卒致天經乖舛是多少關係在

周易口義後序

昔朱子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憾而於易本義則意有不甚滿者趙子欽萬書朱子謂說語甚極詳說易則太略今二子日辨之灼箋添一條字則隨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耶由是（是則）窺朱子言意則本義一書爲先儒說埋太多終翻竄曰未甚其所不甚滿者此也自制科須教易遵本義經生行文（易道子于明文）嫌本義之略而無所依傍於是闖入程傳然猶未離乎先賢之說也至講章叢出則又（易道古說謬矣）拉雜諸家穿鑿附會之說而加之以俗陋之己意學者喜其依傍而可以餖飣也則益

曼衍而不知所返如近日坊本其說尤鄙劣而時之以易名家者無不宗以爲傳上非是不以取下非是不以應名奉與制實則離考亭而畔本義者也蓋朱子之意主於簡而今則惟恐其說之少朱子以易爲包含活括而今則一以硬襞死著朱子之大旨在象占而今則以象占爲贅疣此其所以離且畔也惟程子亦云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解今則幷無三百八十四用矣此不特畔本義幷畔程傳也吾師五宜先生玩索於此者三十餘年探窮蹠根與二三子朝夕論說手抄舌賸雖時講細曲亦爬羅補苴以收其一得久之成

口義一書遠依雲峰之通釋近涵虛齋之蒙引大堤之存疑同爲本義之羽翼淵明所謂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者也某從遊旣久近復與先生之從子鉦有子女之爲因得是書以發蒙斯世因請刊落草言獨存本解以傳考亭之精意先生曰吾救時書之妄耳非詮本義也本義則朱子且以爲多而吾更爲之將此其能獨乎且今之說易非以求易求行易之文耳文雖多而易欲簡其勢逆而難從吾故就其說而導焉朱子自謂於諸家之說只就語脉略牽過此意惟吾口義亦於時說牽過而已若夫朱子之所不甚滿者而吾能滿之乎爾其爲

我序之某竊懼闇鈍不足以敷張師意因次述所聞以識於後庶幾離畔者知所返焉門人呂某謹序

考亭著本義一書易道如大明中天矣餘子紛紛妄作者爲燭籠增骨子耳

古處齋集序

竊嘗謂三百年來詩文無作者或曰是有故乎曰有病其制舉業者非歟此乎曰舉業無罪所學舉業者爲之也人之中藏如果核之有仁而草木之有荄也枝幹花葉形色其所天性具足雖妍媸高下不各得其生趣在學者以本然者之而假容飾之以斯壞時棄不拂其性光華燦然皮是雖大樸具在而生趣萎瘁矣朽枯敗（妙喻）腐蒸出芝菌非巧敗之能爲芝菌也蒸之者厚也剪綵（不窮）而綴之一枝之間而四時之花具然而人不加賞者其（陡接）生趣絕其性非也爲舉業者皆有俗格以限之循是者日中墨稍異則否雖有異人之姿必折之使就格而其爲法則一之曰套取貴人已售之文句抄而篇襲焉無隻字之非套也以是而往試輒售其爲力省其見效速文以是傳師以是教則靡然從矣夫人之知識必有所緣而　益熟熟乃成性則不可復易也唐康崑崙琵琶爲長安聲樂第一而屈於段師善本德宗令段師授康段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耳套也者三百年來文人之本領也（所以無作者之故）以此掇科目獵榮譽爲仕宦捷徑蓋平生得力之處雖魂夢間不能自忘也且身既貴顯職在清華或素有文字名詼客日進幣金帛乞數言爲光寵幸載名字彼方哆然談文章論得失義不可辭曰未嘗學也又不可（苦極）問則悍然爲之於是始作詩古文辭則又不知古人爲學之法即有告之曰是當多讀書深養氣如柳子厚所謂取道之原旁推交通以爲之者彼將曰是老死具也爲力省見效速吾故用吾法耳試以爲古文則儼然周秦兩漢六朝唐宋矣以爲詩則儼然漢魏晉宋齊梁盛唐矣（東一華）凡此皆可以套得之（由盡）則又就其中擇其名之最盛而易飾者套焉文則必周秦漢也詩則必漢魏盛唐也並蒞既高附和光捷流至今汩其焰益張雖高掄之士禪客女子無不翕然論體格擬聲調作燈火臺閣塵壯酒肉語云是正宗遂牢不可破此無他天下庸夫多而（所以沒有本領之故）有志於學者寡惟此可不讀書而能也若曹固不足道弘正嘉隆之間名公迭起得斯道之正者凡數大家幾（非別有公論不能）人韓歐之室矣然以語神明變化有難言者則猶本領之未忘舉業之累於斯乃見耳吾友陳湘殷先生性清眞古淡與世　無畦町兄柳津弟有上紫綺各負才致遂居湫隘眞率如一人每置酒輒見召亦時杖敝廬呼酒命醉出手指爭勝負爲驩笑或竟醉臥齋榻不返者累日當酒酣解衣脫幘狂論迅發坐客皆愕眙相顧先

生獨不怪也曰是眞可與語因出古處齋集稿一卷曰試爲我訂定之退而卒業則天然爛熳不假粉飾而鏤肝琢腎窅窅離離無所不有然又不可擇謂某首似某未句調似某也乃大驚曰是豈舉業家所得耶先生笑曰吾爲舉業亦未嘗解套人一字此眞不拂其性生趣焉然者矣因自信病坐舉業舉業無罪之說於是乎益堅然君且不以爲足誦讀徹昏曉礱達行路雖凝寒溽暑不間也所手抄古今書等身者三四不知其志願何昔嘗問黃太冲浙以西人稱多慧而學者每出前岸何也太冲曰浙西之材未十歲許　便能操觚文與年

進至三十許而止自是以後則與年俱退亦如進敬阻就銷落吾地人差樸然三十後正讀書始耳時竊震其言今先生挺不世之才無俗學本領之累著作益上而且益厚其養如此所云根茂者實遂膏沃者光曄將爲玉樹琪枝丹葩瑤草非人間恒有又安可以常理測識哉若某蕭柳之質向未嘗有所進取今又不自力學行年三十有四矣與年俱退日就銷落誠如所言殆不自知其稅駕也雖天性具在而生趣萎痺行蹈先聖不秀不實之歎讀古處齋詩文三復太冲斯語能不瞿然悔懼與

（插入自家收束全篇更奇）

詩文套法不止偷意盜句剽竊字眼凡有蹊經可尋皆套也學者欲去此病須如退之所云毋望其速成毋誘於勢利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庶幾有入頭處然非先讀此文感發羞惡之心亦未必便肯立志尋向上去

宋詩鈔序 代

自嘉隆以還言詩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棄之若不克盡故今日蒐購最難得黜宋詩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宋人之詩變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不知者或以爲腐後人無識倦於講求喜其說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則羣奉腐之一字以廢全宋之詩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見宋詩者也雖見之而不能辨其原流則見與不見等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蓋所尊者嘉隆後之所謂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唐非其唐則宋非其宋以爲腐也固宜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也尤精以專今欲以鹵莽剽竊之說凌古人而上之是猶逐父而禰其祖固不直宋人之軒渠亦唐之所吐而不饗非類也曹學佺序宋詩謂取材廣而命意新不勦襲前人一字然則詩之不腐未有如宋者矣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皆宋人已陳之芻狗踐其首脊蘇而爨之久矣顧復取而篋衍文繡之陳陳相因千喙一唱乃所謂腐也譬之膾炙糊故出新極烹宰之巧則爲珍美矣三朝三暮數進而不變臭味俱敗猶以爲珍美也腐乎不腐乎故臭腐神奇從乎所化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唐宋人之唐宋之神奇也嘉隆後人化之斯臭腐矣迺腐者以不腐爲腐此何異狂國之狂其不狂者歟萬曆間李衮選宋詩取其離遠於宋而近附乎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萊公以其近唐調也以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詩則已亡矣余與晚邨自牧所選蓋反是盡宋人之長使各極其致故門戶甚博不以一說蔽古人非尊宋於唐也欲天下黜宋者得見宋之爲宋如此其爲腐與不腐未知何如而後徐議其合黜與否或由是而疑此數百年中文人老學游居寢食於唐者不翅十倍後人何獨于嘉隆之說求一端之合而不可得因忽悟其所以然則是集也未必非唐以後詩道之巫陽也夫

戴石屏謂本朝詩出於經非唐人所能及先生他文亦云宋人之學自有軼漢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徐乎詩也學者能合觀此二說而知其意義所在則知宋腐之譏眞不啻以鴟梟笑鳳凰矣然近代詩人又有專以摹彷句調聲響爲能學宋詩者是又所謂刻畫無鹽不自知其醜也

文雅社約序

文雅社約者歸德沈文端公之所作也其約始於閭門及乎里黨大趣多返樸崇儉斟槩近俗存古之意嘗考是書之作歸德方爲秩宗不數年遂執政當得志可爲何不肯舉制度脩明文章移易海內之風俗而還之古而顧踽踽凉凉獨與二三鄉友相率爲會如睢陽九老故事以爲盛舉何其卑也意其時鴟聲北飛樹私竊柄歸德雖與之同列豈鬱鬱枋梲不能獨有所建豎是以爲政六年而遂老與然則爲是書者將毋恙有所未逮其亦有不慊於中者與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風俗之變如江河之日趨而下也今去歸德又七十餘載矣視歸德所歎息更有甚焉者夫陳俎而作聖基祭野而淪陷應體之得失關乎運數其幾豈不在微乎歸德處之早矣使是書而行於吾鄉則俗盡變而吾鄉獨不變也行於吾家則吾鄉盡變而吾家獨不變也竊以爲歸德相業之餘烈於斯而見矣會讀書者亦論其世焉可也許子闢雍雅志好禮緦然憂流俗之頹敗而不知底也亟刻是書而問序於余其裨益于世道人心非尠也故樂而爲之序繫見呂

謹書

社約亦有功世教之書觀序中感慨情深處便見歸德非無意於當世者惜鬱鬱枋梲未能磬其底蘊耳

等暘樓詩稿序

孟舉之詩神骨清逸而有光艷著語驚人讀者每目瞷而心蕩如觀閻立本李伯時畫天神仙官旌幢劍珮駿鸞之飾震慴爲非世有然不敢有所睥睨爲非其類也

凡爲詩文者其初必卓犖崖異縱而騰踔絢爛數變而不可捉搦久之刊落愈老愈精自然而成今孟舉方當卓犖崖異與騰踔絢爛之間固宜其驚人如此所謂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孟舉正須問其稱意何如昔人耳人知我而驚不知我亦驚直不可以此介意也桓譚侯芭不足以知揚雄而待韓愈知之李翺皇甫湜不足以知韓愈而待歐陽修知之若李白杜甫之詩則又近自甫時之韓愈知之宋人因而師承焉今人又未之知也然則惟作者而後能知作者自古爲然而作者之出也或駢肩而生或數百年一二千年而生其同時無其人則必待之數百年一二千年而後生焉足以爲吾之長而攻吾之短此其吾之所懸畏而托命者也目前紛紛廣坐長麈拈黑道白如土蠓野馬其不足與於斯也明矣而今人祇筆藻墨方以此曹之喜憎爲是非所謂未有長卿一句賀王一字而罵阮籍爲老兵宋玉爲罪人殊可劇嘆也歸有光曰王世貞爲妄庸巨子世貞曰妄則有之庸則未也有光曰未有妄而不庸者歸之文至今可傳以其意中能無此巨子也今天下之巨子其出世貞下又不知幾何使吾之所爲爲其所稱嘆則必爲古與後之作者所唾罵矣爲其所嗤訛則必爲古與後之作者所抉摘矣爲其所屏棄不復置目然後必爲古與後之作者所笑覗莫逆耳今孟舉雖不爲所喜而猶爲所驚怪其於作者尚未知何如也然孟舉進方鋭將數變而不可捉搦以底于成則其驚怪益甚其爲屏棄不復置目終所必至願在孟舉能卒不以此曹介意否耳陸務觀曰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未爲詩余愛誦此翰自咎平生言距陽明而熟讀陽明處不自撿束正坐陽明無忌憚之病爲詩恨偶盛唐而未離聲律兩騎夾帶猶爲所牽挽思欲進古人所待于後甚遠不及汲有求於今世者心知其甚難然不敢不與孟舉同屬之也

詩文雖小技然作者胸中必各具一副不可磨滅本領豈妄庸巨子所能知耶故學者但當求稱意如昔人耳不必以土蠓野馬之喜憎爲是非也

櫟園焚餘序

吾友吳孟舉歸自燕亟稱周雪客之賢也余至金陵因見之則孟舉之言信相得驩甚雪客汝悉出其翁櫟園詩文曰先子于喪亂顛躓之後舉平生所作畀之東炬此其流傳于知交而某收羅得之者也故名曰焚餘而吾子試序焉予謝不敏不能序大人先生文也雪客曰固知子雖然以某故也必序之余受讀而嘆曰子知櫟翁之所以焚乎知其焚而存之是也不知則益之焚也亦如其不存學客咸起曰何謂也曰古之人自焚其書者多矣有學問將變自傳其少作者有將發始得[illegible]

[illegible]

爲謂此不足以成名而去之者有刺促恐遺禍而滅者有感於二氏之說以文字爲障業者有論古過苛不敢自留敗闕者甚則有侮叛聖賢狂肆無忌自知不容於名教故奇其跡以駭俗而自文陋者其焚同而所以焚不同也今櫟園舉前後悉焚之未始以昔爲非也焚之後又未始不復作也其書又不觸忌諱不墮魔外窮愁焉以古之作者爲歸然則櫟園之所以焚又必有不同於古人者矣嗟乎櫟園以卓犖跌蕩之材夙負今聲天閑之上驅雲龍之腹尾也中州南國水委土附指元體于舟中醉正乎於座上望者以爲神仙不測其所屆也忽焉天地震盪劫灰晝飛猿鶴蟲沙蒼黃頹化湄乎痛定一時同學屢有存者宇內屈指櫟園巋然其一也雲擾萑廬豈異人任遍天下方乞宥歸于櫟園櫟園且取而煨燼之何歟兔園糞溲重自珍惜猶什襲緘藉況著作如櫟園非有所大不堪于中而然歟余是以惜其書不如悲其志也豪士壯年抱奇抗俗其氣方極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爲千里始驟不受勒于跬步躋忍遷就既有所建立比之腐儒鈍漢以布給終斂村庸固衰然不肖也及日暮途岐出狂濤險穴之餘精銷實落回顧壯心乞無一展有不如腐鈍村庸之俯仰自得者逝者

[illegible]

爲聲茹之難爲備極情與聲放之爭無生彼方思悲其身之爲快而況于詩文乎哉然則從其焚而焚之乎又不然焚者志也其不可焚者書也知其焚又知其不可焚使他日不自焚以得櫟園之所以焚是在雪客而已

南陽村白衣人序

序焚餘詩文足令泉下人通身汗下然正意却都在無字句處令人尋味而得真奇觀也

書不可焚因其焚而知其所以焚故不惜其書而悲其志當玩味末段意思深遠

東皐遺選序

吾友陸雯若既沒四年其家於故簏得其評選歷科程墨稿一卷授呂子補緝成集嗣子少未悉始末也爲序而歸之曰此不足以成雯若名然其心志皆欲之所存不可沒也自萬曆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爲事天下化之士爭爲社而以復社爲東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訖於浙一大淵藪也浙之社不一皆郡邑自爲其合十餘郡爲徵會者莫盛吾兄季臣與諸子所主之澄社已卯以後季臣應徵辟詣京師不復徵會四方予時年十三因與從子約同里孫爽子度王卿浩卿若餘子爲徵書壬午冬浩卿乃糾雯若來會予之交雯若始此凡社必選刻文字以爲囮媒自周鍾張溥吳應箕楊廷樞錢禧周立勳陳子龍徐孚遠之屬皆以選文行天下選與社例相爲表裏雯若於是與同社有壬午符書臨雲之選選自此始也始之社也以氣節以文字以門第世講互爲標榜然猶修名檢畏清議案驗皁白故社分而不分及是則士習益浮薄傾險一社之中旋自摶軋鋤頸相當曲直無所坐於是郡邑必有數社每社又必有異同細如絲髮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復相顧塗遇宴會引避不揖拜者咸起於爭牛耳奪選席販夫牧豬皆結伴刊文請壹爭道而不避社與選至是一變而大亂予叔任遂支石薇葉一聯雯若諸友之所爲雯若爲人警敏而才能高氣銳喜任事而樂多友故人人牽挽以爲私己雯若固汎應焉而道愈廣也雖狙選詭合亦欣然忘宿物而靡就之然新故遠近之間終不能偏愜則羣忌恚以爲異己排詆益急雯若意不堪出而求之兩海虎林間當是時吳中選事漸闌而浙風方競張耳陳餘同得名者也外論優耳而劣餘耳竟佩印收麾下而餘漁獵澤中甚怨之遇一得以報耳遇雯若則大喜結驩無不至雯若遂其意[illegible]身許之倘蕩衝冒耳不勝怒二路而驟吳會之士莫不奉約束無肯讀耳之書者雯若之名大震於是耳之黨拔幽指劇骨致死於雯若而向之會壁垓下者又嫉其聲之赫也而還攻之雯若舉足左右咎責隨至刀瘡箭瘢穿穴脅脊轉鬭不休以死而耳餘之怨反解矣雯若晚益厭苦乃北抵燕南泝襄漢思一豁其湮塞磊塊之氣歸而架精舍於東皐積書其中意眞止此哉其止此命也歐陽永叔悲蘇子美之被擊意不在子美予獨悲天下之擊雯若者意專在雯若也今者社事禁絕已久狺吽抵觸之徒皆席豐貲盜虛譽遨遊當塗爾雝嚌

獨受若至今被譏訶吹索爲人謝過釋罪之具尤可歎
也雖然以一布衣壇坫東南者十餘年短箋四出清流
奔走畫舫珠殺川注雲浮龍山虎丘西湖東塔茗谿語
水之間市庸婦女猶能指其燕集之處述其輿從管絃
供飲館帳之盛自復澄以來未之有也及其狐落江湖
望鐵腸一第以塞黨人志亦卑甚可哀乃天故靳之讀
其書者黃口小兒俯拾應仕而要若竟以藍衫歛矣誇
焰雖息光芒何懲篝火兩徵飆青路黑颯然歎息之聲
其魂魄猶依此書也金沙婁東雲間當其盛東皋獨盛
其衰天豈以受若結社事之業乎何摧之甚也嗟乎

其可悲也夫同里呂某序

極力揮灑爲死友吐氣沈魂滯魄當解散一空 谷 江歙
雄深勁悍直逼西京昔友歷啾擬法爾仍之

東皋遺選舊序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
傳師以是授子復爲父弟復爲師以傳授子弟者無不
以躁進獵取爲事躁進獵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
則斷無出於庸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性相近習
相遠子弟之初爲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者曰此轉若
不合此語若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太高此一字尚
句未經諸貴人用凡室中有光頭線裝書一切戒勿觀
朝而鋤夕而燒薙之不至於庸惡陋劣焉不止米幾而
揣摩成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聞之先輩大家研窮聖

賢之書浸淫於古文字不知墨幾丸退筆幾籠敗紙廢
稿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今之圈鹿欄牛胎毛尚濕詞
弄之無抄仿套數朝塗而夕就矣羣謂某某已如法將
必售則果如若言其所謂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
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鬭光頭線裝書者大約未必售售
亦離離如曉星輒曰其人數偶耳嗚呼何其言若符券
也人之愛其子弟則期之以聖賢或爲名臣豪傑最下
亦不失爲文章之雄何至突梯滑稽驅之使與雞鶩爭
等吾讀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爲拜塵黃
門出贅尚書吹噓侍郎而已故其言曰制舉業之於科

目猶門門之有棖楔也門啟斯楔之耳且君之欲人斯門也何爲也哉爲其美官也爲其多得錢也然則其視舉業也猶之乎穿窬之有鍬鍤盜侠之有斧匕耳排其闥發其秘藏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又何棖楔之有程子曰子弟忠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書勿令其作文字古之人以聖賢之學爲學故其視文字也猶糠粃糟魄爲魔其玩物而溺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粃糟魄矣豈皆學聖賢之學者與人未有不戀其妻若子者矣而遊方之外者吸光景練精炁以離坎爲壻精以嬰胎爲孕育其視棄妻子直敝屣耳精注者無不與然

然而文信侯亦能之故一妻子也或敝屣之以度世或敝屣之以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淵也哉今天下之輕視夫文字也亦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爲恥曰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腴而已程子曰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爲伊傅周召然而聞此說也則聾啞而笑矣魏收引據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爲糠粃糟魄也哉其視四書五經亦猶博士之於漢書焉爾謂其中有吾所當致知而力行者焉則又聾啞而笑耳以故學究之支離

傾薄之荒僻佛老異端之說浸潤陷溺焉而不知其非比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矣然非眞知傳註之有切於已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特以時尚為耳科條焉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則今日可以爲傳註者明之日復可以爲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既壞之心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猶根株而求華實塞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哉天下明知爲庸惡陋劣而不顧者謂挾其術無不應也蒲伏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得力之處以爲枕秘僥倖苟竊之徒鼓其空腹妄爲

大言至汚極鄙鄭重而授之如長史右軍筆法戒其子弟雖千金弗傳矣然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眞才人恐亦不肯爲且至此）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困頭場屋間不能自振亦復稍稍爲之故一省飭名之士幾及萬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不顧如法者數十人而已餘擾擾數千皆所謂如法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顧如法者榜必有數人焉離立於其間此數人者殆天所（此謂）以扶斯文於不墜乎然世卒謂如法者獲多故雖屢受（轉許太過）鍛刖而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千人中而得數十人焉不顧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焉其如多寡之

許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
人得黜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貴
乎庸惡陋劣者謂挾其術無不應耳而亦有幸不幸焉
吾又何樂乎為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常賢科目
無常遇其人當[illegible]遇雖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何
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綠裝書而不能禁其為遇苟不
肯遇雖庸惡陋劣極揣摩如法而不能強其為遇人知
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字與讀文字之心皆
不出於釣聲利弋身家之腴然後視文字也重重則[illegible]
褻之說根於心而廉恥之道迫於外雖日揵而[illegible]

惡陋劣也不可得矣雖然以[illegible]腐儒之力與億萬[illegible]
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況其躁進躐取之法更有
出於文字外也

此為重利達而輕視文字者說法若聖賢之學則內
外本末自有輕重緩急之序雖不輕視文字亦豈肯
溺志於詞章耶讀者須理會先生立言之意非但欲
人不做庸惡陋劣文字已也

選大題序

一春為風雨所收筆床研匣皆黴溜不可近書帙狼藉
几案間堆積如亂雲胸徑湮鬱任其縱橫弗理也有客
排戶携新貴人書及諸名家選本凡若干卷屬與受若
共詮次之時方悶久思一暢所蓄即取筆為塗竄數藝
客竊睨視焉則多世所欣賞者也輙大驚徐請問曰商
之鼎周之彝卣識者咨嗟歎絕許直百萬實不與一錢
吾見凡三年矣吾吳人鼓鑄朝葬而夕就淬以藥法罨
之成五色斑駁陸離為若水若土若汞若漆若灰之所
侵蝕則如墨如銀如綠沉如翡翠如丹砂如蠅如瓜皮
蕉葉安石榴如火炳包漿渾脫雲雷蟠螭款識凸凹無

不精好千年之色成千頃刻其所為人故目擊之而目
售千百枚故曰三年不嚮矣一日賣千僞顧先生其謝
商周而法吳鑄也余閣筆而應曰夷光鄭旦耕者見而
忘犁鉏覩無鹽宿瘤則未有不卻之者惟妍醜無異形
故好惡無倒置也而客曰不妻妻必夷光鄭旦天下鰥
欲死故天下之愛夷光鄭旦與愛無鹽宿瘤等千載以
來知已皆不再得而邯鄲市妝綵至相競則無不顛狂
而顧妃焉者何也淫行多而真好色者寡故雖有夷光
鄭旦與無鹽宿瘤皆雜沓於綵堊之中而莫之辨也且

余估也估不善計美惡而雅計多寡今一城邑間凡讀書者百則買書讀者三分百之一貧不能具直者富不妄費者而假錄讀者併直而共製者亦三分百之一其一則竟無須書矣凡買書者百其讀中下書者半強中下且不能讀者半弱讀最上書者百之一二耳然一二中又且有貧不能具直者而假錄讀者併直而共製者更傲岸不屑污一顧者幾無須書矣而吾估紛然食指繁夥無不待舉火於讀書者三之一奈何舍九十餘人之所欲得而求售於未必售之一二也余曰是未易爲若道也人必不爲習俗所移而後可以移習俗淇豈[illegible]歌華周之哭匹夫婦也而足以變一國哀樂之節其猜深而法善耶情雖深不能使金鐵木石爲感泣法雖善不能使環飛蠉息詰磔鉤輸者變音而諧調焉無他所本無也若夫哀而哭樂而歌此人心之所自有也哭焉而悲歌焉而肉好亦人心之所自有也自有之而不迫得忽有人焉舉吾心所有者而發於聲聲成文變成方令聞者欷歔霑巾不能仰視或背决及髮或目瞯舌屈而無聲息或激越飛揚而盪魂魄搖心神動血氣余[illegible]不知夫歌哭之至於是也於是乎凡爲哭焉思悲凡爲歌焉思肉好不期於霸而歌者皆霸不期于梁之妻而哭者皆梁之妻矣若是者匹夫匹婦不能變一國也其變一國卽一國之自爲變也兄乎理義者心之所同然而文采節奏又理義之所自出傳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人性之無不善而有爲者皆至道也又何有於傳註之顯句字之末而不足覊程朱駕韓歐哉夢使天下曉然于中正之途而詖淫邪遁[illegible]作胥天下讀最上之書子方棄僞而求眞汰惡而反美之不暇而又慮夫百中之一二也耶咨起謝曰如先生言利乃益多又不獨在估也

情深法善古今文章之妙總不出此四字。[illegible]謂先生爲文絕無依傍如此種怪怪奇奇雖遁似昌黎而氣骨高古本領深厚並非昌黎所能及可謂知言

五科程墨觀略序

自開闢至今茲其爲文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　其爲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有腐儒焉欲起而一之必有腐儒焉起而爭之又必有腐儒焉起而調劑之夫其一之爭之調劑之是皆爲變所驅而不能用變者也善用變者有可變有不可變予天下以可變而予之以不可變可變者文不可變者理今夫烟波雲氣斯天地之至奇且幻者也然求烟波於汚池觀雲氣於阜其爲奇與幻者無有也故觀雲氣者必嶽麓求烟波者必江湖夫江湖嶽麓自開闢至不可億

而天下且以爲荒忽怪異莫奇且幻於此此非烟波雲氣之力哉然烟波不能自爲起滅而雲氣不能自爲卷舒則皆江湖嶽麓之自爲奇幻而已烟波雲氣可變而嶽麓江湖必不可變文之有理則猶江湖嶽麓也其有文則烟波雲氣也以至變之文傳不變之理雖開闢至不可億　其爲文無不可定况數科乎哉顧文運之變每視文理之勝負爲盛衰理勝於文則極治平則盛文勝則衰純乎文則亂自治而盛也文運長自衰而亂也文運促成弘以上制科之文理勝之文也嘉隆之間文與理平之文也萬曆以至啟禎則文勝與純乎文之文

也其變也如四時然寒而燠肅而和風馳而電掣即吾操筆落紙時已迅逝而不可留蓋無瞬息不變也乃自開闢至不可億　其爲春秋者如是其爲冬夏者如是然則非變也復也復所以爲變也是以歲之冬也必復而爲春必不復而爲秋爲夏可知也則文運之亂必復而爲治必不復而爲衰爲盛可知也天下曰文已復古然而非復也變也何則今所復者當成弘之前而不當隆曆之下也朱子曰高祖文帝詔令只三數句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嘉祐以前其文極拙而詞氣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嗚呼此真文運之極治哉今忽復

是乎故曰非復也然澤者變而爲清藴者變而爲正蕪怪者變而爲醇雅震震然知文之必本於理殆將以開文運之復乎由此進之使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書燦然復明于天下如二儀五緯經天羅次而不息庶幾猶及見成弘以上歟乃一之爭之調劑之者方且習訓詁之說𧨏空虛浮滑之調謂若者守溪若者震川若者昆湖荆川思泉嗚呼使數君子者在今日其爲文又不知其何若也乃舍不可變之理而刻畫可變之文是猶去嶽麓離江湖而求所謂烟波雲氣而且執繪之雲氣塑之烟波謂開闢以至不可億　凡爲烟波雲氣者

嘗如是也悲夫是爲腐儒而已矣
可變者文不可變者理知以理爲主而不徒事乎文之變斯善用變而不爲變所驅矣腐儒一切皆反是故反復引喻以著明之而論文之能事幾無復進于是者

秋崖族兄六十序

辛丑三月予過廣山社豆村莊蒙史先生府八十辰在重九之後請以數言壽先生先生曰子休矣壽余者無過以吾家彭祖爲徵子郊吾祖以雉羹饗帝帝封彭城而不知其遭讒出之禍流離四戎百有餘年若此之播遷也且溺水蹈火幾墊溺焉十日並出憂燒灼焉九嬰封豨窫窳檮杌之徒憂踐履抵突焉雖其受壽永多終八百年內亭升平歌殿豫軒眉瞻腹開口而笑者固無幾也此漆園後生睥睨寘靈笑我祖之以久特聞者而予謂我願之乎予謝曰誠如先生言此非上壽時願也先生力自愛以副宇內望歸不數日而得姚江族兄秋崖書屣以乞言小引蓋秋崖兄今年甲子周辰亦在重九後東國名鉅無不構詩文爲祝者而吾兄意未嘗也又走書數百里命細子豈頌禱揚美之辭猶有所未備與錄未山之說推之壽錢氏者之必以彭城亦猶壽吾家者之必以蒲州也蒲州當武宗之時兩舉進士不第潦倒驢背聞已得度世術匕刀圭餌丹藥鍊精葆神至於今不化隱見湘潭岳鄂汴淮吳越之墟言長生家必以爲宗然吾數其後未四十年遺金甌之難區宇糜爛又五十餘年而陰山微種開門揖盜燕雲以南無復人理

數不半百五朝八姓十主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酷
也采德不長東龍于耶律西竄于拓跋完顏蒙古相繼
甘人磨牙吮血腥聞過百年是蒲州所閱歷固有倍徙
于彭城者兄彭城之八百有盡而蒲州之長生無窮則
變亂之奇自今日以迄不可摧潏抑又烈矣湘潭岳鄂
下淮吳越之墟耳斷継大日斷樊堙蒲州時一過之狐
狸叫嘷巖鼠夾跡城郭如故寂無人聲依回四顧獨自
愁苦其爲漆園之所笑者又不啻垂天之于枋榆也是
雖伯陽奉書子喬進藥與蒲州同不朽吾兄豈爲之識
然則吾兄之所欲言可知已夙負奇氣博聞強識游

籍無所不窺而不得一讀東觀藏書依泊塵沙所畜泄
益奇其所遇合益落既當天地反覆思有所樹立而不
可得今且老矣猶日手一編孜孜矻矻與古人較量得
失月斜覩景忽忽有所不樂則浮大白以驅之醉醒而
吟吟倦復醉所作詩古文辭又累陸及牛腰矣此其意
豈屑與今日浮華之子假聲律摭詞句以文其俗陋者
鬪葬華木槿之觀哉誠欲使天下知今日江南尚有行
年六十而志不衰學益進爲呂秋崖其人者吾道不孤
凡爲男子當如是矣又何必假緱山之桃乞安期之棗
爲吾兄祝也耶是則吾兄之乞言與蒙叟謝客小殷情

同而致異也細子敢不亟稱之以爲壽
借荒怪之說寫感憤之情真古今有數奇文不獨爲
壽序開生面也

題錢湘靈和陶詩

和陶始東坡山谷稱其出處不同氣味相似此山谷阿所好耳氣味那得似淵明有所不可者也東坡無所不可者也平生沾沾于升沉得喪之際鬱勃輪囷孤憤懟恨一變而爲禪悅爲神仙方伎爲任俠爲滑稽爲飲酒近婦人爲排闔縱橫之說以無所不可爲達正有大不達者存也其和陶也游戲韻脚亦無所不可中之一耳後人沿而和焉是又刻東坡之舟也然吾特一人焉爲張北山北山當德祐以後徵書至門遠遁瀾倒如平仲文海幼清子昂諸人皆不能自立獨北山堅拒欲蹈海大布衣終其身可謂得義熙之志矣和陶雖在東坡後而有所不可即居東坡前可也自餘和者皆非和陶乃和蘇耳虞山湘靈作嬰壓窮旋返自然澡雪氛垢怏然可無遺憾殆天所以成其和陶乎宜不得比東坡之達也讀其詩寄托高遠脫棄纓紱其於古人固有曠世合節者矣獨其於有無不可之間爲陶乎爲蘇乎認得淵明千古意南山經雨更蒼然此在湘靈自勘之余固不能辨也

尚論古人識高於頂警醒湘靈意更深切讀者玩索有得當不屑爲東坡一流人物矣

書黃葵陽稿目後

右先外大父學士葵陽先生文稿年遠散軼據陳百史五十大家本僅三十餘首後四世孫栢如從友人處得十許首又從桐鄉錢茗城得其婿翁姚兆若所藏本十許首最後四世孫稿出舊刻宦稿訂正数首共五十八首而諸改墨爲程者不與焉按先生文凡三變初爲渾灝踔厲驚世之文嘉靖辛酉甲子間風氣冗弱茅菁靡望先生與同里趙玉虹獨勉爲古學救之以精鍊典則會隆慶改元釐正文體遂以第一人舉于鄉辛未後文體復振皆先生力也庚寅歸里與門生子弟論學深造倦而文益簡淡高遠今集中所載多後兩變作也海內過其門者無不成名士如會稽陶望齡晉陽王濟初華亭董其昌同郡朱國祚陳懿典袁黃諸公所陶鑄甚衆先生初入翰林爲館課輙傾其曹同館雖前輩無敢雁行而先生又嚴峻好直言遂爲時貴所忌萬曆戊子主順天試取王錫爵子衡爲榜首第十名李鴻又申時行之婿也言者遂以攻先生下廷臣覆試至再諸生文皆如格事乃白然先生遂自劾求斥慰留再四疏十上竟告疾歸先是丁丑會試張居正欲以子嗣修相屬先生堅避不入簾爲江陵所銜以故久不遷夫不肯趨附焉

灼之江陵而私調停畏葸之太倉長洲固有以知其不然也然先生終拂衣不起絕無顧戀營冀之情其名節自重如此竊論先生之文上軼嘉靖以前之迂蕪下截萬曆以下之俚怪酌乎古不入乎時三百年文運之正中極盛也編修時疏正文體謂必先端士風士風倒瀾欲正無繇因陳六事曰去浮靡止奔競明是非禁祓諛禁黨錮禁清談啓禎閒事無不灼見嗚呼識得行其言豈止文字無末流之禍哉外孫呂留良謹識[illegible]

婁陽亦文人之雄然其可傳於後世者卻是能[illegible]節自重篇中特爲提出

讀選凡例二則

文體之敝也由選手而選手之敝也由蒙師時文法度之最淺近者如破承之貴簡切而高渾也小講之虛涵而勿盡也提筆之得脈而勿痕跡也提比之籠繳而勿急也小比之點次老鍊也中股之開合切實也後股之推廓而不倭泛也過文之宜反宜正緩急合度也結比之有餘勇也掉尾之力勁而有別趣也一句之當拆發也全章數節之剪裁有要也半段半句之當縮咽得氣也過脉叠句之當上瞻下顧而實做本位也連斷許[illegible]之不可混也兩截對扇之各有定議也立柱分股之[illegible]

可合掌也布局命意之不可複叠也此宜童子試筆時講明久矣而今之巨公皆犯之選家實歉之蓋今之選家亦今之蒙師之弟子也則豈非蒙師罪哉昔者盛時[illegible]大家嚴重師坐皆不惜厚幣豐養致敬盡禮以聘名宿爲師者亦自力學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糊中之牛撫有數金館穀若項王弄印刓敝視箸承吾意者與之亦如其僱工然不患其無有也爲師者因各營館監以求進既得之則婴婿順旨諂事弟子爾縫及乎僮僕以是爲固館之術然且有攫而摘之者其價日以賤其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衆或戢謂二千五百人爲師

其徒數十人非徒少可爲師多益人人皆可爲師也師既
如是見文之尚博有本者猶不能句讀音釋講解則必
力求空疎活套之書以爲業使其徒從之處而已可免讀
於是乎空疎活套之選本得以盛然湖日於其間亦無人
不可爲選手也選坐館師生選文體遂極敝而不可返
文體猶小者也使古來讀書種子於是乎斷絕天下者
材美質於是乎無成苟且弃蔑之習深而人心風俗於
是乎大壞彼蒙師選手不過爲一身一家衣食計耳仍
不意禍變之至此極也今縱不能驟還於古願畢此論
文者取淺近法度共講明之其爲文也亦必取資於經

經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作者如程畏齋之分年讀書法
考古之學范成法具在可倣而行也余嘗謂五方言語
唔唱百里殊風無一同者獨乞兒爹孋之聲音天下無
二今文萬喙雷同猶此聲耳士能忧他人之我先退然
惟陳言之務去苟力行之後有作者起必來取法是爲
作者師也。程子曰今之學有三而異端不與焉一曰訓
詁一文章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絕於天下即文章
訓詁皆不可名學獨存者異端耳昔所謂文章蘇王之
類也訓詁則鄭孔之類也今有其人乎故曰不可名學
也而有目附於訓詁者則講章是也儒者正學自朱子

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究張再傳益失其真
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晦師說不止異證一人也自退
講章之派日煩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惟異端與講章
犄互勝負而已異端之徒率指講章爲程朱而所爲儒
者亦自以爲吾儒之學不過如此語雖夸大意實疑儒
故講章諸名宿其晚年皆歸於禪學然則講章者寔異
端之涉廣爲彼驅除難耳故曰獨存異端也永樂間
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靖難殺戮殆盡僅存胡廣
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摭掇多與傳註相
戾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襲通義[illegible]

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
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
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餘緒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
非世余謂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而關陝陳
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竊聲倩之所欲流起而
決其藩樊聰明向上之士喜其立論之高而自悔其舊
說之陋無不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背攻朱註爲事
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
者之爲講章也近來坊間盛行本子淺陋更甚又有割
改各刻愈出愈謬然且家估戶習取其簡便穢惡既極

勢不得不變變則必將復出於異端此有心吾道者之所深憂而疾首也朱子教人但涵泳白文有未得而後看本註看註未得而後看疏問今當依之爲法以朱註爲主無論新舊蒲草一切勿泥即大全中亦但看程朱之言其餘諸儒合於註者取之否則闕之如此則進可以求儒者之學退亦不失爲古之訓詁或庶乎其可也

賑飢議

賑飢之法莫善于散米而莫不善于施粥莫善于各里散米而莫不善于城市籠統散米各里散米之善何如施粥止可及近里之人十里以外多不能及即數里以內人其藏府筋骨已爲飢餓所敗欲其朝夕歸力既不堪況竟日止此一粥而奔馳往返數日之內即使不倒施粥亦必轉填溝壑至於罷癃老羸之斷不能出而登粥者又不必言矣散米則皆安居而受賑其善一散粥必多人料理徒飽此曹私其情親養其傭僕有賬散之弊有偷竊之弊有添水之弊有宿餿之弊又甚者與之費有此二項計米一石飢民所食不過三五斗散若省此賑米足供三倍其善二城市遊閒無賴皆得預飽鄉愚瀕死之民安能與爭強者或數處重餐弱者或後時空返不公不均無從核理散米則按籍分給即無重餐亦無空返其善三一家有幾口吃粥必須齊出此只消卑幼一名持票赴領全家皆得安業且近見喫粥婦女出頭露面有志者羞泣可憐愚稚者習成無恥甚至執役之夜心綽趣亡命之調笑擠挨言之足令髮豎散米則皆得全其禮節又可不廢女紅其善四然此猶小者也救目前之性命當救將來之性命救將來貧民

之性命即救將來凡民之性命葢目前之性命在口食而將來之性命在農桑若施粥之法無論如從前諸弊民不沾恩即使奉行盡善飢民人人受惠日日飽餐至城市之中朝出暮還如此不消一月田地誰爲耕鉏禾苗誰爲種穫目前飢民終作餓殍即目前不飢之民亦同歸於盡矣惟各里散米則僅費頃刻之支領仍不曠逐日之工程農安於畎畝婦安于機紝無曠土無流民有無相濟則情厚死徙不出則俗淳其善五況飢民窮散而不宜聚宜靜而不宜動日喧闐于闤闠更有隱憂何如帖然于村落間乎其善六城市散米似乎米多易濟然鄉民走領數合之米往還過午餓腸難支必不能持歸炊煮不過于城市即換餅餌或買飯肆些須之米所買幾何不足一飽則反不如施粥矣各里散給則無是患其善七籠統賑施人戶難稽應領而不得領不應領而多領弊端蠭生惟各里造冊自賑則鄰里熟悉真僞難欺必無不均不公之病其善八城市賑施必每日領給此則或五日一給十日一給半月一給廿日一給一月一給俱可遲速之期視米之多寡難易爲準但以五日十日爲佳葢五日以下則太頻而勞十日以外則總結米多飢民恐有不知撙節者前去後空　反致飢

殍不可不爲之節制也其善九所賑之米雖止數合然十日五日總結不致甚少其人仍可藉生活以佐益之則全家皆霑實惠矣其善十或疑此止救土著而不救流亡不知流亡之在地方深足爲害其中狡黠頑或竊爲不良或成羣萑苻往往坐此況被災之處財力艱難飽一流亡必餒一土著夫此之流亡即彼之土著也但使各州縣各鄉圖舉行此法各賑其土著安得復有流亡即有流亡回故鄉有米可賑誰樂爲流離異域之人乎其流歸而就賑矣是不救流亡正所以救流亡也近見東三縣不被災之處流民羣聚當事紳士捐米賑濟自還不人用心然飢民傳聞皆相率奔赴流亡益多初意賑之遣還其如所賑有限既不足爲路糧而後至者衆則又轉生覬望不思歸亦不能歸究竟不保其生轉死他鄉者多矣不災之處徒費財粟無益于流民被災之處田地蕪荒將來之憂更大是流亡之因救而愈甚不可以不察也不若此法通行直救流亡之根源如隣封豐熟仁人君子肯博其施則竟彙集錢穀持赴被災之地分助其地之不能賑者此尤活人之實德也其善十一此法既行人不出鄉又可佐以興作之事各里之中巨室長者或疏鑿或築造皆可以活人其里中公役則高鄰

宜濬河浜低鄉宜築圩岸有產之家計畝措出升合既以活人又可爲己業無窮之利若當事推擴此義爲力尤大即如吾邑官塘大河自松老橋至石門高橋四十里間河道淤淺故潦則易溢旱則易涸若乘荒時挑濬與可爲語溪萬世之澤也其法每工食米一升更給一升爲工値使足以養其全家則存活者衆矣其普十二

此即致堂賑饑莫要乎近其人之意也看他用意周匝立法盡善處直是無絲毫滲漏非王佐之才詎能辦此○直起直收綱領條目井井不亂以文字論亦古今無兩

元祐三黨

漢以上無黨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代有黨漢晉唐宋之盛也無黨而其敗而亡也代有黨天下於是乎罪黨之爲禍也烈矣哉然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宦侍者非黨而氣節黨跋扈者非黨而淸流黨傾險者非黨而正直黨其所謂黨人者類皆吾之所欣慕者也其以黨之名加人者類皆吾之所疾惡者也天下而罪黨將罪其所謂黨人者乎抑罪其以黨之名加人者乎故曰黨也者小人中君子以危國家之名也夫君子與小人其不並立也若陰陽然此長則彼消兩生則我死故聖之聖人不戒於羣陰壯盛之時而戒于一陰初生之候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姤之初遯之二聖人皆有危慮焉明乎小人之退不盡其道必至于否剝窮陰而後已故君子小人競進則君子必日疎小人必日密其始也君子以小人攻小人幸而勝所用之小人轉而攻君子幸而不勝則又以君子攻君子至以君子攻君子而君子無不退小人無不進矣然所謂君子者或爲累朝之所顧命或爲人主之所深知或爲朝野之所倚重即攻之未必退退之未必盡也小人曰吾中之以黨名則雖累朝之顧命而不足恃雖人主之深知而不

能留雖朝野之脩重而不敢救于是乎黨之爲禍益深
淫流漫而不可止君子於此成不朽國家以此成敗亡
吁可畏哉熙豐之間王呂之黨芽蘖而進海宇洶湧莫
不炊齒而甘心焉而熙豐無黨名哲宗之初聖母在上
羣賢在下始之以司馬繼之以呂范其經筵則程氏之
道德也其內翰則蘇氏之文章也其輔相則劉王之政
事也此數公者其於君子小人何居也然而元祐名黨
矣嗚呼黨之爲黨果何如哉蓋熙豐諸人閼鬱于下欲
入肝髓日窺何間隙以求得志於是陽附於君子之門
而陰構夫黨錮之禍洛朔蜀之名成而熙豐之黨遂泯

或曰三黨之名蓋諸君子互相譖毀而戕賊乎熙豐宿
有焉吾嘗讀程蘇之書矣其議不合非無黑白之迹是
非之分也然究未嘗以黨相目且諸君子不以黨加於
熙豐之間而以黨加于垂簾之際一何惑也若曰蔣[illegible]
黨者爲之也此正熙豐諸人所謂陽附而陰構者矣張
商英之在元祐也上詩求進諛佞無耻而紹聖之乞毀
碑者商英也周秩之爲博士也親定謚號自附正人而
紹聖之乞斲棺鞭尸者秩也子瞻之黜英州也全臺劾
其先是制詞多訕謗語范公曰言者皆當時御史何不
即納忠而今乃奏耶由是觀之紹符之黨人元祐之黨

人也元祐之黨人熙豐之黨人也洛朔蜀諸公又何與
焉然則此數公者皆無可議者乎曰此則有辨伊川先
生之於宋也猶其有泰宗兩耀也登高者望之以爲表
處闇者依之以爲明萬古長夜望之以爲昏旦若蘇氏
兄弟特文章之雄耳楊康國之言曰其學爲儀秦其文
爲縱橫揣闔無安靜理用之又一安石也此可謂知蘇
者矣夫使荊公當日無神宗之遇備位制誥中若[illegible]
騁文辭更不幸遷徙炎荒窮海之鄉鬱鬱不得志以其
所欲爲立言以垂不朽後世讀其書恭其爲人如[illegible]
呂爲不知其敗壞滅裂如今日也而且相與[illegible]

用使三代帝王之治不復見于後世豈不重歎哉荊公
不幸而見用於神宗而首惡于熙豐子瞻幸而不見用
於神宗而垂美於元祐而要之爲內翰則有餘爲宰相
則不足子瞻之與荊公一也不然王雱欲斬韓富之頭
以行新法荊公悚然曰女誤矣荊公以異己之敵猶知
韓富之不可非子瞻以同類之賢而不知伊川之不可
毀以此乘時在位其於進賢退不肖何如也范公九年
之奏曰當時臺諫如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等皆素服頤
之經術故不知者指爲頤黨則洛之與朔固未嘗有嫌
釁之事又安得有分黨之名哉唯蘇氏以歌哭[illegible]之

瑣節開過於伊川之門使熙豐諸小人得乘其間而散
入於其中出其虫鼠之技轉相搯擊以黨之名中洛朔
而即以黨之名中蜀以成紹符建中之禍而予贈不知
也昔人有言朔自守之兵也洛應敵之兵也蜀侵勝之
兵也由是言之其閧鬬而掛盜者非蘇氏也甚矣以蘇
氏爲非君子也則又不可夫蘇氏特其學未醇耳其才
剛毅明決風生而樹立竄逐窮荒而愛君忠國之思百
折而不可磨滅豈若後世齷齪細儒于依正類操戈矛
于堂弄雲雨于手其智出熙豐下哉且熙豐諸人變窮
毒出以構君子流其身籍其家追奪其爵號羅織其黨
務其得計殊甚也然腐儒稚子讀數寸之史輙唾罵而
恚恨之不置而程之道德蘇之文章王劉之政事長存
天地間者因黨名而益著黨顧何累於君子哉且使天
下之爲經筵者至于程爲內翰者至於蘇爲輔相者至
于王劉諸子而曰黨人也然則人主將日求黨人而師
之友之臣之之不暇而又何罪焉故曰元祐非黨也豈
惟元祐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之所謂黨者皆非黨
也然則無黨者乎曰否以黨之名加人中君子以危國
家者皆黨也

或以此爲先生少作觀其判斷分明無一語含糊恐

非精于義者亦不能道其隻字

丘震生筆說

山谷老人曰良工為筆其擇毫也猶郭泰論士然毫以兎兎次羊次狸又次以輔之以兎最貴必雜以羊狸輔之以稱收中材也然是物也終日握而不敢卒無損乎擇毫之道則最貴多與有工焉聚糅而束縛之參以羊狸宣毫為衣固儼然毫也於是乎牯蛤蒸獲狸毛鼠鬚鷄翎之族則皆得起而亂毫毫又無如何也然而其工則賤矣若上丘震生蓄精於擇毫者於南國知書善屬文之士無不歷歷能指其名真子季夏過予袖尺幅云欲遍於其所文指名者余謂此曹方為世所謗惑未能子且弗去然丘子既請擇毫又能恭知書善屬文者其無愧為工之有道矣知天下之不為兼與羊狸者於丘子又有神合也書以泉其行且一一致語

毿指柔 妙手脫尤無形有劍役人如麻何須百煉

游戲自在道 長年蒙柔華丁撥棹有何老子大悟於焚

豕珠囊坐北室 暗隔竊聚差作膓落落不落落生夜光貞不若一

姥胎髮胡 西抹東塗奈何為姿獨不見黃口小兒鼓髖

金僕姑 翻身向天卻射雲中委羽何紛紛

無心散草 不立文字指揮如意天花墮地

一翦落 秋風震翻草枯眼疾為君前驅百不失一

小梯媒 為神智課何如雲大野不見黑頭人又以猶天下

横行 起赤城流丹猶殘竟陵

神鶴 振飛摩蒼天貴不拃一錢

賣獎文

東莊有今友四爲四明鷓鴣黃二晦橋李麗山農黃復仲桐鄉安山尔辟始明州鼓峯高旦中四友遠不相識而東莊皆識之東莊貧或不舉晨爨四友又貧過東莊獨鼓峯差與埒而有一母四兄弟一友六子一妾乃以生產枝梧其家而以醫食其一友友爲鷓鴣也鷓鴣貧十倍東莊而又有一母五子二新婦一妾居剡中化安山有屋三間深一丈濶纔三十餘步牀竈書籍家人抵伏其中烈日霜雪風雨流水遶攻其外絕火動及旬摒室中至不能啼號鼓峯雖以醫食之不給也而與東莊

石玩好之性喜璽印章結搆撫摹秦漢間作南唐風書法或摹松雪朱文筆法高雅可愛至其精論六書則斯邈俗吏范脉古法殆不可與語東莊謂賣此頗可得飽腹謀之鼓峯云鷓鴣技不止此若其可以玩世者則又善畫畫李思訓趙伯駒二家法精致微妙出是亦可得錢因憶吾黃山農[illegible]小楷南北尤妙董巨神理下筆秀潤生動直案元四家於腕下麗農固自秘郡人亦無識者年少[illegible]子女數十人有子之妾四麗農少壯故[illegible]不堪[illegible]遺者環坐戶外輒傷哭欲自引絕[illegible]又欲然[illegible]鄰不復德也

吾友賣畫此當與結伴而鷓鴣意又欲賣文與詩謂此事可吾輩共計耳然吾姊丈辟始淵源程朱所作文不減歐九爲雜著小品奇詭要眇淳蓄出入蒙莊史遷昌黎間而獨不喜作詩是亦有不能共計者顧其人別無藝能於經紀爲尤拙隨意至友人處坐講今古竟日不倦其家具食食之否亦論難泉湧了不知饑便至昏黑家有二幼子一弱女早喪母惟一房老與俱則腸鳴如雷矣桐鄉人皆以爲癡行且饑欲死出其長但文耳而其文又可傳而不可賣鷓鴣曰姑試之安必其無一遇也因約辟始竟賣文餘友共賣文與書詩麗農鷓鴣

賣書鷓鴣東莊共賣篆刻東莊獨賣字鼓峯撚髯曰終不令予單行鼓峯小楷類樂毅論及東方朔像贊行書逼米海岳間追顏尚書於是鼓峯東莊共賣字既以自食且以食友約成草於吳孟舉之尋暢樓孟舉書畫故奇艶涉筆成趣得天然第一謂吾手獨不堪賣耶然如子家不貧何曰請以字佐鼓峯東莊以畫佐鷓鴣麗農吾出藝而諸君共收其直可乎衆曰幸甚東莊乃脫稿而屬孟舉書

以奇人爲奇事必有奇文以傳無怪其無一語之不奇也

反賣藝文

吳子作賣藝文錢牧齋見而歎曰昔之西園畫記也今
爲汝社許劍錄玉山草堂雅集矣剡中黎洲先生德冰
摯拳獨立排拓二百年之詩文以九流百家之術無不
貫穿予欲廣賣藝文以位先生而以吳自牧之詩畫算
數聲音之技附之鍾山民部黃半非射山陛辛齋聞之
喜而見過黃民部者亦賣文字自作駢語小引久不見
售辛齋則思賣而無件於是皆欲寄賣於吾文更有一
二循例請附者則不之許也有傳黎洲爲人作賣藝文
引用爲例曰子恣甚坐而黎洲道廣耶予曰不然必待

爲言之也未幾黎洲寄示此文果以狗故人之子遂請
者又一例也或又曰子之徒蚤夥矣某郡若某某某鄉
若某某皆援例賣藝方以子爲貨殖之祖可無虞其孤
另而難行也已有工挾薦牘請見曰某某致語東莊工
甚精幸厚遇之庶幾賣藝初意予始怪且笑已復自痛
其立說不善害一至於斯也季布髡鉗子胥鼓簫相如
滌器豫州種菜結髮柴桑乞食中散力鍛步兵哭喪織
屨醫履賣薪補鍋之徒趣有所託而志有所逃不極其
辱身賤行不止也然未聞人奴市乞擔糞踏歌操作之
賤工有竊僕於諸子者且吾經年不見一買主而賣之

却故此豈敢旦括短長趨時變爭長落者哉富家費吝
待金錢按吾文價以請此不直吾友一笑也何則藝固
不可賣可賣者非藝東莊諸人以不賣爲賣者也且吾
寧與人奴市乞擔糞踏歌操作之賤工伍耳人出丐取
之下而欲假藝於豪賢此人奴市乞輩之所不爲者今
有人墮落坎壈灰頭炭盤沿門號索其唾罵不顧者常
也雖不能餉而歎憫焉長者也從而摹傚其形狀以爲
嬉戲者此輕薄兒無人心者耳夫至沿門號索而猶不
免於輕薄者之嬉戲予之所以滋悔也因與黎洲盻鵠
哉澤孟舉自牧約不復賣藝爲一例聲始已得會所賣

不賣俱無與焉一例麗晨半非辛齋仔沉客路勢不能
自止竟假嬉戲亦不暇計也聽其自賣爲一例嗚呼知
予之賣藝也非術奇則其不賣也亦非高價以絕物吾
知後之哀其賣者又不如哀其不賣者之痛深也

賢豪賣藝皆以不賣爲賣者也而假篡一流輒思擬
臂其間是真欲以高名爲奇貨矣篇中痛斥此輩足
令古今賣藝者一齊稱快

客坐私告

某所最畏者有三一曰貴人夙遭多難震官府之威今夢見猶悸故雖平生交契一登仕途即不敢復近非過爲揀擇也心有恐懼習久性成耳對官僕如伍伯也捧大字書帖即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福堂也二曰名士向苦社盟之水火今喜此風衰息矣而變相旁出尤不可方物如選家論時藝雜賓談經濟尊宿說詩古文講師爭理學遊客敘聲氣方技托知鑒介紹彼皆有所求耳接與不接總獲譽尤每晨起默禱但願此數公無一見及即終日大幸也三曰僧生平畏僧甚于[illegible]猰尤畏宗門之僧惟苦節文人托迹此中者則心甚愛之然邇年以來頗見托迹者開堂說法諂事大官即就此中求富貴利達方悟其托迹時原不爲此則可畏更過于僧矣又有九不能一曰寫字本不善書比苦痔瘍去血久筋脈顫振并失其故矣二曰行醫靈蘭之旨向未之讀也因家人病久醫友盤桓粗識數方間與新契論列遂爲謬許得譏遠邇今三年之中兒喪女夭冢婦暴亡身患藏毒淋漓支綴其能事可覩矣且年未五十鬚白齒墮聾疾一發卧起洗滌非人不便頹然一廢物豈能提囊行市耶三曰酬應詩文少孤失業又無師授不知行文之法每苦有情不能自達况應酬無情之言乎四曰批評朋友著作性不善諛而時尚所宗未展卷帙先須料簡諛詞又須揣合其意如曰惟公不好諛者乃佳其苦甚于夏畦五曰借書所寶惜者惟此而友人借去輒不肯見還所謂借者一癡還者一癡也當永以爲鑒但欲依鈔書社例各抄所有之書相易則可六曰薦牘凡人投帮各有誼分標榜樹私乃門戶中籠絡之術吾懲而固安能爲此至醫關人命師累生徒尤不敢妄舉况有言不信亦無可舉處七曰晏會病不能久坐優劇素所痛惡賭奕爭墩多致生釁皆其所不堪况[illegible]貨財之會親知嫌隙大約開于貨財而銀會事非一[illegible]必期非一日吾見始終無言者鮮矣况力寔不勝其能免乎凡有告急但諒己力所及有則贈之無則辭焉若必以會相強及居間借當之屬斷然不能九曰與講會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何講之有凡此三畏九不能朋友間有知其大半者有知其一二者有全不知者但一不知而觸焉必因之得罪矣故不敢不布

壬子除夕節

吾自晉浦江鄭義門規範即慨然慕之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爲法于一家可傳于後世我未之能逮也願與吾子孫共存此志期于必成度其規制法度之全勢不能猝備當以漸爲之而其根本大要不可緩者有四先與妻子諸婦立約相勉其共聽焉

一曰敬順凡爲妻者必敬順其夫爲子者必敬順父母爲弟妹者必敬順兄嫂及姊爲姪者必敬順伯叔爲幼婦者必敬順長婦如此則孝弟之道成矣中心敬順外間言語呼揖行坐作爲無不敬順卽如行坐一節吾欲見兄立而弟自坐夫立而妻自坐長婦立而幼婦自坐傲然自由毫不肅恭起立此雖小節寔卽不敬順之心所發也今後推此戒之

一曰無私大凡人家分爭兄弟不和其端必始於妯娌婦人小見只要自好自管後來自做私房不知你要自好誰人肯讓你獨好一人要便宜大家要便宜一人存私大家去存私自然兄弟不和不能同居矣我今日告視諸子媳婦第一要斷絕此一點惡念頭不可分此疆彼界一應器物大家用大家收拾愛惜有僮婢大家使喚大家教訓照管飲食大家分嘗大家收藏出客凡貨財產業一進一出必稟命於尊長不得擅自主張若有欺父母瞞公婆私藏器物私造飲食私護僮婢私置田產私放花利私自借債做會等此是第一不孝查出卽行重責離逐大凡妯娌不睦必有小人從中搬鬭是非其所以搬鬭者皆因此疆彼界各房人各要獻媚于家主說別房不好以見其忠家主反道他護家曲爲庇護以致不解今大家不分爾我便永無此弊或有言語可疑便當告之尊長登時對會明白不可存留胸中此等自無所容其奸矣

一曰勤儉每日雖無大事必要早起晏眠家長尤當早眠早起誰敢貪懶上人早起晏眠下必誰敢貪懶早起晏眠一日抵兩日吾目中所見敗家子破落戶無不晏起早眠者不可不戒也至於勤而不儉雖有亦立盡子孫繁多衣食艱難今當事事節縮如食不必兼味衣用紬布勿好綾羅緞殺及金珠無益之物

一曰去邪凡聽信邪說則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必無恩情必無禮義師尼老佛誘引唆鬬其害無窮布施騙財乃其小者也今吾家子孫婦女不論老少不許燒香念佛并不許喫觀音三官準提斗七等齋僧尼老佛不許往來凡一應冠昏喪祭行禮不許用僧道及陰陽禁忌

阿婆經妄言禍福果自然邪不勝正和氣致祥矣其共
聽而勉行之壬子除夕趾齋老人書

戊午一日示諸子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如是故天下生日之可慶者不多有也不多有而慶之也乃至此終身不當慶之例也況文端云古者以八十為下壽近世乃有慶七十者文端嵩麿鬮人其言猶如此然則世俗縱不能行程子之說亦當俟七十以上乃可夫謂之慶者以其難得而得故足慶也使六十以下而慶焉是以宜短命詛之也非慶也此六十以下不當慶之例也然此皆泛論也在吾今日則更有所不可者吾遺腹孤也父喪四月而始生匪

拋之日即發哀麻生母抱孤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三歲而嫂亡已而出嗣為姚祖妣相繼奄棄十三歲未生母又卒母年僅三十七耳計自始生至十五歲未曾脫衰絰視他兒衣錦繡曳朱履如哀鳥之不易得人世孤苦無以加此每一追憶未嘗不心傷涕溢也平生未曾一會親朋奉觴拜二人壽而身受子女族屬姻戚交遊之娛樂每年不能及四十而幸已之五十為榮以父喪母哭之日為置酒張樂之辰其可乎不可哉謂吾遭多難厥宗幾覆今幸而為不食之果斯可慶也若是則其不可也滋甚人固有以生為喜者亦有重於生者

以生爲重吾幾當死而不死則自戌亥以後無日不宜
慶也何待五十如其有重於生也則偷息一日一日之
恥也世有君子聞之日夫夫也何爲至今不死也則吾
隱藏于鉄斂又何慶之有故爲吾計誰有閉門深匿以
木葉蔽身以泥水亂跡如世間未嘗有我者斯得耳使
以辱身苟活者爲賢而慶之將置夫年不滿三十義不
顧門戶潛服飛首以遂其志義者于何地也此吾終身
不當慶之義又有異乎他人者而六十以下之例又其
小而不必言者也然此言不可告於親朋不得已援世
俗避生之例俗之避也以明謙其下者以借費賀者

所不惜謙亦無所謙聊以釋吾上下之痛而已凡親朋
以壽盒祝儀來者慎勿受雖以此得罪勿顧也汝等見
長者但叩頭辭謝且稟白吾語云良辰佳趣村酒對花
奉諸先生杖履之歡正復有日尚必沾沾此除觸其惡
緒而益其愁尤哉諒諸先生愛我且熟其禪辭必不怪
也

先生生於憂患之中其生平所深痛而不忍言者略
見於此亦足以知其至性過人矣

硯銘

團硯

放翁詩富貴淡知大面圓旦中與余同瘦削爲
其感於斯也戲斵團硯以廣之銘曰
彼圓者面此團者硯硯之圓尚可磨也面之圓不可爲
也

旦中曰方中何也又銘銘曰
言可孫也心匪石不可轉也砥礪廉隅是故惡夫圓也

風字硯

於爾身謹所自於爾家期不墜於邦國視民志維戢

及畫字亦從中分習氣息相吹八方異謀能動風之義

半月硯

文昌斗七半月形稀疏分明六箇星白雞綠酒禱不靈
何如此硯通神明君試求之勝星精

蟲蛀硯

端石有鸜鵒眼蟢血黃臕胭絡黃龍涎金砂
紅翡翠皆下岩之驗蟲蛀其一皆謂之鑽蝕
云皆石之病俗論也石無是奇文異質乃病耳

但上岩亦有之枯潤美醜判然不同當有真偽之辨矣孟舉此石真水坑蛀更嶢刹可愛因斵面銘之曰

措書不句寶硯不汚間過日月日天地蠧此何蟲斯尚有文字金石之墓爬羅剔鋑寢食開鑄蟲哉蠧哉吾甚慚乎蟲蛀

仇池洞天硯

東坡有奇石曰仇池取老杜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之語也是硯有穴達背若洞然足與坡石同寶卽用銘焉

圜硯

勿謂涯小放乎尾閭勿謂穴小可以通車迷陽郤曲吾將安趨空明一點萬靈所都不用而塞于洞何居

晦作圜硯四正豐顛胍稜圭角磨之不刓坤也而乾是爲大圜大圜周天小圜轉丸周天道也轉丸巧也剛德中正斯天下之表也

不滿硯

硯落角名不滿銘曰

地不滿東南天不滿西朔富不滿仁義士不滿口腹不可滿者志不能滿者福入而滿必敗器而滿必撲曰如其所以學然後不足長存不滿意是之謂自救

雙柱硯

天目生來雙柱長中間不合落平洋南龍盡處人誰記五百年應續紫陽

仿子瞻東井硯

法南海之文章辨西蜀之權衡白日青天水湧山出庶幾乎正學齋之希直

井田硯

亦有村莊亦有經籍出田田甫入田田尺禮耕義種學耨仁穫合耦誰與吾菑吾石陳修耀耿爾勤斯倉

又

朱子張子買田井溝思以一區經界九州志則不遂遺我大憂三代可復守在甸丘揆文奮武于此焉求

力田硯

張子謂余我輩今日雖倒溝壑有三種食得之則生失喫不得請問其目朱門上客綠林中人及耆知識變相雖殊不義則一矯節高名苟且凡百充類至盡禽獸其實我聞懓然背縶流濕屈指目前幾人未必何以免此其惟力穡曰余不能寧耕片石子曰詩云載脉請乞賣畫傭書猶自食力餓死事小無忝硯側

蟾腹硯

蝦蟆食月蟲食蟾蜍蠹蟲盡蝕復圓啼腹一刻流紫烟有光輪囷閃圜邊吁嗟么麽自絶天會于靈曜奚傷焉

陸冰修硯

石無奇色而何以刻余曰不然冰修之物耻齋琢之補斤妙質茹精吐華終古不蝕苟非其人雖有奇石燼爐炮灰無異瓦礫敬哉吾友永寶爾璧

錢一士硯

一士送粵香以硯索銘卽題四句十二字十七少之且以爲誰也考夫請益之因廣其意以

雜古四嫁子二易數字銘於是初止此者誰氏錢一士書破萬卷老將至何如坐聽郴州語張子命名考君志君曰一士士何事爲名士耶此石弊爲眞士耶此石棄

宇宙硯

四方上下往古來茲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耻齋硯

冰雪肌膚藐姑射近前面發桃花色琵琶半掩無人識翠袖牽蘿閒寒日三千年化爲石歸吾齋養耻德

流金紫玉硯

有不毀之玉無不流之金故不畏謗焰而畏無貞心有可流之金卽有可毀之玉故不貴英華而貴愼其獨

自題僧裝像贊

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謂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概謂之俗不系宗門不講義錄旣科唄之茫然亦戒律之難縛有妻有子喫酒喫肉奈何衲裰領方短髮頂禿儒者曰是殆異端釋者曰非吾眷屬咦東不到家西不巴宿何不袒裳以游裸鄉無乃下喬而入幽谷然雖如是且看末後一幅豎起拂子一喝曰咄嘮叨箇甚麽都是畫蛇加足

祭錢子與文

自黨禍之爲烈于天下也因知其中之無人惟閭梧而議定甦有如君之超然自拔于緇鄰吾邑葬氣之盛實開于崇禎之丑寅與江上之應要東之復雲間之幾連軫接武爲東林之後塵皆君與二三老友爬羅鉤結于里荷擔而脫巾渡錢塘探禹穴自江以東無不從君而得與于盤敦登草壇以虛聲相標榜而中朝河北遂抉神州以淸淪恭風流消散泣藏羿與隱鱗然君與門戶相終始而不爲其所埋湮方其盛也不得一第還身爵青雲與之樹私植援飽氣敵之炙熏及其衰落又[illegible]能借風昔名字之知如今日之遺民爲要路[illegible]落[illegible]或捉刀懷槧爲幕府之師賓最下則含乳乎南宗開堂賣拂此其家亦可以不貧奈何三尺之離數廿竿之竹斂影於九曲之村於是知君之志趣益迥絕於[illegible]淪[illegible]憶疇昔之周旋其與爲性命者左拍夫振公孖[illegible]而右抱予度季臣阮[illegible]子之云亡蘭摧蕙歎固一落而不能自振雖詠諧謾罵詭時玩世人皆以爲老狂而不知其淚假笑揮而血從醉吞也形不悴而傷神又何能久于人世之紛綸嗚呼哀哉過君小齋樹舊書存詣君令子孝友博聞冀斑荊於累世庶幾晉國之于長文君亦從

何非乎其凭几而歆此一觴

門戶中人物志節嶙然如予與者甚少先生謂其超然自拔於緇磷可以不愧

祭董雨舟文

百年幾半舊友無幾老鍵如公奈何復爾去冬詣余滿血如瓔雜無所苦中菲時洋余聞瞻驚如非佳事然與公談吳鑠可喜謂當偶然不復推㨾豈期公命竟殞於此憶年十七追逐亂始余毀厥家公妙頻齒經營岀澤運絡首尾塵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凍龍沉蛇返鄉里風波肆盪扞蔽縫彌閱余多難門戶傾圯於骨丹開委曲善處艇了一葉前山漾裏狂濤屋高舟獻其底公自持橈力盡得艤余坐浸中度曲不已公恚問余此豈歌所余遽應公不歌亦死相與大笑猥衣藏郵公詰晉還棋

日復詣是時對簿及期廻避衆講必爽雜進讒誣余兄疑沮逡遽無主余決無它請立表㬚正爭訟問雨舟至矣二人同心大約如是公每舉之以戒諸子諸子從遊名業日起公愛埭溪園鄢陽塢余買妙山亦築風雨二老風流短衣莅屐兩家子弟教之一體提携壺榼咏詩習禮可樵可農不失初旨此有何奇而天不許哀哉雨舟世豈復有言無不合事無不理雄才明略吾今誰語憑筵一哭心傷無序嗚呼尚饗

董公一代偉人與先生心相契處原非世俗所能知篇中特舉約信之小者以槩其餘頗極文章變化法

新之妙

哭自牧吳契兄親家文

茫茫九區我知者誰曰君一人而又如斯與君相知壬辰之歲笑䚕莫逆不解所謂自此迄今二十六年其交益親若未覯然始而藝術繼而文章久之攜手維闥之堂我行不掩君不我非言之不擇亦不我疑所以然者非由私好信其平生必更有道云每見過無論請益遊戲笑言亦必有得嗚呼至此豈誠然乎君之好善舉世所無波及我者皆君之有取之不足反恋我離憶辛亥秋大麻舟中米鹽絮語驟驚不同鬪胡從得勿恢我告君曰無他卽子之教十五年前受迹思錄如嚼木札苾

口不屬比來讀之分外有味時執一條不能舍棄數君篤學益畏益親七年之間富有日新嗟彼義襲徒事表襮眞醇內積肅雖敦瞻流俗覩君猶夫人耳察及幾微昔賢有幾器重道遠方期共肩何圖中路屣矍踰單斯文將喪逆天者亡何有於君而得久長顧我逆天死反得後知我不材君賢加又嗚呼已矣吾骸吾生廣廣横衞凉凉獨行有疑焉析有知焉質頭舉觸棖口張挂壁知交戀我大槩因醫救君不能學鑒奚爲哀哉自牧賢門之表豈惟賢門東南絕少我子君女失賴如何此猶私痛悼道實多川竭復流哲萎難再我悲孰知英靈畏

痛知已之難得詞意極悲惋中間極力表章自牧善

於爲學尤令讀者想見其爲人

隆德令贈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費公墓誌銘

仕宦之獨尊進士也不知始於何年至於國難士而進士之權有餘烈其師生同榜世次蔓衍遍天下蟠結深固故進之捷退之難其聲譽易起有詿誤亦經營易復雖至失職敗節猶能飾罪爲功顚倒朝廷之刑賞而自舉貢以下則反是雖有高行偉烈曾不敢與爲比倒爲故艾千子謂舉人官至府同知便爲入閣憒進士之黨也而其中則又有門戶之黨雖以進士之尊也亦必由乎此凡入於黨者亦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詿誤易復雖失職敗節可飾罪爲功而其力并可顚倒是非[illegible]

非其不入于黨者則又反是焉乃其不入黨者則又有二黨有陰有陽有正有邪其翻覆傾軋勢必有消有長當消長之交大位者必有危禍于是黠者出焉曰吾汙兩者皆不與混混默默善事上官分積寸累潛致崇階質陰用陰邪之力而又不爲陰邪所累蓋其術又狡矣進雖不捷退之實難亦能完聲譽免詿誤飾罪爲功以顚倒是非刑賞而其爲迂拙自守誠不知有所謂黨者則又反是焉嗚呼仕宦之難至于此士之欲自樹立而出不由進士仕不入門戶以迂拙守官死封疆而無聞焉如隆德令華陽費公者豈不又甚難者歟按公名密

方守礪英華陽其號也世居邑之某　里祖某　父
公爲仲子未弱冠補邑生萬曆癸卯舉于鄉年且三十矣又七躓公車以母老且病冀及祿養不得已遂謁選爲而丁母憂服闋授江西上高令公自以一榜起家思以治行自奮而不善爲逢迎結納之術居數年無異聲旋以滿事註議謫江西按察司經歷時公有門人秉銓政者或勸公通委曲可亟復且得美地公笑而不應崇禎五年冬乃起補陝西平涼之隆德秦地自延綏寇亂蹂躪無完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以斬免守土者率望風解散嘗救於樞要天子亦

倘久將罪不在小臣也而寬之多得不死於是行間不戰郡縣不守賊益橫行無所阻是年春秦將曹文詔楊嘉謨等始屢戰而勝有西濠虎四隴州諸捷賊黨可天飛獨行狼不沾泥混天猴紅軍友等相繼擒斬秦中得少休息公至治急招流亡繕城郭勸農設賑民賴以安然秦寇散在楚蜀者日復充斥乃以延撫陳奇瑜總督五省撫諸軍追賊賊盡竄入漢興間方賊之在楚豫也廣衍四潰撲之實難今逼入嶮山窮坂之中自春及夏大雨連月弓脫馬斃進不得食退無所奔突環諸省之兵窺之賊之滅可待也賊魁李自成因與安之車箱峽窘不得出行眾乞降奇瑜私於楚撫輕賊不足平且與大功之速成也許而縱之賊出棧道即與眾叛盜合掠破州縣勢不可制而秦患復熾矣賊分爲二支一犇平涼陽一趨鄜郛益原衝突飄忽臨鞏平涼所在不支公間募亟募其未集而防守把總王珍先遁賊破靜寧州閏八月二十九日以城無兵衛遂陷賊執公脅金掠其署大失望其首號信王者詫曰窮如是其好官耶縛不殺先是公遣僕丸書求救于固原道陸夢龍陸報公堅守且日親帥兵至卻爲賊所得即分賊擊截覆於六盤山陸至陷伏中軍衛爲二力戰而死

創矣無完膚陸與公同年友也賊返城遂害公公挺立受刃腰脛皆穿穴以死固原失事聞天子愍悼命查鄭死事者秦撫練國事疏報含糊謂公被傷不知所及再命覈核乃得公死狀聞者憫之卒以中無黨助且王珍懼罪賄中樞求脫反誣公城守謀疏故僅贈公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而逃將獨得不誅悲夫公于上高善自潔不必降爲慕爲祿而善爲謀也亦不與隆德之難難及難矣當時有遁賊者棄城遁者賄賊以免者其法甚多皆可不必死也而公竟歷坎壈于此此則所謂公之迂公之拙也然使公成進士爲冀人得此一死以張

大之朝野相引爲重其迂且拙又爭傳爲奇節矣然則
公之不幸在不成進士爲寓人耳非迂拙之累公公之
累迂拙也公死後十年而京師失守士大夫相率迎拜
旋轉取富貴黨論互爲塗飾闖門者樞臣也而曰舉義
投名受職賊敗乃死也而曰殉節勸進賊廷敗歸伏誅
也而曰黨禍天下既亡刑賞罔無從問而宇宙之是非
亦任其顛倒如是而莫之正以彼視公公眞可以不必
死者耳然而公寧以死守其職又不得厚卹朝論泯然
清議亦莫爲辨死後數十年事往世移益少稱述之者
柩在草間子孫貧不能葬號於里左至此而後公之延

拙乃盡則世以迂拙爲仕宦之戒焉亦其宜也吾友吳
孫皋之振門而悲之曰公故吾舅也公孫婦又吾姊姊
早沒吾幼無阿焉其忍終暴公而使之湮滅乎乃具甎
埴治灰石召圬者襄其子孫後公死四十九年而得葬
于其居之偏而以敘銘屬余公子　婦又余表女兄
也義不得以不文辭公配施氏有賢識能相公生　子
皆祔葬左右孫　亦以其生壙文爲銘曰
宜然乎不必然世所爲權不盡然而然吁公之賢死固
人之所難豈輕責乎名臣而重與小官久而不剝封茲
鄉棺

贊公忠義大節雖不得厚卹于當時而數十年後得
此誌銘亦不啻榮于華袞矣至篇中序公履歷艱難
而有明一代敗亡之故亦即了然言下則又非龍門
之筆不能有此力量

從子進忠墓誌銘

君名進忠字集思行二邑宦化理人曾祖煐淮國儀賓尚南城郡主祖元學黎呂令祖妣孺人郭氏父茂夏夏官郎妣宜人包氏生母聶氏君生崇禎甲戌二月十日為人沉毅雋辯善飲喜讀書每以一尊一卷默坐竟夜忘寐居家循禮法不為外習所移而志與境左坎壈鬱幽丁酉十月十九日嘔血以卒僅年二十有四配王氏生子二長懿行娶梁氏次懿謀娶許氏女一名文來字孫女一尚幼乙卯正月庚申祔葬父兆之右銘曰

而貌之毿然而氣之薾然而情誼之蔚然而胡年壽之

歘然是殆不知其然而不得不然其長發乎茲丘之鬱然

集思志士也其生平盡五六十字中固當以奇創銘詞傳之

從子婦孫氏墓誌銘

余仲兄性豪宕於儒釋不甚辨卒之日忽以文字一幅授余令勿作佛事余受命終喪未嘗用浮屠法凡俗禮之出於彼說者悉罷之家人以遺命故不敢有他然意未協也兄之第五子名奇忠頗能文矣而病痼妻孫氏余友子度爽之姪子雒涌之女也工銘皆殊衆年十幾歸奇忠奇忠病漸狂不可理婦視之惟謹遂勞鬱成瘵某年某月某日先奇忠卒卒前旬日與其父訣父彌送謂女少夭夫子既病廢女又無所生室中物固路遺耳蓋多作佛事以資他生福婦領之家人皆以為宜然

強起坐請余往訣曰婦且死吾父憐之甚令作佛事此不可也大人昔有成命尚未信于後人豈得以婦故亂家法使大人之命由婦廢乎昨不欲拂父意耳恐婦死家人且以為詞敬請翁主其事証婦言以謝婦父余歎曰爾賢如是然得無疑怨乎曰婦於此不疑也又何怨所怨者命不永負諸大人耳余不覺泫然為起曰爾誠賢誠苦命不永雖然爾勿怨也人生脩短榮悴以古今觀之直瞬睫間耳雖脩且榮竟同盡何足慕者今爾明于禮合于道義能承余兄志使後此子子孫孫援孫氏毋訓為法即此數言既永不死矣且爾不聞諸庸下

婦人乎第知自私利哉溺邪說悖舅姑之教輕棄夫子
當其生時人理滅久矣雖倖長年享豐盛卒爲宗黨嗤
笑鄉鄰不知愛歎以今思之此與犬豕何異哉然則爾
固未嘗短且悖而彼亦未嘗終未嘗榮也又何怨之有
余且誌爾墓記斯語以不忘婦爽然起躬越數日乃卒
又幾年辛酉季冬某日祔葬于先兄之墓左嗚呼惜哉
義當與銘銘曰
紛彼男士雖與論嗟爾幼婦何所聞善成正訓貽子孫
命不可續賢永存視我此碣信不湮

巾幗中有此奇人愧殺多少讀書識字秀才宜其得
此佳文以垂不朽

從孫琦墓誌銘

君名琦字瀨山原名懿脩以應試更今名初讀書塾師
甲部不契舉子業因學將略鈴策則嗜不倦年十五即
善騎射雖羸弱不健兒歎爲不多也爲人細小精果結束
支架無不驍駿年十七補邑庠武生丙午秋馳較萬人
圍場釆呼如雷知與不知爭識之榜發爲有力敚去省
下爲之騰憤至己酉乃舉于鄉尤喜控悍馬嘗騎入市
忽奔逸人仆君攬轡逸過力稍猛顛旋從尻尾躍而登
時馬騁颷迅見者以爲神然自是傷其脅俞不覺而愚
成矣明年乃病瘍疊又决其要創口竟不合逾三年遂

卒蓋甲寅正月六日也距生庚寅年十二月七日得年
二十有五其仁孝性成郎抱痾累歲執人子禮益謹父
偶值微疾必躬親侍不父常曰汝傷甚勿爾也君不爲
勞倦及病革忽命褻覽博儒服服之問家人曰何如曰
甚都顧其婦曰欲我如是矣乃知褻所處殆非其好也
早從力學明大義其爲語止此且死之忽也惜哉妻陸
氏曾祖元蕃太學生祖諷良父嶽杏俱邑諸生母陸氏
以甲寅十月丙辰祔葬官村祖墓之側銘曰
才耶命耶教耶性耶奮發者其志而杌者其病耶夫焉
知全歸於是者非幸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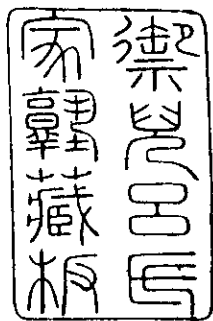
天生貧豪不幸短命而死為誌銘者却以全歸於是
為幸爲悲痛不忍言

呂晚邨先生論文彙鈔不分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五十三年呂氏家塾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晚邨先生論文彙鈔
禦兒呂氏家塾藏板

呂晚邨先生論文彙鈔

凡三百二條

吾鄉呂晚邨太翁先生倡明理學其微言大義往往散見于文評門人清溪陳大始先生纂成四書講義有志之士皆知尊信折衷可謂盛矣而論文之法惜無有彙而録之者識者不無遺憾焉鏾自束髮讀先生書蓋嘗留心記憶今年春三月先生之曾姪孫程先景初過鏾蝸廬相與商輯論

文以惠後學夫學者得講義以明理復得論文以知法理法兼備行文無不宜之矣因彙集天蓋樓諸刻蒐羅掇拾共得三百餘條以為講義外書語多雜見不便分類稍以所論古今先後綱領節目第其次序令語意相承首尾貫串雖未敢謂無遺漏之虞而於先生論文之要旨大略備矣蓋昔者講義之集專以發明書理而設今者是書之編祗及於行文之法而止使學者

誠能反覆涵泳于其中而更沉潛體會乎講義之精理則議論識見知其必有異於尋常者矣是書與講義謂其實相表裏焉可也刻既成爰記其所以採輯之意於簡端

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夏六月三日同里姻家後學生曹鏾謹書

程子曰今之學有三而異端不與焉一訓詁一文章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絕於天下即文章訓詁皆不可名學獨存異端耳昔所謂文章蘇王之類也訓詁則鄭孔之類也今有其人乎故曰不可名學也而又有自附於訓詁者則講章是也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

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惟異端與講章角互勝負而已異端之徒遂指講章為程朱而所為儒者亦自以為吾儒之學不過如此語雖夸大意實疑餒故講章諸名宿其晚年皆歸於禪學然則講章者實異端之涉廣為彼驅除難耳故曰獨存異端也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為靖難殺戮殆盡壓存胡廣楊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摭掇多與傳註相謬戾

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襲道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餘緒下適足為異端之所笑非此余謂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窺群情之所欲流起而抉其籬樊聰明向上之士喜其立論之高而自悔其舊說之陋無不翕然

歸之隆萬以後遂以攻背朱註為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為講章也近來坊間盛行本子淺陋更甚又有增改各刻愈出愈謬然且家咕戶嗶取其簡便穢惡既極勢不得不變變則必將復出於異端此有心吾道者之所深憂而疾首也朱子教人但涵泳白文有未得而後看本註看註未得而後看或問今當依之為法以本註為主無論新舊講章一切弗泥卽

大全中。亦。但。看。程。朱。之言。其餘諸儒。合於註者取之。否則闕之。如此則進可以求儒者之學。退亦不失為古之訓詁。或庶乎其可也。

朱子集註字字秤停而下。無毫髮之憾。故雖虛字語助念去似不着緊要者。思之其妙無窮。憑人改換一二字。便弊病百出。乃知其已至聖處也。惟歸震川先生行文。見得此意。其至平極淡處。都從道理千鎚百錬而出。不但人不能為。亦不能知矣。

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止是鶻突不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

洪永之文質樸簡重。氣象潤遠。有不欲求工之意此大圭清瑟也。成弘正三朝。猶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寶元和。宋之元祐元豐。蔑以加矣。嘉靖當盛極之時。瑰奇浩演。氣越出而不窮。然識者憂其難繼。隆慶辛未。復見弘正風規。至今稱之。文體之壞。其在萬曆乎。丁丑以前。猶屬雅製。庚辰令始限字。而氣格萎薾。癸未開軟媚之端。變徵已見。己丑得陶董中流一砥。而江河已下。不能留也。至於壬辰格用斷制。調用挑翻。凌駕攻劫。意見麗遝。矩矱先去矣。再變而乙未。則杜撰惡俗之謂。影響之理。剔弄之法。曰圓熟。曰機鋒。皆自古文章之所無。村豎學究。喜其淺陋。不必讀書稽古。遂傳為時文正宗。自此至天啓壬戌。咸以此得元魁。輾轉爛惡。勢無復之。於是甲乙之間。繼

以偽子偽經。鬼怪百出。令人作惡。崇禎朝加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漢唐宋文。發明經術理。雖未醇。文實近古。庚辰癸未。忽流為浮艷。而變亂不可為矣。此三百年升降之大略也。

先民精於理學。每自有發明。不由訓詁。却正得傳註之妙。自嘉隆以後。邪說浸灌。叛道反攻。若有發明。必悖程朱。又不如墨守之為愈近時名為遵註。實不明註義。但聲嘆幾箇註中

字樣。便自謂得法。作家蕪穢滿紙。此不特爲邪說所鄙笑。并訓詁老學究。亦嗤詘其不通矣。將來窮則必變。此一群枵腹撻舌之徒。豈能出二氏之手。其必折而入於邪說。可知。有心斯道者。其憂畏當何如也。

註。中字。字。實落。非。極。精細。人。不。能。依。註。體。貼。蓋其中義理辨析甚嚴。粗心者不肯講究。乃喜爲空玄儱侗之說。似乎高妙。若可解不可解。不必有研窮詳審之功。而坐躋顛頂。誰復反而爲其難者。此書理之終不可明。而文日趨於妄也。

先輩文見理的當。只是體會註意仔細。不從講章出身耳。從講章出身者。老死無通理。

先。輩。作。文。定。靠。註。註。所。有。者。必。不。略。所。無。者。必。不。增。此是古人敬謹樸實。有法度。有學識處。

古人文字造極只是細心靠實。無一句游移活蹴。此後人以爲不必然者。古人以爲非此不成文字。而後人試擬之。則又力疲神喪而不能至者也

先民不可及。只在精細老實處似乎板近。而其實高遠。若後人弄虛頭作稀奇事。乃先民之不屑汚齒頰者也

循章演句。討取虛神語氣。近日村裡教書坊間選手。三等秀才皆云云。何足以論學者之文乎。學者之文所見高卓。泚筆直達其所見。意盡而止。有所發明於經傳。裨益於後學。斯善矣。又何必虛神語氣之有乎。或曰時文自有

當然之則。公亦重言法矣。豈學者不當以法求乎。曰非謂可以無法也。法從理生。即虛神語氣。亦從理生。理不足而單論法。此時下之似法而非法也。理既足而法有未盡。此古人之所輕。而非其所不知不能也。昔歸太僕自謂作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騃然。然則古人用力之處。非今人之所知也明矣

秀才說道理做得極高妙。然試令返之胸中。決

自以爲未必然者也此便不是道理故不落
油花卽歸支離悶塞若説得出底卽是胸中
信得及底此外更有何奇先輩所争者只是
此箇境界耳

子曰辭達而已矣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人非
欲省文正爲文章家指出自古眞訣耳凡文
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
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規模
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圓熟活套其言

不文先不可謂之辭卽有成辭者亦不可謂
之達卽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
之辭達辭達有所以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
耶

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外二者
然看來求多於達外卽不知達之妙卽不能
爲達其實一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
達何嘗求多於達外然偏有許多隔壁間文
排場鬼話豈非不能達者必求多於達外乎

文章須得大頭腦則下面意理細曲處皆包貫
到從瑣碎支節尋湊合之法雖綳布成局不
能達也

有德者必有言八股與詩古文只體格異耳道
理文法非有異也言爲心聲書爲心畫古人
於嚬笑舉止是以窺人底裡況經營成章之
言乎故凡棄實而取虛棄勁而取柔棄古雅
而取熟爛棄樸直明白而取含糊輕巧皆病
中人心而事關氣運非細故也

今人作文皆不犯手做依樣畫葫蘆便謂得法
了事見有不討便宜字字實做者反笑以爲
走向拙路嗚呼做人而不肯犯手做者知其
必無好人做文而不肯犯手做者知其必無
好文嘗語子弟曰汝怕題目痛耶題目螫汝
手耶如何遮東掩西只討得一場没理會

凡文不肯正面實講只是道理不明講不出耳
乃生旁敲借擊詭僻宜法此不學者無聊之
術也後且反謂不宜正面實講豈不斷絕讀

書種子耶。

凡爲文欲求深一步者只爲不見本位耳見本位則不敢求深矣凡文多閒文做作者亦爲不見正意胡亂翻布若知正意之所在則做作便不是

文字撲實頭說得出卽見思學至之功若求仿套於爛冊子與撰新異於白肚皮未有能工者也

時手爲文只巴攬大話爲妙不知聖人之大不靠此大話擡舉也要尋大話便是不會見聖人大處論語中瑣瑣屑屑記載細事都是聖人全身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先輩只平平叙去而聖人之表裏已徹上徹下是之謂所見者大

增一分大樣閒話則少一分眞實了義故今人支蔓之詞先民非不能寔是用不着亦無許多閒工夫也

大凡說道理愛張大决不如愛平實平實之張大其大乃眞也

凡爲大言者其中無可大而假於言以大之吾正薄其不能大也按之有骨咀之有味又何歉乎大言

凡欲自文淵大强說入朝廷宮禁道理便有不足豈不帖帝王家文便不潤大耶正坐眼孔小耳

作論語題最難蓋聖人語中至味淺淡不得做作不得軒一分便亢輕一分便卑體貼融會不失尺寸纔讓作家耳

蘇東坡作昌黎廟碑久不下筆忽得二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以下便順勢疾書而就其作溫公碑云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後叙其畧一時遂以其文爲至古人於此用力不是練詞句尋議論正如畫像者必將其人形貌精神熟視於心目間所見既的忽然下筆乃能神肖今只於口鼻眉目較分

寸於衣摺着色求工巧雖模樣依稀畢竟非
其人也
論格者詳於排場關目矜才者盡於機勢橫流
若於題之要害無樸實頭本事則兩者總成
死法然所謂樸實頭本事非呆塡敷演幾句
詞語之謂也必於理實有所見信筆直達無
須假揑始得
作文可想見其人之胸懷體段韓子謂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有一分仁義見一分英華二者
有偏勝則其言有剛柔不能借不可掩也庸
人止流露浮僞圓融俗腸畸行者又多傲岸
過高之思惟端人正士其光明俊偉洋溢紙
墨閒雖圭角有未化精微有未盡所言不無
粗處則視所見之淺深所養之厚薄要非庸
流所能望矣
陳百史評歸震川舜明於庶物文云忝用易語
爲後人借徑作此題宜從虞書斟酌論議先
生曰用易語何害後人安能借徑易語於諸
經尤難用正苦人不肯借耳學者爲文自當
根本六經融會貫通而雜用之但問理合與
否熟於心而注於手汩汩然來足以發吾意
而不自知其爲何經乃佳若作此題必据此
書便是笨伯死法必無佳文矣此種議論最
淺鄙皆不會讀書人秘訣世間四書備考五
經類語等俚鄙不通之書所由來也
六經語惟易最難用亦無人敢用只震川荊川
能縱橫驅駕點金丹鑄寶器自具神仙鼎鑪
俗眼訶其卦名甚謂易不可用六經不可入
文乃反以村談市諢爲妙耶又云開後來習
套吾未見後來更有何人能如是用經者若
以妄塡易卦之不通而追論作者是以暴秦
燔書而罪及燧人白圭壑鄰而議連神禹也
總是不知其理而单論字眼則似兩先生與
不通者同其實自己不通耳
天下極奇極幻文字正在目前經傳中自具不
患手拙只患腹枵

用經用古全在自己開點得妙則頑鐵皆黃金
儘摭詞句以爲點染者反使黃金成頑鐵也
嘗謂昔日秀才難做近日忒易當時極陋劣秀
才巾箱中亦須抄經子古文摘段各一本史
學則王鳳洲再少則蘇紫溪諸理齋鑑各一
部學者猶鄙笑之今都不消得矣可嘆也
精乎理熟乎經馳縱乎古今文字之變化而後
能順心脫手快然出之而不疑天下之樂孰
過於是震川先生文每用六經成語如天造
地設而或且譏之嘗自謂也朱墨中用齟齬
不合勞苦不堪八字橫被醜詆丁未中庸位
育題文用山川鬼神莫不乂安鳥獸魚鼈莫
不咸若房考大剳批一粗字因嘆舉子剽竊
坊間熟爛語五經廿一史不知爲何物豈非
屆于所謂邑犬群吠吠所怪歟
大家文引用成語雖有異流誕詞然自我引用
又別自意義朱子講語亦時借二氏之言却
未嘗於理有弊病只看道理如何此不足爲
大家病也
艾千子每以後世事實語言不宜入四子口中
是也然議論警快處借用意理亦別見發明
正得史論之力聖賢實學原期貫串古今但
須無謬於題義耳若必字字要周朝口角恐
當時先無此排偶語氣矣
不窮世故之變不足以盡事理之變情形不真
意致便改文章高下傳與不傳亦在此耳
熟於史傳見古來之情形熟於世故見今人之
變態聖人作易作詩之妙亦只是此心此理
透明耳模寫到至處便是不朽文字
聖賢之道不外人情物理於此道得明快固也
第情理透矣而不本之聖學則情理愈透愈
流入百氏之術亦未爲得也蓋三代與後世
不獨規制景象不同其立心與議論迥乎天
淵之絕不可雜和也
只是人情事理透明爛熟下筆作文自然曲盡
世間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

覺首尾衡決手足無措是讀書時於處事接
物不去體驗書自書人自人不相關涉作文
亦只依樣葫蘆而已究竟含糊鶻突無益也
人品高者爛熟世故之言盡是看透義理之言
時手開口便露俗腸直是瞞人不得
秀才做時文亦即可打叠經濟能見其大自不
同經生家言程子所謂朞月三年皆當思其
作爲如何乃有益
今人讀書作文何嘗有所樂存焉只爲富貴利

達由此不得不然耳則是初上學時便已棄
絶天爵矣故先儒教人尋孔顔樂處
文之至者未有不動人者也其不動文未至也
文至矣情卒不動者其今之文人乎何故曰
其性與人殊但知文之能决科而不復有忠
孝也
讀文字至警切處須有箇悚動意便是時文秀
才也定有些身分若毫無志氣人裏外麻木
便日日講習聖賢至論也針劄不入況時文

乎
前輩論文謂神理亘古常新字句脫口成故今
以枯管枵腹襲取套詞若村學童描硃老弋
陽度曲淺陋雷同令人嘔吐若能發揮名理
而以古文氣骨行之神奇滅沒莫知端倪令
靡靡者欲襲而不可襲豈非絶代一快哉
艾千子評韋大力文云文至東漢愈排愈疎愈
整愈俚大力於時文恨未窺西京以上耳天
下不知有古文此腐儒之罪也天下知有古

文而不知辨西京之古東漢之古則亦近日
名人不讀書之罪也先生曰文之古在神理
不在辭句並不在排整散行間也自秦漢晋
魏六朝唐宋來皆有其美有其病豈得舉一
廢百哉千子之言似高實過善學古者多讀
書自會耳
昔人稱梅聖俞詩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梅
集只是清真刻削不着脂粉耳不着脂粉而
精采穠麗神氣生動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

其妙不傳矣

卽語言之下得見其人此是文章第一等妙處司馬遷爲史家之冠也只得此妙吾謂唐荆川從史漢得力正爲此也若他人學史漢止在叚落筆意詞句間摹擬形似從何處夢見古人哉

史記之妙只是摹寫情事逼眞口角形神都到而奇古在其中法度在其中非别尋奇古法度以爲摹寫也

太史公妙絕古今只精於排場耳排場出色則件件皆佳

看左傳國語公羊穀梁及史記漢書同叙一事各見妙筆此詳彼畧東漲西坍情事不殊境界各異此所謂化工手也

古文中能縮大爲小第一算公穀以短節促拍爲排場縹渺之勢令人讀之不覺其短促此公穀之妙也今人以刻仄尖纖爲公穀失之遠矣

學公穀須得其用意深細刻銳與筆法峭冷變遞處不徒摹肖其口角已也文字中自有此種妙境艾千子以爲蝸徑蚓穴終傷大雅則不足以極古今之能事矣

似拙氣而却有别趣見思致此種從公穀得來刻入深際躍出象表能傳言外之言開境外之境此種妙處源於莊叟而禪家竊之爲機鋒作用者也

筆情滉漾蹀躞而不能自止惟漆園老子有此狡獪耳

一種慨慷感嘆之情淋漓欲絕此風騷遺妙也東漢六朝間頗知踪跡又爲詞句所移降入柔靡後來一變而此妙失傳矣

戰國策之刻峭尖雋無秦人之雄厲則不大無漢人之寛閒渾浩流轉則氣脉不高深

文之峭崛者必少雄浩之槪其疎潤者又必無堅鍊之音此唐以後名家所不能兼也

古削出佛經語錄及後世子書講説非先秦以

上之古制則不貴耳看周秦文字乃知古制
之真妙也

冷語閒情做作入妙是韓詩說苑得趣文字

子長之文峻孟堅之文緩峻故變幻不測緩故
蘊蓄有神退之從峻出者也永叔學退之却
以緩得峻子固學永叔却純用其緩

有轉必束隨束即轉界限斬然而首尾迴旋照
顧是曾子固開架法度

昌黎作文奇奇怪怪人莫測其際獨其議論文
字特醇古有三代以上雅頌氣象

腠理極密而體勢極寬渾侖看有渾侖之妙碎
拆看有碎拆之妙古人服倒杜詩韓文正爭
此耳

一倡三嘆歐曾古文勝地

圓渾流逸曾南豐頓挈處其氣度每如此

淺淺發揮而意理開拓機勢沛然是坡翁樂境

熟於史學便多無中生有一法東坡殺之三宥
之三開想當然一例是其家傳史論習氣然

蘇氏文章奇橫亦出於此

昔人學古文皆變化不令人易見今人抄套古
文惟恐人不知此眞僞之辨也如韓歐記序
碑志文字皆極意摹仿史記然不能指其摹
仿者何篇此所謂變化也韓之變化節節生
奇固不易蹤跡歐精於法處似猶可蹤跡然
奇藏於拙巧出於平令人不知其法度之精
其變化又別

六朝琢句效之每落纖靡三唐長調學者亦嫌

俳偶文家遂戒不可為而并薄古人不知其
自少本事耳金丹入手雖鉄石皆能開點如
陸宣公偏以俳調見奇永叔子瞻時為工句
而氣體自高何嘗貶損其光芒哉

艾千子謂文須爾雅誠然然古文中自有似樸
拙近俗而寔高古者不可以一格熟眼觀也

世間惟假爾雅而實惡俗一種為最不堪耳

古文中能用長句者亦不多數人朱子用之槩
註尤見精神表黃不逼文章之道而改為佻

削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時文中惟歸震川
先生有此神力能使數十百字成一句他人
便覺冗漫矣
筆之不妙亦坐不讀古古不獨經史子集之大
者如檀弓公穀說苑大戴禮韓詩外傳之類
若不會讀亦不能盡用筆之變
有線索可尋無蹤影可揣方圓奇偶隨手散結
皆成異觀文至此方許講古文法度辨古文
家數時人漫無欄柄畧曉得有立格作骨呼

應穿插之樣便哆然以爲無難正如弋陽腔
說九宮十三宮牌名板眼老海鹽已掩口嘲
之況眞崑腔乎
摹古大家文不在排奡不在怒張只於開闔
鎖處步驟得法頓挫得神自然扼要爭奇此
大家腳髓處也
摹古之縱蕩易摹古之堅峭難班駁易樸茂難
豪壯易靜穆難
起手換頭處轉折得開則超逵不測轉關押尾

處停蓄得住則悠閒有餘味不熟古文間架
出落無從得此筋節
疎疎浩浩淡淡悠悠若無意爲古者乃所爲眞
古也
有用古文極熟套頭語而能化腐臭爲神奇者
所爭在氣脉不在皮毛也不然李于鱗文字
千補百衲逐句是秦漢徒見其萎薾齷齪耳
欲學古人弗求形似須先得其氣欲得其氣須
先開膽力膽力何由開只是看得道理明白

坦然無疑横衝直撞無所不可隨他觸發議
論不論金銀銅錫皆可點竇丹則膽力足
而氣沛然矣但區區補衲幾句古文麻布夾
紵緣死口取活氣何處討此景象來
自有制義以來論文者甚多然吾以爲知文者
艾東鄉先生一人而已於古今體格之變無
所不知故其見處極高非餘子所及所少者
理境不精耳其自作也亦然文品老而益尊
得古人皮毛落盡之妙自謂一意掃除覺古

人深處頗有所窺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
意且有詩云昔友陳與羅巨刃摩天揚蛟龍
盤大幽鬼語爭劃強凌獵經與史嘈雜奏笙
簧近者思簡淡淨洗十年藏先民有典型震
澤方垂裳古貨今難售封羊亦無益誠確論
也但理境不精則簡澹高老無有至味出其
中未勉外疆中乾時流因謂江淹才盡先生
甚不平斯語蓋所爭祇在外面一着斯先生
之高於俗眼者雖有古今雅鄭之不同亦尚

落皮毛上事耳

經制題無經學則議論無本雖鋪設夸詞不過
庵寺之頌美吏胥之謀猷而已本之經矣而
不熟於史則於成敗得失之故人情物理機
勢之變不能發攄明快惟黃陶菴兼攬其勝
故能言經生所不能言

遇經制題不爲新奇驚坐之談但按事入情昌
明剴切令讀者如家人婦子商量甘苦而生
民原始與聖人法制本來無不通達惟陶菴

能之得力應從陸敬輿奏御中來也

凡熟於史學者必重論事而輕說理好牽引而
畧本位務新奇而翻舊案崇禎閒極尊此派
雲間尤盛陶菴閎博淵靖而綜核史家故亦
不免此習然其文較有體骨不同浮華捷給
者但學者須辨此弊正不必舍先生之長而
效其贋也

崇禎初一變爲古文之學多以馳騁浩衍雄深
蒼勁爲勝惟金正希於簡嚴淡靜中自出奇

詭令人一望不易入而必爲之移及迷離
而不能出此先生之超越一時者也

明季之文莫盛於雲間雲間之文莫著於陳大
樽雖師承文選規摹六朝然其本質超然不
爲體調所汨沒即運用更見遒逸此杜少陵
自許齊梁後塵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今
人貌爲漢魏盛唐乃眞卑靡矣

陳大士先生文人但驚其奇縱不知其法脈細
淨處是爲老作家凡一字入其手必有兩義

文即有八比或多排小比亦必每比各有義不犯合掌架屋之病義雖多局雖碎而章法首尾有體股法次第相生定一氣可成轉轉見妙此皆古文正法非抄套時文之所有也又有一種畧去畦町標舉指歸而已得要妙者有淡然冷逗疎疎若不經意而逈不可及者有直破中堅樹立奇偉而餘地輕置不顧者此皆古文之變別又法之最高者矣特其理求超而每失之邪異論求新而每失之駁雜入情過快多俚俗之談發抒急盡傷神蘊之妙千于識其心粗手滑此則先生之所不得而辭者耳

文字首辨雅俗俗有出於文氣者有出於理體者墨裁之俗如乞兒登門唱采作吉祥富貴語油腔之俗如弋陽村劇場上場下同聲此俗之出於文氣者也至未嘗講究義理而妄論旨是非未嘗稍習古人行文之法而哆談先輩法度止靠講章一本自以為學問盡於此此俗之出於理體者也然文字之俗不過希世速售彼亦心知其鄙故稍有知識即能改變若理體之俗占地高而執說近乎正更牢不可破此一種俗人尤難識辨故曰以講章為文不特理體壞文氣亦壞此不可不首辨也

出講義語錄之俗此最難辨其俗非世間甜熟之俗乃老辣過也文人須留意

俗在識見議論不在字句也古人粗枝大葉每不揀擇句字然識見定正大議論定精醇法脉出落不可不講然無蒼秀氣骨而着意於此以為老鍊其老鍊處正是惡俗處也

古人說道理樸實頭處儘粗服亂頭葉大枝疎不似後人含糊活蜣然其理既眞愈盡愈渾厚糟粕煨燼隨手拈來無非至寶後人講究淨詞其所吐露不堪嘰嘔故文之精粗以理為斷不關詞也

理足則語無清粗西銘理之至精也韻封人申

生伯奇如何拉雜闌入

先輩謂文字大段卓越句字不足介意如神王者亦癖豈能爲害若戹俳之人雖五官肌膚無恙然長桑君望而却走矣

文章有魔調似演義非演義似科白非科白此自古文人之所無故曰魔然亦有高下二種下者出於講章小說湯睡菴之類是也高者出於佛經語錄楊復所之類是也至啟禎之間又有以莊列史漢大家而運用佛經語錄如金正希陳大士皆不免於此其品愈高其魔愈深眞學古者於此當更高着眼孔

自有時文以來惡爛之調庸鄙之法皆作俑於湯霍林而今人方尊秘以爲宣城之派亦嗜痂逐臭之見矣

宣城派行無識者目之爲渾融近以此論元家衣鉢矣而不知其實含糊混帳亦足以驗人心之汙下而日趨於模稜鄉愿之路也文字佳惡固不盡在此然凡事必有法度必有定體其必欲去之而快者非異端則俗學即此細事可見亦學者之所宜辨也

有客論近來滑調空行之弊寔始於唐君德亮曰不然唐之空滑猶本之古文後來之空滑本於講章此不可同年而語出自古文者猶有思致奇趣但少實理耳正如吏部論出身一爲科甲一爲雜流其高卑貴賤固迥殊也但講章之爛惡粗事古學者即知其非其以古文爲空滑者到說道理處無可支吾必借佛經語錄之餘以自名高者以爲古文之旁通橫溢無所不可而不知其爛惡與講章同也此又如科甲與雜流到溺職削籍則一而已矣

文字足以觀人性學亦足以卜其平生故以貴重爲難然所貴重者初不在奇正濃淡間論也奇正濃淡止是服飾不關骨相骨相貴重者縕褐衮舃其儀一也惟骨相輕賤而後講服飾試看世間講服飾者必市井倡優與不

學之統緯其輕賤可知矣乙丙之間以詞華爲貴重而流於穢怪乙未以後以講章爲貴重而流於村鄙辛丑以後又以吉祥大話爲貴重而流於乞媚總皆以服飾講貴重而不知其眞輕賤也學者但當求骨相骨相旣好隨時服飾其貴重自在

老手作文無他奇隨他裝束入時只是骨性不改耳

文之貴賤分於骨氣不可以形模求也近人輒以寒乞之詞重濁老調粗俗之論充塞此爲窮兒賛富貴非當身富貴也骨氣之賤至此爲極然則何以救之也無他法只是多讀古不急求必得之道如此則心正心正則骨氣亦轉矣

文必以筋骨爲主筋骨之渾脫處即是氣度其流利處即是風神無筋骨而講風神氣度皆芻狗之文繡也筋骨須從古文求之向熟爛本頭中尋取那可得

意足則神思安閒此氣度可學而不可以套取貌爲也

昔人謂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兵衛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不則如荊川所云貧人借富家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竭力裝做醜態盡露矣

文以氣爲主有氣方能曲曲而晦澁軟滑是無氣也非曲之過也一往粗直亦是無氣

文無道蕩迤演之氣四瑣妍嬰皆行尸坐魄耳

未嘗以崛驁駕奇自然排闔驚群得此氣也

孫若士云勢者馭文之善物可謂知言矣然取勢必先鍊氣鍊氣必先明理理明則題之髓髀腠理皆以神遇奏刀騞然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所謂目無全牛也但向文法中求勢那可得

大江大河終古奔騰東注而其象只如新出人以爲氣浩大也不知單是氣便有盡時氣之所以不盡者須有箇本原在東坡自言如萬

斛泉瀉地曲折無不如意他亦止解得氣上事耳

文之一氣呵成者必用逆不用順蓋用逆勢則一句壓一句一層剝一層灑灑然涉勢不可遏讀至終篇恰如一句方佳若用順勢則數行之後語氣溘然止矣

凡文之長於馳驟取勢者無不背塞講正面此正其不濟事處

作文一落筆即思作轉李營丘郭恕先畫一尺樹必無一寸直枝此即文家三昧然有學轉而反成輕薄者此非吾之所謂轉也吾所謂轉轉以意彼所謂轉轉以詞轉意極難轉詞極易學轉者當於轉中求難不可於轉中求易

禪家薦機只在轉語轉不出便墮鬼國文字妙處也都在轉語轉不出便入死地然禪家之轉要轉却理字令盡文字之轉要轉得理字令不盡此不盡之轉也

凡文轉句之提其來必紆一句將轉數句前必先有布置其勢欲下其理已足故一句即轉耳若已至此句然後索轉只有撞壁住豈能轉又豈能提乎今人不求所以提轉之法而徒欲其轉之提其不入于空滑者鮮矣

文必有開合開者先縮退一步所以先補其滲漏之處也

但用本文白戰愈轉愈奇幻昔人往往為之入近人乎便覺油纏可厭蓋昔人以理為層叠以意思為變滅不僅於聲調求多故可貴也

凡能精於跌法則題之虛神無所不出屈曲無所不盡矣但其為過也則未免有剜肉成瘡之病是在善學者耳

行文得大意所在屈曲間自然靈變

今人亦好講婉曲然心思不靈巧手筆不奇矯高脫祇成婆子舌頭一味軟俗而已

縱橫者欠委婉委婉者欠縱橫

文章曲折本乎題理之所有則千變萬化總能

妙合自然但於語氣求省於文調求轉便走
入斷港死路
凡文之曲轉者其腕力必柔婉其徑路必幽細
若於曲轉中但見其腕力之遒雄徑路之昌
達先輩中惟熙甫近時惟正希可以語此耳
鬆之妙在筆快筆快之妙在意多而語簡則無
閒文衍調一句開衍便謂之泛謂之懈謂之
膚率不可以語鬆也
文之典麗者必須流動之致矜莊過甚而無風

神行乎其間如讀初唐箋啓使人悶塞
文之奇橫者以其變化于法度之中不可捉摸
而自合乃爲眞奇橫耳非蔑棄繩尺之謂文
之有體猶人之頭目手足也頭未詑而手已
生目下降而足上出豈復成形貌哉
古人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予謂必
行處要止便止止處要行便行方是文章之
至不如此不足以爲奇不足以爲橫
文之不能爲奇大槪犯粘皮帶骨之病

凡文章爭新出奇只一箇切題入情眞是變化
不窮之法
文到極奇快處止是眞耳昌黎所謂醇而後肆
不醇之肆詑異也非肆也不能肆而曰醇膚
陋熟爛也非醇也
文貴有眞氣眞則行文必簡樸用意必刻深遣
詞必淡雅此先輩之所以可貴也
文人心思正當在人所不用處用出奇勝來爲
妙耳如何今人論文都要驅入腐爛無用之

死地去
昔人論作文只是一箇翻案法耳此說甚淺然
議論文字須用此法乃有奇境開闢盡斬從
前呫嗶璅說翻駁一新扳趙幟而立漢幟固
非辣手不辦
立論文字不在一味蠻斷須先旋他出路如追
窮寇必寬圍使逸其出路乃是梁截死路也
蘇氏父子作論刻毒正在鬆處
凡文要過火求新每於理上別生病痛看先輩

文便無此等蹺蹊

心不尖不能入手不快不能出天下名區奧迹為鈍根封錮者多矣

文最忌熟熟則必俗故士龍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習之以爲造言之大端郎書畫家亦惡熟俗以熟裡生爲訣正謂此也今人爲文惟恐一字一句不熟到十分萬手雷同如一父之子尚得謂之文乎

老手行文如書畫大家晚年製作俱從極奇橫秀潤工緻中來故淺淺疎疎數筆令人玩之有不盡之味即文家所謂絢爛之極乃造乎淡也

凡刻劃奇巧常患尺斷寸續無渾成之致猶山之嶮峭者毎不能高大也

文字到奇妙處只是言人之所不能言卻是言人之所必欲言耳不是別尋蹺蹊家當

凌虛之文須有奇情有快腕有古文間架起伏乃見勝場不則如游縣胥塵爍愈裊娜飛揚愈見其蕪穢耳

有力量氣傀則卷舒之際自生奇偉凡假外間好議論藻采以爲勝者皆非自得者也

凡行文無奇情古色如村師講故事街頭說演義皆有授受援引言之鑿然只是白肚鄙妄耳

徑貴生生則變換不窮筆貴硬硬則回幹入古氣貴橫橫則運旋有力法貴細細則工巧入神知此者鮮矣

古今文章難盡止是靈氣往來日新不息耳道理只是這道理不曾有甚詭異也

文字中靈境極難得以其必從寔地開出也名山勝境終古登臨而奇變如一日以其寔也桃源醉鄉只好帋上恍惚耳何靈之有

空靈之文患理不足耳理足則空靈愈佳矣

程朱之理若無莊列之思致也發越不靈

於語言字句之外別有一種風神縹緲於裏之在畫家謂之氣韻診脈謂之胃氣地理謂之

生氣皆是物也文家得之爲文情此不可以
迹象求者
談言微中而意思探索不盡所謂神理也取神
理則品最高矣然非老手從艱苦中烹鍊來
亦不可得
山無峯巒起伏即爲頑山水無波瀾蕩洄即成
死水文章佳境亦只在起伏蕩洄處得意耳
文字有學者氣有大人名士氣有和尚氣有村
教書氣有市井氣時下最是市井氣多其典
型則村教書氣而已惟學者氣絶少
文至簡當地眞不多些子後來只是開套頭儘
力添揑具眼者以爲未嘗道得一句半句也
先輩文於謹嚴潔淨中別具一種風格非後人
之所能爲亦并不使後人知愛蓋其源流甚
高甚遠隆萬後從講章求之便相隔萬山矣
文有其貌似拙其勢似寬其語似粗却正先輩
極精邃大法力處艾東鄉以後知之者鮮矣
艾千子善講拙樸之妙拙樸者奇巧之極近人

所不曾夢見也然有平直之拙樸有渾浩之
拙樸有幽峭之拙樸
手寫此處眼注彼處近人爭尚斯巧然許多動
下刷文活套亦濫觴于此故機巧作用終不
若古人樸拙眞實之難及而無弊不獨時文
爲然也
有似整非整似散非散似着意非着意似筋節
非筋節似脱落非脱落者眞得古人疎拙瘦
硬之妙近人見之如爰居駭鐘鼓矣
千子評歸震川中庸和也者二句文云此篇看
頗病其傷於俊不類他作樸拙莽直何也先
生曰俊字極評得好人所不易解惜其論止
在語句上耳後有翻其案以爲正病其莽此
笑府所謂周文王似蒸餅之類是也
文之佳者祇是尋常結構公家道理耳獨覺其
幽微深奧者能不用頭一皮思路論頭也凡
卒乍見得頭一皮便落筆其文定庸熟膚淺
凡文求雋巧動人正是本領不濟事處

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亦只是尋常眼前實景看他說出甚容易爲甚千古詩人刻劃不到摹仿不來可知語句之妙不可向語句中蹤跡也見地胸次灑落下筆自有箇逈絕處

文章到極妙只是得其神情於語句之外用意都在淡蕩閒冷人往復不已而其味愈出此非近人之所能領也

文貴有疎逸硬辣之氣然此數字昔賢之所貴

而時人之相戒以爲不可近者如何如何

莊子美詩最多拙樸俚碎之句然其牢籠物態雕鏤人情正於拙樸俚碎中得古來不傳之妙故昔人稱云子美詩之聖堯夫又別傳荆川先生自言其詩率意信口不調不格以寒山擊壤爲宗而其議當時名家消磨剥裂於月露蟲魚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爲聖人而糞爲其後又自謂聞人詩文如羅剎國人驟聞華音不省爲何說其嘶駡如此正有得於

少陵宗旨耳其行文刻畫皆在俗情細事而天真爛熳無中生有空際散花遂成奇絕乃知後人之以修飾浮麗爲雅者正古人之所謂俗也

先輩論文以本色爲第一唐荆川謂具千古隻眼人信手寫出如寫家書便是宇宙間絕好文字無他只是入情入理自然曲折如法惟不真理不當卽專說好話講繩墨不可謂之有法也

今人未嘗不遵傳註論先輩然理則講章之理法則學究之法調則楞乞之調豈可以此爲傳註先輩哉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古文時文皆文也今之腔板謂之俗可耳亦名曰文豈不可耻故當先辨雅俗而後問其疎密美惡

王李鍾譚之論詩爭取舍於濃淡其不知詩同耳嘗見錢虞山謂臺閣詩近世惟李西涯得體吾見西涯詩只是真雅真雅便自然莊嚴華貴論文亦當得此意

先輩論文必高華高華如庾鮑老杜稱其清新俊逸故知所爭在氣骨不在詞句也但詞句高華尚不是況今日之詞句那得有高華哉直謂之卑汚而已

如置太白於殿庭作宮中行樂艷調而本色高致自在此之謂典雅若是俗骨雖理解不謬格局如法而俗不可醫即不可以言文

近文亦講典制亦講機局亦講風調之頓蕩詞采之部令只難逃一俗字耳不食左國之腴

安能望其雅秀

畫家最貴者氣韻之秀潤而最惡者曰甜甜者亦自以爲秀潤而不知其是俗也兩者相似而極相遠何以辨之畫之秀在神骨而不在布設烘染文之秀在思理氣脉而不在聲調句字凡布設烘染聲調句字中求秀即未有不落甜俗者也

作文初落想時如向萬里外轉出只在眉睫之間耳此法之善也然方其初發端時便已開口見喉及讀之終篇却又悠然不盡此又法外之善也

今人好言醇雅不知二字極難承當醇之反爲偏僻所知也而不知膚鄙之非醇雅之反爲粗悍所知也而不知淺滑之非雅

文章中名貴二字最難爲其不可以貌爲也於體格法度不細密則雖高亦爲疎脫若過於細密則又入卑俗無光華則爲枯澁着意於光華則又失之膚此皆名貴之所反也必湛

深古學又精於時文之法陶洗鍛鍊皮毛落盡乃見真相耳

名手行文多於外邊遠處得來思議於對面開情得來風神然其刻琢正在箇中

文以靜氣爲至貴而時論每以俗文之卑弱無氣者當之不知靜出於雅正與俗反靜文必矜卓正與卑反靜則骨勝於肉正與弱反也

文章着色不在堆垛隊仗但骨氣高貴雖淡淡烘染自覺陸離凡以豐肌縟肉爲色者真穢

相也。

詞多而理少則浮。語重而氣俗則穢。皆肉勝之害也。若理眞則但覺詞之爲貴。氣雅則但覺語之端凝。又何骨肉之可分乎。

先輩論文必平實。平實非庸也。而況可以俗當之乎。實非肥也。而況可以醜當之乎。按脉中理。不少不多。不浮不沉。斯平實之正則耳。

有雄剛之氣。而能出以淡遠方奇。一着浮囂粗莽便不成氣質。

精切中見古雅乃佳。單講精切多俚鄙。單講古雅多泛軟。此合作之難也。

胸無識趣則所揚詡皆卑庸。有識趣而無淹洽之資。與烹鍊之法。亦淺鄙而無可觀。

字不多設而義蘊弘深。局不開張而氣象閎遠。如此乃足當簡鍊二字。

文家惟鍊之一字最難談。此是積學深思。鎔煆而成。須火候到此。自得。不可以貌爲而撓取也。今人不講於此。徒就聲口詞何求之。其軟者流爲熟爛。硬者流爲俗賴。皆自以爲鍊。而不知其入於魔道也。

今人最不解鍊字。但圖弄時下詞句。至軟混熟爛處。自以爲鍊。不知正與作家之鍊相反。作家之鍊。正要淘汰凡近。獨存古人之精英。所謂鍊者鍊其出鋒。非欲其撲稜僻角也。

意鍊而得深。氣鍊而得高。局鍊而得脫洒。語鍊而得精微。鍊之一字。文章之妙訣也。然以語枵腹捷口之人。教他鍊箇甚麼。

予論文最不喜圓字。圓者軟熟之美稱。文至軟熟。其品極下。更無長進之日。亦無救援之方。成弘大家文。未嘗不圓。然其圓處純是顏筋柳骨。何嘗有一點軟熟氣。可知世間所謂圓者。非眞圓也。

評文者動曰渾融。曰圓密。曰閒靜。曰韶秀。此數者固古人文字中至高至美之品。然觀評者之所指則實未知此數者是如何。而漫以含糊軟熟不着邊際者當之。不知其非數者而

彼固自有主名也其名維何曰只一混字盡之何以爲混曰只講調頭不論義理

文貴清辣清字人所愛辣則群然譟之矣然清而不辣不成作家其所謂清乃白肚皮撈漉不出活計耳即修飾盡善亦止是空疎軟媚非吾所謂清也

文境明快直達郭青螺所謂清空一氣如話者此本色品骨最高之文非摹擬修飾之所及也

有蒼老之骨而後能爲輕快之文無本領而依口學舌徒見其淺劣白撰而已白傅詩老嫗能解處却是作家不到處他是如何用工來

清興之文必精於鍛鍊方有神味但用空纏便不堪尋玩須令人上口爽脆久咀益鮮而無糟粕之可厭乃爲佳耳

清空一氣如話之文每失之淺薄失之直盡失之俚失之枯硬失之放能以歐曾之頓宕醇愉行蘇氏之明快曲暢方奇

清真之文欠弘達弘達之文欠切實樸實簡老之文每嫌澁縮澁縮者理不足而氣不達也

文無他奇只要見得分明則一切蒙混纏繞皆用不着其文必潔淨潔淨則轉摺出落皆自由自在故便利便利則發必中的而所擇愈簡而愈精斯爲老到老到則高矣

文有使人一望而知其爲老手者其間架方圓猶夫人也語句虛實亦猶夫人也但言不妄發必中要害莊子所謂犁然有當於人心者此却大難須火候到此乃得

作家到純熟脫化時用意越濃出手越淡用力越重出手越輕用筋節越老辣出手越秀嫩此種境界强迫取之不得也

文到漸老漸熟只是要言不煩愈讀愈有味而已

荊川詩有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不參必不能熟也

有精細處亦有粗疎處有奇縱處亦有緊嚴處有老辣處亦有游戲處數者不備不成老手

凡自命古學者多失之粗疎而專精理法者則又成講説俚鄙之習两家分據門戶畸互勝負以爲敓而文章之道盡矣不知其所謂古學與理法皆從假襲故各不相通耳不相通便非眞理眞古也但眞讀書人則兩者自一

吾論文之訣止有一切字切則奇平樸秀清華老嫩皆佳否則寬帽頭胡吽喚醉漢噿喃婆子絮聒醜梨園排場科諢枉費精神總於題目無當朱子所云不曾抓着癢處何望搯着痛處此時下作者之所以不堪也

古人謂作文須捉得正身字面着所謂正身者只是確切字面更無他字可替代也然此語正難要看得道理熟極做得文字熟極方能得之今人之文捉得此字眷屬者已爲親切其次或是隣里知識其甚者陌路猩獶亦算數矣只一字捉得正身着能使一句精湛一

段精湛一篇精湛古人之文所以不可及者只字字正身耳更有甚奇特事

朱子謂李盱江文字皆從大處起議論蘇眉山家皆從小處起議論此指發端言耳惟大小具備斯縱横莫當若有小無大則叙次雖極錯落終屬小家有大無小則平點必忽略無味矣

震川先生云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惟先生眞不愧斯言由其胸中自有爐鞴取題之精神烹鍊融結自成法界外間紛紛止向糟粕煨燼揣摹形象何足以論此乎

唐荆川先生謂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蹊徑之外則維神解者可語予謂神解只在天然之度若俗人所見之度卽非天然殆莊子所云不疾不徐有數存焉于其間者乎

文字最怕一口囫圇歔歘以下説過又説不過

如此亦勢所必然而題中之曲折精義反無
處發洩矣

書人行文大約前以輕淺引入其力量俱留在
中後令人愈入愈斷其難盡今人所有在起
手數行已和盤傾倒以後不是游演了却便
是說了又說另生枝節皆不識養局法也

先輩必不以上下互插爲高在上爲侵凌在下
爲添繞故不爲也慶曆之末此法始盛然猶
以隱然自然爭巧今則竟有不論道理毫無
意思但取字樣互見以爲得法則愈趨愈下
矣

立柱分做固是古格然出之須變化生動古人
立柱之法亦只要每股各有意義不合掌不
倒亂不複疊耳今之論者但取字樣吆呼道
破即以爲得法而其中毫無意義乃仍不免
於合掌倒亂複疊則立柱適增醜惡爲不讀
書人開支架提法矣故論文總以意理爲主
莫墜死套子下

郝伯常云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今則法在
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
於人而無我愈有法而愈無法此言良然

或偶或単或整齊或零散或大散行中藏小偶
或對偶中有參差長短或流水直下而其實
對仗精工令人不覺或排比到底而起伏開
合只似一股但看人作法如何豈有一定之
法況文之佳惡初不在此若以此論大家古
訣多見其陋也

艾千子評歸震川先生老吾老一節題文云古
筆単行得韓歐之神陳百史評云中段単行
非數句數節不可若単句題忽於中段散落
則漫漶不緊嚴矣先生曰文之古不古高不
高豈以単行偶對分耶二評皆低而陳論尤
陋數句數節先輩多以短比對副到底而開
合轉折變化出奇無窮単句題亦有波瀾議
論忽於中段用散落别開生境者豈可作此
死板説法耶

先輩作文無他奇只如題立局不減不增不倒不亂規矩自然變化萬狀便是絕奇處

一題衆拈變格勢所必至但變而仍當於理法正是文人弄奇妙境無窮處如不當於理法雖正格無益也

題有分開處有合并處有側重一邊處惟水屑不漏者爲佳

行文之有整有散因其理勢所至作者亦有不知其然之趣郝伯常所云文成而法立也

先輩文降而爲陵駕立局他也有箇陵駕之體如吳因之知及之篇至重仁守他便開口喝破自始至終只此一意若隨手亂竄絕無關目手法并不可謂陵駕立局也

凡難立局題細看註中意義必有天然生路若不體註而妄鑿便是黑風吹墮羅剎國

立局文字不嫌股法多不嫌柱子反覆但欲氣貫而義暢耳

隆慶辛未生財有大道一節題文鄧黃兩墨皆脫胎于震川先生然黃得其骨鄧得其皮毛耳亦見先輩之取法前人各有脫化融液之妙用不似今人直抄無耻且失其本意也

汪洋渲迤之文須節節有意思有實際有頓挫方成巨觀不則一望黃茅白葦而巳

長文易虛浮短文易枯寂皆理不足也理足只是道得着道不着時千言萬句看來只如無有道得着時數語隻字自是意味無窮然須不是偶轃料數十冊理學書一一在尺田寸宅中打疊過來方得

短文貴長勢在轉換有不窮之氣短文貴長韻在蕩折有言外之神彼枯索以爲短者非能短者也

短文貴鍛鍊如丹家鍜母一圭刀可開點千萬乃是耳又如作畫尺山寸樹須通身縮小若於中忽作徑寸人物便不成畫矣

短文無變換則窘於邊幅無意思則枯索無老岬之致則稗子初試筆僅免曳白耳

小講最難。先輩最初不甚有小講。有亦只二三語虛冒發端。後來演成長段。反正皆碍。所以為難也。今更可笑。則一小講已說盡全理。下又有總挈。總挈盡矣。又有提比。重三疊四。不成文字。豈止於屋上屋頭上頭乎。此則昔之村敎書初開筆童子皆知之。而今之作家名宿不知。蓋求昔日村師蒙童而不可得矣。

或疑小講不是點上文處曰此論亦坐看熱了時論格式。小講點上文直起。此法最古。後來用虛籠數語為小講而後入題。此為近古法。若小講說完全題。而入題又從新說起。乃時下俗法也。反執俗法以譏古法。不亦謬乎。若小講单冒本題。不承上文。還可點清。若小講承矣。落題又承。不但逐節畫斷。無此文氣。并無此格式。則又以亂竄無法之法。譏最古有法之法。不更謬乎。

近人最不解作小講之法。大都開口說盡。已是一篇小文字。後邊反成贅複。其餘或入手太隔遠。或別生枝節。亦總無是處。此皆近時村敎書俗選手。不識法度。蒙童開筆便錯壞却多少好姿質。可歎也。

說理文字所貴。曰眞。曰實。曰醇。不眞則雖有如無。眞而不實則淺薄而無味。眞實而未醇則養之未深。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優柔饜飫之神。

說理的確難矣。的確而出之超越洒脫流動則更難。到此方是自得。故凡自以為的確而驅辭納之桎梏羈縶之中而不知出者。其庸為的確乃大不的確者也。

人只為看得題目艱隱。舉手輒成結滯。以其膽怯也。胸中多少石塊疑團。眼前多少迷腸卻曲。必無放曠之作。但心際了了。手底了了。原不會見有甚棘礙處。故理明則膽自大。膽大則文自遒逸縱恣耳。

堅悶之理。能以雋快發之。此是名士風流。然最易攙入晉人陰界去。非精於講究者不易為

也。

理明則如說話。淺淺淡淡。脫口輕便。而意味深長。是爲最上。

說理如數家具。如看麫紋。如瀉餅水。不弄口頭禪。亦無頭巾氣。是本色佳文矣。

道理見得高澗圓足。則落手處不嫌輕。落墨處不嫌淡。自有含咀。雋永之妙。但不許白撰家傍口舌作生活耳。

理題有經學氣。無講章氣。大是難事。

至艱深者。能以至淺易達之。言理家最貴此種言。當乎理。則似乎平淺。而深切至味。乃所謂高也。俗學之平淺。則眞平淺矣。此須講究有得者。於此信得及耳。

凡細實文。苦闒畜。高爽文。苦疏略。透過此境。方是逈絕。

有講極粗事物而其理極精者。亦有爲玄微之言而仍極粗者。其精粗皆以理之切不切爲分。

放筆直書。最是理題快事。俗子含含糊糊。怕觸着人。敢百口保其不曾夢見也。

能將入情粗淺意。寫入理致精細中。另有興機。神采。此非大家老手不辦。詩家不解少陵長慶善用俚俗。妄生議論。亦只坐無此見識力量耳。

說道理。疆界不分明。便不成道理。若不曾融貫通會。則疆界皆生隔礙。此訓詁之家。終不可與入道也。

理眞。則文愈輕而力愈厚。愈淡而味愈永。此可爲知者道耳。

文到高妙處。只是理明。理明者。不着粧點色相。亦不用空活機鋒。自然神義俱得。

贍麗之文。每不耐久者。中無有也。以實義爲體。以古調爲用。斯光景常新矣。

經制題。摭實者無當大義。虛弄者不知典章。兩者各失其病。同歸於不學。蓋其摭實者。亦不過從時文中抄掠膚詞而已。於源流本末初

未嘗習。固與弄虛者之不知典章一也。到此須少不得古學。

典制之文。疎則議畧。核則疑滋。皆不求曉暢於大義也。詳於古而不窒於古。鼂董之所以為大家。其風軌如是。

典制文貴高華。非藻贍之謂也。必以議論為主。而氣䰟輔之。使讀者但快其所欲言。而忘其纂組之麗。乃為高華。若塡綴字句。張皇聲調。正如優人盛設帝王將相服飾耳。其寒賤骨度不可易也。

華贍典核。方許作典制文字。白肚兒郎。且將身葬書冊中。尋箇出頭日子。莫學架空提法。弄得下梢沒理會。

揣摩融潤文字。最忌題外尋閒話。題內湊浮詞。便俗爛不堪入眼。

作長題有二法。畧去枝蔓。直取腦髓。發得透徹。而餘文亦得。此一法也。逐節鎚鍊。虛實環生。全於關鎖結纍處着精神。剪裁合度。此亦一法也。若隨手敷衍。忙碌碌地。只辦空點。此是遊方扯空拳架子。不足以當一戰。名為如題挨講。其實謂之無法而已。

長題以裁剪高簡。而映帶不漏。稱妙手矣。然免不得一箇忙字。如飛騎遶驛。未嘗不經歷州縣。然無一州縣入其眼中。作家所以能閒暇者。得題中理要。而以奇偉思議行之。不沾沾以牽聯點綴為長。而自然牽聯點綴入妙。此用意與調文之不同也。

長題能作短篇。須知是覷弄本領。不是討便宜法。若不得他鍛鍊切當。渾身筋節處。而徒賞其遙架輕快以為奇。便不識短篇之妙。

零亂題不可在鋪衍處尋出色。須在提處收處用力。鎚鍊之。於此得手。到中幅隨意布置。總不費力。

累墜題。後人多用凌駕破碎。或短比輕點。不能如先民實做。正是力量薄。然時眼看慣。反喜變亂。而惜此為板重。不道文字合如此。非板

重也板重之病在詞調不在意理

累墜題挨講非先輩第一等剪裁法力不易動筆試開手數行便索然無氣矣一用空架又率滑不堪入目

題之搭合本無義理做作便成牽鑿所謂生姜樹上生只得謬作詭耳然義理精熟人說來定合自然其餘各就所見發洩

搭截題須有自然之巧不傷正位而得之乃佳耳

慶曆以後講提挽串插愈巧而古法亡矣舊人作極無理搭截題也只隨路布置而奇巧自存不顧提挽串插也然以語時人反以爲無法矣

後來講提挽鉤渡費無數小巧伎倆非稗即鑿不則節外生枝看古大家作搭截題只消順文直行而未嘗無照應擱截之法此文字以自然大雅爲第一流也

長題不能駕馭只坐無識搭題多苦絆縶只坐

欠理法生於識巧生於理其不可方物處正不可移易處若離理識而別尋巧法即走入拙工死路

長搭題要訣只是隨起隨滅即渡即走若在各正位掛搭一綴即成敗闕

長搭題貴省得出却遺不得貴插得入却添不得善省者在趁勢勢逆則逆勢順則順輕重曲折映帶而出或一筆而得數節或一語而得數句隨手有無忽隱忽現此省得出也善插者在起波波平則收束見奇波起則轉換入妙遠近斷續接渡無痕或頻呼而非真或暗渡而不覺前斷後截各還天然此插得入也

筆勢頓跌處不可直轉折處不可停渡接處不可順凡文皆然而搭題尤甚

凡文之妙在無閒話搭題之妙尤不可有閒話

凡文之所謂閒話者空放一句便是閒話搭題之所謂閒話者實講一句便是閒話做上

句便有下句在做下句便有上句在做中段便有上下在令讀之者應接不暇目不及瞬方謂之無閒話也

凡搭題因挽挈而生議論者大拙也即議論而爲挽挈者大巧也

搭題有字面之映帶有意理之迴顧字面之映帶貴無意惟無意故位置不紊意理之迴顧須實發惟實發故意態横生

搭題之串插映帶作家與俗工同此蹊徑耳只

是出手不同一則費盡氣力不得討好處一則若不經意而共驚其巧此豈可以死法求之

割裂題全看他渾成渾成者奇巧之至若出自然也無奇巧而講渾成則膚泛而已矣怕奮題全看他生發生發者博辨之至確切不移也無博辨而講生發則但鄙而已矣

引證題夾和正語是討好法亦是惹厭法不着相便討好着相便惹厭只在用筆雅俗間辨之

叙事用散體借幾句史贊套話作假古文第一可憎以其無意思議論也意論多則轉折自天矯起伏自縹緲矣

比喻題一說破正義不但失行文之體即十分奇暢亦索索無味矣讀韓文中應科目與人書雜說獲麟解毛穎傳古人正於此得文章之妙

欲作小品佳文亦須從讀書大本領處用工夫

不博不雅而徒講靈巧則但有俗想徒講規則但成俗法曠刼無出頭日矣

今之作小題者大概坐不肯刻劃之病然使今人爲刻劃之文必成奇醜何則緣不讀書則無根柢無古脉無心得不過鄙俚杜撰而已不讀書人總無一而可今人皆講變風氣吾謂正難有志之士急多讀根本之書然後議變始得

小題固以花簇生動爲佳然使無層出意思則

雖欲花簇生動而有所不能也時手技窮輒
含意而求之謂三叠四疊徒增醜態耳
凡一句題俱宜悟折劃層次之法
題有層次先須段畫分明
小題渾做則死逐字折開便活逐字挨講則死
伸縮分配便活故凡文字之拙俱從渾沌中
來
逐字折散做文之生發已無數於折散中顛倒
回互生發又無數於折散倒互又分虛實賓

主正反則生發更無數後生得此訣題目無
窘步矣
凡文至無生發處入作家手即無生發是生發
得此訣也變化宇宙生心在手總無窮途死
地矣
凡作叠字題都要從實際做出乃佳今輒以空
腔調弄或借偏旁反面叠字挑剔此皆無本
領人無聊活計也
兩句相似題以移撥不去為妙若膚搆則換却

詞語彼此可通套矣一則無法一則腹白耳
人謂俚題不難於堆積難於空靈吾謂不難於
輕秀難於質實惟不以詞勝而以意勝乃真
所謂空靈輕秀也
治窘以贍治俗以雅庸人之所謂難也作家則
又難在刻劃精切運用無痕處耳
慶曆以前先輩作虛縮題只認得本位界限分
明步步御縮節節順生到恰好處便住而下
句自然接合此為動下神品慶曆以後始開

挑逗襯托法門似巧而實拙似靈而實死已
犯續尾添足之病非古法也今文并不會慶
曆之挑逗襯托而別撰一副醜調即在聖賢
口中自作吆呼句作商量辨難曰我動下矣
究竟下何曾動飄得搖頭擺尾做出許多惡
狀耳
取下文先輩善用順逗慶曆後始作反激極易
討好然不及先輩處亦在此
做小題者未講動下先要講割下只在看得本

題界限清耳

虛題須看其虛在何處虛在上較急虛在下較寬急則不容停筆故當以虛養之於前寬則尚有餘情故當以虛宕之於後

人亦知虛題苦難支架於是用文外之文語外之語如演義所云按下不題且聽下回分解者可怪可笑而相習成風至今奉為虛題秘密藏法選家濃圈密贊若非此不可者毒誤後學不小

虛題能實發又不攘奪只是理足而心細耳

近日坊選好竄改删割人文字然或施於時下之人猶可今且汚及先輩不可也時下之文學問淺薄雖有稍爲古者其底裏不過講章時文而已正如方言土俗爾汝共諳然猶有高出選家者不足以服其心也至於先輩之文源遠流長雖極粗率之調觸戾之辭必有來歷一篇之間自成片段與今之聲音笑貌渺不相合古人謂身坐堂上乃足判堂下之是非今豈特堂下哉直坐之門外者耳乃欲更反門內堂上之言不亦異乎蓋先輩之紕繆但當批乙不當删改批乙則古之得失與吾之是非皆可共見雖摘駁前賢而其不敢自是之意固在也删改則誣妄矣

近日一種議論謂文字忌入衰亂憂危震動之言而務爲諂阿吉祥自稱冠冕得體是泰始皇之碑銘勝於三代之謨誥也看詩書所載古聖賢告君皆憂危震動之言居多李文靖

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之真宗慘然變色同列皆以爲不美劉元城論名相舉此事以爲惟李沆得大臣體夫告君尚以危言爲得體豈行文反以阿諛爲得體耶成弘以前未嘗有此即題目亦未嘗避忌自嘉靖中重符瑞禱祀始以忌諱爲戒流至末年習成諧媚之俗闈中專取吉祥偶有句字之觸雖手拔必黜士子從未仕時即學爲諛佞安得復有品行事功哉有志於世道

人心者當力破之

附錄八家序文摘鈔一條

先生嘗語學人曰今爲舉業者必有數十百篇精熟文字於胸中以爲底本但率皆取資時文中則易若求之於古文乎夫讀書無他奇妙只在一熟所云熟者非僅口耳成誦之謂必且沈潛體味反覆涵演使古人之文若自己出雖至於夢囈顛倒中朗朗在念不復可忘方謂之熟如此之文誠不在多只數十百篇可以應用不窮又曰讀書固必熟而後用亦有用而後熟此又不可不知也若必待熟而後用則遂有雖熟而不用者矣此其法當先勉強用之用之既久亦能成熟譬之人家有百十僮僕爲主人者終日不曾呼喚使令此等亦遂成偃蹇今但遇有事輒呼而用之久久習常其初猶必俟主人之命而後至其後主人雖未命之亦自能窺承意指趨蹌而前矣

附錄程墨凡例二則

先生語學者有思辨之文有記誦之文二者功夫皆不可少今人但解記誦而不知思辨此文之所以日下也不知思辨處得力最多思辨長見識記誦長機神機神所附麗止於腔調句字若識見長則道理精深度細手筆高議論暢文品不可限量矣故思辨之文不必句句合度可讀但就一篇之中得其高出在何處其弊病在何處研窮剖析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故雖不佳之文皆可以長識見此即格物之學所必當引繩批根不可使有毫髮之差者也至於腔調句字乃所以襯簟其道理法度手筆議論者固不可不熟不熟則識見雖高不能自達然腔調句字因時爲變在一時中又有高下與同各從其所主但取其有當於己之機神者讀之極熟到行文時自有奔湊運用之妙即解有未當局有未寬皆在所略故每有平淺無奇之文而名家反

得其用又不可不知然此則不可以選限并
不必佳選而後有者是集止為學人指示思
辨之法為增益識見之所誠虛衷細心以講
究之則甲乙皆我師資也若記誦之文雖不
外此中而其然聽人自取無一定之論矣
論程墨者皆執得失以為招故卑汚者既有低
昂墨裁之醜而其才情自命者又皆以麤疎
破碎傲之先生謂此二家厥辜惟均蓋總不
講義理而但講妝束其無當於題則一也故

先生雅不喜講變風氣三字謂自周秦漢以
至今日文字風氣無一日不變何待于人之
變之惟文字所載之道則天地虧沉此理不
滅雖風氣極變亦必賴學者為之救正孟子
所為反經是已故先生論文一以理為斷不
講風氣不講妝束亦未嘗專取高奇而厭薄
平正也第膚淺板滯之死法浮夸軟俗之惡
聲自謂平正其實似是而非則闢之甚力惟
恐人墮入魔道鬼趣斯獨有苦心耳

附錄墨評舊序一篇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
父以是傳師以是教子復為父弟復為師以
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躐取為事躁進躐
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則斷無出於庸
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
子弟之初為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者曰此
轉苦不合此語苦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
太高此一字一句未經諸貴人用凡室中有

光頭線裝書一切戒勿觀朝而鈔夕而燒難
之不至於庸惡陋劣焉不止未幾而揣摩成
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聞之先輩大家研究
聖賢之書浸淫於古文字不知墨幾充退筆
幾籠敗紙殘藁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今之
圖鹿欄牛胎毛尚濕調弄之無抄仿套數朝
塗而夕就矣群謂某某已如法將必售則果
如若言其所謂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
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者大約

未必售售亦離離如曉星輙曰其人數偶耳嗚呼何其言若符券也人之愛其子爺則期之以聖賢或爲名臣豪傑最下亦不失爲文章之雄何至突梯滑稽驅之使與雞鶩鳧等吾讀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爲拜塵黃門由竇尚書吠籬侍郎而已故其言曰制舉業之於科目猶叩門之有甎楔也門啟斯擲之耳且君之欲入斯門也何爲也哉爲其美官也爲其多得錢也然則其視舉業也猶穿窬之有鍬鍤盜俠之有斧匕耳排其闥發其秘藏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又何甎楔之有程子曰子弟患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書勿令其作文字古人以聖賢之學爲學故其視文字也猶糠粃糟魄然慮其玩物而溺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粃糟魄矣豈皆學聖賢之學者與人未有不戀其妻若子者矣而遊方之外者吸光景練精炁以離坎爲媾精以嬰胎爲孕育其視棄妻子直敝屣耳情生者無不以爲難然而文信侯亦能之故一妻子也或敝屣之以度世或敝屣之以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淵也哉今天下之輕視夫文字也亦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爲恥曰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腴而已程子曰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爲伊傅周召然而聞此說也則群啞啞而笑矣魏收引據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爲糠粃糟魄也哉其視四書五經亦猶博士之於漢書焉爾謂其中有吾所當致知而力行者焉則又群啞啞而笑耳以故學究之支離假薄之荒僻佛老異端之說浸潤陷溺焉而不知其非比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矣然非真知傳註之有切於己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特以時尚焉耳科條焉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

則今日可以爲傳註者明之日復可以爲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旣壞之心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鍛根株而求華實塞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哉天下明知爲庸惡陋劣而不顧者謂挾其術無不應也蒲伏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得力之處以爲枕秘僥倖苟竊之徒鼓其空腹妄爲大言至汚極鄙鄭重而受之如長史右軍筆法戒其子弟雖千金弗傳矣然三

家之邨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困躓場屋間不能自振亦復稍稍爲之故一省餬名之士幾及萬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不願如法者數十人而已餘擾擾數千皆所謂如法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願如法者榜必有數人焉離立於其閒此數人者殆天所以扶斯文於不墜乎然世卒謂如法者獲多故雖屢受鎩刖而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千人

中而得數十人爲不願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爲其於多寡之計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人得黜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貴乎庸惡陋劣者謂挾其術無不應耳而亦有幸不幸焉吾又何樂乎爲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當賢科目無當遇其人當遇雖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闊光頭線裝書而不能禁其爲遇苟不

當遇雖庸惡陋劣極揣摩如法而不能強其爲遇人知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字與讀文字之心皆不出於釣聲利弋身家之腴然後視文字也重重則禮義之悅根於心而廉耻之道廼於外雖日撻而求其庸惡陋劣也不可得矣雖然以子腐儒之力與億萬庸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況其躐進竄取之法更有出於文字外也

曾叔祖四書講義清溪陳大始先生所

編海內誦習久矣當時專取發明集註
而論文之旨趣槩未及也今年暮春三
月程與曹子端并幾肄業于樸韻書屋
紬閱各選相與商畧纂輯共得三百餘
條彙爲一帙附以八家序文摘鈔一條
程墨凡例二則歷科墨評原序一首付
之剞劂與講義並行於世未必非操觚
家一助也旹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六月之望曾姪孫

呂晚邨先生家訓眞蹟五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呂晚邨先生
家訓眞蹟

晚邨先生家訓真蹟目錄

程子曰洒掃應對進退造之便至聖人今日為學正當以此為第一事能文其次也其共勉之

晨起必盥面未至先入位習業盥櫛衣冠畢進揖同學相揖即就位從容莊肅展書開讀聲必明朗毋含糊低懈

必記遍數不許偷少背書不許坐誦字句重複上句凡一課初完稍覺昏靜坐一息或命散立一息但不得借為戲游地

飯講書必衣冠講時靜聽默思有疑義則從容起問若問及必莊對毋口中囁嚅欲吐不吐亦不得率爾致語全不思索至有懵然不覺心馳於外昏氣倦容呵欠瞌睡交集此下愚質也當予杖以醒之講畢揖退就位再看書靜思一息乃執它業傍暮課畢庭下散步言必循理思而後發不許戲謔或以尖酸隱語或以筆墨譏笑此氣是下流輕薄兒所為

勿學也夜飲羣叙必和必敬飲食必自顧容儀燈下習業即先完者亦且靜坐沉思反覆翫味最有益余未寢毋先臥也除講書飯饌及午膳後小憩夜飲前後散步款語餘時不許私相往來聚談嬉戲凡言語應對必響亮決絕然又不可突而聲厲拜

揖須深首不可仰正立圓拱疾徐中度揖
須・立緩退毋輕蹤趨走莊重毋跳躍顛
躓坐必正直毋跛倚有客至在堂者起
揖在房者非呼不許出揖ゝ畢即入位課
業非命坐不㝵與坐非命輟誦不得輟誦
非問及不得參語書本須愛護不使污損

及摺角凡學者最忌好高躐等如不命作
文而私自拈題或至妄作詩古文詞釘本塗
寫私看閑書私學它藝極為學累終難
長進必痛責而　之有事須出則詳告曰
故如期而歸倘所出非　必究其極而大
懲焉凡午前課闕不許與午飯　課闕不
許與夜飯燈下課闕不許就寢

辛丑歲先君子始謝去社集及選事携子姪門人
讀書城西家園ゝ樓華閣中此其齋規也黏壁久
故有闕字並記

吾自讀浦江鄭義門規範即慨然慕之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爲法於一家可傳於後世我未之能逮也顧與吾子孫共存此志期於必成度其規制法度之全勢不能猝備當以漸爲之而其根本大要不可緩者有四先與妻子諸婦立約相勉其共聽焉

一曰敬順凡爲妻者必敬順其夫爲子者必敬順父母爲弟妹者必敬順兄嫂及姊爲姪者必敬順伯叔爲幼婦者必敬順長婦如此則孝弟之道成矣中心敬順外間言語呼揖行坐作爲無不敬順即如行坐一節吾每見兄立而弟自坐夫立而妻自坐長婦立而幼婦自坐傲然自由毫不肅恭起立此雖小節寔即不敬順之心所發也今後

推此戒之
一曰無私大凡人家分爭兄弟
不和其端必始於妯娌婦人小見
只要自好自管後來自做私
房不知你要自好誰人肯讓

你獨好一人要便宜大家要便
宜一人存私大家去存私自然兄
弟不和不能同居矣我今日
告祝諸子媳婦第一要斷絕
此一點惡念頭不可分此疆彼

畛一應器物大家用大家收拾
愛惜有僮婢大家使喚大家
教訓飲食大家分嘗大家
收藏出客凡貨財產業一進
一出必稟命於尊長不得擅

自主張若有欺父母瞞公婆
私藏器物私造飲食私護
僮婢私置田產私放花利私
自借債做會等此是第一不
孝查出即行重責離逐大凡妯

娌不睦必有小人從中撥閗是非其所以撥閗者皆因此疆彼界各房人各要獻媚於家主說別房不好以見其忠家主反道他護家曲為庇護以致不解今大

家不分尔我便永無此弊或有言語可疑便當告之尊長發時對會明白不可存留胸中此輩自無所容其奸矣

一曰勤儉每日雖無大事必要早起晏眠家長早起晏眠卑幼誰敢貪懶上人早起晏眠下人誰敢貪懶早起晏眠一日抵兩日吾日中所見敗家子破落戶無不晏起早眠者不可不戒

也至於勤而不儉雖有點金畫子孫繁多衣食艱難今當事事節縮如食不必魚味衣用紬布勿好綾羅繡緞及金珠無益之物

一曰去邪凡聽信邪說則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必無恩情必無禮義師尼老佛誘引唆鬨其害無窮聬布施騙財乃其小者也今吾家子孫婦女不論老少不許燒香念佛并不許喫齋觀音三官準提斗七等齋僧尼老佛不許往來凡一應冠昏喪祭行禮不許用僧道及陰陽禁忌阿婆

經妄言禍福則自然邪不勝正和氣致祥矣其共聽而勉守之壬子除夕耻齋老人書

戊午百示諸子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如是故天下生日之可慶者不多有也不多有而慶之也乃宜此終身不當慶之例也況文端云古者以八十為下壽近世乃有慶七十者文端第磨間人其言痛切矣然則世俗能不能行程子之說亦當俟七十以上乃可夫謂之慶者以其難得而得故足慶也使六十以下而慶焉是以宜短命阻之也非慶也此六十以下不當慶之例也然此皆從論也在吾人身則更有所不可者

吾生時祖母已喪母亦始生陸地之日即罹喪服生母抱我而泣舉總而避父撫予三兄姊之歲而姊亦已而出嗣考妣祖母于繼庭棄十三歲本生母又卒母年僅三十七耳計自始生至十五歲不脫喪服經見他兒衣綵繡或朱紅履如衣錦之不易得人世孤苦無以加此每一追憶未嘗不傷痛溢也平生不曾一會祝母壽觴拜二人壽而身更子女族屬姻戚交遊之樂母年不能及四十而考年已之五十為禁以父喪母哭之日為置酒張樂之恨其可乎不可或謂吾遭多難歟宗哉

覆々幸而為不食之果斯可慶也若
是則其不可也滋甚人固有以生而
重者亦有重于生者以生為重者
殘當死而不死則自戕於以度
無自不宜慶也何待至十如其有重
于生也則偷息一日々々恥也世有
君子聞々曰夫々也何為至今不死也則

卷一　十五

其傷嚴于鈇鉞而又何慶々
有极為吾計惟有閉門塗壁以
木表藏身以泥水亂跡如世間未
嘗有我者斯得耳使以辱身苟活
者為異而慶々將置夫生不謂三十
義不顧門戶斷脰飛首以遂其志
義者于何地也此吾終身不當慶

々哉又有異乎他人者而六十以下々
倒子其亦而不必言者也於此言不可告于親
朋不得已接世依隨生々例依々過也
以聞謹其下者以惕費々吾素所不惕
謹亦無所謹聊以釋吾上下々痛焉
凡親朋以壽盧旅儀隸書懷勿以雅以此得句
頌也游等見長者但仰頸謝謝且稟白吾

卷一　十六

得云良辰佳趣村酒野花奉請先生
杖履々歡正復有日豈必沾々此際觴
其惡緒而益其鬱花哉諒諸先生云
我且道其極々必可恆也

讀言

不用巾亦不用帽巾但取皂帛裹
頭作包巾狀
衣用布或紬俱用布太濫内襖子用
紬一二件可也
貼身不必用綿敷勿以我斂伯父法亦
用之小斂大斂之衾必須絡或
棺底從用灰則土侵膚矣他物
從亦好惟將出楮樣碎實鋪棺
底寸餘然後下七星板為佳斂後
棺中空隙之處以舊衣摧塞為妙

於下身必不致亦虛如成塊生楮
輕而且實凡未斂以前視旗首
生楮勿燒壞
帖子上稱呼但稱不孝子孟世係孤
哀子配之稱原屬無理且有行不
通處假如嫡母先亡而有後母乃
丁父艱則將如何稱孤子則傷嫡
母稱孤哀則傷後母此所謂行不
通者也聞應士寅遠命一槩稱哀
子云所標儀禮喪稱哀子哀孫入
庙稱孝子孝孫於不知哀子哀孫孝子
孝孫皆祝史之詞非子孫自稱之名

也古人居喪皆有狀帖與人通者哉
故當日親友有作祭奠者力辭之
止受香燭挂軸親戚勢必難
辭須告於親之雖作祭來亦
不受也男不得已須其淫奠二勿

多至四五以上回之不受
家來弔者止子孫親人哭不必
令僕婦等代哭且多婦人淚
嘩之非禮也
雖我親遠房富貴之家止用蔬菜不

用酒肉以遺命告之可也力作主人不在此例
壽即出殯于識村祖父墓之西
壬山丙向三月即葬葬請善吉先生
生主壹多
一月先作主粉乾待葬時題主
虞祭如禮祔安几筵

年老大而無子理當娶妾但不
許娶娼妓及土妓之屬
子孫雖貴顯不許于家中演戲

先君子終于癸亥八月十三日遺命絕筆于十一日之晨然中有數條則自七月來已書之矣男公惪泣血謹記

我十六日發德清入者隔□曾　黃二伯
方知　姨夫歸念堅決斷不可復留之意
吾平生獨友爲人自一身以外無所不可然
每不見德而見怨類如此之命也弗復言
但我爲廬遠口雖不言半年以來爲
渠關歲謀曲折辛苦即汝曾亦所不
知就是明年　萬先生之請亦爲姨夫
居多今事機甫就而變端忽起爲
談譜者所收半年經營亦必付之冰
雪此可歎也耳　吾今年冬底將構
室以樣爲汝曹讀書之所思於後樓五間
內出二間與　姨夫寓居爲降婁與嫂

孫輩一書堂以前得兩館至爲講習將
來局面必有進於此者此吾爲人之癡於
也而今已矣吾爲　姨夫多曲經營不知
姨夫已早託人覓館於杭州　吾此一番
周折豈不拙決可笑耶　今行計已決不
必再言古人云善終者如始寧人負我
毋我負人況　黃二伯爲吾性命之友以
篤誠待我雖此時爲人所惑行當自知
亦不必辨也我意欲趕歸　爲渠
料理行事而此間又不能脫身故特
以字囑汝汝母性隱忍聞其相負之
狀心不能平汝可善言慰之凡事從

厚以全使姪之值下半年備金已送過
兩九錢尚少一兩一錢又節儀四錢又
老子在渠處四箇月已付過渠錢五朱
銀一兩尚少二錢又夏間　黃〻伯往蘇時
曾借渠一兩送之許渠等還爲付
與以上共項分文不可缺少共了一〻封開

卷二　三

說明送之外可送程儀二兩并釦子與從
設處可將我收票要在乃到沈家支
屋價用之以置〻物惧問世秋有細綿
和緜等物不送者送些以畫姊妹之
義臨行時須設酒為餞又紅雲端硯
係　黃〻伯贈我者此乃洗淨連裝檀

匣送與姨夫云　姨夫行促家父不能備
物此硯係我家收物轉〻以相贈奉善
藏此成一段佳話〻以上諸事此須一〻遵
行不可違錯一件蓋諸人得計較
夫行後必且大人多家　黃〻伯德性誠
明兄識高遠形跡之間可不必簡點

卷二　四

厚遠性情識小此等處必不能色色所
以細〻詳慎者非以自解實欲使異
日自省無纖毫愧怍而已此是此第一
次任事成父志歷世務於此覘此〻慎
毋忽我于六月六日必歸矣內房中長漆
匣內有裁成手卷宣德紙一卷可即封

寄上來字到即着恂到　黃九烟先
生家中寄一口信云在此平安寓在
法雲菴中不日即歸也

莘付之史

是帖為公忠承命之始蓋壬寅歲也

恂來得游字處車渭當豫應多念
多此間已無他事急須歸家所
遲之者以高五偽往海島待其歸
須初二三方能到珊也渭贈芬頂棄
觴稟云甚急可令其預支間壁王家
屋租或借丙房租應用切不可借米
鋪俗來米決責不可輕用也

母旨父字付恂兒

鮑定郎兄之疾而乃弱至病
滯下而我調治當有好轉
閱故患雲門六年田須應
難分別高下以便令問取租此事
只在此數日內了還則有則
獲來無從分說矣此弟之計議
同帖上分往一來計一二三日可了或
青我祖分常同者可以此留作見一
錢刀其囊甚轉借付此看之過
即付雲指來意之詳　鮑宅生
郵寄物不可借也　廿六日書大兄

姑娘已於昨夜一分逝矣死喪之
慘未有如此者且家貧徹骨無
一有尤可悲痛吾為料理棺斂
之事所攜乃金已盡家中絕無大尖
可為我設　吳自牧先生暫移數
金來備用不用即還原物也字到即備
饒金之權此輩只一人來亦可問二房四房
船明早附云來則另叫一小船此船廿三蓋棺不
必多帶人舟中飲食自備　廿日巳刻

此間病處不得手面言人見留甚切不得出吉丹歸然吾亦不能久停月內必還矣思朱錫北行甚迫不知決於何時或出月則且待吾返不必定如在月內必可持吾字向吳五耕處移

卷二　九

十查并吾致姑夫書送之吾吾卯字適無可或貴來或當將曲汁詩當就戚中如朱姑夫生後不同人後困苦中不可不用吾情也但多則量力不能之義不可過耳　莊中東邊屋瓦須

急蓋以後移備桌櫈可亦漆工錢油之口角熟清油不可著將省顏色也後來批文廿首舟中所定即付與以寫對付刻吾五門不必說送別續有漫游髮行船寄可來也　廿一日字付大兒

卷二　十

雖甚忙不得間斷
文字亞於此驗
其進退勿違也
即讀亦不可斷

請題作文則能勤其業矣吾所喜
也題紙大小雜擬可從中酌取
為之荊川二刀付來寶書須猜
々業文有進步并一庶其頑戾
之氣乃為不負洒掃應對進退
間無一時一事可觀那得長進

卷二　十二

徽惕須從此要着力也
十九日字与大火

劉劉二篇已一看完，兹奉去大
翁十六萬，齐十七萬，交去六体，托
黄先生奉託，照目錄，時奉去
同大翁。在已接其字乃翁
藥餘見我亦大可笑此事
我平生所深忌，蓋宵翁之
手自理可也　十四日字

吾歸期大都在月盡。山中甚適
但記念伯父事不知如何時繫之
耳。黄先生來會，過約廿日前到館
到即至莊。莊中供給日用，生聽先生
為收其修理據[illegible]之，惟先生
翁著壽，好工匠，備物料可也，治地
種作之宜，面心精，生依生活時時請
教先生，但石乃生[illegible]曹知本之先生
之愚人私藏也　十三日辰刻字

祝如所閱文甚是逐可
去者第小評更須着之之
又須照所派付來上之
追文一卷加之系之

陛里吾向來親若以存敦睦
之意如筆轉驕肆此意甚
薄大非吾所望也鄉中須著
盡可料理來須要多
載與程者詩能得振并

我月初將有金陵之
行此間需樣子甚急
如可用心為我選
擬亦者我許多氣

力來我受讀本
并與須要所許樣子
即日人取來為妙
付大火

三次書信及銀杏色帕果物俱收得自汝行後無刻不掛念見信與仔家歡喜家中自汝母以下皆安吾亦頗適程墨目下趕工然須五月成書耳書尚有氣色甚慰偶聞主人去歲晚間不備頗有疎失汝性懶散當加意提撕凡早晚出入及客多讌集時尤宜格外留知尋得舊文十餘種樂不可言此

卷二　十五

難得之物也寄時須緘固付的當人方可致岸尤穩不可草草更多方購尋之國表國門廣業尤要幾社文有友云有至六集者恨未之見也此間除夕二鼓大雨忽大電震霆者三與霰雪交作不知京中同否老二房伯母於初二亥時逝去亦不作佛事但治百即大斂未免与禮意相左耳　謝文

度為汝婦畫遺像形神極肖堂中懸掛得此大是奇事此後可永傳不死亦大足慰也吾行期須在三月但恐汝久客思家則吾當早出俟汝後信報我為定耳適有船聞之寄此數字餘在卓人來報寄也徐先生喬梓前先致候謝云行人促不及作書俟嗣便奉記會計錄所值不

卷二　廿

過二金見朱子語類即收買不嫌其重友人須此者多也十一日燈下字付大火

鄭汝器吾欲乞書堂額三　一南陽講習堂〈正廳用者〉　一朋叢草堂〈東軒用〉　一為善讀書〈將來構柏下用〉　俱須方二尺許大〈徵求先生亦須致候〉〈寄筆亦可〉

兩次信都收得劉仲明來知汝近狀甚慰
家中大小皆安廿二日吾在省汝弟有信又寄
紙四十蔞曾到未天下無多為之事故無
不多為之事猶是向來苗頭高語讀書
作務初非兩件只是當前必有一分內合
做底事隨分求盡為難耳若要為要
止憑心任氣無所不可此便不是本天之道
不是聖賢主敬〻心不可不自察也彼中闡
人不得且苦汝在彼汝婦小祥前當〻〻人
素整代耳玉華印書費銀帳二本并補大題
三捆共二百七十部付去可收朗四月五月會題
并到不見前兩會文何也衆議汝文每次
月有南京般到而無文即往對吾閱汝前次
文自以為高脫而不覺其入於輕略蓋見
理未到至處不可强造巍界也更須向沉
著痛快精實絢爛中求之知言集尚在
搜羅動手當在秋冬耳語孟說已分抄
來月可寄還矣北盟會編亦應收之書
但價太昂則不必非不易得者也

四月初九日字與大火

計汝行至丹陽道中當遇雨不知雨大小如何
不至困苦否訴々無信至甚念々寧波潘
友碩昨寄字有文目其中頗有說得者々須
字索々可即致与渠書云多有頗易吾選者好
可請問須幾種幾部便斟酌發去局中
事々當覺察閱歷一番心細一番亦是學問長
進處事理無大小只是此心做自家見得此意

自不見係事累我矣水筆燈藥有即寄來
文字有購得者隨早晚附寄有蘭紬或紫
花布或牙毛紗鞋做二雙來我自着者好
衣服領帽照用即用不必拘係約去過即在外
行止亦聽汝便宜照歸即歸照止且止但
歸期須預聞我耳此訓適萬師魯々即
爲劉在吳親翁蕭桐寫此諸友處不及

作字可致候侯再書即將者幾種陸續
寄些々為朔局支用品底
二月初九日燈下書与大火

十八九連雨甚念驪背之若廿九日得信乃
喜寶忠癰若未愈可買陳皮半夏各一兩
用神麯打糊為丸每服二三錢淡姜湯下
局中生意不佳想非其時亦舊書行
將闌耶若氣色不旺相急宜出新書
幫襯之乙丙丁文樣須盡收選看以
備用在寓勿斷作文字此吾所惓惓者
一條很大費手題目向來不曾經營者
可一一做去寶忠工課勿令間斷其勉
體此意　十月朔日字与大火

一姚能赴行一字一綿被字到矣墨卷十一月
中乃得到京黃稿亦將于此時并行
匭書不印意欲待丽澤集同行附送
集則歲底可出矣舊書氣色不振
則乙卯以後文不得不繼赴此事吾意
屬之泐泐可留意暇即閱選吾為托作
可也丽澤集印好發到泐文大題甚
少可多搆勿罣也言也　民
十月十四燈下字与大火

三次信物俱收家中各安健但念汝兩人十
日前寄一字不謂其人中止此外無便可寄
知望眼穿穿也日内爲汝續娶事已議德清
蔡堯眉之女即方侖之甥聞其女頗賢
能遂有成訂行禮只在新春矣棣頭拜
允亦属斯時京中花綢紗要兩疋一石青
一寶色花綢紬兩疋一大紅一寶色俱不必
甚重每疋長官尺二丈四尺足矣但須兩頭有
機頭不可用剪斷者程墨目下方完得
兩回先先寄押出餘俟續寄書竟不至
不知何故聞有翻板之說碓否程墨中路
删文字方侖無举細閲過去龔中二
首云此外可不必不審雪窗以爲何如不妨
多商也選文及覆譯之說汝言甚有理

也之其收拾文樣不妨備覽也寶忠有
便之之歸若渠意仍留亦聽之汝兩
年在外頗能汝還乃今年祖未難討日内
尚未及半汝弟脱身不得又須留汝在京
歲晚淒清未免縈臆耳布銀收遲
較他人又甚明是經紀欺書數此事須非
吾輩所宜做也施紅玉事處亦合義但
不知兩邊真肯如何恐勉強委曲則將
來未必無病端耳朱家姑夫已歸亦
可喜事須又尚俗被云須三年還也載
臣攜諸徒往玉樹堂坐兩月許甚適明
年决計聚徒其中吳之章曹臣平皆
有衆糧云興于此煅鍊得一之人亦不枉
我一番熱血未知究竟如何耳与寶忠

諜書甚善亦能領略否許時不見汝
兩人寄文來何也詩曲文頗有進于亦
汝所樂聞者徐图緒言恐怕沒嫩作書
致意可也

十一日燈下寫与大火

寶忠歸知汝歲暮孤另擧家念汝無不黯
然昨檢齋得燕中信云薦擧事近復
紛紜夜長夢多恐將來有意外事何吾
意及事至則難為計欲先期作披緇出
世之擧庶可倖免汝在京即可當為布
其說云我厭棄世網已決意入山為住
靜苦行僧不復与世周旋矣我且避謡
妙山待燕中居定再作商量耳　初一日
燈下書付鍾僕後信　与大火

聞都中有社舉斷斷不可赴雖世
交執友來拉亦固謝謝即得罪
勿顧也盛奕雲覓唐稿即得
抄來為快古家著書決典云有荊
川全稿可往天寧寺問之即錄與盛目一紙
之其對所無者抄寄為妙

廿日字付大火

汝等何日到京局中光景何似書概得
有消息着落否計將何法治之急商
定清溪書牘吾雅不喜請乞故人是
欲行復止若必須用汝急作數行寄
歸丕即遣人取來也外衣一包共六件書箱
一隻遲俞郎書因暑熱且無心緒簡
慕俟後寄耳

六月望日字与大火

連得汝信及行李已收閱事此間亦作此商量
無人去事恐無益欲去則無其人正費躊躇若
金陵已有文書必須人去則汝必須急歸蓋家
中編審事脫不得人更思此審到閱者與向
時經紀不同華否兩項汝弟皆非所長直須
汝自一往耳此等處亦須歸面酌之難以遙
斷此月中再得百數十金乃足了債至少必再
得百金不知能有濟否庄中東北角造戲
樓戲須柱聯兩對煩鄭公為一揮
灑并前所求山庵扁額早寄急欲湊

建侯手刻也只此　七月初八日字　與大火

寒風旭日鷄豚社
翠浪黃雲燕雀家
畬鉏程積力
刈穫策新功

柱木細字不可大叠低亦不宜長若近日有
能作楷與行者亦求一寫之擇用庶不一式也

一經閒行親知皆有惋惜之言史得
無微蔑乎中乎人生榮辱重輕目
前安足論要當遠付後賢耳父為
隱者子為新貴誰能不喻鄙父為
志士子承其志其為榮重又豈舉
人進士之足語議也耶汝勉矣一
跳但見好書遇者賢勿輕放過
餘無所囑五月十五与大火

芝既已抵山同行者 錢[illegible]先生湖[illegible]
好友相對甚樂惟恐此[illegible]不能久家
中諸事汝宜努力料理勿輕以擾我則
養志之道也 先生到館若莊中未端正
且坐縣間俟稍脩葺而往亦可惟 先生
指揮行之 顏子樂來甚禮汝亦請問
先生 徐親家作於十八日迎 凌先生應
如何亦賀之 先生若到時我不在汝宜代
我往 徐宅通甚賓主之情恐 凌先生
有所可否處不便即直語之於新主人
也其贄儀之禮与親翁言俱宜豐厚
掛像祭祀之事可已但云俟我補行也
打起精神凡事留心勿怠忽游戲如我
在家時　廿一日燈下付大兒与祥悉同看

自出門日日順風三日半已抵鎮江
為糧船擠塞乞坐兩日乃得出江
於廿四日進城寓楊瑞民家一路平
安適意今日始發書至坊北客尚
未到而坊人口角者火急頗佳云
去年秋冬北客[illegible]程墨不絕口雖如
千書來亦早去矣但有一說可慮
者云此間坊賈止許外路人來氏
賣書不許在此間刷印未知此說
如何且看光景作商量耳 汝兄
弟在家諸事須留心不可仍前百
事不管讀書當精勤於時文看

書精细發揮盡致即此是講學
即此是好古舍此而情尤高自位置
不為穿鑿之邪説即為迂腐之粗
談終進步也難矣此至所謂切切而
於大火尤三致言之者家中看發內
無老成鑒醒之人一班都是睡魔吾

卷上 三

甚憂念發綠事小火燭事大不可不
小心照察諸切小丈務加意調護倘有
些小不妥非不得已者慎勿輕易服藥
吳五外家八家詩選即完即寄來
此間並無一冊也并致之有便人來者即
附信慰我船回書此字付大火兩兒

廿六日寄信從新墅船上歸到否此間
北客陸續有到者要等全場會墨出
方買書而金陵姑蘇近地買者甚衆
氣色殊噪也吾所最快者得黃
俞部周雪客兩家書甚富而恨不能
盡抄耳今寄歸李伯紀梁谿集九本
可向曹親翁處借福建刻本一對無

卷上 四

者方錄出亦可省些工夫又兒說之嵩
丘集七本書到即為分寫較對速將原本
寄來還之兩家極珍惜我私發歸者
當體貼此意勿遲誤勿汙損也黃家
有楊鐵崖集比吾家本子多數倍
吾欲查對抄全可簡出寄來刻本
二本又宋景濂鈔本二本共四本在娘房

林後斑竹書桌上宋鈔本有木匣可
將劉本併置其中俞郎索我家
書目看便中寫來并崔出明人集
亦錄上渠尤要者經學及史料雜
家也趙東山汸春秋集傳吾家有
否此間有之無則當抄歸家中大小
平安有便即寄信慰我此間書一

崔完即歸矣然書籍留人應々
難釋意且在此結夏大約秋初作
歸計耳家人帳目汝兄弟打起精
神算催勿使拖延我不在家即是
汝輩露頭角處我一向寬厚正望
汝輩振作勿蹈我弊習也

五月十三日字付大火辟懸

盛六船來收初十日字知舉弟三孫十分
歡喜可小名京還以志吾遊也大媳蓐
中安健須慎調理汝母及大小各好
吾甚慰念此處書甚行但北客陸續
來未旺云大約今歲在秋冬極盛為房
書故也施卓人歸寄抄本二種作速抄
完付來第一勿污損切囑寫來書目恐

未全可并史料雜書皆開來少則
吳五材處書目併借寫來可也西崑倡
和詩黃度書說二種黃俞郎要借看
簡出寄至回聘禮物借用五材者須
問價即納去程墨大題此間隨印隨
發蘇州杭州蕪湖寧國皆來要書因
待北客未盡發去故未暇寄回俟吾歸

帶來耳 桐鄉當物有火爐一票不可遺誤可即往贖歸 鍾姊要織人物與兒戲中無益之費吾不與買亦所以教之也暑熱可畏舟行尤苦吾大約新秋動身晁李二集仍用夾板內將油紙包書入夾以防污濕勿誤

宵初六日字付大火辟惡

即有神歸 信曾到東施卓人廿百來書俱悉吾體漸安瘡亦不作但暑濕南日七日方止寫說與汝母不必掛念此間書大走而紙驗長前字中猶述及寄去若無的當人可托即向施卓人兼照玉兩家會親與之但寄之會票法馬出來亦甚便也付來書秋集借四本可即分抄將原書四本還之勿遲 張先生字中道及教大火以拾來字甚大火之病之付肯當書紳永佩以充治改過爲不負 師訓不徒作一番說話也 越修公子亦思婚兄房送禮已寄去分嘗可更通知陸六兄年都見我也 戴臣

大火明後日先携書籍筆
硯移寄至莊將我廳中
桌上書本除時文及緊要
緊書且留其餘盡數帶
來我要曆本看如何竟
忘却檢只不用心沒料
理今後凡我有字出須牢
記待之要有回覆
十五日付安之

於汝兄案頭見汝字欲聚精會神謀治生
之計此無甚謬乃云文章一事當以度外
置之此錯却定盤針連所謂治生之計
通盤不是矣吾之為此賣書非求利也志欲
倣法鄭氏則其為衣食制度之本不可
不先足備正欲使後世子孫知禮義而不起
謀利之心庶幾肯讀書為善耳若必
置文章而謀治生則大本已失所謀者不
過市井商賈之智孟子所謂蹠之徒也
焉有君子而可以蹠自居乎昔孟母之教
子再遷近市孟子戲為賈衒母曰此非
所以居子也去之學側卒成孟子吾之使
汝輩賣書固失孟母之道矣吾向不憂汝
鈍而憂汝俗此等見識乃所謂俗也醫

俗之法止有讀書通文義耳今乃欲度外
置之其縣俗而超於污下不知所底矣喻
義喻利君子小人之分實人禽中外之關與
其富之而不通文義無寧明理能文而餓死
溝壑此吾素志也亦所望與汝輩同之者
也豈頤有一蹝子教字又云若再悠忽過日真
無所立身其語似奮激有為者乃其所志則

卷三　十三

棄文義而鶩利吾不知其所欲立者何等之
身也古人戒悠忽正為無志於學耳若志
在貨利則其患又甚於悠忽矣此種鄙
俗見識其根起于無知而傲之而不勝則
惰之而不能改則自棄之之者必自暴然則
汝之所謂聚精會神以治生者乃吾之所
謂悠忽而真無所立身也已則自棄乃托以

質地庸下夫知仁勇天下之達德如其不能
皆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恥近勇加百倍之
功則愚必明柔必強今汝實未嘗用力而曰
質地使然天亦不肯承認此罪也此係汝上達
下達分路關頭故痛切言之淵明詩云夙
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吾
亦無如之何也朱虎脾瀉已止令時帶紅

卷三　十四

積然神氣健旺無足慮者目下嗣欽降婁
四朔皆患重感甚劇數夜不寐憂勞不
可言賣下銀有便即寄歸前銀盡買
紙將來婚禮在邇修房備物需用甚
急也餘言汝兄能悉之九十月間汝兄不出則
十一月初汝亦須歸幫忙也待後信
再計汝兄病三陰瘧頗憊之故出來

有益期耳

自廿六日寄與辟疆

兩次字都到行李物件俱好明日吾往
嚴崖甲寓成故不及寫字與歸知船
為未開又附此諸已呈與兄字內讀書
執事原無兩義讀書以明理為要理
明則文自通達於人情世故亦無所不
貫故曰無兩義若讀書止求文詞字句

卷上

一六

執事只求貨利私欲則自然兩相妨礙
矣其根原只在立志正大用心精細萬
實其工夫先在看書義明白次求古人
文字能達吾意斯盡矣非規規念句
調弄筆頭而謂之讀書也甚望此歸
而彼處脫人否此兄應務未知如何了

須酌一良策始于十月初得歸爲妙
翻刻之說酌事務亦未必確即有之
亦長不及五之一哉胡文合選若是許
伯贊選本甚佳何之惜太便昇耳六
合之說果否果則大快也以後賣不餘
仍照此見規矩并封原封勿併攏帖上

卷三　十七

細告以便查對行再從等不及詳細
侍從三弟婦於十月十九始須十日
可到后誌　十月初七日字与顧忌

廿百朱二船出寄補大題三捆字一封當已收
得矣目下家中皆安好只愁旱涸車岸
爲苦再數日無雨压後塘亦絶流又不
免荒亂之憂耳冬菜子聞南京者
爲佳寧國一帶俱年年在京買子可
擢升許來試看然此須白露後半月
下子乃佳不可遲也萵苣子亦需之并

卷三　十八

尋來兼訪其種植澆培之法始先出
門大約在中秋後重陽左右若始意
欲遲早其間亦無所不可始自酌寄
信來說可也在外切不可廢讀書雖
忙亦偷空爲之秋涼須備寒衣因始
婦在母家不及問之若欲製新者始自
酌用可也　七月十六日字与顧忌

講研無有即有而亂
古之人只爲技也義
所不可況擅用它人物乎
凡與人皆交從當心存識敬
静不可不揆義理有

卷二　十七

曲將之意即應對進退
周旋間皆然不可要用人
便不管自己無所用便一
槩簡傲去因此一事發
此須當時時存記不專

指此也付出玉盃一枚可用之
否則別覓它物　小屏志

作文不可畏難即未能佳且做去多做自通越縮越生疎矣凡人何可量只是自畫便了却一生耳怕人笑便須受人笑不怕人笑更何人笑得我也勉之勿忘 四月廿四日字与存懸

汝以何項帳無禮于二舅使字訴我甚失處親戚之誼凡事不可以利傷義婦言不足聽也 府片要緊更得如此為妙

卷三

廿一

出外舉止須莊重謹厚與人溫和語言簡雅切勿輕躁與人取笑局中諸事留心覺察習勞學筋節自奉須刻苦勿作高興妄費之事及置買游戲無用之物得少閒即讀書細心看大全溫誦古今文字有所見即作文以發之勿游閒逛目前大火帶歸文獻通考續集反關正集見書鋪有正集可買補之遇古書為家中所無者勿惜購買此不與閒費為例也見吾相知者皆致候云病甚不能作書

我在山中兩月昨始歸家汝兩次書信已收字甚安汝向不更事近能獨任外務不以為苦此可喜也但凡事須詳慎勿以風若輕躁妄為實失之最急毋自以為能則庶幾無大過矣雖無人講解然不可不讀書要成個此月之朔出城從寬以將之其餘先與汝字中所經書記與字俟後便再寄可也

五月初八日字與［illegible］

沈書廾來信物已收書不走動亦只得耐心信命不應便起妄想汝在寓無人提撕便恐隨落早晚不可不讀書。。便是提撕法也不可妄有作為及避辟佚游謔浪作閙此最損根本不可不儆　受成已出其　尊人期其速歸故勢未能出欲遣大火來代汝而日內郡邑有試事汝兄為汝地不意弄假成真勢又不可出汝須耐苦月許待此間商量人出更代耳　蔭困　魏親翁北上之便附此　五月廿二日字與降要

張祥於吳江擔閣廿二始到正在懸挂也一生意冷淡或趕新客到尚有想頭不則何以卒歲耶　朱氏昆季用情深厚見時致我感念之意然我有要言囑汝汝不可因其情至或以事干請或私為委曲或為旁人所誘用損其昆季威　復敗我家清若堅守之志節汝年幼無遠識恐隨落此中切戒。

廿三日辰刻字付降要

青芝魏親翁進京一信想尚未到家中皆安但念汝獨自久客正々汝兄來代在外能細心任事賬文兄之勞而釋一其憂即人生分內第一義也第不可廢讀書廢讀書則流入市井汙下而不知矣勉之

六月初三日字与隆婁

山中初聞横街火災甚爲[illegible]慮今
知焚店屋八間何以堪此不[illegible]浪賣
基地与方家其價亦不爲少第
此價到手先須打算後路吾意
非贖屋即贖田仍足抵還糧〻
用乃可若未算後路而先賣銀
必然花費打散雖吾亦不能自
保而况乎尓乎至或云放典取息
或云托人做生意此皆騙局立盡〻
道不可行也此中事宜須待我
歸汝〻且与家人算計何處産
好宜贖價須若干以便脫産置産
若畢竟無産可贖則此地終不
可賣又當別圖起造〻法也

汝兒婦先此初十三日女与四房姪
有銀約秀才不肯迎父母想人
家養子何用不知此時父母存亡
若何一向丟在腦後忽然寫起
帖子又須用這老頭子我不思
見此名帖可爲我還之且云
待他父母歸後纔与相見也
此字

東嶽廟係吾家〻菴自
祖父以来世〻僧人居守近聞道
士希圖攘奪雖僧道皆屬異
端然

祖父遺規不敢輒有変更也吾
病不能出姪可主持嚴戒道士
毋得多事吾家斷斷不容也
胖字

聞日來外間狹邪之風甚熾富
室子弟盡為所熵壞舉國若
狂可恨可畏汝輩根未牢
宜更加警省以彼曹為懲戒勿
輕出門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慎 後關

卷四 四

門簿一本請帖一張付到此是
為吾姪讀書進德修身齊
家之助當分付家人共遵
守之勿視為泛常虛應故
事也 胖字
仁左姪覧

大犲偶被親族匪人所悞令辜
悔悟家门之福但恐此輩孽
根不斷仍来煽惑特設主门
簿着尔等衆人輪流值日管
门如[illegible]
四人乃驅誘罪魁令後不許
往来除拜節及喜慶行禮祭掃
不論外餘時不許容此四人進
门如值日人不行阻任查出重責卅
板仍罰追飯米倘此輩恃強

直闖不聽尔等勸止許尔等盡
力推攔盖此是誘壞尔主仇人
親族之義已絶尔等勿為其主
正是忠處不作衛護論即有
是非我自與理論尔等無畏
也特諭

貼四房後门內不許損壞

從弟至忠字仁左 四伯父耕道先生之子少孤
先君子教撫之偶惑一妓遂至流蕩 先君子嚴
加禁替始而慭憤終迺悔悟末年翻更勤儉家
賴以不破焉公忠記

葬日已擇在十二月二十外兩三日内其挽浜之日擇本月初七日起工其次初十日亦可用但此係大事又事非一房須先期計議停當不致臨期有誤各房須料理費用衆家事極難做必公

誠和讓奮發義勇乃克有濟惟賢者勉之耳　升祖字与
諸姪孫

移居匆匆吾無以為意準盒少許甚愧汝
祖若在定有一番惱睞惜不及見言之愴然今推汝
祖意与汝銀一兩雖不多亦當

念尔
祖也時時歸省母兄勿致踈離夫学稍遠間隙易生慎之戒之讀書作字務本向上近正人遠市井勝發此吾之隆隆期望者也
升祖字

屢得甥字去年以書信附蘇州而郵寄已行竟不
得致快然閱甥近文較昔條達知勤業不息日有
進詣可喜可慰第尚未能開拓境界不脫膚淺
平實四字大都好通篇遲緩無可抹亦無可圈也
其病坐無意思故無曲摺生姿今特寄與程墨
一冊金正希黃陶菴稿各一冊吾九竿木集一本其
中金稿與竿木集尤為吾甥對證之藥當細玩
之家中尚有歸太僕唐荊川稿不以相寄因此等
文字甥宜怕看不能得其精微之高妙之故則徒
益其膚淺平實而已為甥計急力闢生徑使心
思別出乃有進處否則終無當也吾病屢增劇
連年吐血今聲嘶痰嗽不止日就枯瘁加以塵
境嬰逼意益不堪遂剃髮為僧結茅球溪
之妙山苟延性命急欲完知言集及一二種要緊
文字而精神已不支擲筆收拾不上家中子姪門人
之文槩不能批削故甥文亦不及動筆也　苗兄

劉兄文甚佳北方有此神駿尤不易得愧殺南人
矣觀其志趣亦不凡似不甘以時下自了者故以
數言慫臾之暗間為道斯意醫理難精以餬
口之心為醫更必不精其說甚長俟歸時面言
可耳便信行遽不及多語惟善自愛以副
遠念　五舅字與　朱大甥　六月廿二日

男子志在四方爲行其道也若漂泊則何志之有然一身猶可以自解柰何以白髮之親流離塞上倘有意外不得遂首丘之仁是誰之責歟甚至以放媍爲辭則三妃不從蒼梧豈大舜反意皇英之墓耶若以新思得所樂而忘歸寧陷其親于荒徼此尤與于不仁不孝之大者 甥又何以自立于兩間也情切故詞直惟甥勉之 十月九日舅字與大甥

得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三千餘本示大兒

阿翁銘識墨猶新大擔論觔換直銀說與癡兒休笑倒難尋幾世好書人

實鞍包角藏經箋不抵當時裝釘錢豈是父書渠不惜只緣參透達磨禪 祁氏叅臨滴字

一東坡洗兒詩牧齋作轉語和韻皆譏言也因作正解和之示兒輩

養兒須去極聰明奸黠癡頑誤後生我道聰明還未透沾沾止為一公卿

瘞阿彗文

痛哉阿彗今日汝死々朝矣阿爺阿娘哥々皆痛汝不忍舍々伯々西伯母賜精帶飾汝父執吳五桐嬸々之老人弔汝今吾令汝乳姆攜菓餌蔬飯祭汝々不能飲食其柩出乳汁以飲汝痛哉阿彗汝生

面方廣額豐下耳長垂珠隆準脩眉踈項黛綠膚如凍肪腫如縣漆毋抱汝前十步之外目光及我啼聲震騰項頸肩背皆如山立向手為對搖擺搓不自掉弄其身屢莊嚴姿無一死法生未十日即能笑如月以來洞

書舊本朱子語類

壬辰夏買此書爲書舡所欺自三十一卷至六十六卷俱闕而自此本至末凡十本又重出全書中又多爲庸妄人所批抹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至此每展閱時恨怒無已書此示兒輩讀書無論聖言當加敬畏即古人文字亦不得輕肆動筆且呂戒與書客買書當細對卷葉翻看污損勿輕信而急遽爲也

先生倡學東南載束髮受書即知嚮往徒以一江之隔負笈稍遲壬申歲始得造南陽講習之堂而　先生謝世已近十年矣徘徊廡序不能自已既因　先生嗣子无鄙瞻拜遺像執瓣香之誼焉无鄙復盡出　先生遺書手澤共相展閱中有家訓數帙其言尤深切著明載乃作而歎曰始吾知　先生見道之高明也今復見　先生躬行之篤實矣夫庭闈私語皆可告人立心之誠也造次指揮字必端楷持身之敬也巨細之務至理具存格物之精也一事而引伸之數善備矣至其閒格言正論皆可以砥挽頹波綱維人紀抑是訓也豈惟　先生之家若播諸天下繫世教實有賴因與无鄙共相簡綴成一編以垂惠來學此固載平生私淑之微志云爾

康熙癸未冬十月三原門人貢廣載盥手

謹識

戰守全書十八卷

〔明〕范景文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戰守全書序

聞之將貴嵩謀兵尚氣勢訓齊繇乎紀律制勝在乎機權夫紀律機權非臨事而猝辦之也謀成于暇師

成乎壯自非心目所習考驗已事敬戒夙備從枕席過師以輿鞠教士卒遇變事方來鳥獸駴突烏睹盤鎝之用折衝之略乎今天下羽林材官非不比而習之也然亦遇較藝方始從事其所耳而目者不逾弓矢劍戟旗幟礮石已耳求夫廣稽遠引簡罷披圖以

攻以守出入古法從未有緩急足恃其入又安用飭此桓桓狓狓者為至于文弱乎流俄膺守土之寄銜誓師之命目懾于流矢白

刃鋒火羽書心怦怦動其
或瞋目語難請纓伏劍雖
復咤吒自雄而罷非素具
事不熟嫻問渡無檥決脩
能濟又有循塗執法固識

變通鍥舟守轍不知時勢
如病者攷古驗方已意偶
合輒取爲上藥而不知更
益其膏肓也古來登壇名
將胸中磨厲莫不取衷韜

略操縱變化用兵若神豈
無所本而以冥冥決哉老
子曰治國以正用兵以奇
夫天地風雨龍虎鳥蛇之
制以至火攻水戰車馳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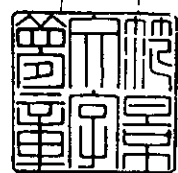
擊之法向者人能言之彷
於昔人寓有奇理事不習
不奇事益習益奇人與事
習則惟人惟事用之而無
不奇兵家言曰握奇奇何

以握操之有本從可思已余自承乏南樞憤天驕之匪茹傷流氛之未靖日進將士而整率之特輯是書人授一冊軍中大端無過

戰守能戰可以制人能守不爲人所制合度應機自可立于不敗之地古之人非能爲勝也能不敗而已中間所載器械壁壘之粗

精之而紀律機權卽在其中使夫橫槊執殳者人人曉暢事事慱習猝遇不虞按圖决策運用孫吳取之帳中有餘裕矣昔陸九齡

與子弟習射曰是男子事也自是里中不敢鄙弓矢爲末藝今者卿士大夫抱四郊多壘之耻久矣一張一弛爲虎爲鼠在習與不

習之間抑亦可謂文士所
當盡心云爾
崇禎戊寅歲吳橋范景文
書于南樞之靜遠堂

戰守全書總目

戰部

卷之一

軍祭
儀注　祭神旗
祭風伯雨師文　祭山川神　祭
毗沙門天王文　祭黃帝文　祭蚩
尤文　祭八神文　祭當境神文
禡五方旗文　禡牙旗文　禡門旗
文　禡纛旗文　禡五兵文　禡征
馬文　釁鼓文
儀注　祝文

軍誓　禁喧

整備衣甲器械　甲仗要披執慣

給配馬匹　專官管馬

出軍馱鞍　齎糧

沿途口糧　糧道

因糧於敵　將士不得帶家小

戒預泄　清路

踵軍令　察地利

鄉導　不用鄉導致敗

審時　啓行

分道附前哨　踏白

將旗

卷之二

發塘報　哨探

探旗　探馬

軍行次第　方陣

方陣圖說　四正四奇圖說

行營　下行營法

入山谷行則爲營說

破虜新陣大略　防逢賊

卷之三

將不離營法　搜伏

遇賊　遇賊下急營

布城　木城

度險阻　度險

繩梯　濟水

涉泥塗　禁蛇虎

迷路　認路

暗認　止宿

守部

卷之九

卷之十

威遠石砲　石榴砲
瓦炮　太平車
火毬　引火毬
蒺藜火毬　銕嘴火鷂
竹火鷂　烟毬
毒藥烟毬　火妖
萬人敵鐔　鑁銃
勾頭銃　西洋守銃
西洋飛彪銃　弓箭

弩　弩箭毒藥
磚石　懸石
飛石　飛繩
礮石　礰石
砲車　單稍砲
五稍砲　七稍砲
旋風砲　旋風五砲
虎蹲砲（與銕砲不同）　柱腹砲
獨脚旋風砲　旋風車砲

臥車砲　車行砲
合砲　四川飛石
合毒灰　灰罐
煮人糞　置旗索物

卷之十三

派民夫　城夫應備
部署　軍兵
安劄兵　衙役守城
役老少婦女　別派人衆

簡不足當敵者出城
設垛長　立草廠
守城人飲食　設策應兵
設游兵　官軍不宜頻調
設巡邏　設巡官
備傳警　設飛報
嚴警報　演習
分信地　士夫協守
守敵臺　立定莫爲賊誘

雲　雨雷電

虹霓　霧

氣　地

火　水

器物　獸畜

禽鳥　蛇蟲鱗介

艸木　夢兆

戰守全書總目終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一

終

戰守全書卷之一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軍祭

武經總要曰、宋朝承平四年、詔禮官詳定禡於所征地之禮、付北面總管、其禮除地爲壝、以祠黃帝軒轅氏、用牟豕代太牢、都總管爲初獻、餘用舊儀、其牙神纛神兵、以一少牢、其幣牙以白、纛以皂、用剛日、以漆罍當饌、祠之於壝、統以青繩、覆以幄幕、置軍牙大纛位方七寸厚三分、亦三獻、釁鼓以一豕祠、官皆戎服、清齋一宿、舊法兼祭風師、祭雨師、祭馬師、其薦獻亦用牲牢酒脯香、一如上儀、惟風師磔犬以爲牲、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日將師具官稱姓名、某以某物之奠、致祭於某神、凶黨首難、干紀亂常、毒流生民、罪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討、殄寇克敵、惟神是助、尚饗、一說祭毘沙門天王有祠貌則就其祠無祠則望北爲位設香燈蘋泉漫楊枝乳粥酥蜜餅食之屬三軍首路之日、則祭道路神、以車犯軷、祭禮放城外之首路

封土爲山形、蒲芻棘栢爲神主、祭儀牲幣皆準上、祭畢以車轢之而過、
謂之犯軷、軍在道路、凡遇名山大川、百神祠廟、
皆遣官以酒脯祭告、
大明會典、　國朝旗纛、藏之於內府、每歲仲季
祭山川日、遣旗手衛指揮、祭於山川壇內之旗
纛廟、霜降日、又祭於教場、至歲暮、享　太廟日、
又祭於　承天門外、承樂別有神旗之祭、專祭
火雷之神、每月朔望、神機營提督官、請祭於教
場內、今附於後、

一齋戒三日、一省牲、牛一、羊一、
一正祭陳設
神七位
旗頭大將軍　六纛大將　五方旗神
主宰戰船之神　金鼓角銃砲之神
弓弩飛鎗飛石之神　陣前陣後神祇五昌等衆
犢一　羊一　豕一　登一　鉶一　籩豆
各十　簠簋各二　禮神制帛七、黑二、白五
設酒尊三爵一　篚一　于壇東西向　設
位文案于壇西

儀注
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詣盥洗所、贊就位、迎
神、作樂、執事官于　神位前、斟酒訖、贊引贊四
拜、陪祭官同、贊奠帛、行初獻禮、作樂、執事捧帛
爵進、贊獻爵訖、贊復位、跪讀祝、讀訖、贊俯伏興
平身、樂止、贊引唱行亞獻禮、執事于　神位前
斟酒、樂止、唱行終獻禮、儀同亞獻、唱飲福受胙
贊詣飲福位、跪飲福受胙、以下儀祭先農同
一祭神旗　牲用羊一、豕一、無帛

儀注
贊引引獻官就位、贊四拜、贊初獻禮、贊跪、贊讀
祝訖、贊俯伏興平身、贊亞獻禮、贊終獻禮、贊四
拜、贊詣焚祝所訖、贊禮畢、
祝文
維某年　月　日　皇帝遣某官、致祭于
天威神機火雷無敵大將軍之神　惟　神威
勇猛厲、剛勁精強、訇雷掣電、歘火奔風、護國庇
民、厥功顯著、肅靖兇暴、寧謐封疆、遇有征討、惟

神是賴驅鋒遣譎端直奇妙萬發萬中疊貫連
柔破敵致勝如拉枯朽無堅不摧無悍不殲
神其蓄銳毓靈用之則應特以牲品致祭
神其享之

祭風伯雨師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牲牢香酒之奠祭于風伯
雨師之神惟神箕畢之精陰陽之粹動息無間
遊潛太虛大塊噫氣鼓天地以發籟飛龍在天
合雲雷而作解茫茫禹迹民其賴之今某出師

有期惟靈是禡冀神陰垂嘉祐賛我師旅或濟
舟楫濟巨川神施九竅之怒號或涉嶺岑歷險
阻神藏十翊之霶霈然後扇腥膻之氣如塵颺
空抽兇妖之血為波注海太事苟濟敢忘玄貺
尚饗

祭山川神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香酒之奠祭于當境
山川之神天地之始疏山濬川所以應天文列
地紀限夷夏宣風雷為神者必靈有祈者必應
蓋山川為之府神為人之主也禍淫福善神其
掌之故聖人列于典禮國家配于群望所冀發
善者之福神殲不善者之屍骨惟神惟景天地
之命為山川之靈照我懇誠賛我兵力使收功
于須臾殲元惡於頃刻尚饗

祭毗沙門天王文

維年月日某官謹以香燈蔬菓祭于毘沙門天
王惟天王神靈通暢威德奮震據太陰之正位
降普天之妖魔左手擎紫降尊身于西土右手

伏戟赫天威于北方一舉而群魔駭再舉而沙
界裂目激電以日暗髮聚藍而雲委卓举萬古
聿稱元神今妖孽未除生靈塗地凶聲逆氣濫
天而浮皇帝命某將領雄師勦戮群黨大勲未
立壯心徒奮天王受佛勅印廣揚神通尚能卷
大地于掌中納須彌于芥子今茲小醜豈不能
袪伏惟降慈悲心救衆生苦開大神力驅神兵
兵右廻左旋剪滅賊衆脫苦惱于刀兵之刼廣
濟拔于風火之輪則某也虔心皈依實在此日

尚饗

祭黃帝文

年月日具銜某謹致于黃帝之神惟神天資懿睿首制兵戎敷演三才披攘九極陶精顯粹凝立鴻古雖蹈迪之不腆實伊聖之有作方今天人合發夷夏稱患隱憂于黃屋之尊告廟起白旄之命惟神素章元聖開闢往世驅逐兇慝揄揚天功綿亘千載光靈不泯冀神陰垂嘉佑以贊我師旅收闢土地誅鋤鯨鯢幽明合誠幸享多福尚饗

祭蚩尤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蚩尤之神惟神雄材自任命世特立卓絕萬古鬱爲人豪昔在炎靈不御土德丕熾公鄙治天之職纂叩戎之緒足驚九土手掉五兵喬臂一呼四濵飛水嗔目再顧兩曜晤色噓氣而烟霧蒸吹角而風雷作金虎忽病神龍亦屠然公之炳靈萬世不泯冀垂嘉佑贊衛我師獲虜樹勛戴答玄貺尚饗

祭八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致祭于八方之神兩儀設象八卦成文中合粹氣結爲神靈聖君則之以奠兆民悠悠奸醜敢有不賓逆天反道猖獗蹈迪吾今有告神順所闢天門地戶人門鬼戶震雷洞洞火靈燉燉水澤之神聚類合群沱沱太極靈氣詵詵掃殄兇悖廓清妖氛神其靈之神其靈之尚饗

祭當境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備酒牢奠于當境山川之神惟神受天明命辨位司民禍淫福善神之常德今奸醜肆暴叛誅不軌汚瀆我境土虜掠我士庶尚未伏鎖授首豈神禍淫之道耶俾我元后肅擅命將提戈遠征大憝未殄元勳未輯豈神福善之道耶今某虔統大軍以涉靈境固當享我血薦潛助其力贊應天之兵誅悖道之虜則神正直之方于是乎在尚饗

禡五方旗文

年月日某謹禡于五方旗之神，惟神禀命昊穹，實司所職，畫國經野，正位辨方，前指則攙搶蒐頑，當位則表列師旅，伊靈有用，繇古賴諸，我國莫其還寔惠政，鯨霄鰲柱，總八極以天臨，木口金鈴，震九疆而雷動，方資廣被，孰敢不賓，何犬羊之遊魂，爨腥膻而背惠，伊宗旣興于嘯聚，在予藐掌于車徒，我有征事，誠元無爽，輿神垂佑，陰贊六師，奮朱雀以前驅，命玄龜而後殿，青旆皷蒼龍之氣，素旌宣白虎之威，黃龍鎮中，爲我軍主，誠宜内順指顧，外威奸雄，一揮而龍塞生塵，窮廬磬覆，再皷而狼居破胆，敗虜讋驚，掃大憝于陬隅，耀殊勳于簡牘，廓清萬里，藉神之靈，尚饗，

禡牙旗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禡于牙旗之神，昊天有命，澤佑元王，純精播祉，玄德騰光，蕞爾醜虜，敢謀亂常，蠢擎黔首，鼠嚼邊疆，天子命我，仗鉞專征，耀斯威武，討彼不庭，嘗聞天地福謙，鬼神害盈，善終其佑，惡殄其生，咨爾陰祇，固將效靈，召太乙，呼雷公，馳白虎，走青龍，玄龜鎮後，朱雀銜前，濯蕩皎白，掃除妖虹，兵不血刃，告厥成功，神其聽之，顯鑒予衷，尚饗

禡門旗文

年月日某謹禡于門旗之神，惟神奠兵作元，揚靈戎首，闢向方之正位，立凶器之宏規，指顧師徒，予實賴汝，令醜虜尚肆，長氛未清，是致伐皷建牙，聲號事律，祈神陰佑，禪建殊功，誠宜磨盃兵之虛壯三軍之氣，納犬羊之地，載扇華風，鏁鯨鯢之屍，盡爲京觀，神其聽之，尚饗，

禡纛旗

年月日某謹禡于六纛之神，天行殺氣北方，表戎事者大纛，是故以黑于飾，順其位也，爲軍之表，嚴其令也，師徒樽節，乃在于此，誠宜佑我大用，威被元兇，所當者破，所指者靡，則神順成之方，斯亦至矣，尚饗，

禡五兵文

年月日某官謹禡于五兵之神天道不諂助厥元王我作五兵以征四方靈星爲衆乃名大房角星示本亏名曲張二宿主弩曰遠望熒惑主矢曰徬徉彼長戟名大將賴參星而抑揚今則臚腥聚臭孛彗騰光流血如水傷骨成岡苟不剪滅兢爲忠良咨爾五兵爲天大刑太玄之垂象方與之淳精順我動使以撲不庭神靈之神靈之尚饗

禡征馬文

年月日某謹禡于馬神東方蒼龍實曰大駟因星史而立象垂休顧太易則乾文取譬懿伊馬之用功爲邦家之大利何倥偬之邊阨聚腥膻之黨類列旗幟而星蕃掉戈矛而蝟起將耀武于三軍當載揚于六轡所賴者穹昊儲禎明神效祉苟㚘飲之叶宜實陰贊之不昧尚饗

釁鼓文

某年月日官某謹釁于鼓神三軍之威職在鼓旗之用靈惟鼓神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爲度兵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今則五兵暴露群醜縱橫士庶狼狽顧我小子承宣王威虔統大軍將命遠臨一擊而進師鶚視再擊而逆黨靡驚賛命收功決此一舉尚饗

軍誓

兵法曰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誠其慮也商人誓衆於軍門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將交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故書之所記三代令王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文所以申儆衛

衆堅整士心爲戰陣之首也今之出師凡將發及戰主帥當親臨士衆明布誓言使在下無不聞者感激衆志然後行也誓曰大將某官告爾三軍將校士卒整爾衆庶謹聽予命令今戎夷不賓侵敗王畧撓我邊陲害我穡事毒流于庶民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誅爾尚一乃心力銳乃戈矛共殲大憝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勉哉爾衆服勤王事毋干典刑此誓之大意也其兵者臨時爲約以誓軍[illegible]

禁喧

武經總要曰凡兵體尚靜惡喧靜則有序喧則必亂其軍行在路若要喚人及進退止息令每隊取曉事者兩人一人執小緋旗子於本隊外傍行去隊十步以爲望一人專聽待喚如去賊近卽遞相暗報欲令止息卽臥旗子當隊下卽住候見旗立卽速行要抽退令旗子不住前招當隊回身速行其大軍首尾亦各差小較領主將處分他人不得輙傳聲

戚繼光曰凡軍中要緊只第一件不許喧嘩說話凡遇動止進退自有旗幟金鼓若無令許說話但開口者着實重處夜間尤是切禁

整備衣甲器械

武經總要曰凡未發兵三日以前所須排比畢定臨行一日須内外寂靜如常日

行軍須知曰軍未發前三日令諸軍收拾行裝乾糧鞋履隨身器用足備聽令而行

戚繼光曰凡缺欠軍火器械等件須于出征前三日請給完足急行亦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盡討索通以畏避論

李靖兵法云諸軍士隨軍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數幷衣資弓箭鞍轡器仗並令具題本軍營州縣府衛及已姓名仍令營官視簡押署營司抄取一本立爲文案如有破用隊頭火長須知用處卽抄爲文記五日一申報營司如其勘簡衣資與簿不同物有賸數卽是偷來並仰當火隊見有他物卽須看當狀送營司其衣資不立文

曆縱使道失官不爲理亦不得遞相寄附卽是盜來受寄及寄物人並科罪

李靖兵法曰諸應請甲數葉行數于甲襟上抄記其袍袴如斤兩于袍背上具注斤兩幷槍量長短尺丈軍司並立爲文案如事了却納取案勘數長短斤兩同卽納如有欠少隨卽科決徵備其軍器常須磨礪修補亦不得毀棄

李靖云常備隨身器械整齊合用相須之物不可缺一或有弓弩無弦箭無羽鏃或有而不牢

及有弩牙器械不利施放不行主將用心點簡備敵用之、

武經總要曰、凡軍中諸器械并戰袍、并定斤兩、標記色號、槍劒弓弩等、並各記之、軍司明立文簿軍還送納、皆按簿交受、

武經總要曰、凡士卒給弓弩、須分軟硬爲三等量人力强弱均配、衣甲亦定長短爲三等、量人材大小給之、

隨身衣甲器械、不得啓私脫換、如有損折、或不

便使用者、即別請給、如善弓弩鎗刀之類者、從士卒之便、

戚繼光曰、應有兵器、軍兵配定隨身、雖一弓一箭、須書各名伍在上、或遺失、易爲簡給、或臨操、易爲辨賞、

武經總要曰、入外境、用步兵大斧二百具、大鋸五十連、手鋸五十連、與先鋒同行、准備開路塡溝斫木造棧所用、昔馬援伐交阯、開山刊道千里、

甲仗要披執慣

戚繼光曰、凡官軍啓行、各須披甲戴盔、執器械、庶幾臨敵輕便、不許併執肩纏、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更傳、

給配馬匹

武經總要曰、出戰之時、登涉陂坡、過渡溝澗、所載人馬衣甲器械乾糧食、約重二百餘斤、卒遇戰鬬、使之馳驟盤廻、賊兵未退、經日不下、若不知其饑飽勞逸、必致死損、但依時餵飼、亦莫饑

飽得所、不可過度、即百病不生、又馬亦有大小行步疾遲、筋力强弱、出戰之時、量力馳用、則人不勞、馬不損、若選練不精、使人强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欲進而人懼怯、如此者、雖有百萬人衆、如病犬逐兔、育鷹逐雀、縱有孫吳韓白之能、不能取其勝矣、

武經總要曰、凡馬須擇揀遲速相等者、給配同隊、有彊惡者、別揀爲群、以備衝突、若性惡不可制者、不得給配戰士、

武經總要曰、凡戰士給配得馬、有鈍弱不堪入戰者、許自白主將、聽與換給、

馬軍擇疾速健壯力齊者、配成群隊、免有前後不及者、其惡類不可制馭者、不給戰士乘騎、恐致奔越爲害、則可揀爲别群、以爲衝突之用、

永樂十三年、凡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軟弱不堪者、插入隊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自已有馬、臨陣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不願者聽、

李靖曰、凡軍馬正給馬外、每軍更量分數、增給備馬、諸營除六馭外、每火别置驢一頭、準備疾病添補、如當隊不足、均抽比隊比營、其雜畜非營急兵士不得輒騎、

凡官健有私驢馬隨行、即官給芻秣、勿均戴衣服、

行軍須知曰、配定人馬隊伍、不許私自轉換、如有疾病、即與主吏押隊人說知、報有所屬、別差人換替、

專官管馬

李靖曰、凡征馬之職、有副使、有總管、有押官、有子將、有群頭、其數以馬爲準、

出軍馱幕

宋仁宗時、知成德軍宋祁、請復唐馱幕、奏曰、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爲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亘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

兵不出中國、弱者輕齎、强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槽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馬軍則盂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强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帟、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則士卒

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簡求唐獸羃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朝廷指揮取進止

齎糧

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况深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擬備雖云因糧於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斗可用數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即須揀擇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

至為賊困逼

舊法米一石取無谷者淨淘炊熟下漿水中任水曝乾淘去壓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熟水浸之待濕徹然後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

鹽三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即堅小不消一人食可五十日又宜夏月將行

粗布一尺以一升釅醋浸曝乾以醋盡為度每尺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

取小麥麪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或作片曝乾以醋盡為度每食時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

豉三升搗如膏加鹽五斤捻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棗核大以代醬菜人可食五十日

米麨一升一人可食一日

牛一頭食之五十人可一日

馬一疋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驢一頭食之三十人亦一日

如更急難諸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饑

山行即採松皮每十斤與米五合煮之令爛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

每人將油麻半斤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

亦可將烏梅乾酪行

每人將葫蘆子或竹筒皮榼或受二升者將前程之水即盛行

馬軍每人將乾酪與馬恐馬渴乏

近代邊兵遠行則有麋餅皺飯麨袋雜餅之類

糜餅、用糜末作餅、投沸湯、和爲餅、厚一分、候冷、切作碁子、曝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餘於雜餅皺飯麨、並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齎持及久、

一約所去處遠近、有無柴艸樵採、卽可預造乾糧準備、如得勝、則軍糧計置、自取其便、

一攻取城寨、計其程限遠近、將帶糧艸、預先約定、如在路不逢人馬、無事阻滯、指日可到、與諸路合大兵、或得城寨、可就糧艸、臨時計置、不可缺誤、

沿途口糧

主事唐樞云、凡軍行、若隨路關支口糧、候到唱名給散、晝則擔閣行期、夜則及二三更、纔得歇息、若先給與盤纏、前路行時、不便買辦、不無受饑之病、北方行軍、每每有此、必須先立從長良法、庶克有濟、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合計算總支應、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爲此牌行布政司官、將官舍目頭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見在確數、計算經過州縣若干、每驛該銀若干、就于軍餉銀內支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于民、

糧道

孫子曰、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而不可勝、

欲守則不可久、爲之柰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地、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

通典曰、大唐高祖、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救其前軍、迎擊待封、敗之

待封趙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遂大敗

因糧於敵

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

又曰智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𦮼秆一石當吾二十石𦮼音其豆稭也秆音幹禾稾也

將士不得帶家小

宋高宗時御史中丞張守上奏曰臣伏見比年

敵人犯順將士畏怯望風奔潰破殘州縣易於拉朽臣嘗求其故不過驕惰而已今每出師則水舟陸車累累隨行謂之老小其實皆婦女故出師之數婦女必倍之弊日以滋古所未有以故所居則求寬潔所食則求豐美所用則求羨餘一有不足則冒法抵禁劇於冦盜責其用命禦敵奮勇立功甚亦難矣夫謂將領者固當正身率下與士卒同辛苦往往亦以婢妾歌舞而自隨故上爲一下爲二上下相蒙無復忌憚臣愚欲乞應軍人家口遇出軍日並不得隨行各就本寨居止官司常加存恤修治舍屋量添口食如有軍人及將校使臣輒將帶婦女老小隨軍並行軍法本轄將校使臣失覺察減一等科罪主將身自違犯令御營使司及御史臺覺察彈奏重賜施行庶幾將士忘家狥國武能立功以革舊弊

戒預洩

行軍須知曰軍發欲有征伐但令收拾行裝不

令知往何處恐有奸人探候致賊先設備來邀截我軍可慎防之

又曰軍發欲往東南襲敵佯言西北使敵人不具備攻其不意

武經總要曰凡欲攻圍只主將知委應行將士不得預知並候臨時唱發

清路

尉繚子曰諸去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候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

行所以安內也

武經總要曰凡軍所過先報所在四面各三里禁絕行人六畜水陸船乘皆令息治虞候并遊奕巡視界所縣先二十里約此清路

又云凡軍行在路四面各三里止絕行人不得令輒出隊伍犯者並執送所在官司其山川狹隘處更不定地里但犯隊伍者即坐

踵軍令

尉繚子曰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

為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為戰合之表合表乃起（立合戰之表記於所表之地踵軍之表於大軍之表相合然後起而相應）踵軍亨士使為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興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為六日熟食使為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為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大軍為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節符名為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方行用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內也

察地利

一不知山川險阻者不可行軍有鄉導先要知其迂直之路頓止去處方可進兵亦須隄防鄉導不實去處之類

一受命統兵伐國越境先要見彼國地圖要知山川道路迂直江河溝澗險阻關防城寨屯聚人馬去處積蓄有無及山川勢遠近

一採訪求其彼國土人曾在本國經繇出入往來熟識本國之人再三審察問其實情仍別訪數人各不相見互換將城圖其指引遠近城塞看望去處自已明曉方可進兵深入仍將鄉導密切關防重許酧賞討其實情

一入他境道路有迂直有遠近有便有不便有

易有險有難進有寬濶有窄狹臨時詳進可也漢書曰班超渡流沙越葱嶺深入萬里之境通西域五千餘里盡歸于中土是能深謀遠慮信義皦明智勇變化有若神術使異土之人望風拱服又竇憲因南北單于不和領邊境之師六萬餘衆大空薊北刻石勒銘于燕然山南望漢界三千餘里又後漢元鼎二年馬援標銅柱於安寧城以極漢界去交趾城池四十八程其碑銘尚存接樊綽蠻書云從四川成都郡至雲南

蠻王城二千七百八十里又成都尹韋臯嘗以吐蕃入寇以蠻爲先鋒臯遣判官崔祐入南詔合向化南蠻自巂州陷没臣屬吐蕃絕朝貢二十年至是復通又遣人馬大破吐蕃數年之內再復巂州又招撫西山臣胡八國舊長入貢闕庭觀古將帥若無遠慮深謀何以成其大功凡受命統兵深入他境艸行露宿若不知山水道路屯兵止舍不可强爲進兵雖用鄉導又恐不實今具入境利害二十一條于後

鄉導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又云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靖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印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

也故烟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豈不得保其全哉

經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審知地圖然後可以行軍襲邑盡入人之境者我孤軍以進彼客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决之憂晝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撓頓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艸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獲冦哉故敵國之

山林丘阜可以設險者灌叢茂艸蒲葦之可以隱蔽者道里之遠近城廓之小大委於偽切積子智切之所在水艸之所有卒乘之衆寡器甲之堅脆必盡知之則兵行鄉導不可暫無

凡用軍士或俘虜爲鄉導者須防賊讓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當厚其須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之士挾而偕相出處審訪其貳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縮練行途亦

不必土人也

不用鄉導致敗

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延藝而代之延藝故將吳權舉兵攻公羨南漢主劉龑欲乘亂取之以子弘操爲交王救公羨蕭益曰今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弘操大敗

審時

一若遇天地晦暝昏霧風飄沙翳旌旗難辨金鼓不聞者不可出兵若有賊軍乘此晦暝出驍騎偏師攻我者我必再三申令約束三軍固守營陳不得亂動惟以戰隔旁牌遮其矢石用勁弓硬弩坐而射之候其懈怠趨捷勇鬪之士乘其昏亂不意之際暗出軍後邀截來路要害之地擊之可擒

一遇風雨天地晦暝昏霧四塞者不可進兵不可行營且宜固守營寨須防士卒變生又防外寇來攻

一遇大雨大風大寒大暑大霧不可發兵攻討且宜撫恤軍士堅守營寨賊人必然亦不出兵若我軍行路倉卒見賊宜急結營陣自固待其日暮勢衰別施長策三略曰察其天時伺其空隙

一軍行遇大風逆來吹揚灰沙撲人面目者不可進兵宜擇地下營以防不虞若風從右背來者是助我軍宜急進兵然崔浩因逆風而旁設伏兵待賊過發伏擊之取勝是謂以權佐攻也

一遇大雪飄颻，百步之內，不見人馬者，其西北戎虜，多設奇伏於險隘處，攻我不意，若出偏師應之，彼則佯爲敗走，望我襲逐，引入伏內。如見此天道，當預先選下偏將五七員、精騎數十隊，候賊到來，左右前後揚兵引我，或以精騎作勢衝突我軍，卽於軍後出將二員，會計遊奕軍馬，週迴尋賊馬歸路，及要料其歸路，各於險隘處探視伏兵，如有，卽可分兵三二處，互換攻擊，必敗走。先來攻我者，首尾不相見，我軍卻去賊誤

伏處，着銳兵倒爲邀截，其賊先來攻我者，不知彼處伏已敗走，但我軍所差下精銳騎，一進一退，互換襲逐擊之，候入伏內，首尾相應，全師可擒。此略說其大槩，全在臨時變通，可應緩急。其契丹卻不然，見此大雪飄颻，弓勁馬俊，人健，尋常無事，雪降猶自遊獵，況兩軍爭其勝負之際，欲圖大利乎。其三關之南，大河之北，恩冀之間，地平如砥，騎士便於坦途，大雪之後，知我步兵難進，彼賊必設奇謀，多出精騎於我營壘左右前後，挑引我軍，或以銳騎一往一來，衝擊我軍，望我出師，卽分兵四散，首尾來攻，一攻我營寨，一絕我糧艸，使我首尾不相救應。如此，則我軍堅壁不行，彼被銳騎來衝，乃用勁弓硬弩、床子弩，一上一下射之。其賊性劣，似犬逐人，不動自然而退，使之銳氣散衰，於不意之時，整師急攻，賊勢已出，不成鬬志，可以全師敗之。

一軍初發日，有微雨，名曰潤兵，前必有大勝。若有大雨，名曰沐屍，當日且住，別擇日進兵，事雖

急速，亦不可進，天意未順，損壞軍器，士心不悅。

一遇大風吹颺灰沙，近我軍來者，不可進兵攻討。如發兵在路，卽當脚下取便安營頓軍，恐前途伏兵邀截我軍，或有大戰，天意不順之象也。如在野營，再三申令三軍，堅守營寨，防賊順風而來，哨掠攻突我寨。如陳兵方定，有此風，亦不戰自固。

一遇日月薄蝕，不宜進兵攻討。如發兵在路，卽當脚下取便安營頓軍，恐前途伏兵邀截我軍

戓與大戰亦天意不順之象如在野營再三申令三軍堅守營寨防賊軍乘夜而來哨掠攻突我寨如陳兵方定若有此象須堅守自固

一遇日月薄蝕不宜進兵攻討但令三軍堅守自固預防冦至

一行軍在路有大風相觸衝激一進一止者恐中路突兵宜備之

一遇逆風撲人面者不可進兵如發兵在路風順行至中路或廻作逆風大興卽當脚下安營

若軍向前必有伏兵如遇賊戰鬬有逆風不拘大小不宜交戰宜自固守蓋天道未順故也

一軍初發無風雨大晴行至中路忽有暴風疾雨急選地安營固守不得進兵若進前必有血戰又地滑難行

一軍行遇大雪大雨人馬寒凍兵器濡濕者卽宜擇地駐劄申嚴隄備待天晴道乾方可行兵如欲攻其不意不備者不拘

一軍行前有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歸路宜引兵遊之別求其便或用車營塞其險隘固我人馬且戰且前用飛槍神砲弩勁兵奪其要害破其困扼可以制敵取勝

一軍臨賊境遇關山險隘及三岔川口先遊兵於最高處四面卓望或路傍有深林幽谷艸木蒙密去處須令短兵於内搜索果無姦伏卽回報主將挨次整隊而行

啓行

一發兵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盪喇叭響收拾

軍裝第二盪喇叭響整隊掤立第三盪喇叭響起行各哨先令馬軍一半在前一半殿後各隊步軍依次隨行如出郊外須令熟知道路夜不收及遊兵前引左哨行左路右哨行右路前哨行中路之先中軍行中路之中後哨行中路之末每隊相去一百五十步如過山路窄狹不能並行者前哨三隊先行左哨三隊次之右哨三隊又次之如此輪流遍爲一路不許攙越停攤至寬平處仍照前三路分行不許隔斷違者治

以罰法、
戚繼光曰、將領自己并家丁、與各兵士行李什物軍火器具、時時備辦、如將行狀、聽主將示以行期、主將轅門前、掌號頭喇叭各將門首俱掌號頭、各官軍做飯吃、驕兵將官預夜先將塘馬探馬架梁馬派定、收拾停當、候掌頭號、俱到騎將門口取齊、依令前去哨探架梁
主將先傳令票箭、期會訖、不拘時分、但聞第一次喇叭、收拾軍裝、飲訖、點查乾糧、一面先將前

哨塘報人馬、每塘五名、各以相望爲准、不妨遠近、每路設二十四塘、大約二十餘里以内、自人馬聚處、通該差塘報、一齊令行至一里外、或相望不及、卽留住一塘、立旗站定、別塘再走、至僅可望見、又留一層、只至留到二十四層、立完站候、其軍行次第、自一路變至五路、因地之廣狹、圖說俱載于二卷行營内、聽吹第二次喇叭、中軍擺清道旗、出次領哨、把總等官領人馬挨哨出城、主將居中軍第三次喇叭、掌號笛、官旗聽

發放畢、各回哨、中軍點鼓、如一路行、則中軍先點大紅旗一面、以前總居前、次左總、次中總、中軍、次右總、次後總、候各行開已畢、中軍竪高招一竿、各部高招俱起、如圖一路行、兵行則塘報亦行、兵止則塘報亦止、如前途稍寬、中軍行至寬處、放砲一箇、各于脚下立定、聽起火二枝、放砲二箇、立起高招二竿、卽如圖二路行、看點藍旗、則左總繇左行、與前總頭平、不動、中軍藍旗伏、二總旗亦伏、中軍又點黑旗、後總繇左行、與

右總頭平、立定、放砲二箇、點鼓二路行、如路又稍寬、中軍放砲一箇、各俱脚下立定、聽放起火三枝、砲三箇、中軍竪高招三竿、黃旗急點、前兩路平開空中一路、待中總進入、與前左二頭平、再放砲三箇、點鼓作三路行、如路再寬、可四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卽于脚下立定、聽中軍放起火四枝、砲四箇、竪起高招四竿、前總不動、白旗點動、右總入左總之右、二頭相平、後總入前總之左、四頭相平、中軍居其後、再放砲四箇、起

火四枝、點鼓作四路行、如路再寬、可五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仍立定、聽舉起火五枝、放砲五箇、黃旗點、中總入居其中、再放砲五箇、起火五枝、點鼓作擡營而行、如五路欲變四三二一路、或四三二一路、各因道路寬狹變行、俱如前層變過圖、但聽看中軍既放止砲之後、有起火幾枝、砲幾箇、點其色旗、即依數分幾路、如遇賊、凡四五路行、即變方營待敵、如二三路行之際、即變照急營前總、速照一總操法備戰、左右後三

總、即各設伏出翼、劄老營分投而作、前兵見報、如賊不來迎戰、止許伏哨劄營、以待中軍號令、不許擅便輕易失事、照節制圖式施行、軍行至午、炊過再行時、主將同前營營將、并車步騎營將、各遣中軍一員、同前哨行、至未時、主將領前項各官、同鄉導馳高熟視、擇其地形、或守平野、或據險寨、或進退便利之處、牲畜水艸方便、形勢可觀者、立中軍旗旛、舉變令砲一聲、發旗、立表、吹擺隊伍喇叭、各營接號照表旗地方安營

如敎場操同、營定金鳴、看塘馬夜不收四高瞭望無事、將旗三靡捲訖、乃照場操號令放樵汲飲馬者、發放、如例收完、如應打馬艸、每馬軍三人內、以二軍步牽一馬、出打三馬之艸、一人在營看馬、先傳令抽充停當、依令而出、一體數訖如前、若出多入少、非被傷捕、必係逃走、或有暴病、該哨將官遣的當家丁夜不收、領令箭出營覓之、若出少入多、非係錯數、必有虜同土民、或夾來奸細、該管便當挨查、一面馬兵將官、撥遠

探馬、每面二十匹、爲四撥、每撥五官、各帶燈籠一箇、起火三枝、三眼銃一門、駝鼓一面、車將于每車通融各撥一名、備差四面伏路、撥完俱候樵採飲馬者各進畢、即赴中軍請令箭、授夜號、諭令遇警尚緩、放火箭一枝、銃一箇、警急則、放火箭三枝、銃三箇、有警一面准放、無警不許、俱出營畢、探馬擺塘馬、架梁馬、望見探伏出訖、各回至營門取齊、請令箭開放、赴中軍回話、一面稟放閉營砲三聲、落旗、吹打、封閉營門、

凡各偏裨，俱聽號旗麾招到主將前，會約令旧
所行向往，賊情緩急，分路事宜畢，照場操三路
行營例每十里少止，整齊一次，但遇窄處，探馬
報前去路窄，中軍鳴金站定，先發騎兵，中部并
家丁，以徤將一員帶領馳前，險臨高處，及所出
山口架梁訖，放變令砲一箇，點某色旗，某營左
右部門車先行出口畢，次左廂車各一對行，配
到馬兵一旗從之，次右廂車一對行，配到馬兵
一旗從之，又左廂車并對行，如此左右挨行，但

出險丈餘地，即依行營挨劄向前，續留後到車
地過盡，營定金鳴，止打鑼坐息，但遇車不得方
軌之地，便少止，候探明賊情乃過，但遇每過險
必劄長營，候探馬報前途路寬，約路約車作幾
路行，但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哱囉起身，再吹哱
囉上車上馬，又舉變令砲一聲，豎某營旗幾面，
放分營砲幾箇，即爲幾路，點鼓行，又至險仍鳴
金營止，前後瞭察，照前號令，凡過險臨，必擇好
將一員，嚴督後軍，專管營尾，馬兵侍車爲險，而
車借馬兵爲前後拒，此專爲臨敵行營而言，平
日須照此演過，若賊在百里之外，長驅追賊，遠
近勢殊，俱单車馬兵相配，徑行不必防險，不用
下營，必去賊六十里乃爾，

分道

武經總要曰，凡分兵數路，于賊界相逢，遠望未
審善惡，臨發時須同計會，如遠探相見之時，便
令立定，合令一隊向前，一百步外分爲兩隊，左
隊左轉，右隊右轉行，前隊亦盤旋相應訖，即後

隊左轉三匝，前軍右轉三匝，各計去時旗號，然
後各令一人相迎，委非賊馬，即得前進，仍須嚴
備以待之

凡分兵四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計號，如賊界相
逢，不分晝夜，各即駐隊，互舉原定計號，以辨真
僞，

戚繼光曰，兵分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計號，晝
辨旗號，夜辨火號，遇卒警，南方山水林木蓊翳
縈紆，只得因地形措陣，因敵情異用，兵情轉化

無一定之習安有一定之陣哉況兵列既長卒然之變出于意外豈能候中軍號令倘塘報失瞭如賊自行營腰間或前後突出不及下營者把總哨官皆得自主號令即用急營凡同行營司俱聽遇賊犯司之令即如中軍號令一般就于所行之地設伏後營兵一面在遠處據險阻安营壁着各火兵做飯備守

戚繼光曰凡畔徑縈紆僅容側足往往用兵千數百人簽相蟻附前後擁遏失事甚大蓋緣不

知分合故耳然徑多路分須兵分數道大張其疑照號令如有路若干則分若干枝務盡占其路使我之衆疎而不斷密而不襍單行牌後各赤下體遇賊則正面徑上者牌立不動爲迎敵正戰赤體者下出田中分合變化出入伸縮令各以便俱不羈稟于中軍聽隨前隊官長主張若進止大規統于中軍之總號令各兵又聽各部之令庶得分合之法

李靖兵法曰凡軍行須令候騎前持五色旗見溝坑揭黄河橋揭白水泉揭黒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將

一凡行軍須令遊兵前持五色旗遇溝壍開黄旗遇谿河開黒旗遇林木開青旗遇賊開白旗前後遞相傳開掌旗官失于瞭望者痛决一百因而誤事者依律處斬

一前哨有五方旗一副高招一副有事方開見林木開青旗阻水澤開黒旗遇兵馬開白旗山險開黄旗烟火開紅旗遇所見之物即捲其高

招如道可一路行立一面二路行立二面三路行立三面四路行立四面攙营行立五面後部挨隊遞相傳開

凡前哨官前途給與清道藍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清道旗手仍先期禁斷人畜不許攙入隊伍衝冐旗纛如遇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之人前總領哨官審實差人報知方許進見倘有異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發落

不許擅放擅問、
一前哨軍遇賊、卽于當脚下、先占高平之地、竪立以待、遞報中軍、聽其相機調度、此時如有回頭移足、悉以軍法重治、退後者、卽係臨陣先退依律治罪、
又曰定報事、前哨差清道官役、給與清道藍旗令旗、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遇有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賫送緊急公文之人、審實差人、只送號旗下聽令、自有人來

報、不許面于主將處回覆、如有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各百總以上、亦許將自己旗號、立在信地、以一人守定、凡本官向往、說與守旗人知、屬下一應人等、要來稟白公私事情、只于號旗下尋守旗之人、守旗之人、卽代爲尋白本將該總候示其差人、幷所屬官軍、不許離營以尋訪本將該總稟白爲名、違者通治以法、

踏白

一路行踏白、馬軍令執五色旗各一面、綵旗一面、以方色配定事宜、傳報其逐隊、如前亦然、遞相開一旗應之、傳至後隊、如前逢大林、卽開靑旗、逢水開皂旗、逢兵馬開白旗、逢山險開黃旗逢烟火開緋旗、逢城邑開綵旗、逐隊臨時開一色旗應之、傳至後人、各知設備

將旗

凡大將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靑亂黑、以碧代之、務易辨也、）中央上位不動、故大將軍以黃旗、以爲四旗之主、常使諸軍準望、知大將軍所在、若南方有賊

大將軍赤旗以應之、東方有賊、則擧靑旗以應之、西方有賊、則擧白旗以應之、北方有賊則擧黑旗以應之、無賊常偃之、擧旗者、令諸軍知賊所從來也、其諸軍見本方旗擧、當方面兵急裝束、旗若亞、則前進奮擊、旗正立卽止、旗却偃卽回、

戰守全書卷之一 終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二

戰守全書卷之二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二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發塘報

主將先傳令箭旗會訖，不拘早晚時分，但聞第一蠡喇叭，各人俱要收拾軍裝做飯食訖，點查乾糧，一面先將前哨塘報人馬，每塘五名，各以彼此相望爲準，不拘遠近，每路設二十四塘，大約二十里以內，自人馬聚處，通該差塘報，一齊

令行至一里外，或不及，但彼此可以相望，如覘望不眞，即留住一塘，立旗站定，別塘再走，至僅可望見，又留一層，直至留到二十四層，立完站候。

至期，主將轅門前掌頭號喇叭，各將門首亦隨俱掌頭號，以便各官軍先期做飯，中軍官將各塘報夜預爲之派定，人持小黃旗一面，各帶弓矢一副，腰刀一口，於未曾掌號之先，各自歸伍，喫飯收拾軍裝，一一停當，俟掌頭號，一齊俱到

主將門首取齊請定若干步爲一塘聽金邊鳴自主將寓所起爲一塘行足步數留二人爲二塘挨次存留至塘報人盡爲止各且坐息專候兵行挨塘傳去俱行兵止挨塘傳去俱止乃自主將面前爲第一塘起若有樹木人家轉曲不見臨賊將近前一塘必囘見一塘兩旗相應訖方過平處互相瞭應再筭步行哨見賊急將旗揺麾不用週身麾而不止緩則只是點旗賊勢衆大團麾週身如前無路可行水澤窄狹則口

傳一層如此各層照前一時俱如此傳賊來一層退至一層如賊不來復又立定如賊再追一層又退一層只退至營前止斷不許麾旗之後不論賊之追不追來一齊擁衆徑囘必以軍法示衆

凡塘報哨見賊急則磨紅旗緩則磨黄旗衆則磨青旗少則磨白旗無路可行則磨黑旗一層旣見各層照前一時俱磨一層退至一層

凡差探賊塘報及官兵有闘賊中消息不拘要緊不要緊不許官兵于中途邀截問答徑自閉只速赴主將陳説之後許宣于衆者方可與把總等官説若未見主將之先敢于中途因人闘起即便説出但有一人先知在主將之前者便是泄漏軍機問者荅者皆坐軍法就是本管的把總哨夥伴問也不許對他説又或有已經稟知主將之後嘗分付不許傳説者到底不許再泄敢有以强固行要問者許原人稟來一體重治

哨探

蜀諸葛亮兵要云軍巳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絶軍前十里内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内數里之外五人爲部人持一白旛登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至轉壽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二請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旛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北征錄曰兵家之有採探猶人之有耳目也耳

目不具、則爲瘖人、採探不設、則爲聾軍、故古必以峰山阜埀爲軍目、以遊騎採探爲軍耳、一身之聾瞽、徒能聾吾之四體、而三軍聾瞽、則其所聾者、何可勝計、故候吏不嚴、君子以爲無耳目之軍、杜預設絳白之旗、而見敵有辨、馬成設烟火之燧、而事皆預知、趙充國之破先零、得高山遠望之便、呂蒙之襲關羽、必先縛其屯候、使不聞知、而降其二將、渾鎬之討義武、知其邊備不設、故能深入城境、而大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

乘其候吏不知、故能直入賊營、而生擒元濟、兵家惟其先人、故能有奪人之心、關中之王、在於先入、北山之勝、在於先據、彼有賊至帳中、軍吏未覺、至城內簫鼓未絕、皆繇其無採探也、國家承平以來、廟堂惡聞邊備、將帥不買間諜、無事而修邊防、則謂之引惹邊事、有事而論形勢、則謂之泄洩兵機、所謂夾山之張、合肥之魏、磨盤之王、正陽之邊、塗山之石、花靨之解、安豐之倪、小王衝之張、蘆塘之朱、桐木之周、九里關之胡、

石門之王、桐栢之吳、界之江、故家遺俗、世相傳襲、其所謂子弟、非過淮盜馬、則越漢運鹽、其所謂牙爪、非私販銅錢、則私通雜貨、河之地、如其室家、商號之間、即其堂閫、紹興年間、如張劉諸臣、皆廣行招致、以備緩急、近年以來、諸將例皆庸駑不材之士、上自宣招三司帥臣、下而江上諸軍將帥、未聞有一人能搜訪間諜、收拾遺逸、以資聽聞者、所謂採探之深法、視爲何物、甚至邊候不嚴、邊鋪不設、無撫賞以維人心、無金帛

以壯士氣、得事者無功、誤事者無罪、故士不出境、探不入賊、盱眙山陽之於運海、安豐花靨之於壽春、桐栢唐城之於褒信、招信濠梁之於泝泗、相隔一水、相望一舍、烟火之氣、騰空相接、而莫知屯兵之多寡、鷄犬之聲、朝暮相聞、而不知敵國之虛實、所謂賊將之姓名、賊技之能否、賊勢之進退、賊情之勇怯、蓋殆若異世之事耳、敢望得其萬一哉、此無怪其喪敗也、惟能依此置鋪、召募間諜、明遠斥堠、則屯邊無事、得以休息、

有事不致窘束是謂採探

王鳴鶴曰南北之地不同戰陣自異不但戰陣自異出兵行路亦異何也北地雖間有山平地實多出塞之外長坡大川黄沙漠漠一目無際或三路行兵或五路並進大刀濶斧馬步相兼無不如意而虜馬尚亦依山附壑潜爲埋伏我必先遣夜不收及塘報領探明白方敢進兵令黔省之地山險萬疊接接連連無窮無盡或懸崖千仞或絶澗萬丈一線之路迤邐其間或兩

畔深箐或亂石叢雜或崩溪斷橋盤蛇曲徑無地不可伏兵無地不可邀截若不預遣熟知關隘岐道之人先期哨探却任意冒險妄行既不能用衆又不能施巧雖有强兵在後首尾難援即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倘若勝則可矣萬一不勝前途師戈一線之道奔走不及恐人馬堆積于道路各要性命自相殘殺者有之縱逃得免而墜崖落塹將知其亦免矣將官與敵厮殺不在能勝敵而在不爲敵所殺譬之奕小藝也列局以待人者多罷和局何也彼來奕者不識局面少挫一着其輸必矣若係我的敵手只下到底不過只是兩和若求勝于我不能也今用兵之事遠過于奕若自已不先立于不敗之地喦徼倖于萬一一着之差全局盡喪此何等事敢不爲萬全之計哉今姑以見在營兵一千演之每隊先撥兵一名須輕足善走膽可包身者共十名又要馬兵十名亦須善于馳騁者以一步兵同一馬兵爲一塘共十塘令彼前行或

一二里或三五里凡路傍有山馬兵不能上山步兵執小五方旗一面上路傍所有之山遍圍探望若並無奸細埋伏及敵兵在前步兵執旗就立于山上以待後面兵來立營令馬兵先馳回即報一塘無警其第二塘又向前或一二里或三五里又探望又來報如前以至三塘四塘五塘直至十塘皆如此報其步兵即相山形如山形方方屬土即執黄旗如山形曲曲屬水即執黑旗如山形直直屬木即執藍旗如山形

尖三尖或四五尖卽爲銳銳屬火卽執紅旗如山形圓圓屬金卽執白旗後面來兵照形下行營如十塘巳盡勞塘或相去一二里或三五里計軍行三十則疲卽可止舍審看地方少寬平者卽下大營如不可止又自一塘到捲上前再如前式起塘馳報凡敵之情我得預知彼難邀截倘探兵突然遇賊馬兵馳回報知主將卽相山形布陣作准備其探兵一名如走得及火速走回如走不及卽潛入深山岩石或草木深茂

之地潛避之一人之身敵亦難覓自可免難至於塘報得實我兵或殺敵有功或免敵邀截塘報之人各准斬首級一顆之功酧之凡有賞犒獨加于衆庶此危事人肯樂從而我兵無倉皇急卒之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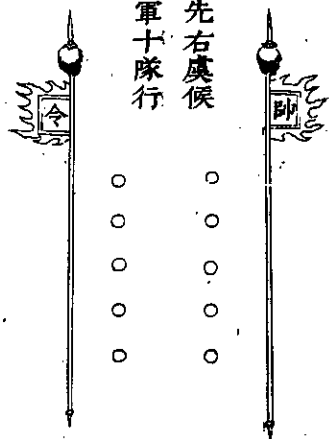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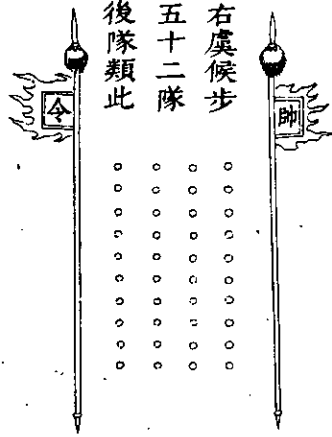
探旗

軍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內五人爲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絳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傳第後第二第三部請主者白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賊百人以上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

塘報旗桿用鎗長九尺上繫旗方一尺凡行軍搖旗是賊至摩旗是賊多

塘報探旗

探馬

軍行前後及左右五里着探馬兩騎十里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用十二騎前後爲一道其最遠及次遠者各等第須揀壯馬給之若多兵發引稍長卽路上更量加一兩道其乘馬人每令遞相望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旗無賊則捲有賊則舒以次遞至大軍大軍見旗展則知賊至庶得擇利設機相迎出戰也

軍行次第

總要曰趨而爭利者不可舉軍皆進又不可棄軍資而往故曰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則千人中擇百人最勇者先往次勇者數百人繼往罷軟者後往令相續而至也故曰捲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擒三軍將勁者先罷者後其法什一而至是也在五十里外千人中擇勇者五百人先往罷者繼往故曰五十里而爭

利者其法半至是也若三十里外爭利者則十人中擇七人先往以其道近人所易至故可去者多亦少敗亡故曰三十里而爭利者三分之二至是也所以常不失也

李靖兵法云凡軍將發先使腹心及鄉導見覘逐營各以跳盪奇兵馬軍先出去營一里外當前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布列隊伍一如裝束輜重訖依次第起發

李靖兵法諸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

馬軍爲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其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卽令三五騎于馬上立，回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繼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踏行道路，修理泥濘橋津，簡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橋津捍後，收拾闌遺，排比隊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

若軍廻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准前卻轉，其虞候軍職掌准初發交換。

凡軍行若遇道路泥濘、山河險隘，左右虞候卽於諸軍抽取役兵先行，以充修理橋道、開拓窄隘之用，配定隊伍，次第而行，雖遇急速，路逢險阻，後隊不得攙過前隊。

一軍行步兵在前，騎兵在後，如遇大雪，騎兵在前，步兵在後。

諸軍營將發之時，當營跳盪騎兵馬軍去營二三里外，當面步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去擬撒幕處二十步，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其步兵輜重隊二十步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行，引諸軍馬發引。或遇泥濘，或阻山河，其路有須塡補，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于諸軍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將此兵修橋梁泥濘，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後，收拾闌遺，諸軍營各量置虞候子，並使排比依

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令重疊散行，牽率難就，萬一賊至，并非所管，諸軍當軍折衝果毅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次第，戰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爲省易。不然，旌別不明，便滋爭競。

道狹不可並行者，卽第一戰鋒隊爲首，其次右戰隊，其次左戰隊，其次右駐隊，其次左駐隊。若道平川濶可得並行者，宜作銳行法，其銳法每銳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

行次之，餘並准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銃五隊横列齊行，餘並次之。加每銃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三隊爲戰隊，第四隊、五隊爲駐隊。每隊正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别着正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遞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此類。

諸行軍立營數則多計，或途泥濘，或阻山河，同聽角聲，俱共齊發，路狹難進，喂飼馬驢。第一角聲絶，右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絶，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絶，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絶，右一軍即發，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駕准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前有賊，前頭用；後有賊，廻捍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加角聲，仍令虞候及當營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過，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准前排比催逼急過。

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駐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本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駐則立于帳側。統領亦别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别樣别造，軍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諸軍相去既遠，語聲既已難徹，馬報又費煩勞，故建旗幟用爲節度。其方面旗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駐，旗卧即廻。細看大將所舉之旗。大將方面旗，東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專看方色旗亞處，即是賊來，便須捍禦攻擊。諸大將置鼓四十面，子總管給十面，營别給一面，行即負隨纛下。晝夜有急，在道有警，急擊之，傳嚮令諸軍嚴警，兼用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時，先軍卒逢賊寇，先軍即急擊之，中腰及後軍聞聲，急須向前相救；中腰聞賊，即須急擊，前軍聞聲便任，後軍聞聲便急向前赴援；後頭逢賊，即須急擊，前頭、中腰聞聲即須任，并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徹，中腰更須置鼓傳嚮，使前後得聞。其諸營自

須着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即須急擊，令
諸軍有警備。

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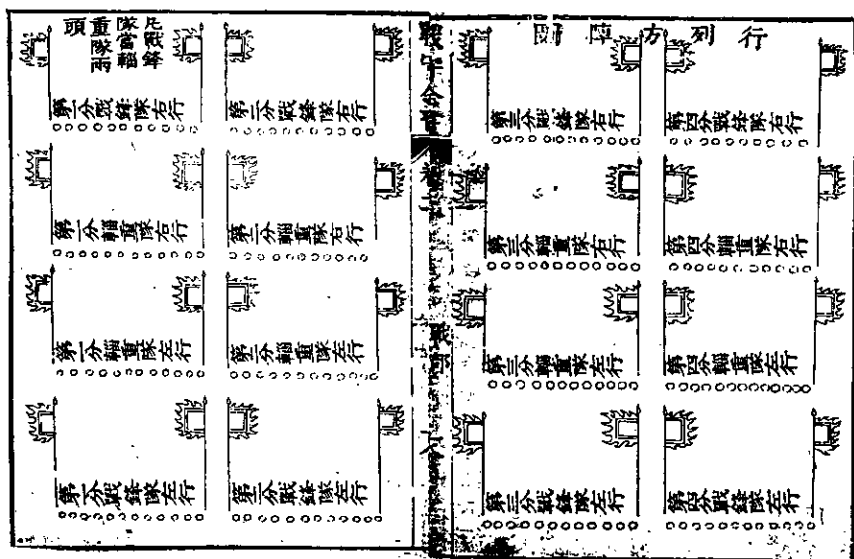
李靖兵法，諸軍討伐，列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爲方陣，應行之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戰鋒隊，與前班左右行戰鋒隊

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亦相當，又其次一分準上，最後一分亦準上，初發第一分，引戰鋒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後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引，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即在外，便充兩面，甚易，其次兩分後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戰鋒隊橫列相接，便充後面，亦易，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引，常令輜重迸近

前頭戰鋒等隊，相去十步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一隊，如此行，則戰鋒常裹輜重，若逢川陸平坦，彌加穩便，要在前行縱橫相當，分布使均，圖列于後。

凡軍行遇敵，既縮爲方陣待戰，大陣俱軍行次第門敵人或擊我前，或擊我後，進止未得者，須速令總管部落，逐方面兵，相承勿斷。

凡山路隘狹，布陣不得，須使部隊密相連接，鎗旗兩邊，弩弓居外，緩行即過。餘且出隘門

凡盛夏行師，道中深草茂木，四望不絕，若亦約

方陣圖說

八陣分布圖內有馳車輜車虛實奇正層疊成伍變化不窮按常陣皆向敵但中營有內向有外向外營有立陣有坐陣將居其中調度約束各有準繩務要嗎落鈎連曲折相對中間九軍錯列四頭八尾車步相兼方圓互倚即古魚麗六花偏廂鹿角犁然具備量車多寡分布步騎大率古馳戰一車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輜重二車持車二十五人凡車百人不得紊亂用之雖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如步兵不敷照大扶胥一車二十四人推之或照許公合用步騎軍數但依後陣擺列如無拒馬槍即用戰車當前亦通變之一策也許公方陣一圖具列門旗大都皆從孔明縱橫長蛇八陣出五者之司諫鄭公林之說尤為確據載觀八陣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大將握奇為中軍皆是皇帝井田之制李靖曰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

鳥蛇本乎隊伍之別所爲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原非詭設物象信哉

戚繼光曰大軍對壘安大方營打金邊五方旗幟先出立表執旗立表之人執五方旗先于中軍四直各數行足立定各四角表旗自門旗乎看亦行步如數立定爲四角之表各須聽主將預筭如每鴛鴦一隊各去一丈共該每面約若干隊爲若干步高招又少折一半立爲子層前營兵卽爲前面左營卽爲左面右營卽爲右面後營卽爲後面

四正四奇分門突陣剿捕虜寇圖說

正門出正敵人知備奇門出奇敵人莫測正門時闔時闢奇門突陣方張每面三兵敵自敗北陣步不移曰實奇時突出曰虛虛以待實實以虛故余謂許公方陣卽古之八陣乃長蛇陣也按鄭黃門林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蚩尤卽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號八節旋旐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首尾俱應者也今遼陽李將軍以此陣教士卒演習頗得機括營軍擺用不敷隨製鐵尖木蒺藜行馬補其空缺令步卒人持其一置之陣前以防倭虜騎衝突似覺得力

行營

掌二號各官軍出在空地劄營將完掌三號主將出至劄營所在以下馬爲始分投委官數兵攔後馬于總路專拏後期者拏有後期之人送發落無故而遲者捆打一百割耳有故者令從征有功則免無功仍補捆打各偏裨俱聽號旗麾招至主將前會約今日所行向往賊情緩急分路事宜畢打鑼坐息少頃掌號一通吹哱囉站起再吹哱囉車兵上車馬兵上馬放砲三箇

吶喊三聲用八方門角旗一副立四門于前從吉方點鼓發行照場操三路行營例毎十里少止整齊一聽吹第二蠻喇叭中軍擺清道旗出次領哨把總等官領人馬挨哨出城主將居中軍第三蠻喇叭掌號笛官旗聽發放畢各回哨中軍點鼓如一路行則中軍先點大紅旗一面以前總居前次左總次中總中軍次右總次後總俟各行開已畢中軍竪高招一竿各部高招俱起如一路行兵行則塘報亦行兵止則塘報

亦止如前稍寬中軍行至寬處放砲一箇各於脚下立定聽起火二枝放砲二箇立起高招二竿即如圖作二路行看點藍旗則左總繇左行與前總頭平不動中軍藍旗伏二總旗亦伏中軍又點黑旗後總繇左行與右總頭平立定放砲二箇點鼓二路行如路又稍寬中軍放砲一箇各俱脚下立定聽放起火三枝砲三箇中軍竪高照三竿黃旗急點前兩路平開空中一路待中軍進入與前左二頭平再放砲三箇點鼓

作三路行如路再寬可四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即於脚下立定聽中軍放起火四枝砲四箇竪起高照四竿前總不動白旗點動右總入左總之右二頭相平後總入左總之右四頭相平中軍居其後再放砲四箇起火四枝點鼓作四路行如路再寬可五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仍立定聽舉起火五枝放砲五箇黃旗點中總入居其中再放砲五箇起火五枝點鼓作抬營而行如五路欲變四三二一路或四三二一路各

因道路寬狹變行俱如前層變過圖但聽看中軍既放止砲之後有起火幾枝砲幾箇點其色旗即係數分幾路如遇賊凡四五路行即變方營待敵如一二三路行之際即變照急營前總速照一總操法備戰左右後三總即各設伏出翼制老營分頭而作前兵見報如賊不來迎戰止許伏哨劄營以待中軍號令不得擅便輕易失事照節制圖式施行

戚繼光曰如二營行則左營先變三路在前右

營變三路在後如三營行加中營在中四營行則前營變三路在前之前右營變三路在前之左右營變三路在右之後右營變三路在右之前後營變三路在右之後大中軍居中五營行則前左右後四營俱照四營行例惟中營獨行于中大中軍又在中營之中下營之法已寓其中每添一營加放分營炮一箇起火一枝領隊大旗一面再加一枝再倣此增所謂多多益辦也

一路行營圖

前總　左總　中軍　中總　右總　後總

原三疊陣

變一路行

一路變二路行營圖

左　右　前　後　中軍　中總

二路變三路行營圖

左　中總　前　後　右　中軍

三路變四路行營圖

右 後 左 前

中

中

鳥 引步鼓 護兵 護兵

清道 鳥 門旗 引步鼓 角旗 護兵 令旗 護兵

鳥 大方旗 護兵 招 護兵

清道 鳥 門旗 引步鼓 角旗 護兵 令旗 護兵

鳥 引步鼓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門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令旗 護兵 門旗 護兵

護兵 大方旗 護兵 招 護兵 護兵

門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令旗 護兵 門旗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角旗 護兵 令旗 護兵 門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大方旗 護兵 招 護兵 護兵 大方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令旗 護兵 門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兵 兵 兵 兵 兵
令旗 招 令旗
兵 兵 兵 兵 兵
角旗 角旗 角旗 角旗
兵 兵 兵 兵 兵
門旗 門旗
兵 兵 兵 兵 兵
令旗 招 令旗

中五方 中五方 中五方 中五方 中五方
小五方格 小五方格 小五方格 小五方格 小五方格
金鼓旗 金鼓旗
鐃鈴 鉦 鉦 鐃鈴
喇叭 哱囉 哱囉 喇叭

兵 兵 兵 兵 兵
細樂 細樂 細樂 細樂
鼓 鼓 鼓 鼓
號 號 號 號
鼓 鼓 鼓 鼓

一行營該傳接金鼓旗號

一大將旗鼓行軍擺列清道臨時變戰營圖說

一擺列圖另開在後

一凡有職人員俱全裝披執軍器

軍令牌四面可用四人

大門旗十面每面用人二名

五方旗十五面神旗五面單擺飛虎旗五面

五方擺五行五面一字擺用人十五名

角旗十面每面一名

五方高招正副十面用人二十名
坐纛一面用人五名護纛親兵二十五名
押旗令旗二十四面用人二十四名下營卽
散管内督察監軍
金鼓旗四面用人四名
金鼓二副鉦二摔鈸二哱囉四喇叭四鼓十
二笛二板二細樂八共用吹鼓手三十八
名每五方旗高照一面後護旗各精兵五
名共十層用兵五十名

將馬前
令牌三面官三員
長短兵每牌五名共五層通一隊二十五名
馬後
令字小旗牌背招一十二面用馬十二匹親
信膽勇員役執之每四人一層分三層專聽
督遣寄令
押後兵二十五名各用長短器
一路細窄如線則每五人以中一人前後四人

分二層各去一步使不混別層之意前後層
各十步
一路寬遠則每層照單擺列每前後各去十五
步
一遇賊報正行間中軍聞報放起火一枝砲響
一聲五方大旗内黃旗卽隨主將蹈定戰地
豎起前後旗號俱攢來黃旗下四面方出豎
表每方門旗以下旗招護兵等役俱隨各旗
列本方旗居門旗之中招居方旗之後招寫
於方旗方旗高於門旗金甲旗并金鼓旗領
金鼓旗將居之左右列前兵一隊居將前令
字招旗居將後專聽指揮督兵戰殺後親兵
一隊兩分列於金鼓之外

戚繼光曰凡行營中軍別委的當知彀官一員
與前哨同行給五方旗一副招摇一副有事分
開阻樹木開青旗阻水澤開黑旗阻兵馬開白
旗阻山險開黃旗阻烟火開紅旗過所見之物
卽捲凡招摇如道可一路行竝一面二路平行

立二面三路平行立三面四路平行立四面抬營行立五面後隊遞相口傳前路樹其色旗其色招中軍即舉變營號砲及隄備號令

宋曾翰先用駿騎爲斥候以五色旗授之前有林木舉青旗有火舉赤旗虜寇舉白旗水潦舉黑旗陵阜舉黃旗爲號軍行令候騎前持五色旗隨見揭旗以報大將

下行營法

許公論曰軍行作三陣行左前哨右左哨中軍居中次左右哨右後哨前後左右每三里各設塘馬一層九里三層以次加多益善每人給快馬各持一方色旗一竿無事捲旗聽中軍點鼓而行如先一層塘馬瞭見賊即展旗高執次層望見亦展旗以次傳至中軍前先遣馬軍前陣以待今所謂堵頭馬也次照前下急營法下營畢將官軍掣入中軍塘馬仍以次各回口報如賊緩急多寡如前法戰守

入山谷行則爲營說

山深道險馬不能並列人不能連肩恐敵人伏兵險路或扼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恐一時搜索不到敵人出我不意或哨兵探馬誤闖入敵人伏兵之中爲其所陷不及報我冒然而進萬一遇敵一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險山之隔首尾難援百步之險前後莫救豈容不先爲之防令用連珠倒捲之法如飛天蜈蚣之勢大約以今在營兵一千分爲十大哨每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面長

號帶二面自一哨起至十哨止一哨兵行至一塘處探馬報一塘無警一哨看先到哨兵執何色旗即任下照註定五行山形照形立營將哨馬又打發前進第二哨又倒捲上前至第二塘其報相同二哨又看哨執何色旗照山形立營其三哨四哨五哨以至十哨相同如報有警即將本哨少退入我兩傍立營之中當路口包山連原立住營脚收回探馬哨兵安排斷殺如自中攻來則兩傍有我兵先已立營彼爭不得安

敢中攻如敢來攻吾中則兩山出兵夾攻彼攻在左營則右營出兵爲援彼攻右營則左營出兵爲援彼退則我擷其後後營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下營更番迭戰敵勞我逸是敵人欲來前面攻我勢不能矣倘敵伏兵自中間突然而出我兵即兩頭劄住山險我中間各營有連珠之勢攻左則右至攻右則左至我兵先居高陽以待敵彼亦無能施其巧我兵先立有營一切地鋒釘板蒺藜鹿角等項見敵皆可先布而一

地火砲又皆外向以待其來軍心齊一不致奔潰自見行營星布彼此爲援到處有家人膽自壯何懼于敵敵欲中衝我又不能矣如敵斷我後以退爲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回敵亦難邀截如過大江關隘之地我又必先畱兵把守豈肯輕進使無歸路之理考古証今而谷戰行營萬萬無過此者但以教場平坦之地不能盡山川之形未經谷戰者恐心目未閑似覺煩鎖殊不知軍士窮日之力不過三十里如機可乘則

又難以道理計者如機不可乘一日行一二里亦未可知或數十日不動亦未可知此趙奢所謂先據北山者勝兩鼠鬭于穴中將勇者勝畱二十八日不行而一日之內捲甲疾趨即此謂也此又臨時之妙難以預言今作此步步爲營之法葢謂兵非久練有制一旦臨大敵恐易奔潰故步步爲營不爲使敵不能斷我而收拾自巳人心如前欵所言擺棋勢者先定和局之意也苟堅百萬之衆一退而不可支遂致風鶴皆

驚若不知行營之法突然有變將官縱能偏在一隅又不能身生兩翼飛過前山以保前軍之不退縱每陣身先士卒又安保後面敵人無邀截之患只是步步爲營人心齊一旌旗相望左右爲援而奔潰之心自不起矣古人云用兵之道無他立得脚跟住就勝了古人用兵間有敗者乃是衆寡不敵今人用兵敗者多因看見敵人來就先走了至一切陣法何曾用得一些出來若敵人相遇見我巳先立定營了及到面前

我兵又不走而敵人自有五分懼怯再將火器弓弩遠發又能將刀鎗近前抵任又焉有不勝之理故行則爲營之法萬分要緊如爲煩瑣者不知除此之外谷戰之法更有何等妙用也敢附此于谷戰之末以備採擇焉

破虜新陣大略

大司馬許公論曰陣分前後左右四哨并中軍爲五四哨俱用步卒以五十人爲隊隊摘五人爲雜役戰士實四十五人也十隊爲哨四哨共

用步卒一千八百人一術爲正也中軍分四部俱用騎士亦用四十五人爲隊五隊爲部共用騎士九百人一術爲奇也哨部俱用束伍法均功罪聯衆志也四哨各設拒馬鎗卽吳璘所製連以鐵索可架可卸騾馱以隨制奔衝絕技也毎隊用三拒馬計毎哨共用三十也一拒馬卒凡十五人鎗刀手五人爲一伍伏鐵索前弓箭手五人爲一伍立鐵索後神機手五人爲一伍居拒馬後卽以間鎗施放絕便利也凡戰敵七八十步內神機先發五人遞換頃刻可得三四發也四五十步弓矢發十步之內鎗刀手突起使敵遠近應接不暇此以正合也或敵氣既衰有便可乘或正兵不支勢須策應或爭先趨利或間道設伏臨機制變其出無窮皆藉騎士焉此以奇勝也以其餘三百人設搪馬五十以司覘報馱騾二百以握神機諸品及諸雜差以備營事而官旗不與焉故陣合馬步三千餘人而成也

三迭陣法倉卒遇敵行營未定則用此陣法取更相迭出士馬不疲

初遇則左哨前哨出兵拒敵虜退徐行次遇胡虜則中哨一枝突出陣前拒敵中營大將隨之居左哨前哨之首中哨之後徐行三遇胡虜則右哨後哨突出陣前拒戰虜退徐行至營所後哨隨卽站定向北右哨擺列向西中軍叫開北門大將入營居中調度安營布陣前哨急趨向南左哨向東中門騎步相兼車輛間列擺爲八

陣營圖營定巡綽官令戒喧譁搬鈴不絕大凡中途遇寇隨作犄角勢前分五軍即合為三軍用角法以制其首用犄法以牽其足尉繚子行兵止用左右中三軍益兵張兩翼主握零奇應變無窮倘敵分兵攻我我兵隨手足齊發急分五兵應援不可拘泥迭出令從俗名三迭陣教之特自吳璘疊陣法稍通變之耳

防逢賊

一數道進兵或迂遠先進或捷直後發或迂者

直者齊進仍各自謹防逢賊應敵設備若緩急險隘逢賊山川阻隔難為救應昔漢李陵為將失道以步卒五千人獨敵單于大戰而不囘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三

戰守全書卷之三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三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將不離營戰

戚繼光曰、凡行營之時、將官不許離營先行、亦不許在營尾後行、遇營之時、應進應止、上下對敵、俱聽在營主將號令、各軍務要湊合主將、方纔下營、如聞報、而把總軍士自在尾後、輙便下營、及將官輙帶家丁、離營假稱先鋒者、并將官一體俱以軍法從事、各隊長在前領隊、各旗總在後領隊、凡路上行走有違軍律、責成總在旗總

護輜重

行軍須知曰、凡軍行車乘搬載、或擔挈糧艸、細軟輜重一切等物、俱要歸在行路中心、路傍兩下、須用精勁甲隊、左右遮掩、以防伏兵、斷我糧艸、

武經總要曰、凡輜重、常令在中軍、不得在前後

恐賊偏攻。

又曰凡軍行其輜重委積並在營陣中安置以防焚掠。

又云凡隨軍發糧運須主將密定行期關報官司不得漏泄。

又曰凡與敵戰勝逐賊須留軍於後守輜重諸軍亦不得輒動其奇兵追赴不得過百步審知賊勢敗散乃許遠逐之。

搜伏

孫子曰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

遇賊

行軍須知曰先鋒殿後遇有賊犯火速傳報主將。

武經總要曰凡暴寇來刼掠牛馬貨財不可輕動其初至氣銳犯之未必勝候其去則邀擊之。

行軍須知曰行軍三十里入他境及與賊相近或卒然遇賊士可使鬬無妨為筋力不衰若涉遠途人疲馬乏忽然遇賊十不當彼之一須布置安詳如無事時方可交鋒。

行軍山峽之間卒然與賊相遇道路窄狹雖衆難用當命冒刃勇力之士先鳴鼓大譟而乘之以短兵接戰再遣健步精兵潛登石岸險阻夾攻古人以此為谷戰譬如兩虎鬬於穴中猛者必勝。

與敵遇於深林之內當視林木疎密疎處則布騎兵雜於鎗牌密處則布短兵各以奇正更戰

更息此謂林戰之法也。

武經總要曰凡前有鬬敵主將先須下令合到遠近處所及收宜記號準節。

遇卒警正行之間或失探報或遇埋伏倏然賊起或在營前後或在營腰肢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吹擺隊伍喇叭即于脚下兩路車頭相合隨地相連若中間車湊得及則湊成一長營若湊不及便以斷處合為一頭一尾馬兵照車所止各依車在內賊至一照常操號令且于車內用

火器攻打勿出馬步兵于車外須看賊勢多寡待我人心已定臨時相機發兵也戰畢鳴金止打鑼坐地休息候賊敗去再發塘馬探馬再照令行如賊雖倏起尚在五里外者亦不下方營便用長營照常對敵此惟相敵緩急難以定方敎授如平地土濶預知賊到仍列方營營成而戰東西南北隨賊所向餘號令俱同

戚繼光曰單日左伍執器右伍挑行李雙日右伍執器左伍挑行李倏有賊近行營或首或尾

或自中突出將行李棄於地下各火兵看守卽將對伍代執之器取過手中便遵號令對敵中軍若遠不必候中軍號令照遇卒警令行夬不可將兵器縛束甚至沿途拿人扛擡有被賊裝作土人將軍器扛棄而衆兵盡爲所戮者戰勝畢卽擇地竄入下方休息整伍樵汲再聽令路狹挨次每一鴛鴦陣雙人行每十里舉號砲一聲卽於脚下立定鳴鑼坐息一二刻

遇賊下急營

一如賊自塘馬腰內突出與我兵忽遇不及下營者戚繼光卽下急營我兵卽時于所行之地立定近賊者不必抽間隊盡數備敵先銳平列打賊次挨牌短兵出戰其無賊處一面照操擺人應援一面安立釘牌拒馬爲一字陣別部應援兵者或包水港溝渠若賊可望見者止守營不許遽接奇兵恐賊乘之如賊不見之處雖有險隘溝渠正我兵出奇必勝之利亦須相險設智利渡精銳一二百人進出不意必可取勝此

上策也蓋猝遇賊非伊前鋒則爲後殿及或四散搶刼零賊必無大衆惟有制必取勝也

許公論曰各邊操練行營布陣固有定法及其遇虜便倉皇失措棄馬離次卓立不定平日所習者百不用一故今止敎以下急營行營二法發砲成營掌旗放砲吹號笛發放等項俱如舊規外惟下營之時初中軍號官帶砲手至適中地方放砲一聲中軍官旗卽帶主將一應標旗金鼓俱急赴放砲地方聚立再放砲一聲中軍

黃旗號不動發出青白旗號各照東西南北地方各急走至五十二步半住立於是各哨官旗見號旗出即帶各高招門角管隊巡視諸旗各急走至各號旗下同立其中軍四部門各巡視旗隊亦東西南北各走三十步住立再放砲一聲在名哨則門旗巡視旗仍在招下立角旗各離門旗左右走五十二步半住立各隊旗隨亦照每隊十步半以次擺立在中軍四部則門旗巡視不動角旗各離門旗左右走三十步住立

各隊旗亦照每隊一十五步以次擺立以上共放砲三次分布旗幟營盤定矣次中軍吹哱囉各軍散處者執軍器騎馬起身次吹長聲喇叭發皷各軍并拒馬駄騾急走各尋認本哨旗號赴各隊旗下擺立如係四哨步軍將火箭手弓箭手鎗刀手各摘一半擺前一層此時拒馬未安定如此擺定縱有賊來即可拒戰餘者在後共安拒馬如係中軍原無拒馬止是照隊旗站定將一應旗皷人等擺列有序俱聽中軍㖿㖿

響四哨各步軍退回照陣圖在拒馬內外擺定號旗亦回中軍而營定矣安營既定塘馬從北以次展旗作到北面哨官即遣巡視官赴中軍主將口報北路傳有聲息中軍即放砲一聲起火一枝遣令旗四人四面遠營分付說北路聲息到了各哨整頓器械齊心隄備不許喧嘩各哨齊聲答應分付畢分營待塘馬走報人到放入營禀畢備細中軍即放砲二個起火二枝又遣令旗四面繞營高聲分付各軍奮勇出戰有

功者賞退縮者照依軍法斬首傳畢回營若賊來衝該哨千把總官俱親臨督戰候賊至七八十步鳴鑼當賊各隊小鑼一齊俱响於是火器弓箭一齊望敵俱發至十步內領哨官擊鑼邊响當賊各隊俱擊鑼邊於是各車齊叫殺殺殺鎗刀及弓箭手持悶棍前行齊奔賊搏戰賊敗走㖿㖿響各回照舊站立第二次賊四面來衝各哨亦照此拒戰第三次添賊四面來攻各哨亦照此拒戰主將仍於中軍量火器或弓箭斬

馬刀鎗鈀等隊伏應接戰候各步軍擊賊賊走中軍放砲發號即於四門放出奇兵追殺賊散得勝九門齊喇叭響回隊動金鼓入營鳴鑼駐隊報功畢中軍吹哱囉動身吹喇叭攢隊吹喇叭旋隊各順序回各地方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

治亂則擊之勿疑

虎鈐經云或曰與敵卒然相遇或平原廣澤或山谷深峭或岐嶝穹窿或坳坊沮洳或草木叢容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何洞曰廻渠迂澗可以衝車突騎也深峽隘口可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可以爲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也草木隱障可以步士接戰長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戟當敵踰水跨遠高下相乘不可得親近可以長弩當敵巖壁相隱俠徑斗廻可以劍楯當敵葦蕭葭菼枝葉朦朧可以戈鋋當敵此皆地之性也

布城

布城之法不惟緩急可恃且足張疑外既立有拒馬蒺藜以爲禦而復有布城遮映緩急之間便不敢輕易近我營壘賊如來敵我可由布城覘外便打銃戳鎗射弩無不便宜如賊亦打銃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搭一床于布城上又可禦鉛子矣

計法每一隊雙立爲鴛鴦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尺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淡色畫界磚石之形

木城

用大小木爲之每扇闊五尺高堞五尺滾木二道贅大竹釘浮於栓上約可一人負之而行輕重適均在城上則立在垛口防夜襲登在兵中可宥而下營立成營盤

度險阻

一路狹道險高山大寨十人所守千人不過須先差令狡人詐作樵採鄉民探覘無事可渡速行

一渡閒山險隘去處令遊奕先鋒先過於最高處四向卓望恐有賊軍伏截如側近有山林草木叢密掩藏人馬處須搜索無事卽回報主將依次渡人馬先渡步兵次渡第一隊于地寬平處兩旁排立後隊依次蹉過一隊倒前排立候

主將過人馬渡絕方始却排第一隊在前行以次依舊隊伍而行則前隊已憩多時依次先行後隊不致辛苦緩急有賊來攻擊則易爲應敵

凡軍行入山林翳薈之地防有伏兵先須選趫健三二百人於險阻不防之處偷路過把其出道又選驍勇當道索搜或自高山樹抄使人遠視審無藏伏分兵前後以爲堵截然後進輜重先渡以步兵繼進其濟水亦如之

凡遇坑穴闊三五丈人馬不可通卽令軍中每人把一木橛子及一束薪芻之類遞傳塡之立可渡

凡臨賊遇沮澤坑坎不可擅卽暗過須據平原備將地形稟覆中軍號令再行

渡險

李靖兵法云每入山谷林木叢密之處幷渡水狹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踏淸不然兵行過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

行軍須知云一若遇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津梁

截我糧草合兵圍我者且引兵避之別求其便

一渡險隘處不得叫噪喧呼恐賊知覺雖是速行隊伍俱要頭尾相接不致斷續

戚繼光曰凡軍臨我境或林木與常與賊共守之處各兵嚴勒器械須立定以待候各差塘報傳覆無警再聽令行

戚繼光曰凡有山谷處戰必然設伏佯兵誘之入伏攻之

武經總要曰一行路遇有大雪橋梁道路卽令

先鋒掃開橋上恐有橋眼閃下人馬致有傷壞

凡遇峭崖峻壁之阻則以接梯倚其壁選趫徒者手執鉤竿身繫二繩索緣梯並勾木石而上至半穩處卽繫繩於木垂兩頭至地繫橫關爲軟梯與衆軍攀緣并續加繩索及縋人登之

繩梯登山所用須步步用[illegible]釘鉤住土石可以緣上

凡踰越山阻以絚繫竿頭引掛高處擬固能勝人便卽令上又增絚次引人而又加大絚續更汲上則束馬懸車可以立辦

一渡險行軍前逢賊馬卽令前隊人馬於當脚下占高平之地立定遞相傳報主將知之以白旗子相應後隊且不許令人回走報覆若前有賊兵因此傳報倉卒之際不可亂動若人馬不能則易爲應敵

凡軍行賊境若逢山水窄隘橋梁濟渡須防塹過自相蹂踐及爲敵人邀截先令左右廂虞候各領第一隊過便於兩邊卓隊排陣以爲防守次第二隊過以次排立第三隊亦如之餘軍亦準此待諸隊過盡卽左右兩廂對行引發如非賊境卽軍伍相連緩行過渡依常引發仍置斥候遠望如前法

一渡泥途先令人探過恐安放簽刺於泥中及作陷坑或上流壅决之類昔蠻儂智高安刺泥中韓信决壅流而斬龍且

一入他境兵行如過平川曠野結陣而行如山川狹峻卽令驍騎遊奕捉生數隊先行大兵相次而行常須首尾相望或有山隴掩映遮障亦

須相待不得先進如前路有橫通川谷道路可渡人馬之處令先鋒遊奕留住人馬把截候大兵至卽齊行防其賊兵邀截我軍

戚繼光曰凡經險阻塘報傳來請兵過險報訖先發中軍家丁精兵馳赴險處埋伏乞舉號砲一聲點鼓兵士過險

濟水

六韜曰武王云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

堠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繫我後爲之柰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艎以濟我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先燔我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爲火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我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武王曰善

哉

武侯問曰吾與敵遇於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柰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

武經總要曰渡泛溢及入山谷逢水暴漲止則無舍濟則無舟太公對周武王以飛橋轆轤越溝塹飛江天艎濟大水而不顯制度無以追究然器用素具乃克無患或有急難以齎持故韓信以木罌渡河而虜魏王豹鄧訓以縫革置筏而濟胡此又臨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圖之于後

虎鈐經曰若將有所涉也水流而或溢或減者勿涉必有壅囊之機水止而爲陂爲沮洳限於路者勿涉必有澤淖之陷水在敵要地而無甲兵防之者未可卽涉先令精兵搜簡山谷崎嶇處有伏焉欲奪敵之力者先奪其水衛水之上

流者善莫大焉

武經總要曰凡入敵境若船渡橋梁先過重物試之然後渡軍

戚繼光曰軍若渡河先計每哨約用船若干或止得船若干統督官俱預爲分派各兵以次登舟不許攙越爭嚷船到登岸亦以次劄定營伍不許錯亂

涉水爲兵家之至險半渡可擊見於書半濟而擊詳於法故分兵而涉則過路多而敵無禦我

之謀合兵而涉則過路少而我無敵絕之策此
分渡之法不可不講也然其妙有二兵多地廣
分一爲十使對敵一軍先至水次而不得渡敵
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即佯與交
鋒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遠九軍急涉彼
岸直衝軍之後與敵邀截戰待其反顧而拒我
九軍則我對敵之軍可不戰而自涉矣兵少地
狹分爲一伍使對敵一軍先逼水岸而不得渡
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即佯與

交鋒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遠四軍急涉
彼岸直衝軍之後與敵邀戰使其顧而拒我回
軍則我對敵之軍可不勝而自涉矣故分渡之
妙後涉之兵先發先涉之兵後發彼誠能拒我
之二三則我之已涉者蓋已十八彼縱能拒我
之一二則吾之已涉者蓋已三四是謂分渡
凡渡水處先遣哨馬百十各執小旗于四遠高
處架梁不動先以一哨劄營於河岸據水然後
依次以一哨照法渡之渡過一局一旗即劄成

一局一旗之陣軍火器械整列完備火繩火器
安置如法即如賊在面前就要厮殺一般然後
鳴鑼坐地休息等候一局過完劄成局營一司
過完劄成司營一部過完劄成部營一營過完
劄成大營則一營方行以後照此如塘馬倏然
報警即不必渡各于兩岸候戰 戚繼光
臨渡而喧爭渡而縱橫者平時綑打臨敵軍法
從事連坐所管
戚繼光曰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

賊至陷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凡軍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須待其定測水
不漲則渡蓋慮半渡水漲或虜人壅遏上流欲
絕吾軍也
凡殊方異域水勢有洄洑險惡者及蛟鼉水宮
之屬兵師濟渡須皆先得鄉導問狀預爲防慮
凡將渡先於岸上四面陣列仍令乘高遠望以
候騎探之防冦之掩襲然後分隊旋濟
凡濟必先戰隊既升岸勒爲方陣亦令人乘高

遠望如前法、
凡綍筏謂以竹木及有屋宇處可以毀折爲筏
浮渡並束草亦可以用之
凡遇溝澗小水可伐木並傍水枝柯縻以藤蔓
綆索推置水中使前後積聚相挽可以渡人
凡大寒欲濟流澌未合以巨繩橫絕水面約澌
須臾流澌自合可以濟矣
凡軍行遇溪陂未得濟者則度水闊狹以軍中
車用鐵索相維橫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勢

水稍淺諸軍可渡
一淺水先令水手前行探其深淺如有水深卒
無船筏卽用大索數條於兩岸林木或用樁橛
繫定先令乖覺數十人攀索過水登高遠望果
無藏伏方令各隊將旗鎗刀每十條爲一束或
於近便處採砍竹木作排筏下排刀鎗上鋪衣
甲用大環穿於渡索上以聯其筏令先過者於
岸上摔曳過水或用大甕紋作罌筏或用羊皮
渾脫皮囊鑲草於內令實繫作木筏渡人尤妙

俱要挨次而行不許攙越
一渡江河先令人將船搜簡恐被賊先鑿暗孔
在船底沉溺我軍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圍顚倒爲十道縛如束槍
狀量長短爲之無蒲用葦可以浮渡
飛絙者蘇善游水士或使人腋絙浮水繫繩於
腰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柱急定其
絙使人挾絙浮水而過器械戴于首如大軍可
爲數十道渡

浮囊者涉水之具羊皮吹氣爲之人攜其一緣
絙而涉此物輕便軍中易帶
皮船用同上長者乘二人圓者乘一人更持浮
木翼之此物閒時可盛雜藥料
虎鈐經曰罌筏凡縛罌甕爲筏瓮口濶五寸深
受三石米底以勾繩連之編槍於上形長而方
前置板頭後置板稍左右掉之
槍筏槍十根爲一束力勝一人四千六百一十
六根六分爲一筏去鑽刃束爲魚鱗次橫括而

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爲三筏計用一萬二千五十根渡人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濟矣更以緪繫筏牽岸上免漂溺之患

甕筏者以竿支甕因便取用亦易爲也其徑可載人若械筏則難爲而易没矣葦筏佳而走滚若急水雖木筏亦張須土釭四壓綴之爲佳總之不離飛緪者近是

行軍須知云右已上渡險行軍之法爲將者統領三軍之衆穿山越境渡水他邦賊壘相近若

不先設奇謀預防賊寇豈敢蕩蕩長驅而行或彼攻其半斷其首尾兩不相救大敗之兆也

涉泥塗

行軍須知云一軍過泥途甚深人馬難進草木鋪於道上次用乾土鋪之濶狹臨時可渡人馬

金紇石烈志寧因兩岸陡絕且濘淖令軍士束柳塡港而過

禁蛇虎

角煙怖虎凡人入山持牛羊等角於上風燒之則虎山精迅速避不敢見形蛇虺絕跡井泉陂塘內多生虫蛙爲害者投馬骨於中則絕跡

迷路

如在曠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爲正

正月昏昴中旦心中二月昏井中旦箕中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四月昏翼中旦牽牛中五月昏角中旦危中六月昏氐中旦璧中七月昏尾中旦婁中八月昏南斗中旦璧中九

月昏牛中旦井中十月昏虛中旦室中十一月昏營室中旦軫中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若遇天景曀霾夜色瞑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或出指南車及指南魚以辨所向指南車法世不傳魚法用薄樹葉剪裁長二寸濶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炭火中燒之候通赤以鐵鈐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蘸水盆中没尾分則上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碗於風處放魚在內面令浮其首當南向午也

虎鈐經曰夜失道以北斗建爲正以四時定之然後知四方之路矣如本路則放老馬以從之

認路

陰陵之失項羽之勇無所逃霸陵之失李廣之智不能免我騎遠出我軍遠探或雪迷路徑而士卒易忘或烟暗山川而士卒莫辨或塵埃草莽而難認形勢或風雨晦冥而不見山坂或星昏月黑而夜入它道或人疑馬惑而誤行別徑是謂軍迷最爲惡証在我有自認之法一則採

探馬軍及吾軍將士常帶五色花紙錢替代數沓及造小布袋一枚內貯石灰令滿安在搭袋之內遇白晝兼程星夜潛發路無辨認野無跡蹤雪則用五色花紙錢替代之綰繫掛於茅葦草木之上傍以數之多寡而辨其遠近次序則積雪之中不致迷道雨則用石灰布袋之屬印灰點於地面之上仍於點之多寡而寓其遠近先後之別前隊先回則添紙錢增灰點而使後隊之不相失後隊先回則又減紙錢亂灰點而使前隊不相誤紙錢則青黃赤白黑五色以表遠近灰點則以一二三四五數目以表往來紙錢則收以便袋腰複而以備緩急灰點則曳以鞭弰而用以印點賊人見之將謂村民祈禱之具獵人捕獸之跡而不知吾軍用爲鄉導後軍欲尋前軍則望此趨向前軍欲追後軍則得此認記是謂自認

暗認

晉師偽旆曳柴而司馬得脫升卿易衣入質而

戎虜果信曹公偽爲袁氏之旗而焚袁氏之輜重于仲文偽建尉遲之幟而襲尉遲之守將皆吾軍詐以誘敵而致其師也況使敵人詐以致我哉此暗認之法不可不講也一曰旗號謂恐敵軍作爲我軍合於相遇之際先將逐旗幟三伏三起盡行捲軸復將旗捍三伏三起盡行舒展若彼軍起伏皆如我法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即時掩殺二曰金鼓謂恐賊軍詐吾號令即令諸軍於相見之際一鼓一金次二鼓二金次三

皷三金彼旣同此相見應卽是吾軍然後合陣否則沓軍卽時掩殺三曰陣法謂恐賊軍詐我軍陣令諸軍於相遇之際各以人馬多寡分爲兩隊左隊左旋右隊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旣同此相應乃令諸軍急合而爲一陣雙日左旋隻日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又同相應卽是吾軍然後合陣否則沓軍卽時掩殺是謂暗認

止宿

戚繼光曰謹住宿所至地方如當入人家安插

各兵到於城外或村内空所前哨第一旗總挨傳回來主將傳云如何劄營仍挨到傳前哨第一旗總仍傳回云知道了各官兵毎一營爲一路一字劄定毎一營兵到齊把總放砲一箇打鑼坐地休息俟有若干司營到完主將單嗦囉各哨官隊總起身執旗同火兵近城或入村尋討歇家毎一隊務在一家安歇時刻不許相離別生事端互相覺察若一家難容卽分間壁中有衙門士大夫等家相間者卽間一段一隊人完然後再安一隊不許攙越如不隨本隊住者隊長與各兵以軍法治之一哨在一街本哨官隨之一司在一隅本把總隨之一營在一面營將隨之本營各部不許相混本部各司不許相混本司各哨不許相混本旗各隊不許相混將旗插在各家門首出城票云歇家討完然後吹雙哱囉起身聽放砲三箇吹喇叭吶喊三聲點皷挨營而入大小將領於各兵所歇信地適中街面露坐待各項官軍都到人家門首立定聽

放砲一箇沿街傳鑼各軍俱進人家安歇大小將領方進人家卽將主亦如此若未尋歇家而軍敢先行及已到有未奉軍令而先入者拿出綑打八十同伍之人連坐將官先入者以違令論將官歇家一面先尋討已定只是不入耳

行營凡止宿住食去處除下野營照臨敵號令外若入人家或進城廓則前哨至城門前面各把總哨官頭目卽于通衢或在人家外相地放起火若干枝卽爲幾路挨劄在彼候中軍到放

靜砲三箇，鋒隊差火頭先進城，討取歇家，令旗押隨完畢，回報中軍，方傳令照教場散隊安歇。局司部營各俱不許相混，各軍俱進入家，大小將領方進安歇，即主將亦如此。

軍馬行止宿食去處，定委巡視官生旗手，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名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騙者，各依法究治。

下營法

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言營陣同制也。法

云：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有廣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疎容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紊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整全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故司馬宣王觀武侯營壘處所而歎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環，（蓋今之車營也）充國屯田，則較聯不絕，（蓋今之木柵營也）其來尚矣。今採諸家之法，著于篇云。

凡置營先計人數，列營幾重，配地多少，隨師衆寡，一人一步，使隊間容隊，寧使剩隊，不得少隊。已住便定，不得移足，如一廂有剩，所剩之隊，發配守禦，不使士卒煩擾，如久住暫時，各量其宜。咸立表於十二辰，立五旗，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旗立午地，白虎旗立酉地，玄武旗立子地，青龍旗立卯地，招搖旗立中央，其樵牧汲飲，不得出表外。

凡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幷戰鋒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準發兵法，待當營卓幕

訖，方可立隊，釋仗各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捍禦。其馬軍下營訖，聽總管進止，其馬合群牧放。

凡下營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里外，要入城市買者，營司判官差人押領，不許擅入城郭。

營法 幷三圖 李靖法

凡大將軍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爲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爲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一千人　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
內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兩廂各二軍每軍各二千六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一百四十八隊
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凡馬步軍通計總當萬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千人守輜重下營之時以四千人爲中營在中心左右虞候二軍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小營每隊幔五口若在賊境地狹則四步下幕若地土廣濶不在賊境則五步下幕
凡五十人爲一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爲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爲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爲一大隊餘少五人押官一人隊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傔旗二人即五十人至於行立前却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隊

二人者臨陣日仰押官隊頭便斬不救人陣散計會隊內少者勘不救所由斬
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
副二人軍務奏傔減大將軍半
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
子將八人委其分行陣辯金鼓皮總管傔二人
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倉司騎司胄承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

副隊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

纛六口大將軍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唐制天子一十二衛諸侯六軍故纛有六以主之

門旗二口色紅八副大將軍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門槍或作旗二根以豹尾爲刃楂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

前左右卓並

五方旗五口各認其方色大將軍中營建出隨

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隨方而建

嚴警鼓十二面大將軍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纛後角十二具於鼓左右行列各六具以代金

認旗二百五十口上色圖禽獸與諸隊不同各自出爲誌認出居隊前恐士卒交襍陣將門旗色隨所尚不得以紅恐亂大將軍

陳將鼓一百二十五面備設疑警敵用　甲六分七千五百領　戰袍四分五千領　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備揚兵及縛筏用　牛肋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牌代四分支　弩二分絃三副箭一百分計弩二千五百張絃七千五百條箭二十五萬枝

弓十分絃三副箭三十枝計弓一萬二千五百張絃三萬七千五百條射甲箭三十七萬五千枝生鋼箭五萬枝長梁箭二萬五千枝　弓袋胡盧張弓袋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萬口　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棓四二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椽錐鉞斧代各四分支重伍千事　搨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軍用　驢六分七千五百頭鞍韉自副

幕十分一千二百五十口竿梁鐵鐝鎚自副

鍋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各受五斗　乾糧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軍二千五百石　麪袋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羊皮縫可繞腰受一斗五升或以夾絹練袋代皮亦得

馬盂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皆以竪木爲之或以熟鐵爲之受三升冬月可暖食　刀子錯子鉗子鎖子藥袋鹽袋火石袋解結錐礪石都共一十萬二千五百事　袴奴抹額大帶帽子氊帽子各十分都共六萬二千五百事

攤子鞾鞵溢子各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　麻鞋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　氊裘十分一萬二千五百領　皮裘皮袴各三分都共七千五百腰領詐爲蕃兵用　抑鑵袙袙各二分共五

十口有皮囊可代抑鑵

鍬鑁斧鋸鑿各二分都共一萬二千五百事　鐮四分五千張　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行布槽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　大小瓢二分都共二千五百枚小者容八合大者受三升　馬鞍轡革帶各十分都共三萬七千五百具　披氊被馬氊都共三萬七千五百事馬軍無慕故以披氊代　插韆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　絆二十分二萬五千條皮毛及連板或作枝中半　韋皮條三十分五萬七千五百條盤於帶上擬縛賊用

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三口氊四領褥二領

列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二口氊二領褥一領

副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一口氊二領　總管子總管長史司馬各給帳一口食幕一口氊一領

判官每人各幕一口　別勅差行折衝果毅各幕一口　典五人共給幕一口　傔十人共給

幕一口隨軍以下不滿此數並量給　鎮守準此

凡弓弦有副箭鏃鎗不繡刀不澁衣甲動用常須閱視不得臨事有悞

戰守全書卷之三終

戰部

卷之四

戰守全書卷之四目錄終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平地方營

李靖兵法曰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兵有二萬人分為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别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不得容一營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營在四畔象六出花軍出日右虞候引前其營在中營前右廂向南右虞候押後在中營後左廂近扎結角兩虞候相狀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卻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近本軍阜幕得相統攝緩急救援若欲放馬其營幕即狹長阜布列務取營寬不使街窄如招隊兵少量抽不戰隊相助如兵有多少准數臨時加減其隊去幕二十步布列使均

方營圖

外輜重二十五隊內戰兵三十七隊
外輜重二十八隊內戰兵三十六隊
外輜重二十五隊內戰兵三十隊
右總管馬軍跳盪奇兵
右虞候奇兵跳盪
總五十六隊
總五十二隊
外輜重二十四隊內戰兵五十六隊
右總管馬軍跳盪奇兵
總五十二隊

中軍
弓弩馬軍跳盪奇兵

外輜重二十五隊內戰兵三十七隊
外輜重二十五隊內戰兵三十七隊
外輜重二十八隊內戰兵三十八隊
左總管馬軍跳盪奇兵
左總管馬軍跳盪奇兵
左虞候馬軍跳盪奇兵
總五十二隊
總五十二隊
總五十八隊

方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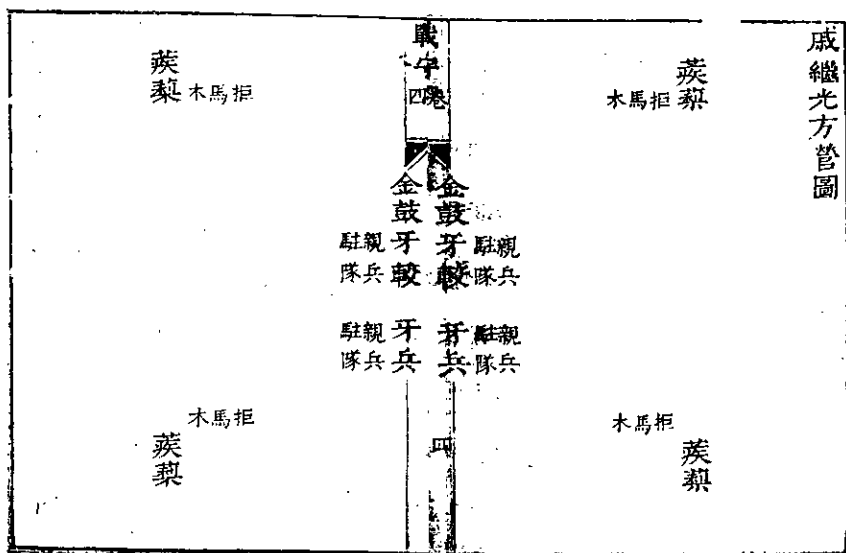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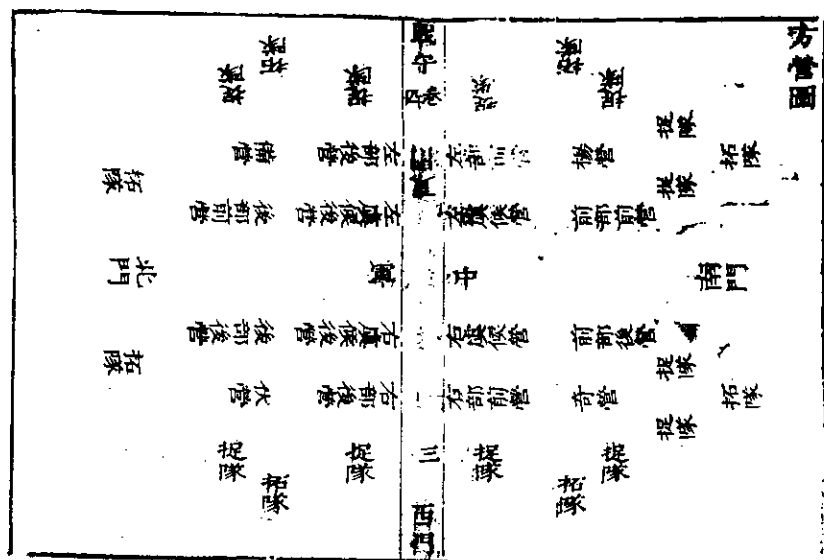
南門
中軍
北門
西門

左部後營　左廣候後營　右廣候後營　右部後營
備營　後部前營　後部後營　伏營
拓隊　捉隊

戚繼光方營圖

偃月營圖

右總管　右總管　右虞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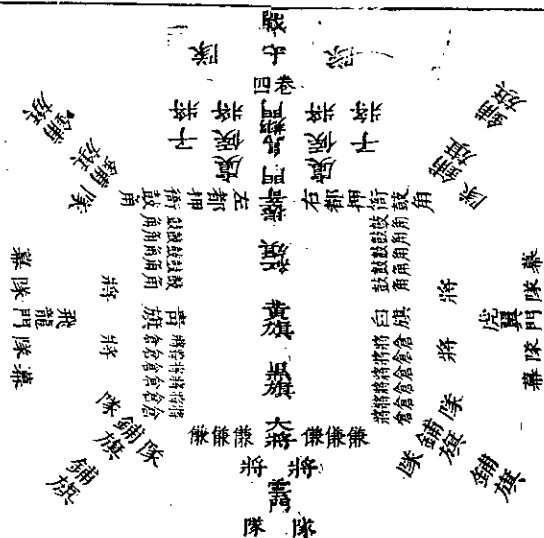
中軍
黃色

左總管　左總管　左虞候

李靖兵法曰或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險兩翅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間亦令容一營如遇賊庭不得使容一營若有警急畜牧并於營後安置其隊依前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

月營法曰凡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準前法其門則臨時計之至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

李靖一說安營之法與圖陣相侔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爲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八開開三徑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之所餘法準上同

李筌偃月營法

背山岡面陂澤輪上勢躓面直地狹窄之營也凡偃月外營以四六分幕一萬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積尺得一千六百步積步得四里餘一百六十步爲營轉以四千人守地六千四百尺得步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爲弦弦置三門相去三里五十步一尺五寸營內有地一十五頃八十三畝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門中偃月門左下弦門偃月中營營以二千五百人守地四千尺積尺得六百六十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步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營中兩廂置上馬一十二匹大小如常

李筌握奇營圖

李筌握奇營法

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爲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亦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守地一尺六寸以三爲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九百九十七人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卒守地一萬四千尺卒城二千三百一十二步餘二尺積步卒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二里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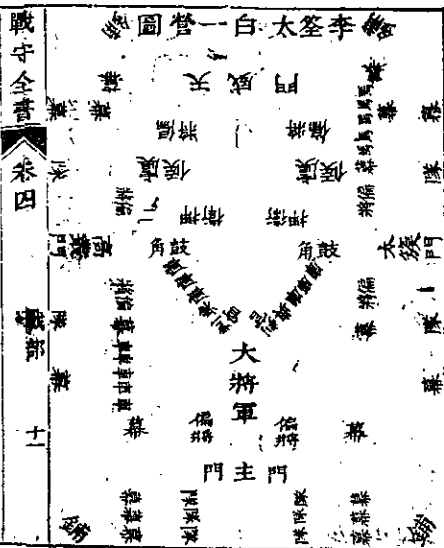
百二十步壘内得地一十四頃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爲外壘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坎爲雲門飛龍陣居震爲飛龍門虎翼陣居兌爲虎翼門鳥翔陣居離爲鳥翔門蛇盤陣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乾坤艮巽爲闔門離坎兌震爲開門有牙旗遊隊列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出入外有遊軍定兩端前有衝後有隊四隅有舖中壘有奇兵

三千七百五十人爲中壘守地六十尺積地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得二百五十步壘内地二項餘一百步六纛旂鼓五麾金鼓府藏皆在中壘

李筌太白一營圖

舖　偏將幕　虞候　押衙　副將　大將後門　副將　纛　角鼓　倉典倉　典倉　偏將幕　舖

天威門　五方旗　大將軍　地主門

舖　偏將幕　虞候　押衙　副將　前衛門　副將　纛　角鼓　倉判官　判官　偏將幕　舖

李筌太白一營圖

李筌太白一營法

參星代三星連體十星爲十將軍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四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搖落有軍容之威故兵出而法焉一將一千人十將一萬人幕一千守地一萬六千尺積尺得二千六百六十步餘四尺積步七里餘一百四十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六步四尺營內有地一十八項七十畝餘一百三步五尺三寸三分地主居坎爲地主門和德居艮爲和德門高叢居震爲高叢門太昊居巽爲太昊門大威居離爲大威門大武居坤爲大武門太簇居兌爲太簇門陰德居乾爲陰德門四仲爲開門四維爲闔門外置牙旗遊隊四維置舖偏將軍居壘門內禁出入察奸邪大將軍旗旛圖禽右一將行得水黑旛幟旗圖熊旗額白脚青右二將行得火赤旛幟旗圖鶉旗額白脚黃右三將行得木青旛旗幟圖羆旗額白脚赤右四將行得金白旛幟旗圖狼旗額白脚黑右五

將行得土黃旛幟旗圖虎旗額白脚白十營二百五十人共守地四千尺積尺得六百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六十八步餘四尺其中營小每一面加四十三步一尺三寸三分通墻二百二十二步一尺三寸三分每幕相去四尺五寸四分營內有地二項四畝餘一百五十七步二尺五寸九分休門主二居子生門主三居艮傷門主四居卯杜門居九居巽景門主六居午

死門主七、居坤、驚門主五居酉、開門主一居乾
八門四維四仲、惟景門開諸門俱闔置大將軍
旗纛金鼓如握奇之法焉天威門在前六纛在
前、

結營統論

虎鈐經立營之法按八宮陰陽數置一作至之營
居陽卦之上以九爲法九十步九百步九里九十里量人數加之陰
卦之上以六爲法如九之法營門向陽以受生氣不
飲死水不處死地天地垢墓闕也不居地枉地枉者四下中之窟

也、不居地獄、地獄者四高中之下也不居天竈天竈者谷口也不
居龍首龍首者山之端也大將軍居九天之上頓泊王
帳九天青龍也王帳者逢前之三辰也假令正月當居以地是也以上類此推
之如隨六甲所居則將軍居青龍旗鼓居逢星
士卒居明堂伏兵居大陰軍門居天門小將居
地戸斬殺居天獄軍糧居天牢治罪居天庭軍
器居華蓋此所謂立營居天道也

戌 酉 亥
亥 出 未
子 宿營 午
丑 朝 巳

戌 酉 申
亥 出 未
子 甲寅宿營 午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六纛旄旗
節 節
偏 將
右都衙 大將軍位 左都衙
黃旗 白旗 青旗 赤旗 黑旗 門旗 門旗 黑旗 赤旗 青旗 白旗 黃旗
御史 子 監軍

六甲
虎鈐經云甲爲青龍大將任出呼門戶解領行門神名號徐儀直戶神孫齊甲子神乙下蓬星古角過丙下明堂士卒亨丁下太陰伏兵利戊下天門師入行己下神戶小將位齊衆軒斷天獄庚治罪判斷天庭辛囚繫糧儲天牢壬癸下天倉安庫藏又爲華蓋敵避兵

[illegible]結營法
武經總要凡兵師之營擬于城郭宮室必須牢

固不可得而犯也其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戶之法皆爲疑惑不便於事今則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隨其險易爲之禦平則方列圍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便用耳
又曰凡下營非賊境地土寬平卽布大方陣營內有一十七小營中開相去使容一營如在賊庭卽須窄狹不得使容一營其營四角便圓則圓易察其一十七小營計一萬七千人古制一萬三

千五百人爲正、令加四千五百人爲奇、伏揚備賊、軍中之手足以應時用、非正門不得輒出入、犯者論如軍律、

武經總要諸家九營法

凡安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櫳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符彥卿曰在賊境宿用槍營行用方陣唯大將度宜而處之令御軍者皆可約此爲制也、

立槍營法

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爲營、槍頭間架令均黃昏擂鼓各着木槍鼓聲絕、刺槍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繩便斷烟火、營外置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外有警當鋪不得高聲敲槍傳過四面卽如有警豫作隄防、

櫳槍營法

凡櫳槍爲營者其槍如鴉巢櫳幕外七尺櫳槍之外、造土壕一重、槍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着衣甲、馬在傍橫排、

柴營法

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橛仍着土壓之其車橫排須均急疾轉車、使可爲城、或作砲若久住營中置一望竿、

掘壕營法

凡掘壕立檢則白繩取定其壕底闊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闊一丈五尺、其土向裏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摧塌裏面削成其上通人

行立壕門掘徹、卽權施浮橋急疾折去、當界二十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壕唇外掘陷馬坑一重闊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槍三根尖頭、入火令堅近濠布棘城一重闊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堅爲營、其營須魚羅布之、令棘頭平、闊三十丈、

築城營法

凡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闊八尺女牆高四尺闊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在

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壕外濶三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馬坑一重

車營法

凡車營法車每五十部一乘每百步取一乘爲戰車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馬槍在外仍連車轅爲左右廂和門

一木柵法

凡木柵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多土不任版築乃建木爲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內重短爲閣道外柱一重長出四尺爲女牆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濶二丈深一丈木柵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法

凡繩營所以援馬若入敵境芻秣不給卽須速擇水艸放牧每人給攔馬索一條人夜則爲繩營以護畜產其制立槍爲杙凡兩重上繫攔馬索連絆相續馬居中中布官及牧人四面衛馬使不得逸出營外復置更舖夜則環營擊更鼓爲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雜卽姦人無便以入凡周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扞外寇

牌皮幕氊幕 布幕 命籠

一拒馬營法

武經總要曰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去前槍城三步布置須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固矣

拒馬槍其制以竹若木三枝六首交竿相貫首皆有刃植地輒立貫處以鐵爲索更相勾聯或布陣立營拒險塞空皆宜設之所以禦賊突騎使不得騁故曰拒馬

一拒馬

鼓架相似三根一束長五尺徑各一寸五分上用屈鐵頭下用鐵鑽每一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隊相接該六架隨在取大木壓其中

拒馬

暫時止歇用此步營陣前以防卒猝冲突取其
輕巧一人提行若夫車營則用鹿角矣

安營拒馬

拒馬每根長五尺二寸重三斤十二兩鋏
鍾一把重二斤六兩鋏釘一根重十二兩
皮條一根長四尺

丁銷釘鋏鍾

鋏釘

鋏銷長一丈

慮允文論拒馬法臣伏讀詔明軍政之弊有虜
人雖弱而我不得為之歎臣嘗與有識之士日
夜飲此恨久矣今陛下明以訓臣千載之遇合
其敢不勉臣切見虜自逆亮竭其國兵財之力
大舉以臨江一敗之後亟抵滅亡虜氣頓索中
原之民因見虜之力果不足以勝天也起義兵
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趨赴延及渤海契丹之族
而虜勢遂孤虜中始多事外訌內阻日有岌岌
之憂況頻年旱蝗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

之價倍之咸平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
數至盜起識者謂天之亡虜其在茲乎臣見荊
鄂兩軍諸將多以其兵不能戰於平原為憂臣
比與王彥商量造木拒馬用陝西陣法教習兩
軍益中原平夷騎兵所利而議者多欲造車以
當騎而不知拒馬之用如車而其利便捷疾兵
不能濟又車所不若也自三朝國南北朝用以
取勝載於正史近歲吳璘用於西邊數至大捷
而王彥自謂能精其法臣之孤忠不獨使荊鄂

之兵爲陛下守濱土一面而已、

拒馬槍說

許公論曰問設拒馬何也曰制衝突也虜善戰勢險而節短五步之内長兵技竭復短兵不備接戰無論被衝卽窘矣用車難於履險爲壘難於猝辦拒馬者携壘以行之而兼車之用者也且長兵衛短於内短兵衛長於外發者有倫而應者無暇全勝之術也

問不用弩何也曰在古長兵誠莫利於弩自神

機之技出猛烈便利葢十倍焉故自成祖以來弩遂廢矣近日神機愈出愈奇如地槍五子數百步及快槍二子亦數百步并佛郎機毒火諸品又出神槍之上矣設專官精教習止持此器佐以將軍諸品雖萬弩曷能敵哉

茅竹弩營

細筏篦三寸揷茅竹鐵一根約長三尺周圍繞營、

戚繼光車營法

往者胡虜之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衝破乘勢蹂躪至無孑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常變客爲主我軍畏弱心奪氣靡勢不能禦故創立車營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轅用騾二頭兩頭俱堪騾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長一丈五尺兩頭各有一門啓閉出入車上安大佛郎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正二

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二名專管騾頭以六名管佛郎機二架每架三名車正一名專在車上披堅執旗以司進止舵工一名專管運車左右前後分合疎密奇兵一隊軍士十名内以勇敢服人者爲隊長以鳥銃手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内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爲藤牌手在車内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又以殺氣者二人充鏡鈀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

鋭鈀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皆共責任用之循環軍馬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旁馬擁衆無計可通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毎二車爲一聯四車爲一局立一百總十六車爲一司立一把總六十四車爲一部立一千總一營左右三千總中軍一員叉鼓車二輛即以鼓手充車正不另設火箭車四輛大將軍車八輛各車正亦名即以火藥匠充車

正座車三輛各車正一名計車一十七輛舵工一十七名運車軍兵大將軍車毎車二十名計一百五十九名百總一名元戎鼓車火箭車毎輛十名計九十名百總一名共把總一員千總不設以中軍兼管以上毎一營通計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九員百總三十四名軍正一百二十八名舵工一百二十八名郎機手七百六十八名火棒手二百五十六名運火箭等車車正軍兵二百三十四名奇兵隊退出

百二十八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鳥銃手五百一十二名藤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鐮鈀手二百五十六名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應用軍士二百六十八名通共官軍三千一百九員名毎車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將官認旗一面金鼓旗二面門旗二面五方旗五面角旗四面高招五面坐纛一面巡視旗十面千總認旗三面把總認旗九面百總認旗三十四面車正旗一百二十八面金鼓二面佛郎機二

百六十五架子銃三千三百四門鐵門五百一十二根鐵錘鐵剪各二百五十六把鐵匙鐵錐各二百五十六把凹心送子二百五千六件鉛子二萬五千六百箇火藥七千六百八十斤火繩一千二百八十根鳥銃五百一十二門銃袋五百一十二箇藥筒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藥鼈五百一十二箇細藥線三千七十二斤火繩二千五百六十根鉛子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捌杖五百一十二根鉛子模三十四副火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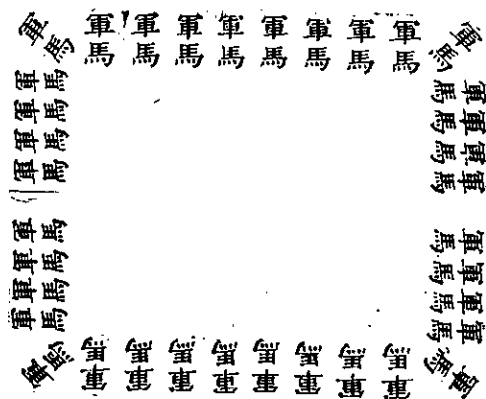
萬五千三百六十枝火箭[韄]并兩單俱二百五
十六箇火棍七百六十八根銅鍋一百四十四
口桶一百四十四隻

戚繼光車營圖

軍馬 軍馬 軍馬 軍馬 軍馬 軍馬 軍馬 軍馬 軍馬 軍馬

軍軍軍軍 馬馬馬馬 軍軍軍軍 馬馬馬馬

軍軍軍軍 馬馬馬馬 軍軍軍軍 馬馬馬馬

車馬 車馬 車馬 車馬 車馬 車馬 車馬 車馬 車馬 車馬

戚繼光馬營法

每馬軍十二名爲一隊隊總一名次鳥銃手二名次快鎗手二名次鈀手二名鎗棍手二名火捧手二名火兵一名三隊計隊總三名兵夫三十名火兵三名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爲一旗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員共一百一十二員名四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四十九員名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員共八百九十九員名三部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以上爲中營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兵勇二千一百六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神器馬騾九十匹頭如軍出三千之外另爲大營每十把總司加一局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軍士二百八十八名通共三千九百八十八員名

每馬軍一中營旗鼓并該備征軍火器械將官

認旗一面坐纛十面門旗二面五方旗五面角旗四面高招五面金鼓旗二面巡視旗十面千總認旗三面把總認旗七面百總認旗二十四面旗總認旗七十二面隊總認旗二百一十六面旗總背旗桿七十二根隊總背旗桿二百一十六根金鼓一副虎蹲砲六十位鐵鎚六十把鐵剪六十把鐵線九百根藥線盒六十箇火繩一百八十根鐵錐六十把火藥九百斤大鉛子五萬四千箇木馬子一千八百箇石子一千八

百箇、皮𩊱一百二十箇、藥升六十箇、木送六十、根、木榔頭六十箇、馱架九十副、鳥銃四百三十二門、棚杖四百三十三根、藥鼈四百三十二箇、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箇、鉛子袋四百三十二箇、銃套四百三十二箇、火藥二千五百九十二斤、鉛子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箇、火繩二千一百六十根、鉛子模二十四副、快鎗四百三十二桿、棚杖四百三十二根、鐵錐四百三十二把、鐵剪四百三十二把、藥袋四百三十二箇、藥線筒

四百三十二箇、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箇、鉛子袋四百三十二箇、火藥四千五十斤、鉛子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箇、藥線二千一萬六千根、火繩一千二百九十六根、鉛子模二十四副、火箭一萬二千九百二十枝、火箭𩊱四百三十二箇、油罩四百三十二箇、盔二千七百九十頂、甲二千七百九十副、鞓帶二千七百九十條、撒袋一千三百四件、弓一千一百五十二張、弦二千三百四條、火箭一千一百五十二把、雨罩一千一百五十二箇、腰刀一十一百五十二把、[illegible]手長刀四百三十二把、鏡鈀四百三十二把、鎗棍四百三十二根、大棒六百四十八根、銅鍋二百一十六口、拒馬六百四十八副、

戚繼光步營法

每步軍十二名爲一隊、火器手、每隊隊長一名、鳥銃手十名、火兵一名、殺手每隊隊長一名、圓牌二名、狼筅二名、長鎗二名、鈀二名、大棒二名、隊長長旗鎗一桿、腰刀弓箭牌手腰刀一把、狼

筅手狼筅二把、鈀手兼火箭、鎗手兼弓箭、大棒手兼弓箭、火兵一名鐵尖扁擔一根、三隊爲一旗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名共一百一十二名、三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四十九員名、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員、鳥銃四局殺手四局共八百九十九員名、三千總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以上爲一中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

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兵夫二千一百六十名內銃手一千八十名殺手一千八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共計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

每步軍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將官認旗一面金鼓旗二面門旗二面坐纛一面五方旗五面高招五面巡視旗十面千總認旗四面把總認旗六面百總認旗二十四面旗總旗鎗桿七十二根隊總旗鎗桿二百一十六根腰

刀二百一十六把金鼓一付鳥銃一千八十門棚杖一千八十根錫鼈一千八十箇鉛子袋一千八十箇藥管三萬二千四百箇火藥四千三百二十斤鉛子二十一萬六千箇火繩三千二百四十條鉛子模一十二副長刀一千八十把藤牌二百一十六面狼筅二百一十六根長鎗二百一十六桿弓二百一十六張弦四百三十二條火箭二百一十六把雨單二百一十六箇銃鈀二百一十六把火箭六千四百八十枝大棒三百二十四根銅鍋二百一十六口

戚繼光營壘大槩以二分爲外壘一分爲子壁虛其中爲中軍如一司五哨以鳥銃一哨爲子層四哨爲外壘每面一哨如二司以六哨爲外壘以四哨爲子壁如三司以二司爲外壘以一司爲子壁如四司各爲一面各撥二司爲子壁如五司以四司爲外壘一司爲子壁各鳥銃一哨亦爲子壁六司以四司爲外壘以二司爲子壁繇此而擴充之愈多愈善惟鴛鴦陣必不可

變耳

戚繼光凡營如二枝合營則以各左右二部共四部爲外圍以各中部爲子圍自前門平分又如三枝合營則以二營俱爲外營一營爲子營四枝合營則以各左右部爲外營各中部爲子營中軍各居中四角大中軍居中每營皆自正面中分各得一角兩半面五枝合營外四枝各左右部各分一面爲外營一層各中部爲二層中營一枝爲子營計共三層各中軍居各營角

内中軍與大中軍俱居中合爲一萬五千之營謂之小成大而十營五營小而一局一宗以至一伍五人一隅二人學戰實戰皆照此攻擊進止不易

戚繼光輜重營法

師行糧從軍事所先邇來虜每入犯官軍並無輜重虜乘肥馬即日馳百五十餘里我軍馬匹既弱行至有城池所在俱將城門關閉月糧在倉草束在場多在城內每不得支如候支糧料必誤追賊大軍之行動以二三萬計便開城聽

候緣倉場門小秫粒于係錢糧唱名給支一二日尚不能完如候支完追虜虜去二三百里矣官軍只得枵腹追往至三日之後饑疲甚矣氣息懨懨支步不前安能殺賊即虜有可乘之機徒付嘆息而已新創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頭車上用偏廂牌遠覘如城到處下四面營每車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知喂養者八人領趕

車騾內以六人爲管狼機二架每架三名以大捧手二名臨陣專管收拾騾頭車正一名專司進止舵工一名專備酉後奇兵一隊隊長一名鳥銃手八名仍以一三二四名兼習長刀五六名兼習藤牌短刀七八名兼習鏡鈀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此奇兵一隊專備護車每車載米豆煤炒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三日之食各於出門之日再自帶乾糧二三日計虜出入亦足用矣故師行常飽而敵愾不餒

全賴于此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管千總二員分管把總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一十六名各管五輛中軍元戎鼓車三輛各騾二頭中軍帯管計騾夫六百四十六名車正八十名舵工八十名元戎鼓車三輛每輛軍兵十名共三十名又奇兵隊長八十名銃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員名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二百五十四員名每營軍八十輛每輛載米二石五斗煤炒三石七

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載米三百石煤
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
每輛重一管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將官
認旗一面坐纛一面五方旗五面角旗四面高
招五面金鼓旗二面巡視旗八面千總認旗二
面把總認旗四面百總認旗十六面車正旗八
十面隊總旗一百六十面金鼓一副佛狼機一
百六十架子銃一千四百四十門鐵門三百二
十根鐵鎚一百六十把鐵剪一百六十把鐵匙

一百六十把鐵鏟一百六十把凹心送子一百
六十根火藥三千二百斤鉛子一萬六千箇火
繩八百根鳥銃六百四十門棚杖六百四十根
錫鼈六百四十箇藥管一萬九千二百箇鉛子
袋六百四十箇銃袋六百四十箇火藥三千八
百四十斤鉛子一十九萬二千箇火繩三千二
百斤鉛子模一十六副火棍七百二十根銅鍋
一百六十口水桶一百六十隻喂騾柳筐八十
箇草鍘八十口

飛轒寨

飛轒寨者非古寨也臣切謂戎馬以衝突爲利
因此寨以禦之每一車竿四條每四條長六尺
五寸徑方一寸五分前間一尺爲槍頭側直鎗頭
以好鐵爲之一尺爲幹過竿方入尺二十五分筍中
間二尺近鑽方一寸五分筍後間八寸爲幹三
寸爲鑽鐵鑽亦以鐵爲之其竿各相去七寸一分鑿圓竅
以扇之其方兩頭各露六寸三分槍頭四條每
條長二尺五寸內一尺爲槍頭一尺爲幹法同鎗

二十五分入槍頭方筍二寸五分五分通過後
以拴之脚四度每隻長四尺徑方一寸五分搭
腦筍入一寸上間一尺通竿方入二寸五分筍
中間一尺一寸置槍頭方入二寸五分筍下間
一尺一寸陷雲頭筍二寸令透底脚各居竿亭
中安置兩畔間各濶七寸一分中濶一尺五寸
七分方二條每條長四尺徑二寸五分穿脚兩
頭各露二寸鑿竅各濶一寸五分以脚穿之近
鑽方一條長四尺二寸五分濶一寸五分搭腦

方一條長四尺徑方以一尺五寸雲頭自西角起狀如車輞而起濶一寸五分厚三寸二分彎長七寸一分車過竿上用鐵鈎二左右各一地一縣內而一垂下以牛車挽之如有所用則衆車相鈎聯周環如城以拒衝突欲戰則旋折開爲門內鑚强彎爲守行則剖之止則聯之每一輌用步士一人禦之其用兵器者不限其數或立營或據險皆可用之也

鹿角寨

李存審救幽州命步卒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萬弩射之死傷蔽路（梁均王貞明三年）

氷城

曹操征馬超于關中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子伯計曰天寒起沙爲城以水灌之須臾成氷堅如鐵石功不逹曙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而就

戰守全書卷之四終

戰守全書卷之五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下營占地

唐太宗問李靖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軍中表說所謂玄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火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娵訾十二辰則其術如何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部之方橫以五步則立一人縱以四步則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列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甞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一爲營法以五爲方員曲直鋭之形何謂以一爲營法蓋以一陣而爲下營之法是也何謂以五爲方員曲

直銳之形葢以五陣分金木水火土爲方員曲
直銳之形是也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止

下營筭法

方營法置積數爲實别置一算爲下法從末常超一位定實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下法亦置上商名曰方法乃命上商除積至盡而止不盡乃倍方法爲廉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廉法之次照上商置隅以廉隅二法命上商除積得盡而止不盡乃倍隅法併爲廉叉於上商

置第三位得數廉法之次照上置隅以廉隅二法皆命上商除積至盡而止不盡如法命之若欲爲三角營則取方營積數倍之得三角營得積數布筭如方營法得三角營一面之數凡三角得方二而一若欲爲直營凡直積數如方則從横相當直則從羡而横減其所羨與所減亦相當也既得積數如準縱也以爲上商而消息其衡之步以爲下法如準衡也以爲上商而消息其縱之數以爲下法其布算大略如方營而

上下法不齊爲異若欲爲銳營則取直營積數倍之如三角營取方營之數也既得積數布算如直營法凡銳得直二而一若欲爲員營則取方營之積四乘而三歸之得員營積數布算如方營法得員營徑三之得其圍凡員得方四而三大花營如員營法若欲爲偃月營則取員營積數倍之或取方營積數八乘而三歸之得偃月營積數布算如方營法得偃月弦徑半之得偃月矢徑凡偃月得員二而一得方八而三凡

營因地以立營遂以起數所謂地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也如軍以萬七千九百五十六人爲率每一人縱横占地四步總之七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是爲方營之積方徑二百六十八步直營之積如之直廣徑百步則其縱七百一十八步有奇其縱徑七百一十八步則其廣百步有奇縱與廣率相消息也四方積而三之得九萬五千七百六十三步三分步之一是爲圓與六花之積其徑三百八十四步餘積十九

步七分不盡其圜一千一百四十二步有奇八方積而三之得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六是爲偃月之積其弦徑四百二十九步有奇半之得矢借方積得十四萬三千六百四十八是爲三角與鋭之積三角徑三百七十九步强鋭徑底百步則鋭長千四百三十六步有奇鋭長千四百三十六步則底百步有奇鋭與底率相消息也方營法其術置積數七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爲實別置一筭爲下法從末常超一位約實

百下約一萬約百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二百下法之上亦置上商二百名曰方法乃命上商除實二三而四除實四萬余三萬一千八百二十四二乘方法得四百步爲廉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六十共爲二百六十廉法之次照上商置隅六十以廉隅二法共四十六命上商除實四六二十四六六三十六除實二萬七千六百余四千二百二十四二乘隅法倂爲廉得五百二十又於上商置第三位得數二百六十之次商置八下法之上亦置八爲隅以[illegible][illegible]二法共五百二十八命上商除實五八四十二八十六八八六十四除實四千二百四十四適盡得方營面數除營布算皆準此而消息則視其積云

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

内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八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八陣各減一人以爲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李靖兵法曰凡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卽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内取戰兵二千八百人計五十六隊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千人守輜重諸圖三徑一尺寸

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每十人共一幕且以二萬人爲軍四千人爲營在中心左右廣厥左右廂四軍共大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其廣厥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四總管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列十八口四部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別濶十五步計當一百八十步部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

三徑一取中心豎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卽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步竝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卽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象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二寸地併衝塞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城郭卽五步以上下幕準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卽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

戚繼光曰凡遇地勢狹窄各隨地制宜如地可容若干車爲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長長短短曲直偏灣只以地爲準並不相拘

行軍下營務擇其地

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今引兵深入其地與敵行陣相守被敵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與戰則不敢以守則不固爲之柰何太公曰夫入敵地必按地形勢勝便處之必依山陵險阻水艸爲固謹守關梁隘塞澈諸算法不遠未定

而復反彼用其士卒若太疾則後不至後不至則行亂而未及陣急擊之以少尅衆 通典

太公曰夫出軍征戰安營陣以六爲法亦可方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置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徙門牙門常背建向破歲太太陰太陰大將軍凡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

太公又曰以步與車馬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强弩長兵處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人軍

馬雖衆而至堅陣疾鬬材士强弩以備前後武王曰我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以車騎翼我兩傍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十行布鐵蒺藜遥見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迎廣以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持行爲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直而爲屯以强弩備我左右然則命我三軍皆疾戰而必勝也

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理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藏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措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畱爲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艸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 通典

李靖兵法云凡置營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

險向平易通達樵採牧飲相近地又有八種不堪安營山中之高爲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斥鹵多石少艸無水謂之窮極亦名飛鋒故村墟落荒城古砦謂之虛耗川谷衝口柴艸乾深謂之天竈穹崇巉形四面坳瀉謂之沃燋皆急過勿畱亦不得飲死水 又曰凡軍行營壘先使腹心鄉導前覘審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營地壁五軍分散立四表候視然後依移營

下營擇地法

武經總要夫下營之法擇地爲先地之善者左有艸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大約軍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實無以水火爲慮

行軍須知

詳諸兵書安營之法相視地形各有所宜今大河之北至於古北口千餘里三關南北幽燕恩冀之間地平如掌頓軍置營方員自取其便惟

深溝高壘大車爲固今西北銀夏鱗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地接隴蜀南北數千里地無百里之平置營多在廣原大隴高坂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斜坡大山或臨深澗就其地形坡坂遞互相掩人馬咫尺不相見可以登高視之遠見人馬易爲設備今二廣之地自荆湖之南越桂嶺至邕廣之地山水重復雖有平原盡爲水田少有平陸江山雖固安營亦多占高原平曠之地可以固守昔儂知高亦使壯士沿山穿道中

夜斫亂營寨潰散人馬又西南巴蜀之界地接蠻夷昔樊綽蠻書云高山峭壁萬仞連天深澗有底莫測其原昔武侯屯兵舊迹亦隨岩穴硼道屈曲坡坂之中凡置營陣之法但求其地形穩便臨時相度人馬多寡有無出入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岡大隴視下之勢者可置營寨亦不離九地之法也欲意揚威入則虛列廣設旗幟勢弱減竈臥旗伏戈詳在主將目視心生隨四方山川水陸形勢應時之變也營寨之法無常定之形明矣今具安營大要一十八條列之于後

一不居大谷之口四面受敵人馬易爲衝突名曰天竈是也

一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破我營寨前臨險阻被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名曰龍首之地是也

一不居死地謂安營不臨墓塚之地人馬多夜驚久居士卒必有疾病

一不居地柱謂下低中高其地土面廣平中間有崗如覆釜之形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

一不居地獄謂高之下其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如仰盆之象者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

一不居山林草木叢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賊穿生路而來驚我營寨秋冬艸木枯敗恐被上風放火因而刼我難以迴避應敵

一不居江河潴潤灣曲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堅守則我無進退之路外無交接卒難相救

一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中被賊守定隘阨若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

一不居江河之岸大山之側三面受敵最惡後無進退之路若中有舟楫船栰傷岸又有通糧之道上流有救應之兵乃可安營

一若居江河夾岸浮水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

一不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敵最多

一宜居背高面低前有清流後有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山大隴雖在遠亦不妨

一軍營臨山上有水恐有決灌之患不可安營

一地名惡不可安營如豆入牛口之類是也

右已上下營之法諸家兵法廣說多途爲將者或在我界或在它境臨事變通不可不審也

李靖兵法曰又不得近田苗及城中下營須去城十里外要有市買入城營司判官許差人押領不許輒入城郭必免酗酒鬬打偷盜姦非亦不損暴田苗也

凡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乗高待敵後通糧道障其間道絕敵之潛來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難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誘敵人無備出兵掩不意則利焉敵有備而出則自頤矣我出而不利彼

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引兵而出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薄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守兩向峭絕曰隘我先居隘地若當盈陣待敵衝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盈陣待之如攻不盈則從其它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平安待危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勒兵退則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爲不相親曰遠地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敵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

道地利爲貴此之謂也山勢迫而障於近者勿營慮伏在側也山凹而遶林奮者勿營慮四周有伏也山迴於路者不可妄行慮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過急以兵守其後慮爲敵所絕也左右前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其往來之谿路因諸間諜以兵守之凡諸山坂及野地有林近我我則利害得之戰則爲伏急則藏守則爲新也苟能知山林利害者鮮不勝也

虎鈐經曰凡立營之地非生氣不旺非山固營

壘之法欲北據連山南憑高崗左右襟帶地水東流故自乾山伏下旁通子丑寅卯之地入於巽宮未申酉戌地欲高前欲有迎生平穩地勢欲支條脈散氣候欲鬱茂林叢聳四維阜隴欲如鷄籠映起巽上欲水順流地欲順東南凡造壘之時上起版築若或其地草木不生則去之鳥獸不集則去之古城古社則去之窖竈古墓則去之燋石砂礫則去之河水逆流則去之此六者營壘之大忌也

又曰山如蟠龍旺案數重宛轉斜曲首尾相重從山如鳳皇翅翼開張拳隊十萬帶挾隴崗前銜印綬後有回翔山如飛龍支翼遠道或驚或躍乍橫乍縱臺領池間舞鶴連鴻山或字毋狗頭拳尾就腹内乳見項上連首山如生蛇或曲或斜後崗前合隱馬藏車山如麒麟乍立乍蹲拏從數萬朝者數人山如臥牛屈膝頭三光照覆雨水分流屬帶林隴依附土丘山如伏龜四方無缺淸泉東流亢陽下歇三門高起一戶雙

闕山如游龍倚伏數重華蓋隱隱羙艸葺葺前如雀躍後如雛龍剛柔順俯八卦皆通山如舞鶴翅翼仰開拓胸臆樺首尾盤薄如此者皆可以居之也

又曰南有汙池爲朱雀北有堆阜爲玄武東有叢林爲青龍西有大道爲白虎四獸既具八卦既列乃立表測影以定子午之位若夫朱雀無頂不可居也玄武折足不可居也白虎啣刀不可居也青龍悲哭不可居也强居之者軍覆將

亡、
黑韃遺事曰、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
南、前置邏騎、韃語托落赤、分番警地、帳之左右、
與夫帳後、諸部軍馬、各歸頭項、以序而營、營又
貴分務令疏曠、以便芻秣、營留二馬、夜不解鞍、
以防不測、營主之右、卽是夜號、一營有警、則旁
營備馬以待追襲、餘營則整整不動也、惟哨馬
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據、環兵四表、傳木刻以
代夜邏、秣馬營裏、使無奔逸、未暮而營具火、謂

之火鋪、及夜則遷於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
而火鋪則仍在於初營之所、達曉不動也、蹇見
且多用狗鋪、其下營直是日番要審觀左右形
勢、

先據要地及水草

吳子曰、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則知主客之向
背、地利若不悉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
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
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

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
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
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
後至者敗、奢卽發萬人趨之、秦人後至、爭山不
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
後漢末、曹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先主進兵
漢中、屯于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山稍前、於定軍
山、作營壘、淵自將大軍來爭其地、先主乃命黃
忠乘高鼓譟攻之、大敗淵軍、遂斬淵、曹公自長

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
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
鋒、積日卽不戰、兵士亡者多、曹公果引退、先主
遂有漢中、

劉野營說 塹外屯扎、對壘列營、畫地以守於前、標樑以禦于後、夜防警襲、費給行陣、其役也勞、其事也險、使吾衆常銳、戰守兼舉、呼、豈易易哉

凡毎日五更盡、擂鼓已畢、各起梳洗、聽掌號二
遍、各兵通赴木城邊、各擎鎗立定、作守城之勢、
各營把門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聽鳴鼓

陞旗各營關門放汲其汲者限四刻掌頭號落旗回營進城蔬菜等項者限一箇時辰到營外取齊聽掌二號進營遲進及後出者俱打二十棍每隊三名以上隊長同責四隊俱有合九名以上者哨長官同責申時放汲一次號令執鎗之法俱同蚤晨買蔬菜止許蚤辰一次

戚繼光謹營壁凡行營與立定營盤不係有門之處便是何人何官到彼要行闖過者定行阻住决不許放過放過者俱以軍法從事本隊兵

士若要出入亦要繇門賊在三十里内犯者斬首該管頭目連坐綑打

戚繼光愼啓放各營放出放入各繇本營門内其纓頭衣服腰牌件件可辦若别營之軍誤出營門者故縱把門官軍俱軍法連坐如能拿來犯者軍法施行官軍紀功一次

戚繼光稽出營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綑打一百遊營示衆

凡營門各配隨近將校守把雜色職掌亦專配一門出入不得交雜仍令識認以防奸細武經總要

凡營門常須嚴整訶察出入雖勑使至皆須先報主將候嚴整軍備然後見武經總要

戚繼光凡營門每日夜該營内馬步將官輪撥兩百總把門親隨家丁執營將藍旗器械每門十名除朝暮吹打開門外閉門後必有令旗令箭方許開門便是使臣主將在外亦須報到守營主將得有旗箭到門驗明先用小杖敲車三次分付把門人謹愼各應訖抗聲命云有旂開

門方纔放入如主將出營外則必以一人代主將司令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此耳遇開門時把門官軍披執嚴陣以待遇有公差人員到門外先將書移可信之物收取報到號旗下中軍官稟白主將請令旗領入公差人員馬匹俱在營門外单身進入把門人與伊看馬馬有疎失把門人賠償除報收夜不收騎馬徑入外主將入營亦只乘馬從官以下俱亦馬步不遇有各衙門營寨公差人役欲赴本營者夜則於内

令一人陪送到營二十步外止住先許陪來兵
高說差人來歷守門人卽與稟赴中軍聽令進
退、

戚繼光一營壘四面不拘晝夜但有牲畜近營
牆外者許輕易差人出外牽取先報營將差夜
不收繇門放出取進有人徑至牆外漸漸近前
者喝令遠避如係公差人員喝令到門門上候
稟將書帖文移擲在地下看營外傳話人取遞
繇木城縫接送中軍有令箭放進者方許開門

放進但報營外有人一面嚴行整備以待若十
步內喝之不退又不報姓名及言語不對者夜
間卽開矢銃射打殺死勿論日間差二人請令
繇門出縛來送營將報主將發落

凡營壘旣定其自外屠沽販賣人一切禁斷營
內自交易卽不禁

凡軍中遇晚鼓擂三次畢各營通卽斷火禁喧
斷人行違者隊長與兵同治隊長有犯官哨一
體各打三十棍、戚繼光

戚繼光曰遇有人至不許聲問只以一人向門
問是何人低聲令到門前坐地上卽差一人報
主將知門上差二人繇門隙出門扭住問它端
的一人守它一人轉報聽示

通典曰軍門常交戟謹守出入者若近敵當訊
呵出入者、

行軍須知曰一野營日出開門日在閉門其守
門人要辨認奸詐

査兵到齊

凡兵馬毎下營訖營主卽須幹當四司官典司
兵及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
卽差本吏主持畜產及水食如迯走卽牒所在
捕捉、武經總要

尋水

通典、行軍之時、須先擇水泉舊法軍行右虞候
在前兼視水艸道中遇水則揭青旗以告衆

通典凡軍至處乏水則視沙磧中有野馬黃牛
路縱尋其所至當有水、

通典凡野外鳥獸所集或水鳥聚處並當有水

通典凡地生葭葦菼蒲並有蟻壤處其下皆有伏泉也一說駝駝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跑沙其下亦當有泉

凡大軍冬月行人各持氷片可以備渴

凡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節雄雌相合油灰黃蠟固縫勿令氣泄推竹首插水中五尺於竹末燒松樺薪或乾草使火氣自竹內潛通水所則水自中逆上

行軍須知一下營如側近無水者無可開井取水又尋野獸踪跡去路不遠有水如軍去戰要備水隨行者可於羊皮囊中盛之或大葫蘆竹筒皆可用

虎鈐經曰無水之地擇地有黃羊糞者必有砂滷甘潤者下有水細草蒙茸與無水處不同者亦如之

煙尋泉

入山遠道及砂磧之處乏水者掘一穴容一石二三石許用濕蓬艾滿中燒之火猛而閉置一小穴相通四望之但見煙出之處不論遠近掘之得泉脉也妙哉石山中卽近石掘之如土山卽草木掘之砂磧擇高處掘之此能救急但煙出多水惟深更妙亦但尋煙出處皆有水一食頃烟未出者再開一穴求之無不得泉脉也

一不飲死水死水者不流之水如安營而資食其水則不可也　行軍須知

虎鈐經曰頓軍之地水流而清徹者飡之上也

流之黃雜而有沙者食之次也流之黑者食之下也設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水流而上源在敵者勿食水流而中有黑脉而不定流者勿食食者死水多糞壤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人狗彘之尸者勿食如無水可食當於其傍穿井以汲水吏士營必以水暫憩必以水

一下營掘井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并占藏自用

防毒

李靖云入它境不得入賊界取河井水飲之恐放毒藥在内（行軍須知）

凡防毒有五一謂新得敵地勿飲其井泉恐先置毒二謂流泉出於敵境恐潛于上流入毒三謂死水不流四謂夏潦漲霪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帶沫如沸或赤而味鹹或濁而味澁五謂土境舊有惡毒毒艸毒木惡蟲惡蛇如有含沙水弩之類皆須審告之以謹防慮（行軍須知）

軍行近敵地則大將先出號令使軍士防毒（志）

李靖行軍遇水并汲水吃飲可先令死罪人或孳畜試嘗其水恐有人施毒在内人馬飲之枉遭其害渡水亦然

凡敵人遺飲餼者受之不得輒食民間店賣酒肉脯鹽豉豆之類亦須審試後食之

後魏時庫莫奚亂詔濟陽王率衆討之乃爲毒酒賊旣遁弃營而走賊至競飲毒作王逮以輕騎縱擊俘獲萬計

簡行糧

凡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糧食封貯點驗勿令廣費

李靖兵法云司倉及佐捉搦兵士糧食封署點簡勿令廣費

又云諸行軍出師兵士不得浪費衣資廣爲吃用

武經總要曰凡軍裝衣資須將校簡察勿得浪費

又曰凡隨軍發糧運須主將審定行期關報官

司不得漏泄

惜水草

李靖兵法曰諸行軍下營雖有泉澗而取水處差人監當勿令濁亂并有踐踏其放牧草亦然

武經總要曰凡軍行所至處有水泉及放牧艸地并差人監當不得令濁亂及非理踐踏

戚繼光惜水艸亦云然

惜生口

凡車行牛行十里一歇㧞制口鼻三十里一歇

飼、

凡軍下營訖司騎及佐節分行巡視馬驢有疾者醫有瘡者剪剔傳藥有[illegible]申送營主量事决罰

諸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頭巡[illegible]驗驢馬羣先有脊破即令剪毛洗瘡傳藥療救不許連絆如新打破作瘡腫并有繫絆即將所由人領過主量事决罰

洗瘡乘官馬非警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汲浙磨傷破並論如軍律已上量輕重科罪平居則輕臨陣則重

凡非時不得乘官馬遊獵及回換軍司六畜若借人乘用並論如軍律因簡較而行者不坐

武經總要曰凡士卒乘馬皆本軍將較遞爲簡轄令護切愛護以時飲飼

又曰凡馬軍未見賊騎十里步十里事非警急不得輒馳走以損馬力

永樂十二年令各營馬驢須愛惜馱載該管時常點閱

李靖兵法曰諸營除六馱外大別遣買驢一頭有病疹擬用搬運如病人有偏併其驢先均當隊馱如當隊不足均抽此隊比營

牧放

李靖兵法云諸營各令作一異旗放馬每隊作記旗放驢其馬中央放驢令四面援馬放其驢馬子並於驢羣四面圍繞驢羣知更牧放狂賊偷馬側須奔走驢羣在外驅趂稍難以此防閑亦甚允便營別即令別放諸軍不得相交非直

發引之時難忽有不虞追喚亦易

諸行軍立營驢馬各於所管地界放牧如營側艸惡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許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即知驢馬處所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簡較逐水艸合羣牧放仍定一虞候果毅專巡諸營水艸各令方界牧放不許參雜諸軍馬聚會其數既衆應行六畜並仰明爲軍印仍須別爲營印防闌失虞擬憑理認

牧馬法

六韜兵法曰凡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艸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凉廡剋剔毛鬣謹烙四蹄戢其耳目毋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轡勒御必令全好乏絕輒補

六韜凡馬不傷於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切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之覆我也

凡軍行每營先差一官專知牧放不得連繫諸營各作一異旗放馬一記旗放驢並於所管地界放牧如營側艸惡即計會虞候別擇放地不得交雜如卒有警急追喚見旗則知驢馬處所

凡馬逐營各爲印記以防闌失理認如死即印所部官驗印是本營畜產即令皮剝如印不同即是盜殺它營畜產論如軍律

牧馬事宜

每營一官專牧放各作異旗牧馬驢勿混淆則便追喚牧畜馬中驢外　馬各營印記　馬驢各備多數恐有增補軍數亦宜然　馬有選方有善走馳坡蓦澗者名跳盪馬聚以冲陣追賊探報　精神惺惺又善馳驟者曰巡哨馬奇兵翼衛巡行應急　見羣馬動而不嘶性良者夜伏劫截　壯健遲鈍者駐隊　將出戰預令人披帶衣械馳習不住　未遇敵且緩行以舒其氣餵飽宜牽行二三里以養其氣　走驟欲住看遠近漸漸收勒陡收則損　有誘賊馬之法

見青引者芻也聞香引者餌也見白引者水也皆投其喜而陷之則擒之

查理衣甲器械

凡下營訖司冑及佐即巡隊簡較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綻損汚即須修葺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繇便爲案記準法科　李靖兵法戚繼光亦然

一衣甲破損尋常申聯官給皮線錐刀務整齊

一鎗刀器刄鈚戟等物常要快利　行軍須知

一出軍在外常切照簡隨身衣甲器械鞋履整

齊准備緩急用之、行軍須知

恤士卒疾苦

武經總要曰、凡將佐三日一巡本部吏士營幕、問其飲食精粗、均勞逸、恤疾苦、

戚繼光云、軍中將士、當同甘苦、如步卒在前、將官須按轡徐行、每至險處、即宜下馬、逐隊而趨

凡遇安營止宿去處、主將當逐一巡視、庶幾恩厚而令可行、

養兵力

武經總要曰、凡將欲臨陣、士卒不得執作勞役、聽補緝衣履、務令安逸、

又曰、凡軍中除依時教閱外、主將不得勞擾軍士、務令休息、

又曰、永樂十二年、凡管軍頭目、須愛恤軍士、軍士聽令、不許怠慢、

又曰、凡步軍既入賊境、除器械外、不得負重過十斤、如不在賊境、任輕重自負、

凡軍馬除器械、及戰須物外、不得負斤兩之重、

養病傷

李靖云、軍中病人被傷損稍重、並須移歸近便州縣將養、以防急病遺弃、被賊收擒、說其事機漏泄軍務、

李靖曰、諸每營病兒、各定一官領、去簡較煑羹粥食飼及將領將行、其初得病及病損人、每總通狀報總管、令醫人逐營將藥救療如法、仰管主共簡較病兒官、量病兒氣力能行者、給兼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給驢一頭、如不能乘騎畜

生、通前給驢二頭、兼二人縛轝將行、如弃擲病兒不收拾者、不養飼者、簡較病兒官及病兒兼人、各杖一百、未死而埋者斬、

凡軍行士卒有疾病者、陣傷者、每单先定一官專掌藥餌、駄轝及秣養之人、若非賊境、即所在寄留、責醫為治、并給傔人扶養、若在賊境、即作駄馬轝及給傔將之、隨軍而行、每月本隊將較視巡醫藥、專知官以所疾申大將、間往臨視疾愈則主者傔人厚賞、恐不用心、故賞之、如疥癩

病人并餧飼失所，主者皆弃擲生理，以此求士效力，不可得也。

戚繼光曰，凡軍行在途，遇有疾病，把總官騐實，隨即具明給文，送所在官司，撥醫調治，痊可即便追來，敢有詐病推避者，治以軍法。

行軍須知云，士卒實有病患，艱於行履驅使者，即時報後主將，速令擡往寄所，不可枉占少壯擡行，或遲避役而托病者，罪有所歸，吏士相容者同罪。

永樂十二年，凡軍中有病者，管隊官即令醫療，掌藥料官及醫士常加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

武經總要，凡各兵遇有疾病，本日同夥即報本隊長，隊長親看緩急，報赴哨官，哨官報赴本總，本總即日報本府，以憑批醫療視，遇在客戍，本府親詣撫視，每軍定官掌藥餌馱轝及扶差傔人，軍士病者，未出境留治，已出轝以隨軍，部將親巡醫視，大將間視，愈則主者傔人皆賞，弃置失時，餐並決罰之，氣未絶而埋者，連坐斬之，死者祭埋，將較親哭之，立標以記，待後日取之。

出征遇有乏馬病兵，不能前行，登時騐實，稟到主將，給與信票，聽差人押送近地城廓府衛州縣營寨所堡巡司調理病者，仍許留一人看侍湯藥，病痊即遣赴本營，該地方先具痊可結狀申查，如痊而不赴軍營所在者，以後期論，若死於行軍所者，本隊伍掘墓瘞之，仍立標記，哨將率頭目以隨帶飲食奠之，違者以故弃論，事後

取回。若下營後，即送中軍醫治，不許遺營外。戚繼光

卹死亡

通典曰，凡軍行，吏士有死亡者，給其喪具，使歸邑墓，此堅軍全國之道也，軍人被瘡，即給醫藥，使謹視之，醫不即治，親鞭之。

李靖曰，有死於上陳，以禮祭奠，優給家室，有死於行陣，同火收其屍，及因敵傷致斃，並具狀陳，亦以禮祭奠弔贈，如但爲敵所損，即隨輕重優賞。

又曰諸兵士歿亡祭埋之禮不必備以棺槨務令權宜輕重折衷如賊境歿者鐘醪祭酬墓深四尺將校親哭之仍立標記以防後取若主將使人臨突内地非賊廷死者准前祭哭遞歸本貫每人給錢帛充送終之用所錄不舉者罪之

樵採市易

凡樵採每三日一次於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營號一盪掣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一名領去限兩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稟赴中軍掌

號二盪各兵仍赴本城邊擎鎗如前方開東西二門放進餘門不許

武經總要曰一入它境安營造飯樵採不可遠去須用哨馬四面卓望見賊即回

凡營壘已定兵士須出樵採及市易者人持一木牌書姓名門司驗認始聽出入者三人以上不得獨自行

戚繼光曰軍行所至地方須用糧折工食白銀平交買寧讓毫厘使市人心悅不日諸貨益集物價自賤不止於毫釐便益

厠井

一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厠 李靖

戚繼光凡白日登厠員役繇各營門將腰牌懸于門上方准開門而出畢即還認腰牌取帶回營如夜間不許出營即于各自厰邊方便天明起行則埋掩久住則打掃送出遠者照前汲水倒行法處夜解每馬軍一旗每車兵二車各開厠坑一箇于本地方遇夜即于厠中大小解天

明吹打時遇起行則埋之遇久住則打掃候開門送出營外遠遠棄之夜間不許容一人出營解手 戚繼光

災祥

一軍在營有天象雲氣虹霓流星墜落土地變作飛禽走獸入營陣衝突過者並不占之

戰守全書卷之五終

戰守全書目録

戰部

卷之六

戰守全書卷之六目録終

戰守全書卷之六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起營

戚繼光曰凡軍起營一五更三點掌號一通擂鼓一通各軍舉爨發擂畢掌二號下號燈車騎燈俱下徹明陞臺放砲陞旗吹打畢各馬步兵赴各營將營將千把總赴主將各回話夜巡無事如有事云某處驚營失火絶更有警之類回

話訖掌號收伏路兵發架梁塘撥馬畢掌號笛聚官旗發放或不吹號笛聽用旗號招聚畢再掌號一通舉變令砲一聲吹哱囉起身再吹哱囉上馬放開營砲三箇吹天鵝聲三吶喊三點鼓開營起行

永樂十二年令凡行營須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駕前銅角聲各營方許行

營不宜久住

武經總要曰凡軍營不利久住久則弛慢賊因得計時有移易則人不懈怠賊亦不測

左傳曰凡師之出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住則習藝

武經總要曰凡軍行住營三日外並須教習武藝繕備器械

又曰凡軍中教射先教射近次教射遠

詔有不便即回奏

遇天子有制詔或與軍事時不便於事者不得

漏泄於外即時回奏謂大戰勝負未知賞罰未定或過軍興或彼軍來退欲擬抽軍狐疑士衆或改差將吏人情未便之類兵法曰君命有所不受謂不便於事是也李靖兵法

軍士宜日奏

凡軍行主將不以有無事機並須日一發奏仍入急遞或事非文字可傳者即差親信馳奏武經總要

機密事不得憑口宣

凡朝廷閒機密事宜及兵甲錢糧文字不得只憑口宣須親見宣敕方得奏報。武經總要

公文防賊捉

主將在內統兵偏裨領兵出戰在外凡軍前有所缺用及賊兵事宜變動若用公文往來報告被奸人於路接之或賊軍捉去即漏泄事機反遭其害合將遞書題內於月日下書號即知所言事宜若被擒捉雖無知號故置辭兩相符合配字定號主動靜緩急略數一本隨身如字號用

古詩或千字文假令配定天字號弓箭地字號添步兵如統將軍前要弓箭即書天字號軍前動靜可知應報若神庶免漏泄軍機反遭所害。李靖兵法

日夕議事

其軍內節度大總管臨時改變處分每辰朝即諸軍將論一日事至暮即共論一夜事若先為久長定法則恐有漏洩狂賊萬一得知翻輸機便。李靖兵法

武經總要凡軍行大將平明與諸將論一日之事夜與諸將論一夜之事

務和協

一部署鈐轄以下商議兵政務在和允即時裁遣違者以違制論若所執顯涉頗曲者除名

戚繼光曰禁乖異凡將領官哨隊長不和協陷妬忌因而悞事者軍法處之商議兵機務在平允即時決定違與執拗者處治

賊情主將自知

李靖曰一承受到軍密約號令及關報賊情聲息事宜文字只使自知常作隄備不許漏泄令衆人知之如漏泄致賊變生者斬

戚繼光曰凡承受到軍期密約號令及關報賊情事宜文字只可傳到將領人等員自知常作隄備不許漏泄令衆人知之如漏洩致賊乘我者軍法不貸

士卒有過即處分

李靖曰行軍在外未經戰陣吏卒有過輕則捨

之重則囚禁送於別司處分未可刑責抑
軍不利又恐軍心不樂
又曰士卒有罪犯情理別無切害或悞犯者舍
之情理重即時處分若移時恐有變
武經總要曰凡士卒有過本因錯失非有害軍
士者主將量情原減擬以懷人心

熟事人不得頻移

凡士卒臨事務熟主將指呼如巳分定使臣主
領其所管部隊不得頻有移易武經總要

外來人宜慎

武經總要曰一陷没人投來當別差主務勿使
隨軍恐為備用防之
又曰凡得被掠將佐及敵中偏裨並驗問申奏
又曰凡軍中不得多繫俘虜虛占防守之人
又云凡得敵中降人自陳軍中利害者不可即
聽須受而審覆之

疑異宜慮

李靖曰軍中士卒多惑妄言軍馬事端故人心
惑旌旗折帳幄動六畜為怪一切不常異事主
將再三詳察慮於未萌則大禍不生矣

軍中交代

武經總要曰凡將佐在行營應交代者舊將不
得出迎先令嚴兵守備待新將到營發符敕合
同即聽交代

回軍

永樂十二年五月勅都督何濬尚書郭資通政
范政大理寺丞馬麟鴻臚寺丞劉泉所有事件
條列于後

一爾等所領運糧官軍人夫及忻城伯趙彝等
所領運糧官軍人夫除存留官軍守城護糧外
其餘官軍及人夫盡數領回原係扈從者令回
北京不係扈從令回各衛所人夫即便放回寧
家生理
一清水源并殺胡城所存下運糧軍夫回途口
糧務要照數一名名交割明白如是交割不明
或有軍夫缺食爾等與原管糧及放糧官員俱

以軍法處治不赦、

勑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副總兵廣恩伯劉才、爾等回至開平、除存留官軍一萬員名外、其餘陝西山西寧夏甘肅各處官軍、即便發回、故勑、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制諭清遠侯王友、充總兵官、廣恩伯劉才充副總兵、統領各軍馬步官軍回還、務在整齊隊伍、鋒利器械、遇有胡寇、相機勦捕、所領官軍、悉聽節制、如制奉行、

說與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前令爾等領回各處官軍開平、即發回原衛、令且留休息數日

待朕至發遣其回、

永樂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勑英國公張輔、勑至即令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將所領官軍、自飲馬河至開平、明白開報見在若干、陣亡若干、失陷若干、病故若干、朕至即要數目、故勑

軍退法、

議處回軍

屬國復矣、王子還矣、留兵守矣、其先徵調官軍、俱奉旨緩回各鎮、聽候敍賞矣、公曰、兵適異域兩逾歲華、乍聞凱旋、喜慰可知、惟是歸家念切、兼程前進、人情之必然者、恐擁衆齊來、不但支領錢糧不便查點、且沿途村落有限、大兵一過、鷄犬將無遺類、至于臨江爭渡、胥溺之虞、尤可慮也、況過關而西、餉司接放、起止無憑、未免重冒之弊、均當早爲議處者也、乃刋刻過關長單、行令三協中軍、除遠鎮就近寧家外、各營官軍馬匹分別遠近、以漸續發、如某日先發某處官

若干員、軍若干名、馬若干匹、定限某日出關、備造文冊、馳送本部、再覆無弊、塡給長單、用印鈐記、批行委官、沿途支放、至山海止、其前路餉司驗有印單、按日接放、無單查究、餘倣此、而又令各千總等官、約束該營軍丁、務在安靜、不許騷擾、故數萬之衆、以漸西行、未有變亂、而一路錢穀、俱不混淆、(此萬曆二十年救朝鮮司餉戶部艾維新疏)

青溪暇筆云、丁大用都閫征嶺南還、言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

范焱將乃以我軍列為二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劄劄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箭許而劄凡劄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遠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右所謂且戰且卻即此類也

符契

符契之設尚矣周武王問欲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利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

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有卻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軍敗將亡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泄告者皆誅之敵雖聖智莫之能識然近代或用或否沿革不同

永康定初製符契頒于沿邊諸部今附其法于后云符長一寸濶二寸厚六分上面刻篆字曰

其處發兵符下面鑄虎豹為飾中分為二段牙摺相合右一段左旁作虎豹頭四枚左一段右旁開四竅為勘合之處先勘合訖卻將篆文面相向合定於側面刻十干字為號其第一符勘甲己字為合　第二符勘乙庚字為合　第三符勘丙辛字為合　第四符勘丁壬字為合　第五符勘戊癸字為合　左符即全刻十干半字　右符即依次刻甲己等兩半字右五段留京師　左五段降付逐道主將收掌

凡發兵馬全指揮或三百人以上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用雙虎雙豹符以下符之法委樞密院以右符第一為始盛以木函封以本院印與宣命相副付於使臣宣內具言下第一符發兵馬若干主將遇宣與符即將左符看驗得合乃為與發發訖即以本司印封題右符還付使臣歸京仍飛驛別奏

凡主將所掌符契專擇一官為腹心典領

凡給受符契次第月日所發兵馬之數皆書於

籍勿得謬誤以作照覆若再有抽發樞密院即下右符第二至第五各以次行用周而復始其降宣遣使封題勘合並如下第一之制其銅符右段委樞密長官於本院嚴固封鎖以承旨主事各一員典掌亦置籍抄記如法本院官通押逓相照驗

木契長七寸闊二寸厚一寸五分上下面並題云某處契中剖爲上下二段上段內爲魚形并題一二三次第下段內刻空魚爲勘合之處左

側題云左魚合右側題云右魚合上三段下一段上三段留主將收掌下一段付諸軍州城寨主收掌

凡主將差發兵馬百人以上先發上契第一段盛以皮囊封以本司印并文牒相副遣指使或職司齎付文牒內具言發第一契兵馬若干其州縣城寨主得牒與契卽將下契與上契勘驗得合乃交付兵馬付訖其上却用本司印封題發付使人賫歸其第二第三契差發勘合並如下第一契條約如再有抽發卽依次用之周而復始其收掌給受委官置籍一準符制

字驗

舊法軍中咨事若以文牒往來須防泄漏以腹心報復不惟勞煩亦防人情有時離叛今約軍中之事有四十餘條以一字爲暗號

請弓 請箭 請刀

請甲 請槍旗 請鍋幕

請馬 請衣賜 請糧料

請草料 請車牛 請船

請攻城守具 請添兵 請移營

請進軍 請退軍 請固守

未見賊 見賊訖 賊多

賊少 賊相敵 賊添兵

賊移營 賊進兵 賊退兵

賊固守 圍得賊城 解圍城

被賊圍 賊圍解 戰不勝

戰大勝 戰大捷 將士投降

將士病　士卒病　都將病

戰小勝

右凡得罪將校受命攻圍臨發時、以舊詩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係次配一條、與大將各收一本、如有報覆事、據字於尋常書狀或文牒中書之、加印記、所請得所報知、即書本字、或亦加印記、如不允、即空印之、使衆人不能曉也、

傳信牌

宋大將石普、上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

則遣人馳告、恐失計畫、復虞姦詐、請令將帥、各持破錢造牌、遇傳令合而爲信、眞宗以古有兵符、廢之已久、因製漆木爲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枘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扎、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書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書復命焉

下營備警

行軍須知曰、軍行纔住、安立營次、一面差人卓望把路人馬、於四面巡綽、再差白旗子探報馬軍遠望把路人馬、急報主將、其探報人馬、每五里爲一節、首尾相見、遞相傳報、恐隘口路遠、人馬難以遠走、

又曰、安營寨外、四方百里、鳥飛毛落、晝夜須覺、爲主將者、令淸而德政、威嚴而謀密、鳥獸不敢犯界、昔周亞夫下營細柳、文帝爲之動容、

營壘已設警備、再爲量分遊兵、於營外四面要害去處、每處給與鼓砲、隱于幽僻之處、或園林村疃之中、如有賊來犯吾營壘者、前項伏兵、即

從後舉砲鳴鼓而出、以攻其背、如此、賊必驚疑潰散、

四外要害去處、裝塘伏路者、每更輪流三人、於道旁防候、如有細作潛來偷營、切勿驚叫、放賊過塘、遠遠暗襲、至第二塘以裏、後無賊兵相繼者、即與答號、密切掩捕、不許喧嘩、

行軍須知云、一入地境、安營造飯、樵採柴薪、不可遠去、須用哨探馬軍、四面卓望、見賊急回、一臨賊境、凡採薪汲水牧放、未出之先、須用遊

兵四遠架梁見賊即便放砲使知廻避、

李靖云凡軍營下定、常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其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馬五匹并穀勒放飼防有警急立地要馳告、

武經總要曰、凡軍處營有突犯、即令營外常置拓隊防護、並抽常營戰隊、充其隊、去幕三十步均布、隊間容隊、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大營、

李靖兵法曰、凡晝夜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即急擊鼓、諸營亦擊鼓相應、訖、無賊之營即止、唯所犯之營非賊散、鼓聲不得輙止、

又曰、諸軍各着衣甲持仗、看大將五方旗、所用指之方、即是賊來之路、裝束兵馬、出前布陣、諸軍嚴警、如須兵救、一聽大總管進止、不得輙動、

凡遇賊夜來犯我營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制也、立營之法、與布陣向、㳺止則為營、戰則為陣、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中必包小營、前後左右諸軍各自有營、大將之營居中、諸營環衛、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再於各隊量抽短兵於營外五十步內裝塘、如賊至塘所、佯為不知、放賊過塘遐遠、然後放起火一枝、營內軍士皆起、披執兵刃、禁聲安坐、以待敵至、即舉四角烽燧、照耀營壘、我軍於暗處伺立、但見來者便以弓弩槍砲齊擊、截其歸路、奮勇疾戰、如此則賊可擒也、

武經總要曰、凡路口必立小堡、比置柴薪穴爐

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聞鼓聲四起、即令燔燎、賊人夜入營門、四顧屹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大將營中、或諸小營、先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敵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皆起、燃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面俱發、若姦人潛入、一營斫殺、諸營即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輙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羅網矣、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部分無法、若有賊

夜至斫營軍中無不警擾雖多置斥堠嚴爲備
守，昏黑之夜，彼我不分，縱有衆力，安能用之哉
李靖云，山中狐兎野獸奔走山林，及衆禽飛鳴
喧嘩必有賊兵衆來，宜備禦之，
一賊入隘口，待十過其四五，我從後傍截之，如
賊驚亂則奮兵擊之，必勝，
一賊出隘口來鬭，候其半出，速馳赴之，左右夾
攻，再遣精兵繇間道奪其高險，以鏡弩火箭下
瞰攻之，可以全勝，

一賊入境侵掠，且按兵治力，待其將退，度其歸
路，從間道潛出精兵，據險設伏，再以大軍躡其
後，候賊入伏，乃鼓譟而前，奮力齊攻，必勝，
一賊衆我寡，須要避易就險，或乘其陰霾昏夜
及潛伏林莽，設爲疑兵，隨形應變擊之，勝，
一賊入境內，初來氣銳，不可當頭截殺，侯其四
散搶掠，其衆必分，我當潛兵於鄉，擊之，或守其
將歸，預爲分兵伏於歸路，從三分之二，以邀攻
之，則勝，

一敵人遠來疲勞可擊，方食可擊，天時不順可
擊，地形未得可擊，亂行可擊，
李靖曰，一敵若於高山大隴，揚兵而行者，必
有精兵將繇間道攻我不意，我當置望樓遠瞭
或有塵起鳥驚之處，當潛遣精騎先於來路據
險設伏，待其至而擊之，
一敵若乘其風雪飄颻，故令偏師來攻，待我應
之，彼必佯爲敗北，此欲誘我入伏也，我當撤歸
緩追，潛於軍後，移設精兵，伏賊來路，及截其歸

路，密切覘望，如有伏兵，卽分軍爲三四，潛入伏
所，互相攻擊，若彼伏兵敗，擊走，我軍就彼伏定
待彼來誘我者入伏，卽起而攻之，
一我軍爲敵所圍，斷我前後，我欲突圍而出，必
當以步兵居內，車騎長箭手鎗手刀手，相參居
外，前後以長鎗大牌補空，分爲三部，各部勇戰
突之，出圍，仍合一處，互相犄角，擡牌緩行，愼勿
驚亂，
右已上下營之法，諸家兵法廣說多途，爲將者

或在我界或在他境臨事變通不可不𥸩也
問遇虜劄立高阜我軍卑下如何結營各項火
器如何安置擊打答曰兵家好高而惡下貴陽
而賤陰大凡行軍必須遠爲哨探如遇天井天
牢天陷天隙必亟去之無疑也萬一卒然遇虜
劄立高阜我軍亦必相其高處趨而赴之不得
處於卑下奇兵弓箭手各帶小神鎗與三連珠
砲手相兼擺列營先衝陣護營軍依法布列竝
牌架軍隨卽裝釘牌架藉擫就於脚下按圖結

營以防衝突賊稍緩移營五六百步以防流矢
且將奇兵收回營內隨將釘板品字安置堅其
營壘以待大段地利未得宜守而不宜攻若賊
持久而不退其手把銃小神鎗專守營架砲裝
勿放但盞口將軍大連珠相兼安置盞口將軍
就地大連珠後
一渠前枕木枕昂頭高四五寸各裝枕在地齊
向虜營攻打如法裝換虜必遁去仍須差人哨
探的確方可回營以防佯北之詐如虜就衝來

照依前法攻打問我軍占劄高處賊立低淺兵
該如何結營各項火器如何安置擊打答曰兵
法云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我軍
占劄高處賊立低淺地利得矣虜賊必不敢近
其下相去亦必四五百步既爾據險然且不必
結營俱隨其山勢方圓按圖劄立卽分遣奇兵
於要衝以防掩襲其手執銃小神鎗亦裝勿放
先將盞口將軍及大連珠各相兼安置於牌架
手把銃也前盞口將軍就地大連珠前面亦就

地但後掬一渠昂頭放各向賊營擊打賊或遣
客騎來攻誘我飛砲鉛子須號令官軍愼勿妄
發如果逼近我兵其盞口將軍大連珠勢高必
遠不可輕放却令牌架手把銃間道而出於前
再出奇兵手把銃不於前兩班輪番裝放及出
弓箭小神鎗齊力擊打賊爲潰亂乘勝出奇追
斬滴水匡之戰是也
問賊與我軍彼此俱在山坡平漫地相敵四圍
撲衝如何戰守火器攻放如賊旋轉左右來攻

火器如何打放答曰夫山坡者高下之間也賊與我軍一遇於此雖地形兩得不必隨其高下按圖劄立隨分遣奇兵占立山頂勢緩方可結營攻戰如賊據山頂上下夾攻倉卒不能結營但火器利上弓矢利下須急令奇兵守把銃以攻上坡弓箭手各帶小神鎗以攻下坡及出牌架手把銃輪番打放庶能取勝小蒜澗之地形是也或遇平漫地上雖勢均力敵須令奇兵衝陣當先護營軍如法沿立牌架軍按圖結營如

賊勢重大急收奇兵同營舉放盞口將軍大連珠依法換裝隨將釘板安置以固營陣如四圍撲衝則出牌架手把銃於護營軍稍前如賊旋轉或左右來攻則出奇兵手把銃於牌架手把銃又前輪番裝放及出弓箭手小神鎗齊力射打賊必遁去大段輪班裝放宜進而不宜退雖曰稍退數步難免紊亂倉慌若賊乘隙衝撲不無僨事二姑原之戰是已必須更番漸進俟賊少退方可緩回原立地方問賊離營百步內外

或二三百步盞口連珠手把等砲銃用藥若干安子若干砲銃昂頭高下鉛子平擊多寡或遠或近有力無力俱期增減停當百發百中彼此不差答曰賊離營百步盞口將軍用藥七兩力火高遠若平置則後縮難放其大連珠砲每出用快藥一兩七錢安鉛子三個每個亦重一兩七錢裝置在地昂頭高一寸許鉛子第一個及可三百步第二個可二百步第三個可一百步手把銃每出用快藥八錢鉛子三個每個重三

兩三錢脚立在地打放鉛子第一個可及二百步第二個可及一百步如大連珠昂頭高三寸鉛子第一個可五百步第二個可三百五十步第三個可二百步手把銃執把在手昂頭平擊第一個可三百步第二個可二百步如大連珠向高阜去處打放止裝鉛子二個昂頭四五寸第一個可五百步第二個可三百步手把銃止裝鉛子一個昂頭執把稍高亦可及五百步然用藥雖同鉛子則異但先出者其力大後出者

其力小其盞口將軍聲勢大勝昂頭少差厘毫

遠近卒難度量凡火器手合用

凡下營八里各去營一二里燃明火具撥兵候之居敵于明居已于暗一見敵形則暗發弓矢火砲制之如與賊對壘則每隊燃火一堆去本營分三十步庶我可望見賊來賊不得測我也燃火人每一旗總撥一人各請諳號 戚繼光

一伐國雖然得城獲勝亦須晝夜差人馬登高四望搜索恐有漏落𠆸馬屯聚山林或兵前進

倉卒相逢難爲設備若我師自遠路來彼兵近至勢逸之勢不可不詳如先知其所來道路亦可選强弩精兵伏於要害處擊之如賊對壘須去營二十步每隊燃火一堆徹夜見賊即與抵敵勿近自營使我不能見賊自暗中望明來攻我 戚繼光

凡軍營被賊來犯大總管自將兵救之當先與諸將潛約戒兵士隨身帶胡桃鈴之類爲號被犯之營聞之即知大總管兵至或鐸或鈴皆不可預定恐賊人偷號 李靖

或夜有賊犯軍營被犯之營擊鼓傳警一如晝日非賊去不得輒止仍須盡力禦捍百方防備不得叫喚諸軍擊鼓傳警訖鼓音即止各自防備不得輒動被犯之營賊侵逼急即令告中軍大總管自將兵救餘軍各準常法於營前後出隊布陣以聽進止大總管先與諸將平常戒約兵士或隨身將胡桃鈴爲標記不然打鼓從内向外以相救助其被犯之營聞鼓鐸之聲即知大總管兵至

防奸細

行軍須知曰晝夜點簡更號餵飼戰馬簡拔大隊恐有容隱奸細之人偷竊軍機夜號

又曰野營中遇夜透入奸細在營内但令士衆不得動身叫喚諸隊安坐則細作自然不敢與動候天明識認如有動者即賊也

永樂十二年令凡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須同者衣服器械相同而喝問答號不同者

嘗節論之

永樂十二年令凡夜行相遇卽喝問有答號不得者擒送辯驗果是奸細照例陞賞故不答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

凡各處退兵俱有文武衙門執照票多散在民間不復可收平時及行軍劄野營之際奸徒執此票文口稱來投別生變詐毋問眞僞俱以奸細論卽縛手送中軍查審定奪

布城

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桯用桯四根用布五幅淡青色界磚石之形

王鳴鶴云但布城之制止可設疑愚敵或張或撤使敵莫測吾之衆寡若與賊營相向而卽恃此以爲安斷然不可恐後人不察多致悞事

布城有數法或用皮臟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用釘者最利急則撇之地可以當釘板阻險其符法乃兵家魘昧之術激我士心而疑敵者也非眞以此爲恃後人毋惑之而爲所誤凡兵所帶繩串蒺藜掛於此牌向外釘上以行用時取下鋪地圍籐牌雖爲擊殺之器而不能整束部伍凡賴之以束整部伍齊進止遮入衆壯士氣進如堵墻退如風雨者惟有此牌之功爲大爲可用奈只可以遮蔽刀鎗而不能蔽鉛子尚俟天生豪傑之才更爲之其法長五尺橫濶二寸

軟壁

戚繼光曰硬木作架高七尺濶六尺以舊綿絮被掛上張陣前堵鉛子釘板可攔路

剛柔牌

戚繼光曰軟壁無他奇異用人所蓋綿被覆于木格上耳因一時從便之法然不若所以剛柔牌四五十步之外可以遮禦鉛子屢試無失然近至三十步亦要打透但鉛子銃必是遠放定無一二十步可放之事今開法于後不立圖者秘之其法以輕木爲長桄中用一檔牌身如木

牌大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蚕綿三斤用布序爲一袋貼牛皮之裏用分水薄綿紙毎二張糊縣團爲一球挨行擺之又用蚕綿五斤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定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以上只苦于價重而官司不能辦耳除此之外或以鐵爲鋒或云用鵝毛人髮或用窑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尖其瘠余曾極其智慮博採萬口之說盡以預造之方所費不

知幾百金而竟皆不能遮御鉛子未有勝此法者也

剛柔牌式

第一生牛皮一層内用好大蚕綿布衲一層

第三薄桑皮紙球一層窑擺相挨

第四層好蚕綿納布一層蓋裏

以上通用灰布漆油最忌水入坐卧結實

御枚圖式

竹籤四寸長五寸濶上書隊甲兵勇親臨官押油飾掛頸静砲響各御枚肅静代圓枚而用更可查考小繩結於胸前

前面其哨其隊其甲兵其人

後面其官押寫御枚號令

望樓第六十三

牙帳前立百尺竿上置板屋四面開門狀如斗令人上望賊賊有所攻隨其方面以小白旗招之賊衆往來聚散遠近皆審而視之以告于軍

虎鈐經

凡軍營中必爲望樓其數量兵度地大率倣地聽之數選明目能視三四十里外有眼色者以爲望子亦頻改易勿常置一處亦以子將一人幹當毎日一替之 武經總要

望樓車坐轅長一丈五尺下施四輪輪高三尺五寸中建望杆長四十五尺上徑八寸中徑一尺二寸上安望斗鐵葉釘裏下施轉軸杆身釘車中牀繫床繩三綳上綳二條各長二十尺隨營使用如要觀他城中虛實六繩鉄橛釘入立

軍中而覘、

望樓

右望樓高八丈、以堅木爲竿、高不及八丈、則三兩樓亦可、上施板屋、方濶五尺、上下開竅過人、竿兩旁尋釘鋒八十個、用索三綳、上綳四條、各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條、各一百尺、下棚四條、各八十尺、尖鐵橛十二個、各長三尺、橛端穿鐵鐶、凡起樓、用鹿頰木三、各長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鐵又層竿數條、更用木馬爬巴木竪之、如船上竪

檣法、其高亦有百尺、百二十尺者、棚索隨而增之、版屋中、置望子一人、手執白旗、以候望敵人、無寇常捲旗、寇來則開之、旗竿平、則寇近、垂則至矣、寇退、徐舉之、寇去、復捲之、此軍中備預之道也、

地網

古人結草尚可以絆敵馬、畧穽猶能以陷獸、則今邊墻外、掘品字窖坑、或內安鐵尖之物、或上覆草土、使敵莫知、或陷其中、固亦地網之類、然

無人看守、即踐一二敵馬、餘可驚覺、使用他物踏知填塞、復歸平地矣、此我不善用地網之故也、凡用地網、當於敵人來處、或夜密遣衆挑掘成坑、土覆以脆薄板片、或只剁掘、比馬蹄大些、品字羅列、如網上、或以舊布片蓋之、上土鬆壓灘平、却用兵迎敵、將往來近窖坑處擺陣以待、相敵鬪少爲退回之狀、則敵必前來捕趕、不行想間、必陷我品窖內、即急回以長鎗標鈎扎鈎之、無有不勝矣、不然、即徒設而無人善用之、縱

亦不能濟事、又或離安營處遠、遠亦預先密設此地網、却用精兵往挑戰、先出數人、記定地網有可往來之路、還出地網外、賊必來迎敵、故意詐敗走回、一時急趕來、必陷地網之中、仍用前法、衆一擁搶鈎馳擊之、尤無不勝、

土壕

凡軍營久住於山谷戰路、掘斷爲土壕、濶三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箇行掃令淨平、姦人出入、與兵馬往來盡見、亦因足跡、便知多

少（通典）

遞鋪

凡軍行去營鎮二百里以來須置遞鋪以探報警急務擬要選使往來疾速平陸別置徒足之人水路亦作飛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鋪從非寇來之方亦須置之

李靖兵法云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三匹與遊奕計會有事警急烟塵入境即驛報（通典同）

武經總要曰凡軍營遇夜又於賊來要路以探騎爲暗鋪各持薪炬藏火遞相應接仍於路左草中伏人或於高木遙望如覺有賊走報馬鋪舉火前鋪應了即馳赴大軍大軍亦置望烽人舉火相應

凡馬鋪每三十里一鋪以押官部押

斥堠聽望

凡軍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奇謀遠慮者令彼鄉國之人引導而往或刻獸足印中路爲却行之狀或上冠微行而隱伏叢薄之間蓋欲審声晦迹無人知覺然後傾耳而聽專目而視諦伺他物以迎知敵人之情故見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驗寇來之馳驟衆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飛鳥不泊者下有伏兵也駭獸奔逸者謀潛襲也（見敵來之狀餘察敵形門）凡此之類皆可察而預知之必待逢敵之軍而後用其耳目則不能及矣若師行斥堠多擇高要之處察望四邊前探不得推後探以爲鋒左矛不得望右矛以爲固是以軍行軍止必先謹聽候之法也

傳烽

李靖法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爟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接應令遣到軍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候視至暮速作食吃訖即移十里外止宿慮防賊徒暮間見烟火夜深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着人止宿以聽賊徒如覺賊來報烽烟皆舉烽遞報軍司

如覺十騎以上五十騎以下卽放一炬火前烽應訖卽滅火若一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卽放兩炬火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至五千騎卽放三炬火准前應滅前烽應訖卽赴軍若慮走不到卽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衆火之烽卽須差人急走告知賊路旣置權烽軍中卽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探

毎烽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衝果毅一人都押益烽燧者軍中之耳目豫備之法不可闕也唐兵部有烽式尤爲詳具今之邊塞所置則頗爲簡略而易從唐李筌所記法制適與今同今以唐式錄爲前而今法次之庶參考用焉

唐法凡邊城堠望毎三十里置一烽須在山嶺高峻處若有山岡隔絶地形不便則不限里數要在烽烽相望若臨邊界則烽火外周築城障凡掌烽火置帥一人副一人毎烽置烽子六人並取謹信有家口者充副帥往來簡較烽子五人分更刻望視一人掌送符牒並二年一代代日須教新人通解始得代去如邊境用兵時更加衛兵五人兼收烽城無衛兵則選鄉丁武健者給仗充

置烽之法每烽別有土筒四口筒間火臺四具臺上插橛擬安火炬各相去二十五步如山險地狹不及二十五步但取應火分明不限遠近其烟筒各高一丈五尺自半已下四面各闊一

丈二尺面上則漸銳狹造筒先泥裏後泥表使不漏烟筒上着無底瓦盆葢之勿令烟出下有鳥爐竈口去地三尺縱横各一尺五寸着門開閉其鳥爐竈門用木爲骨厚泥之勿令火焰燒及其烽筒之外皆作深塹環繞在烽貯備之物要柴蒿木材毎歲秋前別採艾蒿莖葉葦條草節皆要相雜爲放烟之薪及置麻蘊火鑽狼糞之屬所委於僞反積子賜反處亦掘塹環之防野燒延燎近邊者亦量及弓弩

用烽火之法應火炬長八尺擫上火炬長五尺並二尺圍乾葦作薪葦上用乾草節縛縛處周回揷肥木其次炬擫等在烽每道當蓄一千或作具以上於舍下作架積貯不得雨濕其土筒裏常須預着羊糞欝心火使暖

凡應火土筒若向東應筒口西開若向西應筒口東開南北準此諸烽烟相應時於土筒旁級上立開盆放烟合盆滅烟其烟看放時若無事晝一時有事晝三日若晝放烟至夜即放火無

事晝一時若夜放火至天曉還續放烟後烽放訖前烽下應烟盡一時火盡一炬即差脚月人走問探知失堠或被賊掩捉其脚力人問者亦須防慮且至烽側遥聽如無消息與烽師姓名若無人應接先徑過向前烽依式放火仍錄被捉失堠之狀告所在州縣看審

凡白日放烟夜放火先須看筒裏至實不錯然後相應時將火炬就鳥爐竈口裏焚爇成焰即出爲應一炬火一人應二炬火二人應三炬火三人應四炬火四人應若應滅時將應火炬揷鳥爐竈口裏不得火焰出外應滅訖别捉五尺火炬安莽土壘擫上烟相應時一炉筒烟一人開閉二筒烟二人開閉三筒烟三人開閉四筒烟四人開閉若晝日陰晦霧起望烟不見原放之所即差脚力人速告前烽霧開之處依式放烟如有一烽承兩道已上烽者用騎一人擬告州縣發驛報烽來之處若烽與驛相連者只差驛馬

凡寇賊入境馬步兵五十人以上不滿五百人放烽一炬得蕃界事宜及有烟塵知欲南入放烽兩炬若餘寇賊則五百人以上不滿三千人亦放兩炬蕃賊五百騎以上不滿千騎審知南入放烽三炬若餘賊寇三千騎以上亦放三炬若餘蕃賊千人以上不知頭數放烽四炬若餘寇賊一萬人以上亦放四炬其放烽一炬者至所管州縣鎮止兩炬以上者並至京先放烟火處州縣鎮即錄狀馳驛奏聞若依式放烽至京

訖賊回放烽一炬報平安凡放烽告賊至者三
應三滅報平安者兩應兩滅
凡告賊烽起處即須傳告隨近州鎮縣城堡村
坊等人令當處備警固不得浪行遞牒
凡烽號隱密不令人解者惟烽帥烽副自執
子亦不得知委
凡烽帥烽副當審者須在烽臺簡視若將家口
聽於塹內安泊烽子則晝分爲五番夜分持五
更晝候烟夜望火凡烟火並晝夜須行二十里

烽臺於高山四望險絶處置之無山於平地置
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爲準臺高五
尺下濶三丈上濶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
底徑濶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爲上覆
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
灰泥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
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訖復收之四壁開望
賊孔及安火筒置水甕乾糧麻蘊火鑽蒿艾狼
糞牛羊糞每旦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報舉二火
見烟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旱夜平安火
不來則烽子爲賊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遞
知更漏觀望動靜一人烽帥知文書符牒轉遞
之事 此法與李筌同

外鋪

武經總要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
一軍量抽戰士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
外要害之路夜設外備每鋪給鼓三面自隨如
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

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獲克捷
凡每夜定鋪時每鋪令貯火具五條乾草一束
仍令種火若有警軍每鋪並相救傳報不得隔
越仍舉火炬照之中軍即擊鼓令諸營遍覺將
士但被甲冑持弓矢見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賊
若稍衆多軍疾出兵救援其偷營驚軍多作叫
聲宜審辨之

拓隊

武經總要曰凡軍營慮有突犯即於營外常置

拓隊防護並抽當營戰隊克其隊去幕三十步均布隊間容隊賊若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大營

探候

六韜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斥望失誤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地利則以武衡爲壘

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諸葛亮兵要云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馳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道路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爲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至轉轉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二語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武經總要曰立探旗軍前及左右道路各十里之內五人爲一部人持一白旛一絳幡見騎賊舉絳旛見步賊舉白轉與後第二三部語主者白之賊百人已下但舉幡指百人已上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一探報白旗見賊即開無賊即捲

李靖兵法曰諸兵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明審諸營住及營行前後及左右廂各五里著馬

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助上即更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每令遙相常接見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捲見賊即須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覓穩處既先知賊來得設機伏整齊部伍迎前出戰其最遠以及次遠人須與好馬乘騎不然被賊捉將

武經總要曰立探馬軍行前後及左右道上一

里着探馬兩騎十里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用十二騎前後一道其最遠及以遠者令解[illegible]揀壯馬給與之馬弱則恐爲賊所擒若兵多發引稍長即于上更量加一兩道其乘馬人每令逆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旗無賊則捲有賊則舒以次遞至大軍大軍見旗展則知賊至庶先知賊來得擇利便設機應變迎前出戰也

李靖曰凡軍營不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

衝果毅迭作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或令馬軍至一更時舉火相應賊見火號不敢偷營

凡探候得賊事宜並與隣道主將密相關報

戰守全書卷之六終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七

戰守全書卷之七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七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遊兵

一入他境雖足偷路暗行不令賊知亦須令遊奕軍馬於道路左右前後高山四望恐有伏兵即報主將知之大兵于當脚下占其高地結陣而待之

行軍須知曰一先鋒遊奕捉生入他境不得先放煙火不雄恐驚動自家人馬且恐賊得見之預爲設備

虎鈐經曰遊奕于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之常與土濠烽鋪計會交牌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體用勿使遊奕人知其副使子孫竝用久在軍中行人騎射者充之通典亦然

伏路

行軍須知曰凡伏路人在於城外不拘晝夜但

放起火三枝、砲響三箇、是有賊來偷城、中軍餘瞭見如是、白晝則放砲三口、扯起大旗、城內人丁盡數火速上城守禦、一照守城號令條約、賊去落旗、人丁休息、若夜間瞭見城外不拘何面伏路人放起火砲響、則車起雙燈二盞、放大砲三口、廠內人丁盡數出向垛口、以備攻打、賊退落燈、人丁仍向廠內休息、

又曰、一伏路之兵、即以各枝分劄地方所向之方為信地、每日辰時後、赴中軍領令箭、赴彼交替、日則辨往來真偽、盤詰奸細、照前更換、

戚繼光曰、凡差伏路人役、每一晝夜換班一次、俱以辰飯畢、遣出到彼、該回之人、即還赴中軍銷報

行軍須知曰、凡伏路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毫刻、或砲鬆不致大響、以致在廠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亮者、致賊突到城下、攻城登雉、掌號鼓手瞭望人役、以軍法示衆、決不貸生、掌印官細打一百、割耳、

又曰、凡平時各應備器具什物不完者、應備之人軍法施行、掌印官連坐、

又曰、一野營中夜後伏路人去、先放其號與之、則營中別令放號、不得令伏路人知之、恐被賊所捉、偷號亂營、

又曰、一伏路人馬在外、多恐被賊兵所捉、於夜黑監放來、詐作有事故報覆寨中、及賊施計謀欲陷我軍者、須是隔門仔細辨認、

又曰、一野營日暮差出伏路人馬、已出營門、其

有事回報、即隔門傳報、先辨軍號、及辨語音、識認是自家軍人、方可向前問得事宜、次第報知、方可開門、

捉生

凡軍所駐、於奇兵中、選出驍勇果諳山川道路、及久在軍前人、與舖兵討會交牌、日夕遞候於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敵人樵牧間覘者、生擒以歸、以訊問賊中事機、其舉用勿令遊奕人知、

夜營

凡夜營俱照定過燈炬爲號各看燈籠遵依各哨視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之燈如錯比白晝軍法加一等遇大風雨則視火把

夜營旗燈罩圖

中總塘報等燈俱圓而黃高圓俱七寸、右總燈尺寸同但用白油紙、後總燈尺寸同但用綠油紙、罩蓋或備一時遮隱使寸明不露或明營暗徙或暗營倏明爲莫測之巧、

一下夜營說

戚繼光曰照得兩浙自用兵以來每遇敵晝則空腹圍戰至夜復又饑奔二三十里之外人家或入城郭宿歇至曉復合而賊於一夜之內黑地預設奇伏轉移流突自昏至旦五六十里有之我兵既明躡賊之所行疲氣怠又有未戰而已遇其賊伏者有之往往取敗再或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以我勞而不及謀賊逸而伏多中爲今之計夜營既熟復有炊竈宿飽于野遇

敵即與晝夜相持遇倦以奇遶之遇晴以死士傳之將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勢欲散戰而我有守具不得與我戰竈炊無所饑窮必矣掎角上策無出乎此後開旗上燈籠布罩者夜操之具也布城蒺藜拒馬者立營之壘也杖钁等者治營之器也

夜伏耕戈

戚繼光弩機用浮輕箭染艸烏毒藥以線引繫樁上須於二三十步外橫路而下堆艸藏形觸線機發其箭必中恐害自人須阻所行要路

此拴繩脚下留六分脚掛弩弦住

此箱後大頭
壓在橫機下
橫機
此雙股木作八字

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于人足之先弩又無用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我處弩盡頭下之俟彼走進踰弩將盡處就長竿先發其機則不能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作三四箇機渠能打發其一機郎謂盡發矣而不意又有未發之機也若三五弩而擺丈餘地則無用且未必矢矢俱准着人身恰得正好

丹陽邵守德云其工價甚大其用有三若伏於營寨要道可以禦賊之偷營刼寨若伏於山野

僻路可使寇不能逊若伏於富家門戶可使賊不能入造法以檀木柘木爲身茅竹爲擔弩後置一木人上弦或連發二矢或三矢量賊往來必繇之路設之以木架架弩任意高下或竹徑或稻麥叢茂翳密處設百餘把止用一絲線作機關不須人守賊至不疑而動其機百弩齊發一人不能逊生也倭奴善遁荒村窮谷無處不至此器甚妙

一蒺藜繩連利於收起

戚繼光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六箇爲一繩俱用繩串入蒺心中而出每一小隊前面下五層共計十五根俱牌上掛帶以行

鐵蒺藜

步卒夜宿用此防賊

鐵菱角 用與上同

翰子曰二物之用皆須置沙草中使不得掃不知而蹈之不然無益也

鬼箭

鐵蒺藜糞汁炒藥毒藥戳脚曰鬼箭撒地以爲阻路守險之用戚繼光人撒竹筒筒用備竹去底庶不裂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爲底貯蒺藜懸之於腰用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勻且速而不結除此皆乖挿蒺藜不利用矣

電掃雷丸

其爲器也管用七尺以銅爲之小管七寸而以藥發之小管之口塞以鉛丸出入槖中日夜征發遠者一二里近亦二百步丸及之處人馬擊傷此蓮聰日錄所載

藥箭夜不收偷射賊馬

造藥之法山西陽曲縣陽溪諸里極爲精製藥成先試淬針以之刺蛙一跳卽死藥味不難卽本土所生烏頭婁離等物夜邏乖覺有膽之人各藏牛角短弓竹杆小箭待虜睡熟將馬拴住攢簇以藥淬箭臨到跟前或十步或五步暗行刺射戰馬一中無不死者亦古人夜解賊馬鞍之類也

丸下營之傍或下地雷或用木砲懸機於路敵

若一至機動火落砲卽打出不唯駭敵人之來亦可警我營之備

王鳴鶴曰戚公夜營之法甚善恐只自兩浙用兵言之耳若與四夷對壘雖欲不下夜營不可得也何也去國千里張軍宿野乃共定例今因腹裏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此夜營所以作也予在關中防虜則多掘品字坑及栽鹿角挑溝以爲固緣北地無深艸茂林不便故不得其上而思備其下及至川貴用兵則欲伐竹木旋整排

柵架以弩樓緣地多山石挑掘不便是不得其下而思備其上若兼南北之法以備之斯可稱善矣又恐敵人出兵擾我前後我兵旣勞更不得睡則精神易疲則當於敵之來路分兵傳號更番坐塘以待或下地雷或用木砲懸機於路敵若一至機動火落砲卽打出不惟駭敵人之來亦可警吾營之備庶得早覺而預待之更燃火具於營之八面各去營一二里撥兵候之居敵於明而居已於暗一見敵形則暗發弓矢次

砲制之必如此方可稱夜營之備每見戚公之書過有當言而有不言者是恐盡洩其巧也今不表明恐後人卽以爲可恃則不爲趙括者幾希

暗營

戚繼光曰凡要下暗營看閉門時不吹打便知要下暗營各營燈籠點起用衣服盖藏于車內不可以不用遂不燃恐一時卒用燃之不及也中軍先用令箭傳營將得知用兩根欄杆細縛在一處傳起各隊長挨傳一遍復轉前哨第一隊長解去一根交一司把總收查仍轉一根回令人下暗營衆人俱知候傳令箭一枝各人收拾立起聽令再傳小短箭一枝卽挨哨密行前有預差官軍在彼問他暗號對看卽聽他調度密密下營卽使下營差錯只許一人暗行低聲扯攺不許開口大叫違者斬首

又曰凡下野營在賊不知之處日落斷火不許燒燎柴草恐賊遠望夜來攻我營寨夜間不許

支更鼓止令傳箭約量回數定立更次守門人須要辨認奸細非奉將令不許擅開營門

又曰凡夜傳暗更籌箭每隊撥兵二名守木城卽傳箭迷失更箭者上下查出軍法示衆

又曰主將發箭傳時不據何處起箭過于車上敲三下彼車守更之人接得卽傳失悞者軍法重治馬軍守夜者不傳箭臨賊絕更者斬無賊時止于細打合兵內兵足三營卽輪將官一員總巡各營中軍千總各輪一員各巡本哨各司

把總各輪一員巡本部一司內各局百總輪一員巡本司各局下旗總各輪一人巡本局車正每總之車輪一人巡八車巡法嚴於三更四更五更止

又曰凡暗住處所總臨時傳知即便起暗號支暗更暗傳約束非用令票即用巡視但初起或初住時中軍下車旗及落旗不擂鼓不放砲吹打即是要行暗令

又曰不用金鼓之聲旗幟之色有幾開物件傳

到即照令行止凡傳某物自起處傳來必親到行營主將手中登記明白仍傳交主將收查要止傳草木要坐傳石塊要緩行傳長棍要急趨傳貫耳小箭要收拾傳戰或賊不遠或防伏賊傳長令箭即便於脚下立定每司為一營擡擇地勢照給過營陣立定聽候每總為一處並不許相連又要相應

又曰凡正下明營倏然要改暗營仍留明營者看中軍將雙燈連旗照各營燈火通點挨照前傳暗令各將燈火盡藏原處叭便移營照前下暗營倏移營既畢留的當好漢每燈一名將燈仍行明開傳擊梆鼓

暗地移營

戚繼光曰凡暗地移營別處夜則燈籠留在空營各聽隨編發字號如中軍說甲字則是左哨凡言甲字一即左哨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者恐奸細知之如在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禽獸之聲為號隨時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諭通知

學雞鳴為某哨學午鳴為某哨之類皆不預設

定舖法

武經總要云定舖者每日戌時嚴警鼓動虞候領甲士一隊建旗幟立號頭巡軍中及城上在野則巡營外定舖疎密坐者喝問誰何行者荅曰虞候總管某坐喝曰作何行曰定舖如此三喝三荅訖坐者曰虞候總管過

持更法

行軍須知曰凡營夜持更者每舖十人每更二

入候漏鼓擊板一人專聽雜事不至睡魘驚衆者亦須遞相驚覺臨時或添密號鼓弓箭應之即姦人無所施計舊註更鋪之次更置狗鋪軍在賊境將士遠行困乏藉狗以為警也

李靖兵法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聲唱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弰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答營界巡探周而復始擲號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鋪宿盡更巡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巡

更籌

戚繼光曰武經總要凡行軍宿野遇日晦夜暗必須定更傳籌知蚤晚先以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二十四分每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為一時依二十四氣節為十二籌以日出入為則每籌長二尺四寸上書各得本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籌取珠二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箇為數緊慢行數七百四十餘步或數珠七百四十餘箇程限該二里二十七步餘為一刻行數七千四百七十餘步程限二十里二百七十餘步為十刻晝夜該七萬四千七百餘步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為百刻每一時八刻二十四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即六千二百二十五箇為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晝夜各長短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刻數隨時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為始時定而更漏均大同小異可為警備矣且如安營一面

百八十八步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遍若傳籌五十次共餘五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夜極短二十四氣皆有異同餘倣此

一定更籌之法一日一夜計時百刻人徐行二百里每夜自初昏至黎明計五十刻如以春分秋分晝夜兩停為準每刻行二里共行一百里如夏至前後夜極短四十一刻行八十里盈冬至前後夜極長五十九刻行一百二十里縮其餘四時照節序長短增減計算假如九十步安

一直更往回一百八十步、發一籌更每里發二籌、春秋二至計二百籌、冬至二百四十籌、夏至一百六十籌、籌盡天明其夜天曉、卽以此定之

行兵以令箭代籌

又法曰行軍於外日出日沒時撾鼓吹角爲嚴警、凡鼓三百三十三搥爲一通、角一十二變爲一疊、鼓音止角音動、凡鼓三通角三疊晝夜足矣、又近代馬上法以數珠記時、先約一晝夜爲準、餘日倣之與刻漏無差、

更鼓自鳴

用木板作屏廂一副、內安金鼓以刻香爲驗、若焚到一更、則打一更、次第而行、萬無一失、

傳箭

虎鈐經曰、每時有八刻二十四分、一刻六十分、一時十二時合一百刻、冬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晝四十刻、（日出辰時二刻、）夜六十刻、（日入申時八刻）每更一十二刻每點二刻二十四分、後三日改第二箭晝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二十一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二十二分、小寒初日、改第三箭晝四十二刻、（日出卯時八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一刻）每刻一十一刻二十六分、每點二刻一十八、（一作九）分、後九日改四箭晝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七刻半、）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一十六分、大寒後三日、改第五箭、晝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十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一十四分、立春前三日、改第六箭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

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一十二分、後六十日改第七箭晝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六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九分、雨水初日、改第八箭晝四十七刻、（日出卯時五刻半）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十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七分、後第九日改第九箭晝四十八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十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四分、驚蟄後三日、改第十箭晝四十九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五十一

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十刻十分、每點二刻二分、春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晝五十刻、日出卯時四刻、夜五十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十刻、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二箭、晝五十一刻、日出卯時三刻半、夜四十九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五十七分、清明初日、改第十三箭、晝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五十五分、後九日改第十四箭、晝五十三刻、日出卯時二刻、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九

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五十二分、穀雨後三日、改第十五箭、晝五十四刻、日出卯時二刻、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五十分、立夏前三日、改第十六箭、晝五十五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九刻、每點一刻、四十八分、後六日改第十七箭、晝五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八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四十五分、小滿初日改第十八箭、晝五十七刻、日出寅時半刻、夜四十三刻、日入戌時半刻、每更八

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二分、後九日、改第十九箭、晝五十八刻、日出寅時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入戌時一刻、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芒種後三日改第二十箭、晝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半、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一刻半、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三十分、夏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晝六十刻、日出寅時七刻、夜四十刻、日入戌時二刻、每更八刻、每點一刻三十六分、後六日、第二箭、晝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七刻半、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一刻半、每更八刻十二分、每

點一刻三十八分、小暑初日改第三箭、晝五十八刻、日出寅時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入戌時一刻、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後九日改第四箭、晝五十七刻、日出卯時半刻、夜四十三刻、日入戌時半刻、每更八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三分、大暑後三日、改第五箭、晝五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八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四十五分、立秋前三日、改第六箭、晝五十五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九刻、每點一刻四

十八分後六日改第七箭晝五十四刻、(日出卯時二刻)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五十分、處暑初日改第八箭晝五十三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九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五十二分、後三日改第九箭、晝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五十五分、白露後三日、改第十箭、晝五十一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九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五十

七分、秋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晝五十刻、(日出卯時四刻)夜五十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十刻、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二箭、晝四十九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五十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十刻十二分、每點二刻二分、寒露初日改第十三箭、晝四十八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四分、後九日改第十四箭晝四十七刻、(日出卯時五刻半、)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十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七分、霜降後三日、改第

十五箭晝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六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九分、立冬前三日、改第十六箭、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一十二分、後六日改第十七箭、晝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十一刻、十二分、每點二刻一十四分、小雪初日改第十八箭、晝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七刻半、)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一十六分、

後九日、改第十九箭、晝四十二刻、(日出卯時八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一十一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一十八分、大雪三日改第二十箭、晝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二十一分、

漏刻法

凡軍中雖置水漏、則用更牌一晝夜一百刻、以竹為一百牌、長三尺、濶一寸、題云某月更牌、以探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傳一牌、一日一夜、[illegible]

行二百里、則傳一百牌、常取月中氣爲正、一
武經總要曰、雨水正月中夜傳牌四十九、四分
一更傳牌九、餘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一更傳牌一十、
穀雨三月中夜傳牌三十七、六分一更傳牌七
餘一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滿四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
餘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傳牌三十五、一分一更傳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
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處暑七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
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牌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牌八、
餘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牌四十九、五分二更傳牌八、
餘一里一百八十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
十、餘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牌五十五、一更傳牌一十
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
一十、餘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虎鈐經曰、凡軍中必置水漏、置水匱一枚、八角
高二丈四寸、濶二尺三寸、雜色裝畫金銅鐶紐
及盎水匱板三片、共濶二尺四寸、厚一寸五分
重布黒漆、貯水生銅鑊一口、濶一尺九寸、深一

尺五寸、重七十斤、金銅引水龍一條、長二尺六
寸、前脚踏虚雲朶一枝、重二十斤、龍腹中引水
渇烏一條、内虚長四尺八寸、濶一寸五分、力士
柱二枚、各長六尺、圍一尺二寸五分、并脚下卷
荷坐水雕獅子四箇、裝褫畫力士柱頭鍍金寶
珠二枚、及鐵澁一枚、枝一作 濶二寸五分、長三尺
六寸、金銅釘鉸水秤一梁、身長五尺六寸、徑二
寸五分、金銅鐶連鎖長一尺四寸、金鐶象鎚一
枚、連鎖九寸、共重七斤半、平一作 準竿一條、長六

尺竿身八稜圍八寸五分向本上雕一隻脚踏
蓮花座向下卷雲座金銅鐶紉及曲尺金銅正
正一枚長二尺五寸熟銅鍍金壺一枚面濶一
尺一寸深七寸金銅連鏁三條各長三尺二寸
及連金銅小盞一枚濶三寸五分共重一十四
斤四兩銀嘴一枚重十八銖大鼓一面濶一尺
一寸深七寸蟠龍遶腔彩畫鉦一面厚四分銅
水斗一枚平準竿一條皆以約刻漏也

暗更

李靖兵法野營賊壘相近不鳴更鼓多是暗坐
五更若要知更數須是於營裏外周圍數里傳
箭爲準如今夜更至曉傳得五十轉則每更得
十轉以此爲約今置簿記定何年月日夜營圍
里數看四時晝夜長短臨期增減爲約如賊相
近故要鳴更號則不然也計在臨期變通
戚繼光曰凡遇風雨晦冥是夜燈不可點金鼓
不相聞各百總差的當二人于各把總處只聽
各把總傳示的確號令遵守把總于千總營將
千總營將于主將各差二人聽調度必有令箭
令旗或自用物件爲信其言方可聽憑傳到暗
號務要恪遵
又曰一入外境不許打更鼓但傳箭可定更號
有法在前篇如得勝則任便鳴金鼓廣設營寨
若暗去襲敵不可揚威
又曰夜巡約黃昏已後將發鼓時鳴金吹角擂
鼓舉號燈車步騎俱舉畢發擂三通各營斷滅
煙火巡邏人赴臺下聽發放發放云官兵聽

着夜巡謹愼毋得懈惰悞了事軍法不饒起去
放定更砲一箇吹喇叭一聲打鼓一下起更每
鼓一下各車以車梁代刁斗各馬兵以甲胄代
刁斗各敲九下再鼓再敲車營每車輪一人火
繩點明在手馬兵每隊輪一人各醒坐二更交
換敲刁斗者卽此人也其餘俱聽休息
又曰撥夜巡止宿處所每司輪撥兵二名哨官
一員各夜巡其本夜内驚恐火燭奸細之變俱
罪坐巡夜官兵其把總不時親自察查

輪坐更

李靖兵法安營日久軍士不得眠睡人多困倦精神不爽懈怠無力銳氣漸衰須令逐隊團子隊一人坐更一人睡分前後半夜爲定庶幾人得眠睡精神不疲

立號法

武經總要云凡每日酉時虞候於大將軍幕府請號其號簿先粘紙二十四張張界一十五行即縱標軸題首云某軍某年某月日巳後號簿

出號時大將軍率意於一行書寫字上字是坐喝下字是行答一夜書一行二十四紙三百六十行盡一年訖則更其簿如閏月則加二紙其號不得犯國諱及大將軍元帥都統等諱其分巡虞候及諸將等候大將軍號出分明傳寫審勘凡坐喝行答者乃號之大綱及有驚急或恐敵人偷竊或虞內應則不可專循定法須臨事改變或踰時出或平明改其白晝則以片綵爲號其綵亦須逐日改易如分兵掩襲及設奇伏白晝或以門旗爲此表色爲號暮夜或吹角或擊小鼓子銅盂子小木之類聲音可通一里餘者或使人長嘯爲應驗隨大將軍臨時處分

行軍須知曰一營中專令一人主管夜號簿籍放號不許重疊恐有交錯其號須是主將臨夜親行發放不須預定

戚繼光曰每日暮時主將先發夜號于各哨各哨傳知各兵只是一字隨時定擬各兵各夜遇先問何來答曰某來便是同營人夜間俱不許

言名言名者即拏便是本營來遊主將也要守住請得自巳標旗令旗到方准逃回次蚤軍士赴所犯本官處叩頭謝罪每人量賞諭囬

聽子

李靖曰至夜每陣前百步外各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子勿令眠睡

武經總要曰凡軍中至夜百步着聽子二人每更一替兙雜聽伺如夜聞敵營馬嘶則謀備夜出攻掠之類其餘倣此以警不虞猶虞聽探之

不遠故又選聰耳少睡者令臥枕空胡㢟其胡
㢟必以野猪皮爲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
西南北皆響聞其中每營置一二所營中闊者
置三四所若孤鎭舖柵亦各置一所聽子須頻
改易勿常定處所

戰守全書卷之七終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八

戰守全書卷之八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八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備夜戰法

武經總要曰、兵法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後、必無與敵列陣尅期而戰、若欲襲敵之營、鳴鼓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曰、此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多爲敵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其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亦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路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

李靖兵法曰、夜聞賊營馬嘶、必有偏師攻刼、宜審俟急備之、

戚繼光曰、凡夜中有賊犯大營、其遠設奇伏等

兵各瞭賊與大營交戰摘用上上好漢數十人即從後大叫以疑賊得乘機便必當克捷而所屯處預先於樹林山石之間縛火把藥柴草或主將遣人設機械臨時燒起庶使大營可辨以奪賊氣亦見伏兵之衆也

戚繼光曰夜戰之法貴在於乘敵之不備幸敵之擾亂驟而攻之則有勝計前史所記或因天之陰晦夜之風甚各執火炬銜枚疾馳出其不意若寇營士卒驚怖蹂躪吾以精騎勁兵乘之

此必勝之理也若勝之而不亂攻之而愈靖將卒小驚營壁如故則是彼法制謹嚴備預周密我當舍而勿攻不然非已利也蓋兵者避實擊虛以整後亂故銳而避之亂而取之此良將之善計也晉羅尚遣人夜襲賊將李特營特知之整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臥不動俟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此所謂舍而勿攻者也

號令

曹操軍令始出營樹矛戟舒旛旗鳴鼓行三里辟矛戟結旗旛止鼓將至營舒旛旗鳴鼓至營訖復結旛旗止鼓違者髡剪

行軍約束

武經總要曰凡行軍及在營應軍中條約主將並須先出榜曉告令將士知審

李靖兵法曰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進退不定使三軍惑亂進退戰無功

行軍須知曰軍未發前一日分明三令五申各曉其意精嚴告諭訖然後發軍如此則士心知

懼人人自勸矣

戚繼光曰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返覆使三軍疑惑故云將無還令

又曰軍中有主將（謂在同軍中之尊者非大將也）而副將以上（非副總兵乃一時同事位稍次者）輒出號令及改易旌旗軍號重者治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主將

武經總要曰一下營誤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賊庭者斬

又曰凡主將給親兵外不得更於諸軍諸隊抽

揀勇士、爲隨身防衛。
又曰、一排陣已定、都監使臣軍員以下、輒抽一人一騎者斬
戚繼光曰、行軍擺陣將領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騎者軍法從事、
武經總要曰、一出軍在道、及緣邊城寨支請受典級、敢減尅糧食草料衣資賜賞者、不計多少皆斬、
永樂十三年令曰、凡軍士行糧該管官旗時行

點問、有過用及遺棄者、并該管頭目皆斬
一邊塞有警急、及探得賊中事機、不取主將節度、而擅發兵者斬、若賊已叩境、即時須兵馬策應、關報主將、不及者、勿坐
一不候銅符木契與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輒發兵者斬、得符契不發、及不即發（謂出軍臨陣之時、若尋常抽發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雖得符契、不依次第、及無宣命文牒相副而報發者、亦斬
凡賊已臨境事機急切、而主將不在軍、又馳報不及者、即副使商議與發兵馬、仍飛報主將、
一賊來可出軍而不出者、斬、
一部署鈐轄等、每有行下宣敕文字、并具承受日時疾速奏報、遲者、以違制論
李靖兵法曰、一吏士承受到軍令、合行告諭衆人知者、不得妄有增減言語、或動搖衆情、別生利害、
又曰、一承受到應係所屬官司告報文字、合行告報衆人知之、即不移時須當分明、一名名盡

知、不得轉托他人附語告報、事不審實、致有錯誤、設或文字合有關報申舉、不得時刻遲滯、如係常程文字、別有疎虞罪有所歸、如誤軍期、急速文字者、斬、
行軍須知曰、一應係軍在野營、關報賊馬事宜文字、但一事有違、罪在不赦
永樂十三年令曰、一背軍走者斬、非出軍臨陣日、依廂禁軍勑罰、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總兵官、總官兵奏知從

征官軍有在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元仁宗從祐二年勑亦思冊等部出軍征有後期及逃還者竝斬以狥

又有弘治十三年奏准凡官軍遇有征調點選巳定臨發避難逃者依律問斷若征期巳過宣府獨石等處沿邊哨瞭半年滿日回衛若仍發出征及哨瞭而復逃者依從征私逃再犯者依律處絞

李靖兵法曰後期斬之

行軍須知曰一後期不至而隨身器械不具者斬

又曰一赴日會戰或計會軍事後期者斬如大雨雪及水火力不能赴者不坐

戚繼光曰出行至期主將出至劄營所在以下馬爲始分投委官數兵攔後馬於總路專拏後期者拏送發落無故而遲者綑打一百割耳有故者令從征有功免無功者仍補綑打

又曰途間行營隊伍務要明白清肅但有行列不齊攙前越後疎密不一斷絕不湊行走錯亂擅離隊伍點鼓不行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與開旗不接得令不傳傳令不明道路擠塞言語喧嘩者俱治以軍法臨敵悉斬之

李靖兵法曰一配定隊伍次第而行雖遇急速路逢阻險後隊不得攙過前隊

又曰一配定人馬隊伍不許私自轉換如有疾病卽與主吏押隊人說知報與所屬別差人塡換

行軍須知曰一配定諸隊旗號不得雜亂若遇換交加如有不便卽上請

永樂十三年令曰凡軍行及下營之時須入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離入別營別隊違者并該管頭目俱重罪

凡隊伍巳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失其本隊揷入別隊者不拘

一會戰或臨賊下寨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鼓

不鳴主者及所犯者皆斬教陣而違者杖一百

一行軍不赴隊伍犯關後馬者斬

前哨差清道官役給與清道藍旗令旗令箭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軍傳報軍中遇有應該迎候禀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之人審是差人只送認旗下聽令自有人承報不許面與主將處回覆如有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各哨官以上亦許將自巳認旗立在信地以一人守定凡本司官向往說與守旗人知凡屬下

一應人等要來禀白公私事情只於認旗下尋守旗之人代為尋白候示其差人并所屬官軍不許離營以尋訪本將總禀白為名違者通治以法

一本營人夜來報事諭令先報自巳名隊然後說事一例止於營外聽令

凡夜來報事之人其查勘之法一如營規違者照營規處分

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

請火器

戚繼光曰凡缺欠軍火器械出征前三日請給完足急行亦以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盡討索又不許匿無為有通以畏避論

又曰凡將近賊之時火器什物該管把百總再行點閱臨時少火線銃馬鉛子并燒火器者軍法斬首

又曰火器收放不如法臨時至藥濕線濕放銃不響者俱以軍法斬首把總以下知而不舉及

姑息不治者連坐因而誤事者一體斬首

又曰夫銃手善能打賊使狂勢少挫以助殺手之膽使殺手膽壯殺得賊敗自可保銃手之命即各藝雖有不同均為彼此救護保全何況擇立功名通是大家受用臨時打放不如法故意高放低放歪放畏懼顛搖後顧者斬首交鋒時許殺手隊總并本管隊總先割去一耳回兵查斬若有把總在近就送斬首

舉銃令

戚繼光曰、往往火器銃砲賊在遠時、因我膽怯每於數百步外、鉛子所不到處、大小銃砲、只管浪放、或賊來本少、我銃盡放、又打不着他、又可惜了火藥氣力、及至賊到近、擁衆衝來、卻稱火藥鉛子都用盡了、可乎、今遇賊來、不論近遠、只聽中軍放砲一箇、次天鵞聲、就要銃手放銃、照依操時之法、輪班放着准打賊、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奉中軍銃響不吹天鵞聲、便是賊進營裏來也、不許放銃、先放

銃者、便一銃打死二賊、亦不准、定以軍法斬首、

又曰、凡鳥銃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銃裝不及、往往悞了衆人性命、今後遇賊至一百步之內、聽吹竹筒響、在兵前擺開、每一哨前擺一隊、聽本管放銃一箇、纔放銃、每吹喇叭一聲、放一遍、擺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銃一齊放、不必分層、

止擾類

太公曰、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如此、則天下和服、

吳子曰、軍之所至、無刊其木、毋發其屋、毋取其粟、毋燔其積聚、毋殺其六畜、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李靖覆軍誡法曰、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門、吏士不得刈稼穡、伐樹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婦女、違令者斬、

武經總要曰、凡軍行不得踐蹹田苗、

又曰、凡行軍主將、先令士卒曰、軍行所到之處兵士不得妄割稼穡、擅伐林木、殺六畜、掠財物、姦人婦女、

通典曰、吏士所經歷、因便侵掠、斬之、

永樂十四年、令行軍之際、敢有搶擄民財、至十貫以上者、斬首示衆、頭目縱容軍士搶掠、至十人者、罷職充軍、二十人以上、至全隊者、梟首營門、軍士并皆處死、

戚繼光曰、劄營之處、軍士擅發塚墓、焚廬舍、殺

老小及婦女、踐禾稼、伐樹木、姦犯人婦、及將婦女入營者、軍法從之、

行軍須知曰、一破賊先擄掠者、或入賊境擅虜掠者斬

又曰、一破賊不許擄掠、入境即回、

永樂十三年令曰、凡殺敗賊虜、須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違者重罪、如乘馬困乏、許以所擒賊馬換乘、

行軍須知曰、一入他境、不奉令、不得擅掘水塘

放火延燒積聚、

李靖兵法曰、一入他境、不許欺凌婦女、殺害老小、毀折墳墓、燒毀民屋倉庫、砍伐林木、

又曰、一入賊境、軍士擅發塚墓、焚廬舍、殺老幼、及婦女、踐禾稼、伐樹木者、斬、如主將有令、命蹂賊地禾稼、伐樹木、或焚蕩廬舍者、不坐

又曰、一軍士雖破敵有功、擅掘塚燒舍、掠取資財者斬

治貿易

戚繼光曰、軍行所至地方、須用糧折工食、白銀兩平交買、寧讓毫釐、使市人心悅、不日諸貨並集、物價自賤、如有强買爭鬪、及擅取人田園瓜果、有主薪菜、砍伐人樹木、作踐人田產、燒燬人房屋、姦淫婦女、偷財盜物、犯必以軍法從事不貸、

又曰、凡營壘既定、其自外屠酤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相交易不禁、

禁俘姦

又曰、凡淫民間婦女、固在不赦、若臨陣追獲虜婦、未奉明文配賞而姦淫者、以軍法論、比在南方有此一事、犯者曰、此婦被擄去、爲夷狄妻奴、今某無知收留、尚是中國一處人、本府亦曾折之曰、他是賊、你也是賊耶、遂無言可對

戒妄殺

你聞釋家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浮屠者塔也）地獄輪廻之說、變做畜生、償他冤債、天道好還、鬼神報應不爽、且你要掙得功來、紀錄世襲子

孫輩輩受用、賞的銀子、又係百姓膏脂、百姓不
幸、被賊擄掠、復得到中國、或一時被賊趕散、室
家分離、人人可憐之時、便是達子倭子、見中國
人號哭哀憐、亦且慈悲、放了多少、你我是中國
一類人、朝廷設來保障百姓、今百姓在危地、反
殺其首級、冒功與子孫受用、此等無天理之人、
天決不宥、今後戰賊既敗、所獲子女人口、卽是
眞達賊、不許殺取首級、只將生口送官論功給
賞、若戰後殺取降人、并中國婦女報功者、不特

紀功官不准、主將臨陣時、面見鮮血猶存、驗有
前弊、查眞動手、提級來報之人、卽時斬首償命、
雖夙有功者不宥、此一節、萬萬叮嚀、凡我將士、
務要痛改、盡洗此方第一弊也
又曰、凡當陣之時、賊方迎鋒而來、若係被擄驅
之向前者、今給每哨降旗二面、遠遠共呼丟了
鎗刀不殺、若係丟了鎗刀、令徑往白旗下、聽他
投附偷生、若妄殺一級、定斬下手之人償命、各
相近隊伍頭目、不行舉首者同罪、若聞呼不改

徑持刀鎗前來者、聽於陣上殺之、仍以虜功併
論、報功之日、卽與開說明白、
又曰、一賊軍棄杖來降而輒殺者斬、一
武經總要曰、凡敵中有人來降、卽直引見主將、
餘人不得輒問賊中事宜、
又曰、凡得敵中降人、自陳軍中利害者、不可卽
聽、須受而審覆之
永樂十三年令曰、來降虜賊、所携人口財畜、分
毫不許侵犯、卽時來報、

李靖兵法曰、諸管兵發、以後拾得闌移畜生、亦
有兵士失却馬驢衣服、馱運不能勝舉、并仰於
捍後虞候處、取闌遺畜生、馱至前營、不經虞候
擅取者、及借不送還、并剪破印及毛尾者斬、
又曰、諸拾得闌遺物、當日送納虞侯者、伍分賞
一、如緣軍須者、不在分賞之限、三日內不送納
官者、後殿見而不收者、收而不申軍司者、並重
罪、三日外者斬、
又曰、諸有人拾得闌物、不送虞侯、傷人能糺告

者賞物二十段知而不糾告者杖六十其隱物人斬

武經總要曰凡軍中人得所遺物產并當日於所屬送納

行軍須知曰一進發前隊遺下兵器及錢物等後隊拾得在路須要收拾將至營寨令大將識認給付

又曰一遺棄隊伍軍器兵裝或見而不拾拾而不納者以其罪罪之

永樂十三年令曰若收得馬驢騾馱者即送該軍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後官治以重罪

戚繼光曰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即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自交割

又曰一失去衣甲器械者斬主將見而不收者違制之罪及故毀棄軍裝或盜賣器械軍裝而詐稱失去者亦斬

又曰一大軍在路遺落器械衣物皆須遺在道傍令收後人收候下營處召主分付如他人妄認及隱匿者斬如收後人不收者杖一百

永樂十二年令有故違及將軍器抛失或盜賣者俱重罪

行軍須知曰一擅棄兵甲衣飲食汙井竈敗糧草罪之不赦

李靖兵法曰凡軍士請納器甲須本管將較部

勒同異不得前後自便

又曰凡軍中畜產非理致死并償填

又曰凡非時不得乘官馬遊獵及回換軍司六畜若借人乘用並論如軍律因簡較而行者不坐

又曰諸每營折衝果毅先各請馬衙參往來自合乘騎隊馬當直擬防機急官人以下不得乘騎其雜畜除非警急兵士不得輒騎

又曰凡應乘官馬非警急不得輒奔走至馬汗

及打磨傷破並論如軍律
又曰諸將六畜不得非理誤死損達衝墳諸軍內六畜不得擅借人乘用
永樂十二年令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
李靖兵法曰諸六畜隨軍如有死者須詣所部官陳牒簡驗是當兵六畜驗印記同然後許令剝皮如印不是本營印即是盜他六畜殺
又曰凡馬逐營各爲印記以防闌失理認如死即申所部官驗印是本營畜產即令剝皮如印不同即是盜殺他營畜產論如軍律

戚繼光曰凡立成營盤官軍定要繇門奉號令方准放出照入不許各處攙越如行路時亦不許別人兵馬閑人穿路與同路混行故縱者軍法示衆
又曰營盤不係有門之處不論何人何官擅行闖過者定行拿住放者容者俱以軍法重處本車兵士若要出入亦要繇門若繇車下車傍出入者一并重治賊在三十里內犯者軍法該管頭目連坐細打
又曰各營出入各繇本營門行其纓頭衣服腰牌件件可辨若別營之軍悞出營者故縱把門官軍連坐如能拏稟犯者軍法施行把門官軍紀功一次
又曰一下營訖非正門輒出入者斬
又曰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細打一百棍遊營示衆二十名以上官同法十名以上哨

官同法三名以上止於隊長伍長
又曰一野營日出開門日在閉門其守門人要辨奸詐
又曰凡樵採三日一次於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掌號一遍擊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一名領去限兩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稟赴中軍號令二遍各兵仍赴本城邊製劄如前方東西二門放樵繇門不許
又曰凡營壘以定兵士須出採樵及市易者人

持一牙牌書其姓名門司驗認出入者三人以上不得獨自行

武經總要曰凡軍中除炊炮及應得存火外餘并不許輒置

又曰凡營幕作食事已訖未昏已前須滅火或夜中有文牒及抄寫須火燭者申主將判押了聽

永樂十三年令曰凡各營有火失者即是與賊通送消息并該管頭目俱重罪

一軍中有火除救火人外餘人皆嚴備若輒離本職掌部隊等處者斬

一軍中有卒警急及失火所在軍人輒叫呼奔走者所在官司得斬之若在城守圍中亦斬

一放火者斬仍沒其家或遺火燒屋宇軍幕及財物積聚通計錢貫足已上者斬

與虜對壘之時軍中失火除救火人外餘皆嚴備各信地以防飛火若輒叫呼奔走擅離隊伍者徑聽所在官司拏住斬首及遺火放火燒軍營盤者斬首

李靖兵法曰一賊壘相近事有招呼不許高聲叫喚恐賊聞知

武經總要曰凡行營每隊官一員專察高聲或諸軍前後相遠須傳聲喚人則委差定當傳者他人不得輒傳合傳不傳不合傳而傳者皆論如軍律

又曰一臨陣或在賊境非應得傳言而輒高聲者斬非臨陣在賊境者杖一百

永樂十二年令曰但夜間有喧嘩者即問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

戚繼光曰一遇有警肅靜各守信地木城閉聽令發兵如有喧言亂委者軍法重治

通典曰軍夜驚吏士堅坐陳將持兵無喧嘩動搖有起離陳者斬

戚繼光曰凡不拘晝夜遇有賊警各靜守信地閉營聽令如有喧言亂走者軍法重治

李靖兵法曰漏泄軍事斬之

行軍須知曰、一不得漏泄軍中陰陽事、
又曰、一散號瀉泄者斬、
戚繼光曰、漏泄軍事、及夜號者斬、
又曰凡塘報及官兵有聞賊中消息、不許中途邀截問荅、徑自閉口、速赴主將處陳說許宣於衆者、方可與把總等官說、若未見主將之先、敢於中途因人問起、卽便說出、但有一人先知在主將之前、問者荅者、皆坐軍法、就是本管總哨夥伴、也不許先泄、又或有以經知主將之後、掌

分付不許傳說者、到底不許傳說、到底不許再泄、敢有固行要問者、許原人禀來、一體重治、
李靖兵法曰、一士衆有聞自家軍中變動或聞賊軍消息、來報主吏、不拘晝夜、卽時引報主將、不得時刻遲滯、報而不實者罪之
戚繼光曰、亦不許高聲大叫、以惑人心、違者治以軍法
行軍須知曰、一吏卒不許相容賊情事理情繇
又曰、一行營吏卒、私議軍中事宜者斬、

又曰凡將士不得輙議敵軍中事宜
又曰、一賊使人入軍、非主司輙與語者斬、若擒獲敵人及來降者、竝領見主帥、不得詢問敵事宜、若違因而漏泄者斬、
又曰、一得賊射書、吏卒卽時封送大將、輙開讀者斬、
又曰如士卒有親故贈遺書信者、領付主將驗認給付、違者杖一百
又曰、一與賊私相交語與書疏同罪之

又曰一吏卒與賊私相交通、或言語書疏者斬沒其家
又曰凡每隊撥兵二名、守木城、無木城、守拒馬兼傳箭、迷失更箭者上下挨查得出軍法從事、
又曰、一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火律法斬、
又曰、一更鋪失記接夜號、及止宿他火吏士、知而相容者、軍問罪、
又曰對壘時、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夥、種火斷滅者斬、

戚繼光曰、一令遠探卓望不覺賊來者斬
又曰、一差探賊軍、及入賊境、可往而不往、更相推托、及回不以實者斬、
又曰、凡行軍夜不收、不親見賊、㐲探不的、風聞欺詐、架梁塘報軍馬、瞭報失眞、漏下伏賊、因而悞事者、登時斬、傳調官軍遲延得欺者、罪減一等、亦必至死、
永樂令曰、凡長圍及坐冷者、須晝夜關防、各營架砲者、務依方瞭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

聞哨馬營及四面砲響者、即時傳報、其管事官遇有事、隨即飛報、不許頃刻遲慢
一有警急、不舉烽火、及見前已舉、後烽不應者斬、
或無警而誤舉火、致警擾城寨、及舉烽、多少不如法、致誤事者、亦斬、承誤而應者不坐
妄張賊數至悞奏陣獲者、亦斬、

軍中奔走車馬違律

一無故不許軍中奔走軍馬、

又曰、一軍中奔走車馬者斬、指揮使以下、並須步入營寨、違者杖一百、(營寨謂主帥所在)
又曰、一軍士無故驚叫奔走、妄言烟塵事者斬、
戚繼光曰、一無故驚軍、叫呼奔走、妄言賊至、及夜呼驚衆者並斬、即賊乘暗攻城、營將士輙呼動者亦斬、(罪該管官、如兼數印、罪其旗甲)
又曰、軍行見奇禽異獸、神鬼恠物入營壘、及捕獲者、當時報主將、不告而輙傳揚聚衆驩呼者、並照臨陣軍法、

永樂十二年令曰、一凡見奇禽異獸恠物入營壘、及捕獲、不報主將而輙傳道者、杖一百、
凡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驚走突入營伍、及望見塵起、或旋風揚沙、野獸騰踏、及見死馬牛羊與牛羊馱馬遺穢踪跡、或拾得一物件、若男女衣服首飾并文字等項、不論久近、隨即報知、
永樂十三年令曰、凡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望似馬非馬、似鹿非鹿、似人非人、白日見烟、入夜見火、不論是非即報、

一訛言誑惑、妄説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以動衆心者斬、

戚繼光曰、訛言誑惑、妄説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禍福、搖動衆心者、重治、因而誤事者、軍法從事、

行軍須知曰、一不許訛言誑惑軍衆、及妄説陰陽卜筮鬼神、或採合歌詞、搖動人心者斬、

永樂十二年令曰、凡軍中有妄談災異、及妖言或漏泄軍機者、皆斬、知情者不首罪同、首實者重賞、

一覘候謬説事宜、更相托及漏泄者斬、

正統十四年令、軍中及募新來之人、不知軍法敢有造言惑亂人心、阻撓號令、致壞事機者、凌遲處死、籍没其家、

凡軍中不得採風言及受匿名、論人是非、恐賊人謀害良善、

武經總要曰、凡軍中不得諷誦歌詩曲調、感切人者、及樂中不得爲悲凉之聲、

又曰、永樂十二年四月、説與大營及總管軍兵大小頭目、如今征勦番寇、全憑馬匹脚力、有等無知之徒、故意盜偷馬驢宰殺、是欲滅朝廷氣力、論其情罪非輕、今但有偷盜馬驢私自宰殺的、許諸人首告、其同盜人有能首告者、免罪、犯人凌遲處死、首告得實的、回軍日賞米十石、絹十疋、布十疋、鈔三十貫、若有知情不出首的、一體治罪、都要發落軍士每知道、故勑、

擄獲

説與各軍總兵官及驃騎將軍、薛祿、薛武等官軍人等、獲到馬匹、務盡數報官、不許隱匿、但有隱匿不報者處斬、如有是曾經奏過將騎坐者、亦要報來、

説與清遠侯王友、今要鬼力獲到達賊人口羊馬、送到爾處、爾務要好生收養、人口好生防護、不要擾動、

永樂八年六月令曰、今勑驃騎將軍都督冀中、今令爾把總、都督孫成、都指揮何銘爲副、收管

胡寇馬馱牛羊、務要好生收管、人口不許走失、馬馱牛羊不許驚散、非收管馬馱牛羊官員人等不許擅自至人口頭畜之所、如有無故擅自窣趕者、拿住即斬、爾等務要用心收管、如是走失人口驚散馬馱牛羊、雖有功也是無功、仍復加罪、若爾等所管之人、有將人口頭畜、私作人情管共打關節者、拿住即斬、連爾俱有罪、故敕

永樂十二年令曰、一有等無理官軍、將收得馬驢騾匹孳子、不即送赴大營、與人識認、却將孳

子簡括把馬驢騾、一馱載自己行李、每日又不飲水喂草、及至壓損瘦乏、丟棄在路、但有收得馬騾驢匹孳子者、不許停藏、即便送赴大營、着人識認、如有隱匿者、拿住、定以軍法處斬、

行軍須知曰、一不許將帶異色、及他貨并娼人入軍中、

武經總要曰、凡陣中不使羸老疾病人在戰列、恐牽潰行陣、及不使工巧人戰鬪、妨葺理軍器、

又曰、巴書生雅吏、不許臨陣觀瞻、

李靖兵法曰、不許文儒雅吏傷陣、恐忽爾驚亂誤軍、

武經總要曰、凡行營吏卒非於親戚、不得輒受他人饋遺財物、

又曰、一行營吏卒受他人財賄、情涉交通者斬、親戚供饋者不坐、

行軍須知曰、一自相竊盜一針一縷同罪、

戚繼光曰、自相竊盜者、不計物多少、在軍中以軍法從事、非出軍臨陣、自有常法、

永樂十二年令曰、有盜人衣糧諸物、及盜驢馬窣殺并簡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實者給賞、知而不首同罪、

傳令

李靖兵法曰、凡主將有令指揮事理、須是令人惺惺當面一隊一隊、告報押隊人員、須逐名曉諭、令兵事會得事意、或勾當動押隊人員主將當面指揮、如兩軍對陣、即不得勾動押隊人員、須是使偏將親行告諭、各各會意、則臨事不悮

也、

戚繼光曰、正行之間、如有言語傳報、應該明白曉諭者、務爲簡約一二句、俱旗總傳聲、一旗挨一旗不許越過、或自前傳後、或自後傳前、傳到之處仍傳回云知道了、挨傳到原發處止、如有失接傳報者、挨査到絶處、上一旗總説傳過其語、下旗總説不知、則傳過之後、不知之前、一旗總不知者、即係他悞了、若因而悞事、臨時軍法示衆、

又曰、凡兵行不知從何處起、有令務要問明、或往前傳或往後傳、自起處俱隊長高聲接傳、挨傳到止處明白、仍傳回知道了、原説人回復、若傳到半途差錯、許又傳回云、總傳不明白、待原傳話人再傳明白、隊長一例接傳前去、若聞而不接傳、接傳又差錯者、挨出軍法重治、因而誤軍機者、斬首示衆、餘兵并不許開口接助傳話多言者、割耳、

又曰、凡發放過話、候大小將領都發放畢、主將抽隊下一軍前問今日發放何事、若知大略則已、如全不知、叫隊總問之、隊總能言、則治軍以罪、隊總不能言、則取本旗總問之、旗總能言、則治隊總以罪、軍則免究、是隊總傳不明也、如旗總百總把總以上至哨將一體皆然、每次發放過、聽哨將於各千總把總百總、亦各遍取一軍問之、不明者、千總把總聽營將發落、百把以下所抽問者、紀過一次、即仍於上一等頭目再照發放法挨次説諭一遍、通畢赴臺報云、今日奉

到號令、審問各已知悉、

又曰、凡應行軍務、係有文字、事緩者除通行揭示外、若值緊急軍機、雖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將門上掌號笛、各偏裨傳帶頭目、自百總以上赴聽面諭、主將無定位、但凡臨時在本地方獨尊便是、如職位相等、則尊其老成年長者、一人主之、掌號笛、各同僚中軍千把百旗總以上、俱赴共行會計遵守、夫主將一人耳、車步旗官兵數萬、一句説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

傳偏裨、偏裨只傳中軍千把總、千把總只傳百總、百總只傳旗總、旗總只傳隊總、口授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白、叮嚀熟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挨次再問所傳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攙越推挨、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再問、以致誤事者、軍法重治、于係偏裨者事小、則治其中軍官、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挨次抄傳、互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謄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

增減、及別添禍福之說、每傳說畢、差巡視旗于街上、或歇家、取二三箇軍來問之、照不知條內查治所繇

永樂十二年令曰、凡號令、總兵官告都指揮、都指揮告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告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告小旗、小旗告軍士、務令遵守

戚繼光曰、凡遇傳示號令、巡視旗止傳各領兵官、領兵官傳與哨長、哨長傳隊長、隊長傳甲長、甲長傳各兵、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者、常操捆打四十棍、臨征軍法施行、

永樂十四年令曰、其總兵官申令、不明不嚴、致十隊退怯者、罰俸一年、至三十隊者、降一級、致五十隊以上者、罷職、全軍退怯者斬、但降敵者、全家斬首、籍沒財產、

違令

行軍須知曰、一違將軍一時之令者、斬、謂臨時號令

又曰、一行軍得令卽住、軍住得令卽行、違悞罪之、

成化元年令曰、總兵官出師臨敵、軍中有違犯號令、聽以軍法從事、尋常出哨等項不許、

戚繼光曰、凡遇賊臨近、不拘營內營外、違令者俱軍法從重、決不輕貸而生、

陸兵舟行

戚繼光曰、一起行處所中軍放砲一箇、鳴鑼升行旗、大吹打畢、掌號笛、各官哨長赴中軍聽發放本日所行所止之意畢、散回聽放砲、吹天鵝聲、點鼓、豎何旗色相同應行之營、一體點鼓鬧

船、

又曰、一起行次序、以日所臨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五行爲前鋒先行、餘照營次、若行間遇中軍放大砲一箇、晝磨旗、夜車雙燈、即便住船、營各照方向泊齊、圍住中軍聽令、

又曰、一到止宿去處、前行之營、放砲三箇、鳴金落旗、每營約去一箭之遠、每一營爲一綜、一體落旗、看中軍到落旗後、仍復升旗、是掌號笛發放、若不升旗、各官目有緊事者赴稟、無事者謹

守信地、訓齊兵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票、不在其內、

又曰、一凡水陸行營、第一肅靜爲要、不拘何事、俱聽旗鼓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之言、雖本府面說、亦不許從、除明日進止、用旗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或近賊、或欲暗行暗止、聽中軍如後開傳令、一人挨遞一人、不分官目、雖本府亦自遞之、

又曰、一物件挨次遞過、即便遵守、陸路同、

如要仕船傳土塊、要行傳小短箭、要立傳草木枝、要坐傳石塊、有警、收拾器械、預防賊來衝殺、傳大令箭、即便於脚下、隨便每哨官爲一營、搶擇地勢、照給過原操令書內營陣立定、聽候中軍傳令、每結爲一處、不許相連、

又曰、一止宿處所、每營四哨官、輪撥兵一小哨、赴把總處巡夜、每營輪一哨官巡夜、其本夜內驚、恐火燭奸細之變、俱罪坐本官、其把總不時親自密查、

又曰、一止宿處所、船隻各隨到齊、各分營定訖、到日晚、聽中軍放砲三箇、打關門畢、候擂鼓、各營照中軍、一體聚巡夜人、在把總把船邊跪下發放、陸行同、

發放云　官兵聽着、應齊　夜巡謹愼、應齊　毋得懈惰、應齊　候了事、軍法不饒、應齊　起去、應齊

曰、聽定更、喇叭一聲、凡把總處支更、其每船隻內、不分大小、輪議五人、每更一名、在船頭以木梆支更、打鼓一聲、打梆一遍、天明各

赴本營回話

此以上八者，乃明營也，若暗住處所，聽臨時傳知，即便起暗號支暗更暗傳約束，非用令票，即用巡視旗，但初起或初住時，中軍不車旗，及落旗，不擂鼓，不放砲吹打，即時要行暗令，

又曰一中軍官每日輪撥一哨，赴本府執打器械，隨隨騎馬進止擺圍，於後夜，則即以此哨巡夜，每輪中軍官一員提更，

戰守全書目録

守部

卷之九

戰守全書卷之九目録終

戰守全書卷九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部

守總論

孫子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

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又云、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又云、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又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司馬法曰、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又曰、内得愛焉、所以守也、

管子曰、四守者得、以治易、則亂、故不可明設而守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虎鈐經曰、守備不可以不謹、善守者如環、使敵

不得其間而入焉夫人之治身者血脉往來通暢於四肢則安寧矣或一脉不來一氣不通來有不篤於病者是以善用兵者雖兵四屯急難則如首尾相應而不窮斯爲妙矣

唐太宗解孫子曰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

又曰攻守一法得一者百戰百勝

王鳴鶴地網說

古人地網之制相度邊地高阜宜城者則城之

其低窪有水或溝澗之處則因勢利導更加深澗以阻截之譬如虜人某部落近吾邊某處其入犯之路在東則必踩某處入搶某堡在西則必踩某處入搶某堡知於所入搶路須掘大河以環遶之又不欲使彼明見吾之險其入也必迂其途使彼不察就中委曲或旁日之力始得近我城堡及到城下必竟仍隔河水可望而不可到至於迂迴之間潛製有飛橋吾兵出入救援隨便而應或斷其歸或擊其半無不如意兵法所謂知迂直之計者勝又曰乘其所之近而使之遠皆此意也客曰迂直之圖亦可預定成式乎予曰隨地相形因堡繫險安有定式而其大約只在敵攻某堡則某堡出兵爲援某堡出兵斷後某堡出兵遏其奔衝其烽火號色之上皆有暗記夫地網之制當虜來之處凡係平川曠野皆用掘挖成溝塹或縱或橫或斜或正如營田之制亂網之形取溝中之土作岸上之堤堤上皆栽榆柳其榆柳空隙處只可容人不能

容馬其地間之田可以屯種者屯種不堪屯種者盡栽榆柳雖云散亂各有門户其出入門路亦效勾連隅落曲直之法其當溝塹之處各立渡木亦止可行人不堪馬行如虜入吾境内步兵盡散入榆柳之中吾之馬兵周旋於地網之後虜所恃者馬樹密地陷馬不能以馳驅虜所恃者弓矢而榆柳掩蔽彼之弓矢亦難以施巧矣客曰榆柳非一二年不能大者我樹之彼拔之柰何予曰毋論栽活與否只此樹樁遍插滿

地而胡馬亦不能如意馳騁且步兵平時與馬兵鬭舊有馬簽之制用細竹或堅性細木削成枯簽將頭上削尖熊油火上炙硬斜插來路其簽直對馬之胸膛遍布曠野艸土之中其馬亦不敢橫行况榆柳之椿根深而蒂固者乎至於鹿角木活捉馬板斗陷坑等類不可盡述皆古今制馬之具俱可雜於地網中用之不獨全靠榆柳一策也客曰邊地風火一夜之間沙土四合任是何樣深溝頃刻可平予曰風沙不過浮

虛填滿非實土堅地而馬可飛馳之比如一溝之過其浮沙平沒馬肚疾馳甚難乘此之際吾以火器攻之或埋伏或夾擊無不如意况風沙之來因塞外平曠無有遮蔽若於吾地網數百步之外照品字形設小土墻數處以障風沙逢墻卽住愈高而愈積久之則成土山可爲來沙之依歸而内地之風沙自少吾又可因之爲險矣

守險隘

太公曰處高廠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黃石曰獲阨塞之

又云獲固守之（守之守地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險隘者我先居之（險峻不能行人馬處也）必盈之以待敵

吳子曰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

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

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築城

尉繚子曰量地土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廣狹）以城稱人（多寡）以人稱粟（多寡）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于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

杜氏通典曰凡築城下濶與高倍上濶與下倍城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

高下濶狹以此爲准料工以上濶加下濶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積利數一作利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百步之城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六一作九十步計工八萬四千六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也其出土負籄並計之於工內矣

太白陰經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

都不過五之一下都不過九之一故曰城都過雉國之害也今諸侯之城方兩京之濶狹合之一其高下爲邉城虞守不可制節

耕鄉約曰堡置者非無置之難也置得其所蘇也夫左背山陵右前水澤古之行軍莫不也而况城堡以居乎故首約堡置其目有四高者丘阜山陵之類也城堡依之利於高有宜依亦有宜避四面空濶斷崖壁內卑外高旁無俯臨則依溪澗陡僻兵難屯聚則依藉其利也用半舍半餘方受敵則避高下數更垣道阻礙則避土脉亢燥水汲艱難則避遠其害也近時山寨易守民堡多陷者以山寨得所依而正德間蔚陳家濶堡之破則其堡半在高阜半在平原縣前仰視虛實莫藏自高下射屋瓦皆震失所避也二避澤澤者卑濕斥鹵之地也土理旣疏置基不固寒暑凍解隤潰必多頻勞而無補暫攻而不支法不可守者也三避衝衝者虜出入必經之路長河巨浸

之旁美水艸地也出入必經易起涎口虜諜來往窺伺必眞且其始至也悉鋒力於一突而罷歸也又往往盡毒洩憤于我長河巨浸之旁美水艸地皆虜必駐營者駐營則力全其攻必反番代堡人晝支厚陣夜接火戰其何能久乎四避壅壅者風行沙流之地塞上多有之沙流遇塹則沒遇垣則積夫堡以居民所恃者垣塹也垣沒則爲垣途沙積則可附上不足爲守也

紀効新書曰大凡城高除梁城身必四丈或三

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濶必二丈五尺底濶六
丈次城除垛城身高二丈五尺面濶二丈底濶
五丈小城除垛城身二丈面濶一丈五尺底濶
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濶亦善勢不可再減
但底加面不加可面加底不加不可底不加而
加面斷然須濶若內外俱用磚石基底只增濶
一丈亦堅如土築必合前數凡城身第一磚第
二石第三土蓋石本耐久今爲第二者可以火
粉之也

右平陸築城下濶與上倍其高又與下倍假如
城高五丈則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
寸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城形爲之高厚與
城等惟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便
呂坤救命書云城堤既完之後宜委在城有才
望義民或脩城官民子孫或候缺吏各一名專
管巡城於關廂內照上選委二人併快手一名
專管巡堤每月朔望逓結如城堤照常則結云
並無雀鼠穴窩及雨水衝塌奸民盗掘取土折
損艸木等事如虛罪至於伏秋多雨一雨一報
城上自有傳箭之人即日報與巡城具揭報官
如有損壞則報某處因何損壞若干丈尺若干
深淺原係某人監築除責罰外即命在官應撥
閑人及城內火夫及守城堤夫作速補築堤壞
則巡堤人夫具結到官用四關火夫作速補築
巡守之人如有偷安廢弛虛應故事者重責枷
號此城池第一重務
呂坤實政錄曰凡城不宜大大則難守城不宜

卑卑則易登大者根厚五丈頂濶二丈五尺小
者根厚三丈頂濶丈五高須三丈五尺卑亦不
下三丈外峻中陂
城書曰城跨山者峻處城垣宜增高厚城峻處
賊不敢近則城中虛實賊不得窺測而易於防
守若繞山築城勢若仰盂賊憑高窺見城內更
當盡驅老弱爲兵多用鮮明旗幟器械虛張聲
勢使賊不敢易
江南經畧曰城一也有關係一方之利害者守

令事也有關係數千里數百里之利害者將帥事也須提重兵以鎮之合群帥以援之其城無恙敵不可越此而他攻是守一城而庇百城者也從來守城之攻破者什一襲破者什九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諭曰凡作堡所以外禦胡虜內保軍民干係一方大計也然堡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如曲曲可守但今堡大而空虛者墻可加高必以三丈爲止墻直而不曲者可加敵臺每面數座女墻止及人腰不可太高便於外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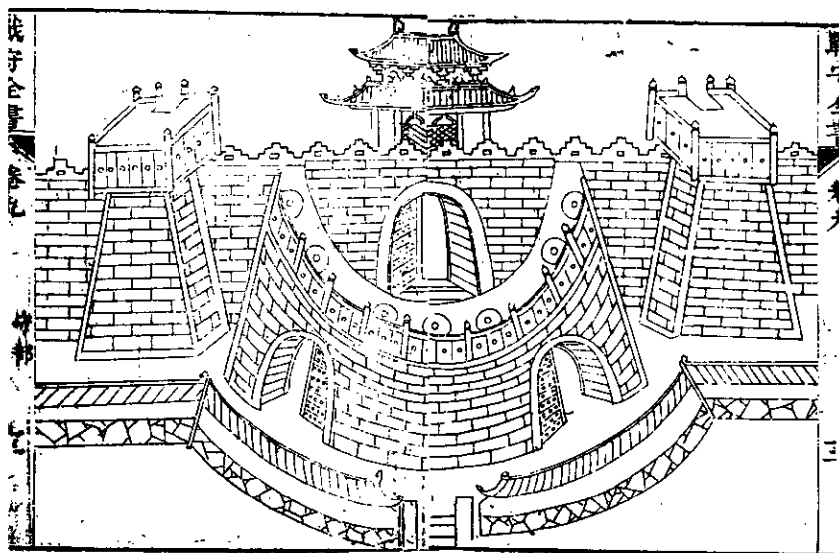
梁子七尺梁口二尺不可太寬便於防守多開銃眼便於擊打堡門必築甕城各門用鐵厚裹堡脚下挑品窖深濶七尺窖下埋快簽窖外築攔馬墻身高一丈女墻梁口銃眼照堡墻之式攔馬墻外挑大濠一道濶深各二丈五尺如低漥有水砂石不能下鑿量挑三道夫好堡好窖好攔馬墻好濠有此重險又加堡上墻上兩處固守虜豈能飛越哉

城制

尹耕鄉約曰堡制者非無制之難也能全其制之難也夫善守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利故敵有不攻藏於九地之下古人曰收其五全遠其五敗又曰濶與上倍高與下倍今之民堡豈知是哉故三約堡制其目有四一圜垣地置旣得則圜垣宜講也大小不限曲直無拘但取内容丁衆外遠俯逼而已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若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直金粘没喝一覩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以

垣制多以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爲式今時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陴睨爲二丈下濶丈餘上濶五六尺而已垣太低則矢石易及陴睨難保近虜攻堡多飛石墜其陴則人不敢垣立而後蟻附以登今制以垣高二丈加陴睨五尺共二丈五尺視古制爲半下上收濶亦如之庶中道也

武經總要曰古法曰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敵逼近人力不暇者卽且約容一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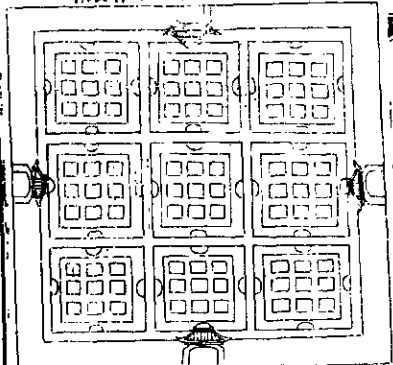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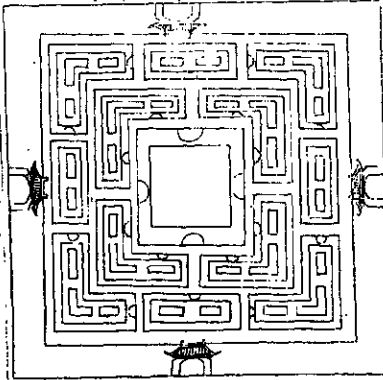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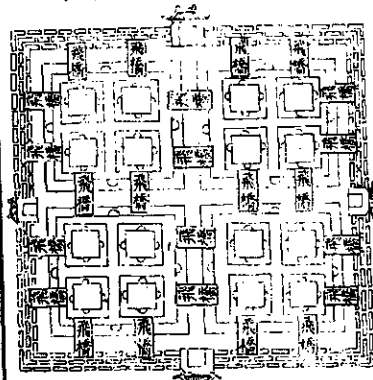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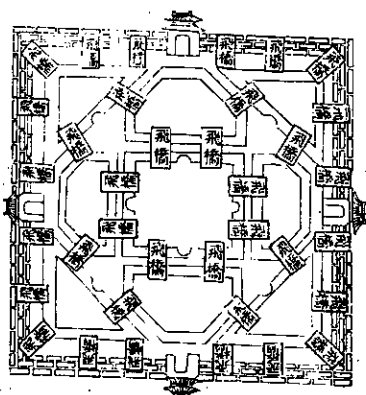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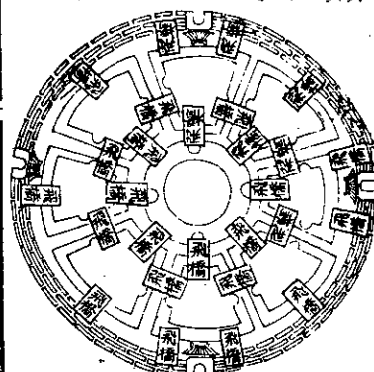
馬、如築於、開時、須稍寬濶、作四門、二關二閉、門外築甕城、城外鑿壕、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釣橋、壕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約十步、凡城上皆有女牆、每十步及馬面、皆上設敵棚、敵團、敵樓、甕城、敵團、城角也、有戰棚、棚樓之上、有白露屋、城門、重門、牐版、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臺、自敵棚至城門、常設兵、守以觀候敵人、圖形於左、

王鳴鶴邊堡說

客曰敢問堅吾之壁使敵不敢攻亦有法乎予曰有法妙在孔明之八陣也客曰八陣之妙變化不窮首尾相應在士卒一心如率然在山今城乃磚砌土成亦可變化乎予曰魚腹平沙之制非石耶人入則迷之其意可想但倣其隅落勾連曲直相對之妙自足以制人其設堡也貴據險要止留一面臨敵或二面臨敵其脩城也有法隅落勾連皆倣八陣以大包小之妙敵果

來攻也則吾反開門以待之昔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立壅門即此意也其制也大城之內分爲四小城中有十字街兩邊皆高城四小城之中又分十六小城而八小街之內兩面亦皆城此小堡之制當如此若五堡之內立一大堡以爲依歸擴而充之則十六小城之內又可容六十四小城即八八六十四卦之意也其居民家口人畜糧草皆在六十四小城之內俱用矮小羊馬城門其街也當次第而窄及至委巷之中

僅容一人上用抹稭木使虜騎不能闖入其城也次第而高外不足以抗內其城上過街處皆用飛橋往來通走吾之士卒分戰守三層在內居住戰卒聞警即趨車營而居城之外其守卒各按其信地而守預備擂木砲石飛鉤火箭石砲等項對面攻擊虜何敢入此大街之說也若入委巷僅容一人夫虜人何敢一人魚貫而入委巷之中自畏怯而不敢入堡堡如此又何憂攻城之虜焉從此而壁可堅矣彼縱有攻城之

具我且闢門待之虜人攻城之技窮矣若能於
內預蓄一月之糧竹草料虜雖日日侵凌於我
虜無所損虜無所獲則全勝在我矣客曰一城一
堡之築 國家猶以爲費今大城包小城小城
又包數十小城一城之費將不幾於十倍乎予
曰各邊皆有城係磚砌者可因之而不動內裏
皆土築所費不多可爲萬世之利

此大城九單
全圖式城上
各有飛橋守
城之兵以便
往來應援外
虜城上城下
皆有陷坑雖
隔一處不得
週行內俯飛
橋機起即作
木城比外層
又高數尺敵
不能攻三層
四層皆同

此城中闊
落勾連之
式其街市
曲折夢馬
不能直入
較之九單
全圖誘之
便入者不
同此尤不
可攻

此小堡圖式
也外磚內土
十六方內方
住人家并收
牛羊糧草其
守兵皆在城
上有飛橋通
達以便救援
城下門內各
有陷坑以便
誘敵

甕城

武經總要曰甕城約正城大小爲廣狹門上不用敵樓以有正城橫立可禦也甕城高必不減於正城或謂甕低城高賊卽登可於正城禦之孰如使不得登乎敵樓必自城墻直起磚砌不拘幾丈必不可用簷窓用方濶可出兩人之身樓製或方或長二層或三層每層板相去九尺廣可施矢石火器箭眼下窓臺貴矮非矮不得展布但於城面自甕城入正城之口加以截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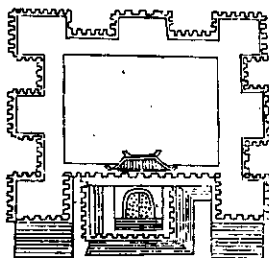
門户用木臺爲戰棚可矣敵樓下層用方眼二者以其低賊可扳也上用三眼者以其可施力也若閩用磚券尤妙且間花下窓矢石自上而下不妨礙下層防禦人

武經總要曰甕城上各設戰棚其制與敵樓同間數視城之廣狹其山城則又擇前後左右取其大城近處隨山形别築一城令與大城相接必盡據高地外亦開塹兩地之中或設烽臺以爲遠候賊至卽以兵專守免先爲賊所據下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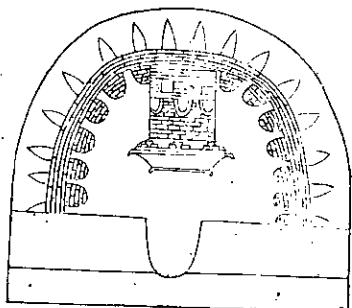
城中虛實今秦州邠州城皆若是也一說每下濶一丈上收四尺凡城高五丈底濶五尺上收二尺尤堅固矣

尹耕鄉約曰陴俔既成則甕城宜講也夫民堡之破半咎於陴半咎於門何者鐵褁以禦火也今鐵褁甚薄不禁薪灼鐵熱木焚爲力不難而門上無懸樓以遠擊無漏槽以下水嘗計人力擲草幾至十步千人齊擲草且成丘發火以焚無不鎔壞門壞則雖有人乎垣無及矣故必有甕城高厚與堡同內外俱爲陴俔旁開一門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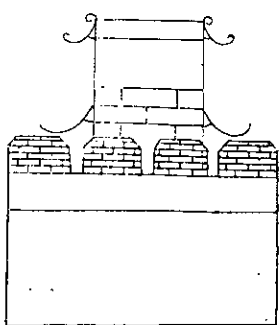
用鐵扇已併廢堡之門取以爲用可也夫甕城高厚與垣等內外皆陴則雖洞其外門亦無虜敵入者而况爲重門邪甕城門亦備漏槽下水

甕城圖

城門

呂坤曰城門不可安在洞中常宜近外使賊無所容身若原在洞中安門者城門之上以磚砌五星池狀如猪槽長通兩扇門面深二尺濶一尺留五孔大如升高地一尺賊以火焚門可以下水可以放快鎗可以射箭可以擂石

甕城券門製

城樓

武經總要曰、城重門之上、必有樓、一以威外侮、一以便守瞭調度官居之、大樓者在裏層門上、大城之上、必用華麗以壯威、又必用堅厚以防矢砲、平時可爲登覽形勝之資、貴在軒豁、層只二層、板一層、庶便瞭望及用火器、凡無重門者與外樓門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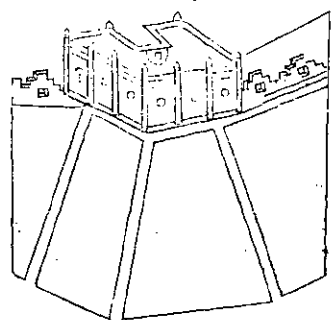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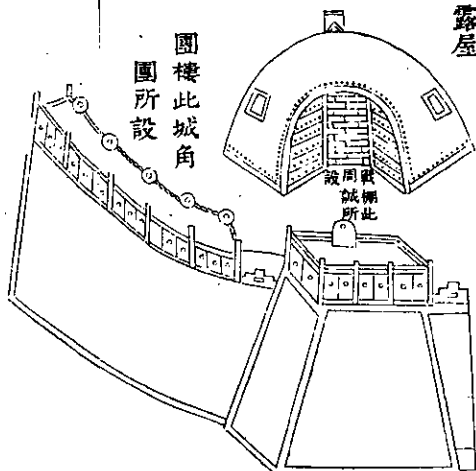
蘇州守城條約曰、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各置佛郎機一座、隨用裝火藥二人、帶火藥一

桶備急用、其城樓下、預置合用火器鋒利器械弓矢及堅固防牌、使賊臨城隨取隨足、官廳庫中置放石灰油燭火藥等項備用、若庫中封識不盡、更用沿近居民空房一二間封鎖亦可、須差官一員、常時看取給發、

重門夾樓製

敵樓

通典曰却敵上建候樓以跳板出爲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以備警急

武經總要曰敵樓前高七尺後五尺每間濶一丈步深一丈其棚上下約容二十人若城愈濶則愈深上施搭頭木中設柱下施地栿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間二柱此用四柱以備矢石所摧也舊施椽覆土厚三尺加石灰泥之被以濡氊及椽栿之首並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敵樓之制與戰棚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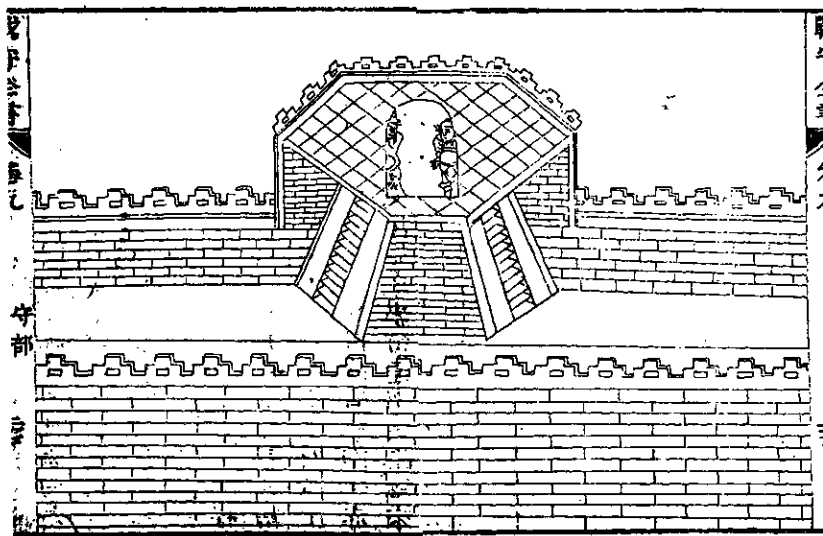
宋陳規曰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敵樓而虜人用火砲擊城樓外有濠而虜用洞子壘塡城高數丈虜用天橋鵝車對樓幔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自謂堅固前所未有柰何虜人攻械雄傑亦前古所未有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厚高墻下留品字方今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搶路

白露屋

武經總要曰、白露屋、以江竹、或榆柳條、編如穹廬狀、外塗石灰、有門有竅、中容一人、以爲候望每敵樓戰棚上五間、置一所、於兩旁施木拒馬笓籬笓隱人於下、持泥漿麻搭、以備火攻

弩臺

通典曰、弩臺法、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濶四丈、高五丈、上濶二丈、建女墻、臺內通闇道、安屈滕梯、人上便捲收之、中該氊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敵近城壘、則攢弩射其首將

武經總要曰、弩臺上狹下濶、如城制、高與城等面濶一丈六尺、長三步、與城相接、每臺相拒亦如之、上通濶道、臺上架屋、制如戰棚、三面垂以

濡氊、遮以垂鍾板、亦備繩梯內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隊將一人、置五色旗各一鼓一弓弩、擂木砲石火鞴等、皆畜之、常伺寇至、舉旗為表、號令臺及城上見之皆舉旗相應、寇來自東卽舉青旗、南舉赤旗西舉白旗北舉黑旗已來復還舉黃旗、寇來漸近則望其主將發弩叢射之、其砲擂用如城上法、

右弩臺上狹下濶如城制高與城等面濶一丈六尺長三步與城相接每臺相拒亦如之上通暗道臺上架屋制如戰棚三面垂以濡氈遮以垂鍾板亦備繩梯內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隊將一人監五色旗各一皷一弓弩檑木砲石火搆等皆𠌫之常伺寇至舉旗為表號令臺及城上見之皆舉旗相應寇來自東即舉青旗南舉赤旗西舉白旗北舉黑旗巳來復還舉黃旗寇來漸近則望其主將發弩叢射之其砲檑用如城上法

角臺

尹耕鄉約曰角臺本宜平直即以東北角論之則循北垣而東築臺若干丈尺亦當循東垣而北築臺若干丈尺若欲與垣相附以省工力則附東垣矣不得更附北垣附北垣矣不得更附東垣縱使兩垣俱附亦須為臺三面附墻者半專面者倍如以磬直向外磬折向內然者今皆不循垣直出又不以磬直向外但壘土兩垣之間斜附而上地盈既繆矢道皆斜臺以護垣而矢石不及何以為守

乘城要法曰城角外去壕不可太遠只留二尺壕深二丈賊在壕中望城墻便四五丈鈞杆難施只二尺又難站立便壕外叢射切莫理之

沈弘之曰天啓六年建夷奴兒哈赤攻遠之寧遠城寧前道袁崇煥以西洋大砲及從月城及角臺上橫擊之虜不敢近城身乃攻角

臺以脾倒倚墻上人從脾下鑿墻銃砲不能及項刻而城鑿穴如城門大非通判金啓倧用萬人數以燒之則城崩矣乃知角臺當斜出而長長則可以顧城身斜則城身可以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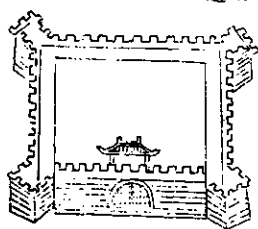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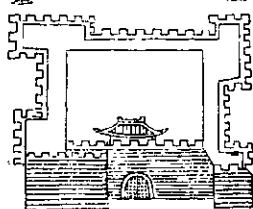
角臺

舊式

角臺圖

兩垣附上矢道皆斜

今制

懸樓

虎鈐經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登壇必究曰城壁懸樓有十益懸樓體制高七尺闊八尺出墻六尺一樓止用十人而十人用兵可護百丈其餘梁口卽不用人亦可此其益一也樓之左右各開外掩火門在我得以視彼而彼不得以視我此其益二也門之左右隨便用諸般火器使我得以擊彼而彼不得以擊我

即難以弓矢亦可此其益三也樓底之門上緊碎窩大砲使其左右遊擊賊不敢倚衆齊攻此其益四也夾墻之內時實滾虎圓砲使其往來衝擊賊不得恃猛近墻此其益五也又樓相設約可兩三箭之地得以兩頭夾攻使賊不得以施其一面專攻之計此其益六也上下三處以砲使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不得恃其齊心捨命之勇此其益七也樓在各面視聽即賊使詐使巧便能覺知而預防不得遂其日夜襲取之

謀此其益八也又況支更鼓者亦在於樓雖昏夜必知賊動靜其與在城墻內往來提鈴不能外視賊或耙上城者異矣此其益九也又況戰守者俱在于樓雖遇雨雪亦不失信地其視避雨腰鋪或睡着隱藏賊或因雪上墻者殊矣此其益十也

敵臺

尹耕鄉約曰敵臺團垣既立則敵臺宜講也夫垣之棄守全在敵臺垣雖方直有臺則守垣雖委曲無臺亦棄然敵臺宜多多則護垣爲易宜高高則四擊不礙古制謂敵臺高與垣等者以垣高五丈也今垣僅及其半則臺宜加高先年余肅敏公論塞垣敵臺曰每一里一臺以爲火器所擊不下三百步夫火力縱及豈能一一盡中中空過寬來往鮮力矣則又宜加多今時民堡敵臺全不如制受病甚多

又一面止築一臺夫臺之多寡以堡之大小爲之堡大則多堡小則少大抵兩空不得過五十

步又堡有垂角而出縮腹而入者亦須量勢爲臺必使相及今一面止築一臺不論遠近出入矢石縱及亦弱而無力倏忽之間爲虜乘矣又高與垣等而收頂不及一丈夫垣陴恒爲虜墜者垣低石可及也今臺高與垣等則臺陴亦不易保收頂止一丈所容寧幾人發矢發火器何以展布又臺陴不五六虜以兩弓注一陴則臺入不敢伸首出望與無臺等矣此皆害之大者今制臺高三丈高於垣一丈皆頂方二丈皆東

西直出陴橋墻至三尺而止順立柱木二尺餘
上加横木復爲墻尺許中空徧置木牌外爲附
眥內加轉揆或開或閉惟吾所欲虜注矢於此
吾則啓牌於彼夫陴畏注矢者陴口一定也牌
啓無常斯不畏注矢矣此專爲發火器與矢若
夫礟石則踰墻四出不必凝望忖度也
城書曰城墻正面不便俯視恐其矢彈正面對
攻不敢跳望故賊得以攻逼城下任意施爲如
今之城且不必矢彈對攻雖鎗炮亦上剌有餘

矣全仗高臺兩邊顧視夾擊賊不得直至城下
且又不能屈矢斜彈以傷我臺上之人故我得
以放心肆力敵賊也謂之曰敵臺其義以此有
城無臺亦如無城臺非其制亦如無臺是城所
以衛人敵臺又所以衛此城也敵臺之制緊靠
城之外身貫於長出不貴橫濶臺脚基長出一
丈五尺則收頂止有一丈一二尺矣臺基橫濶
一丈二尺則收頂止有八九尺矣原城有二丈
高者臺比城身再高三四尺城無二丈高者臺

比城身再高五六尺臺上左右垜墻平腰之半
各開三垜口每口要濶一尺四寸以便拋打磚
石放發矢彈墻脚下中央各開一孔方圓入寸
以便放打佛郎機百子銃正面垜墻比左右墻
更高二尺不宜開垜口恐正面矢彈打入傷臺
上人則又不能站立矣止於人頭高處開方圓
六寸濶四孔墻下置墊脚石以備不時顧視上
蓋瓦屋簷各出墻二尺許使兵夫得以安身火
器得蔽風雨也各臺地步相去或二三百步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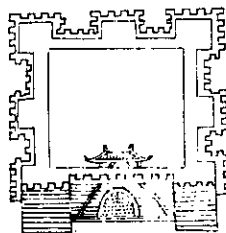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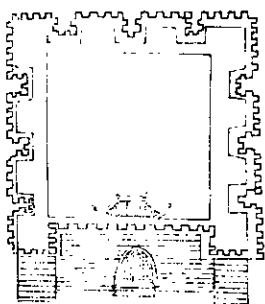
一百餘步或七八十步隨其城之屈直廻折以
爲遠近不必拘泥也
唐樞曰城無敵臺則不能眺遠顧下何以言守
必貼城增築每座相去五六百步或七八百步
或二三百步各隨城勢曲直以爲遠近臺下須
離濠水丈餘有近濠水者釘品字樁木百餘根
于水中高出水面尺許防其樓船臨衝我也
譚綸曰凡城有敵臺者最好守若無敵臺架櫓
起望臺亦善或皆未備則用絮被挑懸出垜外

五尺以蔽矢石庨臨敵無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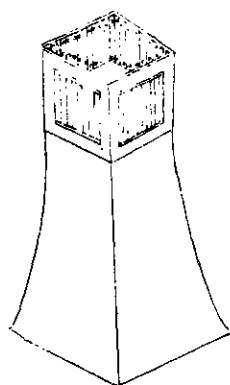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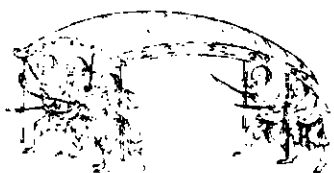
唐愛曰城包山者峻處城垣宜增倍高厚或內立一敵臺瞰外以便瞭望運發矢石城峻處賊不敢近則城中虛實不得窺測而城易於防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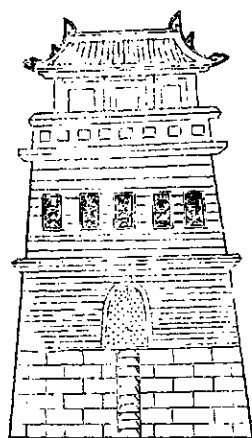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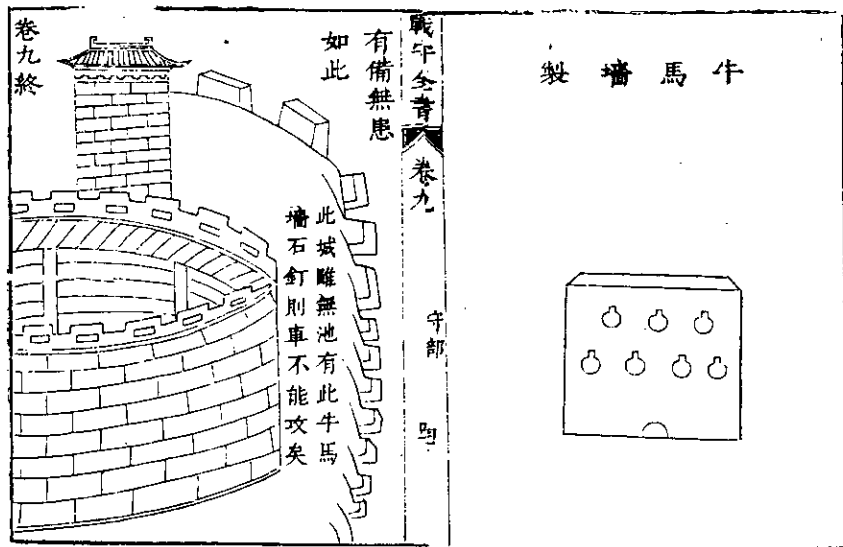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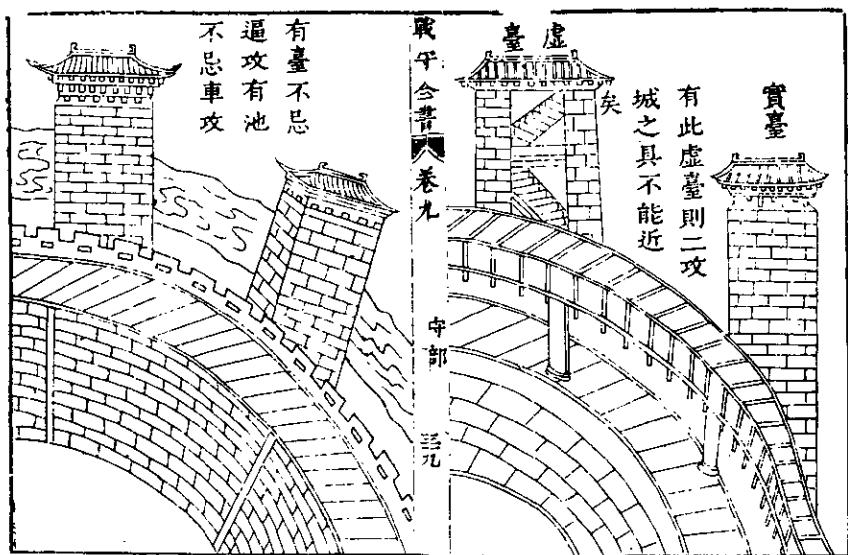
呂坤曰敵臺方三丈每面六垛口七十步立一臺（遠則矢石無力）弓箭火槍高手俱置臺上以便矢石交及鉛箭火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交相射打則兩臺之間雖守垛無人而賊亦不敢登矣

一凡敵在城外不獨當為守具亦當為守城之具如木石灰磚之料與匠皆不可不備

呂坤救命書曰賊至城根扒城挖城守垛之人只用礧石灰瓶糞箭之類箭不得加全憑敵臺箭手兩下交射故敵臺只可五十步須用有力量挽强弓發勁弩者守臺否則遠不相及矣

敵臺懸板圖

此是半截船攻城之具

此是厚竹圈蓬攻城之具

虛敵臺

築實敵臺不如築虛敵臺其法用磚石砌一面而空其中、中有二層以木板爲樓用木梯上下、每層多置空眼、以便窺覘以便放鳥銃弩箭之類、賊不知箭矢出自敵臺也

空心敵臺

實臺

虛臺

有此虛臺則二攻城之具不能近矣

有臺不忌逼攻有池不忌車攻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

戰守全書卷之十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十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部

立小隔城

通典曰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

羊馬牆

太白陰經曰羊馬城下壕內築高八尺上置女牆計功準上

武經總要曰有羊馬城高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備闕一門與甕城門相背若甕城門在左即羊馬城門在右[illegible]女牆高可五尺壕面各隨其地為濶狹大要在面濶底狹其深及泉使箭砲難及即住

宋陳規曰城外腳下去城三丈臨濠垠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羊馬牆內腳下亦築臺高二三尺濶四尺儘臺高於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一如大

城女頭墻牆牌重疊、雀臺上埋排杈木、以備賊塡平壕塹、攻破羊馬城牆、至城脚下、則賊於羊馬牆內兩邊受敵、雀臺上與大牆向下所施矢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輙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兩城相參齊用、使賊人難破羊馬牆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牆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効、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以下寨、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

解若此、既有羊馬牆、其廒角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于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去大城脚止二丈、不可令太遠、慮大城上抛擲磚石、難過牆內、反害牆內人、又不令太近、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

武備志曰、羊馬牆在城外濠岸、凡城身下濠下、不拘寬狹、狹卽一丈、或八尺、皆可、寬不可逾二丈、於其外爲牆、磚亦可、石亦可、土築亦可、三合土亦可、牆身每對一雉下、底開一大將軍銃

眼、以不能鑽入人身爲度、凡此牆每高三尺、平去五尺爲一小銃眼、可容郎機、每眼上加一直縫、可三寸高、二寸闊、以便眼瞭、可以高下應賊自此眼高之再三尺、又眼一層、寬狹如之、但此眼只用手銃、不用郎機等大火器、眼只可寸、眼上開長眼三寸、以便眼瞭、牆之脊用斧刃磚石、使不可立、任賊百萬來攻、對濠則以銃于小眼擊之、賊衆則用大將軍於大眼擊之、賊登此牆、或用長柄大斧、或大棍、一擊而落、再無偸襲之

虞矣、此屢經倭賊山賊攻打、屢試屢効者、如仙遊等縣、可爲蓍蔡足法也、守法在後、或一時收斂不及、或昏夜難辯、不敢開門、一應避難之人、牛馬之類、皆可暫于牆內收避、兼此牆恃城爲險、城以牆爲衛、緩急有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若守牆人不用命、城上衆目所視、徑可擊殺也、此所以牛馬牆爲有用、長鈎巨斧月牙拐、每面十餘柄、夫竿轆欲以衛垣墮陴、其長必一二丈、踰濠倚牆而用、其至必踰時、立木至一二丈、其

牽必無力、而濠牆內人鈎之以長鈎、截之以巨斧、推之以月牙拐、其能不顛仆乎、凡此皆濠牆之利也、制牆高六尺、基二尺餘、收頂尺餘、外過濠塹、內爲夾道、有善射者、則牆稍高、開口如垣陴、或爲旁牌數十面、與之對射、無善射者、則不必露形、人伏牆內、器置牆下陴上、以旗爲認、敵南則南、北則北、東則東、西則西、所伏人視旗應之、外擊渡濠、內仆竿轅可也、近有議于濠外爲牆者、一則虜隱之以避矢石、二則虜墮之以可

填濠、不足用也、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諭曰、一守濠牆、賊來攻堡固在堡上拒敵、但下射不如平射、近闕不如遠闕、須有攔馬牆內選敢勇有胆氣者、每面十數人、各持弓矢及銃砲、伏于牆上、如賊到濠、即用箭射砲打、使賊不敢近前、

尹耕鄉約曰、濠牆者、爲牆于濠之內、堡之外也、臨濠爲牆、則濠愈深、夾堡爲道、則堡愈險、夫下射不如平射、近闕不如遠闕、此理之至明者、藉

牆以爲隱、隔濠以爲射、緩急巧力、自當不同、縱有鹵薄憑牆與之戰、而陴上之人、復爲我覆庇、不虞勇怯不懸絕也、夫敵臺高垣一丈、可以四擊、鎗矢礟石、所及三二百步、濠牆與彼對射、所及、與險濠五六十步、陴上人又以擲石臨垣脚、所及及濠、是三險也、而堡無不守者矣、又虜之攻堡也、揭長竿、舉車轅、以耕犁縛其首、人伏車下、推其軸以行、或以牛華蔽身、舉竿而至、以衝垣墮陴、堡坐是陷者十八九、今有濠牆、則于內

置長物施之、水深河寬之城、尚不見其力、而避難之人、可以不必入城矣、施之于無濠及無水之濠內、萬分倚賴此牆、城河濶必三丈五尺、愈濶愈好、深必一丈五尺或二丈、愈深愈好、有水爲第一、無水者次之、水深泥陷者更妙、水淺泥硬者次之、臨警水中加以刺柴竹籤鐵鋒皆妙、城忌外有大樹、宜伐之、近城尤礙防禦、城內無馬路不可、城外三丈內有房屋、賊勢衆撤之、撤不及則焚之、係木壁者一焚而淨、即日可守、係

磚石爲壁者，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燬毀不前。若賊以百數伏屋脊外，射擊守城人，賊衆將屋內打通牆壁，扛樑木到城下，可以徑登，或就民房中運土幇城，起閣而登，皆無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於屋，此不守之城也。
唐愛曰：城外沿濠棚馬牆，此不可不堅築，高六七尺，內多留穴空，以便窺伺，更容放鳥銃。每城一面，另募敢死士百人，各執鳥銃利器，潛布于內。賊夜攻城，必渡濠踰牆而入，使內有備，不必

喧嚷，俟半銃擊之，近牆手刄之，城上城下俱不得傳呼叫喊，使賊不知伏兵，故輕犯而多敗。馬牆有備，城上更無虞矣。

城濠

通典曰：鑿壕之法，面濶二丈，深一丈，底濶一丈。以面濶二丈加底濶一丈，積數三丈，半之得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丈，得數一十五丈。每工日出三丈，計工五人，一步五尺，計工二十五人，十步計工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工二千五百人，三百六十步計工九千人，率一里則百里可知也。
呂坤曰：城根土堅，止留一丈，下面即挑池，池深三丈，口濶十丈，底濶三丈。城根窄則賊無處容足，又池深以助城高。池底每十步鑿一圓井，脚濶一丈，深一丈，謂之重淵，及泉更好。不則外引河水，或內引城中雨潦之水，常令丈深。若土脉不堅，城之外須留三五尺。
呂坤救命書曰：城下池中須有牆深暗錢之處，

不過及腰，濶可一丈，深則池中掘爲土井，口濶一丈，深須及泉，以陷賊。淺處用暗識表道，以救緩急出城之人，挿杖可過。此最萬分緊要者。

裹濠

宋陳規曰：於大城脚下作深濶裏濠，濠向上裏度地五七丈，再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排杈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處用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
又曰：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退，宜便

於城裏脚下取土，深濶裏濠，濠外去濠數丈，再築重城。

城濠內外種草樹

呂坤救命書曰，城根邊土，宜栽盤根諸草，以固土，近裏宜栽酸棗枸橘，以拒賊，其城外百步之內，切不可栽樹，遮城上望眼，藏城外賊身，若堤上栽柳，則不妨矣。

呂坤救命書曰，池兩崖多栽盤根宿草，以耐崩柵，如馬藺、茅附、麥冬、根蘆草稻之類。堤內外栽插柳樹，一丈一

株，每年尅取椿稍，以備水患，斫伐椽柱，以修官房，省擾鄉村，小民但有盜伐者，除十倍罰補外，仍重責枷號。

呂坤曰，池外一里之內，不可栽樹，一蔽望賊之眼，使賊得以潛伏而我不見。一小樹斫倒數株，倒城上可以緣登，又橫擁池中可以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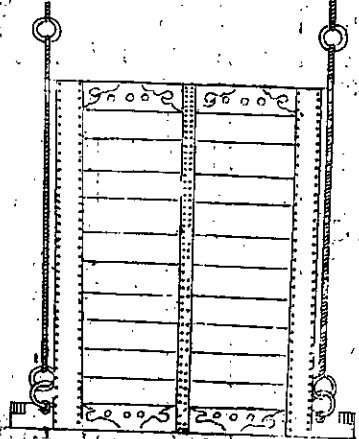
城外

呂坤曰，池外不用高阜之土，以防填濠，但爲品窖以陷戎馬。近日守城多用城下短牆留槍砲矢孔，以射打賊，而賊不能見我，甚爲良法。須城上之人三倍，則分其半以守短牆，倘砲矢已盡，賊順牆旁攻，短牆失守，將置此人于何地。或云穴城以備急入，恐賊亦從之入矣，不如徑守高城爲便。

呂坤救命書云，城中城外居民，修葢房屋，托坯燒甎，和泥，聽於城根五丈外，三丈內取土，其官府修理公衙，責令徒夫托坯，咸日帶鐐作工，貧民犯罪輕者，量罰推土幾百車入墊城角，免其笞杖，務令數年間池深及泉，凡遇陰雨，城內之水，盡令入壕，雖旱不乾，方爲長計，古諺云，池深一丈，城高一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

呂坤救命書曰，平日城垣之上，作穢溺，縱頑小

兒擅自登扒，挖鏟脚踪，及豬羊牲口，緣上喫草者，看城之人，稟知重責枷號，責令補築，豬羊牲口，發養濟院，此法若輕，城垣速壞，萬分愼之。

釣橋

右釣橋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橋上施三鐵環貫以二鐵索制以麻繩繫屬於城樓上橋後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山口置熟鐵轉輪爲槽以架鐵索并繩貫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則樓上使人挽起以斷其路亦以護門城上常以砲及弓弩禦敵慮以火燔燒及被攻斫

宋陳規曰濠上作橋橋中作釣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釣橋兵出入俱

利

呂坤曰城門須有釣橋闊三丈

濠橋

武經總要曰壕橋直對羊馬城門若城内汲水須在城外則甕城羊馬城各更對開一門以通汲路惟不得對大城門若依山帶河地勢不便則大城須爲堰月形開三門而已餘不改平陸之制

睥睨

尹耕鄉約曰睥睨敵臺既就則睥睨宜講也夫垣既不高睥復削薄遇攻則不支其衝竿飛石之往來自守又無以支懸石懸木之上下一有隕墜卽將以赤身之人立於孤垣之上聲弦可顛矣邊人曰虜飛石墜睥則以竿裊裊爲人形加華帽高揭之以惑人衆見喧曰虜登矣爭先自投虜徐蟻登此睥之害也今民間率用土坯（埴土以成曰土坯）又率立楨其易墜固宜近有議用磚者磚質狹小亦必立植與坯何異但多費耳今

制必用泥坯（水和土模成者曰泥坯）橫臥爲陴外以茅泥（多入泥以草或麥藁曰泥茅）固之庶堅厚可賴也

舊式

今制

仍以茅泥固之

城垛

圭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可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斜銳所以便外瞭便俯瞰

紀效新書曰垛必高六尺每垛口相去陴堵中分淨七尺五寸垛口一尺各分五寸連垛空合八尺八丈十垛八十丈百垛俱官尺若除垛城身只丈五者則不可守

呂坤云垛頭高六尺濶七尺四平方角刻起麻

查斧及垛者躲也凡斜垛我能望賊賊亦能射我不能躲矣垛不用眼（此眼不能發矢石且窺賊亦無頼此）三尺爲垛口厚二尺五寸高與心齊（口臨小雖賊上爲難而我不能出頭口高厚雖堅久可恃而我不能下視）

宋陳規曰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笓籬帷可以遮隔弓箭至于砲石則難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笓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

垜口

垜口用鼓腔琉璃磚厚一尺鈎杆滑不可着、垜口磚製長若干横可得長之半横若干厚可得横之半庻縱横六面甃砌皆成方乃可久尖磚自尖作尺寸常見城垜有自垜根堆成山字形者失之大濶賊登不可禦身無所庇矢石不能當若垜口内外平直大則人身可入小則不能左右射必照今式將口磚削爲脊此磚不可臨時砍尖一則易朽壞則費工須於造磚時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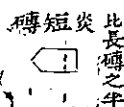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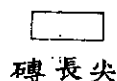
用尖模長短二種以便砌手其垜下身高三尺口上高三尺共六尺

磚式

尖長磚

尖短磚 比長磚之半

垜口

懸眼

懸眼製每垜當中自城面平爲孔高九寸約磚三層磚厚用二層平面以下兩方磚對中爲灣漸漸平縮每磚一模編成層數字號燒干磚上臨用即照號垜俱如尋常甃砌力同庶磚皮不削則可久磚灣不鑿則工省約用幾丈尺深計爲若干層今圖内只六層每磚三寸只得一尺八寸示其大略耳或二十三十等層以盡爲度倭每叢銃與矢廣每叢矢看人數垜伺我守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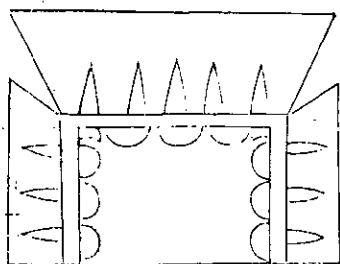
者一伸頭頸外視即虆射之無有不中使我身不致當垜目不見外賊即以勾杆攻城等器直奔城下我兵旣不能伸頭出手下擊任其掘坎布梯直登莫禦必有此懸眼賊遠則瞭之垜口銃矢射之賊近我兵不出頭以身藏躲下於懸眼内下視攻城者雖有銃矢無所施若到城下一見無遺即將矢石銃子火桶擲之無不可者賊安能樹梯駐足哉若對垜而登則垜上可禦矣每懸眼上加木益一個以防銃矢尤妙

沈弘之曰城垜眼皆直出寧前道袁崇煥修築山海關外八城垜眼皆令斜出如八字樣取其斜則箭不能直入也然天啓六年建夷奴兒哈赤攻寧遠虜矢從斜眼中竟射死千總王勝此虜之射神乃箭多如雨從隙穴中亂飛亦能殺人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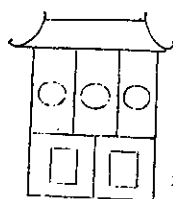
天井

呂坤曰垛口牆根之下留天井一個圓徑一尺太大則賊得力太小則我不便直通城下一眼直看城根可得升口圓石可容仰月鏟斷鈎杆推雲梯可使三刺鎗可打快鎗發箭用噴火噴糞天井之製下圓上方方口橫二尺長二尺有半賊即上城先投井中足不及定手安得施我即殺之矣此眼平日以石推壓但可流水賊則開之鑿更𡘋守城時以門二扇葢之防我失脚

雉

凡雉出城身外大者三丈次者二丈次者一丈五尺直出三丈者橫長五丈直出二丈者橫長三丈直出一丈五尺者橫長一丈五尺此城原身高三丈者加高三尺二丈者加高二尺每五十垛一雉城濶加之不拘幾雉左右遇角遇門或多少幾數丈從便均勻每面除樓角所占不等約一里者樓角之中各二雉二里者樓角之中各四雉以此加之不足丈尺者五十垛以外亦可以五十垛計五十垛以內亦可以五十垛計通變在人此大槩耳

鋪

每對一雉爲一鋪，因雉出頭，則城面加寬，不礙建鋪也。或於二雉之中，二十五垛再加一小鋪，亦可。如城狹，將城内土牆再突後若干，以可容鋪基不礙城面路爲准。大城鋪必三楹，深一丈六尺；小城一楹，深一丈二尺。若城狹，加臺不便，或爲騎城走馬鋪，外面照敵樓用磚直起，開箭眼；内面開綺戶，穿城爲磚券，可以騎乘而過；或上加一樓板更妙。凡城鋪不若此騎爲妙。

城内上城蹬道

呂坤曰：城内附牆，多留蹬道，半里一座，以便急時往來。今各處城内止有四門四路，甚爲失計。每蹬道須留一門，以防賊入登城；城上用内欄牆高與心齊，以防進城之賊，便於射打。

重城

宋陳規曰：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頭墜下害賊之物。賊初到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遏，宜便於城裏脚

下，取土深濶裏濠，濠外去濠數丈，再築重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濠又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濠堤上、新城脚下，繚繞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濠，止不過填外濠，必不能填得裏濠；賊若緣門入城，必行新城脚下裏濠堤上，新城上人直下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見此地，必不敢入；緣城入門向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且只如此爲備，賊兵至多，攻

城百種，直可談咲待之。又况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凜不可犯。兼京城內軍民金銀粟帛，計有億兆，若能竭力修作，不特添此一城一濠，不日可成。假使添築城濠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旣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不攻自退。

銃臺說

何良燾

今人不知造臺之法，多緣不知用銃之法，謂臺高則銃越人而過，能殺人于遠，不能殺人于近。

能遠射彼陣心，不能近顧我臺脚，此爲論銃病根。遂以臺爲廢物，蓋臺有二，有衛城之臺，有衛地之臺。衛城之臺，必在城四隅，正面無月城，連築之。有月城者另建之，犄角相望，照准對擊。敵攻我城，則我用左右兩臺救援；敵攻我左臺，則我用右臺救援；攻我右臺，則我用左臺救援。是臺銃不惟顧我臺脚矣。又誰謂止殺人於遠，不能殺人於近乎？而况我於要害之地，預設陷馬坑、女牆之間，以懸簾多備鳳嘴銃、鳥銃、萬人敵、風塵砲。日則遠瞭望，夜則遇警，先用明火毬落擂前拋擲城下，虜情自然燭照，又何慮城臺之難守哉？若衛地之臺，必相地勢以爲臺形。如地當平原曠野，則臺形方角；地當曲道險阨，則臺形尖銳；地當仰高臨下，則臺形半圓。渚水濟渴，擇地耕種，銃臺屹立，便成鎖鑰。是故知用銃之法者，斯可議臺。而况臺法不行，守銃無地，不能用銃。我但無銃之利，不能守銃，反以資敵，而我有銃之害矣。

衛城銃臺法

按城有不可用銃者三：一曰圓城，謂銃能直放，不能遠放也；二曰直城，謂銃能仰前，不能俯下也；三曰方形馬面臺，謂方臺止能顧城脚，不能顧臺脚也。似此三種，以致賊虜臨城，我銃不及敵，得填濠築土，則所稱衛城之臺，可不于閑暇之時，一究心乎？衛城之臺，不宜築於城正面處，當築于城之四隅城委角處也。城有五角、六角，臺亦宜有五座、六座，蓋城委曲處，左右顧盼歷

歷分明、角角有臺、則彼此交互相照應、臺勢銃形、臺尖踰于馬面臺者十丈、左右尖共廣十五丈、臺城竝高、每臺角層大銃三門、臺基擊以石礎木杵、甃以大石、臺牆砌以磚、用砂灰屑石灰三和土築之、築尺許、以糯米汁沃之、或以片糖汁沃之、日久堅硬如鐵、迸發猛銃、可保無虞、臺之中、砌一磚窖、以藏火器、若城門正面有月城者、則城角銃臺、僅踰于馬面臺十丈、恐左右銃臺、又爲月城所間、宜于城角外另建方臺、而斜

形之以臺角對城角、廣袤各十五丈、務必遠過月城、俾左右得相應援、即月城亦在所管顧也、臺開竅于城角夾、以石牆備防外盜竄入、其築基砌牆空窖如前、每臺之銃編成字號、鐫以平仰俯放、得至某地成法、庶不至臨期忙迫失措、夫操練衛城臺銃法、與操練衛地臺銃法、理雖一而勢實殊、何者、衛地銃臺、遠在邊塞、遼濶易於操練、且寓以揚聲振威之意、衛城銃臺、近在市廛、放彈既難、聲聞可駭、況銃有遠銃、有近銃

一銃有近法、有遠法、如銃方可用、臺乘臺即可識、銃惟在講明照對約度之法而已矣、有志城守者留神焉、

大學士徐玄扈疏曰、亟造都城萬年臺、以爲永永無虞之計、歷考前代兵政之弛、兵勢之弱、未有如今日者也、居必戰之地、無可戰之兵、而求萬全無害、獨有鑄造大砲、建立敵臺一節、可保無虞、造臺之法、於都城四面、切附門垣、用大石壘砌、其牆極堅極厚、高與城等、分爲三層、下層

安置極大銃砲、中層下層以漸差小、臺徑可數丈、每臺約用慣習精兵五百人、其最大砲位、平時收藏內府、第二三等、藏之戎政衙門、闘有警急、即行修整安置、賊寇攻圍、相機施放、雖有大衆、一時殲滅矣、臺大銃大、周城只須十二座、形裁或小、量應加添、再將舊制敵臺、改爲三角三層空心式樣、暗通內城、如法置放、若不惜小費、再于城中建置大臺五六座、即百千萬年、永無可拔之理、但造臺製銃、多有巧法、毫釐有差、關

係甚大須于前項薦舉人才中求其深心巧思精通理數者信任專管斟酌指授仍行擇取人員作急訪求閩廣浙直等處精巧工匠召募賞給皆從優厚以便成造其慣習火兵尤宜訪取教師作速訓練前項火砲除最大者宜守不宜戰宜都下不宜邊城難以須給外其二三等者目今遼左京東旦夕危急儘可施行但此時未及成造即成造之後若無精兵恐爲敵有如撫順清河開原之守三路之戰一時盡以藉寇它日更無後着矣必得堅甲利兵銳士良將挾以戰守乃獲十全若遼左京東諸城依式豫造敵臺暨置見存大砲選兵施放亦是上策但遴人不善火器且不肯習其守臺放砲非南兵西兵從本管將官擇取原籍家族衆盛及素有行止者不可用耳薊鎮原有敵臺及守臺南兵略可依倣建造但制度不同尚須分遣人員如法指受

又曰敵臺果如法不附城無害即四面受敵無害苐難爲慮始者言故累疏皆云切附門垣而遠計者皆恐臺爲敵有不思得臺即得城也近歲寧遠被攻穴城至五千餘竇垂破矣大破一擊殲賊至一萬七千人老酋宵遯豈有大臺對銃百倍堅城遽以委敵者乎

又曰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大砲蓋火攻之法無他以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無捍衛而已連次喪失中外大小火銃悉爲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大之精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大砲欲以多勝之莫如即令之藻與工部主事沈棨等鳩集工匠多備材料星速鼓鑄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立附城敵臺以臺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於此若能多造大銃如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臺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及與薊鎮敵臺不同蓋其法即西洋諸國所謂

銃城也臣昔聞倍之臣利瑪竇後來諸倍臣皆能造作聞廣商民亦能言之而刑部尚書黃克纘浙江按察使陳亮采知之尤悉亮采遺書克纘又展轉致書於兵部尚書崔景榮力主此事當在亟圖亦非獨臣一人知之言之也此功一成眞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都城既安就用此法行於邊境各處守城甚易兵數必然減省又臺銃事宜疏曰此役在昔所無工費甚大非常之原必須大破常格盡除宿

弊而後可若拘泥常格因循宿弊差之毫釐通歸無用不如不造爲愈也故造臺之人不止兼取才守必須精通度數如寺臣李之藻儘堪辦此故常釋去別差專董其事其它分督及委官皆須極一時之選寧取其苦辭者無寧取其雁就者是在部臣加意簡擇工完優敘以旌其勞可矣然此法傳自西國臣等向從倍臣利瑪竇等講求僅得百之一二今略參以已意恐未必盡合本法千聞不如一見巧者不如習者則之

藻所稱陪臣畢方濟陽瑪諾等尚在內地且携有圖說臣于去年一面遣人取銃亦一面差人訪求此皆人之當議者也都城之守首慮重城低薄遠曠今之造臺自重城始次及都城若最大者宜造六座體製狹小卽數目加添大約除城磚見有外所需黑磚大石灰沙等材料搬運車脚匠役工食等銀兩所費亦巨但此事關系遠重大不宜節省只求核實無分毫冒破便得金湯之固千載如新矣

又云臺牆堅厚士卒棲止得所而膽氣不驚安閒應敵一便也臺眼窄小則我兵照眼放銃賊矢石不能及而我守愈固二便也臺樓高聳我軍登高遠望斥候時明發砲禦賊于遠賊兵不得近城三便也大抵如原疏所謂以銃護臺以臺護銃先造二座擇日興工俟驗有成績酌量添造

又議敵臺內外規制委折圖畫一時難明今用木造式樣以憑酌議估計周城先造六座

敵臺圖樣規制、長濶尺寸、應用磚石、
一附城敵臺、其制圓、以便三面擊打、一面接連城身、就於城上出入、臺從平地以上、體皆空虛三面銃眼、中間立柱、發券俱用磚石、度用浙尺、今城磚長一尺八寸、濶九寸、厚四寸二分、後開目俱用此尺為度、若用官尺、另行折筭、
一臺牆高約四丈、厚一丈、外周徑十五丈、圍四十五丈有奇、內周徑十三丈、圍三十九丈有奇、并二圍折半得四十二丈有奇、圍牆周、

一臺柱以磚石甃砌、每柱面方一丈、牆內立二十一柱、其甲乙字號為縱柱、依式作子丑等號、券券空濶一丈三尺、三分尺之一、高一丈六尺、結頂齊平為縱牆、就於縱牆依式作寅卯等號長券券空濶一丈、三分丈之一、高二丈二尺三分尺之一、結頂齊平、為第一層臺、而從地平至臺面約高三丈、
一臺面圍牆、即臺牆最上四分之一、
一臺基掘地深三丈、圍徑二十餘丈、券築堅固次用卵石塡砌、灌以灰砂漿、漿法灰一砂二、湅如薄粥、砂用純石砂、不得雜土、漸砌漸灌、至地平以磚石甃砌、為地平臺面、
一地平臺面之下、甃砌磚石井、或一或二、以備人欲竝欲臺中時得水氣、便於愼火、其法於築基時光砌丙字號井、次於井上砌丁字號券接於臺基臺基砌戊字號空券屈曲磴道、從地平臺面之巳字號、而出庚字號之口、為石攔此為外井、若欲為內井、即於牆周之內臺基之上任

砌一二亦可、
一下層銃眼、用磚轆砌、未便宜用方面大規極堅石料、鑿眼發砌、其制外小內大、以便轉移擊打、有警未用、將鐵累累縱橫門牡拴塞、無警時止用橫牡、將磚石砌塞、
一第二層銃、俱於臺面上沿牆施放、銃眼亦內大外小、轉移擊打、二層臺為臺牆所限、不作銃眼、止安頓二層上銃、并收藏火藥、高亦三丈、外牆周三十一丈、內周二十五丈、并兩折半得二

十八丈厚亦一丈中施七柱略與第一層同式
前後鐵門石限無得入火
一上層爲望樓高亦三丈牆厚一丈外周十四
丈內周八丈一尺兩并折半得二十二丈零五
寸背後作門中置磴道上設四窓內大外小略
如銃眼有警四人常川瞭望設格盤盤柱以命
銃士
一第一層設通光眼五道二東二西一中第二
層三道俱外小內大令恒將日光照入

一第二層前面圍牆高三丈厚三尺外徑二丈
中爲二層盤柱相通
一道城約兩面共長二十丈厚四尺高與城等
道城之一偏爲磴道而下人器俱繇此以入第
一層之券室其二層人器繇道城入二層之後
門出于前門
一第二層臺減前面臺牆三分之一當中發券
開窓爲磴道以出于第二層臺面
一敵臺大率以護銃護人規制百變難可盡言
今姑定此制聽候裁酌
附開估計敵臺材料數
一規制敵臺離城角十丈築址其深入地二丈
灰土培築仍出地四尺擧基臺形正圓以浙尺
算徑十五丈外牆徑一丈中以磚包土爲心徑
九丈中外兩磚相距處中空二丈頂用磚券上
開天窓周圍開銃眼十六箇自地平至券頂高
二丈三尺又上至臺面平頂計三丈此爲下層
臺身也其外牆共高四丈以一尺出臺身之上

周圍又開銃眼二十一箇中心立望樓三層高
五丈徑四丈周圍十二丈牆厚一尺高四丈八
角做中隔閣棚樓板二層自臺面砌高至一丈
三尺隔板一層又高至三丈二尺隔板一層砌
至三丈處起券自臺面至券頂高四丈二尺上
又加券磚結頂約共五丈也此望樓下層留門
出入及通城上之路上三層各開銃眼四個共
八箇
一磚料以浙尺量白城磚得長二尺八寸潤九

寸厚四寸五分每磚積七百零九方寸每砌牆
方一尺厚一丈該積一萬寸是用磚一十四箇
又十之一也以此推之每長厚一丈高一尺該
磚一百四十一個

一臺身全徑十五丈圍牆高四丈厚一丈外周
四十七丈一尺內用四十丈八尺二寸併二周
折半得四十三丈九尺六寸為牆准依前法算
之每高一尺該磚六千三百箇今高四丈該磚
二十四萬八千箇就內周每二丈四尺開一銃

眼該十七眼內減近城角一個只開十六眼每
眼外邊一尺用青砂石鑿圓竅徑一尺五寸內
九尺該券磚五層逐漸展寬至內層濶八尺高
六尺每眼減空一百四十六尺該減磚二百零
六個又減外層之石高四尺濶三尺六寸厚一
尺積得十四尺減磚十八個每眼共減二百廿
四個十六眼通減三千五百八十四個又近城
留券門一處高七尺濶六尺計減磚三百七十
個又於臺身之上層亦開銃眼廿一箇該減磚
四千七百零四個以上實用磚二十三萬九千
一百八十四個

一臺身中心前議砌磚二十五柱今節省砌為
圓心徑九丈周廿七丈砌磚四路其厚三尺六
寸以灰土塡築中心磚內周廿四丈六尺併外
周折半得廿五丈八尺為磚凖每層該磚五百
七十三個半砌至券處該牆一丈三尺用磚十
九層該磚一萬六千六百個

一周圍合券係入深二丈穹高一丈中取長三

十三丈券四層折中取濶三丈五尺四寸每層
用側砌磚七十九個四層該磚三百十六個通
周圍全券共磚五萬五千七百一十一個應減
外圍牆內截半弧以入深三尺六寸為矢依求
弦法得九尺二寸為半弧弦相乘得實減庛四
分之一得二千四百八十四寸以乘牆周三十
九丈得數以磚實除之該減券磚一萬二千九
百零二個實用磚四萬二千八百零九個

一地平磚臺面除牆址在外計內徑十三丈自

乘減庣得一百二十七方丈每磚側積八十五寸共用磚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個下層地面周折三十三丈濶二丈共得六十六方丈該磚八千一百四十一個二項地平該磚二萬三千八十三個

一繇城角接砌至敵臺議城址廣六丈城面廣四丈一尺四寸外磚內土兩牆之磚共二十丈約高二丈六尺計磚八十層分作三停下停用磚六路中停用磚五路上停用磚四路通以五

路爲率二十丈每路計磚一百十一個五因該五百五十五個爲一層之數八十層該磚四萬四千四百城面應砌女牆高九層厚二尺七寸用磚二千九百九十七個兩面減垜共二十八個每垜砌高七層長六尺三寸厚仝前每層磚十個半七層該七十三個半通共垜磚二千五百十個八角共磚四百個包券五層折中七丈四尺三寸筭每角每券加三個共磚二千一百二十個以上該磚四萬七千四百四十五個不

減券弧以補加牆二尺之數

一磚廂地盤徑二十五丈周七十五丈內除近城處六丈得周六十九丈砌高四尺五寸用平舖磚五層砌二路該磚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二個

以上八項通共用白城磚四十五萬二十二百六十八個

一石料計銃眼四十五個通光眼二十個用長四尺濶三尺六寸厚一尺以上石六十五塊

其銃眼共用門關石四十五塊俱見方一尺四寸厚一尺上下券門二座用門匡石四條俱長八尺五寸見方一尺五寸天盤四條長八尺五寸濶一尺五寸厚一尺二寸地檻二條長六尺五寸廣厚俱一尺其築起地基四尺以外牆計之內外周共八十七丈九尺二寸四因之得三百五十二丈合用長六尺濶二尺五寸厚一尺條石九十二塊以中心計之共五十一丈六尺合用長六尺濶二尺厚

一尺係石八十六塊若干地盤周七十五丈、俱用石砌若該係石五層共一百二十五塊、十八個舖城面廣三丈六尺該磚四千四百四十個以上接城共磚五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個、

一自城頭降入敵臺磚砌礓礤高三丈六尺深八丈得弦八丈七尺六寸濶九尺計五磚該側舖一層平舖二層共準側舖二層筭每側舖該一百九十五個共一千九百五十個兩

牆各磚砌三路共磚一萬八百個又礓礤頂上左右各補女牆一段共十六丈各砌磚二路高七層每路磚九十個共磚一千二百六十個空去礓礤應減面磚九十個實用磚一千一百七十個以上三項共磚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個、

一臺面起望樓三層八角做高四丈徑四丈牆厚八尺外周十二丈內周七丈二尺折半九丈六尺爲牆準每高一丈計七方式又六百

八十尺四因之得三十方七分二釐每方丈用磚一千四百一十個共該磚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個砌至高一丈三尺用閣柵板一層又砌至二丈二尺用閣柵板一層又砌至三丈起券券高一丈二尺灣長三丈六尺八角撮頂每角九尺用磚五個鬬心一丈八尺每到頂用側砌磚四十個五因之得一百個、折半每角一層每塊各長六尺濶二尺厚九寸此項可減前磚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二箇、

一樓閣柵二層俱用見方一尺之木長二丈六尺者二根長二丈五尺者四根長二丈三尺者四根長二丈者四根長一丈七尺者四根、樓板九十六片各長八尺濶一尺五寸厚二寸其長濶總不必拘只取見方九百六十二尺而足下層胡梯長二丈上層胡梯長一丈五尺俱作二截做梯身木各厚六寸濶一尺長各如估梯格板濶四尺四寸厚二寸共五十六斤每步濶一尺高八寸其板各廿八斤

胡梯轉曲相接處，以條木四柱作架，又鏡眼開拴縱橫各一根，共九十六根，各長一丈，徑一尺，

一臺體極重，築基宜極堅固，初議塡壘卵石，以灰砂漿灌之，恐車運不前，可照倒用土拌灰，築實，今議掘深二丈五尺，徑十六丈，取土四百八十方，築土五百五十六方八分，合用夯夫小夫，俱查各工包做數目扣算，

一白灰舊例每一磚用灰三觔，今用磚四寸五

萬二千二百六十八個，該灰一百三十五萬六千八百零四斤，築基每土一方，該和灰一萬斤，今止用七千斤，該灰三百八十九萬七千六百斤，以上共灰五百二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斤，結頂灰及塗飾青灰在外，

一八角結頂，宜用黑琉璃瓦綠瓦脊邊浮圖尖頂八面眞人海馬之類，宜照尺寸行琉璃窑，定估，以周圍十二丈爲率，各有出簷磚料，俱不在前數之內，又有臺面圍牆及碰[illegible]上女

牆，共七十二丈，合用盔口黑筒瓦，俱應併行燒造，其找縛鷹架，所用木植匠工，臨時酌處，

一砌磚合用瓦匠，亦另照各工扣算，

右係一座敵臺合用之數

監督軍需光祿少卿管工部都水淸吏司事李之藻會估木石磚灰等料，合用錢糧，

敵臺一座，約用

白城磚四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八個，係取用每個銀二分四釐，

共約銀一萬零八百五十四兩四錢三分二釐，

西便門每個運價銀三厘五毫，該銀一千五百八十二兩九錢三分八厘，

東便門每個運價銀二厘，該銀九百四兩五錢三分六厘，

白灰共五百二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斤，照估每百斤銀一錢一分五厘，該銀六千零四十二兩五錢六分四厘六毫，

銀眼石四十五塊，通光眼石二十塊，共六十五塊，各長四丈，濶三尺六寸，厚一尺，每塊折方十四丈四尺，共九百三十六丈，

門關石四十五塊，各見方一尺四寸，厚一尺，每塊折方一尺九寸六分，共八丈八尺二寸，

門匡石四條，各長八尺五寸，見方一尺五寸，每塊折方一丈九尺一寸二分五厘，共七丈六尺五寸，

天地盤石四條，各長八尺五寸，濶一尺五寸，厚一尺二寸，每塊折方一丈五尺三寸，共六丈一尺二寸，

地檻石二條，各長六尺五寸，濶一尺，厚一尺，共折方一丈三尺，

周圍三百五十二丈，合用條石九十二塊，各長六尺，濶二尺五寸，厚一尺，每塊折方一丈五尺，共一百三十八丈，

中心五十二丈六尺，合用條石八十六塊，各長二尺，濶二尺，厚一尺，每塊折方一丈二尺，共一百零三丈二尺，

地盤周七十五丈五層，共用條石一百二十五塊，各六尺濶二尺，厚九寸，每塊折方一丈零八寸，共百三十五丈，此項可減前磚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二個，

以上石料，通共一千三百三十六丈零九寸，照估每一尺一寸，准匠一工，共該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工，每工銀七分，共該開

價銀八百五十兩零二錢二分，運價每尺銀八分，該銀一千零六十八兩八錢七分二厘，

通共該開運價一千九百一十九兩零九分二厘，

樓閣柵木十八根，各經見方一尺內，二根各長二丈六尺，約用一號松杉木，長二丈七尺，圍四尺，每根銀三兩九錢，該銀七兩八錢，

四根各長二丈五尺、約用二號松柁木、長二丈五尺、圍四尺、每根銀三兩六錢、該銀廿四兩四錢、

四根各長二丈三尺、約用六號長梁木二丈三尺、圍四尺五寸、每根銀三兩五錢、該銀十四兩、

四根各長二丈、約用二號柁木、長二丈、圍五尺、每根三兩二錢五分、該銀十三兩、

四根各長一丈七尺、約用五號松柁木、長一丈八尺、圍四尺五寸、每根銀二兩九錢、該銀十一兩六錢、

樓板九十六塊、各長八尺五寸、厚二寸、約用六號柁木、每根長一丈六尺、圍九尺、每根分作二截、每截鋸板六塊、約用木九根、照估每根銀二兩六錢九分、該銀二十四兩二錢一分、

樓梯下層長二丈、作二截、厚六寸、濶二尺、約用二號柁木一根、長二丈、圍五尺、該銀三兩二錢五分、

上層長一丈五尺、作二截、厚六寸、濶一尺、約用六號柁木一根長一丈六尺圍五尺、該銀二兩六錢九分、

樓梯板共五十六塊、各濶四尺四寸、厚二寸、每步濶一尺高八寸、其板各二十八片、約用散木四根、照二號長一丈四尺、圍四尺一寸、每根分作三截、每截鋸板五塊、每根銀二兩一錢、該銀八兩四錢、

以上木植共約該銀九十九兩三錢五分照例每兩加二錢、該加銀一十九兩八錢七分、

梯柱等項、共用杉木九十六根、各長一丈徑一尺、係取用、如照買辦約用平頭木三十二根、每根長三丈圍三尺、每根分作三截、照估每根銀三兩六錢、該銀一百一十五兩二錢

各匠每工長工六分、　夫長工四分、

夯夫每工七分、

各匠短工五分五厘、　夫短工三分五厘、

天啓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少卿李之藻、

沈弘之曰、夫銃臺何昉乎、昉於海外諸國、其遠者不可得而聞、其近者有小國曰呂宋、東西洋番舶所必經繇之處、呂宋則爲牙行、發其貨市易而從中牟利、番舶不肯停、則於山頭架大砲擊之虀粉、故東西洋之番貨咸會聚於此、而閩浙之通番者、皆在此互市、而互市不於其國、又於其別嶼、名曰買賣、中國人居此有四五萬、而其國城甚小、兵僅五百、中國人計以爲我衆四五萬、殺其五百兵則可奪其國矣、計未就而語泄、國君先以倍價購買賣之鐵器、朞年而盡、人無寸鐵、乃一日驅五百兵來殺之、中國人多、雖無兵器、以挺奮擊、五百人盡殲焉、曰彼止此五百兵、已盡殺之矣、可乘勝取其國、於是悉買賣之人渡海至其城、無一生還、不見縱跡、此萬曆二十一年也、閩浙之通番者杳無消息、遂傳中國人悉爲所屠、斷數年、復往有伍繼彩者、亦在其中、問其故、云非屠也、以銃擊盡耳、當時渡海至城東門、有銃城、城穴大砲、口外皆堆磚石木柴、一發彈則木石掠地紛擊、故數萬人俱盡、繼彩聞而駭異之、往東門觀、稍離城、果有銃城、上下有銃穴、不知其中問何居守、則有八人、繼彩有心、遂訪此八人、餽而飲之、結交款洽、時時往來、八人亦酬之、繼彩曰、何不即於城登高飲我、八人果邀飲於其中、繼彩得縱觀焉、城有三層、臺下則有極大銃、即以擊死數萬人者、以上漸小、繼彩悉熟觀之矣、不知何人能造、又詢之、有閩人姓李者能、因訪焉、此人已老矣、當東門擊滅中國人時、復從買賣搜勦其遺、李姓人在被縛亟、城中人多識之、以其久於其國、又多巧藝、咸賴其修造、勦

而釋之存繼彩見謂曰爾尚思故鄉欲還否李姓曰我亦欲還不能耳於是繼彩密與謀歸討其國禁凡開洋必悉索舟中於是以李姓人及其子藏匿船尾夾底中索之不得乃隱過適遇逆風不能開洋者六日及七日始開洋啓其船底父子視之則已韞死矣乃且晾於船頭半日復甦得歸至閩繼彩遂挾其人投以爲奇貨至北京上書於兵部各衙門自負有絕藝異鏡砲

以破虜復河套大寧舊遼陽不難也此時萬曆三十二三年目爲狂生而叱之去時玄滬徐公方成進士居翰林奇其人而識之已而徐公又從西洋利瑪竇得其說益講明之迨萬曆四十六年建州夷奴兒哈赤亂寇陷遼陽邊堡我師征之大爲所敗四十七年徐公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招繼彩至議欲鑄大銃令訪李姓者繼彩往一年不返徐公貽書閩撫

促之則李姓父子已先繼彩購他工之能者六人至則徐公已謝兵事矣天啓元年二月建夷陷遼陽公連疏請築銃臺以護京城事有緒矣乃忌者議阻而止崇禎二年十一月建夷薄京城四十日滿城束手無策向使銃臺若城亦可奮其一擊何至任其遷延殘破全師以去哉要之此銃臺也繼彩親見於呂宋而未究其說徐公得於西洋人明其說而未見其制惟何良燾

居鄉山縣爲其人代筆習見其銃與臺而悉其事理至若孫初陽之造銃臺也則亦得於西洋人與徐公當徐公罷而繼彩至初陽以會試至京遇之天啓二年正月廣寧失舉朝震恐莫知所措初陽下第因自言能鑄銃築臺泊虜人遂薦用之山海關贊畫徑鑄銃而繼彩不肯爲用初陽乃得保定人李範鑄之而自以己意築臺於門外三道關苟且塞責而止然虜亦不至臺

與銃俱廢、又不及徐公說矣、此皆予見而知之者、故悉之、

又曰、西洋火砲、誠爲無敵神器、徐公懇懇再三疏陳、深信此足以保國保疆萬年無患矣、雖然此器耳、用之尤存乎其人、如天啓六年寧前道袁自如守寧遠、以西洋火砲擊死建夷一萬八千、誠得其力也、然可擊遠而不可擊近、猝爲建夷蜂湧至城下、以無臺故、勢不能垂擊、被其鑿五十餘處、

城幾破矣、幸通判金啓倧、以萬人敵燒却之、賴以成功、明年五月建夷復攻錦州城二十日、城故圮頹、鑿崩五丈餘、賊已登矣、將士以身爲障、火器刀棍亂擊退之、復下理塼石、壘城以守、此時並無西洋大砲、乃總兵趙率教與諸將士死守之力耳、孫初陽爲登萊撫、有西洋大砲十餘位、西洋鳥銃倂自造大砲數十、又用取西洋人合藥裝放、種種盡法盡善矣、乃亂兵反攻登洲

城遂不守、則知器固不可不精、又不可徒恃夫器也、所謂器以人用耳、第一以得人心爲本、衆心成城、寧錦之守可見矣、

衛地方角銃臺法、

何良燾曰、方角形臺者、取其前後左右隨處可用銃擊也、故宜於平原曠野、亦宜於山脊要衝、臺高三丈、週四十八丈、以石爲脚、或用磚砌、或用土築、土必石灰砂瓦屑三和爲之、臺牆厚一丈五尺、四隅仿方折角、倍厚一丈五尺、左右濶

長各二丈、置大銃於其上、每角六門、臺之後爲大門、門之內構大屋一間、深二丈、濶二丈、左爲階級、以便人登臺、右爲斜級、以便扯銃、悉廣六尺、臺之中爲水池、週八丈、深五丈、下築底、旁築牆、若遇大石爲而鑿之池、以石爲之、底與牆與緣有缺、則以灰灌之、如遇平原土基、則以方石爲牆、厚二丈、以油灰密塗其罅、牆如臺高、以鵝卵石、或小石甃之、其底厚五寸以上、不壓厚、既甃之、復杵之、碪之、不壓堅、既平既堅、又以灰灌

之、浮於石而止、候其乾有隙焉、而復灌之、石牆先以石灰水遍灑之乾、而後塗以三和細灰塗泥、初塗厚五分、以木擊擊之、欲其平以實、次日又擊之、有罅焉、則以鐵槩槩之、乾則以水沃而槩之、無罅而止、三日以後、皆如之、候其乾十分之六、復以三和灰塗之、厚二分、亦擊之槩之如前、又候其乾十分之六、再以最細三和灰塗之、厚一分、亦擊之槩之如前、欲厚則四塗五塗、任意加之、凡周與底之交必謹察之而倍功焉、池

之上則用木爲柵、以拉人足、池牆左右、各構磚屋、濶二丈、長五丈、高二丈五尺、以爲之樂窖、旁通一穴于臺牆內、寬外窄、用鐵作楞、以宣其氣、以露其光、磚屋之上、以土塡平、與池牆臺牆等、使人登臺不知有磚屋也、磚屋之門、竅于臺面、用石級遞砌而下、濶六尺、池牆之前、以土塡平爲臺面內砌一暗溝、深七尺、濶二尺、從臺面週臺底、通小竇於臺脚、砌以方石、塗以三和灰、以便放臺面容水、臺面四週俱用女牆高二尺、厚二尺、以平仰俯放大砲、不礙爲法、臺面之前之左右、構瓦屋十五間、中爲公館、左右以藏糧束、守臺軍丁百名、糜以重餉、平於束、草於野、登臺用彈以試彈之到否中否、試驗純熟、臨敵自然照準多殺、臺基四週、削築深塹、布爲護基、護基之上、構營房二十間、凡軍丁炊㸑悉在焉、不得進臺、以遠火也、每夜輪番軍丁八名、以守基之四角、臺門蔽以短牆、使人不得窺內、率登臺側左右、量地遠近、畫爲營盤、掘濠建屋、各出自衛

捕、或將五百、或將一千、無事則議耕牧、可免輸運、爲久屯之計、有事則臺銃先其聲、而兩營張其翼、正所謂節制之師也、然必得地以護銃、而後可藉器以護人、造臺者愼之哉、

衛地尖銃臺法

尖銃形臺者、取其一路逆發、可阻截銃擊也、故宜于曲道險阻、盍曲道則我臺有間道、應援險阨、則敵虜無攀蹬可及、然必度我臺下、素爲虜所必經之地、而後削崗爲牆、據頂爲臺、有不足

處或鑿石或以三和土補之臺高數丈前高後低形勢三角每大銃三門一角當其前兩角翼其後前角至後左右角長十丈後角自左至右廣八丈前角如鳥首只取銃形後角如鳥翼故每角又依角倍角一丈折長二丈臺門在後左右角之中門之內搆屋一間深濶各三丈左爲階級以便人登臺右爲斜級以便扯銃悉廣六尺臺之前爲方池週四丈深五尺拉攔木干上其石砌鑿磋塗塈如方角形臺方池之法臺之

中搆一磚屋以爲火藥塔濶長三丈磚屋之高以土填平爲臺面磚屋之門竅于臺面用石級遞砌而下濶五尺磚屋之上即搆瓦屋六間以藏糧束砌暗溝一條以出臺面客水臺緣俱築女牆高二尺厚二尺亦以平仰俯放大銃不磚爲法守臺軍丁五十名平時登臺照準點放操練銃法臺門通間道蔽以短牆臺後搆營房十間凡軍丁炊爨不得進臺每夜輪流四名更值似此曲處險阨之處必參層巒疊嶂得蔽[illegible][illegible]

而星棋布列焉一逢警報彼此聲援截殺阻遏虜將何術而能飛渡耶

衛地半圓銃臺法

半圓形臺者取其扇布四散可抽叠銃擊也故宜于仰高臨下凡山谷極衝及依山帶海之處皆宜築此臺式臺爲三級或二級級每高一丈起自山腰初級左右徑直十五丈列大銃九門臺緣女牆高二尺厚二尺二級左右徑直十二丈列大銃七門臺緣女牆高二尺厚二尺三級

左右徑直九丈列大銃五門臺緣女牆高二尺厚二尺其臺牆不以石築即以三和土築之三級之巔搆以瞭房五閣空以藥窖藏以糧束其水池山腰或能引泉注瀦尤稱至便如其不能則亦如方角形臺鑿池砌甃塗磋擊渠之法深廣如之級各有石梯或偏左或偏右以達於臺側之營房守臺軍丁七十名營房十四間一切炊爨悉在焉每夜輪流軍丁每級二名更值如遇賊警則先放初級大銃五門二級大銃四門

三級大銃三門次放三級大銃四門二級大銃三門三級大銃二門乘臺用銃抽疊更放藥自口出一丈之外其徑十倍十丈之外可推而知而況數彈齊發兼以高下相因遠近同斃虜有不焦爛糜肉者未之有也

戰守全書卷之十終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一

戰守全書卷之十一目録終

戰守全書卷之十一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部

守城

太公曰、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

又曰、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

桓公曰、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子孫、人君之保守也、

吳子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

尉繚子曰、城所以守地也、將所以守城也、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薪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隣諸侯之救、此所以恃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此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

又曰、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池深以廣、樓撕揗、守備善、利薪足食、以支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卒以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坟墓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怨深於敵、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

又曰、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萑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栢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米粟有積、井灶有

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辦、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幟、

孟子曰、鑿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效死而勿去、

尉繚子曰、凡守城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進不拘城郭邊圉、退不拘郵亭障隧、而以禦敵、非善守者也、）豪傑俊英、堅甲利兵、勁弩强矢、盡其郭中、乃收窖廩、折毀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

焉、敵攻者傷之甚也、能臣利器盡收於郭中、又收民害靡、毀民廬壘、而入城保守、使敵氣百倍、而主氣不半、敵人來攻、必見傷殘之甚矣、此言不足守國者、其所爲有如此、然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其賺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欲其力專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守者之勇、勝於敵矣、故爲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地堅而厚、士民備薪給食、弩堅矢强、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又曰、城高池深、兵器俱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也、

又云、務守者地不完、

李衛公曰、以守待攻、

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

虎鈐經云、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力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兵甲堅利、儲蓄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民士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盡我力焉、援之不到、候敵困懈、出奇以戰、何謂即戰、許洞曰、旣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固焉、彼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慫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二面如之、皆敵宗以開暇者、此必援我而欲求懈、因將衝突也、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

通典曰、城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人衆、粮寡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溉灌可設、人戶疲瘵、修緝未就、凡此類者、速徙之、營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粮食衆多、地利險阻、所謂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武經總要曰、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于外、五曰豪强不用命、加之外水高

而城內低土脈疎而池隍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賞嚴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財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蓋謂此也

或問賊衆猝然而至何以禦之曰衆矣安得猝

然偵探預則知備之矣先收露積度賊必繇監口相近爲地道伏細人設天目沙囊木鹿竹婦之具與地雷連弩等械伺便則發去則遮其歸路近吾城又多設機垣機路機坑機槅機屋機市以陷之不待兵出而勝已成矣

宋陳規曰粘罕攻大原之壽陽城凡三殘虜之衆萬人而城小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爲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謂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能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即死令夫百里之城有數賊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主事唐愛云城上傳箭不歇梆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晝

有旗所以一衆伍違犯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蔽所以安體力火器石塊灰油懸槌鈇蒺藜諸物必備所以供急用或者又云夜時舉砲以驚賊縋壯士以偷賊營突出兵以擊賊懈以攻爲守守斯固而至于區處詳盡則莫如往年蘇郡戒嚴所畫守城條約爲可法載在籌海編皆足備採擇者也

預防

軍行須知曰守城者深溝高壘堅壁利刃藏聲

滅跡、當令防賊戰具、敵棚樓櫓、以備應急、並宜足備、預知施設、更在臨時取其利便、

又曰、於城外聚集民、大軍及折屋、斫大小竹木作木柵、周圍客下拈簽七星樁、外開深溝、起置鈎橋、過夜下鐵蒺藜地柵板、差人伏路、城裏重門擊柝鳴鼓、支更提鈴巡警、以防奸宄、城門當路安置轉關機橋、木馬木陷穽坑、晝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奸細、

貴鎮靜

羅拱辰曰、其守之之法、最要靜治、嚴禁喧嘩、庶臨敵不亂、

武經總要曰、凡守之道、敵逼城、靜默而待、無輙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破之、

城書曰、見賊大言諠譁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遵照臨陣退縮軍法示衆、臨敵回頭擅動者、割耳、夜驚者治其所繇本管連坐、

守城要氣定、凡五十步外、賊吶喊衝搪、或用先鋒前哨聲言要攻者、勿動、

賊近城、切不可發喊、

乘城要法云、凡賊來、則五人齊力、去則如舊、精神不倦、可以持久、不發喊、志氣不亂、賊又莫測、止用梆鈴、更番巡警而已、

城書曰、城上白日、止扯竪旗號、甲長梁長輪守、非寇至、不用軍民上城、以疲其力、臨晚登陴、俱要兩具器械、不許諠譁、除更夫擊梆支更外、一切鈴鐸鑼鼓、俱要屏去、若無人然、使寇不知城上虛實、且城上不譁、城外有警、庶可傳報、以便

策應、

呂坤救命書云、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之勞、以飽待我之饑、以寧耐挫我之銳、以優游懈我之心、聲言解圍、以懈我之意、聲言增兵、以寒我之膽、乍動乍靜、以疲我之精神、緩進零衝、以耗我之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之智謀、築壘增柵、以示彼之持久、我意定、一切勿動、

安人心

虎鈐經曰、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

守城部見曰分付各兵不許先存恐懼益我在城上賊在城下用上擊下易為力也

結賢豪以安人心

守城問荅或問賊大舉且至吾民不堅紛紛欲走禁之不止將奈之何曰將平日得人心必不如是也若新至而未得人心急親訪其地賢哲豪俠之士長跪請見虛志奉教邀集同盟相誓可死不可棄人心自定乃悉收城外糧貨人畜入城其鄉村大集皆設伏機其民不肯內者即

焚其居斬其人若先收豪傑以入則無民患豪傑入自有豪傑所得之人相與固守而吾聚豪傑之親眷與吾之親眷于一與誓城破俱死城在俱生則人人憤激破賊計無復之矣仍密察其中有二心稍露異說者忽拉出斬之復哀辭告于庶士以明之無不固矣民間巧力之人盡厚撫而為用術數之士悉尊禮而奉之賊雖大衆不能馳也

備修葺

城上每面備磚一萬黃土數十車石炭千斤水一百甕每十垛用鐵掀二張鍘刀二口門六扇丈五長杆四根以備攻破城垣即時修補

乘城要法云城上每垛口多積好磚以防鈎倒女墻即時壘起又可打賊

用人

武經總要曰主將延問軍中奇謀勇力機捷斷弛精伎辯口之士如鷄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防用

呂坤救命書云守城必用之人

鉄匠 木匠 泥水匠 紙札匠 裁縫

漆匠 編竹匠

練成民壯合用人尚多未盡開

鉄匠箭弓匠弩匠竹匠木匠火藥匠上石匠俱預多覓城中以備急用

淸野

通典曰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墻屋並塡除之井有塡不盡者投藥毒之木石甎

芻茭芻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

武經總要曰、守城之法、凡寇賊將至、於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斷橋、焚棄宿草、撤屋埋井、有水泉皆投毒藥、木石磚芻茭芻糇糧畜牧、與居民什器盡徙入城内、徙不逮者焚之、

唐愛云、城外居民近城者、如賊勢重大、將逼城下、須用折毀、不然、賊將藉爲遮攔、且登城尤便於雲梯、是不當姑息、若水門柴米出入所須、尤急、但要視勢緩急、委官嚴加盤詰、不致疎虞可

矣、一槩閉絶、適以自困、此守城者所深戒也、

呂坤救命書云、賊一近城、四關民居先受其害、房屋得折毀者、自行折毀、可焚燒者、送入城中賊去之後、尚得再葢、若棄以爲賊資、彼折其梁棟、填架池濠、取其草束、攻燒城門、古人守城、先將城外積聚、一切焚毀、正恐借資也、萬萬無忽、

蘇州守城條約曰、城外濠内週圍空地、多有居民占造房屋、賊若攻城、必先渡濠頓住城足、城足有屋、賊可隱身、城上矢石難施、且賊登屋、可以發火器矢石攻城、前任巡撫御史孫下令焚燬、實萬不得已也、不二三年、愚民貪昧、又行葢屋、若姑息之、是將在城數萬之命、而爲僥倖之嘗也、今後賊將入境、務要折卸、如不從者、臨時照前院法無悔、四關百姓入城避兵、凡關外一切私財、除盡數搬入城中外、其長木大板慶簿木鐵家火柴草休畱一件、一則徒爲賊所燒毀、二則賊借之爲攻城之具、萬分愼之、城外有大樹宜伐之、近城尤宜防禦、

尹耕鄉約曰、壕樹、樹植於壕、足於蔽目、夫兩軍相對、有蔽者利、今陴以蔽我、而樹以蔽虜、瞭望之失眞、矢石之礙及攀附之有緣、皆爲彼利也、必盡伐之、且令後不復植、

城内無馬路不可、城外三丈内房屋、賊勢衆、撤之、撤之不及、則焚之、係木壁者、一焚而淨、即日可守、係磚石爲壁者、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撤燬不前、若賊以百數伏屋脊下、射擊守城人、賊衆將屋内打通墻壁、扛梯木到城下、可以徑

登或就民房中運土幇城起闉而登皆無可柰何有近城一丈以内者城身又低于屋内不守之城也

蘇州守城條約曰區處城外竹木

竹木行俱附城郭若不徙遷皆賊攻城之具也須仰各商將竹木行依期輸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宜去五六十里外隱避港中暫置以待賊退復業如不遷徙俱取入官公用

虎鈐經曰守城之時城外有井先況之以毒藥

賊好搶水頭城外有井水處盡下毒水藥預先求方買下臨時用之

尹耕鄉約曰鄉之爲約所以禦侮也然斥堠之傳收斂之令是在上之人也上之人忽之則失警失警則失備是棄堡也上之人重之則或虛警虛警則玩備亦棄堡也則夫合辭以請於上爲收斂之候不可少也故十二約堡候其目有三一初候初候者始聞警報即示候於堡也以白旗爲之凡始聞警報官府即發白旗令白虜將至其先以禾芻之類入堡旗過而不入者罪則堡人悉入禾芻堡長出其守具點視之使人視不入禾芻者焚之所以淸野也二再候再候者繼聞警報亦示候於堡也以黃旗爲之凡繼聞警報官府即發黃旗令曰虜即至其以騎畜之類入堡旗過而不入者罪則堡人悉入騎畜堡隊長閱守具分置之使人視騎畜不入者執之以爲虜至享士之用三終候終候者虜垂及境復示候於堡也以紅旗爲之虜垂及境令曰

虜已至其無一人一物在堡外旗過而不入者爲戮矣則堡人無長少悉入堡隊長閉堡門鳴鼓集人登垣以待戰使人視不入者閉之外莫納使宿于壕墻内事已籍其名以告官罰償令次虜入用過守具

呂坤救命書云賊將入境速諭鄉民將家中用度糧食柴草牲口家伙箱櫃盡數搬入城中不止救民一家老小賊見四野無糧豈能百十里外搶别縣飯攻我縣城池哉即使鎖房埋窖不

過爲窮人搶掠之資一入城中誰能救久圍之性命乎早見預待清野招民在斂果之縣令耳若催到不從門閉不許放入

胡宗憲曰凡賊可結巢去處如松江柘林陶宅等地方必諭令居民盡行搬移入城房屋折卸務使賊難棲止

民不願收保

唐公酉裴寂撫河東無它才惟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焚積聚人益恟駭思亂

宋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康王將北去雲在後民遮道諫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眞姦賊也

叅軍王孝孫云百姓蔽在城內饑饉之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耶

沈弘之曰各邊毎聞警上官輙傳令收斂收斂者即清野也小民田廬樹畜皆安居於野傳令之人一至則布粟鷄豚皆爲所取一入城則如穽中多所不便况虜又未必即至而輕移徙則散失而小民之家廢矣故甚苦之有止令婦人先入城者衙役則毎一婦索銀一錢而止名曰鬏髻錢上官但信其已收斂而不知并未收斂也夫小民避死趨生設眞有賊至不待我呼雲擁而自來矣何必先事而生騷擾乎及賊至而民爭赴則反閉門不納何背謬也崇禎三年虜入犯都下遣東道

臣督令軍各入城多興怨嗟予問其故則曰小民非不畏死但虜未至而先入城携一囊粟城門人取一升担一肩薪城門人取一束僦人簷下墻間炊不得卧不得居十日半月而虜無消息未免出視其故廬農時至矣未免出爲農作出則携粟與薪城門人又以嚴令駭而奪之婦女不敢出出則丈夫進進則城門人又取其有此所以寧死於虜而畏城如陷阱耳嗚呼此不察民情之弊而徒滋擾耳

要之守城凡事宜預備至於驅民入城則宜
偵賊緩急而聽民從便可也

近城居民掘濠自固

史道疏云九關居人以至畿輔附近地方軍民人等生於太平盛世兵戈未識而其百年世家棲遲郊野仗倚天威相安樂土乃於一旦忽遭賊虜入犯遂使之心神迷涸蔓寐靡寧一遇人言少涉疑似輒爾携抱號呼喧塡道路無異驚魚逐鳥之勢臣愚於此似當先爲酌中一處伏

乞 勑下臣等兵工二部各堂上官一員會同都督陸炳及該城巡視御史先行督率各城兵馬責令地方舖長畫將各關任人通行查開酌量貧富分列三等九則各照人家任止前與左右三面限地分工挑挖圍壕一通勢如叉手壕後兩分各通內壕寬二丈五尺深二丈五尺卽將其土高壘長堤於壕內岸引灌西江之水圍護圍繞不惟可以保護生靈其在土乾地燥風水爲說者亦頗有關萬一虜至衝突卽爲調集兵將屯布於內與同地方居民憑堤據岸砲弩齊發併力拒阻賊自無能越我壕內以咫尺都門而九關百萬生靈可以保無他虞再乞 勑下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撫都御史督率各該軍衛有司風力才幹官員急將各該府州縣城外關廂及各屬地方村集鎭店人烟稠密處所行令一體築堡挑壕務使高深寬大牢不可破足以爲保護生靈永永之計時或賊虜近邊有一驚報當卽差人執打旗幟分頭星馳傳諭卽一

應人畜以至道路經行商賈盡數入壕堡之內各以壯勇官軍相兼地方居人多方護持併力捍禦必使窮途一無失所

城樓衝要

守揚州議云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賊來必攻其無備火砲無以阻遏合各置佛郎機一座隨用裝火器二人帶火藥一桶以備急用
又曰其城樓下須預置合用火藥鋒利器械弓矢及堅固防備使賊臨城隨取隨足

城門

通典曰城門先造連拒馬槍壯銳以鏁連之人

又云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槍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近日九邊製刃褁鉄中施橫提長七尺五寸每七寸七分作一孔用鉄鎗五杆以小棍五杆交界之連以鉄索令游軍伏其前後

又云城門懸板亦爲重門

虎鈐經曰懸門懸板爲門也鉄靴之如棧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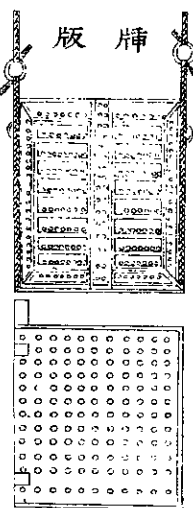
通典曰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厚備火

虎鈐經曰塗扇以泥泥城門可厚三尺備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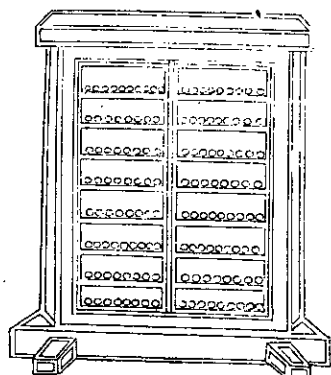
通典曰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

虎鈐經曰門内常以瓮貯火漆用

宋陳規曰城門宜迂廻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賊陷阱盍百步内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橫築護門墻高丈餘西頭遝過開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濠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

牌版

右㭿版與城門爲重門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縵以生牛皮褁以鉄葉兩傍施鉄環貫鉄索凡大城門去門闔五尺立兩頰木木開池槽亦用鉄葉褁之若寇至卽以絞車自城樓上抽所貫鉄索下㭿版于槽中外實以土防火攻內枝以柱防傾折一說不用㭿版則鑿門數十孔敵逼城則出矛戟以彊弩射之謂之鑿扇暗門更於兵出入便處潛鑿城爲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

出兵襲敵其製高七尺濶六尺內施排沙柱上施橫木搭頭下施門門闔常伺敵間出奇兵以襲擊之仍於城上多積巨石及虞敵人犯門卽下石擊而斷之

暗門

壅門

尹耕鄉約曰壅門者以土塞堡門爲平垣以遮焚灼也夫既有壅城斯重門矣然慮變不可不周爲防不可不至又須平時積土於堡門內外之左右及備版築之具一遇驚報卽先鎖閉甕城門旁既臨濠少壯登陴老弱當以土壅門令內外皆與垣平不惟火不能焚亦門下無坎可藏攻者又堡有奸人胡諜貪夜倉卒計莫能施若有餘力將甕城門內亦行補築尤爲甚密

乘城要法云、賊將至城門、用土築墻開二竇通往來、既至、并二竇窒之、門外亦用土屯、以防變、

守城鄗見云、各門用石嚴砌、以防他虞、

又曰、水門及木橋、多用水甕、以防不虞、

乘城要法云、賊在外、即將吊橋提起、土築城門、將所置轉關伏竅伏鋒捉馬地勇神鎗等項俱暗埋城門外、及要路、

槎碑

槎碑、量其城門高下濶窄、堅木造之、厚四五寸、

外用鐵葉、排釘錠裏、城上照門洞之中、挖一尺濶長渠、將此槎額爲懸穿城上、兩邊裁壯木二根、圓架橫木一根、中安二滑車、槎碑用粗繩繫任、若遇焚門之患、土壅不及、將槎放下隔阻、

原缺第二四葉

鑿門扇

虎鈐經曰、鑿門爲敵所必先、自鑿門扇上數孔、出弩射之、長矛刺之、爲敵所逼、不得近門、

各門用石嚴砌、或用土填塞、以防他虞、如我兵尚可出戰、恐反阻出入之路、止於門扇中、當胸開鑿五孔、以五弓弩守之、賊不得近矣、

城門不宜閉

胡世寧云、無先閉城門、以示賊怯、而使屬邑被殘、

武經總要曰、凡賊有勇悍之卒、必使來突我城門、我當僞爲不知、開門以待、於道路設陷馬坑機橋、於重橋曲巷内、出奇伏兵掩擊逼陷之、或約其過一二百人、即下城重門插版、使其前敗後絕、

宋陳規曰、京城周圍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生路也、

門禁

一明九門啓閉之節、臣等伏讀去秋欽奉
聖諭有云、九門先閉是自困焉、只是防閑盤詰
時時待之、王言只一十八字之間、而仁民之盛
心、保邦之長策、禦虜之要計、燦然畢具、誠千古
帝王所未有也、今臣等既受巡視之　命、相應
遵奉前諭、申戒守門內外各官、除大勢虜賊侵
逼城下、自當閉門拒守外、其賊勢稍緩之日、九
門各以日出而啓、日入而閉、仍遠探報、以備非
常、謹譏察以防奸細、分左入右出之途、以便往

來、禁留難需索之弊、以杜擾害、如有故違
明諭、望風鎖閉、以取自困、及盤簡疎略、致令奸
細得入、縱容守門官軍人等、乘機需索入城百
姓錢物、不能禁止者、容臣等指名參奏、如此、則
既有備之嚴、復全鎮靜之體、庶幾克奉　聖謨
於萬一矣、伏乞　聖裁、

區處入城民

守城部見曰、賊攻圍、須掣去橋梁、若城外男女
居民、有欲進城者、須窺賊稍遠、先放入甕城、待
盤詰的當、而後放入內城、
凡避賊投城堡墩寨者、男婦俱帶米二斗、幼小
一斗、多者尤好、兇器衣被隨身、
其城外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爲設
處、如廟寺之類、僧道預先報名、選令守城、止鎖
臥房一處、其餘公館寺觀、俱派鄉民棲止、窄狹
難容者、但有食有粟、其餘不妨大率壯男既各
城守、老弱共止數處、婦人共止數處、門外貼名
以便認識可也、

處避虜入城之人、臣等訪知去秋逆賊入寇近
畿、小民扶攜老幼奔走入城、其時有司倉卒不
及爲處、致使市井豪猾之徒、或不容寄居、肆行
拒逐、或利其賫持、恣爲挾騙、困頓顛連、深可憫
念、今照逆虜深入之舉、雖未可必、而似前所失
之民、當爲預圖、合無容臣等通行五城御史、出
給告示、凡避虜入城百姓、除有親識、堪以依附、
及能力自擇安插者、各聽自便外、其餘未有所
歸人數、嚴督五城兵馬、有家小者、於民居、無家

小者於寺觀各查照房屋廣狹多寡分配容令寄居附數不得勒取房錢其煤米鹽菜聽各以所有兩平算還不得高擡勒掯中間果有窮餓不能自存者有司量爲賙給其兵馬司分配房屋亦不許徇情受賄衆寡不均事發俱聽臣等指實条究庶幾避虜之民不致失所而亦可以杜爭鬬偷奪之患伏乞　聖裁

拐子城上造兩圓門

石茂良避戎夜話云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師統制姚友仲領右中三軍備禦閏十一月三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友仲領軍副部隊將子弟効用初七日夜友仲策應南拐子城賊交鋒正在北拐子城下躬率將較施放弓弩凡數陣皆爲砲箭所臨賊初三至初八凡六日措置稍稍就緒初九日早宣化門告急又帶一行人往宣德門守南北拐子城皆捍水門者也水門不可遠犯故急攻二拐子城矢石如雨樓櫓皆毀壞友仲於南拐子城上別造兩圓門去馬面三

十步許用磚砌城中開下轅門干戈板閘下如城門法四面皆置女牆迎敵皆自轅門萬一賊兵厚重則入轅門放下干戈板又是拐子城也塼城下濶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津門兩拐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有方終不可破皆友仲之力凡守拐子法務要令人少肅靜可以應敵人少可以迎衆友仲首到南拐子城便令畫拐子圖兩廊每門兩人守踏定板外鑰匙須敵樓上與虛棚凡三層正是受敵處每間

不得過十五人弓弩鎗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夜輪轉更其勞逸使得休息萬一賊人不測侵犯自有備擊之法也

城門路

行軍須知云當城門路安置轉關機橋木馬子陷馬坑鉄蒺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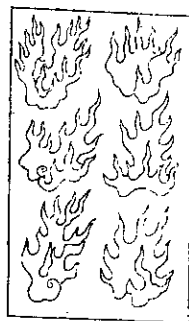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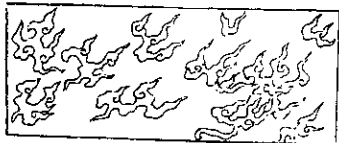
唐愛云樓櫓城間當城間設兵器品窖蒺藜以防衝突

坑坎防車攻

城書云、山中城多無池、以地不可池也、須離城二丈、掘為高下坑坎、或空閙安置石條、或遶絡厚築牛馬墻、以拒臨衝呂公車、翻梯踏雲車、二車既不能施、別器不足患矣、

通典曰、陷馬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似鈎鏁、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設之、武經總要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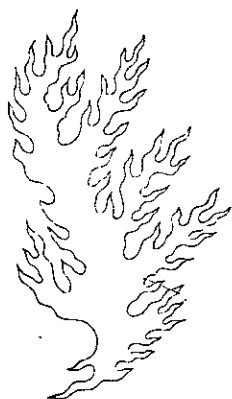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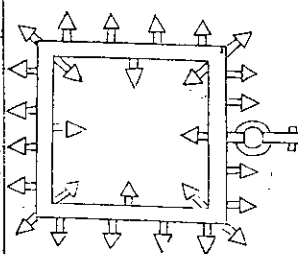
虎鈐經曰、陷馬坑、孔長五尺、濶一丈、深三尺、坑中埋鹿槍竹戟、坑十字相連、狀如鈎鏁、覆以蒭草茆禾、加土種草、令生苗蒙覆其上、凡城壘壁要路皆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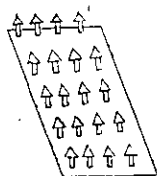
原缺第三一葉　原缺第三二葉

武經總要曰、鹿角木、擇堅竹如鹿角形者、斷之長數丈、埋入地深尺餘、以閡馬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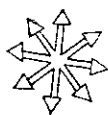
通典曰、鹿角槍斬木及竹、如角狀爲槍、或交對突突槎牙女柵狀、高一丈、或五尺、大小不等、以縄或篠筏縛而聯之、列以城下拒敵、今九邊用之爲擡營、名鹿作栫、

鹿角木

武經總要曰、擲蹄、鬬四木爲方形、徑七寸、中横施鉄逆須釘其上、亦擱馬之具、

擲蹄

武經總要曰、地澁、以逆鬚釘布板上、板厚三寸、長濶約三二尺、

地澁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行馬即木蠻螂劒刃扶胥也）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

武經總要、鐵蒺藜、並以置賊來要路、使人馬不得騁、古所謂渠荅也。

鐵蒺藜

木蒺藜、以三角重木爲之。

通典曰、鐵菱角、狀如鐵蒺藜、置要路、以刺人馬。

虎鈐經曰、鐵菱狀似小鐵藜、要路撒之。

鐵菱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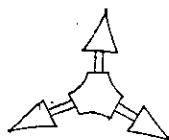
木菱角

右鐵菱角、如鐵蒺藜、布水中、刺人馬足、[illegible]

凡濠中遇天旱水淺、則布鐵菱角於水中。

城外有溪陂可絕者、亦布之、大城外遍植

鹿角木

設門穽

通典曰、敵有驍勇衝入門來、門內多穿坑穽、又於重墻內卒其不意、敵必傍走、自入穽耳。

呂坤救命書云、聞有聲息之信、四城門內十數步間、挑攔路賺坑、濶五尺、深一丈、坑中鋪板釘

以長釘、坑面釘席、覆以薄土、每坑邊用三眼鳥銃十杆、硬弓十張、盾車五輛、以備巷戰、賊若徑入、必墜坑中、賊欲前行、必發箭銃、二十步外、再掘一坑、如上法、未入以板棚坑、人在板上行走、庶不失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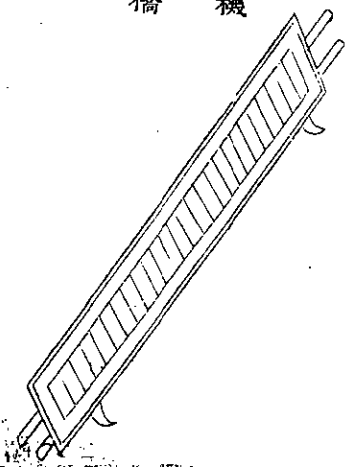
城書云、城之內兩邊馬道口頭、壘砌堅墻、直與街房相接、墻下留門、以便百姓出入、去城門一丈遠、掘壍坑一道、寬五尺、深一丈、長通街之兩邊、坑底用鋒利槍頭、長六尺、釘於板上、滿坑鋪

之坑、墜丁小橛以麻繩往來絡之、上布以席、席上浮土務與地平、不可辨認、待其攻門開時、自然一擁爭進、倘陷坑中、城上以擂石亂下、死者有人、彼不敢再進矣、百姓若要行走、則於塹坑兩頭鋪連三大板、仍用欄杆當之、恐亦失脚入塹、不可活矣、

設壕險

有近濠水者、釘品字樁木百餘根於水中、高出水面尺許、防其樓船臨衝我城也、

釣橋不可先撤

羅拱辰守城議曰、若賊來、不必就先扯去釣橋、恐奔來逃難男婦、未能盡過、不免立以待斃、是可哀也、既有此墻、若果賊將來、只須謹閉城門、俟其到城方去釣橋、亦不爲遲、況賊畏城上銃砲、決不敢近我城下、

機橋

通典云、轉關橋一梁、端著橫括、拔去括、橋轉關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虎鈐經亦云、

守城鄙見云、機橋用一梁、仍爲轉軸、兩端施橫栝、置溝壕上、賊至卽去栝、人馬踐之卽翻、

城書曰、城外浮橋機軸、狀如兩扇門樣、中間以細楷繩一道攔之、賊過橋時、自然壓斷、在橋上者墜於塹中、塹中釘以尖橛、橋下者不得上、橋外者不得入、橋內者吾以矢石擊之、何所逃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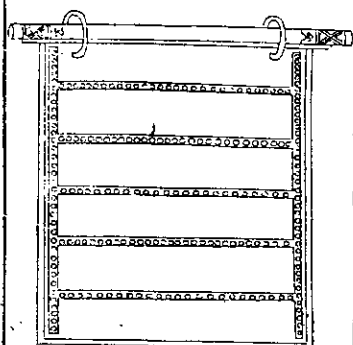
曾石塘之機橋更妙、妙不在陷我而陷賊也、

呂坤曰作釣橋不如作機橋可陷虜馬

地道

尹耕鄉約曰地道者穴垣爲道以通壕墻置人爲守固便然虜騎合圍重門堅閉獨留此輩于外鮮不膽寒失措者故必爲地道每面一所以通往來則心志定勇敢決也其穴每面之中或近敵臺處先於堡垣內下窨丈餘其大容人次橫穿之至垣外復窨而上窨皆直穿傍劖七坎爲楷如是所謂翻井者居常鎖閉或覆之木石

有事則開守以餘丁或健婦緩急咸便也

土色氊簾

氊簾制爲土色氊地道兩傍皆橫鑿洞穴可容十人執短兵藏穴中外垂簾爲蔽與土色無別若敵人攻奪地道則出兵捍之

立城柵

上城處竪立柵門撥人看守不許守垜人私下亦不許令閒雜人潛上止放飯換班開放至晚中軍放砲則封鎖不開 城書

設棚

通典曰又於城上以木爲棚容兵一隊作長柄

鈇鉤㔶刀錐斧隨要便以爲之備若敵攀女墻踴身待其近十鈎齊搭掣入城中斧刀劫之

宋陳規曰墻裏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墻裏墻皆低下則砲雖任外數多悉不能及

城書云城中最可慮者恐奸細潛伏必須各巷口嚴設木柵輪保甲以爲防守伺昏明以時啓閉不拘士夫舉監生員吏役人等排家輪守不許推越十家共一保結互相搜簡若有奸細不

行舉覺事發連坐每一木柵須置柵夫貳拾人或二十人各守器械把守立一人爲巷長統領之以司巡邏而防奸細

塡閭巷

松栢榆柳棗棠椒枳等枝梢俱將枝頭削尖迎梢向外堆羅巷中高可丈餘厚可十步賊若進城馬自難前

鋪街衢

用連三大板長通兩街寬可一丈釘長三寸納

指一釘板陷地中釘與地平以土覆之馬蹄箇箇傷損

廣儲蓄

糧草

神農之敎曰有石城十仞湯池而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太公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

孫子曰軍無糧食則亡

守城全賴居民居民全賴兵食須先料民料兵料食凡城中居民及城外避兵之民每民每日計米一升半煤炭五斤或柴五斤計口計食須有三月之備不自備其誰備之寧夏之圍餓死儘多可問也惟曰求升合城閉絶糧之人我既賴其守城必須代之備食不然彼先饑餓豈能敵賊故一府無一萬草三萬糧二十萬煤炭皆五十眼井大州縣無五千草一萬五千糧十萬煤炭七十眼井小州縣無二千草一萬糧五萬煤炭五十眼井皆苟且之政待命於天幸免於敵者也

蘇州守城條約曰一區處米穀入城

着長吳二縣正官先行密訪城外各鄉鎭大戶有田收米在家者與夫田少用銀糴米待價者査審的實容稟察院差官二員着落兩縣糧塘嚴催搬運入城任民堆積開糶其時價高下官府並不叅與定期某日糧塘報已經搬運入城者幾家本官親行勘驗恃頑不搬留資盜糧者治以養倭

重罪。糧塘回護親故之家混開以運入城者許貧民告首一體加罪仍給賞首人十之三其七分沒官作養守城兵夫之用

右一項長吳二縣掌印官專督之

城書曰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與夫糴糶待價者着落里保一聞警報嚴催搬運入城任民開糴堆積只許城中糴買不許粒米出城有如不肯預期搬運棄遺在鄉致資盜糧者其米入官爲養守城兵夫之用

其倉貯搬運難盡者有司嚴督糧長糴買上倉仍查大戶有以牛酒鑼幣開門延寇俱係通賊之家查照律例從重梟示

城守事云倉儲不論穀豆多多益善雖遇饑荒不至人將相食預戒不可輕動即動許借不許賑救死不救饑即借春出秋必還蓋縣倉名爲預備非但救荒年也城一被圍鈌食五日豈能食紙煮靴羅雀掘鼠哉此圍城第一緊急愼之

預備食糧

呂坤救命書曰本縣倉積須有穀豆二萬石以上方爲寬綽城一被圍鈌食五日豈能食紙煮靴羅雀掘鼠哉安慶緒據鄴郭子儀與九節度圍之城中食盡一鼠值錢四千食麋萬分要務此圍城第一緊急者

唐愛曰無米者亦宜預備或勸富民積粟許其乘時取利官弗爲禁或官移帑金先期買米以備緩急

乘城要法云城中如官糧不足許有積米者盡數放與守城人食用事寧可還無力官替還之

蘇州守城條約曰區處稻草入城

城上燒賊必資稻草先期派價與柴戶各糧塘領買若千萬束不拘蘆柴稻柴茅柴堆至空閑倉厫以須急用

守揚州議云薪米乃民間日用之需倭報旣緊其價必騰凡我百姓乘時糴穀收煤不惟緩急有備亦可免枵腹待哺之患至於水門乃柴米所入尤當啓閉以時須令委官防守嚴加盤詰

凡遇舟楫裝運卽令放進若一槩閉絶適以自困

備水

行軍須知云城内無事日多穿井准備緩急要水用度及担桶

武經總要曰預穿井無數唯井無近城

武經總要曰凡城中日給百用至於水漿皆有限量

呂坤救命書云城中寺廟并空閑處所或有甜

水之泉務須多鑿井三五十眼以備城上城中緩急之用

護運煤入城

一通西山運煤之路臣惟京城居民所仰賴以生者不過煤米二事然米之乏也官府猶得以倉廩賑之若煤有缺乏則官府雖欲措給力無所施然則煤之當預處視米尤急也臣等聞去秋逆虜入寇之時平昔賣煤之人皆以畏避沿途殺掠不敢馱載而來城中無從買煤燒用幾

生搶奪議者僉謂今次當發兵一枝防護煤路毋致斷絶而目下又無强兵可遣訪得其衛百戸梁宣見住西山實近出煤之地其蓄養家丁及所糾合庄民佃戸約有三千餘人皆驍勇能任戰閗伏乞容令臣等劄委梁宣如遇虜警西山到京道路阻擾卽便每日差人護送煤入城該門守門大臣護送人數并煤炸馱數按日登記在簿其護送人各卽給與行糧待事寧之後臣等通查護過煤數差過人數酌量題請陞賞

以酬其勞若彼因送煤而途中遇虜能有斬獲徑照兵部近題賞格施行其近山一帶居民如有能協力率衆各自護煤入城亦照梁宣事例施行如此庶煤路無壅而民用不致匱乏矣

修理犒勞

虎鈐經曰修葺損壞雜備城工

一請修理犒賞之費臣等濫承 簡命巡視九門凡獲功賞格固已有兵部題准事例造辦旗幟器械火器等項固已有工部掌行但臣等差

遣哨探追捕等役或勞有當錄而賞格未載欲賞則碍例不賞則無以使人及旗幟器械火藥猝遇損壞缺乏若必待工部修理辦送或不應手不免誤事臣等冐昧伏乞　勅下戸部量發銀三四千兩就與該部督餉屬官掌管臣等遇有用度票發本官如數動支俟事完造冊奏繳庶臣等展布其愚而於緩急有濟

備雜物

通典云守城之時飡物五穀糗糒魚鹽布帛醫藥百工匠及戎具鍛冶秸藁茅荻蘆蓆灰沙鐵炭柴薪松樺蒿艾脂膏麻皮毡毯荆棘笓籬釜鑊盆甕鑿木鍬斧錐鑿刀鋸長斧長刀長錐長鐮長梯短梯大鉤連枷連鏁連棒白棒蘆竹爲椁插以松樺城上城下咸先畜積緣人間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緝拋石大小隨事武經總要亦云然

蘇州守城條約曰設法守城物料進城

稻草　石灰　磚石　鉛鐵　火藥

油燭

右六項府佐一員專督之

又云設法竹木遠去與近城

右一項府佐一員督之

又曰區處石灰入城

瓦瓶毒藥修磚等項俱資石灰仰各窑戸領價依期送運石灰入城封識沿城寺觀以須急用

又云區處磚石入城

城夫不閑武藝須用磚石擊賊賊警急時城門已設盤詰矣軍民人等每入各城門要帶磚一塊置月城內空地守城軍搬上城每五十塊作一壘以石灰封識聽用如不帶磚者盤詰人員不許放入本職仍差湖船裝載西山石片交與把門人員運至城上助用如不移運上城併罪加把門人員役

城中空闊地多堆積磚石以備臨時搬運可以擲城下賊人

蘇州守城條約曰區處火藥入城、

本府硝黃之類、進城有限、務先查定各南貨舖行、賊有警着本地方總甲押摧、依期搬運入城、任從堆置、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專督官查訪、不搬運入城者、治以私販火器與賊交通知之罪、總甲不行開報、一體問罪、

揚州守城云、火器爲軍中長技、尤當預備、再動粮餉銀四百六十兩、委官前去出産處所

買辦荒硝二萬斤、硫黄二千斤、製造火藥、以聽各営取用、

蘇州守城條約曰區處油燭入城、

賊臨城下、鈌乏燭油、必無處置、查各城門外一應油行及出販舖家、仰總甲於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豆油柏油桐油白臈等項入城、聽從開舖交易、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如不依期搬運、專督官挨查、連總甲枷號問罪、其油入官、

守城鄙見云、預令有司多備油燭、以防久困、至若竹纜草把、各舖該當備積、令人掌之、以防夜戰也、仍預簡較備用之物、各爲部分使吏主當謹伺、見舉旗則應送城上、

呂坤救命書曰、守城必用之物、

羊油 柏油燭 油 三眼垂頭砲 鏟斫

斑猫 焰硝 柳灰 四門將軍砲

連滾架 枕坐 石灰 丁字架 碎磚石

石灰 火杆 圍杆板 棘針 長鎗

捍衛火車每門 狠筅每門 搭鈎鎗

鉛鉄子 以上係官備 雜粮 燈籠升口

大斗口 大轂亂杆 蓆 葦 麻 弓

箭 鉄掀 杆頭 襍柴 捶帛石 草

苫 屎尿桶 水缸 高牌紙 綿紙俱可

筆硯墨棹 眉齊榆槐桑棗棍鉄 以上俱民備

唐愛云、城門下、備水缸四個、一以濟渴、一以備火、

城上每五垛、置一大水缸、貯水備用、

蘇州守城條約云、水缸八百隻、每隻價五分、該銀四十兩、以三徒罪贖銀辦之、

又曰、鉄鍋四百隻冶坊備之事已給還、

又曰、行灶四百隻、每隻價銀二分、該銀八兩、每縣出銀四兩置辦、

又曰、酒瓶三萬、每十個價銀一分、該銀三十兩、

又曰、草薦二千七百五十條、連預備三千條、該銀十五兩、大樣蘆蓆一萬一千領、每領價銀一分、該銀一百一十兩、將贓罪銀給各

區糧長辦之、

又曰、竹木、罰臨時不搬竹木行者用之、

又曰、蓑衣箬笠一萬一千副、每副價銀三分、該銀三百三十兩、二縣置備、勿累城夫、

又云、其合用煎油煎糞鍋灶等項、每保長一名、預給鉄鍋二隻、行灶二隻、水缸四隻、酒瓶二百個、擂木二根備用、如有緊急、在行分派物料、至於暑雨、合備細密堅厚箬笠蓑衣、每保長一名、給與百付、分散丁夫穿用、

遇夜合備草薦等項、每保長一名、給與草薦二十五條、大小竹一百根、蘆蓆一百領、以作盔棚歇息城夫之用、

又曰、守城器用、明燈燈架三千六百三十副、每副價銀五分、通計一百八十一兩五錢、着長吳二縣、設法處造、勿累保長人等、

又曰、各城門、另設府首領或縣佐二、有才官一員、典守城上一應器用、隨時給發、

又云、其餘物料、先行預置寺觀公廨去處、差官

封識、有事隨以本官給發、

守揚州議云、官廳庫中、置放石灰油燭火藥等項、亦須多備、如封藏不盡、近城居民空房亦可、務要委官看取、勿致臨時缺乏、

每號頭備棹一張、筆硯一付、小紙條寬一寸者一百、以備緩急取用、要寫傳知、

守城事宜云、城上所用器物、申上造入查盤、縣官督責典守、該吏每年遇五月初一日以後、九月初一日以前、每月晒晾一遍、不許

拋撒、典守之吏滿日更替、與倉庫相同、照數承接其交代簿籍、官用印信、查盤官到、比照邊堡事例、申造查盤、損失者賠償、竊取者坐贓、庶平居不致倉皇、若不如此、雖置何益、

勸諭借貸

呂坤救命書云、守城緩急應用之物、遇有缺乏、何處置買、凡城中大家小戶、果有收藏、爭先送出、縣官即記一簿、各家器物、各記一號、事寧之

日、除義施外、照其原數、或領價、或還物、必不相負、慳吝不與、致悞大事、賊一入城、汝父母身家妻子、尚不知屬之何人、況財物乎、猛省猛省、石州張鄉宦家、與化各鄉宦家、可爲炯戒、

呂坤救命書云、富足人家、聞有聲息、將各庄積聚、收入城内、城困之時、但有不足者、不分親疎、除自已備用外、盡數借貸與人、救緊急之性命、百倍陰隲、借衆人之精力、萬分保障、仍將所紀一簿籍、令本借親筆畫押、人有良心、得命之後、誰不補還、如不補還者、官爲加倍追償、决不相負、不然自已亦不得受用也、

整器械

武經總要曰、主將閱視守城器械、各令牢具、

尹耕鄉約、古人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無堡壁則卒與敵也、制衛備、則環之甲胄也、而無戈戟弓矢之利焉、其堡與敵乎、

守揚州議云、一議修軍器、器械不利、以卒與敵、利而不習、與無器同、查得本府二十一年、原造

軍器、并先年舊存、如鳥銃、鎗刀、狼筅、百子銃、佛郎機等項、雖間有堪用、俱未經試驗、而弓箭、籐牌之類、業已糝壞、不堪與無器何異、通將倉庫所貯器物、查覈揀選、堪用者存留備用、其有銹爛損壞者、動支軍餉銀兩、委官修造、限以時日、造完試驗、務期精好可用、

武經總要曰、

托叉　火鈎　火鐮　鉄猫　毡　甕

柳罐　柳水洒

右常置城上托叉火鉤火鐮鐵貓濡毡
以救焚甕柳罐以貯水唧筒以使水
木燈籠　鐵燈籠　燈苔子　蠟燭
樺燭　油
右常置內用以照夜防賊攻城
鍬　钁　鐵鑱　大斧　牛皮　石灰袋
右常置城上以應緩急石灰袋颺颺以
害蟻附攻城人以上並常用更不圖形
蘇州守城條約

發鑛　佛郎機　鳥嘴銃　鉛錫銃
火毬　火箭　噴筒　煙罐　箭匠
竹匠　木匠造火器架子用　銅匠
鐵匠　合火藥人
右火器府佐一員專督之
蘇州守城條約曰
長鎗　刀　鐵盔　鐵甲　紙甲　皮披
牌　弓箭　弩太倉州取弓匠來造　鐵
匠　皮匠　竹匠　木匠　裁縫　弓箭
手
右兵器府佐一員專督之
先選揀舊時所蓄可者用之不可者作急
製之某人某人長於揀選者也某人某人
長於置造者也與府佐相協贊庶不為各
匠所欺
唐愛曰鳥銃火藥燈籠油燭之類邊海衛所縣
分賊每登犯者尤當早為計處庶為有備
城書云鳥銃弩箭西瓜砲等器皆守城之善物

也通計本部共有若干垛口見今通有若干守
具各照信地分派稀密得宜即令慣使官兵領
之安置就近鋪廠其餘守具俱置城樓以俟不
時之用棚樓下隨處積擂木擂石鎗斧及他短
兵外立弩單砲架弩車砲架形制具次城門棚樓女墻上加
笓籬竹笆城中立望樓
尹耕鄉約云一雜兵雜兵者隨其所有之兵也
刀斧棒鐗利十列畀鎗戟鉤鐮利于守地道凡
堡中人備數事家藏一屋雖五尺之童無不令

帯兵者、婦女亦然、然常計每陴須木棍一上粗下細如玉簪花狀、每三陴須大斧或鍘刀、每六陴、須長鎗長鈎長骨朶一架有力者主斧鍘、次主鎗鈎、弱者棍列陴之法也

戰守全書卷之十一終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二

火器
佛狼機 神飛砲 子砲 虎蹲
砲 大將軍 木將軍 鳥銃
嚮容銃 西洋鳥銃 掣電銃 追
風鈴 火鈴 脹鈴 火箭 火箭
石炸砲 威遠石砲 神機石榴砲
擊虜瓦砲 太平車 迷目神火球
引火球 蒺藜火毬 鐵嘴火鷄
竹火鷂 烟球 毒藥烟球 人妖
萬人敵 鐔鑁銃 勾頭銃 西洋
守銃 西洋飛彪銃

弓箭　弩

弩箭毒藥　磚石 懸石 飛石

飛繩　礮石用人車打去形

飄石　砲車 單稍砲 五稍 砲 七稍砲 五稍
旋風砲 旋風五砲 虎蹲砲 柱
腹砲 獨脚旋風砲 旋風車砲
臥車砲 車行砲 合砲

四川飛石　合毒灰

灰罐　煮人糞

附置旗索物

戰守全書卷之十二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十二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部

火器

城書曰、守城火器、大者卽佛郎機、小者惟鳥嘴鷹爪、一條邊鞭銃、最爲利便、又一名西瓜砲、又名皮砲、此物皆是守城第一美事、蓋以高臨下、方可用也、又子母砲、一名驚營砲、或與賊對壘、或賊下營定處、至半夜、分選輕剽之卒五七人、各持去此砲、掩藏其火、又各帶鐵蒺藜一升、遠遠盤旋、潛從賊營不防之處、溝澗低洼中、徐徐潛至附近所在、量此炮放發、可落在營內處所、先將各帶鐵蒺藜、布在前面防其追趕、就將此砲、安置停當、五七人各將所持之砲、向營中五七處、各燃子砲火線、卽隨燃母砲火線、母砲一响、送子砲入營、子砲一响卽碎、且能傷人、賊必驚亂、或自相擊殺、或潰亂奔走、預先四旁遠遠設伏健兵截援、必能擒之、

譚綸曰、守城之器、佛郎機、紱熕、鳥嘴銃、𣏌子弩、旋風砲、最利、弓弩次之、到用刀斧、是最下策、然亦不可不備、

神兵弩箭等項、既已派定、須擇慣使官兵、臨敵施放、多寡之數、照守具分派火藥、併酌派給付官兵、安置就近鋪廠、其餘火藥、俱置城樓官庫、以候不時之用、

戚繼光曰、城守時、砲手須另聚為伍、四人給砲四管、或專用一人繫、一人點放、二人專管裝藥、

抽換、其點火一人兼傳遞、庶無它失、可以成功矣、

登壇必究云、各色火器、俱要預備齊整、責令派到鋪邊垛口之人、嘗列在鋪、聽候不時之用、(此預撥在鋪)

守城鄙見曰、藥線、鉛子、火藥、皆當預多備、

行軍須知曰、一用火砲、打距堙土山、鵝車洞子、

守城鄙見曰、兵技第一大佛郎機、其次鳥嘴銃、又其次弓矢、至於斧刀、則其下矣、

次派神兵、先將本城內衝要處所共幾處、每處量其險要、該用佛郎機幾座、大銃幾箇、於各該所分撥、其多者撥充其餘、照各所地方城身均派、

登壇必究曰、各神兵照派過垛口所在、每一垛處、搭高廠一箇、將佛郎機等銃在其下、遇警火艸時時點候、鉛子銃心裝蓋、停當藥線裝放、乾燥其一應木馬鉛子石子銃送等項、俱要先開數目、件件備足、聽不時查點、如遇敵用過、敵退

准從容五日之外補足、如敵尚在限、一時之內補足、過期軍法重處、(此預備點查、各預收到臨近鋪內附閣、候警取用、)

守城鄙見曰、每分地須用一條鞭銃數管、大佛郎機一架、蓋邊銃止能擊無遮牌之處、若有被有牌之冦、非佛郎機不能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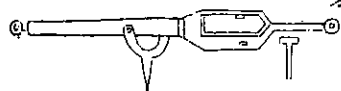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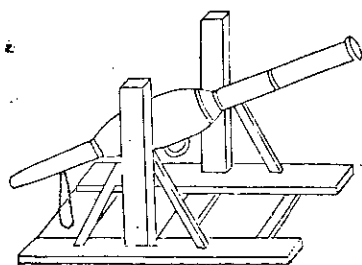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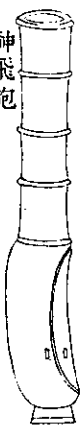
尹耕鄉約云、大銃者急備也、夫虜矢石懸、飛禦之、竿轒、鉤斧禦之、車牌懸石禦之、葦洞衝木火筒禦之、尚廣其畢志於我人肩土袋、或袱束艸千萬成群、肉薄以逼、前死不恤、後繼轉加、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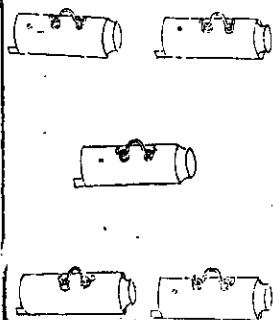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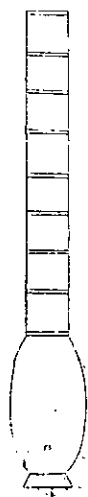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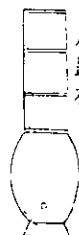
塡壞繼而垣弓矢鎗礮所及有限懸石衝木不能遠施則以大銃擊之銃大如罌石大如碗前發大石後爲碎子一轟震地其出升餘當無不糜且隕者也小城面置一柄大城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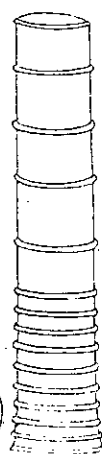
佛狼機

凡以下火器藥法裝放皆詳具火器部

佛狼機

神飛砲

鑄門

子砲式

佛郎機等大砲初唯全身後以裝放不便變爲子母銃亦自海外番舶始廣閩倣之每一母砲其子銃有三有五有九藥與彈皆在子中但借母身以發遠耳子砲裝就一放一提入不動本身裝放極便第必得工匠精細入筍合縫無罅乃可否則火從縫中噴出甚至閂不緊身欲跳最難精好不惟大銃近日鳥銃亦有之子有九名九龍鎗

大將軍

虎蹲砲

火器至今日而最多凡內府之所造各邊之所造最短者虎蹲砲稍長者滅虜砲至大者爲大將軍總之大同小異今各邊所常用者惟此數種予在邊每見放虎蹲砲則躍起以其短也故邊人恒以砲嵌於木中釘縛於地而放之然不能及遠可無用也至滅虜雖不躍起總不如將軍之兩三號而佛郎機之適用耳

木將軍,即木發熕,六合砲,皆一製,一時無砲,伐濕榆槐為之,外用鐵箍,內用藥塗,或可一二發,但六合縫多,火皆透出,不如對開鑿空,如銀鞘者可用,然一放未免鐵底從後打出,此皆投募之人,巧設新奇,以冀效用,不知火藥酷烈,銅鐵皆碎,何況於木,或可一時權變應急,若專恃之為破敵長技,是不唯無益,而又害之矣

鳥銃

掣電銃

子銃上銅盤

子銃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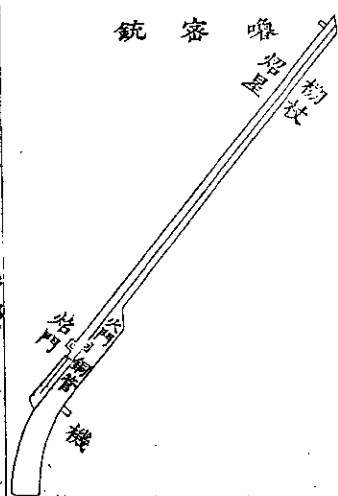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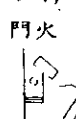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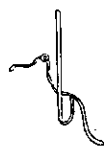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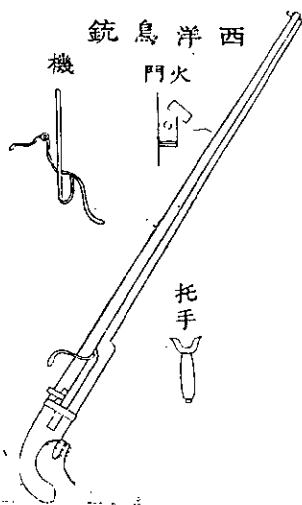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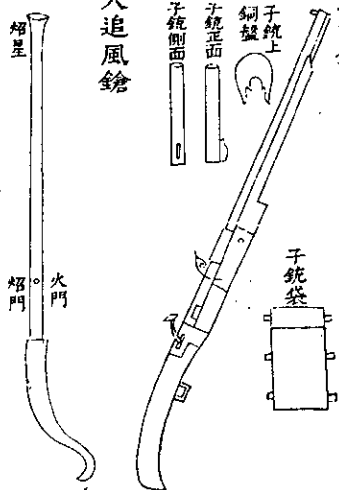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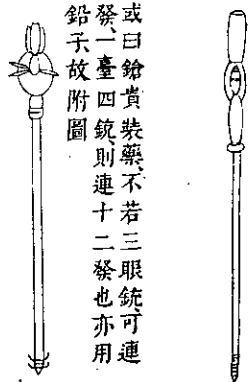
子銃側面

子銃袋

大追風鎗

照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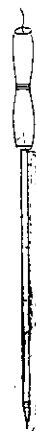
火門

照門

鳥銃裝放、必得細心人學習先淨筒、次入藥、次以搠杖築實、又次入鉛彈、又次以紙團塞、又次開火門裝發藥、又次掩上火門、或跪一足而放、或立而放、照星照門放過、必要搠杖淨其銃中渣滓、有幾番手脚粗鹵之人、見爲不便、遼將彭簪古、曾造追風鎗、長八尺、連柄一丈、大於鷹嘴銃、不用火門止撚藥線、閣于城梁上、人人能放、可數百步、比鳥銃甚便、守城宜用、

尹耕鄉約曰、火鎗者、敵臺所用之神鎗、而不用木矢、發多不直、間有反射者、鄉人尤不解用、今易以鉛子、出直而疾、中入而深、莫良之器也、每臺須四柄、甕城加四柄、壕墻加四柄、計小堡五十餘柄、大堡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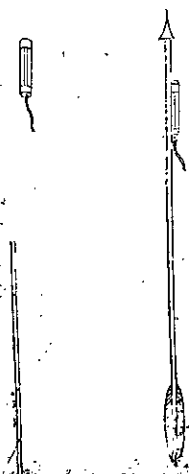
火鎗圖

眼銃圖

或曰鎗貴裝藥、不若三眼銃可連發、一臺四銃、則連十二發也、亦用鉛子、故附圖

火筒圖

尹耕鄉約云、火筒者亦陴睨間用也、革洞備塈擊之不碎、則宜用火筒、以硝硫為筒如今上元節所試梨花者、遇有賊至、則急洒油及硝硫其上、而以火筒噴火燃之、斯須立燼也、

次派鳥銃通計本城若干垛口、見有若干邊鳥二銃、各派稀密得宜、如所伍大多、取加衝要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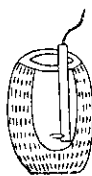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曰、守城鳥銃手、每人藥一斤、裝管五十三箇、鉛子數罔、火繩每根三丈、此係縣官營帶上城、

行軍須知曰、用床子弩放火箭、

沈弘之曰、古時火箭、皆以火繫箭頭上射去、今則以火藥筒放箭去、其製法具火器部、

石炸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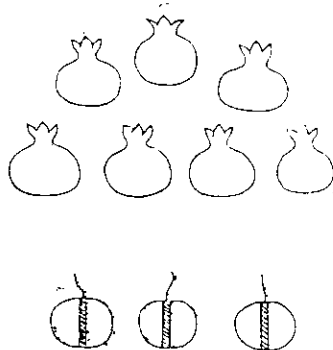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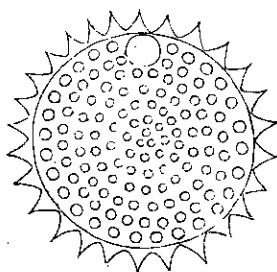
戚繼光曰、石砲石有大小、粗可徑尺、細可徑六七寸、鑿以孔、入以炸藥、築以土、預安纆線、葦筒置于邊璪口、遇賊至墻下、則燃線入筒、以手推下、藥燃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不費官帑、一時數萬可備、仍有大至千斤者、外有走兎引線之法、地雷叢發之制、千變不窮、賊至墻下、出頭視賊、外矢如蝟、即拋一石擊僅一人、此砲一落、人人奔逭、所以利也、

唐樞云、製造紙糊圓砲、不過震响、無益也、因變爲新製、待糊成紙殼之時、中含小鐵刺菱二三十枚、地火鼠一二十枚、入藥于内、謹糊其口、每砲一枚、開藥線眼四處、賊近城下、燃砲一响、而砲中刺菱、自然布散、其中火鼠飛走、賊被焚身、必走、而刺菱又傷其足、城上得擊之矣、

乘城要法云、用鐵磁炸砲、燃丢賊中、自不敢聚、

石炸砲，鑿圓甚是費力，不如就石之器磊塊斜角者鑿空其中裝藥，或先置於城下，或擲下去認爲砲未必驚避，一發裂碎，殺賊無數，賊後見我頑石擊下，皆疑爲砲而畏避之，不勝矣，宜作此砲，與頑石相類，乘機間擲可也

埋器

擊賊神機石榴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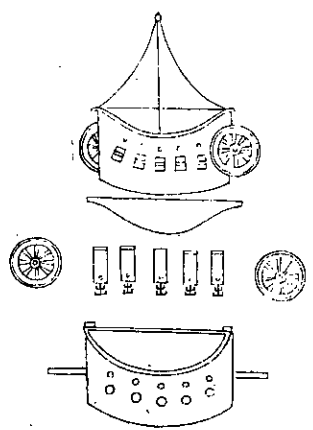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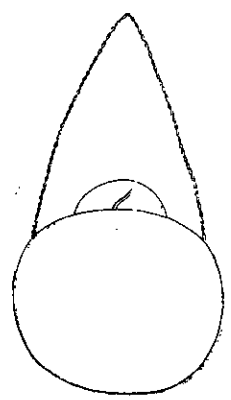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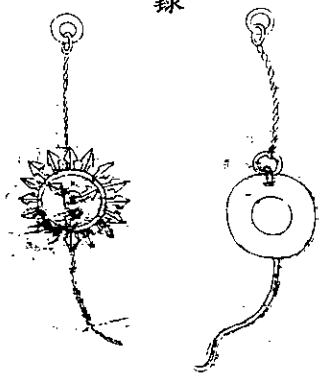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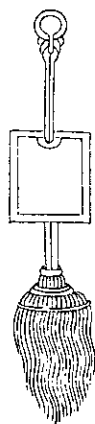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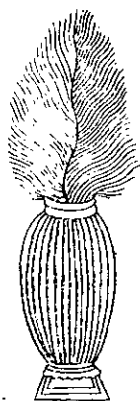
地雷

嘉靖朝擊虜瓦砲

沈弘之曰，石砲即鑿空，亦費力，予於北京一廢寺中，曾見僧支户一瓦器，形圓如毬，外釘而中空，詢之云嘉靖間，用以擊虜之砲也，此殊勝於火罐，予想大酒罈，宜興蜀山窑上，止二分一箇且內外有坑水，此不用坑水，而粗厚易做，與價一分，亦必願之，十兩即一千，賤而利便，愈於石遠矣

太平車

其制用巧匠以堅木板造彎月櫃底開鑿石只左右安兩輪前面開五孔安五銃內入鉛子藥線總繫一處櫃內小鋼輪入火藥神機墜下又開小五孔以通火氣外用索吊在半城之間用軍一名守之賊若近城機括一動五銃俱發攻城者敗亡其城渾不用兵自有金湯之固矣

武經總要、右引火毬、以紙爲毬、内實塼石屑可重三五斤、熬黃蠟瀝青炭末爲泥、周塗其物、實以麻繩、凡將放火毬、只先放此毬、以準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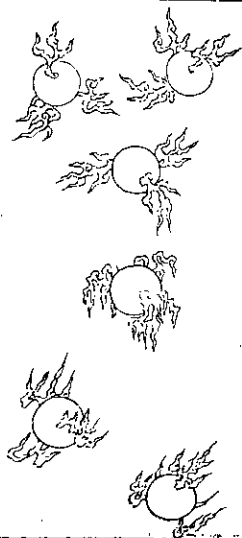
蒺藜火毬、以三枝六首鐵刃、以火藥團之中貫麻繩、長一丈二尺、外以紙并雜藥傳之、又施鐵蒺藜八枚、各有逆須、放時燒鐵錐烙透、令焰出。火藥法用硫黃[illegible]四兩焰硝二斤半蠍炭一束 五兩瀝青二斤[illegible]漆二兩半搗為末竹茹二 兩一分麻茹一[illegible]身碎用桐油小油各二 兩半蠍二兩半銹[illegible]傳用紙十二兩半 黃蟎二兩一分炭末[illegible]瀝青二 兩半黃蠍二兩半銹末[illegible]塗之

鐵嘴火鷂、木身鐵嘴、束稈草爲尾、入火藥於尾内。

竹火鷂、編竹爲疎眼籠、腹大口狹、形微修長、外糊紙數重、刷令黃色、入火藥一斤在内、加小卵石、使其勢重、束稈草三五斤爲尾、二物與毬同、若攻城賊來、皆以砲放之、燔賊積聚、及驚隊兵

烟毬

武經總要、内用火藥三斤、外傳黃蒿一重、約重一斤、如上毬法塗傳之、令厚、用時以錐烙透、

毒藥烟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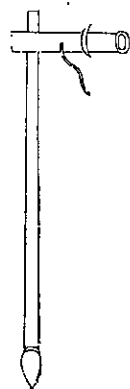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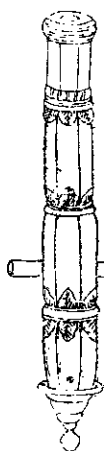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毬重五斤、用硫黃十五兩、草烏頭五兩、焰硝一斤十四兩、芭荳五兩、狼毒五兩、桐油二兩半、小油二兩半、木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砒霜二兩、黃蠟一兩、竹茹一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濤合為毬、貫之以麻繩一條、長一丈二尺、重半斤、為弦子、更以故紙十二兩半、麻皮十兩、瀝青二兩半、黃蠟二兩半、黃丹一兩一分、炭末半斤、擣合塗傅于外、若其氣撞人則口鼻血出、二物並以砲放之害攻城者、

火妖

紙薄拳大、內藹松脂、入毒火、外責松脂柏油黃蠟、燃火、拋打、烟焰蒺藜、戳脚利水戰守城俯擊短戰、

萬人敵罈

金開興元年、元圍金洛陽時有大砲名震天雷、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已上、火點者鐵甲皆透、元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可容人、城上無可奈何、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元人最畏之、按此、卽今萬人敵、萬人敵、卽火箭、天啓六年、建夷奴兒哈赤攻遼寧遠城、以車牌推、至城下斜倚遮蔽、鑿城牌甚厚、一層牛皮、一層鐵皮、小礮石擊之不動、大礮石擊之滾下、柴火擲之不焚、雖西洋大砲止可直擊、不能竪擊、城幾破矣、遼判金啓倧、計以萬人敵擊之、加發藥於中、蓋以鐵聯繫之墜下、其牌之兩空、復以鐵聯如其數、柄之長、燒紅垂下、發藥益上、火烈牌飛、着皆糜爛、後稍退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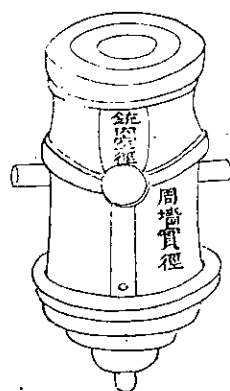
又天啓七年五月、建夷復攻錦州、總兵趙率教、太監紀用守之、時錦州城頹未修、賊攻西門、城崩五丈、諸兵將擁滿崩處、賊附而上、諸將以萬

人敵擲下、賊接萬人敵、反擲上擊、城上人時惶急錯亂、衆以萬人敵紛擲、皆忘點火、一人云點火點火、乃一點火擲下、而城下萬人敵、皆得火齊發、賊糜爛而退、

沈弘之云銃原止直打未見有曲銃天啓間遼東大小城堡皆失唯于于章堡獨存問之云勾至城下以曲銃向下打之使不得上耳則知亦有用也邊俗呼爲勾頭銃

洮弘之曰、西洋銃、中國初未嘗知、自大學士徐文定公在翰林時、從西洋利瑪竇學得其法、其國名爲無敵神器、又名無勇、以勇者遇之、無所施其勇也、其名藥爲錢糧、敬重之也、遼東建夷亂、萬曆四十七年、徐文定公、以少詹練兵通州、防都城、乃貽書於廣東香山嶼西洋人、乞其大銃、西洋人送以四位、銃未至、文定公爲人論去、明年太僕少卿李之藻、造遲禦虜、疏言四位銃少、乞再使廣東索之、香山嶼人辭以無、云有紅

毛番船、沉於電白海中、有銃今黑、就從没水取之、得三十六位、以二十四位來京、時令袁州人彭簪古、車營軍五十人習之、乃分四位於寧遠城、天啓六年奴兒哈赤攻寧遠、移入城上、道虜攻北門、矢石莫禦、簪古亦不知放法、袁崇煥庖人羅立能之、因使往放、乃一發衝開奴營爲兩、卽移營去、明日攻西城、悉以大砲迎擊之、皆掃盡、奴以牌車推遮、一車二十餘人、一人持刀驅於後、城上人持砲約二三里近、一發車牌揣盡、

奴猶不信、使騎下四五十騎來覘、我遙望見、一擊去其半、再發、存數人馳去、奴遂拔營歸、其功如此、然必得原來銃、併其藥法彈法放法、盡善盡美、斯無剛不摧、其餘火器、皆可廢矣、此文定公之所深信而極言之者也、

雖然此器耳、尤存乎其人、孫初陽極篤學西教、而毫忽不敢差者、至其撫萊者、孔有德兵變、反攻登城、初陽自以爲有西洋大砲入門、鳥銃鎗刀、皆西洋、藥法彈法皆西洋、又卽以西洋人放

之、精極無加矣、然孔有德一攻不守、此曷故哉、此非徒徇器、而不得人心之謂乎、

銃如鍾形口二尺身長八尺或一丈以噴攻城者力俱在乎一彈架銃順城濠邊以死堆銃只彈一發尤死滿地掃去比長銃更酷烈

沈弘之曰古人守城其遠器不過弓弩石砲而極矣至國朝則有火器遠勝弓弩而後大小名色日繁今擇其名大如將軍發熕小如鳥銃噌容鷹嘴有裨實用者數種更得西洋二守銃則前無古而目無敵何城之不可守哉

弓箭

宋理宗嘉熙元年十月元帥自淮西北還口溫不花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繕完守禦元人以火器夢樓擂城多墮陷杲隨補完元令拔都兒硬軍所牌杈木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兒多傷而退

[illegible]鄭約曰弓矢敵臺所必用遠可及百步民間多有之而不精須買精者

弩

通典曰木弩以黃連桑柘為弩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稍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驚敗敵人本鈐經亦云

弩箭毒藥

城書守城莫善於弩一切火器利仰利平惟弩利俯須預造弩千餘張矢用二樣白箭則劈竹為之鹽水浸過淬以毒藥鐵箭則用員直小竹為幹鐵鏃亦畏毒藥只插入竹內人拔之鏃不出其人即死白箭宜遠鐵箭宜近黔中苗蠻亦

可但木担太長稍欠健耳
乘城要法曰殺虎藥多置下城上用弩及月弓以短箭射之見血封喉賊又不能反射
蘇州守城條約曰打牲船上弩矢百發百中此船吳淞江陽城湖陳湖水鄉多有之着各區扁報舉入城不許容隱其人官府照養兵口糧給與工食計名分派城上緊要去處有功仍加重賞

磚石

守城郤見曰如事急人人能舉用之不竭無如磚石也須多積備陸續接濟可也
行軍須知云城中空地多積堆磚石可抛擲城下敵人
通典曰堞有積石每一城堞積石百塊大小隨事或積長木如標狀皆以備拋
唐愛云每垛下要石子五六斤重以至一斤半重者高員三尺一堆大員石可五六十斤者五塊

守城郤見曰每垛頭必用斗許大石一塊大約一人之力能舉者預布垛頭賊有頂門竪梯者就將此石向頭推打一石不中又借隣垛一石擊之必擊中狂寇而後已排難解紛無如此技也
尹耕鄉約曰陴石者陴俔間所用之石也夫陴人計丁分陴何能巧力火鎗弓矢皆非所宜但須多積石耳石有二種大者為懸石用磨碾石陸軸之類為之鼎足鑿孔下繫鐵繩上續麻索

小城每面五六枚大城每面十餘枚小者為擲石須重一斤上每陴可三百餘擲石亦間備大重四五十斤者以濟懸石之不足大抵虜有入壕墻者則衆以擲石共斃之其推車蒙革肩版而至者則下大石或以懸石擊之
乘城要法曰幼小男女運磚石以上城輒石盡便折塼墻事寧官替賠修

懸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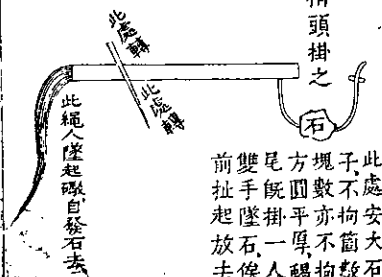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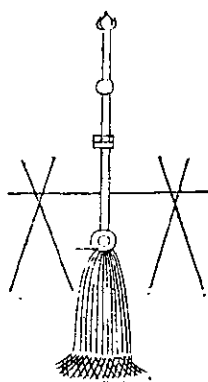
虎鈐經云積石備砲石大小隨身下捉敵人

尹耕鄉約云礮石者敵臺所用也遠及二百餘步民間舊制以手指挑繩發之不甚致遠且爲力輕今制加木柄手握以發既遠而力此亦易辨又人人可爲每臺置二十餘甕墻壕外墻皆加之小城百餘大城倍之不爲費但多備石塊小城十萬大城二三十萬此石中必重傷但命中爲難虜若臨壕但令每臺一二十人各臺並發下石如雨咸窣虜所必難屯立又石之員福

者其去有力且大聲虜尤畏之號曰飛石

飛石圖

通典曰八隊之間安轉關小礮二機關大礮一雲梯撞礮等

一礮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砲單架者人鮮能悟之故重開明此爲守城第一器既省火藥之費又有不乏之資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于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丘文莊曰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疑卽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亦思馬因而為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城無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其制度者宜行天下俾民間有傳其式樣者許具其畫本赴官投獻給賞有私藏習制者罪之而賞其首者仍將其式樣給與邊將收藏非警急不許輒造亦猶宋徽禁民不許習製神臂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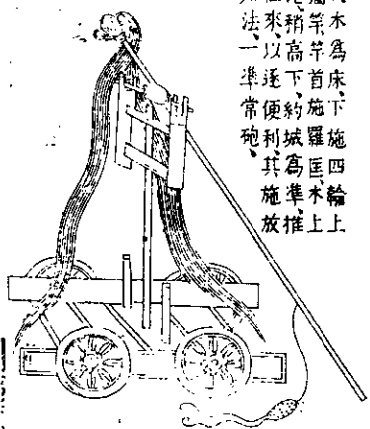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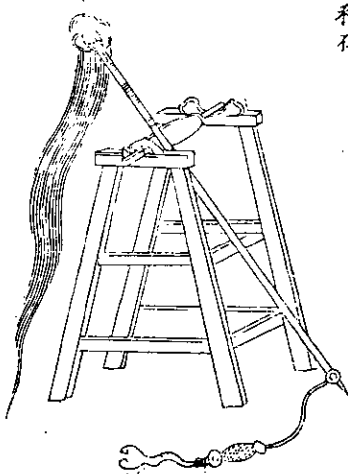
礮石

用一握竹長五尺繩繫頭作兜貯石搖勢一擲而去守城宜用

此圈活掛上打去石發圈落

砲車

以大木為床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羅匡木上置砲稍高下約城為準推徙往來以逐便利其施放及用法一準常砲

單稍砲

右單稍砲用後脚柱四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山尺六寸裹以鐵葉後長一丈六尺五寸

上扇桄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

下扇桄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

上會桄一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

下會桄一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

鹿耳四夾軸兩端長一尺一寸闊五寸厚三分

軸一長七尺徑一尺

罨頭木二長七尺徑一尺

楔十六長一尺八寸、濶四寸、厚三分、

梢一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鵰頭一長二尺五寸、濶二寸、厚三寸、

极竿二長二丈三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

鐵雙蝎尾長一尺二寸、重二斤、

鐵束二每箇重七兩、圍七寸、

狠牙釘十八、弦子二、長二丈五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兩、

皮窩一長八寸、濶六寸、

札索六長五尺、每條用麻二斤八兩、

拽索四十、長四丈、用麻四斤、

又單稍砲用脚柱四、長一丈、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從草簝頭至上扇桄五尺七寸

上扇桄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

下扇桄二、長一丈五尺、除仰斜留一尺、自上扇桄至此、五尺九寸、

上會桄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丈五尺、

下會桄二長一丈六寸、除仰斜留一丈三尺、

軸一長八尺、除仰斜留五尺作眼一、員三寸、徑一尺一寸、

鹿耳四、夾軸兩端、長一尺二寸、濶五寸厚三寸、

碓頭木二長八尺、徑九寸、

楔二十長一尺八寸、濶五尺、徑三寸、

梢一長二丈六尺、大徑四寸、小徑一寸八分、

鵰頭一長二尺五寸、濶八寸、厚五寸、

鵝項一長五尺、

极竿一長二尺四寸、徑六寸、

鐵蝎尾二長一尺二寸、每條重二斤八兩、

鐵束四每箇重七兩、圍七寸、

狠牙釘八、弦子二、長二丈五尺、十一子用麻三斤、

皮窩一長八寸、濶四寸、

札索九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八兩、

拽索四十五長五尺、每條用麻五斤、

凡一砲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則設于城内、四面以擊城外賊、

雙梢砲、亦照前稍、係二、用脚柱四、長二丈、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後廠棸頭至上扇桄、二尺七寸、

上扇桄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六寸、

下扇桄二長二丈五尺、除仰斜留一丈一尺自上扇桄至此、一尺九寸、

上會桄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

下會桄二長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五尺鑿孔二圓四寸徑一寸

鹿耳四夾軸端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分

犁頭木二長八尺徑七寸

楔二十長一尺八寸闊五寸厚三寸

梢二長二丈六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鵰頭木一長二丈五寸闊厚三分

鵝項一長五尺五寸

极竿長二丈四尺徑六寸

鐵蝎尾二長一尺二寸每條重二斤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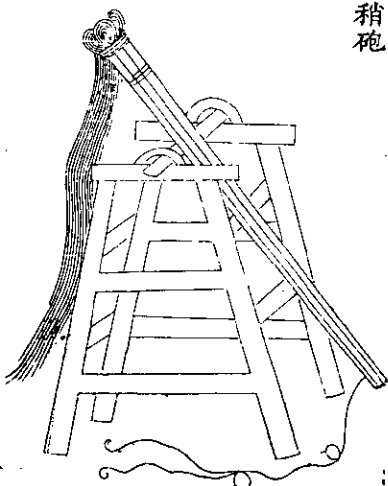
鐵束四每箇重七兩圍七寸

狼牙釘十六弦子二長二丈五尺每條十二子用麻三斤

皮窩一長八寸闊六寸小如鞋底樣

檾索三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半

拽索五十長五丈每條用麻五斤

凡一砲百人拽二人定放放八十步外重石二十五斤亦放火毬火鷂火槍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砲守則於園敵馬面及甕城內

五稍砲

右五梢砲用脚柱四長一丈二尺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從馱栗頭至上扇桄二尺七寸

上扇桄二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

下扇桄二長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桄至此一尺九寸

上會桄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

下會桄二長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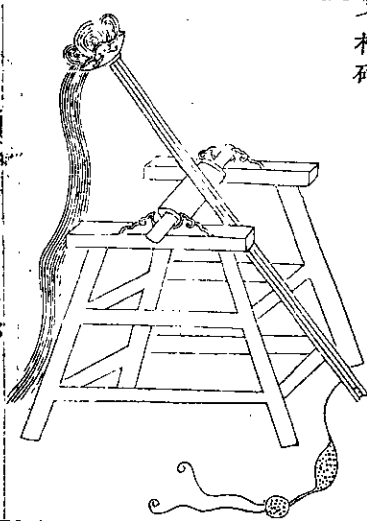
軸一長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徑一尺二寸

鹿耳四夾軸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分

犁木二長九尺自方一尺用軸尺方闊四尺八寸

楔二十長一尺八寸闊五寸厚三寸
梢三長一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鴟頭一長四尺闊八寸厚四寸
鵝項一長五尺七寸
極竿二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鐵鴟尾二長一尺五寸每條重三斤
鐵環四每箇重八兩圍七寸
狼牙釘十六弦子二長五丈十二子用麻三斤
皮窩二長一尺闊八寸

繫索四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半
拽索八十長五丈每條麻五斤
凡一砲百五十七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
石重七八十斤二砲守具設于大城門左右擊
攻城人頭車

七梢砲

右七梢砲用脚柱四長二丈一尺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從臧栗頭至上扇桄三尺七寸可
上扇桄二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
下扇桄二長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上扇桄至凡一尺九寸
上會桄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
下會桄二長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
軸一長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徑一尺二寸
鹿耳四夾軸兩端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分
極頭木二方四寸長九尺五寸自方一尺用轉尺取

楔二十長一尺八寸、濶二寸、厚三分、

梢四長二丈八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鴟頭一長四尺、濶八寸、小四寸、

鵝項一長五尺七寸、

极竿三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七寸八分、

鐵蝎尾二長一尺五寸、每條重三斤、

鐵束四每箇重八兩、圍七寸、

狼牙釘十六弦子二各長二丈八尺、十二下用麻三斤、

皮窩一長一尺二寸、濶一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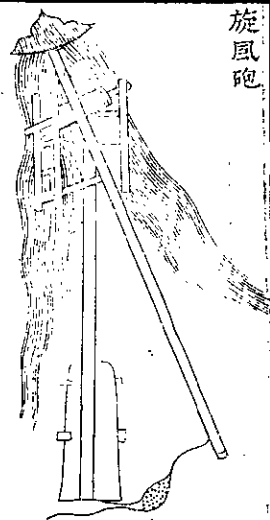
繋索五十長五十尺、每條用麻二斤半、

拽索一百二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五斤、

凡一砲、二百五十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

石重九十、一百斤、

旋風砲

石旋風砲用衝天柱一長一丈七尺、徑九寸、下埋五尺、入置夾柱木二

夾木二各長八尺五寸、濶八寸、厚四寸、山口二、深六寸、

上下腰桀木二長四尺五寸、濶一尺、厚五寸

軸一長四尺五寸、徑八寸、兩頭用鐵葉裹拘

鐵仰月二每箇重十兩

梢一長一丈八尺、小徑四寸八分

鴟頭一長一尺五寸、濶七寸、厚三寸

鐵蝎尾長一丈二寸、重一斤半

鐵束二每箇重七兩、圍七寸、

狼牙釘八弦子一、長二丈三尺、十二子、用麻斤半、

皮窩一、長八寸、闊四寸、如鞋底樣、麻皮里八重、

拽索四十、長四丈、每條用麻四斤、

扎索六、長四丈、每條用麻一斤半、

凡一砲五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三斤半、其柱須埋定、即可發石、守則施於城上戰棚左右、

手砲、敵近則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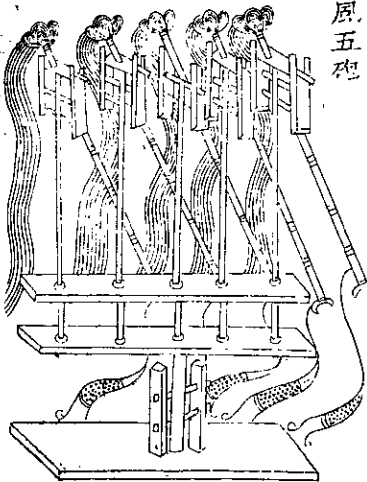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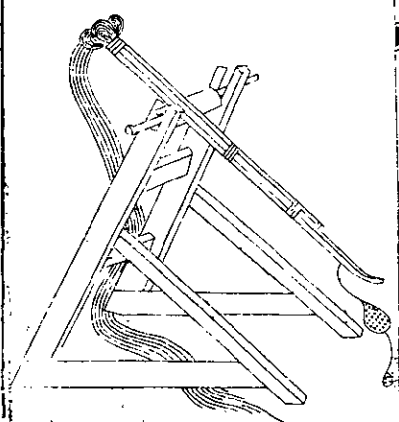
砲竿、長八尺、

蝎尾一、長四寸、

鐵環一、

皮窩一、方二寸半、擊于竿上、

用二人放、石重半斤、

行軍須知曰、一用旋風砲打填濠人、及團隊人馬、

右虎蹲砲用前後脚柱四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鐵葉厚長一丈六尺五寸

下扇梲二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

上會梲二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

下會梲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

軸一長一尺徑一尺

罨頭木三長七尺徑一尺

楔十六長一尺八寸闊四寸厚三寸

梢一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鐵雙蝎尾長一尺二寸重二斤

鐵束二每箇重七兩闊七寸

狼牙鐵釘十八弦子二長二十五尺十二子用麻皮一斤半

皮窩一長八寸闊六寸

繫索六長五十尺每條用麻二斤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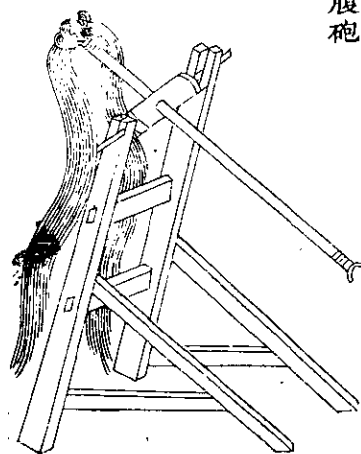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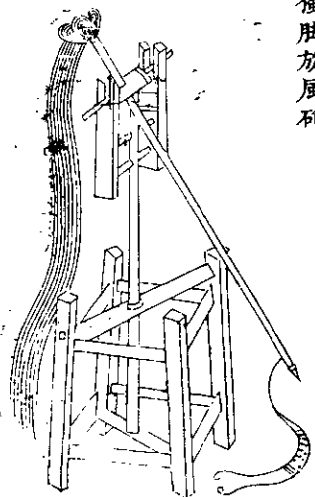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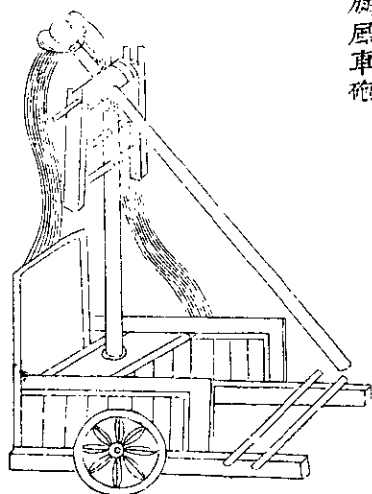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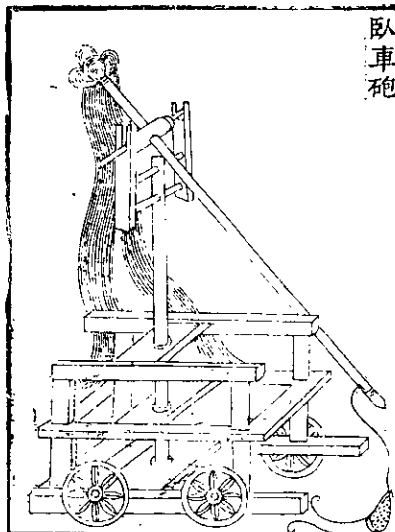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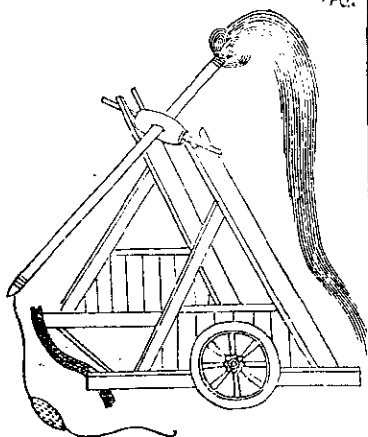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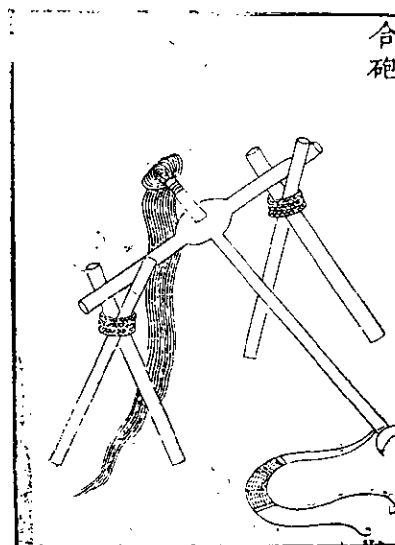
拽索四十長四丈每條麻四斤

凡一砲七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十二斤

柱腹砲

獨脚旋風砲

旋風車砲

臥車砲

武經總要曰凡砲軍中之利器也攻守師行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輕故旋風單梢虎蹲師行即用之守則皆可設也又陣中可以打其隊兵中其行伍則不整矣若燔芻糧積聚及城門敵棚頭車之類則上施火毬火鷂火槍以放之楷不可放以其力小故也其火毬等重及十二斤

隨砲備用蓋覆及防火箭等件開後

長木十二條長一丈徑三寸　木杠四條

簽頭木一十二條　大斧三具

界索滑椽四十條　拐頭柱一十八條

皮簾八片　散子木二百五十條

皮索十一條　救火大桶二

鐵鈎十八箇　大木檻二百

界扎索十條　水洒二箇

拒馬二　蘇搭四具

小木桶二隻　唧桶四箇

界椽常一十條　鍬三具

土布袋一十五條　氈一領

钁三具　大索十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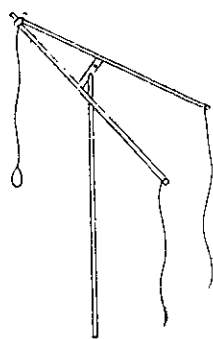
宋陳規曰單梢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二百步五十步人不宛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宛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近可禦衆其小砲每十人以上不過十五人可放一座亦能利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以上其人必死中馬亦然又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之泥丸時放易得無窮放去人必傷

死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摧毀城樓守城欲摧毀敵攻械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賊在城外伐木為對樓雲火車等攻械可以砲盡

又曰攻城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預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砲攻京城守禦人亦常用砲城關內難安大砲砲亦難

容數多雖有砲臺臺地亦不甚廣又砲纔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賊賊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然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木爲表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得見城外事無繇取的每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裏砲梢與外物相對卽令設施稍偏却令砲手少那脚上太

偏則就令拽砲人攄轉砲座照料得一砲打中得一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能如此雖賊用砲何能爲也

此四川飛石擊賊之勢造於北京與前砲石舊樣不同

合毒灰

守城遇夜有大風則撒灰揚塵石灰傷目而不能遠飛柴灰輕飛而入目無損不若以石灰攪於柴灰或黃沙之中晝則敵合目避之或梁中懸燈用芻人以引敵箭時出時沒勿使知覺人隱於芻人之下窺敵動靜

通典曰灰麩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人目以鐵汁洒之

虎鈐經曰眯敵石灰糠粃回風羅於城上以眯

敵人目

灰罐

守城之具甚多急用惟石罐石塊爲便須用多積

蘇州守城條約曰其灰罐亦令瓶窰户領價置造輕薄小礶略燒不宜太堅惟宜預備

乘城要法曰取石灰炒乾預入小瓶内每垜積一堆臨時塞住臨期城上拋下可打賊又一瓶破時石灰飛起昏天撲鼻損目不能久立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諭一作灰包將石灰炒乾用皮紙包每包五合每垜口積三四十包賊到城下仰面用鈎杆時照賊打去紙破灰颺撲鼻損目賊不能仰視

糞人糞

文命書曰守城之人城上作穢屎尿盛一木桶或缸或瓶賊在城根以糞箭噴之或劈頭澆下令其徧體且城滑亦不可上

行軍須知曰收城中糞汚用水調稀順風澆汚

攻城敵人

乘城要法曰用人糞熬百滚極毒用竹杆三尺頭留節鑽一孔如豆大却用一小棍如指大前縛絲絮揉插入筒中吸糞水將小棍一唧糞水可噴四五丈賊用鈎杆必仰面此水着肉肉登時爛着眼眼登時瞎名曰唧筒

糞砲礶法先以人清糞槽内盛煉擇靜黝乾打碎用篩羅細盛在甕内每人清一稱用狼毒半斤草烏頭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砒黃半斤班猫四兩石灰一斤荏油半斤入鑊内煎沸入薄瓦礶容一斤半者以艸塞口砲内放以擊攻城人可以透鐵甲中則成瘡潰爛放毒者仍以烏梅丗艸置口中以辟其毒

糞人糞至滚臨時用小薄礶盛以竹葉縛礶口擲之礶破糞出着人肉爛痛至死

附置旗索物

武經總要曰城下百步給雜役三五十人掌負挈所須索物仍各授一官督領

通典曰城上分爲八隊使識文者點較常旗備擬物與八部
又云城上四隊之間各一作爲置八旗若須木標枋板舉蒼旗須灰炭銅鐵舉赤旗須礨木想蘆舉黃旗須沙石磚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之物舉黑旗須皮氈麻索鍊鐵鍬鑊斧鑿舉雙兎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鷙旗城上舉旗當生之官隨色而供
武經總要曰城上每將各立一典掌呼索百用

先作小旗數十枚有呼索即大書物名貼旗上舉以示城下仍預簡較備用之物各爲部分使吏主當謹伺見舉旗則應送城上城下百步給雜役三五十人掌負挈所須索物仍各授一官督領

戰守全書卷十二終

戰守全書目録

守部

卷之十三

戰守全書卷之十三目録終

戰守全書卷之十三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城

派民夫

城書云守城必派垛夫編夫難論門戶有數間任一家者有一間多任數家者此與火夫論間僱人巡夜不同葢括滿城丁壯守滿城垛口各人各顧其家事到忙時誰不上城誰肯安心坐家任從賊攻城乎又誰是我父母子孫替我守

城全我一家性命乎明者思之第民無告者並無次丁可用者自當豁免是在任事者酌之耳

鄧鍾曰最宜秉公寧多派於有力者之家切不可難為貧寒下戶葢愛惜身家者類皆有力者不思自為戰守乃貽累貧民致其怨咨則城未攻而先潰矣此又守城第一義也

守揚州議僉派門夫照得揚州新舊二城周圍幾二十里許城中商民雜處何啻數萬戶然燕安既久民不知兵一聞有警張皇失措向因二十一年倭警雖設有排門夫役看守城池後因平息旋已撤散今倭情有變合再行令江都縣查照舊規督責本城各鋪鄉總照依原冊于該鋪保甲內人戶派定垛口上書姓名諭令臨警赴城防守各備鮮明服色堅利器械每丁再備碗大圓石五十塊灰瓶十個每十垛再辦滚木一根俱堆本垛之旁以便臨時聽候急用先行造冊送府查考仍通行所屬州縣悉照一體設法修備

徐九章城守議曰奴酋倡亂語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凡王府佃戶鄉紳生員家屬與百姓一體悉令該縣按門派丁計丁編垛派定之日俟本府另委官授以方略教以節制技擊之法其宗藩士紳人等身家尤重較之小民尤急所有家人親屬仍宜自行報名開揭送官以憑編派

又云城中及四關居民多被宗藩士夫優免不入保甲難以編派夫承平之際優免夫役此固

例耳今城守一節合無准行各屬州縣將城內外居民各編守城上垜口每一垜用夫幾名每一敵樓加兵二十五名每一門加兵五十名各照門面房編派俱要年少精壯之人凡王府佃戶仕宦家人生員家屬一體均派仍各習一武藝各備一器械以為守禦之資各掌印官親詣街衢城門及四關廂逐一查編點驗仍委官一員操練務期實用勿修虛文此一役也各宗藩士夫尤急於小民彼挈筐担之人安往而不可

之乎若宗藩士夫家產在此坟墓在此將何所往乎各為身家計爭出夫以為小民倡若房多人少者亦須各令庄家赴城厫城池稍為有備而緩急可以應敵矣

一賣菜販水傭工貧棍朝來暮去之人免編

一六十以上無兒老夫婦又無任房使令之人者免編

一寡婦十五以下幼子又無任房使令之人者免編

一士大夫及武弁隨主將巡城提調本身免編

一瞽目殘疾勞瘵之人又無任房使令之人者免編偶疾者不准

城守事宜曰城內外鄰近居民三十上下膂力精壯者各以方面分記姓名於城垜粉壁之上可備臨時各認信地防守此須十人編一小甲五小甲立一總厫事有統攝勿致疎玩

守城鄙見云一城居民各於平居之時就方隅與城相近有司預派垜夫必須一垜一夫應事

有責成不許四垜三夫恐成躭閣各令備鋒利器械一件或鎗或刀或扒或弓矢各須精緻皆適實用平居出示曉諭聞砲即登城預將垜頭粉白一處上書垜夫某人係保長某人甲長某人下始不敢推托誤事

一每垜口須用兩人或三人輪流吃飯宿歇解手搬運若只一人豈能站一日一夜不勞倦乎賊乘勞倦而攻之豈有精力對敵乎

一編夫守城要近各人住處不得遠過里半二

里若不分遠近亂編者官吏重究
總計城垛若干城中或軍或民人丁若干每垛或二名或三名仍書姓名于垛墻一日一夜輪班更換
蘇州城守條約曰姑蘇城垛九千七百九十新增敵臺大約不過一千每一垛用一人守之通計城夫一萬一千人派夫照依先任溫公之法大戶五名中戶三名下戶用二人三人朋充一名實爲情法兼盡今長吳二縣除士宦舉監生

員外通將居民合二萬二千之數分作兩班城夫雖有兩班口糧止用一班上班之日第一班直一晝夜至次早第二班人夫更替及今閑時先就居民近住城垛處寫定班名於城垛上賊在百里外先要保長甲長到城看守俟賊近城五十里保長喚集散夫上城其法以百人爲率常以五十人分立一百垛口看守將身向外觀望五十人食息便廁則二垛常有看守一人至夜間亦用五十人立一百垛口看守五千人睡至半夜代換後半夜巡城官生至則五十人起而交代此勞逸適均之法也
呂坤救命書曰余昔巡視三關委太原趙同知將城中人丁王府除府第士夫除任宅及僕隷流民不派外其在城居民盡數報丁各就四民近處將丁民兵器書于垛粉壁上城外四鄉居民丁壯除在近堡保聚不願入城者不開外其情願避亂入城者亦就四面近處將丁名兵器書於垛上務要一垛二名平居各認信地庶有

聲息火速上城不致紊亂爭嚷本縣城垛平日亦須如此認識十月後三月前歇三操五演城數次務練城守之法庶登城守城不致犯法
呂坤救命書曰每垛定要二人鄉縣各一預寫垛上一人歇息吃飯解手一人常川瞭望
一編垛口自舉監生員致政供貼雜差及應襲以下盡數照依後開條件畫式或四名一垛或三名一垛或二名一垛每五垛另編立知事勤勇一人充爲垛長專一執廠旗查督大約上城

人丁衆寡通融不必拘泥原分窩鋪其陸路官員亦照原增發去方略一一遵奉施行通將編派過旗軍丁舍照式攢造書冊一本同各官依准申繳

城夫應備（號衣鎗刀斧竹筒 石塊大瓶綿被或毡）

蘇州守城條議云人夫各備號衣一件長柄鎗刀一件鐵斧一把或鐵鎚亦可如缺一件綑責

蘇州守城條云散夫各備長柄鎗刀一把又帶鐵鎚一箇或斧頭一把任從其便如缺一件即

加重責

城書曰攻城多暗約奸細上城照會疎虞處用雲梯登至垛口揮刀殺人守者驚亂須令垛夫一人手持利斧輪班專覷城足

一每垛口有幾丁每丁用一尺高有底通節粗竹筒一箇埋在垛口裡面各軍所執器械或短鎗或斬馬刀或鳥銃或弓矢插於竹筒內立之每垛下要石子五六斤重以至一斤半重者高員三尺一垛大員石可五六十斤者五塊如措辦不及即令避賊人於進城之時各納數塊

守楊州議曰每垛口各置大瓶十箇磚石一堆隨便或綿被或蓆毡各備一件防倭臨城下用竹架懸掩垛口以備矢彈每十垛合用滚木一根

部署

太白陰經曰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爲一軍老弱爲一軍壯女爲一軍三軍無使相遇壯男遇壯女則費力而姦生志散而力不專强壯遇老

弱則老使壯者悲弱使强者憐悲憐在心則使勇者更慮壯夫不戰

武經總要曰籍民中壯男爲一軍以充防人壯女爲一軍以隷雜役老弱爲一軍以供飲飼放牧樵採三軍無得相遇

軍兵

守城鄙見曰垛夫止於守禦若黠寇聚衆晝夜攻擊又非此輩可也須以兵力勝之

通典曰壘城上一步（里一作）置一甲卒十步加五

人、防非時抽易、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五十步有百長、百步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才授任、而統領精銳驍勇、或十隊、或二十隊、或三十、大將副將各一、作爲領隊巡城、曉諭激勸赴役、武經總要亦云、將各所伍信地、一城共有若干垛口、凡上関下関、上下餘丁雜差供貼守城等軍餘丁、通計共有若干、每垛口一個約合幾人、計算已明、然後挨所挨照本府所編信地、一軍一餘、或多、許均附一軍一餘之外、湊合派垛編成字號、如一所垛口已盡、而軍餘有餘、則挨于下伍相隣垛口、如垛口未盡、而一所軍餘已盡、即以相隣所伍軍餘兼搭接派、惟照人均派、不拘所伍定額、以致厚薄親疎失宜、如有軍丁多剩、增派衝要之處、

安剳兵

蘇州守城條議云、一分屯守城池之兵、於六門附近寺觀、無寺觀者、近門公廨屯扎、

衙役守城

守揚州議曰、議得本府并各屬首領各州縣正佐、及巡司等官、額有皂隷甲首民壯快手弓兵等役、除正役外、舊有副役一名、跟隨聽差、朋領工食、相延已久、該本府到任、因見此輩、俱屬冗役、俱詳呈汰革、盡令退回生理、即今倭奴報變、其勢孔棘矣、一時鄉兵俱難團練、客兵又難招集、況添一兵、必須增一餉、又非可以苟且議募者、查得前項副役中、雖多無賴、豈無膂力方剛、強悍便捷之夫、足堪備用者、乘合無准其照舊召復、責令該管衙門務選年壯有力者、充當與同正役、分爲上下二班、給與器械、教以武藝、每月一換、上班者聽候差遣、下班者聽掌印官演習操備、照舊將正役工食銀七兩二錢、分給一半、養贍家口、以本府及州縣巡司、約正役幾三千餘名、連副役可增置五六千餘名、是不煩召募、不費糧餉、而在在皆兵、雖不能衝鋒陷陣、而亦可壯虎豹在山之勢耳、今日權宜之計、似無便於此者、行令名該衙門通將

遴選正副姓名技藝年貌班次冊報遞委附近掌印官分頭點閱造冊前來以憑查考施行

役老少婦女

通典云城内老小丁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

行軍須知曰用婦女披掛捌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邪可代正軍防守門戶往來巡城應急使用

尹耕鄉云婦衆者堡中諸婦也別為兩科壯健者為一科分為四隊隊以大室家長婦有見識

者一人主之其堡四街巷亦分為四段隊主一段各執雜兵往來巡視遇火則擊柝而司釜婦隊應之遇盜則振鈴而四面餘衆隊應之其垣上人並不得內顧老弱者為一科亦分為四隊隊主以貧室婦屬尊者一人隊備八釜八甕水缸十六安置堡四角所謂司釜婦隊也有事之時必令水滿諸甕湯沸諸釜

別派人衆

尹耕鄉約曰隊長者掌臺呷之衆以為守者也擇才識次於堡長者為之小堡每面以二人大堡每面以四人一為奇隊長一為正隊長臺呷之衆分半為奇隊半為正隊臺衆如鎗手四則二為奇二為正箭礮之類皆然呷衆則一三五七九奇數者為奇二四六八十偶數者為正而以二人分掌之以便調援也

又云壕墻衆者縣地道出列於壕墻之內以為守者也擇堡中最有胆力勇士為之小堡一面十人大堡二十配以弓箭鎗手堡隊長自垣上

執旗發縱之可守則守可出擊則出擊其堡中有素志立功者可悉配此以便其進退

又曰呷衆分守呷者也計丁受之丁多則兩人受一呷令為二番丁少則人受一呷主器如前雜器條所載分奇正如前隊長條所載

又云大銃手主大銃備急迫者也堡丁有餘每銃另撥便巧者六人或三人堡丁不足則面置一柄臨時撥鎗手應用堡長主之

又曰火鎗手專發火器者也擇年少而性便巧

者爲之人數稽課與箭手同但鎗器火藥則費
長以堡費爲之不自置也
又云弓箭手專射者也擇家富年少如堡費長
之子弟爲之壕墻每面四人角敵臺每臺四人
其弓箭即令自備堡田多准折畆銀堡田少不
折畆銀平居則費長稽其弓箭之美惡盈歉堡
隊長課之習射
又曰礮石手專發礮石者也資性次于鎗手者
爲之人數三四倍於鎗手稽課與之同礮具亦

官置
又曰懸石衝木衆舉木石下擊者也堡丁有餘
則每石每木另發有力者六人或三人正隊長
統之堡丁不足則分置木石於中道臨時撥奇
隊衆應用奇隊人主之
又云絕藝人者或發火器或用弓矢或善袖箭
或善鐵丸技藝絕人者也列之臺隅則膠其用
矣須先行甄別其人精利其器多則十人少則
丙五人專令隨堡長進退宜在壕墻則於壕墻
宜在敵臺則於敵臺旁始至諸鎗箭手不得輕
發矢石示彼以弱損我守具須堡費隊長酌量
事勢可發令絕藝人發之
又曰地道衆守地道者也堡丁有餘每道守以
四丁不足擇家長婦有識見者一人主之配以
健婦八人鎗棒雜兵隨便
又云餘衆者除諸役外集餘丁備補伍也有丁
以下無則以老弱每面一隊多者三十人少者
一二十人令費長主之列垣下居常爲城上人

運水飲之類城上人倘有中傷者隊長點名次
即呼一人上補
簡不足當敵者出城
後梁劉鄩陷兗州據其城梁太祖命葛從周攻
之鄩料簡城中凡不足當敵者悉出之於外與
將士少壯者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戢兵禁
暴居人泰然
設粱長
每人守一粱五粱爲一伍立一粱長

擇年壯胆勇者一名爲栔長
每五栔內日夜輪一人巡望四人歇息日間每人管一時夜間每人管一更栔總提督之
五栔爲一伍共木牌上總書姓名每夜一人守一更向外觀望遞相輪換常有四名穩臥精力不疲緩急有備每更置一小旗上貼更分夜巡姓名如趙甲一更錢乙二更之類巡更者執旗在手只瞭望五栔口城下有無奸細一有賊至叫醒同伍執持灰瓶石塊器械擊打麾使數步之內易於瞭望

五十栔爲隊立一栔總
又百栔或五十栔擇殷實有用者一人爲甲長一人副之青衣裝束各帶腰刀一把號旗一面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論一立堡長今之官堡能守民堡不能守者官堡有官號令嚴明人心齊一所以能守民堡號令不明人心不一所以不能守也各堡中除舊有堪用堡長外如舊堡長不堪委用或尚未選立者須擇堡中有精力才幹有德行忠義素爲堡人信服者立之爲長小堡正一人副二人中堡正一人副四人大堡正一人副八人蓋正止一人則統領不亂副用數人則分理不缺凡堡中一切戰守機宜器械俱聽保長正副裁決或諭貧富衆寡一一預備如堡長能調度一堡事事有條人人信服除先給冠帶外有未給者給與冠帶俱免身差仍與下帖執照如遇虜賊攻圍保全一堡者即是大功應搞賞者先賞銀一百兩具奏　朝廷陞官優

錄若無堪用堡長必選委文武中廉幹官員於有警時前赴管理調度有功之日不拘職官堡長一體奏聞陞賞

立草廠

戚繼光曰每栔口五個立艸廠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堪遮掩風雨遇至樓鋪者即聽以樓鋪充之不必另立每廠竹竿一根長一丈三尺上用布旗一面發方二副顏色照城方面

毎一廠大水缸一箇貯清水、此臨時官備

毎廠梁長出燈籠一盞、東於艸廠橫竿上、并樓鋪旗竿上、以照城裏面、此廠完同驗、

遇夜穩火一盆、俱守鋪人丁備、此臨守城日時備也、

或城上十人一鋪、鋪有厚薦上覆毡席、可蔽風雨

或毎十梁爲一甲、

呂坤救命書云、幟旗按四方顏色、毎十梁樹一竿、竿高三尺、臨時用婦人裾幅、鋪蓋表裏皆可、

登埤必需用、毎五梁、官備竹木梆一箇、毎鋪百戶、備大小鼓二面、鑼一面、但城內有鼓者、皆許借用、此待賊至方行、賊去即聽交還、打壞以守鋪軍粮扣賠新鼓、無賊時、不許指此誆騙、如無借處、即便預將守城紀錄老小軍丁內扣粮速辦、限文到十日內、此有警備用、令先備候提調親到驗之、

守城人飲食

凡守城人之食、有米者攢、無米者官攢、一攢石一爲率、十人一火頭、共食一處、若各家送飯、亂不可言、且轉達難到、饑飽不時、自敗之道也、

呂坤救命書云、城上鍋灶不便、城下照所分人口二十人屬一火頭、一日三飯、早飯麪食、下晡乾飯、三更時麪食、火頭各照所管之人、以器盛飯、城上人用索板取、鹽菜總一盤、有送私食者不禁、

又曰、十人一灶、五人輪食、老男婦具食、壯婦運水、小兒供使令往來之役、燒用木柴疏火、不[illegible]軟草、以防火起、用火石鐮以防火斷、

呂坤救命書曰、守城男子、務要十分飽暖、婦人小口俱不餓死足矣、如城圍到幾時、男子日夜要氣力精神、萬萬不可忍餓受凍也、

尹耕鄉約云、金鼓俱息、則二面臺人留正隊、奇隊下食、歸則食正隊、又歸則食俾人奇隊、又歸則食俾人正隊、通歸則又食、一面者其次以東南爲先、西北爲後、當食則曳黃帛旌於對敵竿、通歸則落、夜易以一白燈、其四面分番以足爲候、凡鼓鳴本面不得下食、金鳴諸面俱不得下

食當食者食於垣下老弱婦女餽之餽食人不得登垣送汲飲以餘衆凡堡長率絕藝人必居於當食之面其當食曳黃旗而虜卒至則加曳紅旗照常鳴鼓

設策應兵

戚繼光曰一除舍人并編中軍者俱聽策應官帶領隨賊緊處分投往來捍禦對敵不泒垛只一某官見練兵千餘名已有武舉三名統領若賊臨城某官帶兵六百名屯處玄妙觀策護衛

以為中軍

蘇州守城條約曰若賊未臨城之日上司有調遣之事先分若干應命賊入腹裏即收其兵入城原如前法處置名曰聽調之兵

又曰擇用官生六員俟其俱到即令會議各人十日所知精兵召募一千二百名團聚北寺中以關練府佐一員專督官生六員參議其中合聚訓練務期可戰可守以須實用待賊臨城每門分營原練兵官生一員各帶兵二百名屯處于附近城門寺觀中一處有變隨以本處兵應之別處不動若賊攻城危急應該用兵攻擊亦待中軍方略已定有信牌發遣然後行動名曰實用之兵

設游兵

守城錄見曰一城除定兵之外每於一面又當備遊兵一枝擇將士最強者為之每遇事急即遣此兵輔之始保無虞

唐樞曰各城樓設游兵二隊每隊約兵二十五

名左右來往巡警每垛泒兵一名專守之

又曰各門又設游兵五十名各持利器鳥銃條有警努力禦敵仍先示約凡遇夜間賊集衆攻門方許放火箭三枝再緊發銃三個十分緊急鳴鑼三通原泒本門遊兵一面禦敵總官另帶枝兵應援一門有警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声東擊西之患尤禁垛兵驚擾離次至於疾風暴雨半夜黎明人易解弛困倦賊每乘間登城此當嚴加申諭可也 城書志云然

呂坤救命書云、城中有游兵、多者千人、少者六七百人、最少亦不下二三百人、立一中軍統之、常在隅守屯聚、以防策應、東面緊急、放大砲三聲、南面緊急、擂大鼓、西面緊急、撞鐘、北面緊急速鳴鑼、游兵火速向緊急之方、齊力防護、一千者分爲兩應、以備兩面受敵、六百四百人少、難分看賊勢緩急、緩者六百四百、亦可分爲兩應、急再行催促全調專守、一面極力防護、若更有餘人、一城樓屯聚三四百、賊急而人不足、再調

一枝、似更便也、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論、一分奇正、城上四面各立旗竿、各色旗面、每面先定正兵奇兵、正兵隊長奇兵隊長、正兵分定垛口、書名垛上、凡燈火弓箭銃砲牌簾石塊器械叉杵之類、一一齊備、專心固守、奇兵周遊無定、專備應援、如東面賊攻、扯起青旗、東方奇兵策應、若西南北三面賊攻、則西扯白旗、南扯紅旗、北扯黑旗、各方俱以奇兵策應、賊多多應、即以三面奇兵援之、賊必少應、或以左右奇兵援之、仍要周流防避、恐賊聲東擊西、其正兵各守原垛、一人不許擅動、、

金強伸守中京軍、止二千二百人、傷殘老弱半之、北兵圍困、東西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爲旗、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上、以壯士五十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懲子軍爲號、聲勢與萬衆無異、

官軍不宜頻調

愼官軍調遣之令、臣聞分兵信地者、所以一衆

心而責之以必死也、去秋虜變猝起、城守之事、未有定畫、所有士馬、朝營於東、暮則掣之而西、今日屬此、明日則或屬之以彼、將無持久之謀、兵無適從之志、其甚也勞擾滋焉、怨讟生焉、此戰守之効、所以未覩也、近該兵部題奉

欽依戰守官兵、各分信地、蓋已能懲舊轍之失矣、夫京師天下根本、城外扎營官軍、僅九千員名、城上巡城官軍、僅四千員名、各守舖官兵僅六千員名、已爲少矣、倘於臨時不能固守、初議

輕易調遣則號令不一責任不專觀望推諉與夫勞擾怨讟之弊將復仍舊何以期有功乎伏乞勅下兵部今後前項官軍不得輙調庶几將有專責兵有定守

設巡邏

各垜兵勤惰不一須常稽察毋使人人點名喧嚷則守垜者不能睡臥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爲限如東門至南門之類每門設巡邏兵十名置小紅旗一面中書巡邏字每更兵二名

輪班繹絡巡視各止挑燈執旗往來垜口不許叫喝打梆敲鈴若有垜夫熟睡不行瞭望并垜口燈火斷滅者隨掣更旗次早總巡官處稟究仍行喚醒點燈不許擅自喝打寶法稟究

呂坤救命書曰每五十人用有身家精壯勤謹男子二人作巡警亦令分番歇息但有怠惰豪強執拗敗羣之人違亂紀律者報知守正轉報主守甚者以軍法從事如有寬縱通同一例治罪

守城部見曰城頭牌巡不許訛言不許驚恐及引頸出垜望外最慢事也

乘城要法云賊在城外巡邏人役晝夜梆鈴往來提醒不得少怠唯守垜人輪流休息

設巡官

設巡邏役尤恐疎虞每門另選武職官二員各與馬匹置立更牌更箭如東巡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驗收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爲驗輪番迭周次

早送總督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次早各垜口偶有睡熟失瞭隱燈者掣其更旗次早并送總巡官處究治亦止許巡視不得呼喝敲梆警擾守垜之人

守城部見曰城中專委一官執牌往來巡視恐有他盜乘機竊發

又云晝夜皆當周巡分地一官往來一官之地一面分官往來巡一面之地四面總委周巡四

面之地各官皆須歷甲以防流矢鉛彈
武經總要曰作雌雄䇿持以巡城所至與守隊勘同乃過（契符形制在他門）

備傳警

毎架備竹木梆一個毎鋪備大小鼓二面鑼二面毎鋪用快馬數匹以傳警急各敵樓各備起火流星事急則燃之本面游兵接應各鋪備火種一盆不許種絶

設飛報

城書曰毎門置飛報四名健卒善走者爲之毎伏路警報一到除本門設備迎敵外即左右分報遍報各門知會預備此因城中立竿不便而設者

守揚州議云賊將臨城選差精健馬兵毎門四人哨探遇警馳報以便應援

守城鄙見曰城上用快馬傳報消息

嚴警報

遇有伏路警報城上中軍晝夜放火砲三個車起大旗夜則放手銃三個車燈二盞各軍民照派信地架口各執原給器械架長甲長各豎旗懸燈人俱向外立定賊如遠則放佛郎機近則銃弩再近打石子灰礶石塊擂木鉄汁糞汁之類如有以老弱搪塞抗違不到諸般違令本紀以軍法重治架長割耳同架捆打

城書曰立杆不便之城或未設有中軍如有伏路警報至某門一面飛報外城上即晝放大砲三個扠起大旗夜則放手銃三個扠燈二盞各

軍民照派信地架口各執原給器械架長甲長各豎旗懸燈人俱向外立定如前法拒守

演習

派定先演三日候提調親臨演之如派撥不明不均不公定將統理官軍法處治當時奪其管事罰以重差

分信地

守城鄙見曰四圍之城大勢四門各四官四隅又分四官統領各臺至一臺又分一頭管領各

强弱搭配兵若干名分定信地庶事有責成

城書云掌印官總理要地府佐等官各分督一門其險要門樓幾處派以見在衛指揮千百戶之有勤謹者次將各掌印千百戶原派信地樓鋪各相接界往來晝夜專督其在州縣掌印官酌派之

蘇州守城條約曰六門城樓各派定府佐一員專督該門守城人役府佐不足以所屬州縣佐內科目出身摘官之才能者充之

又曰指揮六員每門派定一員各行巡視以整齊保甲長散夫人等站立觀望及防不測之變其官生六人每人派定一門給與巡視虎頭牌面上寫遇夜合行巡視信地站立人等至交界處方回循環不息官生每人給馬一匹

又云城上各敵樓每處派定舉人一人或監生一人各帶家丁生員二人不拘家丁有無專在上宿歇督視本處垛口城夫晝夜防守若各地方有賊攀援上城坐名申呈憲院提問亦不許科擾保甲人等

次將在城生員致仕省吏照所分派樓鋪

步門既至而兵不足何以敵之曰平時編派民兵以防城城一步一垛口十步一窩蓬五十步一鋪五百步一臺臺當緊要之處要步派民兵一名十步二十名二十人爲成有成長以總之總則名于窩蓬五十步同百人百人爲陣陣長總之總注名于鋪常時既習臨事各守其處仍以老弱婦女饋食工匠造器畜練軍夫以待出

戰勿使登陴守夜以疲其力也

士夫協守

蘇州守城條約曰請鄉官協守城門各就其家之便情之合者分配又將在城舉人生員監生省祭等官及衛所能幹官生各派分樓舖分班輪管晝夜巡視亦休戚相關甘苦與同之意城內垛夫足用則士夫協守如不足則爲正派是在印官酌之耳

守敵臺

唐樞云敵登上垛口毎垛用兵三名選擇勇力者傾身外望以背向裏遠近彼此互相顧覷又將各臺編以字號分以信地別以旗號金鼓响器書觀旗色夜聽號聲仍各將字號旗名响器大書垛牆使各熟認俱以敵臺爲準如天字號敵臺左邊向地字號敵臺管垛若干地字號敵臺右邊向天字號敵臺管垛若干兩臺中分信地假如天字號該管四十垛以十垛爲一號第十垛一號用紅旗用鼓則大書日觀紅旗夜聽

號令八字於垛牆第二號十垛用黃旗用鑼則大書日觀黃旗夜聽鑼聲八字於垛牆第三號十垛用青旗用喇叭則大書日觀青旗夜聽喇叭八字於垛牆第四號十垛用白旗白木梆則大書日觀白旗夜聽木梆八字於墻其餘敵臺垛口皆然倘賊日犯天字旗第一號信垛城下該管敵臺上摇紅旗夜犯天字第一號信垛城下該管臺上起鼓信守兵夫一齊戒嚴俟擊左右城樓各游兵到彼應援兩邊敵臺相向互爲摧擊亦加戒嚴不許擅離信地應援恐賊聲東擊西乘虛而上

立定莫爲賊誘

呂坤救命書云賊欲攻西先在東面熱滾撤得蕩東門則西面必鬆他却一枝兵乘機一擁自西登城謂之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聲靜擊而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八個字耳兵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城上之人分定人數各照粉壁日夜防守不許越過一垛面目只向外

邊看城下賊如攻東雖十分緊要三面之人安定不移

又曰兵貴如山千搖不動百震不驚蓋乎賊智百端我守可固昔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登城矣守城之人都滚下城來賊遂登城原來是曹成用計一人訛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丁寧此令但有一人訛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動只將謡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先梟首示衆

防護庫獄芻場

蘇州守城條約曰，府有府庫，縣有縣庫，獄囚皆宜防守，府中用首領官一員，縣中用佐貳官一員看守。

乘城要法云，城堡中草場之處，必須擇人防守，萬分謹慎，賊至之日，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即係奸細，即拏送究治。

復以原統兵武舉一員統兵二百名，屯處府前，防守庫藏，并司獄司囚，再用武舉二員，各統兵

一百名，屯處長吳二縣前，防守二縣庫藏囚獄，

中軍

呂坤救命書云，縣令官為主守，居中調度，城上分為四面，一面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丞尉，或大小鄉官，舉監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為之處斷一面之事，練成民壯二十人，督率城衆，教演守法，守城原是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做一些人情，至守須借之威權，便宜行事，寬緩柔懦，避事狥情之人，決不可用，蓋一面稍疏，三面雖嚴，何救於一面之失，一城萬口之命，付與守之人，守城數千人，付之十數箇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

蘇州守城條約云，城中心，本府與長吳二縣掌印官，任扎玄妙觀，一以居重馭輕，一以接應各門事宜，一以近憲院謀，一以便士友參謀，就以練把總統兵六百名，屯處其中，作中軍名色，且府主縣尹，俱係一邑之主，諸事藉以參謀，故須同處。

次派官將掌印官專管中軍，高處號令，四面皆總所督，仍兼附近中軍要城一處，又將險要門臺幾處，派以見在衛所指揮千百戶之有功勳勇者，次將各掌印百戶，一官一旗，分派各原經本府編過信地樓鋪，各相接界，如一百戶署數印，則本官止在本伍樓鋪，餘則以旗甲一名分守各鋪，本官仍往來兼管，凡有力千戶，與指揮同派，無用指揮，與千戶同派。

守揚州議云，遇警必先派定門守，方可責成掌

印官專掌中軍高處號令、四面皆聽約束、仍將險要門臺幾處、派以見在衛所指揮千百戶有力勃勇者、各守一處、如無衛官、佐貳首領節以城內壯夫舉貢人等、照依人丁挨門、分派上城看守、該舖人等俱聽約束、掌印官不時查閱、派定守巡指揮千百戶等官、及巡邏兵甲長柴長柴、夫游兵飛報柵夫巷長各色人等、俱照派定器具派定職守、用心幹辦、依令施行、中軍惟看城外伏路、及墩堠原定晝夜烟火旗砲起火號令、

號令

通典曰、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為攻城之候、視若賊欲攻之處、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橦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墻、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法、

武經總要曰、每將各設四表、賊近、舉一表、賊至城、舉二表、賊登城、舉三表、賊扳女墻、舉四表、夜則加燭於表上、虞候戰隊、視舉表處急緩、如賊已向城、乘城將士皆援、

城書云、城門各設桅竿一根、大旗一面、顏色照城方面、原分派守城官守之、燈籠响砲油燭火藥選軍種火等項、俱照中軍日夜分班瞭望、中軍及聽伏路飛報警信至、即依號令施行、

井耕鄉約曰、凡堡各敵臺必植一竿、竿長一丈五尺、上掛紅布大旗一面、書其角（如曰西北東南之類）其敵臺（如門門面或西面第一二之類）字、虜至則張、虜去則落、（如東面見虜而西面不見、則東張而西落、）又每面置一旗竿、竿長丈餘、上揭紅帛旌一條、書某面對敵字、對敵則縛於中敵臺大旗竿上、敵退則落、堡長在、則下加縛小紅旗一面、不在則落、遇夜易以雙紅燈、堡長在加三、又備黃帛旌一條、以為垣衆畨食之節、如後齊畨條所載、又堡長執紅旗一面、以指揮、置小紅旗三面、令健步執隨、以為調別臺奇隊之符、隊長人執藍旗一面、以詔壕墻內人、置小藍旗三面、令健步執隨、以為調別陴奇隊之符、又云、堡每面置鼓金各一、大堡二之、而見虜、其

面鳴鼓以後徐徐鳴聲不絕虜去乃止虜來攻
鳴金以後徐徐鳴聲不絕止攻乃止虜大至或
塡壕求渡則金作急鳴虜已踰壕或扳墻觸垣
則鼓金齊鳴漸退徐鳴金止攻徐鳴鼓去皆巳
凡四垣有金鼓鳴則諸役人不得一人不至役
所亦不得一人番下飲食

劉士英以鍾爲約令民聞鐘聲則趨所守堞

城書云中軍於本城高處可以四面瞭覘之地
立竹竿一根長五尺上用綜繩一根懸黃布

二幅大旗一面卽於旗竿下或就樓鋪或立厰
房預備新亮燈籠四盞雙燈一盞油燭大將軍
碗口响砲四箇以原坐營兵將守之其隨銃應
該木馬火藥火繩等件俱備足仍選軍十名專
管種火一盆日夜分班四瞭城外伏路號火銃
砲照依號令施行仍撥吹鼓手八名專執此處
號令不拘何事不許扯差

凡警報來急之時每早天明吹打一通守城人
下城每晚吹打一通守城人上城

城書曰每更盡吹喇叭二聲催人換更如城凋
山木叢圍者難用此法

有警息之日鼓樓上放砲三聲各家一齊出門
再砲三聲各家一齊上城再砲三聲各垜口信
地站滿第二次放砲須待一炷香盡第三次放
砲須待二炷香盡三次砲响畢再遲一炷撞鐘
三百六十下統率官各照信地査有不到者以
軍法處治

有警輩印官卽便將中軍高處晝則放火砲三

箇車起大白旗在城大小官軍旗舍舉監生員
致仕人等盡照派過垜口卽將各執器械厰旗
上垜乘城照依號令

凡遇有警每夜日入山不見但放火砲三口車
起雙燈城內人丁聞砲看燈卽便上城守夜侯
定更砲响起更雙燈放落各處支更守城人照
守城項下條約施行所撥十人分更向四面瞭
看城外伏路人動靜中軍發擂樓鋪一齊發擂
中軍打更夜鋪處處打更一處斷絕更鼓依臨

陣罪法遣坐本管官旗、
守揚州議曰、遇有警、日則放火炮三個、車起大旗一面、夜則放大銃三箇、車起燈籠二箇、各色人等視以爲號、臨則各執器械、瞭望抵敵、必待敵退、落旗落燈、方可少息、
遇有警、但看城上中軍內、晝則放火砲三個、車起大旗、各人照派信地垛口、火速上城、夜則聽中軍高處放火砲三箇、車燈三盞、各人照派信地垛口上城、凡上城時、即將器械插於竹筒內、

垛長將旗插於草廠邊、不拘一垛幾人、俱向外立定、如賊來遠則佛郎機、近則鳥銃、再近打石子等項、難以預料、如賊退、或探賊未來、或探賊歸巢、其巢在十里之外、看中軍高處放砲落旗、每垛留一人城上看瞭、餘俱下城休息、聽中軍令上城、
登壇必究曰、凡遇夜、則五垛之人、不拘通有幾丁、看中軍高處放砲、舉雙燈、通上城照垛向外立聽中軍放砲落燈、每一廠內之人、先輪一垛者或二名或三名、支一更、餘俱入廠安睡、一更盡吹長喇叭、轉更又一垛者輪坐、獻梆守過更者進廠同睡、不許脫衣、如此五更五輪、輪完天明、若遇夜間、忽聽中軍高處砲響、車起雙燈、是有賊來攻城、各廠內不該支更人丁、盡數起出向垛口備戰、一處有賊、擂鼓獻鑼、滿城鋪俱擂鼓獻鑼、一鋪鑼鼓止、挨鋪通止、如賊已退、候中軍高處放砲落旗、各丁又俱進廠睡、輪該之垛照舊執更、但奸細內應、必待更深而發、譙樓更

鼓、只打初更二更、竟到五更收擂、以誤其期、亦是一法、
賊渡巢臺長低旗、鳴鉦三聲、鼓緩點鎗砲矢石善者間發、賊去遠、令瞭者升高望之、俟不見、然後旗定鼓止、落號旗、各兵坐息梆間一擊、各一人輪望、假旗傳食、凡食皆間一人、輪食城脚、中營發犒勞、交戰之時、兵夫人等、專心禦外、巡視官生、執旗督戰、有不力者計之、戰而有功者、或傷賊、或敗賊、或破賊、計鳴銅角一聲、給與各票

武經總要曰、凡賊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舉高物、如竿表之類、及吹擊樂器、恐賊內應、

又曰、城中有使至門者、徑送詣主將、裨校民吏不得輙見、如得城中飛書、不得輙讀、持送本營、對衆封送主將、

一賊泊城下、晝夜攻圍交戰之時、垛夫一名、不許下城、賊退之後、垛夫輪班吃飯、夜衛約定申時上城、卯時始下、各令分定信地、該管官員逐名查點、夜間掌號擊柝、凝神各於分垛向下俯

壕專視、或見賊渡河、或至城下安梯、或聞水响、或在壕外結衆聚望、或射箭打砲、急喊臨垛之夫、及兵官知之、用磚石飛星抛擊、

武經總要曰、凡有曉星氣術數、悉收錄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怪異以惑衆、

武經總要曰、凡號令一出、主將并副將以下、不得專異指揮、

乘城要法曰、守城號令、俱聽主將、分守各隅者、不得各出所見、

武經總要曰、守城號令、動支不拘何項官銀刊刻成書、各人給與一本、以便熟習、毋得徇情違逾、及違玩軍令、自干重典、

軍法

呂坤救命書曰、劉大王守寧陵時、令其甥在西北隅凝目望外、不許回頭、其甥回頭內顧、王即斬首示衆、守城四十日、無人敢犯、城賴以全、

一回頭割耳、

一擅行動者割耳、

守揚州議云、攻城之際、有人擅自行動、不守垛者、割耳、

一見賊大言喧嘩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遵照臨陣退縮、軍法示衆、

虎鈐經曰、城中有卒驚、及雜人、城上不得輙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一閉雜人等、不許無故上城、垛口窺視、擾亂軍伍、且防城外矢石、誤中旁人、趨避不便、驚惑衆心、倘有奸細、亦難防閑、相應嚴禁、

乘城要法曰、賊在城下、城中多有外來客戶城上混徒棄城混搶、致人散亂、賊遂得入、先年多因此失城、今犯者卽刻推城跌死、

凡倡謠言城難守者、主帥或監軍、卽時推出城跌死、不許一刻容留、戲婦人者亦然、

敢言怪異及妄傳言語者、俱誤事之尤、軍治窮治、

一守城不固者、本地分及主者皆斬、

凡一廠之內、一人不至、或夜歸私家、連坐垛長

各打二十棍、本犯割耳、同垛同廠連坐、遇賊攻打城池之時而不到者、本犯軍法示衆、垛長割耳、同垛同廠捆打、

各舖守城時、或至種火斷滅、與凡傳鼓鈴鼓或起或止不明、俱罪該管百戶、如一百戶而兼數印、不得分身者、罪其旗甲、百戶從輕發落、中軍高處接應在外、如墩堠號令遲誤、致賊猝至者、掌印官重治、瞭候司號之人、軍法示衆、

凡伏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毫刻或砲聲不致大響、以致在廠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亮者、致賊到城下攻城登雉、掌號鼓手瞭望人役、以軍法示衆、決不貸生、掌印官綑打一百、割耳、

凡伏路人在於城外、不拘晝夜、但放起火三枝、砲響三箇、中軍瞭見、如是白晝、則放砲三口、車起大旗、城內人丁、盡數火速上城守禦、一照守城號令條約、賊去落旗、人丁休息、若夜間瞭見城外、不拘何面伏路人、放起火砲響、則車起雙

燈二盞、放火砲三口、廠內人丁盡數出向垛口以備攻打、賊退落燈、各人丁仍還廠內休息、城書曰、如有器具不備、不遵號令者、輕則綑打、重則軍法處治、

凡平時各應備器具什物、不完者、應備之人、軍法施行、掌印官連坐、

凡旗廠器械矢石火銃鑼鼓之類、一件不完者、本犯綑打、連坐同垛同廠五垛以上、本官旗綑打、衛城五舖以上、所城二舖以上、掌印官及分

督官細打臨賊攻城之時以致缺少及放火器不如法者本犯軍法示衆照前違坐者皆割耳

乘城要法曰凡在城文武鄉官不論官之尊卑及有無見任者臨時即屬親臨官司城中軍民悉聽節制賞罰如少拒抗者賊退許指名究治決不輕恕悉以軍法處治

賞罰

守揚州議曰號令要嚴賞罰要信但有小罪如喧噪怠玩者即軍法處一二人以示震肅但有

小功如哨探得實預先報聞者即厚賞一二人以示鼓舞則重罰之後無怯士厚賞之下多勇夫人心自樂於用命忘身而無内潰之可虞矣

守城鄙見云專委一員官將銀包三錢五錢一兩二兩至十兩者及花紅之類咸備一遇官兵架夫或能擊賊或能退賊或能報賊渡水或能報賊取梯即時量功大小對衆賞之庶人心感越爭相防守矣

防火發

通典曰城内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 虎鈐經亦云

武經總要云令民灶爲天井高突防火仍預下令凡失火者斬杜奸人也

唐雯曰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艸柴葦恐城外火箭飛入起火故宜禁諭少則收藏多則移置隙地爲便

通典云火發之處多恐奸人放火但令便近乏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救之 虎鈐經亦云

武經總要曰或城内有火發只令本防官吏領丁徒赴救仍急報主將主將遣左右親信人捉任

虎鈐經云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信左右救之

城書曰攻城多伏奸細城中放火守城者奔救則乘隙而登須設兵一枝或五十名或百名擇城當心處或寺觀居寓專司救火

乘城要法曰一城堡中有賊在外若城内居民

多、僉選好漢數百、隨城大小人多少、分作五枝、中心一枝、四面有門處各屯一枝、恐奸細城中放火亂人心、隨卽撲滅、各枝俱不許動、便城房盡燒、城上人亦不可動、至緊至緊、

蘇州守城條約曰、城中先計道里適均、定作十二處、派定地方某處某處、止分遣省祭雜色等官十二員、每一員率領火夫五十名、屯處所分地方菴院中、給與水桶水斗撓鉤等項、以防一方火患、假如某方火起、止許信地火夫撲滅、城

上人夫不許亂動、城中居民亦不許喧嚷奔走擾亂地方、仍給虎頭火牌一面、上書專委救火與夫禁戢擾亂地方等字樣、以專委任、亦便夜間救火執照、以開巷門、其火夫着各該啚舉報極貧人戶、每日每名給米二斗自贍、（共計火夫六百名、每日給米十二石、通計一月不過用米三百六十石、此法一行、名雖救火、實則處置飢民得所、）

唐愛云、倘城中偶有失火去處、城上訛言賊入驚亂、爲害不細、平日有司分定方隅、編立保長小甲名色、分信地、多備水桶藤斗鐵鉤蔴搭竹梯斧鋸、每一方隅火起、卽以本坊火甲救之、不得亂擾守城兵夫、各顧禁口、就使本家失火、不許離次、若係本坊火甲撲援不力、致有延蔓、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並出一體以軍法處治、如此緩急有備、防守無虞、此在平日素講而預備可也、

一交鋒之際、城內偶有火燭及喧嘩者、自有火甲及游兵料理、不許回顧、萬一卽有奸細內應、亦不過數人、自有中營及各駐隊游兵捕捉、亦

不必動、蓋城上人站得定、見的眞、賊氣自奪、

唐樞云、倘或城中一時火發、恐是奸細在城中爲裡應、或居民失謹慎、其守城兵夫未免驚疑、且往救家宅、必至棄其所守、請先出示禁諭、庶不疎虞、

武經總要曰、凡城中失火、及非常驚動、主將命擊鼓五通、城上下吏卒聞鼓、不得輒離職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詰奸細

乘城要法曰賊有聲息即守各門盤詰奸細凡城中新來僧道及借宿商賈面生之人盡數逐出城容留者罪及兩隣

呂坤救命書曰城門將閉之時守門官將城中流來閒人仔細搜索除各家正身及有力家僕探信同心者不妨留用外其餘三年内寄任傭工作僕及老幼不堪厮人應逐出者盡數逐出葢賊欲攻城每每先託心腹之人與傭工作僕探聽消息默覘道路預備開門發火放監師伍

之陷歸德可鑒已賊無内應雖開門不敢徑入此守城第一緊急者慎之慎之

蘇州守城條約曰賊將臨城先集保長給與連坐信牌使之各保自行曉諭各甲自相糾察如有容留奸細者一甲連坐軍法重罪不得與平時止坐直日者輕罪例論其寺觀給與住持使各房糾察待賊一退即收信牌不准此例及令開時着官一員先刻小牌計在城甲數每甲一張印完以便臨時給發守揚州議亦同

鄭若曾云所苦者盤詰奸細甚難葢奸細乃本地之民賊拘其家屬刼其内應吾烏從而覺之今之詰者多在城門内使賊假裝吾民從此擊殺門豈能遽闔乎又或閉門太早止通一二門出入人愈衆則詰愈難不若大開各門門外盤詰而兵衛設於門下方善

守揚州議云門外仍用繩二條十字斜絆令其左入右出庶得稽查

蘇州守城條約曰盤詰奸細之法差官帶領知

事人役在城門外吊橋邊逐一仔細認辨各色人并簡驗物件用衛官一員有精力教官一員省祭雜色官一員兼領其事守門官員再行查驗不可但恃官廳爲盤詰之地

譚論曰凡詰奸細須立木柵在濠之外百步陳兵守衛而詰之城門之下又嚴兵而待之遇警則閉令人聞警輒將城門晝閉或止開一門或日開二次而詰奸又在城門之内外避難之人一擁而入又熟從詰且辨之又每廠壑左右各

置小吊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逃難者吊入之法、婦女隨即吊上、若係男子、須審其聲音貫址、方許吊入、

城書曰、城中奸細萬分難防、凡面生之人、或上年半年、粧爲客人、僧道、或充算卦傭工皮匠裁縫賣菜販菓修脚篦頭、在于本城、躧探道路、採訪虛實、窺伺貧富、交結守門牢伴爲腹心、買囑在官人役爲耳目、甚者包攬皂快營幹守門、一動一靜無不皆知、一計一策無不皆知、及至圍

城之時、此人或舉火内應、或預配城鑰開門、或揚言賊已入城、惑亂衆心、有司預先謹防、臨時挨逐、但有房主歇家不行覺察、一槩混匿者、查實奸細與房主歇家一同打死、

譚論曰、凡敵環而攻城、曠日持久、計城内芻薪將盡、或佯退數舍、夜則還襲、或混爲採薪之人、入城内應、不可不知也、

陳恕曰、海夷譎詐、奸計百出、或粧造簑笠農夫、或粧做巾帽婦女、或裝做雲遊僧道、或粧做乞丐餓夫、探听消息、則如鬼如蜮、剽剝村落、則蟻聚蜂屯、萬一不謹、潛入城郭、被其内應、噬臍無及、爲今之計、必須編行所屬官司、在城則逐戶挨查、門禁則仔細盤詰、出軍則尤宜探訪、至於掌門之官、亦要文武相兼、啓閉以時、夙夜有警、男子繇左、女子繇右、不相混淆、毋容攙越、

譚綸云、敵毎擄吾人、縶其父母妻子、使爲間諜内應、此最難辨識、當事者須嚴察之、

亦有城内無藉棍賊、爲彼嚮導、乘機内應者、

守揚州議曰、禦倭之法、不防外攻而防内潰、故自來襲破者什九、攻破者什一、則以内潰故也、揚州舟車輻輳、財貨露積、易爲奸人所垂涎、且四方烏合之人、紛紜雜處、得無有奸細假裝客商、潛入窺探虛實、結連内應者乎、又得無有無籍賊徒、乘機搶掠、訛傳内訌、爲倭嚮導者乎、凡此皆足以自潰、而爲敵所襲、欲求所以杜之之法、惟有保甲一節、尚可隄防盤詰、亟通行所屬州縣及村鎮、揚司申嚴前例、若已編派停當者、

一一着實舉行如編或未當及村疃零星未編者不論近遠一體編定仍分別總小甲名下花戶人戶姓名作何生理或家有寓住某處客商幾名作何商賈共書牌上仍造冊送該州縣互相覺察如有面生可疑之人即行屏逐不許容留以滋內患仍申連坐之法一人爲非九人治罪客商爲非主家治罪掌印官不時譏察有能詰獲奸細擒送官司者審實重加給賞

尹耕鄉約曰僑客者莫知所從來而寓於堡者

也往余得之歸正人曰虜諜人人遣時時至也有還報者有不還者夫既有不還報者而復來間首官自占則其人多潛寓閭閻矣饑寒之迫身恩怨之傷氣初欲留而後悔有所懲而中變其態不多端乎靜而思之可寒心也夫嫁女不出其鄉用佃豈宜遠道故必家自覺察門書扁曰本家長爲某爲本堡長或貲隊長有弟幾人某某爲某濠墻衆有子幾人某某爲某臺鎗箭手佃客幾人某某某係本堡某人子弟爲某隊牌衆某係隣堡某人子弟爲某隊牌長家長婦爲某爲某婦隊長弟婦幾人某某爲某婦隊長子婦幾人某某爲某婦隊衆僑客不知其鄉者逐不可稽其父兄宗族者逐乞丐無來歷者逐僧道遊食者逐扁無名籍堡居二日以上者堡長覺察非堡人親屬如僑甥者逐其庶免於不虞也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諭一嚴盤詰堡中平時凡有流任游來面生可疑之人最宜譏察如有聲

息即令堡中伶俐官軍守把堡門凡有流來僧道乞丐及借宿無引客商言語結舌踪跡不明者恐是奸細盡數逐出若審有可據送官究問或有假裝投歸不可輕易放入及近來公差夜不收執有牌票往往被賊捉去恐賊得此牌票詐稱官差堡中輕聽不察日入夜進致生內應昔年倭寇破福建興化用此計也

呂坤救命書曰護守城池盤詰奸細兩牌四城門上都有兩京十三省所同蓋祖宗舊制近來

城門大開，看城門之人只是一二老幼替身，常常不在門下，箇箇不知盤門。假如三五十歹人騎馬提刀，忽然自四門如飛而至，進縣堂劫庫放囚，封了四門，一城生靈何所逃命。縱有步兵三兩箇月調到，賊劫我百姓，上城嚴守，誰敢不從。太平日久，大家只是靠天命耳。李審欲據桃林縣，縣官不從，乃詫言奉旨入洛陽，暫送家眷入縣衙一寄，却以强兵戴羃羅乘車而入，遂奪桃林。

嚴奸盜

城背曰，壯丁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爲奸盜。但有拿獲真贓者，不分强竊，當時打死示衆。其飲食不足之人，開具手本稟官賑借，照出存恤。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四

戰守全書卷之十四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十四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部

分番歇息

一賊將來及去未遠，夜間守城人衆分番歇息，更夫往來巡察，交戰之際，亦須輪替歇息，以養精力。

守揚州議曰，又要蓄養兵夫，精力常使有餘，勿使敵得以攻吾之疲；當昏夜風雨驟至之時，愈嚴防備，勿使敵得以攻吾之惰；當敵所不圍，或圍而旋解之地，更加着守，勿使敵得以攻我之疎。凡此皆緊喫機宜，須因時相度。

尹耕鄉約曰，四齊番。齊番者，次第其番，不使有失也。如初鳴鼓，則諸役人無不至役所者；鼓徐鳴，則本面臺人盡立，陴人正奇遞坐；鳴金，則諸役人咸整器具，陴人盡立，別面臺人亦立，陴人遞坐；金鼓齊鳴，則本面臺陴人不停擊，別面臺人赴調，陴人盡立。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諭一節勞逸凡賊在堡外劄營白日晴明未有攻圍之勢或零騎往來故意虛張我唯靜守不用多人分班休息且便飲食恐先辛苦人力困倦惟於擁衆來攻或風雨棠霧或夜間昏黑最要加人專守仍聽號令若賊來攻或舉號頭或鳴金鼓一響速到庶人力不勞戰守有備又黑夜防守萬分謹慎必用勤謹精壯之人專主瞭望方不悞事

防襲破

鄭若曾云從來城守攻破者十一襲破者十九襲破之說有二其一是伏奸細於城中放火守城者奔救敵乘間而登其二是暗約奸細上城照會蹤虜處用雲梯登至垛口揮刀殺人守者驚散賊從此上故守城之法設兵一枝專司救火不許守垛者下城守垛者各持一斧分班專視城足凡賊登城多在下半夜乘人疲倦故也亦多在黎明守者散班故也把守之嚴賊豈能襲我乎

海道副使譚綸曰自來城守攻破者少襲破者多嚴夜巡詰奸細為第一要緊事也

胡宗憲云大兵進攻賊巢城內不無空虛恐墮誘敵奸計或賊出我之背乘虛來襲危矣必須嚴加防守仍撥人把截往來要路

呂坤救命書曰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日夜勞苦神疲力竭之類乘我之怠如日久心安官不戒訓民不恐懼之類乘我之忽如風雨雪夜賊遠賊稀思想不到之類乘我之無備

如兵刃不利矢石不足火砲缺乏之類乘我之疎如城有單薄地有平陂外有攻衝之資內有不備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遲心怠意一時招架不及手忙脚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危所係不可不慎也

急備詭詐

虎鈐經曰破圍之師當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敵示以閑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懈因將衝突也

武經總要曰若敵人稱降及和切勿弛備當益加謹守防其詐我

防内潰

守揚州議曰寇若圍城不患外攻而患内潰何也寇至人心方在危疑苟一涉張皇人心愈爲搖動或加以久困之後訛言驟傳恐城未必破寇未必入先自潰亂矣又或督責無法無警之時晝夜耗人精力及至臨亟兵夫疲倦疎虞往往爲寇所乘以致陷城敗事皆坐於此故該地

方官貴遠知預備不蔇不絿以鎮定人心爲主

詐移人心

通典曰敵若兵衆氣盛將卒有疑即迴易左右前後或替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改變飛書檄必誘我人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巡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僞契巡行所繇不覺罰之則送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輙不得問其事繇外人輙不得與語

武經總要曰若賊勢外振士心内貳則或轉左隊以爲右易前軍以置後或一日數易或數日不移又間使人持僞契巡行以驗試將士

嚴夜警

呂坤救命書云城上夜間最要安靜無聲以聽賊之消息四城門俱有更鼓每交一點放砲一聲高聲人大吽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衆人齊喊一聲餘時俱不許動一些聲色使賊不得以掩彼之形聲探我之消息也

唐愛曰城上白日止張旗號非寇臨城不許鄉

夫上城以疲其力臨晚登埤俱要雨具器械繞城不許喧嚷屏去鈴柝若無人者使寇不知城上虛實且城上不譁城外有警庶可傳報以便策應

城書云同垛人輪班支更所以節其力也倘有警報各廠鋪内盡數出向垛口備戰一處有賊擂鼓敲鑼滿城鋪俱擂鼓敲鑼止則俱止如起止不明俱罪該管百戶

五垛之内燈火斷滅即記輪更之人并治城夫

自東門某窩舖至某窩舖巡邏周而復始每更二人稽查均照前式如警迫晝夜俱要巡邏

守揚州議曰每夜揀選乖覺精兵四十名充爲夜不收官給銅鑼分佈四面城脚下往來偵探遇賊越濠鳴鑼傳報守城人役應援

守揚州議云每門置立籌簿遇夜往來傳遞稽查守垜之人每更垜長仍於簿内姓名之下畫字中有不到者治以軍法

輪睡

八丁不令俱在垜下立到天明所以休息人力務使精神有餘免致人倦失更被賊掩襲不許乘機私歸家内又不許說話依舊說的困倦及至輪該執更却值磕睡只許在廠輪睡

守城畧見曰垜夫夜間切不可睡葢一垜之夫睡熟則一垜無人照顧

胡世寧云戰卒不睡恐賊夜乘其疲而竊入焉須要晝夜輪班休息

一備燈火

通典曰脂油燭炬然脂汞燭於城中四衢要路門下晨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

武經總要曰衢巷通夜張燈燭察奸人出入與軍士之私相過從者

行軍須知曰多設照城燈籠防夜後有賊鑿城以黑暗處垂索求入城中放火亂軍

呂坤救命書曰夜間城上燈籠萬不可無但懸之垜口是我在城上不能看暗處之賊賊在城下却能見明處之我只可用油紙懸燈縋于城

下離城外地下八尺以觀賊之遠近

乘城要法賊在城外每夜五垜口用繩懸燈籠一箇於城牆上半離城下地一丈垜口上切不可用燈火只藏在窩舖中葢要我見賊賊不見我城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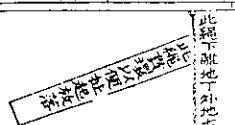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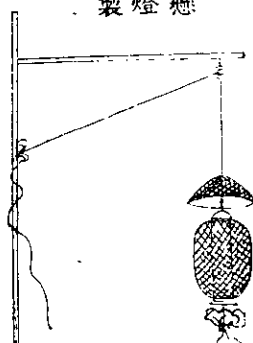
唐順之曰守城愼勿燃燈城上以自照宜懸於城外半腰以照人即用此

唐愛曰每垜一燈三垜懸一燈落地用新油紙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葢以防雨葢上仍壓

一小瓦片以防風若茂箬蓬蒞尤隹每燈置一
挑竿索懸城下離城外地七尺庻使賊抵城下
我能照見我賺垜口賊不見我換燭只輪更之
人司之不許誤事然懸索宜細止勝一燈庻賊
不能扳躋上城
若官府給燭五人輪管使兵夫自備恐曠日持
久所費不給未免誤事官給爲便不當靳小費
可也
蘇州守城條約云蠟燭每夜二萬七百九十枝

連六門城樓用通計三萬枝以一月計之九十
萬枝通計銀一百一十兩長吳二縣備
戚繼光曰垜口二箇其派過該守本垜一人不
拘幾丁共出燈籠一盞一應車燈繩桿燈底墜
石兩暈俱照圖式
又與虜接遇夜未宜燃火俾閒反使虜明我暗
必紮具艸束長三四尺兩頭燃之擲諸堙脚或
令濠牆內人舉火則我明虜暗矣
一夜戰燈火懸外半城間縛燕尾炬投下燔賊

并用爲照城上不可張燈燭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諭一謹夜照賊在堡外遇
夜黑時每五垜只懸燈籠一箇於堡牆之半離
地一丈使下明我能見賊上暗賊不能見我垜
口上切不可用燈火只藏于窩舖
武經總要曰賊夜圍城於城半腹每十步繫一
燈籠又束蘆葦爲梛插以松明樺皮可用照城
上城下以鐵索縋之
蘇州守城條約曰每三垜備明燈一碗燈架先

置城垜外照城足其燈每一保長給與二十三
碗每日着一縣佐次第分派本日一夜之燈與
保長每保長派好燭一百九十八枝任其分散
丁夫以備一夜之用若保長有弊許丁夫口告
罰燭一枝

一有鐵架燒竹節者從更每一架准燈一盞此繇預備

通典曰、松明、以鐵鎖鏈下巡城照、恐敵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懸大燈於城半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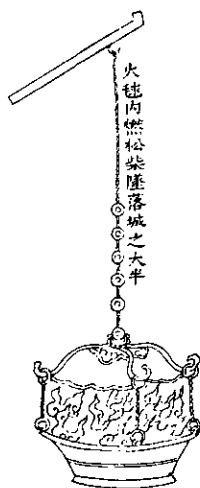
羅拱宸曰、至於夜間守城用燈燭所費甚多、且皆高懸於垜上、是使賊得以覘我我不便覘賊其利在彼矣、甚非所宜、爲今之計、應造鐵火毬中燃松柴、價比樁燭相去倍蓰、況火光散濶極遠、比燈火相去千萬、每垜口二十箇三十箇止該用火毬一枝、挑出垜外、墜於城半則火光在下、我覘在上、不悖其光、我得以見賊、而賊不能見我、其利在我矣、

登壇必究云、一有鐵架燒松節者、從便、每一架准燈一盞、

虎鈐經云、松明炬、以松木爲之、燒令明直墜下隨城照之、恐敵人乘暗上城、

譚論曰、守城用燭、不如用松明、一松明、可代十燈、

火毬

火毬內燃松柴墜落城之大半

置警犬

通典曰置警犬於城上吠處則須加備

武經總要曰賊夜圍城則每五十步以一犬繫城下置食其前城上聞犬吠則縋火下照舉表加備

乘城要法云一於城下四面各鑿一小狗竇以通城內外或繫犬城下平時飼以水食教演成熟賊若夜來攻城城下犬吠城上人知

面置一家家養數犬別爲犬窩于濠牆之下其人犬恭以窩爲廬以濠牆爲院落一有風息則犬以警人人以叩堡

設柰何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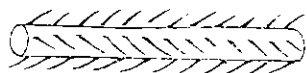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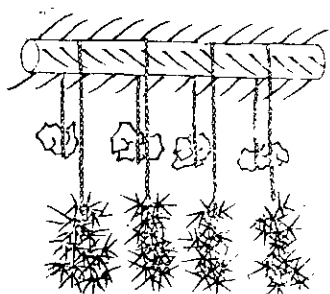
且或守城兵夫偶爾困倦不支則置柰何木以防一時之懈先諭各兵每夜一鼓之後各城樓喇叭一通即將柰何木通城頓置垜牆上木上倒綴虎怕刺

唐樞曰又慮賊攻日久我兵疲倦必更番休息若欲再加嚴固沿城垜上豎架柰何木此木易

造費又不多令各縣城低難守相應速製柰何木製豎立架木二根橫閘橫挑木各一根上閘一木謂之柰何木木上錯綜釘以竹簽其木之輕重與挑木相稱倒綴虎怕刺每剌一束用小指大艸繩三尺長一頭繫剌束一頭縛二三斤重石塊將石連繩纏於木刺垂牆頭之外賊來襲攻既不能攀援而上又不能飛越而入一經移動磚石下墜剌木隨落賊自取傷守垜兵夫且又驚覺即拋打磚石傷賊必多因其無可柰

何故曰奈何木

奈何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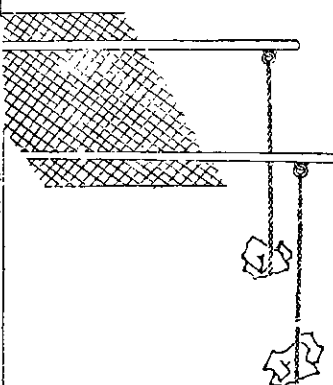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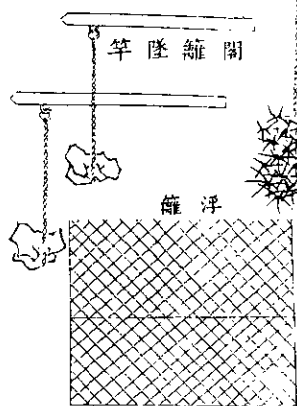
奈何木繫石箣

浮棚 一曰浮籬

羅拱辰曰兵疲倦必要更番休養又恐乘怠而入須於垜外菾出浮棚每扇約濶三四尺或長六七尺不拘環城接連鴛設之法或用小木或竹每根比棚濶三四尺以一半伸出垜外一半放入垜內其外閣浮棚棚上壓以磚石天晴加置石灰數包於其上其內用繩縛墜石虛懸若賊加梯棚上則棚軟不乘其梯其磚石墜擊城下而內懸木石墜落牆內守垜者且自警覺若

賊置梯棚下而上登其棚觸首一移動而亂石又墜矣此棚木易於成造且所費不多今各縣城低難守相應速製

城書曰又於奈何木下垜口之外挑出五七尺長兩竿垜內竿頭墜大石駕浮籬於垜外竿上又以一大石縛耦繩頭繫於大木石塊閣於籬鬆緩其繩又多取亂石均鋪籬上賊若夜襲以梯置籬下而上登則頭觸浮籬木石俱墜若置梯於籬上籬軟不能乘梯木石下擊兩竿翻入

城内則又驚覺人矣

防蚤夜

諺綸云凡敵夜襲我多在五更悉衆攻我多在黎明出我不意也

城書曰凡敵夜襲多在下半夜乘人疲倦故也悉衆攻我多在黎明守者散班故也故夜巡須嚴次蚤亦須換班人各到垛口方許散班

夜鼓

夜間常擂鼓一二次若出師之狀令敵夜不得寢而我兵實安寢城上亦必先諭城上人知之

然後不亂終日便溺俱抛之城外根下城中人少事急壯年婦女須同男子衣冠上城防禦朝暮之喊男婦小兒俱要齊聲以示人多以揚精采仍須一家男婦聚在一處但有調戲褻狎者斬首示衆

外拒

凡遇敵警則須各門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或十里兵分二營拒守截殺與中爲犄角與城下牆内游兵相應援

謂綿亘尾還劫敵、須至城外、為三四壘、屯兵把守、與城中為犄角、敵築甬道、架雲梯以攻我、或穴地道以襲我、則又當隨事有應、免致臨時倉皇無措、

守揚州議曰、賊將臨城、須在城外、預結三四壘、屯兵把守、與城中為犄角之勢、方為上策、若寇敵環而攻我、曠日持久、逆料城內乏食、彼必佯退數舍、至夜還襲之、守備不可少懈、

城書曰、能守而不能戰、賊知其不敢出也、久之

亦無憚心矣、須晝張旗幟、夜張燈火、或東或西、或南或北、或不時擂鼓放炮、使賊驚疑、或夜遣善火官兵、焚其輜重、或選募勇敢兵民、夜砍其營、待其走而邀擊之、可成擒矣、

又曰、要知此兵之屯、在于牽賊之勢、使其左右顧慮、不免分賊拒守、不敢併力攻城、而勝算在我矣、故堅守為上策、輕出為下策、

江南經略曰、善守者、守于城外、不善守者、守于城內、如人在甕外、則能運甕、故塡門據堞、備械懸燈、是守於內、此守之不可廢、而有識者堅壁清野、設伏備應、使敵入吾地、進之不得、攻退之無所恃、餧則困之、逸則疲之、去則襲之、陣則衝之、開門延敵、使敵怖疑而不敢犯、是守之上者也、

設伏探

闘警預備、先於偵探伏路人、最為要緊、凡有警時、查照城外要害、四面共有幾處、每處撥選五人、每人管一更、俱於每日午時、司火藥官處領

起火六枝、手銃五口、火繩五根、各照派信地、出城離二三里之遠、守伏、至次日午時、有人交代、方許回家、仍每人給小黃旗一面、雨具一副、如白晝遇有賊至、伏路人即放手砲三箇、起火三枝、搖展黃旗、馳回中軍高處、照給過號令接應、城內兵民、照中軍令上城、向垜守禦、如夜遇賊至、伏路人先覺、即放手銃三箇、起火三枝、一面奔告城下、中軍高處瞭見、照給過號令接應、五垜人盡起、向垜備禦、如城中不便立竿、不拘晝

夜犇告本門城下爲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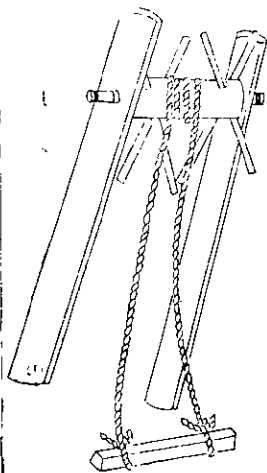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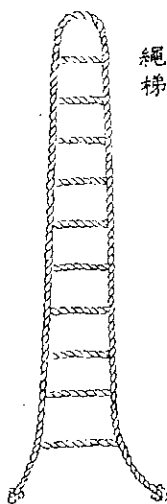
偵探每日一報

每營設偵探五人凡賊中消息營内動靜每日一報以便城中設奇制勝或有方略即付偵探人帶回營將依計施行往來之間須要密記

伏路人誤事究治

城書曰凡賊來伏路人不在要路哨伏偸藏人家屋廠園林之内睡熟誤事致賊直突城下攻城者伏路人俱比臨陣退縮軍法示衆

又云凡伏路人出伏遲期及該備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線火繩濕落不堪雨具不整及在伏之人不俟交代而輒回家者以軍法綑打一百割耳如有誤事軍法示衆

拒擊

按次第擊賊

尹耕鄉約曰齊擊者次第其發以蓋技也近時堡人遇虜初至不四五騎張皇無措輕發矢石器械既耗精力亦竭此其進攻反無以應又其始發也不以絕藝躁妄之夫童稚之輩呵之不可禁之不止爲虜所輕招速其侮今制以七擊爲節如虜甫至或二三騎四五騎則其面張旗伐鼓後徐徐鳴鼓堡長率絕藝人或在臺上陴間或出壕牆內酌量視之待其集至十數騎有指揮來攻之意則令絕藝人潛伏隱暗出其不意發鎗發矢中其指揮者此一擊也

或虜集至三四十騎折屋伐木以爲攻具則陴張懸簾臺人大整器具堡長率絕藝人或以壕上或出壕牆連發鎗矢仆其馬騎此二擊也

虜或集至百餘張弓注矢射我臺陴則揭對敵旌帛鳴金後徐徐鳴金奇正隊長整治陴石雜兵堡長督絕藝人及臺上鎗箭手礮石手齊發此三擊也

虜或集至數百千人束芻裹袋填壕求渡則金作急鳴隊長整治懸石衛木堡隊長督絕藝人及臺上鎗箭手礮石手壕牆內鎗箭手砲石手同時齊發及以旗調別而臺鎗箭手奇隊救應此四擊也

虜或塡壕已平揭竿舉鼓來衝我陴則金鼓齊鳴費長整大銃堡長督臺人旁射擊之及以旗蓋調別臺奇隊隊長以藍旗諂壕牆人舉長鉤巨斧月牙拐鈎截推仆之及督陴人下擲石四擊庇護我壕牆人此五擊也

虜或縻我壕牆壕牆人不能存立退入地道衝車并洞相維而前則堡長督礮石人含礮助擲大石或舉懸石衛木隊長督陴人下油洒硝硫發火筒噴之及以旗調別而陴人奇隊助下擲石此六擊也

虜或衝車附垣而道相屬前死後繼肉薄不止則堡隊長督諸役人不得停手及以旗蓋調別

堅奇險悍長皆大銃衆以大銃擊之此七擊也凡戰在氣一鼓盈二鼓竭故未戰當養之將戰當厲之賊之攻城也必先徘徊觀望覘我形勢之堅瑕焉以一二騎六七騎嘗吾器械技藝之上悑焉或馳騁吆叫探我人心之亂齊焉或數十騎游鬬以望吾之守具焉或數百騎驟攻以審吾之定否焉近時承平日久人不習兵故示以乘城之法未事習其說臨事定其氣而禦之之法今剏以九擊爲節賊未來選城中勇敢好

漢數百分作五營以備救應府司掌印官坐中營權爲主帥原各該巡捕官城上城下總巡又辯别本處鄉官有方略者不拘文武大小是否見任選三四人立爲叅謀事事商確總爲提調再選各衛空閑有膽略者四人權稱督游名色各領好漢數百名爲一營四面有門處屯往再選府司佐貳或衛官州縣則用佐貳官或鄉官有智勇者權稱監軍名色四城樓四角樓各督一處其次再各選數人稱以臺總名色使之人督一面又其次再各選數人人稱以臺長名色使之人督一臺以上各守信地而各以舉監生員有才勇者數人佐之及假以巡察之名又選土人之有才勇者不拘農工商賈量其才勇之大小或爲垜總垜長或爲援兵每面要絕藝人二三十爲之援兵立於適中之處以備策用即以所選農工商賈之有才勇者充之其餘人各守一垜時時戒嚴老幼娘女供朝夕炊㸑搬運磚石之用

一始聞警集諸兵夫治諸器械速外居者入城遠鄉者各趨避守門者仔細盤詰合宜入城之村令各該保甲驗諸入者無容面生可疑之人混入致生事端探得賊眞信在百里之外各兵夫各照信地戒嚴靜坐惟各臺輪一人登高處向其方望之如一面見賊不須驚呼但一面本臺臺長起本方旗號夜以一燈代之一面報知臺總報入中營城上兵夫俱不許窺探賊稍近城三三五五往來行走者亦不須動但以垜長

援兵善射數人，散開潛伏隱暗，出奇不意，發鎗發矢，撥射其指揮者一人，此一擊也、

一賊聚至數十人，有欲攻狀者，臺長將旗舉起，本臺擊梆鼓聲，鄰臺梆聲齊應，號帶齊起，各兵齊齊立定，蔽垣斜覷，不可露形，防彼暗箭，不可亂擊亂動，哄了守具，耗了精力，臺垛總等役，審其緩急，擺旗點鼓敲梆，令垛長援兵善射者射之，或火鎗間擊之，此二擊也、

一賊或集至三四十騎，拆屋伐木，以爲攻具，漸

漸向前，則垛口張懸簾，兵夫大整器具，垛總率遊兵絕藝人分布垛口，連發鎗矢，仆其馬騎，此三擊也、

一未見賊之方，仍前靜坐，不許喧嘩，及交頭接耳，監軍潛行察之，賊或集至百餘，張弓注矢，射我兵夫，奮欲渡壕者，此方是眞攻我矣，臺長等急擺旗擂鼓，兵夫諸人，齊用快鎗石𡐛，間以機砲，或旋風砲擊之，此四擊也、

一賊或集至數百千人，束芻袋，填壕求渡者，則梆鼓急作，整治懸石衝木，臺長垛長等役，督絕藝人及鎗箭手、礟石手，一面同時奮發擊打，俟填少半，用火箭噴火一窩蜂焚之，或用飛鐵鉤提之，此五擊也、

一賊或填壕已平，過了大濠，揭竿舉矛，來衝我陴者，則急金鼓齊鳴，垛口挑出懸簾柄牌，一齊敵打，賊至城下，看稠處，用倒砲灰餅，炸砲，投石，一窩蜂，飛鐵鉤，盡力擊之，臺總臺長，督臺兵協力防守，將臺上從旁射擊，賊自不敢近城，此六

擊也

一賊或頂門扇車身等物來薄者，立大滑車礨石衝木擊之，大銃旋風砲催之，或洒膏油火藥鐵汁噴火燔之，張布幔皮帳來者，長鉤縋而揭之，亦用前膏油等物焚之，或火石，或大木擊之，如縣地道穴城者，以甕聽之，城內立重城禦之，爲牛革洞子赴城者，以大石衝木斷之，以懸鐵火床燒之，續縋炸砲擊之，爲尖頭木驢若洞若撞木撞之，或燕尾炬騎而燒之，持鉤桿來鉤陴

者，一面射打，一面禦以推叉月牙拐撓以繇鉤
膀以大斧，鉤碎則自無及欲拽去者，詐爲撓奪
倏力極放而跌之，賊立雲梯來攻者，倏至五六
十步，火箭焚之，大銃催之，一面立樁縛撞棵用
月牙拐頂住撞之，及挑燕尾炬焚之，鉤竿有拒
頂，不及致附於垣，賊攀緣而上者，無論人衆人
寡，放開心膽，極力拒打，兼以懸槍戳搗，望見賊
頂，以大刀大斧砍殺，剉手斧大鏟砍其手指，鄰
垛鄰臺，擊其擁衛之賊，無不莽者，此七擊也，

一凡有打死一賊，或敵退一計，即鳴角一通，以
鼓士氣而安衆心，賊敗過壕，鼓角齊鳴，銃石交
下，衆齊大喊，作欲追狀以追之，此八擊也，
一賊詐退復回攻者，急照前併力敵打，此九擊
也，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論，一禁輕發，賊未近堡，或
以虛聲哄我，或遠遠跕立堡上人，亦惟靜守，一
矢一砲一石，不可輕用，恐賊哄我使盡，一齊擁
來，將何敵打，必待敵騎擁衆，或撲來，或塡壕，或
近墻，或鉤垛，然後一齊擊打，務要一矢一石傷
一賊，一砲傷數賊，齊打齊中，亂打亂中，最要守
堡之人主張得定，如賊已向城乘城，將士皆援
立牌以自障城，及弩臺上，並度視遠近，施放矢
石，火毬，火鴿，鞭箭，

唐愛云，守城官兵，至邊城向內射放箭銃，城上
不得喧嚷，倏賊近城，令慣熟銃手善射者，乘便
打射，務要巧發奇中，得斃賊人一二，其餘自退，
更不知兵使倆虛實，毋得一槩亂發，以窮矢藥，

若四面雲梯攻圍，當併力齊禦，又難拘泥，

銃砲矢石不可亂發

乘城要法云，每弓矢銃砲甎石，賊來近城，切不
可輕放打，直待賊近城，方一放打，賊遠即止，蓋
賊每哄我矢石盡，一擁近城，守城人見矢石盡，
便心虛走動也，

城上多堆磚石，切忌一十步之外，妄發矢石火
器，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大率守具皆用於十步
之內，着着見功，方爲的當，我營曰守堡不如守

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葢守城之意、只爲怕賊上城、禦賊之方、只爲阻其上城、遠攻又不中、又費力、又損器、何爲哉、

胡世寧云、箭將盡、不可亂發、有號、纔放發、離城十步者、敵臺方發箭石快鎗、守垜勿動、賊到五步之内者、垜口擂石打快鎗、若氣不先定、賊在百步之外便自慌忙、亂放鎗砲矢石、器械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敵之、此守城之第一大戒也、

呂坤救命書云、守城之人、見賊遠處放箭、切勿張弓對射、對射何益、待賊到城根下、用梯扒城、也不須動手、只等兩手爬住城口、奮力用鐃斧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其餘任它千轟萬亂、吶喊搖旗、只要眼力觀望、不可一毫動心、

誘賊箭

呂坤救命書曰、守城之人、見賊遠處放箭、即以艸人當之、可收其箭、切勿張弓對射、對射何益、乘城要法曰、預縛草人數百、衣衣帽、長繩拴繫、賊若近城、夜闇忽然放出垜外、如人下城之狀、賊必亂射、矢盡賊退、此誘取賊箭之法、後眞人下城劫營、賊反玩視、雖舊法、今亦可用、

戰守全書卷之十四終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五

戰守全書卷之十五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部

拒擊

架矢石

通典曰樓櫓必茈籬上建候樓以板爲之跳出爲櫓茈籬戰格于女牆使跳出椽牆去三尺內着橫括椽端安轄以荆柳編長一丈濶五尺懸椽端用遮矢石虎鈐經亦同

行軍須知曰一多設氊簾笆籬牌沙隔遮其矢石

唐愛曰如賊向城射箭放銃守城官軍各帶綿被或用牌盾取便掩掛垜口露隙瞭望以防矢石

乘城要法曰一壕深城脚地窄賊既不得近城用鈎竿彼簑射垜口難立可將氊條或布被或綿絮水濕撐在垜口外五尺可蔽垜口矢石懸戶懸簾垜口第一切要之物無此二者賊萬弩齊發城上不能存站昔雷將軍面中六矢蓋少此也今擬每垜口作木架一個兩足在內栽於城上一轉軸匡擋在外緊貼兩垜之邊上用覆格可搭氊毯或用被褥俱以水濕直遮垜口箭不能入但防賊鈎竿來挑裹面須用兩帶繫于架內外用兩活撐柱長一尺以鐵圈子定於匡擋兩旁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撐兩垜邊旁遠視高撐近視抵撐下可矚十丈懸戶則以轉軸作爲小門一扇圓一寸[illegible]横使以防箭劈外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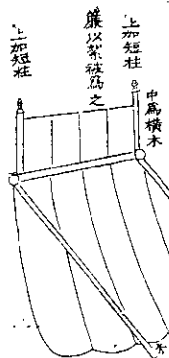
虎頭兩眼穿透如鵞卵大可以遠窺不用木架止用兩鐵管狀如環錐尖入垜內者更作拐頭壘入垜之兩旁其懸戶用則懸之不用則摘之懸戶懸簾撐不可太高須防旁箭如垜口多而人數少者隔口守之其無人垜口多堆圓石二三百彼若用鈎竿雲梯觸動石子自然下落賊亦存立不住也

尹耕鄉約曰懸簾者以護陴也夫陴之不存石及之也陴之不守矢及之也石及之惟堅陴可

免矣矢及之非懸簾不能免也夫陴垣所恃以爲命也虜渡壕則擊壕附壕牆則擊壕牆附垣脚則擊垣脚懸石衝木將於是乎升降而陴不守首莫敢伸目不暇視其猶介聱而立諸衝曰余被堅矣人莫毒也夫故必爲懸簾簾以布爲之寔以氊絮或即用民間絮被以兩杆直出揭之如車轅然中爲橫木分簾上下下垂三之二上揭三之一臨用以水濕之置陴上出陴五尺尺簾既虛懸復藉水濕矢所不貫石所不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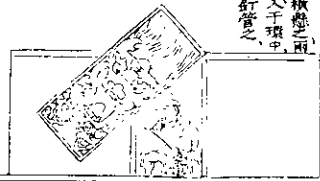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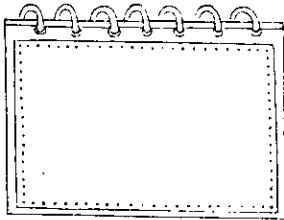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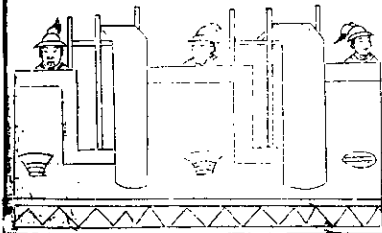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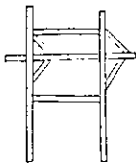
也必多爲之大抵有堡陴之半而四分之以應用則陴人雖探身城首與下從事靡所忌矣或疑懸簾碍於發矢曰堡制發矢石皆於敵臺陴但主近擊護壕牆以內耳即不得已欲從陴間發矢則斟酌緩急開閉隙漏可也

呂坤救命書曰懸簾萬分緊急或氊條褯子旋可兩脚綴兩鼻掛于垛邊勾頭釘上中間亦綴兩鼻將丁字木張入鼻內丁脚轄于垛口之斜坎夜臥則取以盖霜露晝懸則取以招砲箭亦

懸戶圖

以小門横懸之、兩樞鉄環、入于環中、一頭用釘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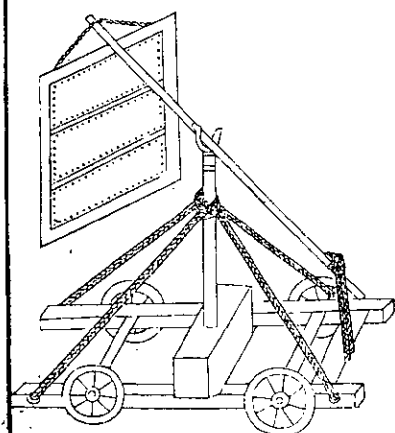
天中內穿外通直透城下

皮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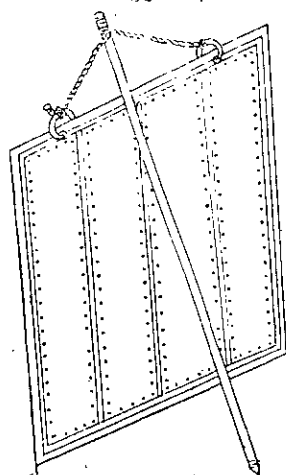
右皮簾以水牛皮爲之、濶一丈、長八尺、横綴皮耳七個、凡城上有闕、則張掛蔽之

每垜口、如式造木架一副、如賊攻城上、拴濕氊被褥、閣架垜口、守軍得以擲石滾木、亦防下矢不能傷上之人也

護城遮箭架

木幔

木幔、以濕板爲櫓、如屏、裹以生牛皮、施桔槔、或以四輪車昇、以繩挽之、凡攻城彼蟻附者、則以幔禦當面矢石也、

武經總要曰、布幔、以複布爲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八尺、居女牆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麁繩爲網、如布幔張掛、亦可護女牆樓櫓、

通典曰布幔、以複布爲幔、用弱竿懸掛於女牆外、去牆七八尺以折砲石之勢、則矢石不復近牆矣、

牌

守城録見曰、近來賊鉛銃甚多、須要付傍牌遮蔽、一垜一牌更妙、力不能及、數垜一牌亦可、人家鍋蓋、垜夫執之、亦能却石毒也、

武經總要曰、如賊已向城乘城、將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及弩臺上、並度視近遠、施放矢石、火毬、火鷂、鞭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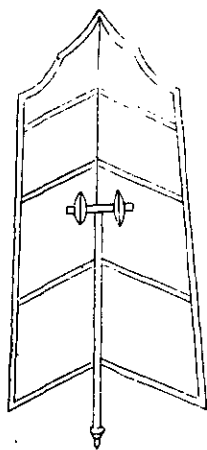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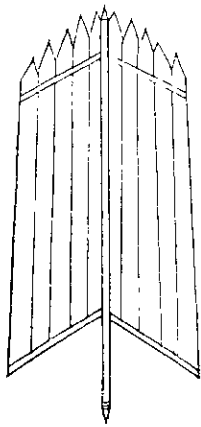
尹耕鄉約曰、挨牌者、備陴壞也、夫陴主近擊、數引重、或有隳壞、則乘者不能立矣、須備挨牌三

四十面、大城五六十面、牌長以五尺、濶三尺、藉以補陴、亦以發矢、卽壕牆內、敵臺上有急、皆可移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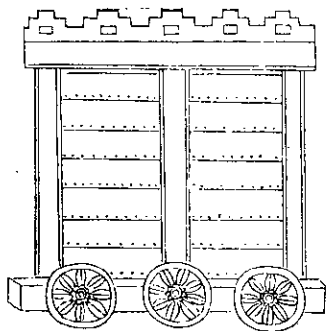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　一造挨牌、賊欲攻堡、常用鉤杆鉤垜、一有損壞、人難存立、須做挨牌圖五十面、長五尺、濶三尺、以備遮箭、及補垜之用、

挨牌圖

右木立牌、高五尺、濶三尺、背施橫幅、及筆力連轉關拐子、長三尺、

竹立牌

竹立牌取厚竹條濶五分長五尺者用生牛皮條編成上銳下方條如木牌之制一法用全生牛皮穿空以厚竹編之尤堅皆楯之類也可以巡城及敵棚上以防火砲火箭之類亦以蔽人射外

重女牆

通典曰先從城上用木跳出爲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生牛皮或氊毬等袋以乘其石虎鈐經亦云

重女牆

虎鈐經曰、懸鐘板、繞城於敵棚上、皆懸板、受敵之時、則板起發矢石、

武經總要曰、垂鐘版、長六尺、濶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牕、施於戰棚前、後有伏兎拐子木、

篦籬笆、以荊柳編成、長五尺、濶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橫竿、長六尺、用於戰棚上、則以木馬倚之、在女牆外、以狗脚木掛之、

皮竹笆、以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濶六尺、施於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牕、可以射外、

木馬子、一橫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狗脚木、植二柱於女牆內、相去五尺、準牆爲高下、柱上施橫木鈎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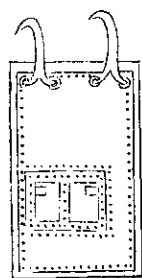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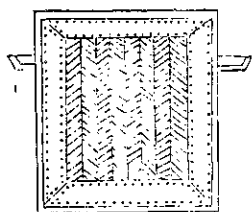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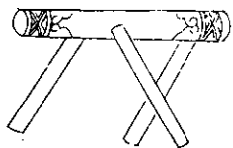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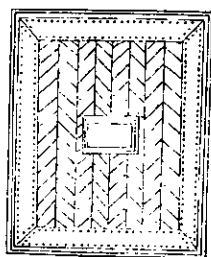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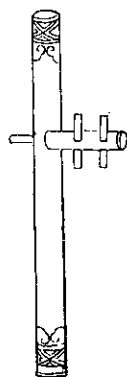
皮竹笆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木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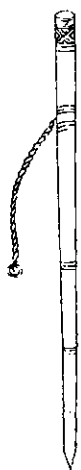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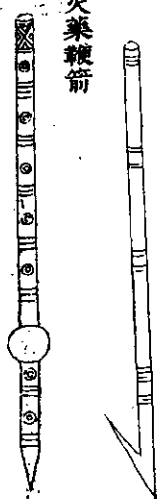
狗脚木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禦塡壕

武經總要曰賊若塡濠則爲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蒙橋棚鞭箭用新青竹長一丈徑寸半爲竿下施鐵索梢繫絲繩六尺別削勁竹爲鞭箭長六尺有鏃度正中施一竹臬亦謂之鞭子放時以繩鉤臬繫箭於竿一人摇杆爲勢一人持箭末激而發之利在射高中人如短兵放火藥箭則如樺皮加以火藥五兩貫鏃後燔而發之

行軍須知曰一用㭱子弩弓放火箭及火砲燒

賊塡濠柴草、

唐愛曰、若賊囊土束薪、塡塹登城者、此無別法、惟鳥銃並發、人不敢近、此無庸慮、然亦在臨時計策之、

賊至城下禦之

賊至城下、勢必仰面、用噴糞、噴火、撒灰、三人搭鈎杆者、用仰月鏟斷其皮條、一人墜地、二人偏倒、一人搭鈎杆者、仰月鏟斜推之、猛推之倒、仍用大斧、碎其鈎頭、搭雲梯者四五人、貫魚齊上、用仰月鏟、四五人偏住、着力土城外推、而梯反、磚城則斜推、而梯傾、仍用刺三鎗、極力刺賊面賊心賊腹、務必一處中傷、

負門頂卓攻城者、下大石、

守城事宜曰、賊到城根下、用梯扒城、須用石灰砲石等物打下、

鈎取城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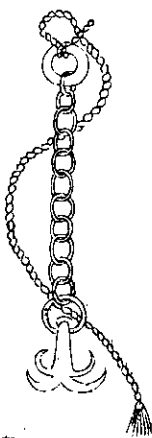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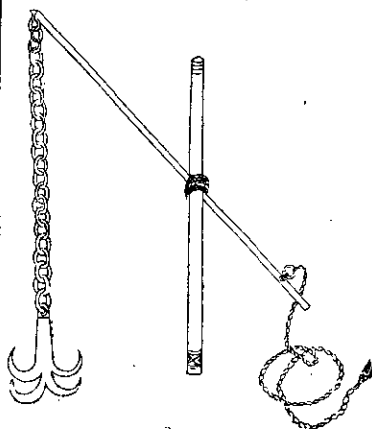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曰、賊在城下、則抛飛鈎、

飛鈎、一名鐵鴟脚、鈎鋒長利、四出而曲、貫鐵索以麻繩續之、凡敵人被重甲、頭有鍪笠、叉畏矢石、不得仰視、候其聚處、則擲鈎於稠人中、急牽挽之、每鈎可用三兩人、

乘城要法曰、一賊屯衆在城外、可預將鐵打飛

鈎數十把、四爪極鋒利、約重四五斤、多不過十斤、用長線麻繩貫後身、三四人一丟衆賊中、急用多人齊力一掣、可提起三四人、彼即不敢近城屯住、狀如船錨、又可提掣塡壕及焚城柴艸、

飛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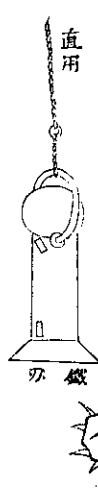
鈎攻車

城書曰、吊檁狀類桔槹、用大杉木二根、一橫一竪、繫以大索、前用鐵索貫石、或鐵猫兒、出城二三丈、後用大繩長丈餘、數人扛抵、可以拒攻車

轉關女牆

虎鈐經曰凡攻城之兵禦捍矢石頭戴爲幀仰視不便衣甲重厚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師逼迫人衆煩鬧我作轉關女牆騰出城外轆轤墜鐵索索頭安鵰脚當聚鬧處擲下鈎人

禦輪排

通典曰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手砲打手拋既衆所中必多來者破傷則力不齊矣虎鈐經亦云

禦革筒子

尹耕鄉約曰衛木者制用大木徑一尺以上長六七尺八九尺者鑿孔兩端鐵繩雙繫則横用之鑿孔其尾鐵繩單繫則直用之横用者置鐵刃其腹直用者置鐵刃其首近傳虜欲爲牛革洞子附城宜以此懸擊斷之其數視懸石又曰火筒革洞倘堅擊之不碎則宜用火筒以硝磺爲筒如今上元節所試梨花者遇有洞至則急灑油及硝磺其上而以火筒噴火燃斯須立燼也

撞竿

撞竿至則作屈桑木爲之桶索相連撞竿須連以環串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鈎竿則用栲栳盛其鈎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人俱倒

宋陳規曰賊先採溼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塡壕以進攻械若守城人得計則城内先施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二百步五十步人不完心

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近可禦衆其小砲每十人以上不過十五人可放一座亦能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以上其人必死中馬亦然又兼小砲亦不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爲之泥丸時放[illegible][illegible]無窮放去人人必傷死若要催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金石人攻用大砲蓋欲摧毀城樓守城欲摧毀敵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

縱賊在城外伐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砲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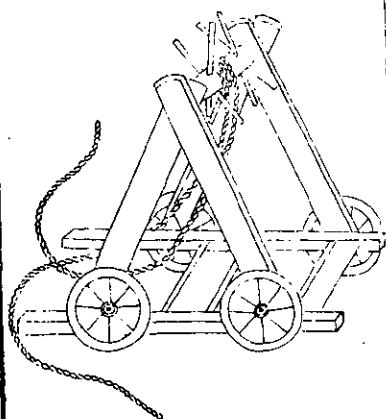
禦木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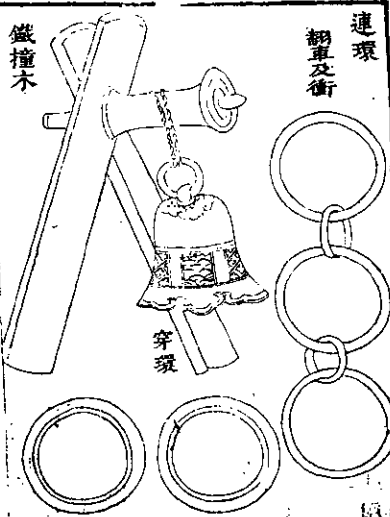
通典曰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爲之濶徑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如蒺藜形鎔生鐵汁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鼻連鐵索鏁擲下敦訖以轆轤拗上若木驢上有皮并泥敦著卽舉速放火炬灌油燒之虎鈐經亦云

此鐵蒺藜非撒地之鐵蒺藜

武經總要曰賊木驢穴城則用絞車鐵撞燕尾炬壞之

通典曰燕尾炬縛葦艸爲炬尾分爲兩岐如燕尾狀仍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墜城下使騎木驢板屋燒之武經總要云

燕尾炬

右絞車、合大木爲床、前建二叉手柱上爲絞車
下施四單輪、皆極壯大力可挽二千斤、凡飛梯
木幔逼城、使善搭索者、遥抛鉤索、掛及梯幔、併
力挽令近前、卽以長竿舉大索鉤、及而絞之入
城、如絞木驢、待其逼城、且擲大木擂石擊之、次
下小石勿絕、使木驢内驚懼、人不敢出、則使二
壯士坐皮屋中、自城上設轆轤、繫鐵索縋至木
驢上、二人俱出、引絞車鈎索、掛搭木驢、畢復拽
上、卽速絞取入城、皮屋以鐵捲爲質、生牛革裘之、開出入竅、可容二壯士、

絞車

通典曰、敵若推撞車攻城、我作粗鐵鐶、并屈桑
木爲之、用索相連、遇撞頭、適到、速以鐶串撞頭
於其旁、便處令壯士牽索擲倒、弓弩齊射、自然
敗走 虎鈐經亦云

武經總要曰、鐵撞木、木身鐵首、六鐵鋒、鋒大三
指、長尺餘、鋒尖爲逆鬚、其竅貫鐵索、凡木驢逼
城、卽自城上以轆轤絞鐵撞下、而斷之、皮革皆
壞、乃下燕尾炬燒之

穿鐶、鍜鐵、或屈桑朳木、爲大鐶、以索繫之、轆轤

擡車及城則舉環穿掛草一併力挽繩隨以弓弩兩傷射之其車必翻射仍勿止車下人多不被甲當遁走急縱健卒擲薪芻以焚之

又曰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鐵鐶木環放猛火油

禦繩繫木撞城

城書曰賊攻城登高車車與城齊用繩拴繫大堅木五六人撞繩木撞女牆如撞油之類女牆本薄最易震撼頃刻牆倒賊入矣此時須用長

鐵提鉤待繩木至女牆邊用三四提鉤挽其繩用利刃割斷木自墜下昔年倭攻桐鄉桐鄉人用此破之

虎鈐經曰作長柄鐵鉤隨安便以為之指摯女牆蹤身上則衆鉤齊下掣入城中刀鋸斧助之

鐵提鉤

大竹以長爲妙

鉄鉤

禦鉤竿

乘城要法曰一賊攻城只待鉤杆宜預打鐵叉如畫叉樣兩叉極尖須粗如指後安短木大柄一垛置一件隨鉤隨用叉推脫賊首及城即叉其面目賊用一千鉤竿我用一千推叉

一用鐵打一推刃如初月長一尺曲刃向外極鋒利安長柄賊鉤上城順杆從上向下推手即斷矣一垛置一件

破排圖

城書曰賊載木排門扇木船竹園之類遮護其身突來攻城此時矢石不能擊長鎗不能入何以破之須用水和土爲泥擲之泥在木上不墜泥多則重又擲巨石於泥上石亦不墜泥石相壓載者不能勝自然退

傳城欲上禦之

武經總要曰賊傳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擂木擂石以擊之

虎鈐經曰積木備壘木徑一尺小頭六七寸長

五尺候敵人上城則擲下礧之

武經總要曰投飛炬以燒其攻具下火牀及以行驢鎔鐵灑灼敵人樓棚踏空板內雜出短兵下刺登城者若蟻者漸多則禦以狼牙鐵拍

颺石灰糠麩眯害其目

通典曰灰麩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人目因以鐵汁洒之

行軍須知曰一城上以綵旗詐爲颭使敵爲仰望城上卽順風吹颺糠粃石灰眯其眼目次用金牛猛火油灑之勁弓硬弩射之以糞砲污之磚石打之卽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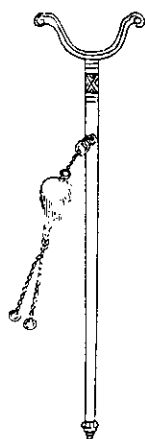
禦雲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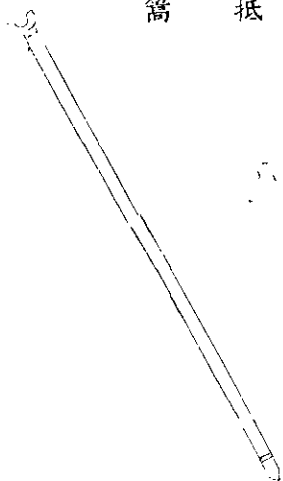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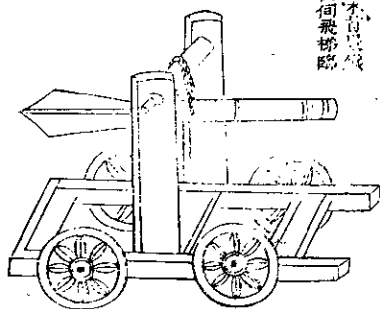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曰賊雲梯倚城則引叉竿推撞車叉竿長二丈兩岐用叉飛梯及登城

通典曰竿如鎗刃爲兩岐用叉飛梯及人或兩旁曲刃以鉤搭虎鈐經亦云杈竿

趙恭襄公炳守堡論曰一置叉竿賊攻堡多用

鉤竿須先造木叉或鐵叉或用牙拐一粱一把如賊持竿近城用叉拐猛力推當或用大斧砍折

譚論曰凡敵用雲梯攻城必先我人負土塡濠我卽當爲備

叉竿

城書曰抵篙用長小杉木爲之可以禦雲梯

抵篙

通典曰礧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

右木檑以木體重者爲之長四尺徑五寸

泥檑用緊慢調土泥入術藁馬尾毛氄三十斤搗熟捍成長二三尺徑五寸

塼檑如檑形燒塼爲之長三尺五寸徑六寸

車脚檑以繩繫獨輪以絞車放下復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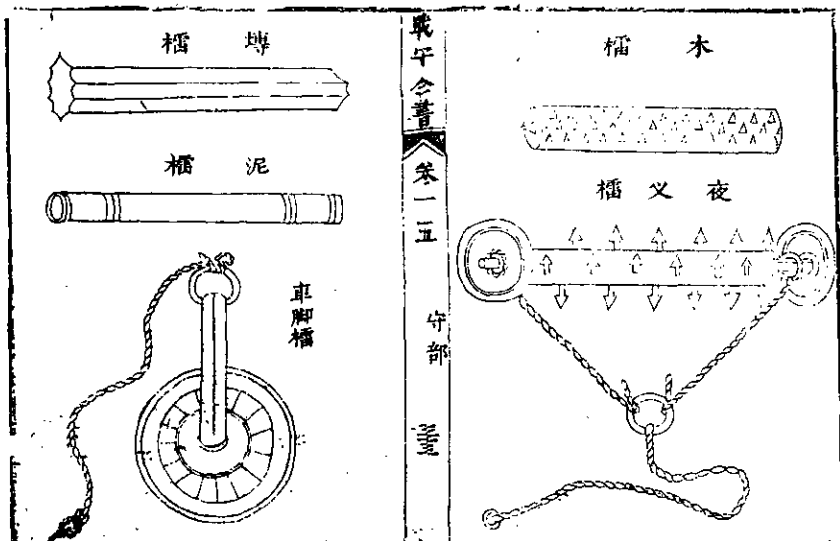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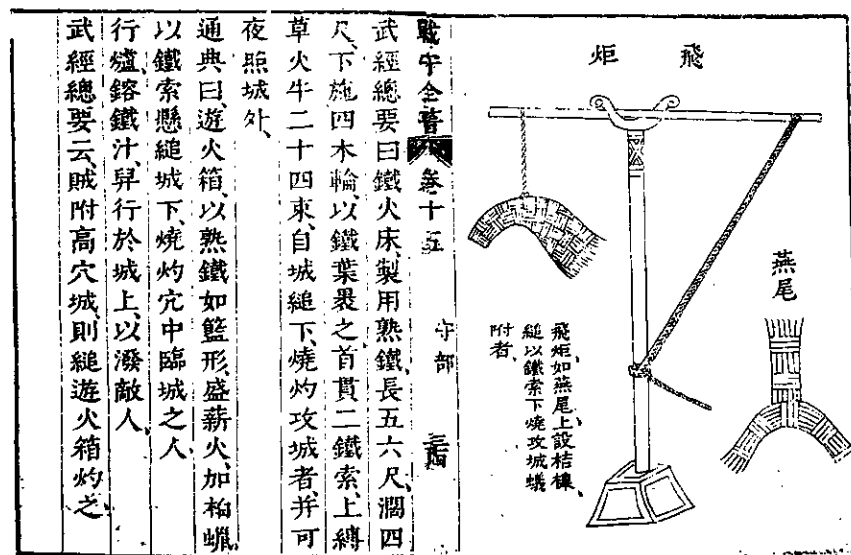
夜义檑一名留客住用濕榆木長一丈許徑一尺周圍施逆鬚出木五寸兩端安輪脚輪徑二尺以鐵索絞車放下復收並以擊攻城蟻附者

木檑

夜义檑

磚檑

泥檑

車脚檑

武經總要曰鐵火床製用熟鐵長五六尺闊四尺下施四木輪以鐵葉裹之首貫二鐵索上縛草火牛二十四束自城縋下燒灼攻城者并可夜照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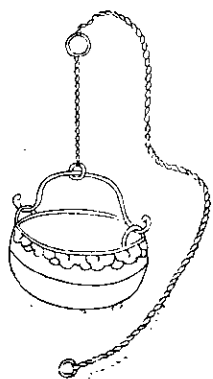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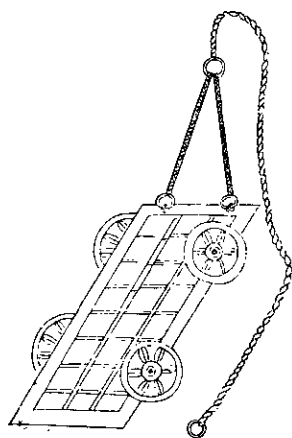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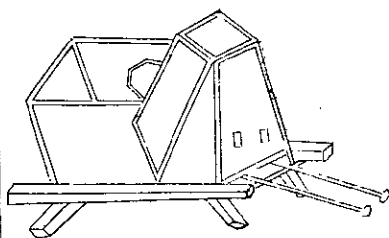
通典曰遊火箱以熟鐵如籃形盛薪火加柏蝋以鐵索懸縋城下燒灼穴中臨城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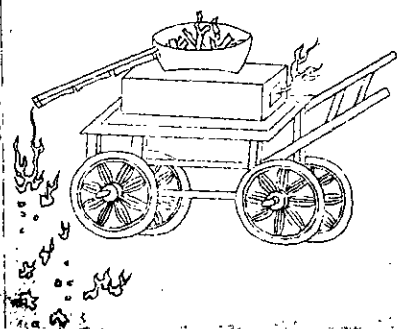
行爐鎔鐵汁舁行於城上以潑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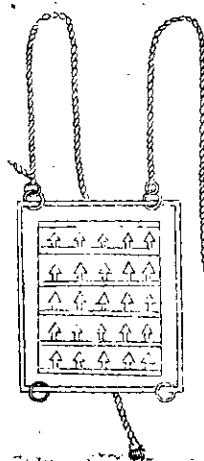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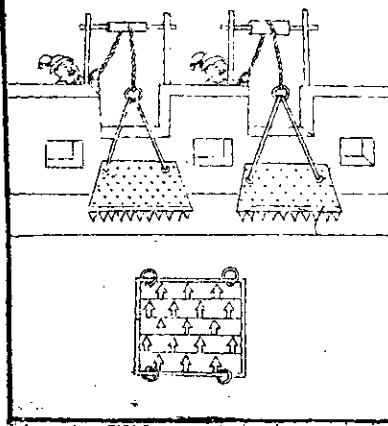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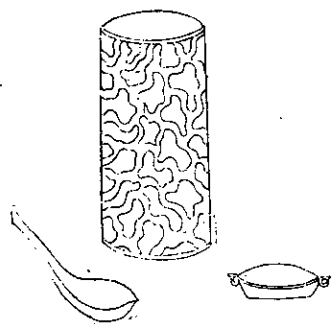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云賊附高穴城則縋遊火箱灼之

鐵火床

遊火鐵箱

行爐

用堅木造車下設四輪以便推轉載以冶鑪鎔以鐵汁剖竹爲槽塗以蜞泥晒令極乾如賊城下攻打隨推神車以鐵汁注於城下如萬道火星四散迸擊雖厚水牛革遇之無不穿透用生鐵常灸上令熱

鐵汁神車

狼牙拍用榆木枋造長五尺濶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鐵釘數百個皆長五寸重六兩布釘於拍上出木三寸四面嵌一刄刀四角釘鐶以繩滑絞於滑車鈎於城上敵人蟻附攻城扯起拍落下自難攻也

金火罐

其製圜九寸高四寸形圜口徑八分先用麻皮泥漿次使麥麵泥次又用猪鬃泥逐重塗傅煨煨後盛金火汁以麥麵土泥塞口用濕氊五指裹之以入砲內放其盛器則有生鐵飾盆（用鑄成者）以盛金汁仍有兩耳手把挹注則有生鐵杓熟鉄杓（並注金汁）若敵來攻城有圜隊者以金砲打之人馬中則解宜急勿使凝結凡砲拽三聲放此可一聲放之

武經總要曰凡敵來攻城在火櫓內及傳上頭衆勢不能過則先用藁䕸為火牛纏鍼下於踏空版內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爛水不能滅

右放猛火油以熟銅為櫃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橫施一巨筒皆與櫃中相通橫筒首大尾細尾開小竅大如黍粒首為圜口徑寸半櫃傍開一竅卷筒為口口有蓋為注油處橫筒內有拶絲杖杖首纏散麻厚一寸半前後貫二銅束約定尾有橫拐拐前貫圜揜入則用閉筒

口放時以杓自沙羅中挹油注櫃竅中及三斤許筒首施大樓注火藥於中使然（發火用烙錐）入拶絲放於橫筒令人後抽杖以力壓之油自火樓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椀有杓貯油沙羅發火有錐貯火有罐有鉤錐通錐以開通筒之壅有鉗以夾火有烙鐵以補漏（通櫃筒有罅漏以蠟油青補之凡十）二物（除錐鈐烙鐵外悉以銅為之）一法為一大卷筒中央貫銅胡盧下施雙足內有小筒相通（亦皆以銅為之）亦施拶絲杖其放法準上

穴樓

橫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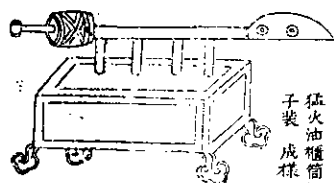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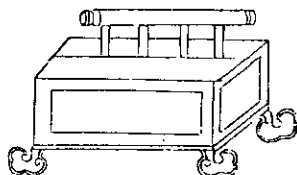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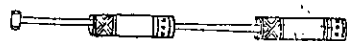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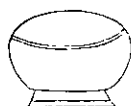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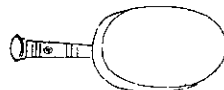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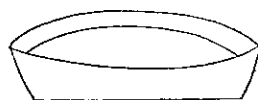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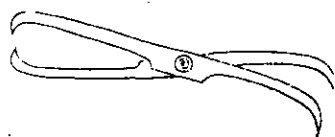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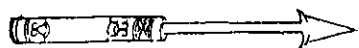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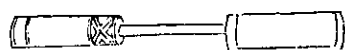
撥練杖

火罐

猛火油櫃筒櫃子裝成樣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火鈴
烙錐
烙鐵

戰守全書目録

守部

卷之十六

戰守全書卷之十六目録終

戰守全書卷之十六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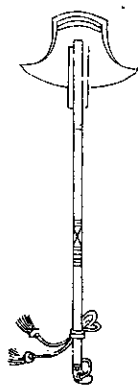
賊上城禦之

行軍須知曰、一用火筒、火砲、長鎗、檑木、手砲、傷上城人、

虎鈐經云、長柄鈎、城上以木爲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鈎、隨安便以爲之備、若敵攀女墻踴身得其身出、衆鈎齊搭、掣入城中、百錐斧助之、

守揚州議云、若以長木連繩作梯、我以一斧守之、賊上輒砍、或以巨石墜下、樓棚蹈空版內雜出短兵下刺、登者漸多、則禦以狼牙鐵拍、守揚州議

通典曰、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墻外上城敵人、虎鈐經亦云

武經總要曰、手漸攀城、則以栒棒擊之、剉手斧斷之、剉手斧、直柄橫刀、刃長四寸、厚四寸五分濶七寸、柄長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長四寸、並用於敵樓戰棚、踏空版下、鈎刺攻城人、及砍攀城人手、

呂坤救命書云、倘賊兩手爬住城口、奮力用鏘斧、見首則斷其頭、此是要緊一着、勝敗關頭、手眼萬分留心、不可遲緩一刻、

賊手爬堞口者、鏘斧截其十指、

賊刀先繞堞口者、大棒旁擊其刀、

或以舞袖鎗、搭賊使上而殺之、

賊頭入堞口見盔、或用斧頭碎其腦、見頭斧刃斬其頭、

跳入堞口內者、手足便不得定、一甲人夫、亂剁砍之、務令必死、殺三五賊懸頭城上、投屍城下、賊自胆落、不敢近前、

禦空城

駕車空城者、投柴於車兩旁、火箭焚之

城守事宜曰、賊至城根扒城空城守槼之人、只用礧石灰瓶糞箭之類、箭不得加、全憑墩臺箭手、兩下交射、故墩臺只可五六十步一座、今既太稀、須用力量挽强弓發勁弩者、守墩臺、否則遠不相及矣、

乘城要法云、賊常以三四人頂一車箱、或門扇、來攻城、城上先用千斤石、向下墜壓、如不能傷者、用柴薪澆油點火擲下、其車自焚、或以極滾水澆之、使賊難逃避、

呂坤救命書曰、賊空城根、常頂卓子門扇、須用棰帛石磨扇下擊之、或用油鐵索縋下油薪焚之、如果剜空不止、當記對空之處、將穿透內城穴邊、備五十餘人、執利鎗快鐝斲打之、或用積薪當穴、續添不斷、令不可入、

守揚州議曰、倭勢猖獗、擁衆空城、一面墜薪發火矢石並下、一面將城中被空之處、多置木柵厚墩、填土石、庶免攻破、

板斜依掘城破之

講武翌畧曰、近鬭虜攻、以一丈四五尺長厚寸餘板、斜依城垣、虜于下刨掘攻城、木板既斜依重石鎗砲皆無所施、因憶想一法、夫版至丈餘去城上必近、卽照握粗木丈餘、下頭安大鐵刃、似鑿形、順垣揷於版縫中、上端係以粗繩、向內拽於木之中、用數人以橫向外推、如千斤木、而橫用之、其版自挑去、矢石可及矣、

沈弘之曰、天啓六年正月、奴兒哈赤攻遼東寧城、以車牌推至城下、斜依城下、斜依城

使虜居其下、以大鐵鑿鑿城、且鑿且鉤、取磚須刻穴大如城門、城上大銃、俱不可擊、以大石擊之、皆滾去、不能傷、無可奈何、通判金啓倧、以火器萬人敵鐵索墜下擊之、爲虀粉、虜始退、元攻金汴京、爲牛皮洞掘城爲龕、可容人、城上不可奈何、金人以鐵索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則如以火器下擊、古人已先爲之、事亦相類、

禦火

通典曰、城門扇、及門上木棧、皆以泥塗之、厚可三五寸、備火、

武經總要曰、凡委積、及樓棚門扇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氈覆泥塗、

虎鈐經云、塗扇、以泥塗城門、可厚三尺、備火、又塗棧、以泥塗門上木棧、可厚五寸、備火、

行軍須知曰、城內多用泥艸、及濕氈搭蓋積、積聚柴薪、令人宿護、防賊火燒

通典曰、柴艸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之類、

行軍須知云、多置救火水桶、要隄防積薪燒城門樓櫓用、

城上多備泥漿桶、麻搭、防敵人放猛火油箭火砲、

通典曰、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灶十所

行軍須知曰、一城內無多事、日穿井、准備緩急要水用度、及擔桶井繩之類亦備

乘城要法云、賊近城、恐燒城樓及門、預備豬羊牛各色溺胞、或渾脫、注水飽滿、收口、積數百、待火發、丟在火又可當水壺止渴甚妙、

麻搭二副、火鉤二副、以防失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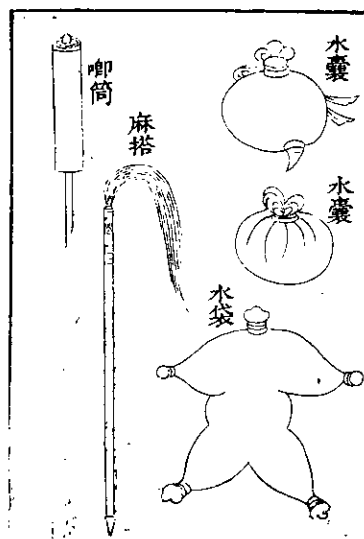
又預穿井無數、惟井無近城

武經總要曰、賊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鉤、火鐮、柳洒子、抑鑵、鐵貓、手唧筒、常之所預備者、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水囊以

投沃之、應棚樓器械、雖已塗覆、亦須舉麻搭潤護、

又曰、若賊爲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水加、則油焰愈熾、

虎鈐經云、救火用木筩、敵若縱火焚樓堞、以粗竹長一丈、鏤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爲袋、令貯水二三石、將筩納於袋內、急縛如溉桶、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忩歷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無竹卽以木合桶漆之而用、水溉桶二十具助之、城

門内常以瓮貯水添用。
通典曰、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滅、
虎鈐經曰、警火、每城四面夜間設有警火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上、囊敗火滅、

右水袋、以馬牛雜畜皮渾脫爲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節、縛於袋口、若火焚樓棚、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壓水注之、每門置兩具、

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敵若積薪城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古軍法、作油囊亦便、

喞筒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水桿、自竅唧水、

麻搭以八尺桿、繫散麻二斤、蘸泥漿、皆以壓火

煙薰解法

武經總要曰、賊若縱烟向城、則列甕缶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面於上、其烟不能犯鼻目、

破土臺土堙

通典曰、凡賊攻城、多背王相起土爲臺、我於城内薄築長高於敵臺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無所施力、

武經總要曰、賊築土堙、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堙下、引取其土、賊堙自壞、

或城内薄城起堙相對、盛兵抵禦

蔽賊窺虛實

行軍須知曰賊若於城外高山之上置起望樓窺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即於居民牛馬盡與披掛衣甲於街市擺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壯者在前老弱者後俱要相接

唐愛云若繞山築城勢若仰盂賊憑高窺見城内更當盡驅老弱爲兵多用鮮明器械旗幟虛張聲勢使賊不敢易此不得已之策又在臨期應變何如耳難以懸論也

防地道

通典曰地聽於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甖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枕甖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審知穴處則隨地鑿穴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烟出乃以板於穴外密覆穴口勿令烟洩仍用鞴袋鼓之則敵人焦灼矣又先爲桔槹懸鐵鏁長三丈巳上束柴葦照艸而然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烟爇之敵立死 虎鈐經亦云

虎鈐經曰地探於城四隅穿井各深二丈令人覆載新瓮于井上坐於其外賊到而聽内有孔城地道并聞瓮中辨遠近矣

通典曰兼令人枕空胡蘆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响見於胡蘆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城池接近蠻寇者不可不預備也

虎鈐經云令少睡者枕空葫蘆卧有人行四十里外東西南北皆知之

行軍須知云一繞城多置瓮聽恐有人馬鑿地

爲孔昔恩州用此破之

武經總要云甕聽用七石甕覆於地道内擇耳聰人坐聽於瓮下以防城中鑿地道迎我若賊開地道迎我則急以霹靂火毬毒藥煙毬熏灼之其樺燭鐵燈籠木燈籠皆用地道中點照

武經總要曰賊爲地道來攻則爲地聽候其來方穿井迎之霹靂火毬雜兵等害之

月城破禦之

城書曰、賊若破月城、未破内城、城上人須用火炬、擲月城内、以月城爲火池、多多添擲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退去、乾柴此時用之、

巷戰

戚繼光曰、巷戰之法、不傳久矣、奚從而學之、曰是不難、或什屋擲瓦、或潛伏兩傍門屋中、横而衝之、皆是也、然須於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放火、難捍禦矣、街濶者戰士不可

自塞其路、每人執鎗单擺、或於街左、或於街右、魚貫而列、俱斜向前立、鎗頭皆向外畔、常空半邊街道、待賊而入攻之、將士不敢前進矣、曰是法也、但宜于陸地、

城破而戰

呂坤救命書曰、賊將入城、官先督催各家、將桌椅床櫈諸物、塞滿街衢、令礙賊行、裏面鎗砲拒戰、不住、以火焚路、陸續添薪、令不得前、

呂坤救命云、賊若入城、先搶庫、次及居民財物

右地聽、於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聽聹聰審者、以新甕自覆於井中、坐而聽之、凡賊至、去城數百步内、有穴城鑿地道者、皆聲聞甕中、可以辨方而遠近、若審知其處、則鑿地迎之、用薰灼法、（法具霹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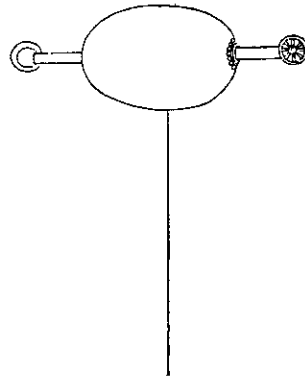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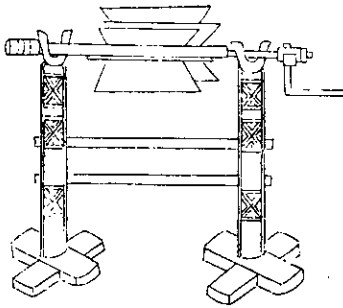
沈弘之曰、西洋法、以鷄蛋置於鼓上、若地上有掘動、則鼓上雞蛋動、

武經總要云、霹靂毬、用乾竹兩三節、徑一寸半、無罅裂者、存節勿透、用薄瓷如鐵錢三十片、和

火藥三四斤、裹竹爲毬、兩頭留竹寸許、毬外加傳藥、若賊穿地道攻城、我則穴地迎之、用火錐烙毬開、聲如霹靂然、以竹扇簸其烟焰、以熏灼敵人、（放毬者合甘草、）

一說、用乾艾一石燒烟、亦可代毬、

霹靂火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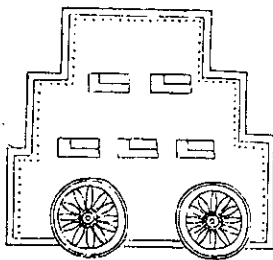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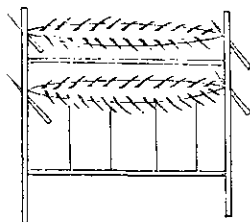
風扇車

右風扇車、二柱二枕、高闊約地道能容、上施轉軸、軸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敵人用扇颺石炭、簸火毬煙、以害敵人

禦攻破

攻倒女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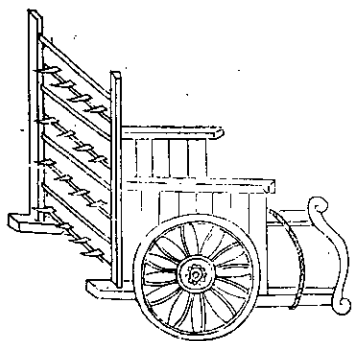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曰、賊或攻摧女墻、則以木女墻代之、木女頭形制如女墻、以版爲之、高六尺、濶五尺、下施兩輪軸、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墻、則以此木女頭代之、

木女頭

木城

用大小木爲之每扇闊五尺高堞五尺滚木二道綴大竹釘浮拴上約可二人負之以行輕重適均在城上則立於梁上防夜襲登在軍中可宿而下營立成營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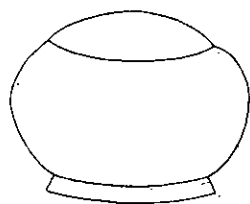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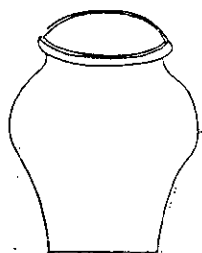
此原下營之具亦可以城頭捍禦

城壞立木柵

虎鈐經通典曰木柵爲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隘多石少土不任版築則建立木爲柵方員上下隨時深埋木根彌縫其疎濶內重

柱爲閣道外重柱長出女墻皆宜七八寸又立閣道內柱上布板爲棧立闌干行於柵上懸門擁墻壕塹拒馬一如守城法

城門攻破禦之

武經總要曰或攻破城門則以刀車塞之

刀車以兩輪車自後出鎗刀密布之凡爲敵攻壞城門則以車塞之

此時家口得一刻空隙，不早出城逃避，第二日再不得出城，惟有投井懸梁。若得空出城，身帶五六日乾糧，急投燒殘小院人家，暫且寄身，晝伏夜走，直向賊曾殘破州縣逃命。賊無經月懸一城之理，亦無又攻殘城之理，食盡賊空自去別處，然後慢慢搬取回家，亦死中逃生之一算也。倘賊先守，則無路矣。

退敵

誘賊

武經總要曰：凡賊有勇悍之卒，必使來探我城門，我當僞爲不知，開門以待，於道路設陷馬坑機橋，於重墻曲巷內出奇伏兵，掩擊逼陷之。或約其過一二百人，即下重門牐板，使其前敗後絕。

行軍須知云：一用火鈎燒紅，垂城下，賊人見之用手攀懸，以損其手。

守揚州議曰：一圍久無計退敵，不時於天氣陰霧中，粧辦兵人如雲長、武穆公神像，往來

以示疑圍亦可解、
乘城要法曰、賊未至之先、於城堡附近處、有舊窒窖、或懸崖之中、堰以烟筒、賊疑有入、必盡力攻之、使勞墮賊力、

出戰

尉繚子曰、務戰者城不圍、不圍城也
孫子曰、疾戰則存、
太公云、疾擊其不意、
百戰奇法曰、凡戰所謂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

未可勝之理、則我且固守待敵、有可勝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通典曰、敵次日久、衆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衆、野無所得、糧路又絕、兵衆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堅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間、驍勇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內外齊攻、專精與疲怠者、尤絕必須審察賊多僞謀、其所穴之孔、於城內深門爲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人來得三五十人後、啓發機關、自然先斃、

城門簡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節開門驍勇齊擊、乘勝逐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接易爲、
武經總要曰、凡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得、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解圍、先爲暗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潛出精騎、銜枚擊之、擊敗亦不遠襲、或我兵已出、賊未出、賊突門而入、則自城上向裏、連下巨石擊壓、以斷其入、

凡賊圍城、必須選募勇敢、或乘虛掩襲、或夜斫其營、使賊驚疑、或焚其輜重攻具、待其走而邀擊之、
譚綸曰、凡敵在城外、攻我不得、須懸賞選敢死士、時而出奇擾之、或焚其輜重攻具、待其走而邀擊之、乃爲得策、
武經總要曰、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爲疲師、可躡而襲之、必破、
若度其便利、以强弩叢飛石、併擊射斃之、則無

擊阻喪其勢必遁、

虎鈐經曰、我師爲敵所圍、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兵甲堅利、儲蓄俱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卽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盡吾力焉、援之不到、候敵困懈、出奇以戰、何謂卽戰、許洞曰、旣圍卽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固焉、

王文祿云、海寇之來、我兵俱守城中、城外之民棄之而不復顧、不敢出一兵以撓之、寇反多疑、

誠恐我兵出城與敵、佯以數寇爲攻城之勢、以綴遏我兵、使不能出、乃得深入內地、橫行而無阻、是皆我兵不知攻守互應之法也、自古用兵非執於一、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且一城之中、不下數萬家、若圍困日久、食盡兵罷、寇雖不攻、而我亦自潰矣、安用其守乎、凡寇攻城、不過數次、甚急、扞禦已過、寇亦必怠、乘其怠而懸兵夜出、負砲偷營、寇亦撓亂、自救之不暇、而何暇攻我、若獨爲定守、寇知我兵虛實、併力夾攻、曠日不解、而援兵不至、則我坐守以待斃、無益也、昔者巳巳北狩也、先南侵攻圍京城、精兵皆出城外、石亨于謙督兵于城北、孫堂江淵督兵於城西、每每攻也先營殺傷相半也先退去、若使文臣謙淵無謀、武臣亨堂無勇、皆守城中、不亦危哉、而大事去矣、惟攻不忘守、而守不忘攻、是以克濟時艱也、

突門

通典曰、城內對敵營、自鑿城內爲闇門、多少臨

外之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虎鈐經亦云、

行軍須知云、繞城多設突門、暗出勇騎人馬攻其不意之處、

宋陳規曰、爲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門有數十座、齊於城內運土木出外、塡濠作路、使戰兵出入、纔至自礙城上觀望、敵人瞭哨、乘便處卽遣兵擊殺、或

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之城内既捌開城門自運土塡濠欲爲入計不攻自敗所以敢自捌開城門出塡濠者非謂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内設備賊入城必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末柸等部五萬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爲可速擊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俟其未陳躬率將士鼓

譟於城上會孔萇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等衆皆奔

斫夜營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照依敵粧敵哨以一聲爲暗號每遇晦夜雨雪賊忽賊倦之時則開門縱出或以火砲或以白棒或以骨朶亂斫其營聚散倏忽人自爲戰遇有順風以火器火砲燒其積聚得便則取器械鞭勒馬匹驚則亂與同驚睡則亂與同睡但以無聲爲妙機暗傷爲

妙手明斫明攻是爲下着大率以二鼓初更出城五鼓鍾鳴入城砍西營入東門砍南門入北門仍以暗號認是吾兵方許放進機橋暫止撤槍轅門之内撤去機橋方許入城此之謂鬼兵容如鷙探速若鶚擊非敢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砲齊聲放轟營亦可

胡宗憲云凡賊圍城必須選募勇敢夜斫其營或夜舉砲銃使賊驚疑其圍自解然守揚州議

呂坤救命書曰内門雖閉須留甕門不時開閉

練就敢死之士三五百人重加賞犒三更以後我軍與賊一樣打扮自有暗號乘其困倦密砍其營放火砲鳥銃令其驚起自相亂殺吹角聲而散五鼓點名令隊長認進謂之鬼兵鬼兵三兩行賊已防備後却用排燈將炷炮鳥銃佛郎機前大撓擾之若有積聚乘順風用油薪縱火焚之如此兩三番賊自不能存也其委曲不具詳

呂坤救命書曰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之勞

以飽待我之饑、以窄耐挫我之銳、以優游懈我之心、聲言解圍、以安我之意、聲言增兵、以寒我之膽、乍動乍靜、以疲我之精神、緩進凌衝、以耗我之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之智謀、築壘增柵、以示彼之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動、內門時閉之、

籌海圖編云、我兵一出、必遣伶俐健卒先行、俾作探聽、便熟知賊之休息、每每貪夜、貪淫嗜酒、熟睡休兵、聊視我兵、莫虞我至、斯時也、果能休

兵四起、此其愚奸滅寇之機也、

梁主擅襲太原、張承業守攻急懼、安金全病強起曰、太原晉之根本、不守、大事去矣、披甲跨馬、率子弟及故將吏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擅於羊馬城中、擅驚潰、

有不可輕出戰

虎鈐經云、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

無城堡而守

戚繼光曰、或問守城之法、無城堡者奈何、曰、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城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乎城也、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爲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然、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言守者也、葢禦敵在戰、賊

之來也、以攻爲其志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札野營、修野戰以待之、器械精明、士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動、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常用計以撓其逸、使饑不得息、多方以陷穽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待饑、以逸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衆、彼將聞之而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習爲巷戰之計、豈有不能自保者哉、若水鄉村鎮如之

何曰陸地以木城爲野營水鄉以水兵船爲野營其以戰爲守一也敵强我弱不勝奈何曰所謂守者非徒塡門守堞之謂所謂戰者非徒戈矛擊刺之謂也塡門守堞敵易視我我軍之氣先怯乃痴拙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爲幸毋恠攻卽破焉耳戈矛擊刺勇力相格非巳卽彼安危不保亦痴拙之將以三軍之命爲僥倖故易於取敗者也吾聞古之善戰者不然其戰也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爲變以有意而制不意

以有備而攻無備無形者勝有形者敗其戰也不脫乎金木水火土之五器而五器之中各藏三戰之妙何謂三戰曰天戰也地戰也人戰也戈矛擊刺不過人戰之中一端焉耳是故不通天文不知地利不諳人情物理不可以爲將不用通天文知地利諳人情物理之人不可以爲將將也者戰必克守必固者也

善守者敵不知所攻非獨爲城高池深卒强糧足而巳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誤彼師或屢出以疲彼師或彼求鬪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撓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敵國之道也

防城之法雖是廣設備禦晝夜當巧施謀策惟在主將變其虛實臨機應變可以保全

外救

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此言守城）

（又要外援）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堅內救誠則有可守之機人皆扞城蔽其城而盡其貲財血力以守矣）城者期年之城守餘于攻者救餘於守者（其城可守期年）（而守者救者其力有餘則城可保矣）（又）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强矢并於前么麽羸瘠者并於後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敵人以重兵頓于城下有救必能開其圍而守者常出城決戰據其要害險塞）

之地但救其後絶其糧道、中外相應、敵者、且勿與敵交戰、但救其後、而緜絶其糧道、實守者中外相應而已、此救而示之不誠、示
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
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然此救者、又當示敵以救之不誠、爲示之以不誠者、所以顛倒敵人而陰待之者也、敵不前進、而守者可以出戰、不得止禦矣、此守權
之謂也、此守城權變之說也、

有可去

武經總要曰、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
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

曰蓄貨積于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
而城内低、土脉疎而池隍淺、守具未足、薪水不
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

禦水攻

武經總要曰、凡賊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則
壅塞諸門、察視城穴之處、悉加傅築、城内促圍、
望外水高下、別築瀾橋、墻外取土、可深二丈、兵
隊備城如故、周視地勢、有可洩水處、十數步開
一井、井内各相通、以洩流焉、若水已入城、則於
新築墻外、作船二十隻、選勇士每船三十人、賫
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鍬钁、遣瞑夜從門
銜枚並出、決賊堤堰、破賊營砦、所選之士、須預
集水戰、度力不足、則加船以進、或賊已覺、則城
上鼓譟爲助、

行軍須知曰、一城寨、若在平川、或側近有高原、
泉成流、及有江河、須防決壅灌城之患、今河東
古太原城、宋決汾水而灌劉繼元是也、

虎鈐經云、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敵人壅水灌城、

速築墻壅諸門、及陷處更於墻内促圍周匝、視
水高下、而瀾築墻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於
墻内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守、不得容雜色人、
如有洩水之處、則十步爲一井、井内潛通引拽
漏、城中速速造船一二十隻、募善舟檝者、載弓
弩鍬斧、每舟一二十人、自暗門啣枚而出、聽營
敵覺、即急於城上鼓譟、決其隄堰、所營以精銳
急出助之、

兵法云、以水佐攻者強、善用水者、其道有四、一

曰因，二曰逆，三曰賊，四曰絶。因水之用，其道有二：或敵絶中流而柵，我得上流，因風之利，可以鼓棹縱火，順流衝之，柵絶而遇風轉則止；又若敵在下，士馬賴是水，我得上游，可以毒之，此二者所謂因者也。逆水之用也，則為崇隄以障其下，注溢於內，然後引之以灌，所謂逆者也。賊水之用也，敵所賴水也，當潛以水攻，審地理，陰為畎澮導之他處，竭敵所賴，所謂賊也。絶水之用也，或以薪衣土，以石實舟，沉之於上，別為長渠泄之，或為沙囊於上流以壅其水，欲水行則決囊，所為絶也。用水以道，有其地，非所用而用，反為所害，順則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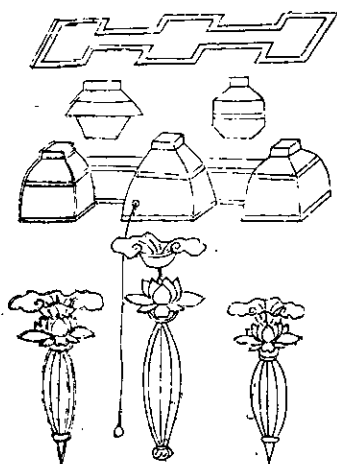
通典曰：水攻者，以水因地而成勢，為原高于城而斜小，可以遏而止，可以決下流，故平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可以漂城灌軍，沉營殺將，而照版度竿亦不可無也。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又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承，山岡溝澗，高下淺深，可以分寸度之。

水平

水平者，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

槽下轉為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

戰守全書卷十六 終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圭
水平圖

戰守全書卷之十七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十七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占驗部

擇年月日時

凡出軍攻伐、當擇歲月日時爲先、忌衝太歲金神、若爲主候太白辰星東見之月、若爲客候太白辰星西見之月、其月即避衝旺方、

凡出軍忌月建之日、損大將、其次應行軍、避忌

凶惡之日、不可用兵、

凡天火狠籍日凶、不可用、　正五九月在子、二六十月在卯、　三七十一月在午、四八十二月在酉、

凡八龍、七鳥、九蛇、十虎日凶、　春甲子乙亥爲八龍、　夏丙子丁亥爲七鳥、　秋庚子辛亥爲九蛇、　冬壬子癸亥爲十虎

凡九醜之日、忌行軍、　乙戊己辛壬之日、臨子午卯酉之地是謂九醜若時更遇殺神臨

支干主大凶、
凡往亡日、及日月蝕、並不可出軍、歸忌亦不宜
用、
凡平日、收日、天罡、天魁、俱不可用、
凡兵禁日、不可出軍、 正月起寅、逆行六陽辰、
凡大敗日、與咸池同、不宜出軍、 正月起卯、逆
行四仲、
凡四離日、不可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前一日、
不可用、占時月宿、更臨四離之辰、名曰天

寇、凶、
凡四絕日、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日、名曰
絕辰、不可用、占時日干臨四絕之辰、名爲
天禍、凶、
凡月厭 衝對之辰皆凶、 月厭、正月起戌、逆
行十二辰、
凡受死日、凶、 正月戌、二月辰、三月亥、四月巳
五月子、六月午、七月丑、八月未、九月寅、十
月申、十一月卯、十二月酉、

凡龍虎日、凶、 正月巳、二月亥、三月午、四月子
五月未、六月丑、七月申、八月寅、九月酉、十
月卯、十一月戌、十二月辰、
凡罪至日、凶、 正月午、二月子、三月未、四月丑
五月申、六月寅、七月酉、八月卯、九月戌、十
月辰、十一月亥、十二月巳、
凡伐日、切忌攻討、 支尅干日是也、
凡采廉大殺日、凶、不可用、 正月戌、二月巳、三
月午、四月未、五月寅、六月卯、七月辰、八月

亥、九月子、十月丑、十一月申、十二月酉、
右以上之日、不可出軍、最凶、並須避之、
凡擇日取旺相日辰、制尅所攻之方、吉、若休廢
無氣、凶、
神樞經曰、欲出軍擇日、常以天罡加月建、傳送
從魁下、爲歲前、河魁下、爲天府、登明、神后
下、爲歲對、天吉下、爲天倉、功曹下、爲歲後
以上日辰皆吉、
太衝下爲夾畢、天罡下爲負衡、太乙下爲

折衝、勝光下爲掩衝、小吉下爲致死、巳上
日辰皆凶、
七十二占日法、 辰巳日、再見青龍、故曰辰巳
利行賞賜、 戌亥日、再見白虎、故曰戌亥、
利行刑罰、以順天心、 辰巳日、再見螣蛇
宜動内財、 戌亥日再見天后、宜静内財
午日終、不見太陰子日終、不見六合、故子
午爲經、不可逃亡、是陰陽之始也、
卯日終、不見玄武、酉日終、不見朱雀、故卯

酉爲緯、不可攻盜、是陰陽之終也、雖有吉
辰良將、不可用、
黄帝占曰、反支不可出軍、
戌亥爲月朔則一日、七日、十三、十九、二十
五日是、
申酉爲月朔則二日、八日、十四、二十日二
十六日是、
午未爲月朔則三日、九日、十五、二十一、二
十七日是、

辰巳爲月朔則四日、十日、十六、二十二、二
十八日是、
寅卯爲月朔則五日、十一日、十七日、二十
三日、二十九日是、
子丑爲月朔則六日、十二日、十八日、二十
四日是、
曾門經曰、六窮日不可出軍、 每月四日、十九
二十八日是、
玉門經曰、天乙絶氣日不可出軍、

正月初六、二月初七、三月初八、四月初九、
五月初十、六月十一、七月十二、八月十三
九月十四、十月十五、十一月十六、十二月
十七、
六壬靈匣經云、 甲戌庚日、善能用者使前一
螣蛇墜水、二朱雀頭破、三玄武折足、四勾
陳入獄、五白虎燒身、六天空被剝、
假令三月庚申坤時、天罡爲將、加坤卽天
乙庚日盡治在大吉而臨乾前一螣蛇火

神臨壬水曰墜水前二朱雀火神臨坤土曰折足後五白虎金神臨丙火曰燒身後六天空土神臨巽木曰被剝於此時出軍攻討興動工皆吉

凡十二月用將加課之時如甲戌庚日晝即晝治貴人在丑夜治貴人在未若臨乾之時即得六凶神藏四惡殺沒於四維此時最吉自餘七日乙巳丙丁壬癸六辛日各依日夜貴人臨之時六凶神藏若辰戌丑未

臨乾坤艮巽四維之上即為四殺沒皆為吉時

孟月甲丙庚壬仲月乾坤艮巽季月乙丁辛癸為四殺沒時緣太陽每歲一分悉退縮不及者八十五年而退一度差殊浸多用之有失今候太陽至雙角宮其神明方可用甲丙庚壬為四殺沒於四維吉時四殺者辰戌丑未為五墓四殺凶神四維者乾坤艮巽是也太陽入宮皆以中氣論

雨水後一日　小滿後五日　處暑後七日　小雪後五日

右用甲丙庚壬時為四殺後時

春分後三日　夏至後六日　秋分後八日　冬至後四日

右用乾坤艮巽時為四殺後時

穀雨後五日　大暑後三日　霜降後十日　大寒後一日

右用乙丁辛癸時為四殺後時

占用兵應日

神樞經曰將欲出兵假令木日聞驚急事必以火命人用火日火時從火門出兵大勝此名子孫為父母報仇勿使金命人為將以金日金時出金門必敗金克其木日也假令三月甲子日聞驚以丙子日巳午時出火門太乙勝光下大勝餘倣此

出兵宜向背

四不向戰

春不可向東戰伐舉動戈甲爲春旺不可伐戰必敗

夏不可向南方戰伐戈甲此名伐强不敗則傷

秋不可向西方戰伐戈甲

冬不可向北方舉兵交敵戰伐當取遁而戰敗

八節宜向

立春後向西北戰　春分後向正北戰

立夏後向正東戰　夏至後向東方戰

立秋後向東南戰　秋分後向正南戰

立冬後向西南戰　冬至後向西南戰

軍中占

天象

日月

出軍日食軍敗國危食盡軍盡

日食在觜大將謀議或與將兵之臣

日月食參中主將凶已上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日月薄蝕之日不宜出兵將死卒潰太乙廟筭

凡所食之方從而擊之破軍殺將食之不盡從明擊暗食之若盡從終擊始

出軍逢月食其野軍死大敗

月食其郊有挍邑大戰

月食在胃大將死

月食畢中將軍有以家犯罪者主奔走

月食昴兵絶糧將軍死

日或黑或青黃有軍軍破無軍喪王矦

日五色無光芒及變色亦如之

日赤雲客將當死

日下有赤氣如鋒芒在於兩傍破軍殺將

日底赤氣形如懸鏡舉兵敗軍無整理

日足黑大將死

兩軍相當數日並出當分營以應之

日上冠日下纓所臨軍降暈在東即東方降

日暈中有一抱所在軍勝

暈曲抱日爲順珥背日曲爲逆順勝逆負

日暈一珥用兵所在利、
日暈三重如纓之狀更生兩抱利先舉兵逆者
破軍殺將若三重在上一暈在下赤氣衝
之流血於野、
日暈曲下垂三重向下軍多妖言兵將相惑、
日下有背氣三條重者出軍境外戰鬬大勝、
兩軍相對暈抱相似軍勢未戰勿更忿忿
兩軍相攻有暈厚薄厚處必勝薄處必敗、
日傍有氣狀如懸弓大兵亂起一道一亂看數

占之、
有氣抱日形如半月隨攻敵必克、
暈傍有氣團團似日内兵欲背叛防禦之吉、
暈傍有青黑氣掩日賊來斫營隨雲先擊敗賊、
暈氣似蛇將死軍敗宜固守則吉、
暈中有氣向外射出敵來必敗、
青氣向外射暈而出攻城不下客軍敗亡、
攻城日暈氣從暈中起四出者城中勝、
攻城日暈白氣内出狀似槍刺城不可攻、

日暈白氣凌暈而出必有大戰順氣者吉逆氣
者凶、
白氣抱暈左右相對兩軍不戰各欲謀退、
白氣交鎖貫日軍不和之象、
攻城日暈白蜺城不可拔、
日暈中青氣如十字貫日中者逆賊到城、
紅虹貫日將軍必死、
黑雲貫日客敗將死、
黑氣入日必有大雨或大風在三日之内隨雲

攻伐必克雲止急移之、
日月共暈鬬兵合、
凡月暈二十八宿昏在左角將軍有殃士卒多
病死、
月暈氐大將誅、
月暈觜參大將亡、
月暈翼兵逃將走、
月暈婁奎下大將軍戰死、
月暈胃中天下有兵先戰不勝、

月暈參軍敗元帥死、
月暈軫三重戎狄滿野軍死、廐無繫馬、
月暈食斗兵從東勝南負、
月暈再重赤雲繞之如杵軍在外萬人死其下、
月暈牛士卒將亡、
月暈危兵軍敗、
月暈奎兵大敗、
月昏太白色不明主人勝、明則利客戰不勝主
死

月昏辰星不明主人勝、明則客勝、
月變色將有憂、
月行入天門及昏雨河者、上將戰死、
月行太急未當中而中、未當望而望、皆有急大
戰敗、
太白與月相干犯食月易大將刑死、
月犯左角大將戰死、犯右角、都尉死、
凡與月相犯其分將死、
房與月犯食大小將相誅滅、

尾與月犯食軍將死、
南斗與月犯食將軍死、
女與月犯、將軍死、
壁與月犯食軍糧絕、將軍死、
月犯奎軍乏糧、大將軍戰死、
婁與月犯食不戰而和將軍死、
月犯畢將死、變於畢、有邊兵之急、邊將刑、
月入畢中將軍死、否則有邊警、
參與月干犯左角、左將戰死、犯右角、右將戰死

犯食參小戰死、
月犯天市、大將軍死、
月犯河鼓左右將死、
月重再出皆爲暴兵、已上俱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星

兩軍相當、有星來近月、必有賊突來營陣
月三五、一星在月右角、上將死、
客星守室、及彗孛犯之、先起軍弱、不可戰必敗
金星犯入昴中、大將軍死、

金犯畢右星大將軍死
金守參軍大戰
彗孛入犯兵大破敗
金守張將軍敗
木星與金鬬破軍將死
木星與金同光殺上將
木火金三星共鬬大將死俱與金鬬而不散兵
戰主亡
木與水合鬬軍在外必戰否則內亂

木犯水客將死
火心守軫宿將軍憂
火星順行而金乘之分有破軍若環太白偏將
軍死合之入之將士死金而上出客軍勝
火土掩軍不去客將囚
土星與水合同舍其下不可出兵土與水合必
有破軍若星鬬兵不在外則內亂
太白未合伏而伏天下兵聚未滿而伏伏而郄
出其下有兵凶未及時而星出未及時而

星伏爲損天下兵　伏於西方未見東方
東方之國不可興兵伏於東方未出西方
西方北方不可舉兵身死亡地伏於西方
未出東方東方南方之國不可舉兵先得
其地後敗亡有流血之憂
太白出東過巳西出過未不可先舉兵
太白大將軍之位兵之象也太白出高利以深
入利以起兵高而敵來勿戰去而勿逐
太白出下用兵利以淺利起後勿侵他境來而

可戰去而可追
太白晝見有軍軍罷無兵兵起
太白出東方星在月南爲得行中國勝在月北
爲失行外國勝是謂返生不有破軍必有
屠城北國當之
太白在月北負海國勝在月南中國勝在北外
國敗
太白在西方星在月北爲德在月東爲大將在
月北負海國戰勝在月南負海國戰敗

太白出東方爲德爲陽用兵左迎之吉右背之
凶
太白出西方爲刑爲陰用兵右迎之吉左背之
凶
太白變色變隨方而戰勝如色青則東方利他
倣此
太白合出不出合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
有亡主所在之郊不可戰也未合出而出
未合入而入天下兵起有敗

太白至月四日去月一尺三尺客軍大敗有死
罪將
太白色白而角文也不可戰色赤而角武也可
以戰
太白八十日復出將軍戰死八七日復出相罪
死
太白出則兵出入則兵入兵戰有勝兵出入之
象也
客看太白主候辰星各出一方異宿爲格有軍

不勝兩軍雖兵不戰合宿乃戰
太白出辰不出無主人雖兵不戰辰出太白不
出有主無客亦不戰
太白與辰俱出東方東方國勝西方大敗不可
出兵
太白與辰俱出西方西方國勝東方不可舉兵
其南北倣此
辰俱太白南三尺軍約大戰
辰守太白不去主人將死辰居太白前旬二三

軍罷
辰在太白北小戰
辰出金伏戰未可卜
金水合宿大戰之期太白出東方與月併準之
以指月未盡之日占之容一指破軍死將
主人不戰小勝容二指十二日容四指二
十五日客軍大敗自散容五指三十日軍
陣不戰
太白夕見西方以月初三日候之與月併其間

容一指、十日破軍死將、客勝、容二指、十五日、破軍死將、主人小勝、容三指、二十日、破軍死將、客軍大勝、主人亡地、容四指、二十五日、客軍入境、主人勝、容五指、三十日、軍陣不戰、

太白與列宿相犯、小兵小戰、不出六十日、

太白與四星相犯、大兵大戰、

月食太白、破軍殺將、

太白進則兵出、退則兵退、

太白角赤、則兵戰、角白、兵起、角黑、兵罷、角青、兵憂、

辰抵太白不去、則將死、止其上、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負、視其所指以破軍、

辰環繞太白、大戰勝、若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

磨太白、數萬人戰、主人亡、

太白辰星同宿、去之一尺以上、軍必敗、

辰出東方、色白、中郊勝、外郊敗、出西方、色赤、西方勝、中國敗、

辰星色黃有角、小戰、色黑、三芒、有兵敗、

辰在西、居西北陰郊、有謀兵、以戰則主人勝、

辰在陽南陽祁、有兵謀在外、戰客勝、

辰入月中、主人戰敗亡地、

太白與辰相合、旗出、破軍殺將、客視其所指而破軍、

磨太白右三尺、軍急約戰、一時再見、有軍在外者罷、

辰暗在太白北、出利主人、出太白、利客、

辰爲主、辰星未出、太白獨見、有客無主、軍出不和、

辰見太白不見、有主無客、不可出軍及戰、

五星與辰合爲將死、

水在金前、客兵滅、

水指金、主將死、征旗出、所指之分、破軍死將、

水出金五日而出、主大將死、

彗星出於虛、將軍大戰流血、

太白散爲天狗所下之野必有血流將死

天狗星出下食血其軍必敗

凡夜初流星入落營急擊之勝

凡有流星從敵上來徐至吾軍上者有奸謀

來間吾軍

流星有聲有所墜見則千里破軍殺將

墜星之所其下流血破軍殺將爲咎最深

對營而軍中數有奔星敗亡之兆 已上俱錄異

風

凡出軍之日風雲相衝必有大戰風雲先止處爲弱風來送者行而當止賊多伏匿戰而不勝

出軍有大風隨後滅跡軍不迴亦名鬼風

風忽前後相逆爭勝負在兩陣之間

風隨其後微順旗幟前而指敵軍必萬勝

風忽猝起忽動忽止來往相衝半道逢賊先宜准備

凡軍在外旗陣旣成旗鼓張熱故暴風猝起卷幕歆斜旌旗傾倒此風不祥主將失位兵士叛散須犒勞別擇吉處以安

凡軍營猝有暴風惡氣飛砂揚土旗竿偃折者取四害上土作泥人長三大尺帶桃劒弓蘆箭披髮向風所起之方而呪曰天有四狗以守四境吾有四狗以守四隅以城爲山以池爲河寇賊不得過來者不得避去者不得逃呪訖勿顧若不能呪棄於四達之道其殃除矣 此法奇門中有

風繞旗竿垂而向下軍敗將亡

風揚旗幟東西南北迴轉周旋將軍死軍散不可出戰

凡守城風起西南來者主人急宜固守勿動

忽有迴風入營中先寒後温必有疾病移營吉

風從敵來入吾輩軍營賊欲投降將軍加秩

四方轉隨風動賊來軍營宜警備固守

凡風乍來乍去賊欲退

風起忽東忽西賊有伏兵三日內有雨免災

風起西北却迴東南四轉五復將士貪欲謀[illegible]
軍宜警覺之
敵上風來寒冽迅急將軍不吉抽迴禍止
敵上若有旋風起來入我軍營中其敵欲[illegible]
之有功仍以式看之若有奸邪臨目恐詐
降伏必亂吾軍殺之勿從
凡見敵營壘上有旋風急擊之當獲其功
旋風於軍前飛鳴上天大戰必勝將軍加賞獲
敵糧增士卒

凡軍營中數有旋風不出三日軍當破敗宜自
固守勿侵他境吉
旋風起而上徹於天急戰破賊大勝
旋風起於營向上而出逢賊吾敗若遇時刑利
主宜疾擊之若當日刑利客
旋風猝起而合三刑兼從五墓賊有伏兵有銳
賊欲到必當損將警備固守之吉
凡風晝止夜起賊必夜至晝動夜止白日至
敵上風來寒烈急迅宜自固備必欲攻我若合
三刑賊擬攻我固守奇伏以待其來擊之
奸邪陰謀之風急賊當立至不可與戰宜固守
風緩則賊來遲
乾坎艮震風來客勝　巽離坤兑風來主勝旺
相即吉休廢利亦不吉　假令日是戌風
從辰上來必有大戰　辰日風從寅丑未
折木發屋有軍各回兩自約解不利相守
卯日寅時風從卯上來轉從中起賊必有
謀在於吾城宜密覺之　卯酉之日辰戌

風來日中夜半賊擬圍城急宜固守七十
日内賊必自走　有風無塵旌旗不動征
無戰亦不可攻賊兵强士勇五寅之日倣
此
乾爲折衝金風風從上來主將憂死勿戰客小
勝
乾上風來滔我勝
坎爲水大剛風風從上來主不利客亦不勝
艮爲土小剛風風從上來客大勝主不利

艮上風猝起合三刑十日賊至宜警備
震爲木元山風風從上來客不利主人小勝
巽爲木小弱風風從上來爲主勝客不利
離爲火大弱風風從上來爲客勝主不利
離風客勝賊不可攻宜自固守
坤爲土凉風風從上來爲主勝客不利
坤上風烈賊來攻刦擬欲謀戰勿接爲吉
兌爲金小風風從上來爲客不勝前多伏兵宜
備之

宮日占風子爲陽宮午爲陰宮辰戌陽宮丑未
陰宮子上風來有賊來攻當謹備之
申未日丑卯辰巳風來大賊必至當防邊
境
戌上風來賊擬攻城若從亥卯來大將戰
死
從歲刑上來用兵不利
宮羽日風從宮上來乍南乍北或東或西七日
兵逃

假令卯日亥時風從卯上來復轉從寅申
上日無光寒烈者賊有間諜在吾軍不然
欲叛
商日占風辰陽戌陰商日大風從丑上來三日
七日客軍追散解兵不來
商日大風折木從寅丑上來三日七日賊
各自解不明交戰何以知之丑爲商之墓
地也
風從巳上來必有大戰

風從亥上來內有謀反損士
風從子午上來日中夜半發屋折木軍當
潰散日色無光主客潰亂軍在旺相上者
吉
風從商來兵起西北
風從角上來寒慘急者賊在吾軍有陰謀
角日占風巳陽亥陰角日風從午上來急兵暴
起必有衰亂從戌上來亦有賊動宜備之
角日暴風卒起揚旗發屋必有大戰流血潢凝

在九日內
風從申子上來日中夜半寒烈者賊來攻
城將死城破
風從角上來發屋折木日中夜半賊來圍
城主人奔走
又云風從角地來時加子午若辰戌寒烈
急者攻城必下何以知之子午屬宮辰戌
亦屬宮宮爲土角木克之故攻城必下近
則九日遠則四十日

徵日占風寅陽申陰風從巳上來有賊將至欲
攻城
徵日戌時風從戌上來必有兵亂從亥上來奸
徒相謀欲攻城
羽日占風卯陽酉陰風從辰巳上來有賊
風從申子上來賊來欲絕河糧城毀將死
風從亥上來有敵圍城
羽商日大風折木從商上來日中夜半城宜固
守風若北攻不下客敗何以知之羽商雖

子母爲强水畏土勢不利客自衰近則九
日遠則七十日
春丙丁夏戊巳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風賊來
侵境
四時有上下八十日風賊入界若晝夜三日內
必有賊圍城
冬甲辰戌卯日有風從四維來而寒烈者皆爲
賊起巳有賊動必相攻擊亦主謀反之事
申日巳時時或加酉風起於戌或日共賊欲離

時加丑戌亥卯風起止於辰未客軍潰散將死
士亡
歲上風來將軍死
凡歲前五辰歲後五辰風來所攻必勝
六甲風來其賊可擊擊必軍破
六癸風來其賊可擒
巳酉寅午丑戌方上風來賊必欲降
風從歲殺上來軍必大敗
風從月殺上來流血小破不可與兵

風從坎離與月殺同至不利出戰宜固守
歲刑上風急大賊迅來不利接戰出軍遇此不
可前進旺相不利客休囚主凶
月刑上風急九日賊至日刑立至若無大戰必
來殘掠
歲月刑上風來賊宜急攻之
歲月德上風來敵强
兩軍相對風從四維上來軍營墓上者敗春在
未夏在戌秋在丑冬在辰

風起旺相賊來急日色皆暗賊可追之
凡風忽起發於火水時賊來敗之土日賊到宜
避之風止可以追賊他倣此
風從卯巳轉至申午賊必來迅時併刑殺囚死
休廢吹砂走石大戰凶已上俱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戰守全書卷之十七終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八

戰守全書卷之十八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十八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占驗

雲

凡雲參以五行相制、定其吉凶、常以十干日望敵上、及我軍營之上、

甲乙日白雲、丙丁日黑雲、戊巳日青雲、庚辛日赤雲、壬癸日黃雲、巳上十干日、望有此等雲、在彼軍上、則勿攻之、在我軍上、戰則大勝、

白雲二道、發兵之兆、

白雲白氣相逐吾軍、戰伐必克之徵、

白雲竟天、南北橫列、有大戰、將士衆亾、

白雲如猪當軍之上、夜須警之兆、

白雲如布、起於東、東北大兵將死、

白雲如瓜蔓連結、為隊相隨、須臾罷而再出、八九度、當有千里兵來、視所起備之、

白雲如蛇、從城來、指我軍營、急自固守、

暮雲色白、如杵之形、萬人戰死流血、先舉兵敗
後動吉、
赤雲如布、長數丈、主有背、將宜警備之、昏見在
客、旦見在主人、
雲長百丈、東西竟天、兵將大亂、若赤色、大戰流
血、
赤雲如山其兵且銳、所臨有謀、未可攻也、
赤雲如幔蓋、大兵欲亂、必當背叛、
赤雲獨見、屈曲如虹、兵反攻城、刼長吏、

雲色赤如火炬、下有兵謀詐、
雲如赤火無光、加其軍上、赤氣如火炎從天而
下軍敗將死亡亂之兆、
赤雲下向、而端銳、大戰流血、勿先舉兵、
雲氣如火光、有烟勃勃、或如囷倉、見日愈明、又
如人張弓、有氣連綿數百丈、又如雲、其色
或黃白如暈、有氣純白而後濃、此猛將精
卒之氣、
赤雲如人、似行似坐、暴兵立至、必害我軍、急備
之、
赤雲如人持盾、或如持節、敵兵大來而未絕、
若壬子日、赤雲如旗、燿燿滿天者、兵欲起、
雲氣上赤下白、名曰伏尸、背軍之象、
城上赤雲、或黃氣繞之、欲降、大將死、
城上雲氣、赤如鳥形、四散飛揚、或如軍之狀、其
城必降、
城上雲氣如衆人頭、赤色下、多死喪流血、
雲如赤火下有流血赤雲臨城、城必有喜、一云黃雲臨城城有大喜、

雲氣如火光夜照天明、大敗流血、
雲黑一道、東西竟天、主兵亂大戰之兆、
黑雲如車、旋轉入吾軍、小將謀反欲亂之徵、
黑雲如遊行、中含赤色、敵有謀反、反必自尅、
黑雲如蛟龍、將軍失魂、軍走之象、
黑雲高起、以黃為緣、長疑如陣、前後列天、或如
人跪伏、或如人以手相牽、
黑雲之中、黃雲居上、士卒怯弱之氣、欲逃叛、宜

犒勞之、

黑雲三道、銳而中列、所當之下、必發兵大戰、

黑雲南列、兵亂將軍憂、

黑雲形如人立狀、其下亂兵流血、如壞山覆軍

流血千里、

黑雲中赤如杵形、或似人蹲、此有伏兵

狀如幢節、在黑雲中、漸漸臨賊、不可入攻、

城上黑雲中、如星火名曰軍精、當有勇兵突出

不可擊之損兵、

雲氣外黑中赤、或幢節在黑雲中、或如人在赤

雲中、赤氣如雲、皆有伏兵、若無伏兵、當有

虎驚、或如鳥之狀在赤雲氣中、或如杵立

雲氣中、黑圓而長、或如山岳、赤氣髣髴如

樓狀、此皆伏兵之氣、切勿攻之、

黑雲緣白、將怯無謀、攻之大捷、

雲如霧非霧如塵、兵動之兆、

雲橫如陣、此是兵興、三條五條、兵亂相凌、

雲如山岳、或如兩隻、或如焚艸烟、蓬勃掩翳、此

得天勢、不可攻也、

雲形如虎豹、所臨之軍、雖不可攻之、

雲似龍形、必有大水、營在其下、遷高壘、

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暈者、所見之方、軍不

可攻、在我軍、戰必大勝、

有雲來甚卑、掩溝蓋道者、賊必至、急備之、

雲長百丈、東西竟天、白黑同候、兵將大亂、

雲溷溷如土色、必築城隍、

凡雲從敵上來、須臾却還、賊必強銳、當警備之

恐其攻我、

雲若迅急、敵必來急疾、

雲行悠悠、賊必遲延、(凡雲氣上小下大兵日增 上大下小兵日減)

軍上雲如車蓋、必有大戰、

雲如行船、走於軍上者、軍必走、

雲如馳騎麋鹿、來加軍上、軍必走、

五色雲如車、道長百步、或千步、數百步者、敵在

四方也、日辰相克者、大鬬者、憂耻相氣臨

兵強戰勝、囚死氣臨兵敗、

雲氣五色、東西南北擱天飛揚者、此為無主亂
君之象、
凡日邊有雲氣、如文章五色者、軍敗反亂之兆、
將軍死、
雲氣半出而絕、一出一敗、看數驗之、此是敗氣
雲氣如牛馬狀、或下臨軍營、此名天狗、下欲飲
人血、攻之大敗、
雲氣如揚灰之狀、或如羣羊亂行相連、又如羣
鳥作飛、如人相揖、所指、或如轉蓬、有似粉

沸、並是敗氣、
雲氣如霧、乍伏乍起、乍聚乍散、衰軍之氣、
雲氣如馬、或白氣、下軍營、亦名天狗、食血萬石、
雲似犁牛、時或分散、急攻敵亂、
雲如水波紋、其軍亂走、或如人鞠躬、並是降軍
之氣、
雲氣忽青忽赤、碎如石礫、所臨軍敗、
雲氣或赤或白、如人頭、或似人仆匐地低頭、其
軍必敗、流血之象、

雲如雉雞、或如兔走、其敵必降、
雲如羣豕羣羊羣馬、如獐鹿驚怕、勢如狂走、軍
敗散、
雲如羣馬、或行或止、軍必敗、將必死、
雲如鶴尾、大凶、兵起、
雲如虎斑、城破將死、急宜攻之、
雲如塵消散、兵散憂亂、必有背叛、
雲氣散三色五色、飛揚不定、無根本、此流血敗
軍之兆、

雲氣似鉤兜、似松柏枝節、散亂滿天、在軍上、大
敗之兆、
雲氣如魚蝦、敗軍之兆、
雲氣如人持刀盾之形、所臨軍有憂、
猛將之雲、氣如引弩、外白中黃、賢人為將、
雲氣青白而高大者、此猛將精士、欲陰謀之氣、
雲氣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氣如旌旗、無風而揚
將勇士精之氣、
雲如扇頭兵暴起、

雲如龍蛇、當警備、所守當換、

雲如虎形氣如蓐形或高數百丈、無根本、此爲遊兵之氣、

雲氣似旌旗輝輝而揚、兵將至、

雲氣或如杵形或似幢節、下有伏兵

壬子日、有黑雲如疋布南北竟天、兵大起、

雲氣綿綿漠漠、或如艸木、或如騎馬、或如練、如布高五六尺、步軍爲伏、必有奸詐、須警備之、無備必敗、

雲來橫截吾軍營、先宜奇伏、隨軍而行、賊有奸詐、先欲伏兵、警備覺意攻之、

城上雲如旌旗揚揚、不可攻、

城上雲氣如雉雞、城中人必降、

雲氣青而皆入城者、城可屠、虹亦如之

雲氣如人立狀、或如三牛、或虹交、或虹貫城、皆城破之兆、

城上雲氣分爲兩股、勿攻之、收兵自固守

雲如蛟龍之形、臨軍上、將軍失魂、

雲如龍形氣者、必有大水爲災、在其軍上、急宜避之、

雲如黑龍之形、主水火雷電、軍行及戰陣見之、兵將不利、七日內、

黑雲中有青龍形、主水災、軍行及戰陣、兵將不利、七日內、

黑雲中有赤龍形者、主惡風雨、下臨之所、兵敗利客、兩日內、

黑雲中有白龍形、主艸賊起、軍行見之、兵敗、宜主、

黑雲中見黃龍形、主大旱、軍行戰陣見之、爲客大利、從雲起處擊之、

黑雲中見倉龍形、軍行戰陣見之、有外兵助、宜主、其下兵順、

若雲中有赤龍形、大旱、兵起、軍行戰陣見之、宜主勝、

若雲如青龍之形、東方兵起、不利將首、軍行戰陣見之、宜主不利客、

雲如白龍形西方兵起大勝宜客軍行戰陣見之主不利
雲如黑龍之形北方兵起軍陣見之利客
雲如黃龍之形中州兵勝利有軍對敵見之主大利客敗
若青雲中有青黃白黑龍形者看龍色不可抵背之戰勝軍行勿抵之
赤雲中有赤白黃青龍形者看龍色軍行戰陣勿逆之背之吉亦利客

白雲中有青白黃黑龍形者西方兵起看龍色青者軍東方利他倣此
黑雲中有黑青白赤黃龍形者北方兵起看龍色兵勝利軍行及戰陣勿抵之
黃雲中有黃白赤青黑龍之形中方兵起看龍色兵勝利
雲若龍形蒼色在黑青赤黃白雲中臨軍陣下必大敗
龍形半青半赤戰客勝
龍形半白半黑不利戰必敗客小勝七日內
龍形半白半青大戰必敗利主在七日內
龍形半白半黃戰客勝主敗在七日內
龍形半黃半青兩軍不利有水災或火災
龍形半赤半黑常有姦人戰客利在七日內
龍形半黑半黃七日內戰主勝
龍形半青半赤戰客勝七日內主勝
龍形紫色七日內主軍宜進
龍形立者二七日客宜進軍

雲如二龍之形闘者不宜戰二七日兵敗
龍向山上坐或立者七日內有降兵
龍向山上臥者國人安樂不宜大軍
龍在樹上天下兵大亂
出軍見龍忽飲軍水國虛在外急抽軍廻反賊將至

雨雷電

凡軍初出百里內值大雨名曰浴屍軍士亡
雨日出軍兵士怯弱更逢逆風軍必敗還

凡出軍日、風雨逆入、將死叛散、宜別擇日進兵、

風雨相衝、必有謀反、士衆欲叛散、奸人相

詐、

迴風急雨、擊裂軍幕、內有謀反、急宜警覺、

凡討伐不義、軍勝後、有大雨雷電等、此爲洗兵

天之助也、

夏三月甲子乙丑戊寅日雷、軍在外大戰、一月

應、

八魁日、有疾雷大雨、有大風起、有急令、八魁者、

春巳巳丁丑、夏甲午壬戌、秋巳亥丁未、冬

戊子[illegible]辰日、不雨而電光所及、兵將爲血、

軍在外、大雷震動、將軍兵士、悉衣甲執刀上弓、

以敬天之威、天有助焉、

軍營上雷多者、其軍必罷、

雷雨軍中尤甚者、將戰無功、

軍陣將交、而雷電風雨、占其來處、不可逆戰、固

守言、侯其定而攻之、

雷電霹靂下於軍中、士卒叛、

凡軍營中、雷電霹靂、拔樹發屋、吹砂走石、宜賞

勞將士、急移之去、不移兵敗、

凡攻城圍邑、經旬不雨不雷、其城邑有天祐、不

可攻擊、宜解兵而回吉、

凡忽有聲若雷者、此爲天鼓、所鬪之地、軍多敗

亾、震入敵軍吉、震在我軍凶、

已上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虹蜺

凡攻城野戰、有虹見於城營之傍、或飲水於軍

內東西南北、皆有旺時、旺則勿攻、宜固守、

衰則疾擊之、必勝、

春東方有青虹者、青龍之象、不可攻、青赤者爲

旺、不可攻、白黑者擊之敗、

夏南方有赤虹者、朱雀之象、不可攻、黃赤者爲

旺、不可攻、白黑者擊之勝、

秋西方有白虹者、白虎之象、不可攻、黃赤者不

可攻、青黑者可擊之、

冬北方有黑虹者、玄武之象、不可攻、赤亦不可

攻、黃靑白者可擊之、

虹蜺如日月之暈者、必有敗軍死將、先起則勝

從虹蜺所指處擊之、

白虹貫城城欲敗績、

凡攻城圍邑、遇五色虹、宜野戰、戰若不便、須自

固守、

虹蜺屈旋城上、其下流血、

虹飮城水、城破之兆、

白虹長丈餘、如杵、如甕屈而赤者、大戰流血、

白虹繞城、從所在擊之、必勝、

虹如屈虵、冬出其下、破軍亡地、

虹在日左、兵退、

已上俱見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霧

朝霧急起、必有大兵發動、移營預備之、

昏霧漾漾、不見山川城郭、大兵必戰大亂、

軍中有重霧、必有背兵、

春三月乙卯日霧、不出六十日、兵起東方、

夏三月丁卯日霧、兵起南方、

秋三月辛卯日霧、不出一年、兵起西方、

冬三月癸卯日霧、不出百日、兵起北方、

夏日霧至再三、不出二百日、兵起、

凡戊巳日霧、三日不止者、其下必有大戰、

凡庚辛日霧、不出三年、兵戰於野、

商日霧起夜半、大霧至日中、兵大起、人聚爲盜、

近在七十日、若三日內有雨解、濛霧圍城

從外入內、其城可攻、

霧起圍城、城上無霧、士卒散亡、

霧起繞城者、攻之必取、宜易號令、堅軍固守、

霧從外入城、有城攻城、霧從內出、有兵逃出、兩

軍相當、或霧起、卽有微雨、客勝、霧起而不

雨、主人勝、

霧下有聲、兵來侵伐、

已上見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氣

李淳風乾坤變異錄曰、凡候氣之法、常以平旦

寅時、及日晡、夜半、或戊巳之日、看候敵止
敵在東、日出候之、敵在南、日中候之、敵在
西、日入候之、敵在北、夜半候之、乃知敵人
動靜盛衰之兆、
氣衝天而上出者、光銳、此名橫海之氣、勿攻之、
攻之士亂、將軍死、
有氣橫截兩陣之間、急先伏固守、此敗軍遁將
之氣、
氣出而高、無所止、城可攻、

氣出而復、其軍必病、
氣復入者、人欲逃背、
氣下入城、其城可以盜取、
城上無氣、攻之可敗、
城上氣翻之不見、不可攻、
凡攻城者、有諸氣從城出入吾軍者、此敵家兵
氣之銳、不可攻、
氣出東南、或從西北起、將死而城中人欲降、
氣出而北、城可得之、氣出而東南、城可攻、氣出
而西、欲降、
城上之氣、勇而騰之、漸高凌天、其城不伏、城中
士勇、不可攻之、
氣出而走、無所住止、或似白蛇、其城可攻、
氣如車蓋、此爲堂堂之陣、氣如山聚、此爲亭亭
之陣、氣若五色、與天連厚重、久而不散、此
應天之軍氣、
凡氣如覆舟、或似牽牛、又如旌旗、如鋒鋩、如旛
如車、或如鬪雞、赤白隊而相連、此得天心

吉利之兆、
氣如飛鳥徘徊、在上而高、此銳士之相、
氣如龍布如虎、踞如隄阪覆軍上、皆不可攻擊
城上氣如死蛇、或如人立三三五五、其城可取
氣如奔牛、其城可攻、
城中氣如蛇形、前輕後重、或赤如火、此兵弱城
堅、不可攻之、
城上氣如雙蛇、不可攻、
城上氣如火烟、主欲出戰、不利客、

氣如山岳而高漸升、黑厚其下、將首驍勇、如困

倉、將勇之氣

氣如雲、如片月、相逐其軍上、不可以戰

氣如蛇形舉首之狀、其下兵背、若斷看數占之、

一斷一背、他倣此、

氣似人無臂、或似壞樓、攻之必敗、

氣似有似無、如氣如霧、可攻之、

兩軍相對經月、軍上常無氣、可以攻擊之、

氣淸而踈、此怯將之氣、

氣出勃勃、如塵埃之狀、或如黑牛羊豬之狀、可

攻之得城、

氣如蛇雀羣走、此謂軍敗、

氣或如死馬、或如人引手、或如雞兔驚怖、或如

犬狗、或如牽牛、或如人臥無首、或如捲席、

或如覆斗、或如人老瘦、或如羅敗、或如掃

帚、或赤色象人頭千萬、或如瓦礫石、或如

灘、或如水波之狀、並是敗軍之氣、可以擒

將、

氣如火光夜照人面、其下大敗流血、一云此失軍之氣

氣如堤前後臨土、乍見乍不見、乍有乍無、如狄

色、並是敗軍之氣

氣如馬肝、或如灰死、或如傾蓋、或如魚形、或如

雙蛇、或如飛鳥之狀、或如羣鳥作飛、如敗

樓、如決堤、如人無首、如兩雞相向、并是敗

將之氣、

敵上氣、進退不定、動靜無常、或上或下、乍縱乍

橫、此是憂恐之氣、敵人無守心、自散之兆、

凡氣卒起、不知所從、而掩吾軍上、此是妖氣、急

備之、必有猝兵至、

氣若浮而不安、分張東西、走而不定、在軍之上、

此是走氣、其衆不安、

軍幕已移、旌旗已列、士衆已動、而氣靜不動、此

是守氣、軍必更還

凡軍上氣安、卽軍安、氣不安、則軍不安、

氣東則軍東、氣南則軍南、他倣此、氣散則軍散、

敵上氣轉遠、不可攻、

氣發高厚、漸作山形、渾黑㷀重、或如拽布、或如

人持斧、此皆軍勝之氣、不可攻、

氣如山形、或如隄阪、或如林木森森、敵人必衆

戰、當不克、

氣前高後卑、其軍欲拔城、後高前下、有意未移、

氣若龍行、軍不可擊、

氣若虎狀、得天之勢、有福之氣、

氣如馬昂頭、如尾軒揚、所臨軍上、不可擊、

城上氣如死灰、如揚塵、可攻之、

氣如揚灰、久而復聚、士卒多病、城亦可屠、

白氣從城中出、不可攻、

城上白氣南北遊行、賊不可攻、

白氣如道、東西竟天、其下流血、將死、旦見期三

日、午後七日、暮見半月、士亾之兆、南北做

此、

白氣入畢、將凶、

白氣入鈎陳中、大戰、將有功、

兩軍相對、軍上有白氣、不可攻、赤亦不可攻、

白氣交虹、可隨攻擊勝、

白氣如蛇、從城來指我軍營、急自固守、

白氣繞城、隨氣攻之、必克、

白氣如蛇來指敵城者、急攻之、少緩攻失、

前後俱白、中有黃氣、白色厚重潤澤者、此軍之

旺氣、氣似焚火烟、此精銳之氣、不可擊、

蒼白氣入虛、將死、天子出征、

蒼白雲氣入左角、兵動自敗、若出右角、兵不可

出戰、必有憂、

天有青氣旺相、或在旺相上者、當處交戰、不見

不戰、

城上青氣沉沉、衝南斗、不可攻、

城上青氣、如首有角、未可攻、

城中氣青外飛、兩箏兩張、城不可攻、攻之損傷、

青氣從城內出、南北及迴還者、不可攻、

黃氣交橫、狀如軍陣、互相侵、必有他兵來侵、

黃氣入營、有敵兩解、

城有黃氣、出東北、氣昂上、不可攻、自歸之吉、

日下有黃氣白紺赤如虹、兵叛、所臨軍凶、昏見在客、旦見在主、

黃白氣入勾陳中、兵死在外、一云將不戰、

赤氣如蛇形、彌天交錯、下必有兵圍城、

赤氣入斗、兵起、不出一年、有流血、將死、客勝、

赤氣入翼、暴兵欲起、

赤氣入勾陳中、大司馬戰死、出勾陳中、主大將戰有功、

赤氣入天棓、兵起、大將戰死、

有氣赤色、漫漫似塵、流血大敗、

氣前赤後黑、赤者旋滅隨黑、攻赤大勝、他色做此、

赤氣從城中出者、不可攻、外兵宜備、

氣上赤而下土色、其城可攻、

城中赤氣出、如雉雞、城必降走、

有氣赤色、兼有黃氣如雲之狀、臨城、有勇輔、不可攻、

赤城或黃氣繞城四面、城中人將降、

黑氣入尾、兵病死、

黑氣黃綠、如人叉手頭低、十十五五、此降軍之氣、

黑氣出如山、綠黃氣、敵人降伏

氣上黑下赤、將死、其軍必敗

黑氣夜起、大軍必敗、長如引索、其下必亂、[illegible]者陰謀、青白兵叛、黑蒼必反、防備夜半、

赤黑氣如狸皮斑、城破將敗、

地

斥鹵之地、不可安營、

凡軍地忽震動、震往他軍、利以攻擊、入我軍、利以固守、後勝、

軍地忽折裂、敗之兆、急移之、易將除禍

軍地陷成阬、將死在野、

軍地出泉、戰必大勝、一云將平戎虜、一云有戰必敗、守城必陷、

軍地或黃色、將軍封邑、天降吉利、攻戰必克

軍地土暴長、主將封侯、戰大勝、

軍地忽生五谷、主將得天道、
軍地生荆棘及瓠蟲、軍破將死、
軍地忽生塵、攻擊必勝、不出五日、定得殺戮功
軍地忽生土錢、士亾將死之兆、急去之、
軍地忽生石礫、當有禍生、急移之吉、
軍地生血將死之兆、宜卜吉處之、
軍地忽生火、兵敗將亾、及火如燈照、有災、將死
已上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火

天火燒軍壘中敗軍多、
天火燒城郭、軍破將死、大兵起
已上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水

井及池水有波浪殼者、有賊來侵
水變赤如血、其地殺傷有流血
已上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器物

軍中無故金鐵自鳴者、軍當散罷

軍中忽聞鐘磬聲者吉、
將軍門戶帳幕自動者、敵人欲罷軍、主七日內
散走歸營去
將軍坐牀無故動搖、及衣汗出如血、下欲謀殺
其將、宜備親近及左右、
將軍刀槍無故自鳴、他人不聞者、主婦人欲謀
將軍、宜警備婦妾、
將軍劍無故自鳴者、將下欲謀叛、宜防遠之、不
然必被屠城

將軍器物、忽爲怪異者、宜自思察防、慎之吉、
將軍器物之類、血出與汗流者、宜遠親慎疎下
欲爲謀反
將軍衣服無故自失、下人謀反、將軍死
牙旗摧折、將軍死敗、士卒相嚇、
刀劍刃自出血、主戰勝、
軍中金鼓自鳴、主將立功、
凡軍中刀劍自拔、背人吉、向人凶、
刀劍無故自拔、及有光有聲者、兵傷凶

鼓角自鳴有暴兵至、
鐘自鳴有大兵起、
鼓自鳴敵人來侵
金鼓自鳴破將有全功、
金鼓自鳴大兵興
貴人車奔軸折旌旗折不出一年有大水其分
凶、
衣服無故腥臭勿服之賊且來、
衣服無故自裂有聲不吉之兆急貨之

獸畜
軍中無故馬鳴晨夜不止當暴兵至急去防備
軍敗士凶
馬無故夜鳴不止不出三月有急令
馬羣相鳴乃似豪之轂軍宜遠行深入戰大吉
羣馬乘風而悲鳴之有似思鄉之聲軍宜後進
軍敗
馬食砂石將勇兵強有敵利攻伐勝、
戰馬長鳴晨夜不息暴敵將至欲遠征、

馬忽赤色主將喪或有大喪、
戎馬變尾名曰易衣主小人有理
牛忽夜鳴有暴兵、
牛三角全軍動、
營幕已定牛馬驅歸舞戲營中大吉、
軍中牛馬及騾舞戲於軍門者軍罷還鄉之相
大吉、
軍中忽有野牛馬入軍中舞戲者軍敗、
軍中牛馬忽作人言言吉即吉言凶即凶、

犬嚎晨夜家破人凶、
犬若上屋及登城墻賊來必破兵將投降、
猛獸前行引軍之狀不出三日宜先戰吉得降
賊、
行忽見虎狼野狐之類或至營者皆大兵欲
至相殺無窮、
軍行或有虎狼走來逆人及營過者敵主至當
備之敗軍之兆、
熊羆獐鹿逆軍嘷而入營者有賊詐降軍敗之

兆、

軍行在道、忽見虎豹豺狼之類、前後猖撝、忽入軍伍、必見其殃、七日逢賊、先卽吉昌、移營祭禱吉、若不如此、大將敗亾、

熊羆野獸害人之物、若入營中、大賊速至、火急備之、

狐貍貉獸嗥鳴不已、廻走軍中、兵敗將死、

野猪獐鹿、走入營中、有賊投降、先吉後凶、宜自防、

狼狐來入軍、軍敗、

狐狸獐鹿來軍中作窠、營破大禍、軍敗奔波、

猿猴入營、奸臣内謀、陰與賊連兵起、須防備、

野獸入營、四顧瞻視、營破軍敗、

軍行在路、獸突軍伍、走過軍中、軍分兩處、

軍行白兎忽生、軍破將亾、但是白物見皆不祥、

軍初出、有人殺得獐鹿野猪、可得之者皆爲凶、

軍行鼠衆多者、將吏欲謀反、宜謹愼、

鼠數見軍中、將有叛、亦主將有謀反之心、

鼠數軍人、將有反意、宜明察之、又云鼠數軍中軍將破、

羣鼠害苗稼、將軍宜移營免災、

鼠無故皆夜去其邑、兵大敗、

鼠壞軍中、將士謀反、

鼠舞軍中、是謂盜奸、軍人與賊通、愼之、

鼠自斷其頭於道中者、其兵大殃、

鼢鼠在軍營中、軍破、必還移營、禍免、

禽鳥

羣鳥相連於軍上、主有暴兵至攻戰、

羣鳥立於門上、其軍死、

羣鳥翻覆相擊逐者、必有大戰流血之災、

衆鳥徘徊於軍上、必有暴兵至、不出三日、鵲尤凶、

軍出郊野、鳥逆之、是謂受福、敵人降伏、

軍將戰、有羣鳥從後來、急擊勝、從前來、有賊宜備之、

凡大鳥殺物於軍前後、有大功、

凡鳥從德鄉來利、刑鄉來凶、　歲月刑德前五
辰也、
大鳥逆行陣卒過、有伏兵、
衆鳥四向鳴軍中、有縣兵至戰不出一月、
衆鳥千萬數止軍上、將軍死、
軍營上、有衆鳥紛泊、兵馬必去、恐賊潛伏、鳥驚
之處賊多隱伏
鳥鳴軍中、一聲有喜、二聲宜將戰、三聲有警急
宜備之吉、

羣鳥交飛爭泊立軍鼓之上者、其將病死、宜警
身修德可免、
白鳥在上、東西顧望者、軍破城隋、
屯營之處、有白鳥鵲雀等、此是兵災、軍當破亾、
白鳥羣飛遨遊旗上、將軍加秩、勑賜優賞、
鳩鴿鳴軍中、暴賊欲至、三日五日、伏奇備之、
鷹鷂之類、入軍中捕鳥、有姦人謀反、欲殺將害
軍、宜固守防之、
鳥從行軍鳴逐軍而過前者、此得天之助、送以
喜聲、不鳴而過前亦吉、
有鳥飛翔、廻繞於行軍之左、戰必大勝、獲敵糧
小鳥鬭於軍前、攻擊不獲、亦主軍退、
鳥鳴來逆行軍、是謂挫鋒之應、不宜攻城合戰
堅守還軍吉、
鳥鳴飛於軍前左廻繞於軍後、戰不克、將有喪
亾、一云有伏兵、
伯勞鳴於軍營前後、賊欲屠吾軍、勿令士卒相
通軍分之象、

鳥從敵陣上來、宜收軍不戰、固守之吉、
鳥集軍營上、不利之兆、將宜改令撫衆吉、
鷹鶻鷲鷂之類、飛過軍營、或翔其上、或捕鳥空
中、賊有擄掠之謀、急宜備之、
有鳥赤頭黃身、飛入軍中、有降城拔邑之兆、宜
急備攻之、大勝、
鳥飛入軍中、人皆不識、此熒惑入營、宜移營、不
移、軍敗、
有鳥飛翔來軍上、或起或止、相携相攻、半道有

賊、宜自防備、
鳥飛亂隊於軍前有暴兵至、與賊戰不出三四日、
衆鳥來圍營、暴賊寇來、不出三四日宜固守防之
羣鳥先在、防敵人有謀潛伏、分騎備之・
鳥鳴刑上、奸人入軍、嚴切備守、勿令外內相通
此破軍之象、急務之吉、
有鳥千萬從敵上來逆過我軍而去、我軍先進

而後必退、
鳥從彼軍來飛而漸高、敵人兵銳、勿與攻戰、吉、
衆鳥圍賊之城、急攻賊必破、
慈烏入營、長軍敗、賞犒士卒、警備之吉、
急有羣鳥來逆過軍營其軍必敗
營多烏集、將軍宜施恩急賞士卒欲謀將軍、
羣鵲所向隨鵲攻之勝、天之所引神道相應、
羣烏鳴軍欲過千里去、人難迴、
羣鴉集聚城營、流血城破、可以取之在我軍、急宜優恤賞賜吉
大鳥飛來、遊我軍中、敵人欲降、將軍封秩、必立大功、
軍發在路、飛鳥來多、敵有騎馬相踐、宜急備之、
鳥起軍左、遶蕩軍右、賊有伏兵、急宜探候、隨鳥捕之、賊可擒、首
鳥入軍幕內、與外謀親近反叛、欲屠其將、
野鳥入營、敵來殺將、須警備之、賊人却徃、
黃鳥赤首、入我軍中、一云熒惑、軍敗將亡、賊欲

詐降、防備則吉、
雉飛軍中、看其來飛德鄉加秩、刑殺宜備、
凡鳥四孟鳴、宜爲主、鳴四季兩陣相傷、鳴四仲爲客者勝、
鳥鳴丑上、謂之客墓、客凶、鳴未上、謂之主墓、主人凶、
凡鳥鳴及來處、看其日辰六情占之、德鄉刑殺四時旺相囚死休廢之方、以占吉凶、在旺相貴人事、休日庶人事、囚日囚繫[illegible]死日

死喪事，六情亥卯陰賊，申子貪狠之屬，

凡老烏伏翼，梟鵩鳥，黃金鵄鶹鴝皆凶烏，鸗鸛

鵲吉，

甲子旬，鳥從酉上來，住一兩口飯久始去，大吉

之象，去後有人來投，或說事，並是好人也，

從午未上來，住一兩口飯時去，凶，蓋午未

為金門刑殺，有外人來投，欲作陰謀相害，

急須擒住，從戌上來，停一兩口飯時，或

有外人來投，亦欲行奸詐，勿受之，

甲戌旬，有鳥從戌上來，不鳴，沉吟一兩口飯時

去後有消息，有人來投說實事，大吉，青

龍華蓋下，有鳥及人來，大吉，從辰巳上

來，住一口飯時，或有人來，即須警察，欲作

屠害，大凶，辰巳為刑殺也，從申酉上來，

住一口飯時去，於後續有事及外人來投，

必有奸惡，蓋申戌則酉，為陰殺陽孤也，

甲申旬，鳥從申上來，一兩口飯時去，為鳴嘆，即

吉，後有事及有人來，極良善，從寅上來

一兩口飯時去，或有人來及事，并是奸惡

欺詐，此從刑來，勿信他，倣此占，

雞聚鳴，軍兵興動，

黃昏有雞頻鳴，邊庭有賊動，

昏夜有雞鳴，軍有遠戰，天子憂，

群鳥聚集，或相噪，所見之處有流血，

衆鳥翔起，陣日群下，有宜警備，

衆鳥宿城上，頭向內，城被圍，頭向外，則被兵，

衆鳥飛舞於市邑，主有兵，

烏巢城上，及城下，不出一年，其城有兵圍，

野禽與家犬豕鬪，賊將主，

蛇蟲鱗介

軍行見蛇於前，其地有伏兵，宜備之，

軍地多蛇出，軍敗之兆，

軍中蚯蚓螻蛄衆多者，軍欲迴散，士思歸鄉，

軍營之中，螻蛄晝出，下有陰謀，

軍中蟯蝒擾亂，即有賊來流血之兆，急宜固備

戰，當先進，勿使遲迴，

軍行在路虵稍多必戰之兆突兵損將

軍營蚊蝱太多宜移不移軍破

軍行蜂蝶銜軍賊有伏兵

營中忽有遊蜂飛蝶逆於軍前敵必窺有伏兵須住軍警備

軍中見黿鼉鼇鼈者軍有進退之心宜賞賚士卒

營中有大黿宜急移營不移軍破

諸蟲及黿忽生衆多者士卒散死亾之象

軍營中忽生螃蟹急移之軍必敗亾

軍營中虵蟒並出衆多成羣者士叛之象

草木

軍營中忽有樹木死者宜急移去不移敗亾

軍營中艸木不覺自焚兵屬他人被奪將佚

軍中艸木自死似犯嚴霜此爲殺氣應之攻戰必克大勝

軍中艸木非時花發此乃陰氣不寧必有敵來圍邑宜固守備若不防虞軍破

竹忽生花國哭將軍大凶

已上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夢兆

軍戎夢見水者兵起吉

將軍夢見入海兵士欲行

夢見大魚及獸必大戰宜自守

夢見羣鳥亂飛有賊欲至

夢雷鳴震動所夢之方戰大勝

夢槌鼓大鳴大勝小鳴小勝不鳴者凶

臨敵夢兩白杖人賊兵必強戰必不勝損兵宜固守

夢猛水濁而波濤持兵不戰吉

夢得大魚及獸肉戰必大克

戰守全書卷之十八 終

新鐫註解武經十四卷（一）

〔明〕沈應明撰

明崇禎九年經世堂刻本

新刻武經集註序

不佞束髮受書舉子之外幾不知有兵機將畧巳入仕途復幸際會承平優游樽俎又未嘗一營心武事也徃歲忽

膺

主眷處之兵曹受任以來以政爲學姝無當折衝事業近伏

蒙

聖明念武備日弛申飭省直學宮必以武經課士愈自恨生平不能究心邊筭以佐

廟籌之萬一乃張子君爕與兒輩課讀之餘彚成武經集註且以東陲有虜中州有寇終

爲

國家全盛之累爰輯禦虜論弭寇議濟時策若干篇附其後而終之以陣法射法急先務

遵

功令也郵筒寄入

都中。啓視之益愧予備官未聞而書生乃能以天下事爲已任如此因轉訪署中知兵者與之商搉汰其無益者而妝其有用者以付剞劂適伯王

陳寅翁奉

旨刊定十二邊圖凡關山營堡。悉令善手親摹得來而每圖尤詳著其阨塞險要以聽

當事者之綢繆是豈類坊刻之影響糢糊者比也用併附入七書之後於美哉是書也安內攘外之謀强兵給餉之計與夫戰勝攻取之畧備於

此矣果有精而研之者禁中頗牧軍中韓范奚難再見乎。語云文士亦當盡心有味乎其言之也時

崇禎丙子仲夏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沈應明書于長安之公署

武經七書集註凡例

一是七書閎深博奥即登壇宿將罕有能通者則所藉箋註最重而註非一家註孫者魏武杜牧李筌陳皡紀燮王晳梅堯臣註吳者陸希聲註尉繚者張載註李者王震曾舨郭逢原入

國朝雲間李希獻公有七書注茲特酌衆説而用其中務使開卷洞然不令煩文溷入也

一批評代各有人至近時王陽明茅鹿門胡梅林諸大家之評完著茲尤輯其品鑒精核者而復間以鄙見附參其或標在上或附在旁此固有不必拘耳

一每卷末各有總評乃櫽括全篇之意間有

吹求洗索似屬孟浪亦可佐閱者之一炬
一是書原避
明旨以武經試士故備查論題標本文之上其策題在主司臨時割裂配搭難以盡述故不錄
一每卷中篇有入神處段有入彀處句有入解處字有入微處悉加客圈次者讀圈次者加△餘則逐句讀過

凡例　二

一九邊圖流傳寖廣要皆臨摹舊時刊本抑知時事既殊邊防加飭關山營堡並非其舊近兵曹諸公遣工親往各邊細爲圖畫且昔之九邊已更定十二邊而每圖又各著其險要以佐
廟籌凡三閱月乃就今附刻之仍名九邊誌舊也
一自奴寇內侵遼陽失守全遼之幅員幾爲少關恢復之計誠不可旦夕待而籠統議頭無當目前經濟因著禦奴論
一自流寇倡亂幾及數年殺吏殺民陷城陷邑雖撫馭得人殲其大半保後此不再發乎因著弭寇議

凡例　三

一經生家但知文經不諳武緯開談兵者輒詫爲老華與之論邊防大計茫然耳夫時値多艱須有實濟用輯成諸名家濟時策
一名公論策有全文未佳而或段或節可以經世且可垂世者特爲分款錄出閱者幸等之檀片瓊枝毋看作竹頭木屑
一當今武備日弛一遇有警不迎降則躲窟

否則延頸受刑者無他惟平日不知弓馬爲何事耳此

聖天子所以有習射之令也於

綸音赫赫敢不祗承爰輯射法以公同志一兩軍相對必先布陣勢而後可致勝故有不識八陣握機之遺不辨常山率然之法者祗以國戲耳因是終之以陣法焉

經世堂主人編次

經世堂訂正武經集註目錄

古吳沈應明鳴熙輯註　鎮江王明陽奕闢編次
晉陵陳組綬伯玉　同輯　松江唐時徵玄成
繡水仲嘉子淩　後學張修和君樊訂正

卷之六

卷之七

六韜
文韜十二篇

武韜五篇

龍韜十三篇

虎韜十二篇

智者雜于利害

圍師必闕圍其三面闕其一面示以生路使不堅戰窮寇勿追困獸猶鬭物理然也

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 八 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謂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交合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 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六者地之道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知此用戰者勝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

知兵者舉而不窮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衆之而滿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因間而顛敗者。若東吳節主，苟朝王通忠以盡節，信以謀識，不以代以自寄，不推宜以為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孫子開口便說校之以利而索其情，此中彼量計畫有多少妙用，所謂因利制權，不可先傳者也。欲言兵貴神速，原非臨戰而能速勝，戰前都有先著在，即校之以利而索其情是也。三篇曰不戰屈人兵，又曰屈人之兵非戰，究竟靠著校計索情而來，當露出戰闘伎倆。四曰情道保法，亦是以經以五事之奇至勝，而無知名，無勇功，即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五篇云戰以正合，以奇勝，而所謂奇者，且以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之變化，如環當之。夫正是為奇，何奇非正。六篇下虛實兩字，蓋有形勢便有虛實，能為校利索情，自能知虛實，自能避實擊虛，因敵取勝，不致於人而致人矣。七篇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分合為變，懸權而動，又申之以避銳擊情，以治以靜，無邀無擊，勿向勿逆等語，所謂校之以利而索其情者審矣。八篇云通於九變之利者，乃知用兵。夫至通於九變之利，豈不能校利索情乎。九篇言處軍相敵，而又云無武進，且以行令教民為言，總之只是先為不可勝耳。十篇論地形而云不求名，不避罪，見用兵者每為求名避罪念頭橫在胸膈，所以地形在前，莫知趨避，而單存一片保民利主心腸，何不能計險阨遠近而料敵制勝乎。第十一論戰而及九地之變，九地中獨言死地則戰，豈易言哉。第十二論火攻，蓋火攻亦兵法中一端，但不可輕費，故曰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可以怒興師，不可以慍致戰，非說之因利制權之意。末篇借以用間，猶用間乃制勝第一妙法，兵家用以任敵之堅壁完壘，無不可破矣，然終不出校之以利而索其情一語。

君奘甫

十三篇終

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其城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

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

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

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戰、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以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眾不多、水地不利、人

馬疾疫、四隣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眾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眾、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眾、兵甲之精、六曰四隣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

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用兵之法教戒為先)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以言兵陳之變化也)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知者為謀主、鄉里相比、(比也)什伍相保、(保也)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吳子　卷之二　九　經世堂

(天竈龍頭)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當谷口而營、則為敵所掩殺、當山端而營、則為敵所仰攻、且水草不便也)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招搖北斗第七星、軍中之旗、其旗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順則戰、風逆則止)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車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廄、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四蹄也)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乘以長馬力)(必數上下、不常自久)

吳子　卷之二　十　經世堂

(總文武者軍之將)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將)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有節制也)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必死)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將之所慎者五)(理者治衆如治寡)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機如弩牙、發動)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

（知此四機可提）

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三軍所以戰者氣在為將者鼓御之耳故將勇則兵強將怯則兵弱氣使之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閒諜（用間以反間為主也）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以水陸之修具）士習戰陳馬閑馳逐（用敬虛騎）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文先占其將而娛其才）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名之姓）而察其才因其形（形居軍也故）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此占其將而察其才以肌謀也）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飆風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此因形用權以依勝也）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有能謀而知之於其）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此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衆可獲（無若謀之將其為）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彊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彊敵攻無堅陳矣（其有節制則等強推堅無予不）（可尚何亂而失行之患）

用眾者務易

武侯問曰、若敵眾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狹道深路)以十擊百、莫善於險、(山峻峻絕)以千擊萬、莫善於阻、(高坑下臨)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眾、莫不驚動、故曰用眾者務易、用寡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眾、既武且勇、(兵力盛)背大阻險、右山左水、(利涉也)深溝高壘、守以強弩、(固營)退如山移、進如風雨、(謝有節)糧食又多、難與長守、(疾焦鐵)則如之何、(如敵以勢可謂後矣)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以下備敵一法)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一路軍也當)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無以之下法相)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謀也)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其輕各右亦使)分為五戰、戰勝勿追、(後陰也有)不勝疾走、(強張也其)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我欲去之無路、我眾甚懼、為之奈何、起對曰、為此之術、若我眾彼寡、分而乘之、彼眾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眾可服、(因敵貿化取勝房彼我之放實)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然為敵而鼓而即先人奪人之心也)進弓與弩、且射且虜、(東人之不及也)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眾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於戰之法雖兵集所用之當以奇伏取勝)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此新涉陡狀也且法)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水戰之法船武騎千舉無所用之既無舟楫且渴陸水為陸與敵相持審察水情出奇以勝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

進戰決勝。而進戰決勝。尤在料敵。能料敵。方可治兵。然兵之事。將之任也。故命將急焉。將得其人。而後可以禦變于不窮矣。要之非淬勵士卒。何以成功。此皆吳子破齊破秦。為將為相之日。親身歆出。並不是空發話頭。且較之孫之背義依詐。猶近于正。而身隕于楚。豈目不能自見其睫歟。甚矣兵之可畏也。君燮許

即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

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舉用賢才更立明君以為其國）王伯之所以治諸侯者八、以土地形諸侯、（如天子地方千里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也）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財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賢也）諸侯、以兵革服（畏服也）諸侯、同利同患、以合（會令也）諸侯、比（親也）小事大以和（也）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illegible]）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illegible]）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illegible]）經、（[illegible]）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三者皆教故能使方向同而意氣和）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矜功者）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與慣同）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illegible]）欲民體其命也、（[illegible]）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先事而成其謀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先致勇統之志以待戰陣之事）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illegible]）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illegible]）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殷人尚義）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周人尚力）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illegible]）兵不雜則不利、長兵（[illegible]）以衛、短兵（[illegible]）以守、太長則難犯、（[illegible]）太短則不及

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瞬息。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唯權，戰也。凡勝，三軍一人勝。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

司馬法　卷之三

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凡眾寡，既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眾不自多，未獲道。

凡戰，勝則與眾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復戰則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讓以和，人以洽，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為人，說其心，效其力。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司馬法　卷之三

而止。五篇命戢。雖多詭詞。然兵也而可去詐耶。是在善用兵者之詳味而熟玩之。君變評

新鐫註解武經卷之三終

新鐫註解武經卷之四

李衛公

問對卷上

正兵奇兵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隋將霍邑）、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觀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從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太宗兄）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向前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寔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右軍少却、少却而誘老生之來、是天意使之也。巳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被擒、是人力為之也。）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

奇於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久之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己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己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耳唯孫武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

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謂分而合合而分也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群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

合所出分合變通奇正莫測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畧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虎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習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

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蕃兵惟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於速鬬漢長於弩弩利於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

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而措勝於眾眾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杜爾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臣

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蕃情順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蕃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問對卷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背實擊虛及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

奇正所以致虛實

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

千章萬句不出致人

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蕃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鬥、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

推此三義而有大

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餽、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略言其概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偏告諸將。

常教士分為三等　大將察此三等之教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眾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

六花大率皆然

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蹲坐也）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illegible]）[illegible]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搗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古者教正不教奇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陣、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也、靖曰、臨敵立表、（曹公之言）非也、（[illegible]）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

李衛公　卷之四

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illegible]）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illegible]）趨步（[illegible]）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

樂舞軍容如斯

兵法可以意授

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為破陣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乎、旛麾折衝為奇乎、分合為變、其隊數曷為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五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illegible]）

戰騎陷騎遊騎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

李衛公　卷之四

分為三類耳、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多少人為曹公所惑法者其困在人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謂先用車而後用步兵騎兵也）此則車步無

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
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
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
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音西屬方)金羽(方北)
水徵(音南屬方)火角(音東屬方)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
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
而施哉 太宗良久曰卿宜
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
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眾非有刑法臨之此何
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
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
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莽司徒)王邑(王莽大司)
不曉兵法徒誇兵眾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
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
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
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
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
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
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
萬世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籍
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為蒯通不戮於漢既
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眾武能
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
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料人情本非
為惡豈不預慮哉臣頃討突厥總蕃漢之眾出塞千
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
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
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儉
為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
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
惡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為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
用間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
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

周公大義滅親

發必中節為宜

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儒，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為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illegible] 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此變主為客也。[illegible] 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illegible] 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illegible] 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李衛公 卷之四 從此堂

六韜守禦之具

安營據地便乎人事

太公兵之至要

分聚各貴適宜

問對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眾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 [illegible] 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誡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誡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

李衛公 卷之四 從世堂

事迹為萬代鑒　千萬不出一句　如開失棋　攻守二事實一說

若、靖曰、苻堅[illegible]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太宗曰、然。苻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以謂術多…〕靖良久曰、誠如聖論。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力謂數勢也均〕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

評一　百敵可　人戍根之子　師使之次手守議危

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為辭也。〔之攻守不足非力弱以數未有可勝之[illegible]也、則有餘非力強以數有可勝之[illegible]也、之然數則謂有之所〕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可謂守可以成[illegible]〕敵與我分而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illegible]〕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

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誡。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何如？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鬭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眾，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鬭，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

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將何御之？靖曰：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宗曰：李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義之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讐，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耳。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

曾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illegible]）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illegible]）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illegible]）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illegible]）於神也授斧鉞以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illegible]）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詭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

亦不大敗萬徽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六
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皆
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
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
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
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敵兵亦正行伍豈
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
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

深乎節制之兵

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致大敗理使然也是
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
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
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
交綏之閒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
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
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
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

名將用其一二成功

兵法孰為最深

以義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
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陣圖并司馬法
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
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
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
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
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
神（証之之化謂不）武（武戰之定前禍）而不殺（則不成敗）者是也夫天之說

李衛公 卷之四

孫武著書三等皆具

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
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
（之智人智）利器（之戰器宇）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
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
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
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
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非
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
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

之字晉、非任將擇才、儁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家、又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淺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當作兵家忌三世為將者、言為將三世必敗以其殺伐多也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請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衛公之書至宋熙寧間。始列學宮。其書特附會通典成之。原無完帙。其語句總之本孫吳。而未盡其妙。如命李世勣長孫無忌一節。未免千慮之失。而命極機崖略。亦似妙處不傳。不然禁方一定。可無

、變計何以武侯易為八陣。即衛公又易為六花乎。且高麗究厥傳房耳。其滑志猶易。不若孫吳所值皆列國雁行之兵也。但其奇正分別指畫攻守變易主客。種種得兵家要訣。即以當孫吳註腳亦可

君與許

武經卷之四終

新鐫武經纂註卷之五

尉繚子

尉姓繚名，梁惠王時人，為商君學，著書號尉繚子。尉音鬱。

天官第一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天官曰、背水陣為絕地、向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兵談第二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關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制則國治、富治者、車不發軔、甲不出櫜、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

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

方圓亦取　未詳羊角

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隨地制兵無往不勝重者重兵也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輕兵也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々不得以聚。合不能分分不能合左不得以右。々不得以左。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兵如植木。弩如羊角、旋風也曲而上得勢不可當人々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々盛大貌決而去

制談第三

其制也先定　天下莫敢當其戰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鬭、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鬭、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當世之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四者精術數一人以下則高山陵之、可上也深水絕之、可過也堅陣犯之、可衝也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後之進戰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此言從取有制可伏

賞罰有明有功

獨出獨入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

三平之衆不柳殺愚、一夫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賊、莫當其前。進不可當也莫敢隨其後。退不可追也而能獨出獨入焉、無此為敢也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明宗令刑

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寶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天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眾，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駃，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戰威第四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鬥，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眾心也。眾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眾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眾不二聽；動無疑事，則眾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

君者為民必先禮信　戰者必率身以勵士勵士之道厚所生民之生不可不今戰者今

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眾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此詳勵士之道）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

尉繚子　卷之五　七　經世堂

術知明要古若本民之道養民以守先三者先王之本務奉務耕兵戰急先王事兵有五先主條守勇戰條王物戰長所

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此言戰以人心固信為本）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眾不強器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眾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鬭欲齊（此言兵有）

歎　王國富民　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聖人貴人事勞佚必以身同

（五務故動靜皆利也以居攻出以居守而攻客出之法）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致臣皆容）亡國富倉府（不肯周官）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此歷言人事之當前）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當以己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尉繚子　卷之五　八　經世堂

靜勝矣　勝　將士動　靜身

攻權第五

兵以靜勝（安靜而勝）國以專勝（專一而勝）力分者（不專）弱心疑者（靜不）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從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〻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鬭（此言背疑之害）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將士同一體上誠而下力上疑而下背必然之理）

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

明視高居

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數復圖、止哉、往而敵制勝矣、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其言無謹偷矣、其陵犯無節破矣、水潰雷擊、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

重刑令第十三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西攻外 野

伍制令第十四

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此ふ得勅令民為什伍而相收連坐之意

分塞令第十五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閣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

欲戰先安內

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諸軍皆合）大軍為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不用令也）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悉油音情也）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為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方行用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內也、（令行禁止罰威甚肅有不戰戰必勝矣）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羅地者、自揭其伍、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毋責同伍者羅地不決戰之意伍內互相告訐則免其罪）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教者謂伍長什長卒長伯長兵尉裨將也如犯法者之罪謂明教之人犯法則教者與之同罪矣）

明賞兵教之法

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此即置章之法差降即於兩于胃于服于接也）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竿為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陳、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騖、習戰以成其節、

當與令衍於教戰之法參看

為之賞罰、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奪人之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

正罰所以勸賞

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民之所以死戰而不教者以上之賞罰明至而教令素明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鬬、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疑也）輕者（輕兵也）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中能明賞若之妙）前軍絕行亂陳、破堅如潰者、有以也、（絕人之行亂人之陳破人之堅兵如水之潰不可遏者以敵令行也）此之

諸去大軍為前禦之備者、邊縣列候、（作候）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為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內卒出戍、（戍邊）令將吏授旗鼓戈甲、發日（發兵之日）後將吏、（後于將夫）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兵戍邊一歲遂亡、（既也）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知逃之情）與同罪、弗知赦之、（一歲戍卒給者代之罪一歲戍滿不候代之罪）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一戍戍卒後期日大將罪一歲戍卒逃四之罪之）諸戰而亡其將吏者、（上卒亡將吏而也北）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謫之伏戍遠之歲）三軍大戰、若上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降也）一級、（在法賞進奪一一人首仍也）無軍功者戍三歲、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不歸其平功也）得其屍、罪皆赦、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何如）今（兵之）名在官、而（兵之）實在家、官不得其（兵之）實、家不得其（兵之）名、聚卒為軍、有（兵之）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此言當時之禁）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為饒、名為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內空虛、自竭民（年）歲、（之計）曷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閗則吏卒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制節、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此言制勝之法）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閗也、萬人之閗、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尉子通卷論形勢而已。其於誅逃亡嚴、至末篇謂善用兵者殺十之半。次殺十三、下殺十一、是何可訓也。孫子論多餘。剝其學宗衛鞅、無疑、然所稱訓卒練兵料敵制勝。即孫吳當不遠過、而究不能扶東敗西、良之魏者。豈惠王未必用之與。抑當時屍淆用事。婦隨嫉能。或此人一見而即去與。不可

致矣○居變評

新鐫武經纂註卷之五終

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離之也此言因敵制勝順舉挫之[illegible]因勢破之[illegible]放言過之[illegible]四網羅之[illegible]得而勿有[illegible]居而勿守[illegible]拔而勿久[illegible]立而勿取[illegible]為者則己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illegible]彼為諸侯己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世能祖祖事之之意鮮能下下撫之之意祖祖為親下下為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娭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敵國無英雄為之謀[illegible]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樂為之用接以禮厲以義則士死之樂于效死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吾以

士卒感激思奮而樂于致死也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囚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同其安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言以心可用而不可疲言以力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死者用命也故將無還反也令賞罰必信如天之春夏秋冬不失其時如地之生長收藏不失其時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illegible]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illegible]士卒輕刑則軍失伍卒不整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

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天時地利）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內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采薪）蘇（刈草）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二千里、無二年之食、三千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此言糧食之重）

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此言賦刑重斂之禍）

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此言姦詐欺蔽之禍）

軍讖曰、群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伍相訕、是謂亂源、（此言群小朋黨之禍）

軍讖曰、強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振、葛藟相連、（群姦相附）種德立恩、（市恩植黨）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讙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此言強宗擅權之禍）

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便利）委曲弄文、以危其軍、是謂國姦、（此言世族姦欺之禍）

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此言法制廢弛之禍）

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以不能進賢此不肖之禍）

軍讖曰、枝葉強大、（則根本微弱）比周居勢、（黨與分據要也）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此言本弱末強之禍）

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眾、無進無退、（不知進退之宜）苟然取容、專任自己、（之智）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惟欲其與己相合而已）稽留行事、（行事不謹）命令不通、（處[illegible]君命）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此佞人用事之禍）

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令人主失忠臣也世言姦雄蔽主之禍）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遯、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中畧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上古太朴未散）

(民易治故無言化行)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降(人之)心服(人之)志、設矩(以度)備衰世、四海(諸侯皆來)會同、王職不廢、雖有甲兵之備、而無鬪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制也)則功難成。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敵舉之使為我用)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眾。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附親也施與方則人易附)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惑人也)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以不足與死也)智者不為闇主謀。(不足與謀也)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

權。(威勝德則人心散德勝威則敗權移)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氣化之盛衰)、度得失(人事之得失)、而為之制、(法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眾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謀之詐而巧若)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謀之秘審者)無以成功。聖人體天、(道之無為而成化)賢人法地、(道之有為而成功)智者師古、

是故三略為衰世作。上略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或疑自此至末為黃石推演之詞)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眾。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略、(如威多見淮之勢)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下言人主保全功成之道)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使食貢賦以[illegible]之)美色珍味、以悅其心。夫人眾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

新鐫註解武經卷七之一

六韜

（韜之為言藏也其書轄將太公所希而張子 房得之於化上老人者似中閣致為武王與 太公聞苔辭多鄉但中引雖工欲乃戰國後 事是謂之謂者兵家推謂之書州依世為後 世依化得之矣惟兼逹謂自能為以後四十 篇綜畫變故類韓謀樂皆為兵者昭當講習）

文韜

文師第一（公文名周為王編太師主史也太）

文王將田（田獵也）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武）。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其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封於呂故曰呂尚）（公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以祿餌取人才以魚餌取大小魚）死等以權（各各以其用也似死者賢）官等以權（士下也有）。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性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半也）不諱（忌也）、君其惡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直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太公曰、緡（魚釣）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制也）其緡。人食其祿、乃服（從也）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也）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妙也）哉、聖人之德、誘（誘引）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有言聖人之心各歸其所）。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

文韜　卷七之一　一　經世堂

文韜　卷七之一　二　經世堂

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立歛也法如此）
文王再拜曰。允哉。（信也）敢不受天之詔命乎。（應前汝師天乃道）
載與俱歸。立為師。

盈虛第二（盈虛氣化，人事盛衰。大為盈，虛為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

也。文王曰。其治何如。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牆也）屋室不堊。（白色也）甍（屋棟）桷椽楹（柱也）不斲。茅茨偏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絜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善惡也）表其門閭。（以旌勸善也）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

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務第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此民之所欲）太公曰。民不失務（業也）則利之。（此所以利下之術）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

斂則予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此其民能者愛）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此愛民不能者）故善為國者。馭（作也）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第四（大禮君臣之禮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唯臨。為

下唯沉。隱而無遠。沉而無隱。為上唯周。為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天禮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動不安）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沉忠布施）虛心（靖不）平志（曲不私）待物以正（不猛不黨不偏）

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有呑容之量法王淵之而不能何之測則思莫神多明耳之之色聰正之而如而驗其高許人靜山之之乃之測言為無失妄）

（耳聽則）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輻輳也聚）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第五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能道自止進而不）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而道不自止起）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為義之則主生篤欲善則此物屋為此之吉主凶欲存則亡篤之善所以由主分怠也則）

六守第六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

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六之者用常用）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

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第七

文王謂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眾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眾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為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眾合其親敬其眾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

守國第八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齊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齊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皆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倡而天下和之物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上賢第九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

少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
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
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
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
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
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
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
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
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

文韜　卷七之一　九　經世堂

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
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
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異也其冠
帶偉大也其衣服博聞辯詞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
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詭佞苟
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
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為雕文
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偽方異技
如漢李少君文成五利輩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

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
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
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君臣定名實
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
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使人知畏隱其情使人莫測若天
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
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可怒不怒可殺不殺則威權下移奸
賊也忠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六賊七害同科兼亂其非公仁義之旨甚明哉

文韜　卷七之一　十　經世堂

以丹徒布衣太原宮監所經營豈厚誣古人哉
舉賢第十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
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
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
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
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
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而
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

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第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第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

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新鍥註解武經卷七之一

有如天、終而復始、〔循環〕無優而游之、〔自〕如展
轉求之、〔二道句之如承于耳上故言當思反人所窮覆也以而求無為之者也〕優求而得之
不可不藏、〔藏義如承之也〕明既以藏之、不可不行、〔行人行之也〕于既以
行之、勿復明之、〔謂明即自明下所〕夫天地不自明、〔隱非德樹〕故能
長生、〔而萬〕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名彰聲順〕古之聖人、聚人
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
萬國、命之〔名也〕曰大紀、〔大紀〕綜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群
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
之曰大定、〔太平天下〕嗚呼、聖人務靜之、〔靜也〕〔民〕賢人務正之、

武韜　卷十七之二　十五　經世堂

〔正也〕〔民〕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煩、刑煩則民
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上、累世不休、〔休不能息〕命之
曰大失、天下之人、〔人情〕如流水、障之則止、啟之則行、靜
之〔隆也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
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春秋生成冬夏長藏〕民有常生、
〔春秋耕鋤冬夏耘息〕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民因〕
〔治成〕其次化之、〔成化俗民〕夫民化而從政、〔送民上化之于政下也而〕是以
天無為而成事、〔物也〕民無與而自富、〔安韶其才田奪里其而時家使給之〕
〔人之足也〕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

之不忘、以用為常、〔用以為治閑之常道〕
文伐第十五〔文伐者不必以兵設詐計以謀人也〕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
二節、一曰因其〔故拈〕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
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
人兩心、〔以悟也二〕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
賂左右、〔仮投臣國〕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其情則左在身外難也而內〕國
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竟慮之其志忘〕厚賂珠玉、
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而順求其合命〕彼將不爭、奸

武韜　卷十七之二　十六　經世堂

節乃定、五曰嚴〔敬也〕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
〔信也〕其事、亟為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從合
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內結臣其〕閒其外、〔其高〕
〔外臣〕才臣外相、〔于陰〕〔我助〕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錮其
心、必厚賂之、收〔心結〕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
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可惟通路也而謀〕
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為我用、
有國而外、其地必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危難〕其身、示
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自大自尊〕先為之榮、微飾聖

人、國乃大偷、十曰、下一作示之必信、以得其情、得彼之情國殺意態事、承順其意以應彼國之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其國又敗若天喪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為乏、陰納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收其黨以為我用是謂塞之、彼國自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迷其心進美女淫聲以惑之、惑亂其遺良犬馬以勞之、勞其形時與大勢以引誘之、上察其訣

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時下察地、理徵驗也已見、乃伐之、

文伐十二節。毋乃更毒於武伐乎。兵莫憯於志。安在其為文上王聖人不必言矣。即尚父當年何遂陰謀取勝至此。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愚于是篇亦云。或云養其亂臣。因崇侯虎是也。進美女淫聲。有莘氏女是也。遺良犬馬。驪戎之文馬是也。即此一節。太公不已身行之乎。予曰進美女。遺良馬。即亦屬史臣之筆。未可盡據。故有詩咏鷹揚外。即武成一書。猶只取得二三册。

順啓第十六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為治也天下、太公曰、大蓋大覆也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舉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三疑第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因其勢而利導之其要在慎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為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無

濟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
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之以
養之以味，味滋娛之以樂，樂聲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
使知謀，知謀我扶而納之，莫覺其意，意毫我然後可成，成事
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餧食之，從而愛之
惜也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眾，眾以啓賢，賢之
有啓，以王天下。

此篇大意與文伐篇相類

新鐫纂註武經卷七之二

新鐫纂註武經卷七之三

龍韜

王翼第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
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
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紀綱。故
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七十二宿備數如法，
審知命理，殊能異巧，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
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贊者贊襄畫策也揆天消變，
揆度天象消弭災異也總攬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
危，慮未萌，論行能，論古人之德行才能明賞罰，別人功罪之而賞罰順逆受官
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
推時日，之吉凶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
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
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
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
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奮揚威武四人，主擇才力，論兵
華，風馳電掣，言其疾也不知所由。伏旗鼓，三軍之耳目三人主

伏旗鼓明耳目（旗明其目鼓明其耳）詭符印、（使不可知）謬號令、（使不可測）闇忽往來、出入如神、（莫能窺我之形）股肱四人、主任重（取）持難事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辭因使者）議論談語、消患解結、（聚）權士三人、主行奇譎、（以謀言）設殊異、（以事言）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游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托鬼神、以惑眾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廣狹）糧食（多寡）財用出入、

將有五材十過

論將第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太公命將首勇而殿忠孫子命將首智而殿嚴何也公命討故首勇孫命計故先智究竟知勇相須也公徐以患懸將以二心而數事也孫休以敢悲將以始息而同功也二書各有收）

雲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暴而敍之）急而心速者、可久也、（久而待之）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變之）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迫之）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惑之）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侵之）智而心緩者、可襲也、（襲取之）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選將第二十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眾（當作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似賢寇不肖）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樹者、有精〻（詳細也）而無情者、有湛〻（瑩清也）而無誠者、（情款誠皆實也）有好謀而

氣決斷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怳怳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愨者，有勢虛形劣（弱也）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徵驗也）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詳細也）。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權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正也）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龍韜　卷七之三　二十三　經世堂

立將第二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就主位）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就臣位）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眾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以辯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眾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龍韜　卷七之三　二十四　經世堂

將威第二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為威何以為明何以為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民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勵軍第二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奈何太公曰將

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與士卒同寒暑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與士卒同其勞苦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與士卒同饑飽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

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

陰符第二十四 符〉耶也或以銅或以竹中分為二右留於君左在將所有事說陰道而合之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為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

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告者聞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三軍君卒之間緩急利害皆以八符營通人雖能知之

陰書第二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為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也容事大慮慮泄當用書書陰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

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部上中下）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各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軍勢第二十六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

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横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奇兵第二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險阻者，

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illegible]）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illegible]）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聲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illegible]）

上古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以制剛強、今兵家未知法五行相剋、以定方位日時、然而於審聲知音、則孫子未有聞也、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者、其孰能與於斯。

兵徵第二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為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衆心和協樂于建功）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illegible]）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遶、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溼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illegible]）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illegible]）城之氣出而復入、（[illegible]）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illegible]）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illegible]）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illegible]）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

戰攻守禦之具

而止、武王曰、善哉、

農器第三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者、其甲冑干楯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雞司晨犬司夜兵家伺候之義 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平治土壤攻城之事 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為相聯聚 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其者皆兵家之器 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使無失時 闢其田野、究其處所、文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

周兵之具多于人事為國取於人事

紝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古者寓兵於農。正是此意。無事則吾兵即吾農。有事則吾農即吾兵。以佚待勞。以飽待饑。而不令敵人得窺我虛實。此所以可戰而可勝也。

虎韜

軍用第二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車之別名）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材勇之士持強弩矛戟爲兩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陳、敗強敵、武翼大櫓（車上戰）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陳、敗強敵、提翼小櫓、（亦車上蔽但比大櫓差小）扶胥一百四十六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陳、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取其毫猶有光）陷堅陳、敗步騎、大扶胥衝車（從事衝擊）三十六乘、螳螂（有奮擊之勢故取以名）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敗強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陳、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言其輕疾往來如雷霆之擊也）陷堅陣、敗步騎、方首鐵棓維肦（大首也）、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鎚、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鎚、敗步騎群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用飛鉤以投敵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暝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

兵、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以）轉關轆轤（欲易動也）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良以牢利通索欲堅固也）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舡、（飛江天潢皆濟大川之具天浮鐵螳螂所以張飛江者也）

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三百枚、環利小徽縲、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枲鉏鋙、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環利鐵鋪通索徽縲即今之連環鐵索但有大小長短之異平天雨長車上之板佐象鋤鋙刻板為蓋不相借也杙繫也鐵杙以鐵馬緊也）伐木大斧、（用以砍者）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棨钁（用以備）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把、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鐮、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以鐵為槊上連以環也）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椓（擊也）杙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欲其常完）砥礪兵器、（欲其常銳）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

武王曰、允哉、

兵中器用之數、亚不嫌於詳悉、可備攷、

三陳第三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善哉、（右背山阪前左水津取其倚利也車華東也馬騎兵也文以明衆武以威其）

疾戰第三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為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

則敗、如此者、為四武衝陳、(以武士係為四陳備力衛擊也)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為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疾擊也)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與敵爭道則我力分恐彼有伏)中軍迭前迭後、(迭更也)以武車驍騎亂其軍而與敵人攻其陣矣、敵人雖眾、其將可走。

必出第三十四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眾、糧食甚多、險阻又

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寶、勇鬬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選實擊者可奮而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以止語譁)夜出、勇力、(无所緯)飛足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為軍開道、材士強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後也)行、慎無驚駭、以武衛(衛車)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皆防其衛突也)敵人若驚、(殺亂也)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亂敵之耳目)若從地出、若從天

下、(言敵不能關也)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為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我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不知我情故也)因以火為記、(驗也)先

出者、令至火而止、為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略第三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為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眾、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

邑、則有轒輼（四輪車）臨（臨車從上臨下者）衝（衝車從旁衝擊者）、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可以平地起望者）、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臨境第三十六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

以往、陣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而不來矣、（彼我勢敵當設奇伏以勝之）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于深草、要戰隘路、擊我便處、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日出挑戰散敵之力揚塵鼓噪張我之勢）

自此至虛壘七篇、體意相似、皆因事立法、而又有法外之謀者、

動靜第三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陣不固、後陣欲走、前陣數顧、鼓

譟而乘之、敵人遂走、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張虛勢以恐其心詭伏兵以挫其勢破敵之術）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為之奈何、太公曰、誠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疏

我竹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挾之地非不可伏其若可可伏之處設伏以待爲矣既接則佯北以誘其來而攻之

金鼓第三十八 篇中不言金鼓而以之名篇未詳其義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

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屯、誡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嚴兵戒備則敵不能入學其情歸明設有可破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奇正變化因敵制勝

絕道第三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富也形而未利許也利而守之固則敵不能制矣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

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卽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先知敵情則可利勝防敵制中解不定止

畧地第四十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畧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

知此天下知服

以薄我中外，斷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遠雖城邑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

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出。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辜在一人。如此，則天下和服。武王曰：善哉。如文王伐崇後攻徐戰示

之以仁也恭容恪圖政葉宝及耕施之以德也愈

火戰第四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穢，周

知天道中理人事

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即引軍而卻，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焚草蓄敵之也不淵而設舍止卯于宮外斬除三五夫之光紫苦收 焚我土于除也外後大焚之後而入焚而出而火相退必有止成武王曰：敵人燔

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故我皆有備也

壘虛第四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人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氛兵之氣必知敵

詐而爲偶人（人木偶也）也，故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新
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
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乘其亂而擊之可克也

新鐫武經纂註卷七之四

新鐫武經纂註卷七之五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即四武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敕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矛戟之士），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突戰第四十四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繫也）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

日、(明戰之日)必會於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為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為之奈何、(言敵分兵攻我)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而為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為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所以拒守者)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敵人以我為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鬬、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強第四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為左右(為兩翼也)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衆、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使不相救)絕我材士、(使不相合)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鬪志、將吏無守心、為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炬束葦把而傳之也二人同擊一鼓所消夜戰多火鼓也)必知敵人所止、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第四十六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善不善以用兵言)武王曰、為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為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其來追我則發伏兵擊之所謂善者以勝也)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為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

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以少擊衆以弱擊強非出奇設伏爲能取勝)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蔽障依倚)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于危衆之上而不得下也)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囚。(困于深谷之中而不得出也)既以被山而處，必為

烏雲之陳。烏雲之陳，(聚散不常)陰陽皆備。或屯(聚也)其陰，(山北曰陰)或屯其陽。(山南曰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右，(西曰右)備山之左；(東曰左)處山之左，備山之右。敵所能陵(上也)我，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武衝車也)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我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便于用兵之地也)乃分車騎為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上言備敵之法，此言擊敵之法)

用兵之大要

烏雲變化無窮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水澤斥鹵之地與敵相拒之兵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鹹也)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為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危斥澤惟亟去無留詐敵有疑兵也)設伏兵於後。(防追我也)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為主，必因敵

使，精微為寶。(求至之法以金玉存賂敵使而知之必精詳微妙乃為貴也)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為衝陳，便兵所處，須(待也)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烏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illegible]者，烏散而雲合

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少衆第四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擊強，為之奈何？

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鄰國之助，為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

武王曰：善哉。

分險第五十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下。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衛為前後，刻其強弩，令行陳皆固。衛道各口，以武衛絶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衛為前，大櫓為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為一屯，必置衛陣，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武王曰：善哉。左軍以擊其左，右軍以擊其右，中軍以擊其中，三者並攻而前更迭。

新鐫武經纂註卷七之六

犬韜

分合第五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會戰之地也)、戰日(會戰之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日相期也)、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望柱)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并力合戰。

武鋒第五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敵兵新至、行列未定。人馬未食、餓困可乘。天時不順、如堅冬寒、暑盛夏、疾疫處、大風甚雨之類、遇旱蝗霜雹之災是也。地形未得、如困于險阻、陷于泥濘、車地不將平也、步卒不依山阪是也。士卒奔走則散亂、不戒則懈惰、疲勞則力不全。將離士卒則令不一。涉長路則前後不接。濟水半渡則首尾不應。不暇則亂而不整。阻難狹路則力不齊。亂行則無節制。心怖則氣奪。)

練士第五十三

(簡練材士、各以類聚也)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百人為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摟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摟當作接)距(拔距即跳躍超距也)伸鉤(能伸鐵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城)絕遠(道)、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暴疾也)之士。有王臣(因事而開功主)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欲死)。有死將(將死於戰者)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懷父死之恨而憤)。有(沒身)貧窮(懷心)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期于死而不欲生者)。有贅壻(出贅為壻)人虜(或被人虜)、欲掩(贅虜之)迹揚名者、聚為一

異等衛的其行人間國之山與峰異國畢之使士不可不察

此與吳子李衛公教戰之法大略皆同

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係而服役人）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幸其見用而免罪也）有才技兼人（才能技藝勝人者）、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教戰第五十四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兵以鼓進以金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三令三吹號令之又令有先後謂令甲令乙令丙也）以教操兵起居（即坐作進退分合解散也）

人勢主衆數天下

旌旗指揮（仰伏旗則起偃旗則戰麾左上麾右上也）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武王曰、善哉、（三萬七千五百人萬軍教吏士法由一人至三軍而合之百萬之衆則無不教之兵矣）

均兵第五十五（車騎步三者得地險易相參而使之皆力均也）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軍之有車猶鳥之有羽翼恃之而能飛也）所以陷堅陳、要彊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覘敵有隙則出而乘之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平易之地利用車騎故當步兵多也）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

騎當一車、（險阻之地利用步兵故當車騎多也）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此亦以平易之地言之故車騎能當步兵之多如此）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

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從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武王曰善哉、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彀謂滿也八石八百斤也射左右前後皆便習者如楚養由與晉魏左射馬右射人是也）

武騎士第五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絶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絶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戰車第五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戰、死地有十、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圮下漸澤、（圮環卑下漸泌澤崗之蓋）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上越丘陵）（仰向山阪也）車之逆地也、殷（盛也）草橫（畝四）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相）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

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馳而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　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我前馳

旁驅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戰騎第五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

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使無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為隊八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擄此騎之十勝也（十勝而止士入乏[illegible]）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

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

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車之敗皆以地言者謂吾自陷于可敗之敗也杜車騎之騎皆以敵言者謂因敵有也太公于也而取可勝之形而制勝也）

戰步第六十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吾惟堅陳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

恃亂敗而走，為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蔾，置牛馬隊伍，為四武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蔾，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强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木蒺蔡以步兵敗卒騎之器也置牛馬隊伍如高歘見也圍牲角朱兆連繫牛騾為隊以塞歸道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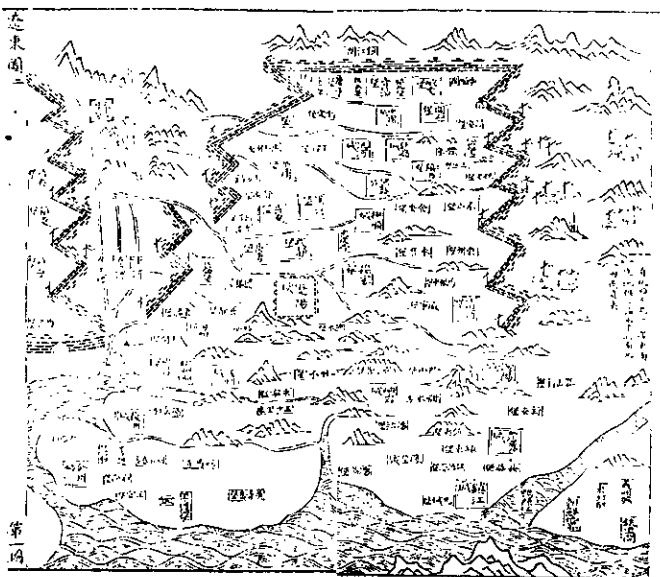
按六韜一書，自孫吳穰苴尉繚諸子及太宗衛公之問荅，曉之無能越其範圍，信矣，行兵之指南也。但周之伐紂，寔廸於天命人心。今觀泰誓、牧誓等篇，不過言上天主君之意，及商受無道之寡，有不可不伐耳。及行軍節制，自步伐止齊數語外，不再見也。所以孟津一渡，東國之罷畢陳，戎衣甫著，前徒之戈忽倒，正不若後世之以謀計決勝負也。如此書所載，固極兵家變化，然令謀之商郊未入之前，則武為有心以利商；如謀之武成既告之後，則桃林華山已散牛馬，而君皆匿藏，猶在兵戎，備文者固如此乎。然則文韜一卷，固出自師尚父無疑，外此當屬假托，然非留侯淮陰輩，亦未能辨此。讀者當自得之。君變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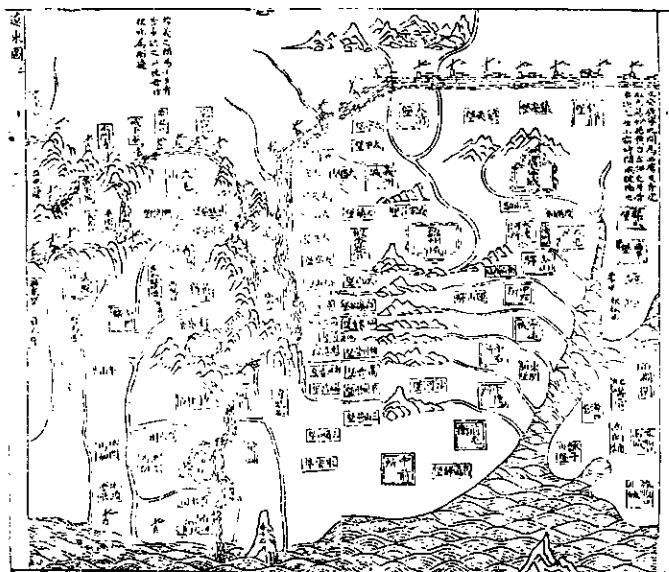
新鐫武經纂註卷七之六

遼東圖一

一 遼東鎮圖

東北夷女直國即古肅慎在混同江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永樂初歸附設奴兒干都司置衛所三百八十二賜勑即于開原鎮北慶雲新安等處交易馬市夷種三一居海西一居建州毛憐等處一居極樂野人兀者去中國益遠惟海西建州 夷先年數為邊患自仰還二奴被殺迄今 貢如故云 開 為堠兒寨寨等營款市 特 非要扶内蒯節一極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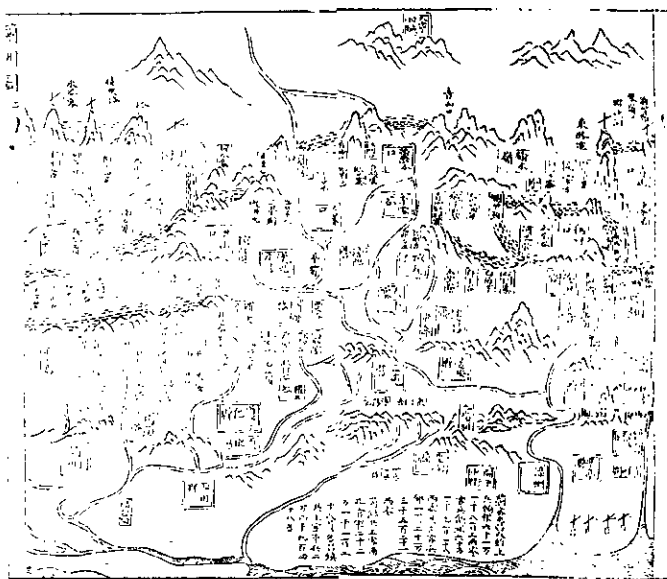
遼東東界鴨綠江朝鮮東西抵山海關南起旅順北抵開原外邊九百餘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惟山海可内通中有三岔河為遼陽舊城自洪武壬子論於夷全遼始兩岐矣河西地近土蠻潛引諸夷時為邊患而嚴冬氷結即河東亦闌入萬曆癸巳以來朝鮮被倭出師往援遼左騷騷迄今未已蓋虜與倭兼備云境外有虜酋土蠻等部落住牧東北有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有朶顏福餘泰寧三衛俱互市通貢查得遼陽前屯開原義州寧遠州錦州鐵嶺鎮武廣寧中後所中右所瀋陽

第二遼東山海關圖

朶顏二衛故奚丹種始為兀良哈洪武中為蒙古所抄乞降為置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已諸兀良哈有功因以大寧界之設官置衛每歲貢賞不絕石塘古北曹寨馬蘭松棚喜峯太平燕河臺頭石門皆各夷撫賞之處嗣後部落日衆朶顏逐強陽順陰逆時時為虜鄉導住牧喜峯口邊外會州青城諸處附青把都部下三衛夷共二百七十枝酋長長昂秒蠻董狐狸點夾及夾伯大小廢只猛可真等號為六充而長昂尤黠云

鎮靜清河凌路長勇中前店山長安汛河西平中
左所處要武靖慶寧右屯鎮西清陽供極衛
環遼而穴者皆虜也遼北土㿜種類多不可殺近
遼者直寧前則長爭宜錦義則小反青瓜虜[?]遼
瀋則把兒兒抄花大諸酋瓦鐵則伯顏兒煖兎
諸酋其在東邊海西門逞酋孛羅卯林孛羅卜寨
諸酋建州則奴兒哈赤諸酋以上酋虜
無慮數萬凡皆與〻〻〻錯如綉入項背相望並
堵圍備則刀斗劍戟之聲相聞蓋肘腋腹心之疾
也

遼東除懸一線東西千里山海關絡其口未有販
粟而出者軍民之所衣食遼虜之所剽掠不過取
之地之所入耳顧此為戰場有可耕之地而無其
人南為海壖有欲耕之人而無其地惟鴨綠江以
西九聯城以東地稱腹裏田多膏腴開種頗易收
獲為多
○查舊遼陽在邊外西行二百里至廣
寧東北行三百里至開原其地界廣寧開原間
相去五百餘里而今大河為塞紆行八百餘里
地故饒虜剽牧其中東北則犯開原東南則犯
廣寧中則犯遼陽瀋州誠遼左腹心之害云

第三薊州鎮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
國初即其地封寧藩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宣府
遼東〻西並建以為外邊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
附乃改封寧王於南昌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制
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
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
市永為藩籬即朵顏大寧福餘是也自此宣遼隔
越烽堠斷絕矣正德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
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鄉導乃命都御史鄒來

學經略之正德以來部落滋蕃朵顏衛酋結親遼
北虜拜內侵參將陳乾飢[?]前後重兵隔設嘉靖
二十九年復導虜入直逼京師始議添設總督軍
門駐劄薊州開平隔入虜庭大寧從之三衛
天子自為藩籬矣在今日豈惟薊鎮為急規復兵
舊疆未敢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
不為迂過力不為勞過勞不為損何也所關至重
大也

第四薊昌宣府圖

昌平古營平地北枕居庸東府渤海西接橫嶺三面皆衛羅宣薊為之屏蔽紫荊關以擊援熱外而扼控要害内而擁護

京陵稱重鎮云東接薊鎮大水谷下行速口地方西接保鎮沿河口下渾河地方查得居庸關黄花鎮鎮邊城八達嶺慕田峪灰嶺口俱係極衝昌鎮拱護

陵京干係至重防守為急雖外有拱東宣府擁衛然居庸黄花橫嶺一帶自宣府南山俱且防備大然

陵寢禁山皆以林木為險禁他有所以守固為行計不曰山厚路險即恃此以為安也任此土者推撫練軍馬修理城池多聚泉水防禦虜寇乃為吃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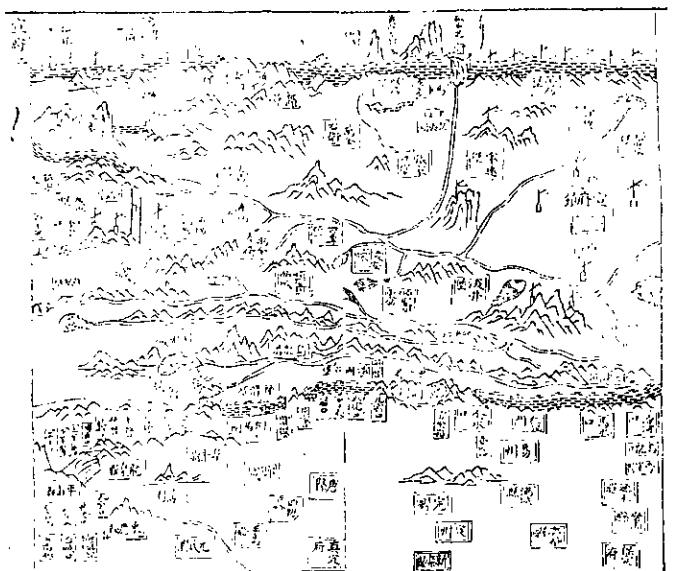
五宣府圖

宣府漢上谷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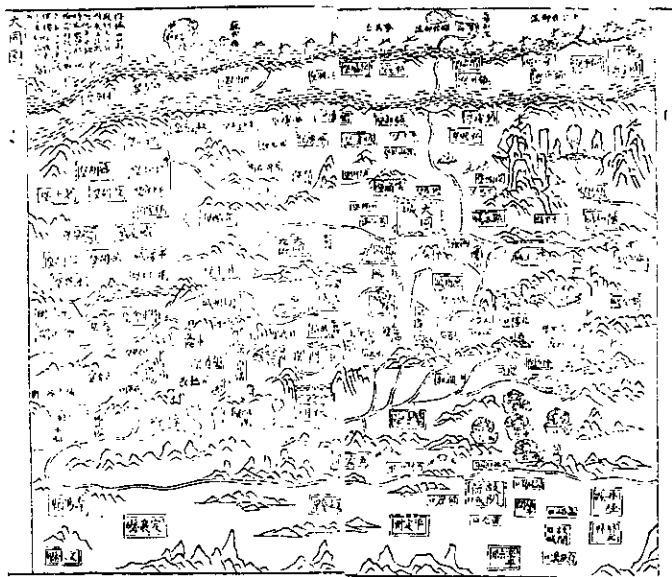
國初設開平衛營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赤峯苗屋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直接獨石

文皇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為全出入自大寧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深平失援孤守立德中乃衛猶石棄地三百餘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虜勢日熾宣府特重矣

宣府自東路之西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為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為山西界

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保德州為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通賊虜桑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而迤邐而東歷寧武雁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為保定界歷龍紫荊倒馬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為順天界歷高崖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內係諸關外增崇墉百萬綿亘北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而責以守其不然乎

第六大同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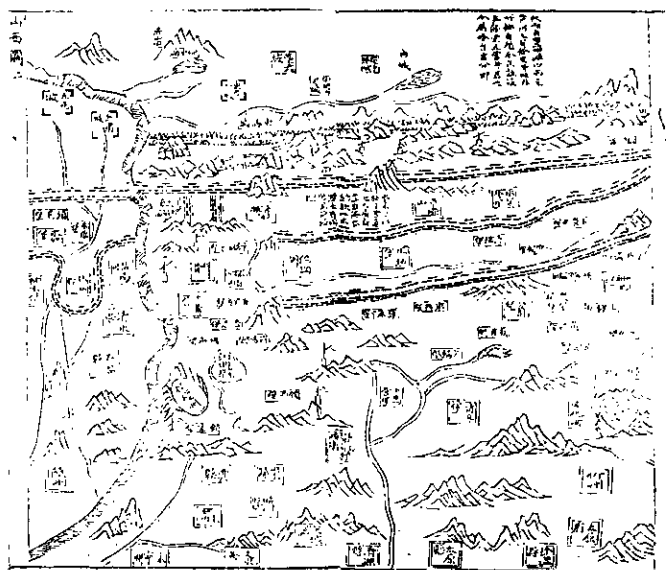
大同古雲中地

國初於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大邊二邊扞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連邊盡為虜巢嗣後增築鎮邊殺胡了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聲援相連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東起天城抵宣府鎮西陽河界西至井坪抵山西北樓口界邊長六百四十五里

第七山西鎮圖

山西鎮西接延綏東連雲谷雁平寧武偏三關俱係緊要之地惟偏老營儀一帶與北虜止隔一墻套虜止隔一水防秋防冬東西恐最為極衝雁寧二關人皆恃大同為藩蔽不知虜一有警大同之兵許將城自守不暇豈能相救况是以嘉靖年間虜繇陽方等口突犯長驅深入內地震驚亦為首衝而地如永寧州之青龍渡口公陝西綏德百餘里至平陽之河津榮河諸地方去陝西之安一水間耳套虜和款借以無事倘或渝盟亦當防備

山西圖

○順義王虜中呼安灘半其先元裔弘治間有小王子者因屯剌西經與土蠻孫相繼勢漸強其子反顏罕亦稱小王子有子十一人長吉囊次俺答賽那之子小王子之孫也吉囊分部河套俺答住牧開平上都等處其子黃台吉即辛愛善用兵嘉靖間數寇宣大薊遼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因忿乞降俺答求之急縛趙全等八人以贖
上從之五年貢馬稱藩遣使奉冊封俺答為順義王
勅建歸化城弘慈寺在宣府市于張家口大同市于新平守口得勝堡山西市于水泉營住牧大青山

豐州灘俺答死黄台吉嗣台吉死扯力克嗣蓋三世納款云其部落分爲東西哨有六枝一順義王扯力克等并索麥台吉一設克炭台吉一兀慎打兒漢台吉一衆扢都兒台吉一青把都台洪大台吉一永邵卜大成台吉等皆統于順義

卷八 延綏鎮圖

延綏古上郡也

國初設東勝等城戍守河外有已已失守大帥撤套

內羅議徙鎮榆林而鎮城遠在綏套有背受敵神

木以東撤河以守神木以西萬邊地甚自鎮靜寧

塞尤要定邊寧慶川原平曠廣々邊直通虜巢矣東

延寧有川通黃河抵山西偏頭關界西至定邊堡

援草夷花馬池界邊長一千有餘里繞外套虜子

孫族決都司寧部落住牧套狩神木黃甫川孤山

清水堡鎮靜寶安定邊清平寧塞保寧波羅榆林城

清水永興鎮山威武懷遠磚井靜邊柳樹澗大栢

油析林常樂衛

河套即春所取匈奴河南地也東至偏頭西至寧

夏三面阻河南都遼東西幾二千里南北八九百

里河之北三受降城在焉受降城在焉受降城東

為東勝已已之變東勝失守大帥遂南撤因知河

套所在據其中嘉靖間有占虜者分地河套當關

中最饒分三部兵所稱湖兒都司是也吉囊死其

子板不該不及毛台吉嗣分所長切盡黃台吉卜

失兎莊秃賴有力兎寧得部擁衆時々為延寧患

第十一甘肅鎮圖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使羌患不甚水泉山是其外蔽鎮番為涼州永昌門戶六壩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為八壩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楊州三百里之外兩面受敵尤極孤危且涉於鹽利華夷頡之路為必爭之地甘州都建脈腈二山在焉乃匈奴受地也

國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甘州門戶城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為肅州藩籬關外有苦峪六鎮即哈密赤斤罕東安定等衛先此從哈密赤斤諸於吐魯番安定安破於海賊而甘州之門戶單藩籬疏矣

甘肅圖上